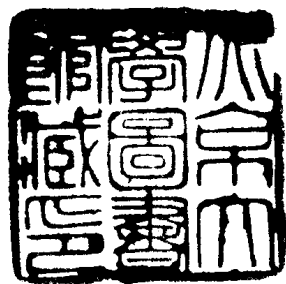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七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嵩渚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二）

〔明〕李濂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渚集一百卷》提要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四

辯六首

三不朽辯

放蟬辯

醫辯三首 有序

濟池靈石辯

解三首

公叔文子謚解

三不幸解

金鐘解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四

大梁　李　濂　川父

辯六首

三不朽辯

范宣子以世祿爲不朽寔欲侈其門閥以夸于人其所見誠陋叔孫豹以立德立功立言折之似矣惜於道猶有所未盡也左氏書之若與其知言者杜氏之釋無所發明而漫引古之人以實其說均之爲未聞聖人之道也嗚呼自叔孫豹倡是三不朽之說古今稱述以爲至論歷千百年無有明辯其非者愚竊以

爲不然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以德功言鼎列而爲三無乃失本末先後之倫乎德體也功言用也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達之爲文辭皆是物也夫豈有二哉是故人患無是德耳茍有是德以之立功則爲天下之駿功所謂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是已以之立言則爲天下之名言所謂言而世爲天下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已德成於已而功言隨之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是已有諸中而形諸外不信然乎故盛德之士立功立言無往而不可也涼德之士立功立言無往而可也然則抗功言於立德豈非決裔之論乎抑太上有立德斯言吾無容議矣繼之曰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語意之間若微有優劣者豹於是乎失言矣問嘗泛觀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則立功以濟時窮而在下則立言以明道時有窮達而功言異著誠不可以優劣論也味豹之旨若謂功不如德言不如功者非惟不知聖人內外合一之學而亦不知君子與時詘信之道矣杜預氏釋之乃曰立德者黄帝堯舜立功者禹稷立言者史佚周任臧文仲夫黄帝堯舜之德固

至矣豈無功之可紀乎禹稷之功固大矣豈無德之可尊乎詩書六藝之文皆聖人精蘊之所寓自古立言之粹莫有尚焉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稱史佚周任臧文仲爲善於立言預果何所見哉吾聞有德者必有言也史佚周任姑未遑論臧文仲乃魯之先大夫豹最所歆慕企仰者而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仲尼蓋嘗譏其不仁不知其涼德如是又何取於善立言哉杜氏之謬無俟深辯而左氏書之若與其知言者其識趣之卑近可窺也已愚故曰均之爲未聞聖人之道也緊欲持論之無

疵當何如而可盍曰太上立德達則立功窮則立言三者皆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噫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放蠍辯

或問於嵩渚子曰君子之見蠍也將殺之乎抑放之乎嵩渚子曰蠍毒蟲也不殺或至於傷人是故君子之見蠍也亦惟殺之而已矣曰程子大儒也何以曰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而竟放之乎曰殺之誠是也放之者竊未敢以爲然何以言之曰啓蟄不殺君子愛物之心也爲民除害聖王保治之方也昔者當

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乃使禹治之驅蛇龍而放之菹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及紂之世沛澤多而禽獸又至周公相成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凡此皆爲民除害云爾蠍之爲物雖微厥毒可畏亦猶虎豹犀象之能爲人害也惡可宥之而弗殺哉間嘗攷諸周禮哲蔟氏掌覆妖鳥之巢曰覆其巢則殺之必矣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曰不見其形猶夜射之苟得見其形焉而肯舍之乎至若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勇敺亟擊不遺餘力見諸秋官者甚著矣先王命官分職周慎嚴密而果於除民之害如此矧蠍尾之毒最爲酷烈中之者呻吟號呼不堪痛楚顧可以曲爲之容縱之使去如浮屠氏所謂因果報應之說乎或又問曰彼肆毒以螫人而遭殺是彼有取死之道殺之宜矣若彼斂毒未螫無罪而輒殺之君子之心詎若是其刻乎曰吾聞之矣天地之性人爲貴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與物輕重懸絶弗可以槩論明矣 國家制律

凡有害於人者計傷而議罪法之經也蓋爾蠆蠍亦蠢動之細者耳豈可以待人者而待之乎孫叔敖之埋蛇也一見之頃即殺而埋之未聞以其受傷然後殺而埋之也周處之斬蛟也一聞父老之言即奮然以斬之初不以其曾傷乎我而後斬之也世俗惑於浮屠氏因果報應之說又因程子有殺之傷仁之語心無定見遇蠍而姑舍之遂使古先聖王爲民除害之盛心晦而弗白噫可哀已左傳曰蜂蠆有毒莊生曰其智憯於蠆蠍之尾蒯通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蠚繇是知蠍之爲害人皆懼之人皆惡之而

可以少恕乎是故殺之者似刻而固無損於仁放之
者似恕而實有戕於義作放蠍辯

醫辯三首 有序

嘉靖己酉夏六月余避暑於城南別墅客有
造訪者留酌林木之陰偶談及醫事數條間
有溺於舊說之非者余劇論以闢之客既去
豚子請曰盍識之以破積疑余憮然曰六經
註疏承譌襲謬者亦多矣寧獨是哉聊漫錄
之俟質正於有道者

李子曰虛心察理乃讀書之要法而杜撰穿鑿輒自
立說以騁己見最學者所深戒余嘗讀素問至移精
變氣篇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
祝由而已 祝職救反已止也 註曰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
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
此說本無可疑而全元起以祝由爲南方神是誤以
祝由爲祝融其謬固不待辯近世陳定宇櫟乃引書
泰誓篇祝降時喪以解之而訓祝爲斷 孔疏云祝斷也 以爲
轉移自己之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晦冥之
六氣而斷絕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己與下文岐伯

荅辭意不相貫余不敢從也按韻書祝詛也與呪同
書曰否則厥口詛祝是已 孔疏云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竊
覩素問本意蓋言上古之人處恬憺之世嗜慾寡少
邪不能深入凡厥疾患感受輕微不必毒藥鍼石故
可移精變氣祝由而已觀岐伯荅辭可見定宇乃謂
詛祝寔素問之大禁而引拘于鬼神不可與言至德
爲說殊不思拘于鬼神謂志意邪而好祈禱者言也
非是之謂也周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
藥劀 音刮 殺之齊 才細反 曰祝者即此祝由也夫醫之用
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南史載薛伯宗善徙癰疽有公

孫泰者患背癰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
旦癰消樹爲之瘡損即其遺法孰謂天下無是理邪
唐王燾氏著外臺秘要一書而符水禁呪咸具焉朱
丹溪亦曰外臺秘要有禁呪一科乃移精變氣之小
術未嘗謂其無是理也定宇獨不之信而著論非之
亦幾於強辯矣善讀書者何事於杜撰穿鑿輒自立
說以騁己見爲哉杜元凱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
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學者苟能玩味斯言則虛心
察理之方思過半矣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則使醫分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註曰全猶愈也謂每歲之終總考其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祿以爲五等之差必十無一失者始爲最耳李子曰此解經者之誤也且人之受病有淺深故治療有難易乃若偶爾遇和感觸輕耿雖初學醫之士一二劑可愈也假使醫緩遇如晉景公疾者三四人扁鵲遇如齊桓侯疾者三四人太倉公遇如曹山跗疾者三四人皆弗能使之生然則三子者果下醫乎或曰

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也言診視之頃即知其孰可治孰不可治遠則期歲近則期月又近則期日十人之安危死生無不中者故以爲上而食祿獨厚無優之也李子曰此說得之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君子用藥之當審也蓋以其父祖子孫傳習既久術以累葉而精脉以診多而驗藥以歷試而効故抱疾者倚之以爲命度不至於有誤也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意亦如此世儒不達厥旨乃爲之解曰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雷公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脉訣以察理本草以辨藥鍼灸以袪疾非是三者不足以言醫故記禮者云然李子曰爲此說者何其好奇之甚而果於立異也博雅如宋景濂亦從而喜談之甚哉讀書察理之難也雖然斯言也亦道其常耳惡可泥此以爲擇醫之準乎且古之名醫如扁鵲太倉公張仲景華元化姚僧垣許智藏諸子皆自我始業未聞其先世有精醫者神功異蹟流傳不泯又何必於三世哉即論近代如劉河間張潔古張子和李明之朱彦脩輩皆非世醫也著述滿家而並著顯名於天下今之學醫者咸師宗之如儒者之

於濂洛關閩然惡在其爲世醫也是故三世之說君子不泥焉

濟池靈石辯

河北之濟源縣蓋有濟瀆廟云廟中有二池世所傳濟源池是也余游濟池裵徊池上見廟之東門有石碣一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内縣人李繼安爲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命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馬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 勑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

言以書叩石其事果驗矣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廿
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余徧考史册兩漢蜀漢
五代漢竝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爲此記以
欺愚聾而又繆塑繼安像于廟門像前寘大石一塊
方二四尺以爲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
做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爲擊石耳抑
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者爲之而非理之所有
者乎嗟乎正學不明邪說競作神僊鬼怪一切不經
之談鐫石刻書假託傳播格物窮理之君子固弗爲
之惑而庸夫俗子或聞而信之是不可以不辯嘉靖

乙巳春三月夷門老人李濂書于濟池之天慶宮

解三首

公叔文子謚解

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
之曰可以爲文矣按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
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
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
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
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抑當時以貞惠文子

謚公叔蓋據其平生行實合三義以定謚也而惟稱
文子者鄭氏以爲文足以兼之是矣然公叔之所以
得謚爲文者寔因能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
社稷不辱而已初不爲薦其家臣同升諸公而謂之
文也仲尼聞其有薦賢之美而稱之曰可以爲文矣
謂即此一事亦可以無愧於文之謚矣固非指此爲
文也朱註以順理成章釋之意義已足而又益之曰
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則幾於贅矣故蔡
虛齋曰錫民爵位曰文於義最遠使文公再訂集註
或在所删矣史遷無識輕信僞書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蓋本此章而附會之所謂勤學好問曰文蓋本孔
文子章而附會之皆非周公之舊也或曰汲冢周書
謚法解固已云然吾子何過疑乎曰汲書亦僞書也
先正具有成說矣顧余寡陋夫何所知哉漫書之以
俟知者

三不幸解

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
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敢問
斯言何謂也曰古人爲學之道以明明德爲本已之
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故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季

路使子羔爲費宰而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也蓋凡人少年登高科必無深潛厚養之學練達精明之識志滿意得輕佻浮薄其能致遠者鮮矣席父兄之勢爲美官多挾貴恃權弗自檢飭行已則乖臨事則眩其能自立者鮮矣斯二者皆未能明乎脩已治人之術或有任情妄作竝保終之爲難謂之不幸誠哉其不幸也至于有高才能文章則其氣必揚凌忽長者傲慢同列自以爲辭藻超異人莫我及必不肯俛首求益虛心下問以探討義理之精微其於治心養氣之功不復知所用力縱使成名亦不過爲文人詞客而已豈非人之不幸邪胡仁仲有言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旨哉斯言寔與伊川之言相表裏嗟乎當今之世父兄之所訓督師友之所講授惟舉業文章而已宗族之所期望鄉黨之所歆羨惟科第官職而已苟能有是皆以爲家之令子里之奇士抑豈知科第文章之外有聖賢之正學乎風俗至此良可慨歎故嘗爲之說曰少年登高科則快意於進取必萌侈大之心何有乎謙虛勉進之功席父兄之勢爲美官則溺志於逸樂必致敗亡之禍何有乎畏愼持盈之

道有高才能文章則騁技於枝葉必棄本根之實何有乎沉潛爲已之學伊川以是三者謂之不幸其憂深其慮遠其爲天下後世人才計至警切矣顧習俗之移人雖資稟淑厚者亦弗能自脫然則人才之不古若也有繇然哉

金鐘解

東郭先生過金鐘李氏之樂肆見縣鐘於門弗知厥繇問諸里人咸弗知或曰浚儀翁汴之博聞君子也盍訪諸東郭先生乃訪於浚儀翁曰李醫縣鐘於門何謂也浚儀翁曰嘻鐘也者醫之本也昔者黃帝命伶倫聽聲援原陰陽別律呂審清濁作十有二鐘主十有二月之聲所以宣八風之氣導天地之和俾民物康寧無滯閼夭扎之患者也伶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是故宋左師每食擊鐘鄭伯夜飲酒擊鐘古人於飲食之際必鳴厥鐘所以和志氣而祛疾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莊周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醫之道也醫家縣鐘於門其以是乎東郭先生曰吾聞李氏娶醫也何獨金鐘之縣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

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在人則爲肺夫脾屬土肺之毋也鐘空也空其内以發聲也嬰孩百病得之傷飽蓋言腹過實也是故節乳以踈脾因聲以察病而金鐘之義該矣東郭先生宅日見金鐘主人備述浚儀翁之說而面叩焉金鐘主人曰有是哉甚矣翁之鑒也吾李氏世醫也在汴宋時先世有諱某者醫皇子痙瘥有功上欲官某爲太醫丞固辭不受乃賜金鐘一持之以歸因以爲號由是四方之人咸稱之曰金鐘李氏後裔世其業而縣鐘於門昭祖之仁術云爾夫豈有宅義邪東郭先生曰子之言是也浚儀翁之

說雖涉附會至理存焉亦弗可棄已金鐘主人於是併録之以爲金鐘解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五

目録

李濂 川父

對二首

雲心對

初弘治壬子滁陽于公器之以易薦於南畿將北試於禮闈筮焉遇需之八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再筮焉遇乾之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公曰嘻是予之心也夫於是名其齋曰雲心越十餘年為正德戊辰公舉進士累官至山東按察使其諸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乎

顧齋之名猶弗變客有問於公者曰子以雲心名其齋何謂也公曰余未仕而筮筮而得需再筮而得屯屯需二體皆雲而未雨之象夫經綸君子之志也飲食宴樂須待之義也故名吾齋曰雲心客曰子未仕有取於雲以俟雨也今貴顯矣何取於雲也公睜然笑曰黃帝紀官不曰雲乎卿雲之歌不曰瑞乎雲以象慶何子之固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故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先王為國必築臺以望之吾觀雲之為物也時卷時舒于于徐徐與物無競與造化為徒無心而聚無心而馳為澍為霖以膏以濡經綸靡驕宴樂如愚曰有心者君子謂之誣客再拜曰微子之言吾不知雲心之說也

醫有三品對

客問儒家有言醫之品大槩有三上焉者得古聖人之心中焉者得古聖人之術術之不精心之不仁斯為下矣其說然乎李子曰何謂得古聖人之心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視天下之人皆吾同胞也無不欲其同躋於壽域故見人之有疾也猶己之有疾也一念惻隱欻然而動思盡吾術以療之必瘳

而後已初無望報之心焉如涪翁隱身漁釣乞食人間鍼石救人病已則悅或有餽遺則拒之不受曰吾豈利病者賄邪董奉為人治病口弗言利病愈來謝止令種杏一株數年之間蓊鬱成林杏熟則易穀以賙貧乏此所謂得古聖人之心者也故曰上醫何謂得古聖人之術曰醫道淵閎非麤淺者可至如扁鵲太倉公華陀之流洞達陰陽貫徹表裏掌握造化權衡生死可謂得古聖人之術史稱扁鵲謂輕身重財者不治太倉公行游諸侯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華陀獄中臨絶始出其活人之書吏不敢受乃

火炎之夫三子者雖精乎術而甚秘其方雖利其
賄而能愈乎病故曰中醫何謂下醫曰操術踈謬惟
賄是圖乘人危難敢肆覬覦不惟不能袪疾而反有
以害之此縉紳所共惡而鬼神之必殛者也故曰下
醫李子曰爲是說者無乃惡庸醫之不仁而抑揚之
間不自知其或過邪慨自井田法廢民無恒産是故
農工商賈各專其業蓋爲仰事俯育計也顧學醫之
士亦藉此以自養但不可汲汲於利以涉於貪耳矧
無德不報在禮宜然致餽有辭卻之不可使爲醫者
貴如褚澄富如李杲已疾而不求報則可矣叫晦之

夫逢華之子擇術資生專門是習雖以利人亦以利
已而乃以一介不取責之豈天下之通論哉故扁鵲
太倉公華陀之流抱藝絕倫探囊拯厄發揮玄奧攻
療神奇雖或受報亦不害其爲上醫計功程能亦非
鬼神之所惡也若夫涪翁董奉之所爲乃異人畸士
逍遙於方外者也苟以是人而律斯世之醫則爲不
近人情而失中道矣可乎哉是故君子之於天下也
本人情以酬物依中道而持論

答問七首

私謚答問

或問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嵩渚子曰非禮也
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
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禮也是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
賜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曰士
之有誄何也曰乘丘之戰縣賁父死之魯莊公誄其
赴敵之功以爲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
禮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
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
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

變者也何爲而不可曰昔者橫渠先生沒門人欲謚
爲明誠中子且云漢魏以來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
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温公公答書深以爲不可
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沒也哀公誄之
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
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
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
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
比比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
不可易也曰唐制無爵稱子凡養德丘園聲實明著

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
請之於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弟
子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
事不足法者也亦何足據哉曰劉歆撰續謚法五十
字自以爲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
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
無謂殊甚自宋迄今而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
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爲而私謚之邪
是故弟子於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徵賻答問

汴省有卒於官者其寮寀憫其亡也思有以賙之乃
寀牒下屬徵賻或問於嵩渚子曰卒於官而下屬徵
賻可乎曰不可也何以知其不可也曰子未讀檀弓
乎昔者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
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不可如之何其粥人之母
以葬其母也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
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
者夫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子碩欲粥其庶
母以供葬事其貧甚矣然子柳猶惡其家於喪焉古
人之安貧守禮如此子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

子曰可也夫世衰道微時人皆貪而獻子之家獨能
守禮如此故夫子曰可也蓋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
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可以死有害於人乎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由一聖三賢之言而觀之則下屬徵賻之舉
斷乎其不可行也矧州縣之吏籍是以擾吾民者叫
囂乎閭里催科鞭笞之下稱貸乾沒其弊又有不可
勝言者矣是故爲此舉者施之於死者則爲不忠施
之於死者之子弟則是不以孝廉待其子弟剥下以

市恩孰謂知禮者爲之乎然則何爲寀牒而行之曰
徇小仁而破大義蓋囿於世俗煦煦之見而不自知
其非者也是故檀弓不可不讀

忌日答問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疏素竟日
客有造謁于門者閽人辭焉它日客愠見曰先生何
簡客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
曰某有罪某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於天
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

至而不致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其於考妣忌日致齊於内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粤稽諸古若王脩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脩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旦以忌日辤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旣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黑衣婢姒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着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

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於毋夫人忌日着黲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謝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日荅問

招魂葬荅問

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渡河走氷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逾月不可得其家擬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安厝也故槨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爲窒於德爲悖於禮爲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僞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爲之者而袁瓌荀組干寶孔衍之徒咸著論以

非之可謂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於天歸形於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爲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爲事旣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於彼穿壙於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坊虛文是尚反乎人情盭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甕爽於沉鬼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於空棺之冢是不知也仁知

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
䰟而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
曰招䰟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者人
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皋某復遂以其衣
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
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原無罪放逐恐
其䰟散而不復還乃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
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䰟而葬
之邪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者爲之也
按大戴禮孔子論黄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

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敎百年史稱黄帝在位百
年壽百十有一歲豈有騎龍上天之事乎世傳葬衣
冠於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閭門者屬宣
於遺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於途而迎
之以歸祠廟以妥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
俎豆以饗之哭泣擗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
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許文正公仕元荅問

或問許魯齋何如人曰魯齋天民之先覺身任斯道
之重以覺斯民者也歐陽文公玄稱其純篤似司馬
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
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蓋兼諸儒之
長而有之姚文公燧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惟魯齋
足以當之　國朝薛文清公極其推尊嘗曰魯齋召
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又曰視
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繇三君子之言觀之則
魯齋之爲醇儒明矣宜其節惠文正而從祀孔庭也
與曰魯齋既爲醇儒矣豈不知春秋内夏外夷之義
而乃北面事元何居曰魯齋河内人也生於金大安
已巳其世金之世也其地元所有之地也世爲金人

鄉爲元域自其先世已氓於夷隔絶於宋久矣當是
時倫紀斁壞日事於攻伐生民之厄已極仁人君子
可恝然坐視弗思援之以道乎矧世祖之於魯齋待
之甚誠禮之甚厚惓惓圖治之意屬望於魯齋者甚
切抑行道濟時吾儒素志亦安忍固守高尚之節而
必於不仕邪曰若然其於孔子作春秋之旨未免有
所盭與曰春秋所外之夷有過於楚者乎楚昭王聘
孔子而孔子亦往使其不沮於子西則孔子固將爲
楚之臣矣夫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魯齋元人也乃
獨不可臣元邪曰魯齋既尊禮於元矣何以不盡變

其俗俾綱常倫理大明於斯世邪曰變必以漸弗可以驟爲也胡元安於夷俗非一日矣魯齋以疏遠羇旅之臣而欲一時盡變其俗勢不能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齊中國也何不一變至道邪勢不能也然當世祖之時綱常不至於絶滅人類不入於禽獸者伊誰之功魯齋之功也近世丘瓊臺劇論魯齋仕元之非崔後渠以爲昧稽實而肆臆貶其然乎哉瓊臺又曰許子盍隱居教授以淑其徒如劉因之屢召不出出而亟歸可也夫元取劉子於名耳曾如待許子之尊其道德而極其隆禮乎假使

許子亦如劉子之屢召不出出而亟歸則世道生民之庇將誰賴乎程朱儒者之學將誰倡乎嗚呼魯齋德望風烈師表百世固非一時一人之論所能軒輊漫述舊聞以爲答問俟就正於有道云爾

李文達公起復答問

或問父母之喪斬衰三年天下之通義也有服在大僚者奪情起復禮與曰禮有之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以是知抑情就職禮之變者也曰古之大臣亦有勉從者乎曰有之唐房玄齡張九齡宋寇準皆召起苫次釋縗拜命載在史冊可考也曰李文達公之奪情起復論者何以嘖嘖不置邪曰文達公聞父之喪在成化丙戌春二月是時　憲宗初嗣位公受　英廟顧託之重新皇　兩宮倚毗專切　詔公起復而令有司營葬事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得　旨朕賴卿輔導毋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不允終制公復上疏言

陛下必欲起臣以爲　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爲欠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伏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塡溝壑驅策駑鈍以報　皇上固有日矣復得　旨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爲忠不必固請終制所請不允於是　遣太監林興輔行公聞故鄉歲侵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允既抵家襄事與即日促公上道夏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公退上疏言

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駑鈍不
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
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
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
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章
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復得　旨禮有
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
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所辭不允毋得再
陳公復上疏言臣累訴衷情　陛下曲加勉諭終
不矜允奉誦　恩旨涕泗交頤臣所以不能遵

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況臣日迫衰朽縱起
供職未必能副　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
罪而已復得　旨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託尤
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　遣中官至公
第道　上意夫　朝廷懇切固留如此公欲遂其
私情得乎論者不察乃仗大義以攻之遂使公之心
事弗白於天下後世良可悲也南陽王文莊公鴻儒
嘗為公著論曰君子之為義也或有所制而不得遂
當察其心而不當即棄其人苟即棄之則天下無全
人矣安陽崔文敏公銑亦嘗曰文達奪情而相出於

新皇眷倚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　上遂賢
之請可矣乃襲宋士詆嵩之文而醜言過斥何與二
公文集具存其說固非阿其所好曲為鄉先生辯雪
也偶因或人之問聊述二公之言以荅之漫識於茲
以俟君子

薛文清公從祀荅問

或問從祀之典徵諸著述有之乎曰有之唐貞觀間
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
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

人並令配享尼父廟堂皆以其有訓釋經籍之功此
後儒從祀之始也曰是固然矣伯淳平仲弗事著述
而亦從祀何也曰著述有明道之功固宜祀實踐有
體道之功亦宜祀咸秩祀之所宜而侑食無忝者也
曰　國朝薛文清公瑄屢有建言於　朝請令從祀
者矣其人果何如也曰薛公學識純明操脩嚴容教
人以復性為先立言以明性為要居敬窮理深造自
得懋敦確篤實之功以力挽末世口耳辭章之陋習
死生利害暑不動心出處進退皆可師法是故李文
達公賢稱之曰　本朝理學一人彭文憲公時稱之

曰心契性理之淵源行踏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洛陽閻禹錫稱之曰心印濂洛神會洙泗仕止久速克實輝光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餘干張吉稱之曰士生宋後聞而知之篤信不變者在元有許魯齋　國朝有薛公一人而已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薛公足以當之而無愧誠可謂守道之醇儒躬行之君子也顧從祀之典集議在　廷臣錫于在朝守夫菁華芽之士所敢與知邪曰成化間劉文安公定之嘗著論謂公直躬慕古講道淑徒進無附麗

退無貪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徇　聖知沒　賜美謚其爲　皇朝名臣夫何間然至引考亭門人黄直卿輩而較量其著述之多寡若微寓不滿之意以爲從祀之舉可無施行其言果出於公否乎曰此文安崇重祀典之嚴之意也抑人品如薛公學術如薛公允有體道之實行惡可以其著述之寡而少之哉間嘗歷考前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定於數十年之後者有定於百餘年之久者固非一人之見所能輕重於其間矧今理學大明崇儒重道之時薛公之從祀孔庭恐終

有不容已者矣余曩承乏晉臬巡行龍門河津之墟過其里居謁其祠宇詢之耆舊訪之士夫咸稱公爲昭代眞儒無可疑者至于侑食之議則有司存爰錄問答之辭以俟尚論者之采擇

原四首

壽原贈張翁

李子曰遐哉張翁之壽其有所自也夫余請言壽之道夫捐好惡則自然之天全矣遺榮辱則冲和之氣育矣從厥性則生可長矣忘厥機則神斯定矣夫人之所以戕其生者以好惡爲之累也惠子問莊子曰

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捐好惡而全自然之説也夫榮辱之念弗除而能不滑其和者鮮矣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惟命之聽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吾之斯疾也奚方能已之乎文摯曰嘻此非疾也子方寸之地虚矣此其視榮辱何如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

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悲鳴不敢飲食此以己養鳥非以鳥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必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彼惟人言之惡聞而奚以嘵嘵爲哉故雲門咸池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沉人聞之則相與環而觀之何也其性異也故善養生者從厥性而已矣從厥性而生有弗長者乎子貢之過漢陰也見丈人爲圃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丈人笑曰吾聞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是故味莊生之旨則知好惡之戕生也繹龍叔之論則知榮辱之滑和也鑒魯侯之觴則知從性之順天也睹丈人之甕則知忘機之順神也張翁栖志簡泊無所好惡而榮辱得失不少縈諸心然又弗事矯飾從厥性而與世委蛇機械不設壯老一致衛生之要道備矣今日翁初度也宗族親友咸在揖遜有容壽斝載舉余敢以是颺之賓筵以著翁致壽之原

原姓上

濂聞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夫自牧長師儒主吏友藪暨宗而九皆大君所立以管攝天下之人心而使之弗散者也三代盛時其法甚備秦漢而下猶未盡亡鄭漁仲略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是故歷代皆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乃復愼簡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四方以家狀上者官爲考定藏諸秘閣副在左戶厥制炳如弗可紊也是以當時人尚譜

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源遠支分各有統紀男子則稱氏女子則稱姓夫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也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也故姓可呼爲氏而氏不可呼爲姓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徼諸蠻此道猶存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殆此類與嗚呼先王之制所以使天下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不相紊亂而宗法立國本固長治久安率用是道也秦幷六國姓氏混而爲一氏族之學世不復講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亡矣矧自五胡亂華之後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紊亂已極不可復辨學古經世之儒

于此每三歎焉然亦未如之何也已

原姓中

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賜族其實一而已矣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而二書則本諸春秋左氏傳抑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夾漈鄭氏乃復推廣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有二類而左氏之說始覺闊畧而未備然自漢以來偉夫閎人淹貫群籍之士莫如司馬遷揚雄子長自序其所出曰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按春秋左氏傳隨會奔秦其後復自秦入魏而還晉固未嘗自晉奔魏也子雲自序揚氏所自出言其祖食采於晉之揚因以為氏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張衡非之曰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有所謂揚侯者夫閎學如遷雄博覽古今如遷雄而譜牒踈謬不免人之詆訾如此甚矣氏族之難言也唐元和中朔方別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其上言非本郡屢宗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令博雅儒生條其世系攷其郡望子孫職任皆總輯之凡加爵邑必先閱視庶免舛錯吉甫乃命林寶撰姓纂若干卷而說者謂寶不知已姓所由來又安能盡知天下之庶姓乎嗚呼世無剡子能言其祖者何人而不識其先不獨一籍談為可笑也然則氏族之學顧可以忽焉而不之講哉

原姓下

氏族之學古人所甚重今世不講久矣矧吾李之在天下為最繁雖一鄉一邑李姓者輒數十家而唐及南唐賜姓之多尤不易辨玆欲攷其源流究其遷徙歷歷有據無所謬誤難矣哉濂生也晚愚闇寡聞間嘗參稽世譜徧覈百家之說而畧得其一二矣按李氏系出顓頊高陽氏之裔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字庭堅為堯理官因官命族為理氏夏商之季有理徵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紂厥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於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傳十一世有名耳者字伯陽以耳聃也又號為老聃居苦縣賴鄉曲仁里或曰聃六世祖碩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未知何據夫本理氏也厥後或改為里氏或改為相里氏咸臯陶之

後也當商之末理徵孫仲師遭難去王爲里播鄭之爲章郟之爲來橋之爲喬郗之爲朱邵之爲召從省文也故晉有里克魯有里革鄭有里析而里克爲晉惠公所戮克妻司城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猶葛氏之居諸邑者爲諸葛也韓子曰相里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漢有河隄謁者相里平持書御史相里虎濟陰太守相里祉而相里氏有聞於天下者寔多皆與李同族云聃曾孫曇生二子曰崇曰璣崇之子孫居隴西璣之子孫居趙郡散布四國皆其枝葉也濂上世所自出遠不可考第祖考相傳汴

人也奕世以醫術所可知者濂高祖之父諱景權御醫府君由御醫府君而上遐哉邈乎弗可知已使及今不爲之譜將愈遠而愈失其眞後世子孫曷稽焉濂爲是懼竊又慮年齒漸衰精力日憊爰述所聞以貽後之人作原姓三篇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五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六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連珠

演連珠五十五首 有序

嵩渚子曰連珠古無是體也其昉于漢安帝之世乎維時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同撰嗣是蔡邕延篤劉珍潘勗張華又從而廣之梁昭明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炳蔚典則非宅作可及曰演連珠者言演舊義以成章也大都體裁流轉辭麗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蓋有合於古詩諷興之義且貫穿情理如珠在聯光彩爛然照映心目是以作者尚焉 國初文運肇興宗工輩出如劉伯温宋景濂王子充諸名公皆嘗擬作而其經國之才濟時之畧博物之精畜德之富頗槩見於翰墨之間矣余游心藝苑竊慕雅音暇日摹倣爲之得五十有五首第愧聞見隘狹藻思彫落曷敢望昔賢之萬一亦惟姑守其矩矱之麤迹差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耳劉勰有言連珠文小易周思閑可贍

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嗟乎如斯之妙何有於我哉聊叙始原兼宣鄙抱好古君子或有取於斯文

臣聞斗轉參移陰陽運而天功聿畢鴻來燕去寒暑催而歲事惟成是以皐夔稷契獻其猷而虞廷之鴻化彌乎六合蕭曹丙魏宣其績而漢室之駿烈盛於西京

臣聞人道參兩儀之大而識有所弗通虫羽極萬物之微而智有所不闕是以巢居者知風風將來則徙巢穴處者知雨雨將至則出穴

臣聞果藏於室陽春乃芽髮附於膚剪截罔痛是以仁者與萬物同體一氣川流聖王盡百姓之情四方風動

臣聞天下萬殊而一本聖人異世而同神故陰慘陽舒機緘莫測春生秋殺功用惟均是以湯武之征誅何戾唐虞之揖遜孔孟之著述允符周召之經綸

臣聞酸鹹異嗜寔難以一律齊材器殊科不可以九品定故鳬頸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減之則病是以猿狙之靜躁靡一俱樂其天鵬鷃之大小弗同各安其命

臣聞心之所感幽無不通氣之所包言弗能究故精
神可以貫金石聲音可以格鳥獸是以簫韶成於
虞廷而九苞來儀玄鶴奏於師曠而百羽咸遷
臣聞聖王御天期遂民之素願蒼生懷土思樂業於
鄉關是以欲各不同箕星好風而畢星好雨家無
不戀狐死首丘而豹死首山
臣聞有九方皐之目能辨紫燕之奇有風胡子之神
始別青萍之銳是以豪士失遇而飲悲哲匠逢知
而售藝故薛簡肅識范景仁於童稚之年歐陽公
拔曾子固於困瘁之際

臣聞物有相制肆神理之難明用有相資惟知者爲
能格是以鹽非金匹也而洗金則以鹽石無玉貴
也而攻玉則以石
臣聞至仁布而四海服大義舉而萬姓欣是以壷漿
之迎翹首雲霓之主牛酒之獻歸心縞素之軍
臣聞曄曄春華何如秋實煌煌五輅惟恃兩輪是以
霧縠冰綃豈宜備禦寒之服雕蟲篆刻不可爲輔
世之臣
臣聞羽虫含覺得氣之先哲人秉靈知風之自故幾
動則應乎聲世變則徵乎異是以鸜鵒巢於中國

而魯史必書杜鵑鳴於天津而洛翁興喟
臣聞學不貴多文須博見理雖至約進必盈科是以
漁父取魚不作一目之網獵夫獲鳥肯爲半面之
羅
臣聞守有餘者貞於嶮巇量不足者難於負荷是以
鮑勝之才不及王貢而守過之故成其名山濤之
才亞於稽阮而量右之故免於禍
臣聞見有所拘告弗容瀆故夏蟲不可以語冰裸國
不可以議服是以山中之叟弗信如木之魚海上
之人弗信如魚之木

臣聞日不常午月不常望年不常豐人不常壯是以
虧盈益謙者天道之常燭兆明微者哲夫之亮故
儆世無虞聖王切覆隍之憂防疾未萌君子免采
薪之恙
臣聞量力而進進則有成審己而謀謀則必中苟志
廣而慮疎斯挈輕而失重是以精衛填海而海豈
可平蚉蚋負山而山何能動
臣聞蓍簪不棄國重故交蹢屨弗遺士知引汲賭薄
俗之可嗟慨古風之難及是以王陽登朝而貢禹
彈冠子皮捐館而國僑灑泣

臣聞日月有時而蝕理不可虧世教有時而衰道不可毀是以狂瀾既倒而底柱猶存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

臣聞中衰之業賢嗣克振其宗積善之家後昆必紹其美蓋一氣妙感召之機天運有循環之理是以仁傑有餘慶而兼謨爲之孫安石有餘殃而元澤爲之子 元澤王雱字

臣聞乾鵲晨噪聞之者欣鴟鴞夜鳴聞之者惡是以君子之一言出而天下皆以爲經小人之一言出而天下無有不怒

臣聞源泉既遠徒挹末流玄酒已空聊甘糟粕是以禮廢而絲絶興詩亡而楚騷作

臣聞勇不輕生智不居寵故幄中決勝辟穀從遊膀下乜羞登壇震悚是以智而能愚天下之大智勇而能怯天下之大勇

臣聞鼠可害象豺能殺虎故三尸可以亡秦一夫可以勝禹是以明王愼德獨觀萬化之原君子知微克贊三才之矩

臣聞道分天地位列君臣故莽操師昭史氏著其罪文王泰伯仲尼嘆其純是以叩馬止戈首陽有啗薇之史斬衣蹈劍戰國稱吞炭之人

臣聞窮居寂寞徵君子之操持世態炎凉見人情之浮薄是以仲蔚之宅惟長蓬蒿翟公之門堪羅鳥雀

臣聞一窮一達生民之定分一寒一暑造化之鴻鈞是以龍蛇之伸於霄漢者以其屈杞栜之屈爲桮棬者以其伸

臣聞女妬於宮色貽身累士嫉於朝才招衆譁是以上官肆讒屈原沉於湘水絳灌不悅賈生竄於長沙

臣聞故奴年老可備咨詢老馬齒衰能識道路是以召公求去而元宰懇留司馬冉相而衛士讙呼

臣聞堅冰積雪木之禎祥貧賤憂勞人之慶幸是以木經寒沍歛脂液以滋其根人歷艱危益悔厲以養其性

臣聞帝德盛於唐虞王道先乎水土故五辰惟敘溟海無波六府孔脩蒼生安堵是以分方授職朝欽四仲之官善政養民功著九部之舞

臣聞天下之封壤不同所同者感應之理天下之編戶不同所同者好惡之心是以甘棠之陰誦德者

留詠峴碑之下墮淚者滿襟
臣聞僊術玄微詎容以旁蹊入形軀枯瘠不可以多
室腴故九轉鍊金傾貲於爐冡三峯采玉殞命於
房姝是以粉黛充幃必無良之宕客布衾獨宿寔
有道之英儒
臣聞昊天之道徧覆而仁同王者之恩均施而惠普
是以春風能榮萬卉而不能榮一葩聖人能富四
海而不能富一戶
臣聞全形自保至道寓於守愚藏智弗彰古訓嘉夫
善晦是故膏油以明而煎泗石以音而碎翠禽羽

麗畢生虞羅之徒神龜殼靈授命津漁之輩
臣聞事有邪正言有駁純故歠粥尋常聊堪飽腹衣
錦絢爛難以救焚是以繁靡淫哇不足謂之樂藉
溢險惟不足謂之文
臣聞孤忠之士履藉險而不辭獨醒之夫繫綱常於
既斁是以一園之木支大厦之顛危五寸之鍵制
重門之闔闢
臣聞物極則反法久則撟故通變宜民國斯可永補
偏救敝政乃不迷是以尊尊而親親周公以弱而
弱魯舉賢而尚功太公以強而亡齊

臣聞九章弗軌聖人不得已而用刑四方弗庭聖人
不得已而用兵故兵法兵鈐但明節制刑書刑鼎
特示章程是以欽恤者用刑之本仁愛者用兵之
情
臣聞用枉其才官人之極弊才適其用爲治之良圖
故干將割於廚中即庖丁之刃騏驥立於仗下同
駑駘之駒是以伊傅下僚豈有格天之業禹皐散
地終無輔世之謨
臣聞善以化成惡由習取故火鼠弗畏熱而冰蠶弗
畏寒糞蛆不知臭而蓼蟲不知苦是以學道貴乎

擇方問舍必先察主
臣聞負才於已受命於天故才與時逢際雲龍之嘉
會命與時忤守林谷之退閒是以有才無時孔子
轍環於列國有時無命許由槁死於箕山
臣聞樂天之叟志不在於豐居守道之儒義弗容於
苟祿是以景公千駟豈如顏氏之一瓢齊國萬鍾
難挽晝邑之三宿
臣聞天有晦明人有語默故著述則因乎時侍坐則
觀乎色是以雷不聲於啓蟄而聲於日至則氣機
乖雞不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臣聞千年之松霜雪靡彫其色百鍊之金始終難變其質是以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斥之時任安弗忘衛青於退休之日

臣聞畫月者弗能畫其明窺泉者弗能窺其聲是以語言文字之間曷足以盡道揖讓周旋之際寔難以洞情

臣聞理有所難詰事有所難窮故物畏其天不在大小毒逞其制立見禍凶是以魚不避網罟而避鵜鶘蛇不死鋤斧而死蜈蚣

臣聞萬斛之舟在一柁之綱維八鸞之車聽六轡之控馭是以卜商博聞不如曾子之守約顏氏如愚何貴冊求之多藝

臣聞鶡羽亂鳳辨之惟明魚目混珠一之非是故采欺世之虛名爲孰衡之大累是以孟嘗君養列國客而不能得一客公孫弘延四海士而不能得一士

臣聞衆言之淆亂定於聖智之片辭細物之死生繫於閭巷之一語故俚諺雖若無稽傳播則不可弭自夫弗入愁門之言出而燕之福無窮自夫復生雙尾之言出而蜀之禍無已

臣聞權分輕重鑑別妍媸故短綆不可以汲深小梯不可以陟巍是以夷齊返於首陽或有加富二等之諷許由逃諸逆旅或有竊取一冠之疑

臣聞家畜吠犬里巷皆寧國有謀臣邦家之慶是以吳請成於越而范蠡不可越王之霸聿成楚求和於漢而留侯弗從漢高之業遂定

臣聞一心清靜百病自爾靡干五官和平四體因之不殆故頤神之士冲默端居衛生之家保嗇加愛是以鍾砧日聒鍛工之耳先聾炙焫歲熏庖丁之目蚤瞶

臣聞學貴躬行德先文藝故家藏萬卷罔切於身口誦五車何裨於事是以公明宣三年而不讀書趙中令半部而足輔世

臣聞浚夫譎誕日拙而卑碩士高明天游乃廓是以貴如商君富如石氏然利害棼擾無時而非憂貧如原憲窮如伯夷然心志淵澄安往而不樂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六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七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七

大梁 李濂 川父

雜著二十一首

擬漢高帝封樂毅後詔 高帝十年

十年甲辰秋九月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乃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

蓋聞前代智勇之臣忠于所事功業建于當時聲光流于後世朕甚嘉之屬過趙地寔昌國君樂毅故墟封祀斷絶朕心惻焉粵惟戰國之世士無定君君無常臣毅獨擇主而事之燕昭王以爲亞卿徐興雪恥之師乃付以上將軍之任幷讙趙楚韓魏燕五國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湣王敗北指顧之頃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毅可謂有大功于燕而無負于昭王矣後罹讒間遁逃走趙乃遺書嗣王以宣布衷曲忠憤激發上貫星日君子悲之朕提三尺誅無道秦亦惟忠賢是賴今天下既定追奬先烈訪求子孫俾承廟祀所以勸有功也其以裔孫叔爲華成君封之樂鄉奉毅後世世勿絶以稱朕崇德象賢之意

擬漢爲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詔 高帝十二年

昔者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褒賢聖風四海也朕過大梁駐蹕夷門之下聞魏安釐王

時有公子無忌者謙恭禮士不耻下交執轡監門枉駕屠市卒賴士力卻秦救趙威震于諸侯既成大伐益敦退讓而趙之君臣感德服義口不忍言獻五城可謂一世之雄豪矣閱代寖遠風槩猶存今冢墓荒凉鞠為茂草朕甚愍之特命郡國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俾世世以歲時奉祠公子仍復其家亡與它事庶得專守塋域防禁樵採以慰公子于九原所司其欽承之勿忽

擬留侯謝病書 按史記漢書載良辭高帝止數語今擬衍成篇

留侯臣良昧死再拜言臣聞之師曰賢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運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臣雖非其人竊有志焉而未之昭晰也伏念臣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偎偎焉奔走四方間關道路幸遇陛下于陳留一見語合辱命臣爲厩將臣感知遇罄竭忠悃數以太公兵法進說左右陛下不棄對非時時嘉納之會未五年平一海内此天命也臣何功之有屬者剖符作誓分封功臣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盟諸帶礪甚盛典也臣素多病體質孱弱雖扈從法駕東征西伐徒以三寸舌與議帷幄愧無搴旗斬將之

績乃亦封萬戸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竊聞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是故殷道復興伊摯請老越王既覇范蠡五湖臣不佞固不敢僭法元聖亦不能效鴟夷子皮乎神堯御極下有巢由川泳林棲各遂其性伏望陛下察臣知足知止之心憫其夙疾縱之長往臣願棄人間事相羊海濱從赤松子游辟穀道引以延長年則犬馬餘生皆陛下之賜臣不勝惓惓敢昧死以列侯印綬上

補公孫弘荅鄒長倩書

按西京雜記及古文苑長倩以三物遺弘有書一篇弘荅闕焉不存今補之

元光五年月日弘再拜長倩足下弘菑川鄙人家素貧寠牧豕於海上蹉跎後時弗聞先王之教乃者主上即位之初繆以賢良應徵奉使無狀蒙恩弗賜誅戮免歸鄉里厥幸大矣茲奉明詔搜訪遺逸郡國復推上弘艱辭靡繹報頒就道伏辱足下解衣脫屣資給祖西惠我者甚腆乃復贈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緘書達意旨趣淵永顧弘何人曷以當此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君子比德於玉蓋嘗聞諸仲尼矣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

之如隧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足下以玉而易弘自愧委瑣無以仰副長者之意寧肯自棄弗知底厲以終負良誨邪今夫絲之為物也出於蠶口成於繭繅自忽以至繸非一縷之積也是故拳石日累泰華埒焉涓滴不已江河匯焉粒米之積可盈倉庾寸陰之積可成萬古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君子克勤細善式基大功惟德罔小斯貽鴻慶睹茲素絲寔吾進德之藥石也已嗟乎樸滿則破可復完乎積而能散明哲保身之道也老子

曰多藏必厚亡是故君子知滿之不可居也恒慮于不足昔者原憲作宰有粟九百憲悚懼請辭仲尼止之曰盍與爾鄰里鄉黨乎陶朱公用計然之策既施諸國而霸矣復施諸家而鉅富其妾悲號怪問其故曰總千貨實非家之福也陶朱公嘉其言乃散金於貧交疏昆弟此所謂積而能散者也弘人品闒劣乏超見遐識然執儉守約竊聞之於有道者猥承訓迪允契夙心願終身誦之矢弗忘樸滿之戒日月逾邁後會未期倘弗棄捐歲規必再求懷風義佇聽嗣音

弘再拜

毀白起廟文 有序

嘉靖癸未秋九月李子提刑山西過上黨之長平時天氣慘澹木葉蕭脫秋聲颼颼杲日將墮方劇憤恨之懷乃褰帷遠眺見古廟焉召父老而問曰此何廟邪父老曰武安君白起廟也每歲春秋之仲居民集優伶鼓樂婆娑歌舞以饗祀之李子乃駐車山麓令邑令亟毀其廟輦材木庀甓于邑內構學舍以訓黌士抑恐父老弗知所宜也爰摛文以著起之罪其辭曰

嗚呼噫嘻不仁哉白起之為將也粵自太公以來握將帥之權擅用兵之長者代有其人未嘗不以仁義為本夫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已矣詎有殘忍酷暴視人命如草菅快殺戮於漂杵如起之所為者哉嗚呼噫嘻起生於郿寔鍾厲氣賦性虵虺處心梟獍磨牙吮血嗜殺無厭其始為左更而攻韓魏於伊闕也則斬首二十四萬嗣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也則斬首十二萬嗣與趙將賈偃戰也則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厥後攻韓陘城拔五城也則又斬首五萬茲坑趙降卒

於長平也四十餘萬人挾詐而盡殺之嗚呼噫嘻不仁哉鋭頭兒也皐穹造物上帝好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汝亦人耳獨無是心邪前後殺戮奚啻百萬然則杜郵之一刎曷足以償百萬人之命乎嗚呼噫嘻天人之際甚可畏也是故福善禍淫見于書虧盈益謙炳諸易天定勝人唱之史自起而後吾徵二人焉李廣白首不侯語王朔曰吾爲隴西守嘗誘殺降者八百餘人至今獨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虞詡東都儒將二十年家門弗增一口臨終謂其子恭曰吾平生行已無愧但爲朝歌長而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斯獲罪於天也夫二人之濫殺不辜較起所殺之數多寡縣絶然猶或削其封焉或勦其後焉陰容之遷使者之刎亦云晚矣嗚呼噫嘻凡人有歉於心者必有愧於天心即天也天即心也夫豈有二乎哉起之自剄也乃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四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此足以死是起有歉於心久矣語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起之罪天安得赦之乎嗚呼噫嘻坑卒之事趙人固不幸遘厄已而秦人殺傷者亦過半焉至虛秦王自行河内督發民十五以上者咸荷戈以向趙

又賜民爵各一級以慰疲戰之心可謂破趙之功小而傷秦之敗大何要謂起善戰而拙勝後亦難以重得志矣誠確論也余曩讀遷史至趙世家暨白起傳未嘗不掩卷悲怛今輶車西邁經行戰場親見髑髏成山遺鏃滿地而又駭豎子廟貌之在玆也亟命毀厥廟以絶厥祀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夫上刑且當服而顧可以祀之乎此余毀廟之本意也

書戒六首

嵩渚子曰人之有頼於書也爲其開發聰明長益才智窮萬物造化之原究古今治亂之迹考禮樂制度之詳明善惡邪正之歸以淑吾身以資吾識以施諸人倫日用之間以措諸家國天下之大斯乃讀書之實用也苟或不知此意徒以爲綴緝文辭之需釣取利禄之具則失古人讀書之義遠矣吾不欲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其戒之哉

嵩渚子曰吾少孤而貧性雖嗜書力弗能置每假借友朋書冊連夜抄寫刻日緘還故假借者弗厭焉自服官以來節縮俸入尋訪購求積以歲年經史畧備遇有脱落手自抄補歸田多暇頗得肆力於此朝夕披閲自以爲人間之至樂也邇來齒逾六十血氣寖

裒來曰無多豈能徧覽所望爲子孫者寶而藏之毋
致散逸取而讀之毋致損污則養志之孝於是乎在
嗚呼其尚謹念之哉

嵩渚子曰書不難於積而難於讀不難於讀而難於
悟不難於悟而難於行積而不讀猶不積也讀而不
悟猶不讀也悟而不行猶不悟也嗟今之人有積書
滿屋而弗能讀者矣有背誦無遺而弗能省悟其義
者矣有省悟了了而弗能允迪實踐者矣書負人乎
人負書乎語曰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勗哉小子
愼勿徒爲書櫃也夫

嵩渚子曰人有恒言非聖之書不可觀無益之文不
必作吾每見人有好觀非聖之書好作無益之文者
其人必浮薄躁妄踰閑犯禮爲君子所不取蓋平日
無義理以灌漑其心防檢何由而密言行何由而臧
乎此最學者所當戒

嵩渚子曰裴晉公云凡吾輩子弟但可令文種無絶
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黄山谷云
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
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陸放翁云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
書但書種不絶足矣貧則訓課童稚以自給亦是佳
事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夫先民之言
莫不以子孫讀書爲第一事汝曹聞此當知所以自
力者矣

嵩渚子曰凡吾點勘書籍雖未能盡得古人精微之
蘊然於章句音讀之間綱領旨要之所在亦頗明矣
爲吾子孫者當珍藏寶玩以爲傳家之重器可也開
心牖以成聞人保手澤以貽來世區區懇望於賢子
孫者如此若有輕易假借與人及收貯弗謹者均爲
不孝庸兹諄諭垂示方來

警言四首

或問士何學嵩渚子曰學道曰學之方柰何曰爾知
夫苗乎土以培之糞以腴之雨露以澤之本根既盛
而秀而實其孰能禦焉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培之以
敬腴之以不息澤之以經籍夫經籍以致用非以資
博也不息以廣業非以飾外也孰敬有恒非以弋譽
也君子篤志於學以爲己而已矣

夫道一而已矣古之爲道也本乎一今之爲道也出
乎二二則支支則離支離則畔於道矣是故立德立
言其心同也德業事業其理同也學道學文其[illegible]

也知其同守其一先後有序弗支弗離夫何畔之有六經文之至者也諸子文之工者也天何文哉日月懸象地何文哉山川成章故六經之文似之紓志以顯物緣情而肆采諸子之文工矣而非至也嗟乎文至於工亦難矣三代以來稱工於文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莊周荀況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元結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蘇氏父子僅二十人焉爾夫二十人者之於文誠工矣其視六經之文猶燧之於日也潮之於海也何也六經者道之郛也包羅天地

揆敘萬有天下之至文也不求道於經而惟文之為雖工弗貴焉

文也者非君子之極致也譬諸居室焉忠信者基也恭敬者棟也仁宅也禮門也義路也智牖也文丹雘也築厥基立厥棟廣厥宅闢厥門廓厥路啓厥牖乃復塗之以丹雘室斯備矣苟惟丹雘是塗而基棟弗治其何以為善室故曰文也者非君子之極致也

學稼堂賓位咨目四首

開退之人屏處林壑矢堅晚節以遂耻辱苟踰禮義之閑遊徧世刺謁請有司則廉耻掃地貽辱縉紳於寧死弗為也鄉里親識凡有事公門者幸勿啓齒其實弗敢從命抑即使勉從在位者孰肯俛首聽我亦何益於彼之事乎夫自喪廉耻罔益彼事累人已奚利焉語曰君子不強人以必從不責人以所不能為伏惟加察 右辭請託

某年逾六十血氣早衰稍勞心思輒動痰火怔忡眩暈宵弗成寐詢之醫師咸曰此心血損耗之故法當省思戒作文字不爾非延生之道也凡枉顧君子倘以文事見屬其實弗能拜命伏冀曲賜矜恕弗加譴責則朽腐老人感德多矣其悚仄謹告 右辭求文

某初還田廬年齒尚壯間有一二友朋過從講學口耳訓詁黽勉酬荅肆予拋棄筌蹄積歲已久自揣踈繆無補俊髦相對厚顏遂爾謝絕今騷騷衰暮舊殖益落反視故吾一蠢然老農耳童蒙求我何以副厥來意乎幸加體察別訪良師某非敢為拒也力不能也惟諸賢諒之 右辭來學者

初度舉賀古亦有之顧衰老之人靡堪勞役凡我親友竝乞停止如弗賜俯從必欲惠顧為俎豆光其預以一揖請嘉貺腆儀咸辭免敢告從者 右辭賀初度

諭工

歲戊戌余造宅閱工睹諸匠之勞於所事也乃論之曰汝役汝力吾役吾神役力者得以消食飲而導其氣役神者寔以費精晝而耗其眞是故役神之士鬚髮易白而役力之家多老壽之民古云形苦志樂者益其筭形樂志苦者損其身此固氣血流滯之所以分而亦天道之乘除有不可得而究陳者歟

勉問

孔子曰審問之子思曰道問學惟學斯問惟問斯覺余每恨讀書有得而無人下問或讀書有疑而無處問人噫無人下問斯固近時學者好高自滿之病而無處問人寔余離群索居之故是以孤陋而寡聞也仲虺有言好問則裕嗟余不敏面墻是懼毋自挾以驕毋自闇以蔽有疑斯問有得斯契敢不虛心而没齒以勵乎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七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八

記一　八首

目録　畢

大梁 李 濂 川父

記一 八首

遊王屋山記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其中列僊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玄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廻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即此山也其絕

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囷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僊靈朝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蓋以武當山爲南頂泰山爲東頂而並稱三頂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羈縛恒以未獲一遊爲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徃遊是夕宿原武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覃懷戊寅宿濟源而濟源令陶金實治具以從己卯晨出縣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度秦嶺皆行山上迤五里至劔河堡南行又折西北行十五里至陽臺宮宮在王屋山之麓唐司馬承禎修眞之所也明皇御書篆陽殿三巨字殿中塑昊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元辰皆儒麗而白雲道院乃在篆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禎別號也入道院見大鑊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僊嶺其勢如八僊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僊猫洞不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餘武謁煙蘿子祠祠之前有洗參井祠即煙蘿子宅址也煙蘿子者晉天福間人燕姓失其名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日於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煙蘿子祠北行磵道中褰亂縢履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

風颼颼起巖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磵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疊巘盤曲莫記層數將抵紫微宮而道士數十人霓旌羽衣笙簫鼓樂逆余而來乃循石磴導引入紫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至前門見其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眞門入前門爲天王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面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塑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記數十通余徧覽焉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道童五六人歌雲水道情曲佐觴又調雙鶴舞階下頗有物外煙

霞之趣漏下三鼓始寢翌日庚辰夙興爲天壇絕頂
之遊乃乘小山轎僕夫持絙牽輿以上出紫微宮西
上二里至望僊坡閱披雲子脩煉之蹟又上四里至
憩息亭凡登絕頂者至此必飮茗少憩故名其地有
仰天池四面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聿余之西遊也
仲子磻叟實侍行至此則山愈峻徑愈險雖小轎不
可行乃徒步以上磻叟不能從先還紫微宮候余矣
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癯
如瘦龍露骨也一天門有草衣道人者結菴巖畔召
之語弗荅蓋持戒不言也過二天門登十八盤山石

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煉羅子登僊石石上
有足跡下有澗曰避秦澗又稍上則紫金嵓巖之右
有三官洞洞之前有僊人橋遇方士劉鶴霞于洞中
講歸根復命之旨余聞其言灑然少頃至南天門則
愈陡絕手攀鐵索以上觀軒轅黃帝御愛松小憩換
衣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
石也又行數十武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眞君
祠乃陟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
晶彩爛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
望海岱西眺崑丘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而嵩山

少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視華蓋諸山卑如培塿
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乃下三級瑤
臺徧觀古今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夕宿上方院偶
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僊人掃落花之句
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士走
報曰僊燈見矣請觀亟出戶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
下上明滅杳無定迹時從行者數人咸相顧駭異辛
巳昧爽起觀日始出之景甚奇天既明陰雲蔽翳移
時弗散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古松十數株夭矯
如虬龍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

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闊尺許長
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丹
池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奥邃
莫測人跡罕至元歲時投金書玉簡于此余欲往遊
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遂止乃下
南天門一里許遊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一曰太乙
池蓋濟水發源之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于天
落五斗峯化爲濕雲自石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道
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輙聞僊鐘自遠洞中
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間有倒影之異

余暫遊而速返悉未之逢也是日繇舊途下山仍宿紫微宮翌日壬午回濟源縣返駕共城也邇而還夔余未第時嘗夢遊一山極奇絶嗣後宦遊四方遇名山輙遊之鮮與夢符者乃今王屋之遊與夢中所見歷歷皆合畧無差爽然則斯遊也良亦不偶矣哉作遊王屋山記

遊明月山記

太行之陽丹水之東有山焉曰明月山蓋太行之支峯也層巒疊嶂聳峙于後而左右迴抱宛如城闕有寺巋然在山之半者曰明月寺也余西遊天壇還乃

繇清化鎮西行至五里堡折北行七里許至山神廟始躡明月山之麓石逕兩旁雜樹交蔭柰柿青楊胡桃諸木維時三月垂盡櫻桃滿山谷纍纍然如紺珠赤璣摘之可食值微雨初霽塵歛宇清心神怡悅自山麓仰登三里許苔磴逶迤盤轉而上寺之諸僧皆持香花奏笙簫下山迎迓歷峻坂抵稍平處則金剛殿再陟則天王殿又再陟則大雄殿又再陟則水陸殿殿之前有旱蓮花生石罅中六七月則開階砌之右有連環雙井味甚清冽又再陟則藏經殿
先朝賜經貯于此是殿之西則蒼公洞洞方一丈有天平石光瑩如碧玉曰蒼公者寺之逝僧也嘗居是洞又再陟則觀音閣高逼霄漢可舒遠眺閣之東峯下有泉曰課蜜泉正德初河南提學副使歷城王公勅所鑿水極甘美群蜂爭聚吮之朝夕弗散因名課蜜云閣之西有祖師堂塑五僧像實開山以來住山者皆名德曰空相廣恩古峯蒼公雲峯也余見寺山皆古栢無它木怪問其故老僧曰元泰定丙申僧空相始創茲寺乃以泥丸栢子持彈弓四擊巖谷中今蓊鬱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丸栢也寺舊名明月
國朝天順戊寅　賜額曰寶光寺而寺僧數十人咸

以織麻屨爲業依岩傍阜花竹環擁佛宮僧寮分據幽勝而寺之前後諸巨石如伏犀蹲象不可狎翫是爲覃懷一郡之佳境云季子曰邇余之遊天壇也見
御賜道藏經茲遊明月則又見　御賜佛藏經皆全部余汴人也汴中諸寺觀匪無二經皆散佚零落不可讀嘗有志印購欲徧覽焉顧力未能耳期以數年之間賤軀彊健擬齎糧渡河重遊福地讀道藏于天壇讀佛藏于明月弗限歲月讀竟而後返用償夙昔之願然未知果能終遂焉否也聊識于茲以徵諸它日

遊百家巖記

太行矗矗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得名其實皆太行也修武之北五十里有曰百家巖者以巖首稍平可容百家也嘉靖乙巳春三月余下天壇旋軫取道修武往觀百家巖之勝乃繇馬坊村並山北走度岡嶺數重失道入灌莽中遇樵翁指示小徑草樹蒙密攀緣以上石路欹仄愈進愈峻少頃至其處則見飛峯疊巘懸厓峭壑連亘起伏若迎若送若拱若揖若拒若鬬堆蒼積翠煙霏冥濛態狀不可勝窮太行穠秀此當為冠而叢林崇明寺寔據其

勝土人謂之百家巖寺創于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泠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佛殿之礎而流入僧廚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而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驀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氷灑雪凉氣颯颯侵人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稽康淬劒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涇楷書醒酒臺淬劒池六巨字刻于石上而鍜竈乃在淬劒池之畔云繇

醒酒臺而上廢址宛然有磴可躋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為山陽公時嘗避暑于此瀑布泉之旁有稠禪師菴草名龍鬚生諸菴左擣水救旱者率采之以塞瓶口它山所無也巖上有二洞焉千佛洞在稠禪師菴西而觀音洞乃在玉女泉下皆空邃可居也王烈泉直挂伽藍殿後絶壁上烈遇石髓于此也寺中有斷碑數十皆剥落不可讀所可見者唐杜鴻漸元張珫二碑王惲馬子安數絶句也風景殊絶裴徊忘歸漫志其槩以貽好事者深愧余文之弗工不足為山靈重也

遊白茅寺記

下百家巖並太行之麓東北行三十里至白鹿山白鹿山之半稍西南一里許有寺曰白茅一曰白雲泉壑清曠林木薈蔚蓋太行諸寺之最佳者始余之西遊也友人謂余曰必遊白茅至則冊厓翠壁環峙前後怪石奇栢谽谺撐拄而三鳳嶺參差翔舞若自天而下抱寺之左右而落焉繇山之麓抵寺凡三里余攀援而上足罷力勸遇稍平處輙坐憩石上僧持茗來迓啜茗畢乃手拊僧背努力盡石磴入寺之前門竹樹陰合弗見天日佛殿凡五層而水陸殿獨在絶

頂壁畫諸天像頗工緻稍折而西有二泉皆平地湧出左曰金沙泉沙黃色如金右曰銀沙泉沙白如銀二泉交匯于池滾然奔流下灌園中蔬弗事桔槔也泉上有紫荆樹二土人呼曰百日紅泉之後石梯數十級褰裳以陟至石臺臺上有地藏王殿又西登石崖有窟窅然曰青龍洞洞內有水色正黑沉沉無聲淒神寒骨寺之東圃中有宋大中祥符二年所建五百羅漢碑今無一存者余聞是寺在弘治正德間最盛僧徒至百餘人殿宇完整衣食饒裕學士大夫來遊者僧供張款留信宿而後返比歲僧困賦役十逃

八九里胥追逮力弗能給乃毀室廬鬻鐘磬以代逋負坐是廢禪輟唄日忡忡惴慄遠望衣皁衣者至輒踰垣走匿深谷中良可哀已余偶來遊聊記其興衰之故書之寺壁倘司民牧者見之而有槩于中庶幾施仁政于民也

遊石門潭記

出白茅寺東北行二十餘里至石門山曰石門者兩山壁立相距其罅如門也石門之下有三潭焉方廣踰二十畝淵深不可測水皆黛色能興雲雨蓋蛟龍之所宮也首潭二潭咸在山上有水無魚而三潭者獨在下中有神魚千百頭觀者弗敢侮或以石子瓦礫投其中風雷雨雹隨作故人皆敬憚之因憶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日嘗與推官梅聖俞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勿妄語哭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與此正同也余立三潭上命從者撚金伐鼓群魚咸出浮水面大者長丈餘小者尺許倶黃金色乃戲拋餅餌潭中群魚爭鼓鬣仰吞往來翕忽倏爾沉逝甚可樂也三潭之上有三龕古列僊所居語曰上有三龕下有三潭而三僊廟乃在山之深奧處塑像三女僊道冠霞帔土人以爲雨神歲時有

司致祭禱雨輒應石門之東有峯曰挂鏡臺相傳雲蔽挂鏡臺必大雨李子曰余遊石門潭窈林絶澗曠邃閒寥又值西日下崦嵫景色悄愴不能久留也乃促從者回轅趨共城

遊濟源池記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㶟（音輦）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沇水所出㶟沇聲相近蓋一水也沇水即濟水發源爲沇既東爲濟故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夫濟之爲水也瑩潔如玉性

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
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凡
天下之水異常之事無不具載而於濟水條下弗著
靈異之蹟乃知世之所謂靈異者皆傳聞之謬耳余
汴人也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鄉人獻香祠下者云
有借貸錢布浮槳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每欲親造
其地縱目一觀未遑也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
謂潮賜之期乃單騎而往時遠近州縣獻香之人皆
首戴甲馬紛還四至車馬絡繹霧滃雲集而晝夜吽
佛之聲一倡百和響震林谷余聞之憮然嘆曰斯人

也其皆功利之心驅之邪徼福者冀降福畏禍者冀
免禍無嗣者冀子嗣有疾者冀蠲疾厥願寔繁厥求
寔懇人有此必得之念横于中寧肯憚行旅之勞費
而惜是行哉余既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之後有
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
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北海神殿前有池即浮物之
處也是謂東池池之西有石橋焉橋之西又有一池
是謂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
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匯爲二池地理志謂東
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

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歴虢公臺西南入于河自今
觀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
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余躬躡王屋山頂觀太
乙池亦涸其諸古今陵谷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
潘君棠爲懷慶府推官嘗著辯謂春夏之交泉脉騰
沸升發之氣勁疾愈于常時故近投之物沉没在下
或當泉脉之衝隨沸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
水殿竟日親見布帛桃乾浮在池面者上書姓氏年
月亟取驗視咸三二日内所投者則鄉所聞浮出遠
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褁成槳浮出以應人之求

者上有字焉意神爲之必僊書雲篆余取觀之皆俗
筆而服之者亦罔效則知池中之槳廟中人投之也
然所謂潮賜絶不見有體重之物蹔人間所未有者
則鄉所聞出銀錢以貸人一切奇異之物悉虛言耳
又乞嗣者以銀嬰兒抛池中有沉與不沉人以爲誠
之至與不至細閲之殊不然蓋銀嬰兒皆空其中製
有滲漏沉不踰時苟無滲漏何沉之有潘氏謂果水
之靈則當無時不然何獨惟於春夏之交餘月則否
其爲水泉氣盛所爲明矣此論得之乃若能興雲雨
能蕩垢濁能澤百穀或見或伏或斷或續不因餘水

而能獨行以赴海是皆濟之靈也先王列之爲瀆廟食萬世不亦宜乎而好恠之徒罔知乎此顧駕以妖誕不經之說其矯誣亦甚矣余聞在昔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有顓頊氏出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俾無相侵瀆人神之典始明厥後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端倪無所控訴相與聽于神皆祭非其鬼有堯舜大聖人出復命重黎嚴幽明之分祀典爲之再明故甫刑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抑此正人心之大政可專屬之重黎已乎尚賴廊廟之大僚

及百司庶府凡有風化之責者相與闡明人鬼之理俾人弗惑于渺茫冥昧之說而末俗庶幾乎一變故曰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嗚呼聖王治天下之首務安有大于正人心者哉於惟濟瀆乃祀典正神我　國家定制惟　天子得遣官祭告觀廟中歷代碑刻可見蠢茲下民罔知僭謬乃不遠千里相率求福田利益男女群夥塡塞道塗而爲人上者可聽其貿貿而莫之禁乎夷攷自古姦人多假神以倡亂如漢末之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而張魯起兵亦以五斗米首過于神以誘愚夫卒之流毒海內撲滅弗易焉由是知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其消弭大患之要術乎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民之方莫切于此有經國之遠圖者其尚加之意哉其尚加之意哉大梁遘生老人寓天慶宮信筆漫識

遊龍潭記

龍潭在濟源縣西五里去瀆廟僅二里耳余謁瀆廟畢寓天慶宮陶令白龍潭寺近在咫尺請公一遊余詰之曰非陳文忠兄弟讀書處乎曰然乃欣然而往出天慶宮稍西見沙村水寺瀟灑可愛檜柏菰蒲參

差掩映孤塔秀聳有雙鶴巢其巔而所謂龍潭者寔在寺前潭廣闊一頃餘渟渟清澈可鑑毛髮舊有涵虛閣跨潭而建今廢居人曰潭中有神物乾溢靡常其將乾也水鳥蛙忽不見水將至也夜輒聞蛙鳴水鳥盤旋其上弗去人以爲異云宋盛時蜀人陳省華嘗爲濟源令有惠政洽民因家于濟今城北里有夜香臺乃其妻滕國太夫人馮氏焚香祝嗣之所臺址尚存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同讀書龍潭寺中後相繼登甲科而堯叟堯咨皆進士第一父子四人接踵爲將相皆贈太師中書令子孫蕃衍仕中朝者十

數人而虞部員外郎知儉嘗構四令祠堂於佛舍之側司馬文正公爲作記碑刻亡矣寺中古石刻往時最多今存者校書郎張庚所撰省華善政錄暨眞宗哀翰送堯叟謝病歸詩而堯叟和章併刻碑陰又有尚書戸部侍郎三城范公遊寺詩塔前短碣蓋紀建塔之績者今漫漶不可讀矣余裴徊薄暮乃移酌潭上誦堯叟水昏煙暝自成圖之句因嗟歎久之將起行寺僧羅拜于前曰塔歲久崩塌茲幸修完願賜一言以記之余謝以弗嫺于文辭兼罔究西方之學僧又請余和三城侍郎遊寺詩余謝以弗工詩矧前代

鉅公之篇未敢僭和適殿左有空碑僧又乞留一日爲重書司馬公四令祠堂記余謝以弗善書且臂痛不能多作字僧頓首曰明公之至於斯也可無一墨留乎余大笑曰何可無也遂援筆題名于寺之東壁曰嘉靖二十四年太歲在乙巳春夏之交天氣澄穆余渡河而西往觀濟源池之勝淹留二日興猶未盡乃遊龍潭寺訪陳相國兄弟舊讀書處懷賢弔古日落始歸夷門李濂題

遊盤谷記

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于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于世按韻書盤磐古通用蓋山石之安固者荀子曰國安于盤石漢文紀盤石之宗是已韓序謂環兩山之間曰盤又曰隱者之所盤旋余遊其處則見諸峯矗立蒼翠晻靄蔚然深秀旁視它峯多犖确插起危若飛墜而此獨平穩似取諸安固者爲是谷口有農夫數家草屋參差榆柳交蔭雞犬之聲相聞韓序所謂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殆至今猶然也愿之行實無可攷曩嘗閱新舊唐書列傳皆無之觀韓公以文見贈則其人之賢可知已公之序濟源舊有石本在張端家與集本小有異同

乃貞元中縣令崔浹刻石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而歐陽永叔集古錄跋尾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于時也是序作于貞元十七年辛巳公年纔三十有四耳蘇東坡曰歐陽子謂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平生欲擬作一篇每執筆輙罷其爲後賢稱服如此公又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而谷之相近名勝如天井燕川枋口馬頭溪諸處咸苞叙

無遺東坡亦稱是詩不減杜子美可與知者道也嗚呼盤谷不過太行一支山耳乃獲公一序一詩輝映今古余又深慶夫玆山之遭也今太行諸巖岫如盤谷者何限獨盤谷之名甚著墨卿學士爭紆道遊之者以昌黎之文也抑盤谷固佳勝㥁固賢使無昌黎之文何以使天下後世皆願遊于其地邪余聞滁有瑯琊山亦稱奇絕繇無醉翁亭記世不復知有瑯琊山或者乃謂文章無關于世豈通論哉雖然韓歐人品風節師表百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人亦不之傳也是故君子必首自立于天下而後天下重其言遊歸之明日寓濟源縣之分司作記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九

記二 六首

目録畢

李濂 川父

記二　六首

遊百泉書院記

詩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又曰源泉在左斯蓋謂共城之百泉實衛源云共城之西北七里有山曰蘇門山一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岩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晉孫登宋邵康節元許魯齋姚雪齋牧菴王鹿菴秋澗耶律丞相竇學士咸遊寓于此余自束髮慕其勝屢欲往遊不果乃今歲之

暮春膏車西邁逾二日止百泉書院肅謁先師像遂登蘇門裵佪嘯臺既焉懷孫登之爲人史稱登居蘇門之土窟中好讀易常撫一絃琴阮籍往候之與言終不荅退至山半聞山巔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嵇康從之三年不言臨別康強之言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味斯言也其善體易者邪志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登之謂矣僊人巖在蘇門之巔有僊人足跡巖石上刻大字三曰僊人跡下嘯臺迤邐西轉約半里許至康節

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父之上名其所居曰安樂窩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而李之才適攝共城令遂授以數學後人于此建祠專祀云出安樂窩東行南下入三僊洞洞高一丈許內塑丘劉譚三眞人像乃其脩眞處也或以是爲登舊居之土窟誤矣降三僊洞遊集僊資福宮是書院之左隣乃蔡氏園址也而書院西墻下有古白楊樹十四株高出書樓之上大可蔽牛蓋數百年物也過古白楊樹爲思親亭在蘇門之麓百泉之上昔許魯齋

寓共城日時與諸門人遊眺于此厥後子師可爲衛輝路總管思之立亭門人白棟撰記刻石亭中過思親亭爲衛源廟以百泉爲衛水之源也廟創于隋世稱靈源公殿曰清輝郡邑之得名曰輝以此宋宣和間封威惠王元加封洪濟威惠王　國朝洪武初釐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有司歲以四月八日致祭禱雨輒應廟中諸碑刻具載唐宋以來褒封之典而所謂聚遠亭耶律丞相祠舊在蘇門山上今竝廢伊余之遊百泉也輝邑令郭淳設宴泉上以候既登蘇門[illegible]于涌金亭亭之正壁有蘇東坡書蘇

門山涌金亭六大字宋元豎 國朝諸名士題詠甚
多曰涌金者泉仰出縷縷千萬窠匯爲巨池池方廣
一頃餘水泠泠澄白日照之閃爍如金故名中有菰
蒲荇藻魚鯽之饒埒涌金翼然而相對者噴玉亭也
亭中有石碣刻靈源二大字是即俗所謂聖井者而
看花樓乃在涌金亭南池水中盛夏蓮荷芬郁翠色
上浮扶疎葱蒨今改爲穠翠亭穠翠亭之左曰洗心
亭右曰雲橋寔爲中流勝槩薄暮移酌穠翠亭坐聞
棹歌漁唱于蒹葭洲渚之間而泉流觸石怒響作噌
吰鏜鞳之聲晝夜不絕余倚闌四顧波光接天沙鷗

水鳥飛鳴下上者殆不可數時春雨初晴岸花雜吐
酒酣起舞逸興浩發於是援筆賦七言近體二首五
七言絕句十首書諸亭上而又總爲一記以識歲月
第愧才思蹇鈍筆力萎弱弗足以揚休山川同聲往
哲聊以紀一時之遊而已時嘉靖乙巳三月晦也李
濂記

遊三湖記

人有言曰河北諸名山固多而惟輝縣山水爲勝輝
縣山水固勝而惟三湖邃奧爲尤勝三湖信尤勝而
獨中湖奇絕爲最勝余慕三湖久矣今年春始克來
遊聿償夙願云於是作遊三湖記識諸山寺以附昔
賢故事記曰輝縣之西北七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
山巀嶪而中悉平疇煙林村墟雞犬相應盖彷彿桃
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
趙川有水北流土人呼爲北流河或者乃謂侯趙川
無川誤矣然遊者欲至侯趙川必過十八盤山而十
八盤山極危峻石磴亙隘盤旋而上殆若登天然遇
不可輿處則徒步行僕夫牽曳以上俯瞰兩崖頗深
陗若較諸天壇之十八盤山則此差爲易上矣余晨
出百泉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少憩巡檢司廨之至

中湖寺岩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凉颸
瑟瑟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
簫竽籟心神蕭爽寺中有石鏡半規往聞能照山河
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余諦觀之殊昏闇與常石等
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舁以歸至盤山頂忽
昏闇無所見乃復送至寺云余聞僧言因憶歐陽公
作菱谿石記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
足何必取而去誠有識者之言南湖至中湖僅三里
北湖則倍之闊大宏敞視中湖寺咸弗及乃若各當
一峯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中湖寺建于唐中

和二年南北湖寺則元至正間建有碑刻存焉余徧遊三湖昏黑不能返宿中湖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卧不成寐乃秉燭起坐賦五言古體四章曩正德戊辰春北郡李公夢陽寓汴嘗往遊三湖歸為余言中湖之盛殿宇壯麗煙火稠密僧徒數百人歲穀饒裕出則乘騾馬距今三十餘年矣殿閣傾圮廊廡毀廢僧死徙殆盡存者僅五六人朝不謀夕余恠問其故僧憮然曰比歲不登賦役日繁里甲逃之四方邑長吏繫僧完其逋坐是大困余聞而悲之乃私歎曰叢林廢興寔是物理之常無足深慨所可慨者

繇重而上莫之卹民咸棄屋走至僧亦弗能寧厥居此中原安危所關有民社者不可不亟為之所也詩曰不觧于位民之攸塈又曰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嗚呼安得不觧于位之君子而為之憂則民瘼其有瘳乎

遊寧邑雜記 修武古寧邑武王伐紂勒兵于寧因改名修武

詩有之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嘉靖乙巳暮春之月李子為河北諸山之遊乃飭伯子芊叟攝家事而仲子磻叟侍行巾車載馳至于寧邑夫寧邑者昔賢棲遲之區也出邑之北門二十里至真清觀閱丘長春所書劉海蟾入道歌石刻觀前有古潭瑩澈如鏡相傳海蟾子洗舟處也又十里抵山陽城一曰濁鹿城漢獻帝之墓在焉曰禪陵魏曹丕逼帝受禪奉帝為山陽公居此陵之東五十步有漢獻帝廟傾圮厓側正德初蜀人冷宗元為邑令復其守陵者二戶余至其處見孤塚如阜封鬣荒凉荊蔓縈絡不勝異代黍離之感晉七賢竹林亦在玆地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余徘徊四顧絕無一竹尋訪遺蹟得一寺寔七賢堂舊址蓋後人建堂于竹林以祀七賢者草莽中卧一斷碣隱隱有字可攷元末始改建為寺曰山陽

寺又曰竹林寺云七子當魏景元中政歸司馬氏時事日非懼禍及乃相率為竹林之遊以自放焉玆地近許洛泉谷幽僻故徜徉于此初七子之縱酒也實欲閉關沉晦冀免刑戮顧亦有弗能免者君子處世之大方其別有道乎乃若蘇門之孫公和得之矣余繇山陽迤邐至六真山訪六真修煉之迹山南有洞曰六真洞深邃窈窅不可入聞其中有數丹竈洞前舊有六真觀今廢而新河之水自六真山合黃母泉南流入吳澤陂六真者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也處機號長春子登州人處玄長生

子[illegible][illegible]人處端長眞子處一全陽子大通廣寧子鈺丹陽子俱寧海人皆師事王重陽李子曰士生不辰思保其身是故七賢逃諸酒六眞逃諸僊七賢無政六眞無倫無倫則無家無政則無國率是道也其何以敦風正俗措斯世于平治邪抑六眞辟穀鍊形山林長往元無官情弗足深恠七賢皆仕諸朝有官職乃蕩戚禮法醺酣竟日當時士大夫不以爲異反慕效之天下之事可知已嗚呼有國有家者宜豫愼是防無俾有若人者以亂名教則天下可幾而理也

韓莊記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城韓文公退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公自上世居此按李翺爲公作行狀曰昌黎人而公亦嘗自稱昌黎皇甫湜爲公作墓志銘不言鄉里李白作公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昫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則曰隴西崔則曰博陵孫則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公墓而湘之墓亦祔塋蓋韓氏世墓也道旁有湘子祠塑像于其中雙髻童面挈籃戴花云修武壤接河陽並隸河內公嘗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壙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由是知退之爲修武人無疑已乙巳春三月余西遊王屋還道經韓莊愬湘子祠下而邑令黃仲陽實率數騎來迓因駐轡相勞苦令請曰湘之爲僊也有諸曰否好事者爲之也曰湘果公之姪孫乎曰曩嘗攷洪興祖所撰公年譜暨韓氏世系表矣公皇祖叡生仲卿仲卿生會愈會無子以姪老成爲後老成生滂湘湘字北渚好出世之學公集中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詩二又有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一皆元和十四年赴

潮州時作逸集中又有在徐州贈湘詩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若指開頃刻花者而青瑣高議乃謂湘字清夫落魄不覊公勉之學不從因戲作頃刻花花上小金字有藍關秦嶺之句後果有驗而酉陽雜俎亦載是事其說不經君子所不語也時日晏將上馬別乃諷令曰闢邪崇正非邑宰之職乎古云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是祠祀文公爲宜而乃祀湘何也亟撤湘像易文公木主歲時有司以牲醴致祭於風化大有關焉令唯唯余窺其意若憚于改作者而莫之強也於是賦七言近體一章書諸壁而去春風匹馬

過南陽聞道呂黎有舊莊鄉社祇宜崇吏部里祠何事貌韓湘文章山斗還今古蓬海煙霞竟渺茫佇立短吟無限意遠林斜日下蒼蒼

遊雪竇山記

余少閱宋大觀四明圖經聿慕雪竇之勝辛巳秋自沔遷明明年嘉靖改元夏五月既望清戎奉川公暇遊焉奉川有江翁者桂林太守同年朝儀之父也請治具遲于日嶺余侵晨出郭屏騶北走亙逕逶迤松樑蔽日行聞岩泉澗溜奔流鞫磕之聲如千鯨萬鼉哄鳴劇和耳目應接無不冷然善也逾十里始抵日嶺之麓乃循磴而升僕夫絙輿居人導途層級盤雲視不可下及嶺之胠有亭翼然榜曰烏峯烏峯者日嶺之別名也亭左壁有元袁學士桷記絕頂有巨石亭亭屹立圍數尋高百餘尺傴而傾銳而肖髻故土人呼爲新婦岩復尊之曰夫人山云禱禳輒應建祠以祀之唐宋並有錫命　國初釐祀典毀之天順甲申土人復其祠祠後有二石高肩夫人圍倍之鏬夾長石如巨鰌罅上一石纍纍然如鱉鰌之狀余與江翁徘徊仰睇久之下山西北行二十里涉鄭家渡石流齒齒沒馬腓又行六七里見樹杪雲氣皆渢渢濕

白萬峯行雲奄忽四合從者曰雨至雨至盍避諸馳半里許入白岩廟憇焉頃雨歇猶霡霂沾衣乃緣轡吟行茹奇而咽秀喻哢飛走皆成媚妍將五十餘里有亭翠微榜曰雪竇山砠磴崎嶇愈陟愈峻乃攀藤而上薜蘿蒙茸莫可四望歷數十盤始至望官曲遐矚下方空闊無硋凡官長至寺僧於此望而迎之故曰望官曲于山之椒有亭曰御書亭宋淳祐間天子夢游茲山覺詔職方氏圖天下名山以進閱協厥夢乃書應夢名山四巨字賜寺劖石又行數百武度二石梁始見寺僧曰今歲三月九日寺災山門鐘樓藏室暨先朝賜諸經典燼矣余聞之惻然入山門爲佛殿穿佛殿爲講堂越講堂爲方丈層起岩晃而方丈則據山之巔榜曰天開圖畫石樓敞豁神宮僊居萬壑烟雲聚獻目睫前對萬年塔如筆插几案乃命僧洞開牖扉恣展遐眺晡雨霏霏諸峯環碧余與翁對酌載歌孫興公天台山賦及李白夢遊天姥之章塵袪思適悠然忘歸乃寢于禪床翌日饔既步兩寮之宮石踞花燃種種佳勝徐易巾屨乃出而遊焉群山繚迴天坼城堵厥寺四旁平疇蕃茂中起一石阜廣弗盈畝柟栢森蔚海鶴巢之名曰含珠林西行數十

武曰錦鏡池今湮爲田僧憮然曰昔寺盛時池水瀦百步過之倒映如錦鏡當時名僧輩出應徵召者相望于道邇忽涸改池爲田故僧鮮奇寺亦弗振又折北行半里登飛雪亭前峙千丈巖巖畔懸瀑布泉飛簾倒垂下瀉無地瀧溜噴薄川駛雪翻時熇炎寒颷峭冽亟與酒數爵復起而觀飛濤洶涌磅硠砯砰雷霆震驚弗聞人聲如天河之決也如駟之駆也如虎旅億萬鼓譟疾驅而前也下瀧長壑鬨怒徐殺乃邐邐瀰瀰作白虹北去翁掖余臨岩俯眺而口呿目瞪莫能從已又行十餘里曰妙高臺亂石谽谺虎豹攸

穴上故有滕龜元高僧曰和庵主者巢其中雙虎馴伏大德丁未龕燬余聞寺舊有偃蓋宴坐隱秀雲外西麓諸亭庵今並廢所謂桃花坑徐無岩龍隱潭丹霞洞之勝故迹存而館榭亡矣四顧頹廢牛山增悲日在崦嵫乃下山至溪口與翁別午飯淨明寺趣北渡登舟還郡嗟乎佳哉雪竇之爲寺也創于光啓盛于咸平表于淳祐所謂丹丘層城夫何加焉余嘗遊天下之名叢林矣瑰異神秀若雪竇者可多見哉東海之濱域偏而道僻遊者罕至厥勝弗彰焉茲遊也雖慰幽抱慙無傀辭丕揚山休聊述槩以貽僧

附　張甬川書

讀雪竇豪秀魏晉及盛唐人風格何幸於今日見之又何幸斯山之遭之也嗚呼亦令人增感矣自有雪竇以來幾千億年而未始有品題之者其地僻也今也固幸其遇矣亦安得不悲其晚邪方其夢宋帝時已有自惜其久晦無聞之意然不過得御書應夢名山四字而已使四方之人皆得神遊雪竇雄奇瑰秀森然如在目睫間者其在茲文哉其在茲文哉邦奇不勝歆羡輒亦忘其蹇劣次韻得十餘首矣累日客至未能悉和也少間當萃小

卷請教即午忽聞赴杭之期甚迫求才事　君擒章華　國昔所倚重於湖湘者今復得之父母之邦又不自知其何幸也第念荒劣謬蒙知愛久思容席左右傾倒素懷而復有兩月之別嗣是又當高勝雲漢矣悵仰之情匪言可喻秋暑伏惟爲道加重不宣嘉靖元年壬午秋七月既望邦奇頓首

遊東湖阿育王山天童山記

明州東二十五里有大澤焉曰東湖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灝瀁匯蓄足以溉鄞定七鄉之田舊名萬金湖昭利溥也唐天寶二年鄞令陸南金始闢廣

之宋天禧中郡守李夷庚增築堤堰民罔知旱南渡後史丞相卜塋湖上益勝以麗祠刹遂寖卉木芬郁埒杭西湖之盛故並稱東西湖云嘉靖癸未春三月二日余觀水利于東湖因爲阿育王天童之遊夏官黄子汝文時在告慨然陪予出郡城之東補陀寺前登舟過張村橋雲龍碶抵黄山大橋上厓驀暗山嶺一二里見湖逼瞋弗泛於是同黄子宿隱學寺秉燭對酌劇論忘寢翌日盥漱畢覽放生池碑出寺東行一里上湖艇風日和朗澄波如鏡泛五六里入霞嶼寺覽補陀洞天相傳史丞相之母欲禮補陀丞相虞

海濤之險乃鑿東湖之山爲竅以入曲洞通明内寘石觀音像洞前刻補陀洞天四巨字紿其母曰此補陀山也母禮石觀音而還洞上有亭亭牖開四面南望韓嶺北望二靈東望上水西望陶公鄮山迴合西湖殆彿如也飯霞嶼畢復上湖艇棹歌淒滑越謳迭和擊鮮釃酒信艇所如北至錢堰出湖逾鹿山渡匯澗橋東浮五鄉碶寶幢登岸陸行三四里至阿育王山山下有寺扁曰阿育王寺字法遒勁相傳宋黄庭堅筆晉太康中并州劉薩阿得佛舍利置七寶塔藏于寺中今尚在予得覽觀焉宋治平中廬山僧懷璉

乞還山詔許自便璉歸老于茲乃建閣藏仁宗皇帝所賜詩頌凡十有七紙榜曰宸奎閣眉山蘇軾撰記手書諸石閣燬軾碑在寺門左出寺東行曲徑數折登鄮峯南俯湖東北眺海風煙浩渺天下奇觀也故有望海亭今廢峯畔曰東塔院塔高百餘尺下塔數百武曰佛跡巖巖有巨人足跡深寸許蓋後人飾之者下有金沙井龍湫也井有靈鰻旱則禱之輒雨歲六月十八日有司祀之故有淵靈廟今廢歷覽盡日宿于石牀晨興出寺循白雲山而南過小白嶺東行至天童山寺予聞晉僧義興嘗住是山篤戒律有童

子日給薪水居無何辭去曰吾太白辰也奄忽不見宋孝宗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入寺路徑如斗形雙池並深跨池而橋築七塔以象斗外池有水碓磑内池曰萬工池木葉彫落不入其中即入焉經宿輒不見宋紹興間建千僧齋堂有大鑊二深廣皆盈仞嘗時齋千僧之具也今存其一東寮有東蒙堂西寮有西蒙堂並說經所寺之西北曰鉢盂峯峯之下曰虎跑泉泉淲淲流庖廚間東行一里曰中峯亦佳秀世稱小天童西曰玲瓏巖巖西南曰響石叩之馮馮有聲山川留人遊興未倦予適攝郡符黄子拉予還郡

越五日而有山西之命伊昔官是邦者哲賢相望多以不獲遊東湖阿育王天童三山爲憾嗟予寡陋偶遂玆遊歷想幽奇恍如夢寐豈勝遊亦有數邪

嵩渚文集卷之四十九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

記三　九首

目錄畢

大梁 李濂 川父

記三 九首

瓊林宴歸圖記

正德癸酉冬十月濂以計偕上京師明年甲戌春二月會試南省中式三月九日禮部以廷試事聞奉聖諭三月十五日殿試至日昧爽 上御奉天殿策多士以宋儒眞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意欲希古帝王之學以增光 祖宗之治命多士敷陳化理將親覽焉其讀卷官自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而下十有四人提調等官自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劉春而下四十有八人罔不精白一心各愼厥事是日多士集 丹陛下各陳所蘊以對揚休命晡投卷明日各詣太學領進士巾袍履笏始釋褐又明日文武臣工朝服侍班廷設鹵簿 上袞冕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 制唱名維時歙縣唐皐舉第一甲第一人而濂以謭薄叨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明日 敕光祿寺具醪饌賜宴南省 命太傅定國公徐光祚主宴而讀卷等官咸在云越二日 賜狀元朝服冠帶及諸進士楮

鏹有差明日上表謝恩又明日詣太學舍菜先師禮成而釋服於戲我 國家待士禮意優厚恩澤汪濊有如此凡我多士被玆寵靈其何以圖涓埃之報於萬一哉伏念濂自登第後觀政戶曹以戚畹踈絶儌勘京邸者二年丙子守沔陽辛巳移官四明癸未遷晉臬奔走畏途殆十餘年苟祿蹉跎漫無寸補丙戌蒙 恩放歸屛居林壑頗以文史自娛杜門埽軌絶無它慕獨恨庸劣之資學未聞道進無以裨諸明時退不足以淑諸鄉之蒙士上負 君父大造之恩下負民物責成之望中負師友切磋之益曾子曰五

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誦斯言也烏容已於悲咤邪此圖濂觀政都下時所繪是時年二十有六今嘉靖壬寅欻已三十年矣回憶宴時恍忽如隔世事諦觀圖中之像我顏昔丹今黧黧矣我髮昔黰今種種矣我鬚昔始茁今斑斑矣犬馬之齒日衰而裘葛之心莫展湖海餘生惟歌詠太平之盛以賛 神功頌泰運焉耳矣其次則訓子課孫飭勿放逸俾學以待用耕以供賦所謂圖涓埃之報於萬一者僅此而已詩云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濂安敢妄效古之人自傷不遇而反覆致詰於天人不可必之際乎披覽斯圖

恭書此於上方以識區區感激　國恩沒世不忘之
意時嘉靖二十有一年閏五月下旬奉　詔致仕山
西按察司僉事臣李濂頓首謹記

士師廟祭器銘記

皋陶墓在洪洞縣南十三里墓之西曰皋陶里里中
故有士師廟云嘉靖癸未夏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東
萊王君士英按部平陽謁士師之廟矚敝而惕既閱
脩厥舊矣謂祭器未備非禮也乃諭令孫巨鯨曰汝
春秋有事于廟器闕而儀亡其何以享汝盍備器物
以昭神休令受命於是購西山之銅召上黨之冶甲

子卜鑪庚午鼓橐癸酉徹火越十日而器成爐一罍
一簠一簋二鉶二槃三爵三籩豆各十二乃告成事
于御史御史謂濂曰器有銘古之道也子其銘之濂
於是隨器撰銘其爐銘曰南有蘼蕪其葉于于采之
燔之馨香孔敷夙夜盥手敢告司爐罍銘曰罍有醴
敬爾俊髦罍有酏敬爾君子簋銘曰實厥簋惟稷惟
黍神其陟降汝簋簠銘曰古有土簠茲易之以金清廟
惟欽尚無忘古人之心鉶銘曰我有脯脩和之爲羹
吉日丁戊乃薦于鉶再拜稽首以洽神靈槃銘曰照
爾前察爾後爵銘曰執爵如千鈞獻爵如見神是曰
吉人籩銘曰眡爾籩棗栗澤澤士師來格豆銘曰豆
赤中兮葅醢惟崇兮肅爾容兮庭堅氏之宮兮銘既
成御史覽之曰愼哉祀乎祀思虔虔思省致虔惟齋
致省惟銘茲九銘也可以永觀省矣乃命鏤于器以
告諸執事者

獲嘉縣重脩儒學記

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慨自三代而下
鮮知攸重粵若漢歷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四世州郡
始有學我　皇祖立郡縣學於即位之明年卓然
復古庠序之制云河南省獲嘉縣學宋元時在城之

西北隅　國朝洪武三年知縣熊邦基因舊址脩之
迨成化丙午知縣吳裕重脩之歲久敝壞且西逼城
門南衝直衢爲堪輿家所忌嘉靖壬辰三月生員王
璉陳愷謂諸同學生曰吾輩肄習於斯而廟學敝壞
如此非所以妥靈而育材也盍告諸吾黨之尚義者
各量力出貲以新之乎僉曰諾於是聞而應者五十
餘人得白金七百有奇教諭周曉乃聞諸當道下令
獎成督工者則輝縣主簿任經寧山衛百戶蔣騰省
祭官王讓咸夙夜勤勞弗怠厥事而知縣羅淅調度
惟謹學之址稍移東十餘丈以避衢逼前建欞星門

門之内為泮橋橋之北為戟門門之内為大成殿殿之後為明倫堂堂之後為文奎閣閣之右為朱文公祠祠之前為敬一亭亭之前為號房若乇牖其左則官師宅而宅之後則會饌堂落成於癸巳十月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丹青黝堊煥然改觀而廟學於是乎新矣維時巡撫都御史一溪簡公巡按御史汶濱蔡君咸嘉之曰凡有裨斯役者勞勸之罔或遺亟徵文以紀其事於是教諭姚顯虞訓導王朝儀宗蘭縣丞姚夢龍主簿張藩典史龍大春介生員呂經徐宗祜走書於大梁李濂請為記濂不敏敢告多士曰學之

道無它自新新民而已矣爾多士睹學宮之敝壞而倡議新之是之謂新其外云爾盍亦思所以新其内以達諸高明之域乎夫新其外而弗新其内君子不謂之善新也新之維何曰其道具於六經其要在於大學其功始於格致而成於誠正其用行於家國天下其極致則止於至善是故自新明德之功正今日之所當致力焉者而新民之道則惟可行於家俟他日仕而有位然後可行諸國與天下語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多士盍亦思所以脩諸身驗諸家以為他日治平之本乎弗以舉業奪其志弗以詞章妨其功弗以富貴動其心朝夕游歌於斯而琢磨以成其德始可謂内外交脩而無愧於士矣不然飾外而遺内非所望於多士也濂喜學宮之一新側知多士有維新之念故敢首以大學告若夫尚義者之姓名暨出貲之多寡則皆刻之碑陰

趙城縣重脩廟學記

嘉靖癸未夏四月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淶陽王君士英東行郡邑入趙城之境觀豫讓橋曰穹哉橋乎古烈士躍劒擊仇衣之地也式之過媧皇廟曰遐哉聖乎戮康回止滔川以奠冀方者也趨之望簡子祠曰

是樂聞鄂鄂之名卿也能附趙邑而懷晉人詠之既入城詣學禮廟見殿庭穿漏也曰敝矣廡闕而庖仆也曰陋矣櫺星戟門庳弗稱也曰隘矣齋舍弗足以容也曰居業難矣問名宦鄉賢二祠令曰廢矣公讓令曰俊髦胥造惟序惟校景行胥資惟廟惟祠汝能新厥敝改厥陋宏厥隘舉厥廢俾二三子咸居業焉惟汝良績或弗成惟汝忝厥令罔曰後艱惟晝之定罔曰誘隨惟度之正汝亟有事哉其以贖金裕厥用令拜曰唯於是鵙鳴而肇工雷伏而合構虹匿而告成敝新陋改隘宏廢舉殿廡巍巍門庖翼翼齋舍渠

渠復增建名宦鄉賢二祠嵔如鱗如脩垣皓如由是
居業者樂尸教者安鼓篋在宫琴瑟在牖彬彬乎備
矣君子曰善哉崇教有本也式橋者仰趨廟者虔詠
祠者思仰以寄悲虔以宣忱思以永懐夫如是宦營
廟學弗緩也予聞是邑瀕于汾成化癸巳汾水齧城
崩其西隅逾五十年弗克緒公下令築重堤焉外以
捍川内以庇城城遂完予紀其績之本末而系以詩
其詞曰
周封造父維茲趙城七葉叔帶始佩晉珩霍泉潏潏
羅雲嶭嶭中鎮名壤三聖甸服爰有廟學頹圮弗支

諸士罔業邑令惴而御史西來煌煌繡斧孟夏停驄
載臨覽宇環矚與胥乃議建修曰爾有令爾經爾諆
令受嘉猷購堅撤腐儒宫以成弦歌鐘鼓惟爾多士
廣業敬身違則濟川窮則韞珍出入禮門趨蹌義路
譬彼百工居肆成庋刻文紀績樂石嶙峋奕奕鄉校
於千萬春

臨晉縣重脩廟學記

臨晉者秦築壘以臨晉疆之邑也奝陜而阻河壤狹
而道僻部使者輪轍鮮及焉邑有學學有廟創于洪
武脩于景泰歲久傾圮風雨穿漏殆非所以妥神而
育才也嘉靖癸未夏五月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君
冒暑而來茲邑晨興詣學謁廟憮然曰語有之匪廟
曷興匪學曷淑夫瞻依觀感之謂興化民成俗之謂
淑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立學以儲俊
才爲一世用也立廟以祀聖人爲萬世師也今廟學
並敝矣興焉淑焉非吾黨之責乎乃步宫詣庋下檄
召工卜辰始事發贖金若干以庀財用知縣丁守中
奉令惟謹拓隘易堅夷塹徙礎殿廡堂廨齋庾庖庫
咸新焉五越月而告成事君命濂爲記濂告多士曰
天聖遠而教衰乎夫世漓而道晦乎夫俗降而士靡

乎游息作養本乎校景行嚮往切乎廟啓發引掖由
乎師薰仁摩善賴乎友肄習稽討存乎籍篤信力行
成乎德是故游校趨廟儒之方也隆師親友士之常
也博籍懋德教之良也克興克淑道之光也故曰立
天下之準者莫尚乎鵠明天下之務者莫尚乎學爲
天下之宗者莫尚乎聖人遊于斯者其互勉之哉其
互勉之哉君名秀字士英萊陽人甲戌進士巡按是
邦無僻弗至窮谷黄耇不識使軺者聞其來皆扶杖
徃迓詢瘼沛澤晉人胥悦蓋嘗新皋陶之祠封祁奚
之墓復杵臼之廟表羊舌之里其在臨晉則脩廟學

如此云

毓芝堂記

出皖城之西十五里有湖曰石門湖湖之上有山曰鳳山巨川李公之先塋在焉嘉靖己丑秋九月芝三莖產于塋之側赤如珊瑚黃如蒸金瑩如堅氷五秀輪囷華采曄曄里之人咸奔走聚觀驚異嘵嘵莫不曰此巨川公之孝感也或繪圖以歸示諸人或爲歌詩賦頌以獻公而公之新堂適成客請名公之堂曰毓芝紀瑞也亦著公之德也夫人之德莫先於孝公弱冠爲弟子員即以孝聞甫壯舉進士宰邑佐郡撫

歷內外臺以至方岳又移孝爲忠有聲于時積德深厚薰蒸太和而芝茁于塋非偶然也瀕竊觀傳記所載常弘宗楊思貞許利川諸君子皆古之純孝人也而皆有芝產于親之墓側與公之以德致瑞若合符節焉天人感應之機昌嘗有古今之異哉瀕曩待罪河陽適公以監察御史左遷判郡瀕獲公教益甚多迄今三十年夢寐弗忘諸懷嗣公晉貳寧波未幾擢憲而瀕僉以去瀕又代之厥後公解組歸皖而瀕亦蹤伏夷門矣南北相望三四千里辱公不我遐棄而以堂記見屬瀕不敏敢述公孝感之同諸古人者以復之

永思堂記

吾友青陽王子用明厥考竹谿先生年四十無子中夜籲天曰吾蚤暮爲宗祧憂昊天監予衷無斷子嗣居無何王子生啼雄而貌偲竹谿先生甚喜祝于廟曰吾願吾兒壽王子方九齡能誦毛詩三百竹谿先生益甚喜謂厥妣曰儻吾兒成立吾瞑目九京矣乙卯王子廪于庠賀者造門曰竹谿君有子矣無何而厥妣終甲子王子薦于鄉賀者造門曰竹谿君有子矣無何而厥考終王子哀感無已因名其堂曰永思

志不忘也壬午王子倅於四明乃請余記余嘗泝大江而南也泊諸青陽之野聞王子善居喪其慕厥父也不以遠而忽不以老而衰故登是堂也升階則思容過庭則思訓瞻構則思謀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思之極也極則永永則弗變是故袒衣括髮形貌變矣悲哀愠恚中情變矣朞練禫祥時月變矣而永思之心白首如一日故州閭鄉黨咸曰王子孝哉伯叔昆弟親舊咸曰孝哉王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王子之謂歟君子曰永思孝之道也維則而錫類孝之化也吾聞青陽之北有

慈姥山丁蘭氏祠焉噎嗟王子其聞風而興起者乎

聚書樓記

莆田周子彥通構樓貯書臨翠湖之勝自大父榆川公考瓊崖公以逮周子積書萬卷必樓者辟濕也亦尊閣之也扃鑰孔嚴曬暴孔時里人咸望而稱曰周氏聚書樓云李子提刑山西從周子後日聆緒論乃問之曰子之績學也可得聞乎曰吾家聚書有樓宣讀書樓中二十年矣時序川馳覽籤濂喟曰樓之所儲功之所施濂雖不敏願聞焉周子曰吾樓匪華僅全榱桷倚棟布櫝啓櫝分架首列六經尊無上也次

列墳丘崇邃古也九史並籤攷厥往也諸子畢陳參厥變也律綿星曆靡不研也卜藥樹圃罔或棄也金石遺文悉備觀也非聖之編弗敢溷也洙洛在几日敏求也騷選在旁暇則及也吾昔業於是樓也有四忘焉登焉忘降誦焉忘疲坐焉忘食卧焉忘寐今仕于四方携之則覊遠之則戀戀則思思則咄嗟作迯哉莆也吾曷嘗斯須忘是樓邪周子言未竟愀然而有歸色李子再拜曰夫洙洛者道之淵也騷選者辭之宗也子篤志乎洙洛從容乎騷選本末兼茂業之盛也昔也書在爾樓今斂于子之心矣夫既斂于心

當施諸人厥施未竟子未可以遽歸也爲樓記

纓泉記

滇南之永昌郡即古哀牢國也其地蓋有九隆山云九隆之山麓有池焉圓若明鏡瑩若碧玉空靚渟涵吐納光景陰晴變候態狀倏殊然其源泉則有九涌出如珠匯爲一池物無遁形可鑒毛髮生雲起霏四時靡泐相傳以爲有龍居之故名曰龍池池之上有臺臺有亭昔人扁曰濯纓昭其清也大行人邵君希舜家世永昌嘗觀厥勝因自號曰纓泉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比者君奉使　周藩乃屬余記之顧余

衰病愧無以應也逾月使事竣過余言別且申前請余乃復之曰清之時義大矣哉宜君之有取之也孺子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蓋物有貴賤水有清濁因水而濯無紊施焉寔水之自致耳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夫士君子之生斯世也方其幼而學也則思潔其志及壯而仕也則思潔其官既老而倦也則思潔其名是故終身弗敢一置躬於汙辱之地惴惴然惟恐浼焉者亦惟求潔其身而已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

今君慱南名士也近取諸泉勵志清苦茲持節大梁
自廪餼外一蔬弗茍受　王國贐餞悉峻卻之嗟嗟
使君可謂清也已矣昔宋趙清獻公閱道　國朝薛
文清公德溫並以實行膺諡法士林賢之君青年登
甲科德業日新名位日起行當媲美二公而永垂清
譽於無窮其有得於斯泉之助不既多乎詩曰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漫書以為記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一

目錄卅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一

大梁 李濂 川父

記四 七首

歸德府儒學雅樂記

竊聞 國初時 高皇帝駐蹕江淮即先謁孔子廟幸學既 登極之元年遣官釋奠孔子遡厥興王之業所以衍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寔肇于此越四年辛亥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十五年壬戌 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癸酉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造焉而州縣乃不

之造也皆諉曰大成樂惟府學得用之州縣學咸不得用踵誤承訛爲沿襲滋久雖上官宿儒亦以爲然盖弗考之故也歸德在勝國以前爲府入 本朝降爲州文廟樂舞廢闕有年乃嘉靖乙巳 天子用守臣議 詔改爲府兩值丁祀而廟樂猶未之舉明年丙午秋八月太守平定李侯奉 命至甫下車詣學謁廟進師生而問焉始得樂舞久亡之故侯慨然興歎曰飭器備物學宮之舊儀秩祀報功王朝之鉅典矧兹郡在昔爲宋地殷微子建封于此宣聖其先爲宋人正考父實其所自出世系昭然本源可攷又嘗

與諸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有天生德於予之語遺蹟相傳迄今未泯而廟祀之樂顧可後於它郡哉乃白其事于督學者可之爰集工匠蠲吉興事造祭器若干於凡罇罍簠簋登鉶籩豆爵勺冪篚之類罔弗備也造樂舞器若干於凡鐘鼓管磬琴瑟塤篪麾旛柷敔羽籥干戚之屬罔弗新也又愼簡樂舞生若干於凡迎神奠帛三獻徹俎送神之儀罔弗習也卜丁未夏六月庚寅大會僚屬迎于學宮陳而演之肆告成事于廟是日也天宇晶明神御儼肅金石在懸絲竹就列八音克諧儀文靡紊蹌蹌洋洋宮墻有輝父老

環觀生徒感躍咸訢訢然相告曰我侯舉數百年之曠典於今日非有本之學其何以致此屬仲秋丁祀舉事如儀樂奏禮成神人胥悅是歲雨暘時若百穀茂登闔郡之人莫不仰嘆禮樂之功用若是其大也於是教授應元清訓導韓烺武志德陳中和汪燦僉謂侯之功德在吾學宮者甚盛不可以無記乃遣生員閻威郭拱辰輩持狀走汴徵余言余抱痾山林文思荒落覩兹盛舉曷敢以衰劣辭乃作而言曰學校者禮樂之所自出而先師孔子萬世斯文之宗主也故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又

曰元釋奠者必有合也按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
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惟釋奠則併合之以侑神所以
降昭格之儀示崇德也間嘗稽諸前史北齊以太牢
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唐開元中則用宮架宋景祐
初始用登歌乃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之堂下而
施之堂上又有歌而無舞殊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
我
朝釋奠用登歌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可謂度
越往古無以復加耳矣今州縣儒學樂舞廢闕雖有
良有司方以勤簿書急催科為能事其視饗祀先聖
之典漫不加省嘻可慨已侯領郡未久乃能講求圖

譜脩明禮樂化俗作人於是為大良宜鐫之堅珉以
諗來者侯名念字惟克乙未進士

儀封縣重脩廟學記

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宮而
喜之乃為是詩言樂哉此泮水也我往觀之而采其
水中之芹夫采芹何樂也樂僖公之能脩泮宮而託
采芹以詠歌之也其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
茷鸞聲噦噦喜其來至之辭如孟子所謂聞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云爾其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言通國之人皆從公往遊泮宮以觀
其行禮如漢史所謂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
者蓋億萬計云爾千載之下諷誦是詩有以見僖公
崇重文教國人樂之而儀封葛侯之脩廟學也士民
感乎踊躍從事拭目新宮謳吟鼓舞古今殆一軌乎
儀封瀕河而邑其廟學建置闢拓之繇具載叅政魯
公暈憲副胡公謐司馬王公廷相記中嘉靖以來河
兩遷徙郊外寖高城中寖下居民各自填築以遠沮
洳而廟學之址愈卑窪矣每值霪雨停水尺餘入門
無徑展拜無地春秋朔望弗克成禮官師生徒相顧
浩歎丁未冬十月沭陽葛侯之哥奉　命來宰邑首

謁廟學見之驚愓思撤舊而新之時催荒歉公私匱
乏弗堪興事欲姑已之顧敝壞如茲又勢不容已者
侯於是盡出其蒞任俸金以倡僚屬而邑中士夫弟
子員暨富民之好禮者感侯之義不令而來輿土輦
甓木石交集自夏徂秋工役就緒而畢者崇闕者完
欹者正腐者堅若仍舊貫而實則新焉自禮殿兩廡
戟門欞星門敬一亭名宦鄉賢祠以至宰牲之庖齋
宿之所廩庫泮池周垣百堵規制畢備視昔有加丹
漆黝堊煇煌整肅既落之日侯乃以成事告于先聖
俎豆秩若趨蹌有容黎庶走觀老稚咸悅思樂泮水

之詩若為侯而作者侯何以得此於民哉瀌躬耕河
上密邇儀封雅聞侯廉脩神明操厲氷櫱一倡是役
闔邑景從雖古之循吏何以加諸儒學教諭方見訓
導郭廷璋韓檠率弟子貟李培之翟昌胤岳凌雲輩
謁記於瀌竊惟學校之在天下凡郡邑皆有之矧儀
封為聖人過化之地經始興脩宜有加於它邑而諸
士之游於斯也緬懷封人惓惓願見之意俛仰今古
能無槩於中乎木鐸一言識趣高遠不惟知聖人之
當乎天而且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何患於喪之語
雖卒不能驗然聖人之道得以大行於後世衣被生

民教化無斁則亦未嘗不驗也嗚呼封人之見誠非
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所可幾及寤寐懷賢乏諸
士今日事也其知所欽慕嚮往篤志聖人之道以徐
會封人願見之心乎瀌辱師生之託既紀其事而又
系之以詩俾邑之人歌侯之德於無窮亦猶魯人之
頌僖公也詩曰
奕奕廟宮聖靈攸妥淪為水區棟欹甍墮潦積庭除
鼃鳴道左疇其築之令曰在我潭潭庠序髦士攸處
沮洳湫陋其何以居弦誦無所齋舍乃潴疇其營之
令曰在予俸賜我捐官寮我倡庶民子來成是高廣

輸土山巍荷鍤雲往易茲下究而登爽朗首起禮殿
若騰以騫爰及兩廡檽星戟門庖湢廩庫神道周垣
罔不完好厥功可言孟秋落成祗告先聖大令拜稽首
翼翼其敬賴聖之靈數月工竟興學育才惟　天
子命文翁在蜀常袞在閩乃建黌校乃作人文風移
鄒魯俗變雅醇二公已矣疇繼芳塵有斐葛侯配古
循吏役衆惟和動民以義廟學攸覲下不知費麗牲
有碑鐫文紀事小子作詩風告同志

尭山記

宋范石湖虞衡志評天下之山以桂林之山為第一

大槩謂太行恒山衡岳廬阜皆崇高雄偉雖有諸峯
勢相連屬無平地崛然特立者而世之所稱秀峯莫
如池之九華歙之黄山括之僊都溫之鴈宕夔之巫
峽然皆數峯而止又因重岡複嶺之勢盤附而起獨
桂林諸山千峯峭拔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
玉筍瑤簪森插霄漢可謂天下之絕奇矣是故志地
理者咸謂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昌黎韓子以為湘南
一遊勝於驂鸞僊去其信然乎哉桂林壤接蒼梧郡
九疑拖脉至于八桂寔相條貫昔舜狩于蒼梧故桂
林州城之北有舜山焉而尭山乃在郡城之東居人

因建堯廟于其上名山之繇莫知厥始或曰以與舜山對埒而得名也又曰桂林風氣清淑俗尚質朴人慕堯舜之風而名其山也抑環桂諸山固奇絕然皆石而露骨獨堯山多土有敦厖渾厚之象堪輿家謂其地宜營兆域儲祥毓祉其子孫當有貴而壽者吾郡守白公先世之墓寔在茲山之麓公因勝以志感乃自號曰堯山蒞政之暇爰命汴人張路繪圖以寓鄉思屬瀟記之瀟惟山川之靈磅礴鬱積必有物以洩其奇誠非丹砂鍾乳之類所能獨當也是故崧高生申尼丘孕孔神理汐穆莫測端倪桂林山水甲天

下秀鍾英哲代不乏人乃若二曹之詩名三石之文行而趙觀文王世則又並以制策魁多士數子之後乃有白公體貌魁碩德業博大自筮仕以至今官持惇慈仁愛之心施坦易和平之政非有得于茲山之敦厖渾厚者邪夫人德行材藝有諸己者也祿位名壽繫諸天者也稟薄者厥用匱氣完者厥福全此自然之理也堯山降神公得其敦厖渾厚之體備享諸福弗俟言已所謂祿位名壽有不如茲山之峻極者乎瀟不佞敢以是揚山之休亦以著公之爲瑞于世非偶然也是爲記

王峯子壽藏記

嵩渚子曰吾觀王峯子之爲壽藏也有三善焉何謂三善曰弗避俗忌也弗泥風水也弗尚華侈也此之謂三善夫三者有其一已足以覘高明徵識度矣矧三者備邪吾於是知王峯子之賢也何謂弗避俗忌曰人之生也有少壯衰老之異猶一歲之有春夏秋冬一日之有旦晝暮夜也日弗恒午月弗恒望吾人可恒少壯乎是故古之達人哲士自祭有文自述有誌自築蓢室自樹墓檟曾不以此爲諱者誠知物之始也必有終氣之聚也必有散亦天道之自然云爾

今之人貪生而惡死凡送終之事咸諱之弗爲而宗人爲尤甚蓋其身處貴富厭聞歸化故稱人之卒也曰老曰乾或出門見衰絰者輒郤而走吁亦惑矣王峯子年垂六十體豐而健耄耋可期也乃豫營壽藏於汴城東之蘇村可謂有昭曠之見而靡染於習俗者矣不賢而能之乎何謂弗泥風水曰風水之術古無是說也而學士大夫咸崇信之覬利之心使之也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兆域悉有常處是葬不擇地也今據堪輿家之

言以爲子孫之殷厚榮顯皆繫於葬地之穴則將盡廢人事而不之爲一惟恃諸風水以俟其自至耳有是理哉初王峯子置別業於東郊命家僮治稼事因闢其後圃以爲樂丘且曰吾荷 國恩澤歲食祿千石愧無寸補即溘先朝露願窀穸於是足矣而庸師野巫所謂五音星卦方位之說何足信哉繇是觀之則王峯子之賢於人也遠矣何謂弗尚華侈曰吾聞中古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而已曷嘗窮極土木之技飾其陵園以爲美觀哉昔楊王孫志欲臝葬而友人祁侯移書詰之王

孫報書數百言闡明反眞之理甚著要其大指惟在於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而祁侯卒不能難也班史書之王峯子之爲斯丘也坎堂穹窿甃砌完密前建石門逕以鐵樞俟百歲後納棺槨焉繚垣秩如樹木成列饗享夾室朴素堅固君子以爲不侈不儉得禮制之中云嘉靖戊申春二月甲子壽藏成屬嵩諸子爲記王峯子諱睦樒 封鎭國將軍 義寧昭安王之第三子 周惠王之曾孫 太祖高皇帝之六世孫也

桃谿書屋記

桃谿書屋開化潤濵徐子讀書所也余聞開化在衢之上游山邃而幽水清而駛巒嶂廻合風氣攸聚寔爲東南奧區昔人所謂僊眞之所遊神靈之所宅有道者之所止也舊有大岳寺據邑山之勝前有谿曰桃谿層林絶壑多古木恠石春夏雜花弄色爛若烝霞葢彷彿桃源云人因以桃谿名之正德間潤濵子之兄夢漁司諫君嘗築精舍其間後司諫君没而寺亦廢弦誦故宮鞠爲茂草比歲郡守克齋李君至其地詢諸父老告以故守憮然曰此徐氏故業也宜歸徐氏俾潤濵子賢宜爲是山主繇是桃谿風物潤濵

子克得而辯矣冢宰漁石唐公聞之手書扁曰桃谿書屋又賦五言近體一章以貽之於是闔邑之士咸走賀曰復故業以嗣兄志是固郡大夫禮賢之意亦惟潤濵子足以承之也潤濵子乃誅茅結廬挈琴書徃居之時尊翁南潤先生既壽且康奉以棲息躬執爨以養親讀書倘徉吟嘯窮天壤之至樂誠無以踰此者去年冬會試届期潤濵子方娛色養不欲行翁促之曰仕固有不爲利祿者期以行厥義爾急於私恩而緩於公義君子弗取焉吾幸健兒亟勉圖功業以報 國家毋徒戀戀爲我留也潤濵子涕泣弗

烈翁強之以行今年春澗濱子登甲科對 大廷賜進士第將拜 聖天子明命爲京朝官即擬上疏乞終養不果乃以使事便道江南聿還桃谿之故廬爲翁上萬壽秋九月過夷門之墟會余于大梁書院握手道故舊甚驩竊憶曩守沔陽適南澗翁爲學職而澗濱子纔七齡穎敏秀異咸呼爲奇童余賦徐童子詩贈之期望遠大繇茲驗之若左券然今垂三十祺矣澗濱子學成名立出瑞于 明時固其得諸庭訓者多而桃谿進脩之功亦弗可誣已抑開化山川雄麗清淑之氣往往鍾爲儁英乃若程俱之文學

鄒補之之經濟鄭介夫張宗元曾貞之博雅皆所謂發山川之奇者而清獻趙公亦嘗讀書于招福院之巷清閟距桃谿爲甚邇風槩猶存其則不遠澗濱子持使節暫還桑梓綵服稱觴之暇謁七賢之堂緬懷諸君子于百世之上其諸思所以趾美矣乎乜日建功樹業爲時名臣則今日之桃谿當益著于天下所謂地因人重非邪澗濱子再拜曰沔聞教矣敢不蚤夜以勗願書之以爲記時嘉靖丁未菊月既望嵩渚老人李濂川父撰

土橋世塋記

土橋在汴城西郭外出鄭門之南三里許吾家之世墓在焉竊憶童稚時吾父合族衆拜掃於此濂寔侍杖屨以從野立瞻望聞叔祖東門府君謂吾父曰吾李氏上世爲汴人元季兵亂譜亡不可考所可知者吾曾祖御醫府君葬青城之墟夫青城者宋郊壇大次之地也在封丘門外自藝祖以來每歲郊祀嘗青城幄殿靖康之變金人粘沒喝邀二帝於青城即此地云歷金元入 國朝數罹河患不可以墓宣德初御醫府君之嫡孫諱得禎者卜土橋之兆遷御醫府君爲始祖避河患也吾父泫然泣曰小子濂汝謹

識之歸宜書之于簡嗚呼濂竊聞斯言今四十餘年矣惟茲土橋之兆自始祖至吾兄塋六世爲穴十有六列塚纍纍年祀寖遠曾高莫辨濂恐後世子孫弗能悉也於是爲之圖以列于譜俾子孫展謁之餘世代昭穆一一可攷而又爲之記以詔後之人記曰始祖御醫府君諱景權居塋之中穴北首餘則分左右而敘列焉左則高祖諱鐸曾祖諱得祥曾叔祖諱得祐伯祖諱全叔祖諱倫諸父諱政諱繡右則曾伯祖諱得禎曾叔祖諱得福伯祖諱榮祖諱信父諱敬諸父諱敞諱縉兄諱洪咸如族塋法而其配各祔從夫

穴禮也左昭右穆尊卑秩如坤靈載寧體魄用妥是故六世之間一百有餘年子孫蕃衍幸免於饑寒而鄉邦之人莫不稱吾門爲積善之家凡此皆承祖考之遺澤云爾正德戊寅冬十月諸父併讀府君歿業已葬於是越三年辛巳其子儀賓永昌之配秀容郡君歿　勅葬水門西閻家寨之原而併讀府君之葬亦併遷嘉靖乙未夏六月濂妻孫氏歿塋無餘穴於是改卜城南蘇村之阡盖甚不得已也間嘗讀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謂祖先考妣相依以葬使之聯屬而不忍舍去也夫人之生也聚

族而居比屋而相親朝夕胥會於一堂之上飲食笑語嘻嘻和樂奈何死而異之是故先王制爲族葬之禮欲其骸骨依附不至疏遠所以教民睦也今土橋塋域固無隙地不可復葬爲吾子孫者時其拜掃而封樹焉雖有新阡不忘本始可也韓魏公曰謹家牒而心不忘於先塋孝之大也李氏之子孫其尚愼守之哉其尚愼守之哉

蘇村阡記

介游鄉校時嘗讀吳草廬先生文集見其所著學基而竊有疑焉先生之意欲學者於六經子史之餘繼以郭璞葬書余以爲不急之察非所以爲訓也時方攻舉子業未遑及之乃後竊祿于　朝出典方州驅馳王事亦弗暇及丙戌家　恩放歸山林日長始取而閱之則見其立論精微一本諸天地生生自然之理誠吾儒所當講者乃知先生開示學者讀書之方未可以輕議也大氐景純之書其指要以生氣爲主首之曰葬者乘生氣也夫生氣者即一元運化之氣也是氣磅礴於天地間發育萬物無有終窮葬者乘生氣於地中則體魄安子孫昌如木之培壅其根而枝葉自茂故伊川先生曰祖父子孫同氣彼安則此

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間嘗參考晦菴西山諸先正之言咸謂葬書切于送死之一事廣大深奧寔未易究而吉壤亦未易求是故古人之葬必稽諸卜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其宅兆謂卜其地之美惡也使天下之地皆可葬夫何待于卜惟夫地不能無美惡之殊而葬不容無久遠之慮故卜焉以求厥吉必得生氣攸聚之壤五患弗干六凶弗預而孝子慈孫之心始安然則人謀鬼謀可廢其一乎嘉靖乙未夏六月余有妻之喪因祖塋逼隘地不可容不得已而卜兆乃訪求精堪輿之學者圖之適麻城陳

君人爲吾邑教諭素閑是術而門人陳生周又薦壟
師郭希恭至於是屬二子出郭求之逾月未有得也
乃齋戒籲天以焦贛易林占之得未濟之小畜其辭
曰駟龍乘鳳上見神公彭祖受剌王喬贊通巫咸就
位拜福無窮余竊喜必有逢也又求之逾月未有得
乃復齋戒以易林占之得師之既濟其辭曰精誠所
在神爲之輔德教尚中彌世長久三聖與爲多受福
祉翌日二子晨出城之東南十五里至蘇村原見堤
勢後繞河形前抱且土色明潤草木暢茂二子拊掌
笑曰地在是矣亟至其處周覽四顧則見禽伏獸蹲

主客迎迓二子大喜曰是足以爲兆矣余猶未敢遽
信也乃復齋戒以易林占之得賁之履其辭曰坤厚
地德萬物蕃息平康正直以綏多福二子曰卜不習
吉君請勿疑乃八月癸丑斬草開塋域祠后土氏之
神九月庚申穿壙深一丈餘五寸辛酉發引掩土而
窆禮成嗟乎堪輿家之説固聖人所不道然書不云
乎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詩不云乎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
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夫擇地稽卜古之人皆然今
龜書不傳余以易林從事神明感格理無不同抑余
之所期者平穩安妥焉耳矣焉敢望非分之福如世
之野巫所云乎妻既襄厝余既爲之銘以埋諸幽又
撰此記備述建阡卜兆之繇而勒之石俾來裔知所
始嘉靖乙未冬十月吉李濂記

崗渚文集卷之五十一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二

記五　八首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二

大梁　李　濂　川父

記五　八首

學稼堂記

嘉靖丁酉嵩渚子築室于汴逾年而堂成爽塏靚深可居可燕然未有名也乃默自念曰夫人之有生也自少至老弗可一日輟學今仕而歸矣將奚學吾其學稼乎因名其堂曰學稼或難之曰稼者小人之所有事也昔在聖門樊遲嘗請學稼仲尼斥之曰吾不如老農且名之為小人而推明禮義信為大人之所

有事以著其不屑于小聖訓炳如夫人皆知之先生繇仕諸朝為執憲大夫茲焉致其事而歸豈宦無可學而獨學稼為哉嵩渚子嗑然而笑曰非是之謂也方遲之未仕也以學稼為請仲尼陋其志而斥之乃進之以禮義信大人之事以為役役于農圃内弗足以脩己外弗足以治人非所謂聖賢大學之道正己而物正者故拒之諭之譬諸風雨霜露之於萬物長養摧折無非至教甄陶造育之方於是為至吾棄人也瓠落無所用於世苟禄四方靡有樹立茲倦遊而歸講明農事終歲勤動謀八口之食順天之時因地

之利盡己之力以求免于饑餒上農夫且猶不敢望矧敢言大人之事乎是故吾几案所展閱者惟農書蠶譜授時曆相牛經田家五行占行坐所謳吟者惟仲長統樂志論潘岳閒居賦陶淵明儲光羲王摩詰諸田園雜詩巷陌相隣朝夕與往來者惟牧犢之翁荷鋤之叟善測晴雨之田父所願時和歲豐爲太平一閒人俾鄉里後生咸稱之曰學稼夫人志願畢矣如弗諒其之心鰓鰓然分别大人小人之事非特不知鄙人而仲尼斥遲之旨亦難白矣哉凡有疑於堂之名者請以是告之

孝友堂記

李子燕寢之堂在廳事之後嘉靖丙戌冬落成宗族親友咸至灑掃既潔觴斝載舉乃問名於族之老人老人曰美哉堂乎惟有德者能居之抑德莫先於孝友厥道邇厥事易繄萬善之宗百行之基也克孝克友其家道之所由興乎請名是堂曰孝友衆賓咸起賀曰美哉名乎可以永觀省矣李子獻爵再拜曰夫堂構將以遺子孫也吾之深願於子孫者孝友而已矣幸惠一言俾世世誦服之老人曰噫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兄弟爲天性之親家庭之内朝夕與居以恩合者也出于鄉則有長幼游于學則有朋友仕于朝則有君臣然皆以義合而推行之漸則自父子兄弟始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首孝友以鄉八刑糾萬民而不孝不弟之刑亦先焉斯先王淑世之典所以厚倫而敦俗也三代聖王迭作治隆化洽比屋可封其見諸詩書傳記以孝友稱者如君陳張仲閔子騫輩弗能盡書也世衰道微風俗媮薄知是道者鮮矣姑以吾鄉言之其也弗率厥考之訓以不孝見誚于里之人而其業亦遂衰其也兄弟不相容以不友見誚于里之人積憾成隙而喪厥家吁可畏哉尭典曰克諧以孝言和之著于家也皇矣之詩曰因心則友言友出于心而非勉強也夫事親而能和則愉色婉容柔聲下氣罔有或犯也友于兄弟而出于心則讒間之言閫闥之語罔有或聽也吾願汝之子孫咸孝咸友不見誚于里之人則是堂也世世爲子孫有所謂惟有德者能居之衆賓咸起賛曰老人之言名言也盍書之老人復揚觶祝曰孝友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太和薰蒸鍾爲休祥不特芝茁荊榮頌歸譽隨而家道之昌慶澤之長後裔之良悉本于此汝能訓厥子孫

悉爲孝友身雖不仕於朝而道亦行于家矣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衆寔曰然遂書之以爲記

崇雅堂記

李子歸遯于梁閉門掃軌日以讀書課子爲事闢堂于宅之西偏爲二子績文所扁之曰崇雅竊慮其未達厥旨也復撰記以發之畧示爲文之法俾弗迷于嚮往云記曰君子何崇乎崇雅也崇雅者何雅之爲言正也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之弗正不可以爲文文之弗正不可以明志雅之弗崇如文何小子聽之吾語汝文嗚呼文非學者之所急也而亦不可以不

講古之聖賢初未嘗有意於爲文而文爲天下之至文者以其有本也本者何德是也惟其德之立也充實而光大故其見之文也暢達而精明是故一代之制作必一代之儒人爲之非可以襲取爾也吾涼于德故短于文蹉跎歲華駸駸乎老矣深悔立志之不堅爲學之無本而莫予追也覆轍可戒小子其蚤圖之大氐文之品有三上焉者內正其心外正其容忠信以植其本集義以養其氣載籍以博其趣德裕諸已而達之文字之間譬諸三江九河之濤逶迤淚漫浩浩乎莫知其所窮所謂有本者如是其惟不言言

而世爲天下則也非命世之鉅儒其孰能與于斯次焉者惜陰力學超悟自得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發也左右逢原卷舒隨意譬諸揚鑣振策于九軌之衢行之天下無有不合轍者矣一洗近代衰痿之習而矯然復古作者之風非老于文學者其孰能與于斯下焉者記誦剽竊蹈襲摹擬以富麗爲工以艱澀爲古讀之索然無雋永之味譬諸剪綵以爲葩鑿池以象溟徒勞心力而不足以爲天下觀斯文之至陋者也又何雅之云乎夫上焉者吾企之而未能中焉者吾學之而未至下焉者吾方以爲戒而亦欲小

子之戒之也或曰二子方從事舉子業可驟語以是乎李子曰惡是何言也文者道之著也夫道一而已矣文豈有二乎哉德業舉業其致一也古文今文其理同也如之何岐而覷之是故君子之爲文也本之於德而達之以才體之身而爲雅道運之心而爲雅思宣之言而爲雅音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也噫非潛心大雅者其孰能知之

碧雲精舍記

古人講學授徒之所謂之精舍亦謂之精廬一也後漢包咸檀敷姜肱皆立精舍講授宋晦庵朱子有武

夷精舍葉少蘊氏有石林精舍今遺蹟尚存遊者仰其風聞者慕其勝其諸地因人重矣乎余年三十有八以謗免歸家居寡營溫繹舊業而邑之俊髦摳衣及門者弗能拒也乃築精舍於故里匪獨講授且將以爲菟裘焉爾丙戌之冬精舍成然未有名也友人左君舜齊大書碧雲精舍四字見貽取江文通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語也余斂容謝曰斯名也正合鄙意余少游庠序壯仕于四方驅馳荊楚吳越燕冀三晉之墟其取友抑多矣或厠硯席或叨寮寀或借征後同舟共車聯牀並轡笑談竟日盃酒達曙倡

和連牘情投志合蓋有其人伏自拂衣謝事友麋鹿而盟泉石緬懷海內故交或德量弘遠或風節踔絶或學術淵粹或仕績宣朗或文辭古雅或識趣超卓或襟宇冲曠或操執堅定或遭讒而去國或蒙垢而困諸野三四十年以來出處異跡存沒異世升沉異位悲喜異情山川阻修音問寥闊靜言思之殊增愴怳瞻碧雲而興遠念文通之詠深有契于余衷左君以是名扁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昔陶靖節辭彭澤而返柴桑也春日懷友作停雲之篇厥旨寔與文通合其首章曰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末章曰豈無它人念子寔多嗚呼傷哉羈鳥呼群獨鶴思侶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余寂無聊俯仰今昔幾欲賦碧雲以寄興顧才思蹇澀吮毫弗就左君其爲我書靖節停雲之篇於精舍將朝夕諷歌用紓毷氉不必出自我而後見懷友之情也是爲記

景延精舍記

李子之致憲事而歸也葺精舍於廳事之西日讀書其中扁之曰景延蓋慕延篤之風而景仰焉者也客有疑而問者曰古之賢人君子可景者亦多矣子獨景叔堅氏何居李子曰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非

必其迹之似亦惟要諸志之同而已間嘗閱曄史至叔堅傳讀其止李文德薦引之書而深有感焉其言曰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斯言也雖叔堅氏自述己趣恍若親見余精舍讀書之況而模寫之者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非邪今夫叔堅客堂諷誦之籍易也書也周禮也春秋也詩也百家衆

也皆精舍中所具也朝夕開適性文是娛幸頗與
之同所謂盈耳溢目之樂余亦有之第愧材質朽鈍
乏叔堅之精識而論解經傳弗能有所駮正爾叔堅
又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
陷於不孝上交不謟下交不瀆從此而没下見先君
遠祖可無慙赧余三復斯言點檢平生幸未嘗得罪
於君親居鄉游宦頗無愧於上下之交即使遽先朝
露見先君遠祖於地下庶幾少免於慙赧乎抑叔堅
生丁桓帝時黨事禁錮以終其身余遭逢　盛時仕
雖不達幸保首領歸耕原野歌詠太平未爲不遇它

日鄉里好事者不必圖余形于屈原之廟但稱之曰
斯人有景延之志足矣按本傳永康元年延篤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以其志行文章似之也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之謂也客再
拜曰聞子之言知子之志矣請書之以諗來者遂書
諸壁爲精舍記

藏書閣記

書貴於多乎哉曰不貴多也有一言而終身可行者
矣有半部論語而足以治天下者矣奚以多爲書不
貴於多乎哉曰多書所以博聞也易大畜之象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載諸書君

子欲大其蘊者以成其學舍多書奚以哉是故六籍
之富萬卷之樓貫經之閣古之名卿鉅公咸屬意焉
寧有安於孤陋以自畫者邪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夫惟博而後可以言約未有不原於
博而徑約者此爲學之大方也余自孩童時酷好書
冊寔出天性然少孤而貧雖好之而莫能購也洎登
甲第游宦於四方俸金之所易胥史之所録寮案朋
好之所餽遺月增歲益頗充篋笥顧鞅掌　王事莫
能讀也嘉靖丙戌免歸始取舊所儲書用唐人法分
經史子集爲架以貯之而屋隘莫能容也乃建藏書

閣於客堂之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
於周程張朱自六經諸史至於稗官小說凡幾千卷
取分類別塡塞列庋雖不能盡有天下之書凡士之
所當讀者亦麤備矣余寢室在閣之下夙興盥漱畢
即登閣披覽校讎有舛誤者則補正之其六經三史
注疏暨切要諸書輙用丹鉛點勘俾後人易讀間有
一得則又私爲論著以識知新之益食時侍者以饌
至食已披覽校讎如初倦則倚欄凝佇而書猶在手
也歸休以來垂二十年于茲飲食坐卧呻吟疾痛無
日弗與書俱客有叩門訪者童子必辭焉非素稔者

不之通客或怒而去久之知余無它亦弗深咎也暇時召二子至閣上而訓迪之曰古人無書求之甚艱既得之必熟讀不忘今人有書而不肯讀何迷繆之甚也昔王充家貧無書常詣洛陽市肆閱所賣書潛心默誦遂博通諸家臧逢世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難久乃就親友丐求客刺及書翰紙尾手自抄之卒以漢書聞陽城不能得書求寫書於集賢因竊官書讀之逾六年無所不通夫三子者其家無書而勤苦如此余儲書滿閣卷帙頗富汝曹從事於斯不必閔諸市肆丐夫客刺寫之集賢終身讀之有不能盡者

矣忠臣孝子碩儒佳士皆由是出汝曹勉乎哉苟知有書不能讀者之可恥而專力以卒業焉異日倘成令名人將指而稱之曰此某之子也厥父善教厥子亦善學豈不有光於斯閣矣乎不然則閣中之所藏秖爲蟫鼠蠹魚之資耳雖多亦奚以爲也汝曹其書是於簡而警惕於無斁哉

藏書閣後記

藏書閣者大梁李氏藏平生所積之書於是閣而崇重之也竊念年齒漸衰豈能偏讀將以是遺諸子孫而望其孰讀切要之書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不徒誦說而已固非謬望其偏讀而亦不欲其但以博洽聞于世也顧淺哉其爲學者輒引趙閱道之語以自文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抑閱道斯言有激而發耳豈其然乎三墳八索九丘遂古有之皋夔稷契豈無可讀者而明刑典教三禮六樂亦非不讀書者之可辦也而以博自負者又憒然不知聖賢爲學之本動以誦覽之富驕諸人斯二者皆非也歷考古之人以博學稱者無如晉之張華奇書秘籍無所不有其徙家也書至三十乘當時秘書監攷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其所藏者可謂甚多所讀者可謂甚富史

稱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時人擬之子產而君子譏其學不足以適道才不足以制變專用心於名物度數之間而不知聖人之大用其諸孔子之所謂具臣矣乎夫博學如華猶弗免後儒之訾詬如此則夫竊勺水以自多者亦可以汗顏已是故聖人之教人也讀書有法欲其得之於心而體之於身自夫起居飲食之際無事而非學以至於藏脩遊息之地無學而非事所謂開發聰明成就德業者具有功緒可稽由是達則爲一代之名臣窮則爲一鄉之善士而書肆之譏庶乎可免矣若夫能識劍氣能辨龍鮓能察庫雉

能鳴石鼓能賦鸚鵡能手書漢宮室制度之詳此皆區區小識末智非所謂聖賢大學之道也如有豪傑之士肯甘心以華自居哉夫不屑於爲華而有志於經世之業必有所從事者矣非余寡闇之所能知也敢書是於閣之壁以質諸有道者

避暑記

雲漢之詩曰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蓋言驕暑爲旱暵致云乃者己酉之夏炎歊孔熾粤自今歲春二月以來亢暘不雨至五月半始雨連陰靡解濕氣蒸灼遂成沴暑人弗能堪痁癘盛作吾避暑於樂山亭奉時從化頗得順養天和之道繆自以爲奇爰命童史執筆記之記曰避暑有道乎曰有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吾得諸內經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吾得諸月令不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吾得諸栁公度大暑不出吾得諸邵堯夫是故吾之居夏也每日昧爽而起盥櫛畢端坐一室温繹舊業食戒太飽至午後食消乃閉戶偃臥甫就枕即齁齁熟寐家人悉屛兒童雞犬俾勿喧比寤而日昃矣起坐少頃覺腹內飢乃食食亦戒太飽食畢則逍遙庭除緩步吟諷或賦詩或屬文或裁荅四方書札任吾意弗爲之限

日既沒納涼亭中飲新茗一二盞頃之侍者以浴具進浴畢散髮露坐良久乃入戶寢息復齁齁熟寐比寤而雞三鳴矣起而事事如初槩吾每歲自端陽日止酒至重九日始弛禁雖賓友至亦鮮舉盃酌坐久惟茗話而已至于省思慮平喜怒愼起居簡人事茹淡獨宿則通四時爲然不特三伏時也吾行年六十有二自丙戌歸田二十有四年于兹矣凡百世務舉不嬰念獨讀書考古汲汲敏求心誠好之弗能解脫與若佛氏之所謂障者顧舍此則心無所寄亦何以消永日送殘年乎聊復從吾所好以自娛樂云爾嗟乎世人皆苦熱而吾獨不知暑以是故耳昔人有河朔之飲爲避暑也抑酣飲非老人所宜豈若吾避暑之方寛舒自得簡易可行有百益而無一損乎夫野人快曝背而美食芹且不欲自秘而思獻焉吾曷敢私有其樂而不以告人邪漫書其事弗暇藻飾山林有道之士諒有取於斯文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二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三

記六　九首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三

大梁　李濂　川父

記六　九首

嵩渚書院記

出汴城南薰門之十里許曰吳家屯嵩渚子之別業在焉歲時率子弟耕讀于此耰鋤筆硯兩不敢廢云別業之前有綽楔一里人和汝南氏大書其上曰嵩渚書院由綽楔而入左右之翼室各六楹左則牛櫪農具而右則碓磨杵臼礱碾颺扇之處也中門據屏墻以分內外入中門為寶穡堂堂凡六楹廣五丈有奇深半之虛其中之三以為客座簾垂永晝花香穿牖墳典圖籍琴弈壺矢匏樽土鼓田漏靡不具客至則留飲賦詩歌嘯竟日酒惟自釀若取諸城市食粟雞豚果蓏蔬茹皆田廬畦圃中物弗假外求也堂之前後左右室各四楹為子弟弦誦所而傭作者之所居則在別業之東偏茅屋土垣戶接而簷比也竊聞之君子先王經世之大法不過使人孝弟力田而已矣夫孝弟乃立身之本學者所以明此也力田乃養身之本耕者所以辦此也耕則為農學則為士匪耕則餒匪學則盲二者相資闕一不可也三代盛時一

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而亦無不學之人甫田之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緊士農未嘗分也舜大聖人也萬世稱孝友者莫加焉而耕于歷山伊尹告君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蓋孝友之人也而耕于有莘之野漢去古未遠乃立孝弟力田之科詔下郡國徵求賜勞可謂達治體者吾少登仕版叨領州郡垂十年愧弗能宣揚聖化以導民孝弟力田少裨風教之萬一今退耕田野無所用於時欲使吾宗之子弟知斯二者爲立身養身之本戒游惰而敦本實飫詩書而勤稼穡不惟

租賦易供緩急有備而禮羅之所求賓興之所需將有不能舍諸者矣請以是爲書院之教規別業之農訓

榆枋小隱記

李子之居于郊野也草堂甕牖聊蔽風雨林樾茂密人迹罕至時禽變音如聞管籥熙熙然陶陶然自以爲天壤之間無以易此樂也於是名其所居曰榆枋小隱何取乎是名也夫人之有生也同也而亦有不同也行藏異遇臧否異名聖狂異途彭殤異冥圓方異性彊弱異力張弛異智短長異能羶香異嗜不同也而亦無不同也各適其適而已矣是故古之至人和其天倪休乎天均順諸天則而無所容心於其間行者自行藏者自藏否者自否臧者自臧聖者自聖狂者自狂彭者自彭殤者自殤圓者自圓方者自方弱者自弱彊者自彊弛者自弛張者自張短者自短長者自長羶者自羶香者自香左弗矜右中弗嘗旁舟弗惡車宮弗厭商彼足彼分吾安吾常推斯意也其諸放乎廣莫之野而税駕於無何有之鄉者乎莊生天游之士也其爲說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夫鵬翱翔於天池蜩與學鳩飛搶於榆枋大小高卑甚懸絶也然鵬不以九萬里而耻蜩與學鳩蜩與學鳩亦不以飛搶榆枋而羡鵬樂其自然之天而不慕乎外足其分之所固有而弗強其分之所不能亦曰各適其適而已矣是故達人大觀以天地爲逆旅以古今爲過客睥睨宇宙一任夫自然之運孰行孰藏孰否孰臧孰聖孰狂孰彭孰殤孰圓孰方孰弱孰彊孰弛孰張孰短孰長孰羶孰香萬物自得亡害亡妨亦何必仰跂鵬之九萬里而俯陋蜩

與學鳩之榆枋也邪李子自識此理無日而不灑然樂也乃作榆枋之歌酒酣輒擊缶自歌之歌曰榆枋榆枋逍遥徜徉大小惟分兮化機聿章高弗妄覬兮卑棲何傷圖南非吾願九萬從翺翔鵬兮鵬兮背負青冥兮吾無能兮榆枋攸寧兮

寶穡堂記

李子治農于大梁之野築堂以居樂栖遁也逾時而落之乃問名於荷蓧丈人丈人曰子之所事何事也曰穡事哉丈人曰請名子之堂曰寶穡願聞其說丈人曰天有五氣天之寶也地有五穀人之寶也宋有

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魏有照乘之珠晉有垂棘之璧當時莫不各以為寶抑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有亡不足以為國之輕重時君世主顧以是為寶至以連城償之此與宋之愚人寶燕石者何異蓋嘗稽之經矣洪範八政食貨為先魯史垂訓有年則書是故堯命四子敬授人時舜命后稷播時百穀自古聖帝明王重五穀而賤金玉撫運揆物實其切于民用者而已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穡事之始也又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言穡事之成也由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內足以贍賓祭外足以供賦稅閭門飽食忻忻乎樂康也熟天下之可寶者焉有過於穡乎吾以寶穡名子之堂其孰曰不宜李子再拜謝曰敢不祗奉丈人之教亡何客有遺篆書寶穡堂三大字者涓吉而揭之楣它日丈人登堂見之盱衡而言曰寶不自寶惟勤苦者得之不然蕪穢弗治秖益困累耳何寶之有詩曰無田（去）甫田維莠驕驕言為農不力而莠殘苗也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言農功苟簡之為害也由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內不足以贍賓祭外不足以供賦稅閭門枵腹戚戚乎愁嘆也寶失其實而無所濟是豈寶之罪哉噫嘻寧獨穡事為然邪行政之方進學之術舉弗外是已吾子其慎思之李子復再拜謝曰丈人惠我以嘉名為陋室光又聞斯三者聞農聞政聞學皆天下之名言也灑不敢不寶其所聞

望嵩樓記

詩不云乎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夫五嶽惟嵩為最高

故曰嵩高其下有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
距十有七里而嵩其總名也余聞少室高九百丈太
室則又高而嵩則尤高故曰駿極于天大哉嵩乎僊
靈之窟宅也昔周靈王太子喬遇道士浮丘公接以
上嵩山得道時乘白鶴佪翔山間居人往往見之余
自少嗜神僊之學苦世溷濁夙抱煙霞之想顧俗累
羈纏未能觧脫翹首嵩高時興浩嘆余家居有樓頗
雄峻敞朗暇則登樓獨酌望嵩于暮雲之外酒酣興
發輙擊節歌曹植升天行李白飛龍引宋之問嵩山
天門歌數章俛仰天地其樂無窮也因名其樓曰望

嵩或曰凡山近則可望稍遠雨晴靨歛亦可望太遠
則望之不可見已河南之汝州故有望嵩樓唐人劉
禹錫送廖參謀詩有望嵩樓上忽相見看過花開花
落時之句蓋自汝望嵩僅百里實可見也汴去嵩五
百里而名以望嵩不已誣乎李子曰是非汝所知也
天下之事有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喻者今夫莊周
之所謂逍遥遊豈眞遊哉精神之運意嚮之往心幾
之動皆遊也昧者不察而求之足跡步履之間其亦
難與語遊矣大氏與有所寄不限以遠近志有所屬
不泥於有無雪中之蕉無絃之琴何爲者邪人苟無
沖曠閒遠之趣雖終日與嵩相對謂之不見可也誠
有是趣飄然于埃壒之表嵩山雖在千里之外而神
契靈孚固吾几案間物也詎可以道里遠近論哉鄉
者皎月之夜俛閒獨立有飛鶴西來凌天風而度寥
廓也忽聞空中笙音若鳳鳴者其僊人王子喬乎精
誠感通不疾而速千載猶旦暮也千里猶咫尺也望
之雖不見嵩而得見嵩之僊人亦何負於望乎夫然
則余之樓名之曰望嵩亦宜

樂山亭記

汴故無山出城四面各數百里皆平原曠野四通八

達之郊張儀所謂戰場是也故居人不遠遊者多弗
識山或乍見畫圖中峭峯廻巘層巒疊嶂丹崖翠壁
佛宮僊觀煙靄之吐吞晴晦之變態輙驚心駭目恍
如夢寐諺曰陸居之民難與語山其然哉余汴人也
幼弗識山年二十有七始遂壯遊之志軺車之所經
客舟之所泊每遇名山必載酒登覽窮日而後返所
謂峭峯廻巘層巒疊嶂丹崖翠壁佛宮僊觀煙靄之
吐吞晴晦之變態數飽看而徧陟矣中歲棄官家居
汩没塵土思欲一見夙昔所登覽者以少紓幽曠蕭
散之趣而絕不可得暇日偶論宗少文圖山于壁卧

以遊之之語有槩于中乃竊自嘆曰與其卧遊不若坐翫於是疊石爲假山於藏書閣之陰高可數仞其巔與閣埒雖出人力殆若天造而峭峯迴巘層巒疊嶂丹崖翠壁佛宮僊觀煙靄之吐吞晴晦之變態吾山咸有之但具體而微耳是故對之可哦登之可眺立其絶頂可嘯坐其麓可仰天而歌山之前有亭風櫺月牖可飲而醉設石牀其中可倦而寢亭之外有竹數百竿儻色可掬余長夏則避暑于此凉陰瑟瑟清風颯然甚樂也亭故無名余友左君舜齊過訪留酌亭中左君曰地無山而有山子有亭而無名可乎

請名之曰樂山遂索筆題樂山亭三巨字余辭謝曰樂山仁者事也瀕曷敢當左君曰自子之歸休也掩關郤掃弗與物接賓剩不通飲宴不赴公府不入可謂能靜矣語曰仁者靜子惡乎辭自子之屛絶人事也日坐亭之中凝神冲默反視納聽保厥天和而又玩義理以養心薄滋味以養血平喜怒以養氣是故年逼耳順而髮黝然是壽之徵也語曰仁者壽子又惡乎辭矧山在戶庭几席之間吾子終日挂矚而靡厭非仁者能如是乎李子曰余勉於仁者也樂山固其素[illegible]願書左君之言於亭之中以自勵焉

東西塾記

父有善孰不欲其子似之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父有不善孰肯欲其子似之莊周曰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嗟乎既見其生實欲其可豈獨淵明有是心哉雖庸夫愚叟之於其子也皆然但義方之訓未之或知耳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是故風從具訓于蒙士彝酒誥教乎小子格命啓聽于童孫蓋人之幼也得諸天者純一而不雜故教之言易入而其

受教也亦堅固而不忘養之貴於蒙而禁之必於其豫也有以哉吾家學稼堂之旁左右夾室各四楹因以左爲東塾右爲西塾命子弟肄習其中延師以教端模範也擇友與處資麗澤也乃於始就塾之日颺言以告曰汝曹之從事於斯也無非使之講明義理以淑其躬俟其成而後推以及人以發於事業云爾豈徒資口耳廣聞見捷科第媒富貴已哉自古聖賢教人之法多矣吾不暇遠引以涉於躐等姑舉今日開卷所誦讀者言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孝弟所以

明倫也謹信所以敬身也愛衆親仁所以審於接物也力行之暇則學文而游於藝焉本末相須內外交養文質適均華實兼備此雖弟子之職而天德王道寔基於是大哉聖人之言乎抑古之人以家教聞者如高長孺房玄齡柳公綽韓忠憲呂正獻司馬溫公康節邵先生咸有訓戒子弟之辭雖言人人殊要之皆義方也然深味之不若聖人之言切近精明貫徹上下在初學尤有力所謂蒙養之方豫禁之術具在是矣苟能不倦以終之斯李氏之佳子弟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勗哉小子其無忘父師之訓以

貽塾羞

醉休亭記

古之人放情於酒遨遊醉鄉者若稽中散阮步兵劉參軍之流豈真嗜酒者哉蓋其負才卓詭逢時弗售低回偃蹇齎志而莫之紓也於是託酒昏酣閉關沉晦俛仰今古短歌長嘯一醉而萬事休矣其跡若踰諸禮法之外而其志寔可悲已錫山秦公爲　周王左史之明年搆亭三楹於公署之西扁曰醉休內列觴豆外植花竹客至則留飲奕碁賦詩抵醉而罷或㩦諸稽阮而公弗之卹也公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宦轍所至人皆賢之茲爲藩國之相諮議輔導秩隆而道尊然非其志也夫非其志而思歸亦人情也思歸而未能遽遂盡託諸酒而吏隱矣乎此名亭之意也揆公之心蓋與莊周之浮休司空圖之三休山谷之四休同一昭曠由是而廣之書所謂作德心逸日休亦豈外於是哉亭成屬余記之公諱鎰字國重別號藕塘汲人咸稱之爲醉休先生云

前河記

埽頭集在汴城之東四十里集之北三里有村落人煙林木蓊鬱而河流潺湲環抱之堪輿家謂其土潤

沙明形勢可居者鄉進士李君之別業也君始祖諱安元至正間襄陽路儒學教授以文章道德重一時二世祖諱延中　國初舉茂才仕至廣西右布政使三世祖諱讓封文林郎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四世祖諱彬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僉事李氏爲大梁文獻故家其徙居埽頭寔自封監察御史始成化間河故道在埽頭南弘治中乃徙埽頭北在李氏別業之南相去三里許今河復徙於北歲久弗移而李氏別業乃在河之前矣是故君自稱前河子云君少從予遊爲深邃有本之學且廬前於河顧瞻輿

懷味川上之旨繹水哉之嘆其有得於河之助大矣由是涵養益深識見益遠它日作濟川之舟楫以淩沃天浴日之濤歷九曲如平川而中流自在謂非河上之所得可乎君名華魯字東學雅文飭行克世其家云華魯後舉甲辰進士

南園記

大梁天下之都會也百貨之輻輳也名商巨賈之聚區也然其間儒而商者乃有南園子云南園子者歙西棠樾里人也忠信端慤以孝友聞於鄉始南園子之生也先一夕厥父宇夢南園葵花盛開因命名曰葵父服賈雄於財馳義聲梁宋間殁之日業浸衰矣時南園子尚幼也奮欲振起之稍壯乃挾微貲遊大梁十年居積倍蓰遂產二兒而撫其孤俾各成立故中州士夫咸高其行而樂與之遊云其從姪積英嘗告余曰吾季父號南園園乃吾從大父所遺蓋經畫而未竟者季父重惟先人之志乃益開拓增廣之經始新第於園之中堂室祠寢皆完美矣有池可魚有畦可蔬石逕逶迤花竹蓊鬱可遊而賞園外薄田千餘畝可供歲用田外溪流縈紆俯之可鏡溪外有山而黃羅石耳紫陽問政黃山諸峯拱揖獻秀於霄漢之表可對之而哦是故吾鄉稱勝槩者必曰南園季父每遠遊歸則徜徉於園之中顧瞻丘壟徘徊洙泗深慟其親之弗及睹也願先生記之以示後之人嵩渚子曰孝哉南園子之爲行也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邪隆殖業產增光於前人乃復敦念同氣分財能讓撫育孤姪有薛包謝幾卿之風斯園也雖謂之孝友園可也抑聞南園子之祖爍爲母吮疽朝廷旌其孝於戲休哉其所由來者遠矣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四

序一　八首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四

李　濂　川父

序一　八首

國朝河南進士名録序

余少游鄉校竊聞之前輩曰今天下郡邑儒學咸有修學碑記然不過各紀其興建繕治之勞遷改增拓之績暨訓飭生徒之規而已玆有之固足以育學宮無之奚足以病文獻邪越若科第題名則斷不可闕蓋歷歲悠邈人亡澤斬雖同井共巷之人亦弗能知其繇某科矧家有盛衰嗣有續絶而郡志邑乘復多

闕誤向非題名以識之跡湮影滅茫無稽察甚至有爲之後裔而忘其祖之履歷者矣則夫科第題名之録詎可少哉洪惟我　朝自洪武辛亥始開進士科至嘉靖丁未凡五十六科姑舉河南一省而言登進士者八百餘人皆　祖宗列聖之所作養　皇仁　帝澤之所培植而登進之者也其間名卿碩輔良臣循吏科有其人玆會萃而裒録之將使鄉邦後學一開卷間即知先達其繇某科其與某爲同年仰止之念聿興而世講之誼可復寔於風化有關焉前輩所以惓惓謂科第題名斷不可闕非有見於是

乎昔唐姚康嘗輯科第録起武德迄長慶而樂史重
修登科記起李唐迄五代各爲一代總録史又有江
南登科記則専載一方者也宋洪适著大宋登科記
自建隆庚申以至紹興庚辰李椿著中興登科小録
自建炎戊申以至嘉熈戊戌而宋之科第備矣論者
以爲可補國史之遺然則輯歷科之名氏在前代固
有之矣我　朝景泰間湖廣藩司始刻　國初以來
歷科進士總録而建陽書坊亦嘗梓之顧以洪武丁
丑韓克忠榜誤爲辛未科而丁丑科則闕之不書皆
謬曰世遠莫可攷已余歸田多暇繆志纂述乃蠡同

邑陸生東爰於總録中摘出河南登第者名氏自爲
一帙以便同鄉覽觀凡厥闕誤一一訪求補正間有
事體異于常科者亦附注各科之後而世道之升降
士風之醇漓人才之高下咸隱然可見聊亦備一方
文獻之節目云爾吾黨之士披閱是録而尚友其人
豈無欲從先進而思與之媲美者乎若徒歆豔録中
之高官顯爵而倖一第以爲榮則非區區修纂之初
意也方來科第擬續刻于左余不佞敢僭以是言爲
鄉之後賢告

國朝河南舉人名録序

嵩渚子輯河南歷科進士名録成復欲輯舉人名録
以示邑子顧弘治以後咸有鄉試録可攷自洪武庚
戌始開鄉舉以迄于成化丙午歲遠録亡莫可尋究
乃多方蒐訪極其勤瘁逾二朞稽索明備所闕畧者
國初二三科而已兩河士大夫聞之咸走牘借觀嘖
嘖嗟嘆以爲難且曰嵩渚子亦勞甚矣乎余笑曰探
討舊聞罔敢隊佚固吾黨事也苟克成編亦足以補
誌乘之闕勞何足䘏哉輯已將鋟梓以傳或曰事以
少貴類以多賤矧我　朝位通顯者多繇進士科先
生已輯其名氏矣繄舉人名氏十倍于進士可勿輯

也余應之曰不然舉人之於進士也固繫乎學然亦
有幸不幸焉仰惟　先朝用人惟賢是使弗限資格
是故進士舉人冑監保薦一體拔擢無所軒輊以兹
奮揚事功天下熈然稱治此非立賢無方之明驗邪
余少侍教於鄉長者每聞其亟稱吾鄉前輩繇舉人
出身有聲於時者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公
璞太子少保户部尚書祥符馬公昂刑部尚書祥符
趙公羾工部尚書信陽孫公顯兵部侍郎洛陽李公
郁工部侍郎祥符張公信右都御史鄭州王公彰翰
林學士磁州簡公從善其餘登九卿列侍從爲給事

中御史者濟濟其人乃若倡明理學出歸縣爲　聖代
眞儒稱首則有澠池曹公端孝行純篤　詔旌其門
則有光州劉公進洛陽閻公禹錫外而位方伯官憲
使守大郡自左布政使祥符張公斌蘭陽[illegible]公陵按
察使歸德徐公永達而下寔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
篤行如諸君子宦業如諸君子鄉評推重如諸君子
皆所謂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者也惡可以其鄉
貢而少之哉宋儒劉子宣有言場屋之文朝廷假以
取士與學優則仕者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
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斯言也頗中近世抑揚

科目之病而繇舉人出身者逞逞自畫鮮能振立又
何怪俗論云爾乎竊聞士君子自立於一世亦惟以
其人弗以科目也抑徐孺子管幼安二子皆田野之
布衣耳非有魏科甲第之榮嚴廊樞省之貴而其高
風峻節鏗鏘千古然則以科目而論人者無乃有遺
論邪或聞余言慭而退遂書之卷首以袪衆惑

國朝祥符鄉賢傳序

瀌顓蒙無似顧自幼喜聽鄉耆老劇談往昔伏憶丱
角時侍父師几杖竊聞其燕語曰吾邑人才最盛其
在勝國以前者姑未暇論入　國朝來名臣茂士彬
彬濟濟躡風雲之會者踵相接于時其間宿儒碩老
如學士滕公克恭長史劉公淳宣力六曹如尚書安
公然趙公璜馬公昂王公繼李公鉞侍郎張公信張
公泰經營四方如都御史祝公暹鄭公寧岳公璿陳
公瑗執法持平如大理卿王公宇納言愼允如通政
杜公明蜚聲藩臬如布政張公斌參政袁公江參議
王公豫副使劉公安僉事李公彬呂公盛楊公進監
鹺廉能如運使李公興循良牧守如知府王公觀趙
公登劉公謙康公厚張公賢盡心州邑如知州傳公
晧知縣甄公鐸清修耿介如訓導韓公忠劉公昂夫

諸君子者皆祥符人也生逢　盛時覆芳砥節先後
物故多歷年所幸頗得其事實於鄉耆老之口兼之
殘碑斷帙間見一二失今靡記日寖湮滅後學何觀
焉屬者耕穫之暇稍親筆研乃據平日所聞而各爲
之傳僭附論贊寓高山景行之思云昔方遜志先生
嘗欲采輯邑賢遺事爲先達傳而卒未成編瀌何人
斯輒敢及此但念諸君子或以文學稱或以節行著
或以事功顯皆　累朝　列聖之所作養諸先正
風聲之所漸摩而成其德器項背相望爲時聞人今
誌乘闕亡門祚衰薄聲沉響絕鬱晦弗彰久矣試舉

其姓名以問里中縫掖之士咸茫然罔知矧鄉人乎
雖其子孫亦鮮有譜牒碑誌之存者比叩其家世莫
能措一辭矧它人乎瀌自蚤歲謬以一邑之文獻為
己任間嘗語同志者曰鄉先生湮滅無聞此吾黨之
責也或縱臾曰惟先生其圖之毋多讓於是極力蒐
訪自學士滕公而下得三十有二人私為傳論以示
邑中子弟倘有觀感而興起焉者固亦間師黨正萬
一之助而區區一念仰止之心不孤矣第愧聞見陋
陋筆力萎弱弗足以成一家之言聊且摭故實備遺
忘竊為之草創云爾若曰發潛闡幽揚休播烈坐令

欝者章晦者光俾諸君子精爽飛動於冥冥之中必
有良史之才者能之瀌何足以與於此

國朝祥符鄉賢傳後序

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宜無所私愛而獨於父母之邦
惓惓焉者何哉釋名曰鄉向也眾所向也燕人老而
歸本國或指城曰此燕國之城也乃愀然變容指社
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興歎此無它重鄉土也是
故古之人過桑梓而下車望枌榆而舉祭豈不以祖
宗墳墓之所在而先生長者聚于斯游于斯邪嗟乎
先生長者逝矣然其高風餘烈奕世猶存晚進同鄉
寔深景慕顧其間多有後裔衰微書香斷絕叩其先
蹟家鮮遺文吾懼其泯焉而無傳也蒐訪闕亡私為
紀述俾一邑人文炳然可考夫豈得已也哉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抑史
闕文馬借人斯二事者於道未大有關繫聖人猶錄
之以詔後世矧吾邑之先生長者文章風節允有可
稱而邑中曾無一字紀焉愈久將愈湮沒莫可求已
茲非吾黨之責而誰之責乎瀌少孤而惰落魄失學
二十六而登第三十八而免歸偃臥林壑今二十年
矣竊悼鄉俗日媮古風寖滅追思前輩謬輯是編蠶

其卷則八總其人則三十有二後賢相望尚有其人
續錄增修以俟君子所願邑中子弟讀傳懷人居鄉
尚友于木隱而西河美張湛歸而平陵譽吾有斯人
今奚多讓諸子弟其仰而勗諸若但以甲科膴仕為
榮高車駟馬擁旄建節以夸耀晝錦於鄉人則稍有
識者皆醜之甚非區區表章先哲風厲來學之初志
也諸子弟其慎戒之哉末簡綴言庸致風厲之義

國朝祥符文獻志序

祥符為中州七郡之首邑自昔產材其郡漢地里志
所謂重厚多君子厥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其信然乎

哉粤自信陵君侯嬴朱亥張耳陳餘而下率多瑰瑋踔絶之士歷觀前史所載班班可考兹不贅録獨念國初以來邑中賢哲湮滅亡聞絶無紀述之者瀍極乃蒐訪得三十有二人已著鄉賢傳八卷顧又有姓名僅存事實闕畧者卒無所據以爲傳乃復輯是編總百有餘人分十有七卷竊放近世名臣言行録之例凡散見諸家文集揄揚贈荅之篇有可徵者亦皆采入而一邑之文獻亦畧備矣編既成或有問於瀍者曰子惓惓於邑之諸賢而不置何也曰此區區之夙志也昔者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

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夫九原晉之卿大夫死而葬於此者抑多矣而文子獨屬意於隨武子當時晉人謂文子爲知人瀍固非善知人者敢謂吾邑無隨武子乎今俗尚異昔士風日下顧先烈猶有未泯焉者瀍敢不知所與歸乎漢高之過大梁也爲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且令民奉祀不絶亦惟表厥風槩云爾瀍之爲是編也將使同鄉後進聿興趙武之思而宦遊君子或有置信陵之守者乎此瀍所以惓惓於邑之諸賢而不置也雖然瀍重有感焉夫人生未百年即百年亦甚近也百年之與百世孰遠也士君子自立於一時固皆欲垂令名於百世也古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然或不見録於一鄉斯亦可悲也已夫高官華秩幸致於目前者不足夸而德業文章論定於身後者寔可畏耳讀是編者孰能不悚然而惕奮然而興起邪瀍不敏既無鄴侯之藏閱非胥臣之博妄輯是編多所踈漏來譏召訾諒有所弗免焉嗚呼知我者其以是編矣夫罪我者其以是編矣夫

國朝祥符文獻志後序

吾邑之風俗舊稱醇厚見諸往牒者可稽也士大夫皆守禮法重名節以干謁諛諂爲深恥凡官長至則

投刺往拜一茗而退翌日官長枉顧則具茗揖送以候寒温外曾弗及它語是後相見甚簡或遇諸塗則引車趨避居常鮮餽遺飲宴故有宦游四五年不二三會者其遷去也則合衆祖之郊門賡韻賦詩以爲别有善政及民者則愛戴戀慕越數十年思之猶弗忘如故巡撫侍郎于公謙之經國裕民提學副使陳公選之躬行率物布政崔公文奎之不抑市價郡守衛公英之清簡愛人皆畫像以祀之誦說其德政迄今不衰間有政令未協於民者而絶口不談其闕失所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吾邑誠有之其仕者之居

鄉也雖身都將相見邑里前輩至軌躬子禮遇諸塗則下車拱立稱呼尊行雖貧且賤必曰某伯丈某叔丈某自稱則以名而士之在庠序者見同學之長者如見其父師即命之灑掃趨汲閭敢逾越或乘騎遇長者步必瞿然下牽轡徐行俟長者行遠乃已然或試居優等見長者則執禮愈恭退然如弗勝者余少爾時猶及見之顧近時乃有大不然者矣鳥虖士大夫者齊民之俊彦鄉閭之標表也宣德天順以前士風淳朴人皆君子正統成化以後俗尚忠厚靡有輕佻迨至近年風移俗變始有恃聰明以凌忽長者挾

貴勢而驕其里鄰者矣吁可恠哉余不自量僭著鄉賢傳八卷而又博采逸遺輯文獻志十有七卷章隱發潛式揚往烈而邑中同志欽寫惟囏乃節縮薄田之入鳩工鋟梓藏之家塾時一摹印以應邑人之求斯寔予小子夙昔未償之志也刋既成客有造余者曰先生之爲是編也良苦而又捐貲刋之不已費乎余對曰君其弗諒余之心哉余見世之仕而歸休耗費於無益者抑多矣而余獨於此惓惓焉者竊念化導鄉閭吾儕之責表章先進興起後賢則是編也庶幾有補於風教乎區區之勞費何足言也客懪然謝

曰先生之屬意者遠矣非某所及也遂書之于末簡

河南癸酉鄉試叙齒錄後序

余鄉舉舊有叙齒錄刻于鹿鳴始會之日者也嘉靖癸未余承乏晉臺又明年乙酉汝南張光啓自嶧調令陽山因相與詢訂諸君子出處存亡之詳而復刻之虛左方以俟後書不逾月而刻成余披是錄三覽焉未嘗不竊慶得從諸君子後而繼之以歔欷也憶昔癸酉之初第也連鑣九衢濟濟如也既而甲戌登第者九人丁丑登第者二人庚辰登第者八人癸未登第者四人謁選郡縣者八人典教者五人宦跡風

蓬避近靡易音塵寥闊曷慰我思乎明年丙戌赴南省試者三十有二人咸厚積而將大施者也然先後物故者業已十有三人矣噫乎悲哉噫乎悲哉夫自鹿鳴始會之日距今纔十餘年耳而亡歿之多聚合之難已如此欻忽數十年之後余又安敢知邪嘗聞之閭長老曰出處者時存亡者命聚散者勢厚薄者情夫時命非人所預而聚散寔理之常乃若敦篤情好世講而弗衰願與諸君子圖厥永焉

山西乙酉鄉試叙齒錄序

序曰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長幼居二焉二倫克敦

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罔弗敦矣嘉靖乙酉山西科舉事竣予讀其鄉試録則見諸俊士之姓名也郡邑也文藝也咸具于是乃嘆曰簡八郡之材而禮羅之題于一榜宴于一堂或夙契者或弗相識者或聞其名而未覿面者兹同舉于鄉閭其有朋友之道矣乎逾旬同年叙齒録成予覽而復嘆曰諸俊士之同是舉也經分而類合地異而氏殊乃今畧其宅惟齒是叙其有長幼之道矣乎嗚呼五倫各居其一不可兼也獨同年之士兼朋友兄弟之二倫焉嗟爾俊士可不知所重與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夫切切偲偲則責善而無隱否則諛怡怡則莫逆而有終否則薄者夫德業相勗名節相厲勲業相期皆切切偲偲之謂也同心之言共濟之美世講之好皆怡怡之謂也曰諛曰薄君子耻之嗟爾俊士子知其免矣尚致思於切切偲偲怡怡之際哉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五

序二　九首

目録　馳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五

大梁 李濂 川父

序二 九首

魯文恪公集序

古稱楚多材其風以文辭相高自屈宋而下代有聞人近遡勝國以前緣劉陽歐陽文公而上殆不可以一二數云我 朝文運誕啓楚材爲尤盛諸聲光未顯大者姑置勿述粤若館閣大老則有石首楊文定公華容黎文僖公長沙李文正公郁郁彬彬後先相望皆江漢之英醇氣之毓也三先生之後乃有景陵

魯文恪公巋立鳳覽崛起于湖之南其華國之文鳴盛之什視三先生無怍色焉余生也晩弗及見楊黎二老甲戌登第始得拜文正公于京邸丙子試守沔陽而景陵其屬邑也時文恪公在告里居余以公家事往來厥邑聿訪公于夢野臺書院猥辱欵宴文談彌日竊嘗從公杖屨泛磬池眺凫洲酌已有之園遊大椿之洞徘徊于紅雪午陰之磯者屢矣公不鄙寡陋間出其著作示余則見其根柢六經春容醇雅理到而辭昌氣充而意足味雋而光燁洋洋乎可以用之 朝廷奏之 郊廟誠所謂典則之文和平之音也余讀未終卷乃作而言曰夫所貴乎文者非以其詞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是故君子之立言也不雕琢而自工不摹擬而自古時抒所蘊以發之筆端莫不完旨趣具文質中矩度揆諸往軌而有合俟諸後聖而不惑斯可謂文也已而近世之爲文者則異于是衒華藻而本實之意微肆譏評而夸誕之氣勝艱澁以爲奇險怪以爲高僻晦以爲深求其中則理無所有而施之於政則不達措之於實用則不足是豈文之所貴者哉嗚呼文章關氣運盛衰疇其倡之而使至此極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障

厥頽波而反之正乎公没後二十餘年其子鄉進士彭嘉輯其遺稿將鋟梓以傳乃走使二千里謁以序屬余惟全楚文獻自三先生之後公信足以紹其芳躅矣初公入翰林文正公時在 內閣每閣試輒寘公首列自謂恨相知之晩而文正公之初度也諸翰林咸以詩壽公即席賦詩有功收調燮無聲色跡乞歸休有歲年之句文正公擊節嘉歎以爲鄉邦有人夫公之文辭見重於鉅人長者如此則其必傳於世可知也矧公淳懿端慤之行恬退廉直之節尤足以淑一時而風百世者乎今海內之士咸惜公受粹于

天懋德于已宜登台輔以弘兼善之澤乃位止成均
壽當七十徒使深蓄厚積之學僅託之詩文弗獲見
諸事業卒混迹樵漁偃仰于雲林煙水之間而溘焉
逝矣斯世斯文之慨寧有既邪沔陽童庚子士疇嘗
謂公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至卿
相而榮名重望傾動朝野年不躋期頤而清德粹論
垂式後昆其知言哉其知言哉公諱鐸字振之別號
東岡復號蓮北學者咸稱爲蓮北先生舉弘治壬戌
禮闈第一人文恪其 賜謚也

蔡石岡詩集序

正德初吾鄉人之宦于京師者最號多文學之士若
翰林編修栢齋何公粹夫洹野崔公仲凫給事中石
岡蔡公成之栁泉馬公敬臣水南田公勤父監察御
史浚川王公子衡無涯孟公望之中書舍人大復何
公仲默皆中州之產也諸子雖俱以文學著名而各
擅所長栢齋談名理浚川講經制洹野椎于文大復
工于詩而蔡馬田孟四子咸數瀕藝林歩趨騷雅金
春玉應竝稱能言杯酒倡酬殆無虛日蓋一時之盛
云癸酉冬余以計偕上京師明年甲戌春忝進士第
時諸子或外遷或遠謫業已散去惟洹野大復在

朝猶余三人者乃相約爲文字之會道藝切劘篇章
啓發退 朝之暇無集不偕追憶曩時同鄉胥晤之
盛雖不可復得而朝夕過從亦差足以慰離索豁旅
抱已亡何余以戚里例不得備宿衛授沔守以去大
復則督學關西而洹野亦病歸鄴下矣嗟乎人生斯
世聚散靡常轉盼之間皆成陳迹此陶翁所以託詠
於停雲高生所以興哀於開筵也嘉靖癸未余有晉
陽之役而石岡蔡公適來長臬事列署相隣交契投
合公餘輙相與奕碁鼓琴探討文義甚樂也甲申秋
七月雲中變作 廷議推閔猷遠識之士往撫之乃

擢公僉都御史以行公毅然莅鎮討斬梟魁宥釋脅
黨除煩苛示恩信圖惟更始而反側以安 帝嘉
其伐優詔褒獎於是進公爲副都御史仍撫其地公
方且不有其功獨謂生民之幸非人力所爲又何其
長者也而論者或囂呶失實其於公峻大瑰琦之業
夫何損哉初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
林當時識者已許公器量絕人沉幾先物它日可以
處大事決大疑目爲文武通才既而敭歷中外二十
餘年輶軒所至懋樹風聲一撫雲中克成奇績孰謂
文章止於潤身已乎公在雲中者七年 召還拜少

司馬偶惟姜菲　予告南歸遂不起才不究用天下
惜之公既没其子崇儒崇俊裒輯其遺詩將壽之梓
謂余爲父舊寮且夙有同聲之雅屬爲序余自愧謭
劣嘗辱公剡薦于　朝盖知己也序曷可辭竊惟宋
廣平張曲江嫺於詞賦而人但稱其相業張睢陽顔
魯公善於聲詩而人但稱其死難之節寔以功烈掩
其文章爾公蚤負詩名同館異服後宦績日隆而詩
名頗爲所掩顧公之意亦未嘗數數于詩盖其志有
在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
詩是故觀公之詩可以知其志觀公之志又可以知

公之爲人若曰公獨長於詩豈知公者哉公平生著
作多不存稿二子蒐索散逸僅成此編本以相示意
甚悲惋余諗之曰君子之學以功及斯民爲實用若
夫徒殫精力于雕蟲篆刻之間者抑末矣汝父戡定
叛亂全億萬生靈之命于危城之中可謂有仁者之
功太史氏自當書之以有聞于後世其所以爲不朽
者在是又何著述多寡之論乎二子再拜泣曰幸聞
教矣遂梓之以傳

河南碑刻目畧序

余少讀歐陽公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洪适隷釋鄭
樵金石畧竊愛其紀載三代秦漢以來金石遺文甚
夥濂雖間見一二恨不獲徧閲其眞蹟而爲之一快
云或難之曰古人之文方冊具載之矣何必覩其眞
蹟而後快于心乎曰漁仲盖嘗言之矣方冊者古人
之言辭欵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跂慕古人之心
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邪洙泗
三千皆爲賢哲而後世罕聞焉繇弗得親見聖人之
儀刑爾金石質堅可垂永久以玆稽古庶不失眞是
故觀晉人筆法可想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字畫可
坐得唐人之典則博雅好古之士舍是其何以哉抑

古人之眞蹟傳世有久與不久者視石之堅脆而已
矣今天下之石惟齊魯爲最堅故秦漢以來碑刻僅
存于世者莫盛于山東如泰山孔林濟寧州之所存
者可攷也其次莫若河南而河南古碑之最善者莫
若酸棗蕩陰受禪尊號諸碑耳濂聞見隘狹未能盡
見天下古刻以償夙願緊故里河南寔古中原之地
其間豐碑巨碣殘章斷畫幸存于風雨剥蝕之餘樵
牧毁傷之後者尚有之矣盖嘗訪造其下摹搨而歸
墨本瓌奇照映几席每一展玩心志豁然始信漁仲
所謂親見古人面貌之說良不我誣也復念深山窮

谷之巾土壞埋沒荆榛隱翳未見于世者不敢謂無耳然則余之斯録詎能盡河南境内之所有而無遺乎姑援所見裒輯成編且各綴以數語效顰歐趙李王河湖州以爲一方碑刻目畧俟後有所得則續録于左焉是爲序

山西碑刻目畧序

夫山西堯舜禹之故都也秦漢以來碑刻宜繁於天下乃嘉靖癸未秋余赴官晉陽竊自念曰茲行也必得縱觀古金石之文如圖誌之所載者比入絳州而絳帖及東庫本亡矣至介休謁郭有道之墓而蔡邕之隷碑亡矣渡滎河訪后土之祠而漢武之秋風辭碣亡矣上黨汾馮勍之碑搶次失其貌之刻顧所存者皆宋金元近代之物可觀覽者絶少而漢魏兩晉諸名刻無一存者然則堅珉玄石果足恃邪昔歐陽永叔集古之遺刻謂物之終敝雖金石不能自久其感慨咨嗟之意溢于言表君子當知所以自立者矣余按部所見悉輯録其目以備考訂仍各疏其槩于本刻之下而題之曰山西碑刻目畧貽我同志聊資博識云爾嗚呼好古君子豈無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朔日浚儀李濂川父書于鴈

門行臺

明州倡和序

明州在會稽山之東襟帶滄海枕山臂江鬱然據東南之勝余曩閲四明圖經歆慕久矣乃正德辛巳移倅是邦覩風問俗之餘而兼得登山臨水之趣心竊尚之又明年癸未叨轉晉臬征驂戒發郡之卿大夫家食者合餞甬江之滸少司空董山李公時升揚觶而前曰敝郡辱使君朞矣而未有揄揚之篇是薄吾郡也願留一墨以嘉惠海濱余聞之矍然而起滿飲浮白援筆賦明州歌十首書之江閣聊識薄遊云爾若曰發舒山川之奇以爲郡乘光則吾豈敢哉維時在座者董山李公時升爲最長首成和章乃若甬川張公常甫致齋黄公誠甫白齋張公君玉皆四明之彥也咸和之時嘉靖二年春三月既望夷門李濂川父書

雪竇倡和序

始余之徙官四明也客有以黄文獻公文集見遺者余展卷讀之見其雪竇紀遊八詠而心竊嚮往焉既抵任亟欲往遊屢以職務羈絆弗果行歲壬午夏五月余以公事至奉化縣而雪竇山實在奉化之西北

六十里維辰天氣清和景物咸茂佳興飄然不可禦遂策馬造其下登陟探歷信宿而後返自以為平生遊觀之所無踰雪竇者筆甚隨行興至則書之凡得記一首雜體詩二十有五首時甬川張常甫以湖廣提學副使致仕里居見之乃倚韻屬和而雪竇之勝益自是稍聞于天下顧與猶未盡欲拉常甫再遊而不可得因憶黃文獻公詩僊靈多窟宅欲往不敢又則又不能不有懸于中焉今常甫謝世已三歷寒暑矣披誦和章為之潸然爰命童史合而録之藏諸山齋以志久要云爾

河風序

往正德丁丑春正月余以沔陽守入覲都下而汶上尹孟望之洋亦以職事至維時崔子鍾銑為翰林侍讀何仲默景明為中書舍人薛君采蕙為刑部主事咸在京邸余五人者為文字之會盃酒賡和朝夕胥晤甚驩也追望之之還汶上也余與仲默君采各賦七言歌行贈之慕戀傷離亦各宣其情而已矣既書之卷而崔侍讀子鍾讀之歎曰此盛世之音也乃四子者家皆近河茲不謂之河風乎遂題其卷曰河風今三十餘年矣崔何孟薛先後物故顧余樗材擁腫支離如昨言念諸子墓木已拱矣盖不必望西州之門聞山陽之笛而不覺涕泗之交頤也田居多暇夏輯成帙聊書此于卷端以識感悼之私云爾嘉靖丙午清明日東門老人李濂川父書于達生菴

夏周正辨疑會通序

濂聞之師曰春秋昭明如日月簡易如天地垂訓命辭直書無隱顧世之學者每求之於深奥而聖人筆削之旨荒矣謹按春秋隱公元年首書曰春王正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伊川程子乃為之說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夫以程子之

賢豈憒於此盖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一言今夫論語者聖門論道之書也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也其為書固不同而可以例觀邪胡文定作春秋傳乃曰以夏時冠周月龜山之在當時已不能無疑答書辨駁冀其改正而文定卒未之從此所以啓後儒紛紛之議也自是而後衆論蠭起或以為改月不改時或以為時月皆不改或以為時月皆改甲可乙否各持堅白不相下於是春王正月之旨遂為千古不决之疑矣烏虖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仲尼以為灾及其身矧春秋之作將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

乃首攺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而使之懍然以懼邪斯理甚明無可疑者今不復深思孰講求務至當之歸而固執意見之偏取必蘄廢衆說曷若姑守闕疑之訓虚心研究以徐求其得失之爲善乎原者嘉靖丁酉北畿鄉試主司嘗以此爲策問而力主葉時戴良周洪謨之說刊刻程文貽譏當世逾三科丙午南畿鄉試主司鑒北畿之誤復以此爲策問大意謂孔子周人也嘗曰吾從周苟無其位而攺周之正朔其何以訓天下試録一出海内有識之士咸是之孰謂人心無真見天下無公論哉瀬屛處山

林日長無事凡六經疑義竊嘗究心而於春王正月之旨尤數數焉乃參攷群言就正有道反覆思繹久之有得爰輯舊聞豢爲四卷題之曰夏周正辨疑會通其前二卷所載雖於經旨有乖聊復存之欲使學者先覽庸知其誤後二卷所載庶幾弗悖經旨謹備録之以爲讀春秋者之指南所謂昭明如日月簡易如天地者始曉然于天下而莫之能惑亦古今之大快事也區區自惟寡陋夫何所知詎敢仰測聖筆之萬一悖稽衆論漫爾折衷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續醫說序

嵩渚子曰醫家之書自西京以前不多也晉唐而下哲匠嗣興日増月益其説寖盛是故洞天之所録有司之所藏道經之所載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學醫之士皓首窮年亦莫之能竟也已抑醫籍雖繁肄習有要焉有當熟讀者焉有當細覽者焉有當參攷者焉夫曰熟讀者謂咀嚼其味務得之於心也曰細覽者謂研究其術期應之於手也曰參攷者謂質疑正誤博觀而約取之也今夫内經述黄帝岐伯問荅之語雖先秦之士依託爲之乃其奥義微言寔爲醫家鼻祖殆猶吾儒之六經乎

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演軒岐之旨而闡明之蓋内經之亞也張長沙本素難而爲傷寒論暨金匱玉函經王叔和括軒岐秦越人仲景元化之書而爲脉經茲四者所謂當熟讀者也神農本草雷公炮炙華陀中藏經巢元方病源候論劉温舒運氣論與王惟德銅人鍼灸圖茲六者所謂當細覽者也葛洪肘後思邈千金王燾秘要沈括靈苑初虞世尊生要訣婁居中食治通說文潞公藥準張季明醫說茲八者所謂當參攷者也間嘗與雲嶠翁論醫及此翁深以爲然顧諸書世鮮善本學者病之而季明醫説獨者始刻于

山西臬司余偶得二冊乃以一遺翁翁目之竟走謂余曰是編所載千餘條皆汴宋以前事盖李明南渡後人也而劉守眞張潔古張子和李明之朱彥修諸子皆金元時人故其所論說咸未之採吾欲著續醫說亦千餘條以補李明之未備可乎余贊之曰甚善非翁之博洽其孰能續之逾春而書成函以相示且屬爲序余披閱浹旬得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入武庫兌戈和弓左右森列如瞰王府奇寶異珍震盪心目如登泰華之山疊巘層峯應接不暇較諸李明之編則事益詳而說益富矣凡學醫者當人寘一冊於几案朝夕參攷而不可一日離者也翁可謂用心之勤而有功於斯道者矣翁名鎡字尚宜別號[illegible]崤大梁之儒醫也余自丱角時與翁爲友問奇探秘逾四十餘年相知爲最深鄉爲翁撰傳歷敘其劬書好古老而靡倦人以爲實錄今年七十有三耳目聰瞭著述不輟而續醫說十卷特其一種云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五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六

目錄畢

序三　九首　　大梁李濂川父

金鏡李氏譜圖序

序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三代建置史官紀載時事以昭典章示監戒職守至重也家之於國雖小大不同然昭穆支庶之分仕宦婚娶之紀生卒言行之細不有籍録將與人俱滅歷祀寖遠或有不知王父之字者矣此豈非子孫之罪哉故古之人以三世不脩譜牒謂之不孝然則賢智而不爲與愚不肖不

知爲者厥罪均焉爾吾李氏之先世自御醫府君諱景權而上不可攷夫不可攷者雖古之良史亦闕之不書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闕之者慎之也斷自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攷史之法也亦譜之法也李氏故無譜御醫府君之六世孫曰濂蓋嘗有志於脩譜不幸少而孤弗得備聞先世潛德之詳比年族中耆老相繼物故黽勉屬草無從咨詢坐是因循歲華久而未就日月于征倏忽白首乃竊自念曰人寓形宇内其生也若蜉蝣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甘與草木同朽腐也顧吾之一身上承乎祖考下啓乎後昆中庇乎族人而恤愧怩然不立進焉弗能建功立業垂不朽於竹帛退又弗能發揚祖考之幽光丕示子孫之懿範聯屬族人之渙散寘天壤間一棄物耳將何以少逭不仁不孝之罪乎濂爲是懼乃葺脩族譜斷自御醫府君而下姑據見聞書之先之以圖繼之以傳傳以證圖圖以明譜而附以論議終焉無溢辭無飾語無夸事創制起例皆出自己心亡所蹈襲雖靡敢上擬歐蘇二氏之雄筆亦粗足以具家乘詔後裔云爾中間迂謀私志畧見論說而不仁不孝之罪或可藉是以少贖於萬一也夫李氏之子

孫其寶藏無斁

醫史序

醫史者余輯前史所載方技列傳以爲學醫者之正宗也前史無傳而諸名家文集有爲之撰傳者亦採録之都無可攷而醫術顯著者則僭爲之補傳蒐羅訪索凡得七十有二人而古今之名醫畧備矣或曰醫小道也子孳孳焉輯之何居嵩渚子曰醫道淵微匪言可盡非通乎天地之化明乎陰陽之理達乎運氣之原察乎事物之賾者弗足以語此儒者以是爲小道謂其但周乎一身之用而不足以該乎經世之

學耳若推其極究天人原性命洞經絡晰表裏幽贊
神明功參造化天下之道蓋莫有大焉者矣顧可謂
之小道乎哉醫史之輯所以措準的示繩墨存軌轍
將使天下後世學醫者以是爲師庶弗迷于嚮往云
爾較之輯[illegible]史者茲不切于用乎曰何爲其切
于用也曰人之有生也養身事親慈幼之所當講者
有急于醫者乎吾儒致知格物之目亦多矣其間最
關于軀命者有踰于醫者乎孔子之所慎者三而疾
居其一程伊川亦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是故古
之君子脩己治經之餘鮮有不致力於醫者今之君

子業[illegible]法律之外顧於辭章字畫殫精敝神爲之而
於父母之弗安也已身之失攝也昆弟妻子之遘疾
也則諉之庸醫以試其術其不能無憾者弗少吁可
謂不知務之甚矣故諺有之曰攻棊不若攻詩攻詩
不若攻醫其有見于此邪曰攻醫之要上遡靈樞中
探金匱下研金元數子之書可矣而奚事往蹟之求
曰往者來之鑒也古者今之式也歷代之有名醫猶
歷代之有名臣也名臣行道濟時所謂達則爲良相
也名醫活人利物所謂窮則爲良醫也抑歷代名臣
各有史傳近代又有言行録傳世唐甘伯宗始纂名

醫傳七卷紀遂古以迄于唐之醫而世無傳本宋許
慎齋續[illegible]季以來之醫有圖而無傳近時豊城楊文
恪公[illegible]者名醫録又略而不詳讀者少之然則醫
史之輯可容已哉曰與其輯醫史孰若輯方劑書之
尤切于用乎曰古之上醫要在視脉脉理既明病乃
可識脉之玄妙難以言傳意之所解口弗能宣也孰
古方以療今病不惟弗能起病而反增劇昔人嘗有
是論矣故曰不知方者之輯方猶不知詩者之輯詩
一詩未工何損於事一方未善爲害[illegible]難權許胤
宗[illegible]著書也而非有輯方之戒[illegible]

爲之以誤人邪曰方劑弗可輕輯則吾既得聞命矣
而醫史之輯也果益于斯世乎曰益哉人能常閱是
編可以知醫術源流之正可以諳入門從與之階可
以識攻擊滋補之機可以得未病先防之道可以養
身可以事親可以慈幼裕乎己而周於人寔爲有益
之實學而辭章字畫之藝寔非所當先矣曰子之言
良是也請備録之以爲醫史序。

科場漫筆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故凡思效用于時者必習舉子業
以附仕　制三年一大比郡國論秀舉據此爲格式

百八十年以來莫之有易也余丱角時讀書鄉校爲
弟子員師課友輔亦惟以此稍長有知識心頗厭之
乃棄置不爲弱冠與里中諸豪俊游始得史記漢書
暨唐宋諸名家文讀之乃知古人自有文而古文自
有法於是益厭舉子業以爲不足爲矣正德庚午鄉
試見黜于有司余作下第賦以自嘲知厚者或勸余
曰以子之才少循矩矱于掇第也何有乃稍稍俛首
爲之適督學使者至集闔郡諸生試之見余所爲文
輒大驚喜以爲奇歲癸酉謬舉河南鄉試第一甲戌
叨進士第丙子己卯二科大比余兩爲湖廣簾外官

時守沔陽越三年壬午余在浙江爲受卷官時貳寧
波又三年乙酉余在山西爲監試官時僉按察凡四
預試事而監臨者皆以程文是託余每以素弗嫺于
舉業堅辭之監臨者請之益懇乃不得已而漫應之
是故三省試録多出余手潦草屬稾姑了試事而已
歸休暇日偶取而閱之諸醜呈露不覺忸怩顏紫已
鋟梓傳之四方雖欲掩之而不可得已乃自哂曰斯
雖一時漫筆不可以訓家塾之童稚乎聊復收輯以
貽兒輩實弗敢示諸人人也丙子之作間有爲人所
竄易者茲不録惟自己卯以後三試之作釐爲三卷
每卷論一篇表一道策問五首答如之總名之曰科
場漫筆云

交游贈言録序

余嘗讀陸士衡嘆逝賦有曰川閲水以成川水滔滔
而日度世閲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未嘗不悽惻
悅惘掩卷而歔欷者久之又曰親落落而日稀友靡
靡而愈索顧影晏然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則又未嘗
不潸然泣下涕泗沈瀾而弗能自已云余平生海內
故交寔多文雅之士或奮羽廊廟或淹跡蒿萊命
不同顯微殊軌二三十年以來日月靡留見後物故

殆如晨星落落存者無幾士衡所謂共游一塗同宴
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嗟古今同一哀爾言念疇
昔諸交游贈言之篇雖倡和往來之什積盈篋笥未
遑暇理簡牘零亂日漸散佚因命豚子莘叟類編成
帙命之曰交游贈言録耕鋤之暇時一披覽追思曩
日離合之情遊宴之好感舊懷人曷勝悒悒蓋不必
奏雍門之琴聽鄰人之笛而搔首躊躇形神愴怳不
知何如其爲情也援翰寫心聊題首簡見屋梁之顏
色悵紫芝之眉宇余將寄深慨於斯編焉嘉靖乙巳月
南呂禹門老人李濂川父書于遊生菴

句股筭術圖解序

句股列九數之末所以御高深廣遠之法也或曰句股者蓋周髀之遺術筭學之極致云在昔魏劉徽撰海島筭術用句股之法後周甄鸞唐李淳風宋楊輝輩咸有註釋顧詞義簡奧未易通明嘉靖癸未余承乏晉臺任學之餘頗究心于九數竊念筭學極于句股而句股達乎天運固非方田粟布諸題著者可擬也乃不揆膚陋輒蒐輯古法綴以一得日久成帙命之曰句股筭術圖解旨趣分明粲如指掌則凡天之高星辰之遠清淵白石之深名城巨宮之廣皆可坐而致也其爲用不既大乎書成藏之便筒時自檢閱乃知天地萬物之數皆自然而然忻然有會于吾心信游藝之可樂云爾若曰自附于胡安定許文正以筭數教士之義則余豈敢哉

稼軒長短句序

稼軒辛忠敏公幼安歷城人也少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蓍懷英得坎因留事金稼軒得離遂浩然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嘗作九議暨美芹十論上之皆切中時務累官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年解印綬歸僑寓鉛山之期思帶湖瓢泉者煙谿月稼軒吟嘯于其間亦樂矣哉今鉛山縣南二里有稼軒書院而分水嶺下厥墓在焉余家藏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蓋信州舊本也視長沙本爲多序曰稼軒有逸才長於塡詞平生與朱晦庵陳同父洪景盧劉改之輩相友善晦庵答稼軒啓有曰經綸事業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膾炙士林之口劉改之氣摧一世其寄稼軒詞有曰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後百餘年邯鄲張埜過其墓而以詞酹之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謾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觀同時之所推與異代之所追慕則稼軒人品之豪詞調之美槩可見已晦庵之歿也時黨禁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遺平生著述數帙而已烏虖賢哉長短句凡五百六十八闋余歸田多暇稍加評點間於登臨步壠之餘召來荷鉏之夕輒歌數闋神爽暢越盎超然不覺塵累之解脫也惜乎世鮮刻本開封貳郡歷城王君詔讀而愛之曰予忝爲稼軒鄉後進請壽諸梓願惠一言以爲觀者先余聊摭稼軒之取重於當時後世者如此其中妙思警句則評附本篇云

碧雲清嘯序

余嘗閱花間尊前金奩漱玉清眞聊復稼軒古山等集皆詞曲也昔人謂之詩餘又謂之長短句盖其體昉于唐而李太白氏寔爲之倡余所傳憶秦娥菩薩蠻二曲乃倚聲塡詞之祖也嗣有温飛卿皇甫松輩亦稱妙絶人並膾炙焉逮宋盛時歐陽永叔蘇子瞻黄魯直秦少游晏同叔張子野諸子咸富塡腔之作要之以醞藉婉約者爲入格故陳無已評子瞻詞尚才使筆雖極天下之工然終非本色以其豪氣太露也而子瞻獨稱少游爲今之詞手豈非取其醞藉婉約爾邪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當是時金元

度曲未出所謂歌曲正指塡詞耳而范文正朱文公諸大儒亦嘗有作一洗香奩粉澤之陋超然自得於筆墨蹊徑之外使人讀之有瀟灑出塵之想洋洋乎噫哉竊觀近世以文章名家者多弗究心於此若曰此不屑爲也豈其然乎惟誠意伯劉公伯温平生所作幾三百首神藻絢爛光溢簡帙盖自伯温之後寥寥百餘年間有作者不過數首而已豈非引商刻羽之調塡腔定難而陽春白雪之音屬和自寡邪余幼嗜聲律嘗詠古人雅曲撫景觸事潦草效顰寫興適情游戲翰墨陶陶然而樂也耕鋤之暇積累漸多爰命童史輯録藏之篋笥漫題其簡首曰碧雲清嘯碧雲者余小子山居之堂名也清嘯其自放云

入泗圖政録序

曲禮有之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盖自弱冠之後强仕之前凡二十餘年皆古人讀書力學時也逮至四十則問學充矣閲練熟矣而後可以事人故但曰仕而已至五十則問學益充閲歷益熟而後可以爲大夫任長民之責前此未遽授也此先王經世之法也是故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夫學爲未優惡可以言仕邪昔夫子命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夫子悦之者何哉悦其不自欺也夫人莫難於不自欺而尤莫難於不自足未信之語自視欿然窺其意惟欲及時進脩深詣而遂養以造高明之域其卓犖堅定之志確如也夫子悦之其諸不與由求爲國之對而獨取浴沂詠歸者之意乎抑今之學者自髫丱時便學舉子業師友訓督朝夕記誦者無非時文講套是究是習以求速售而古人爲己之實學匪惟絶口不談亦絶耳不之聞矣夫以不學之人一旦而授之政其不顛躓僨事賊夫人之子者幾希於虖此斯民所以不得蒙君子之澤而治道不古若也濂年

二十有七叨竊甲第以姻親故例不得爲　京朝官乙亥季冬入分符守沔顧惟昇儒正當讀書力學之年而　朝命驟加專城諺寄中心祗懼若履淵氷明年仲春銜　命赴郡便道過家上冢事竣乃走南陽棗鄧之墟抵襄登舟篷窓晝靜頗覺閒適漫輯是編庸資龜鏡凡七日而成命之曰入沔圖政録書不云乎圖厥政莫或不艱夫苟知其艱則莫或敢以易心臨之矣持不敢易之心以圖有終之政庶幾少有濟乎爰録成帙將就正於有道者時正德丙子夏四月奉訓大夫守沔陽州李濂川父書于漢江舟中

沔陽政畧序

昔張芸叟謁歐陽公於京師聞公多談吏事疑之乃請曰學者之欲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每教人吏事寔後學所未喻也公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抑政事及物乃儒學之實用濂竊有志焉而力莫能逮也伊濂之初入沔也在正德丙子夏四月其去沔也在辛巳秋九月盖首尾六年云中間入覲者一考績者一科場供事者二數奉臺檄驅馳於外邑足跡殆徧湖南而在沔理事之日甚少于凡沔民利病所當興革者弗知則已知之未嘗不行行之未嘗不决任怨取謗咸弗之卹是故愚見之播諸公牘行於上下者頗多顧鄙人之意惟欲小民安妥少贖曠瘝之罪而已故既行之後多弗留稿迨遷而去片楮靡存譬祭餘之芻狗病痊之藥石夫何所用之而亦不復記憶矣嘉靖癸未濂承乏晉臬沔人童太史士疇一日以四鉅冊寄我題之曰沔陽遺愛録且致書曰是編皆吾師治沔政蹟乃門生故吏之所私輯者於吾沔有遺愛焉茲録其副以獻門下吾沔之人願與吾師之子弟並藏之濂開緘涉目愧汗沾背亟移書止之曰

函弃之政何足以臧矧公牘乃吏胥之事亦何足以傳邪遂返是編於太史請燬之而太史復荅書曰明道先生之作令也不有晉城縣譜乎富文忠公之作守也不有青州郡譜乎晦菴先生之涖南康浙東也不有勸諭約束諸公移乎善政嘉猷良弗可泯不然則後世奚徵焉吾聞其言而不能難也於是刪其瑣細無大關繫者三之二僅存其切於民生利病者若干篇而易其題曰沔陽政畧藏之家塾以貽我後人倘有沾一命之榮膺守牧之任者苟能裁酌而行之以爲臨民處事之龜鏡則區區及物之澤益遠矣而

太史氏惓惓寄我之意庶幾其不孤矣乎嘉靖甲申

冬十月朔大梁李濂書于鴈門行臺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六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七

序四　十首

目録畢

大梁 李濂 川父

序四 十首

楚辭序

李濂曰漢劉向肇輯楚辭十六卷輯屈原離騷諸作續以宋玉九辯招魂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莊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而大招乃附漁父之後賈誼弔屈原服賦顧遺而弗錄東京王逸後又續以九思而注釋之為十七卷世傳王逸楚辭是也宋洪興祖晁無咎又從而補注之重編之

訓詁篇章雖頗詳備然皆不如朱注精確云按朱註楚辭凡八卷其篇次悉如向定獨刪去七諫九懷九歎九思而斷大招為景差之作進賈誼弔屈原服賦二篇其去取可謂嚴矣又采擇荀卿成相以下至呂大臨擬招凡五十二篇為後語蓋取晁氏所輯續楚辭變離騷二書而刊定之者也夫楚辭者風雅之變詞賦之祖也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學者讀三百篇後即當讀是書矣顧世無善本梓行成化間盱江何憲使廷秀嘗刻之汴臺歲久漫漶殆不可誦余幼好是書每借人家藏善本手自鈔謄之苦弗便也遡守汾陽亟刻其八卷以傳或曰何以不刻後語也曰後語所輯咸古人名筆矯矯然稱雄於數代之間者安可以弗刻也第刻附屈宋之後辭或不類假若慱輯凡古詞賦良弗可遺也今尊叙楚聲而濫及它作無乃盭作者之意邪朱子斯錄亦不得已而仍晁之舊耳觀其不直以楚辭名之而別之曰後語意淵遠矣今止刻八卷蓋遵朱子之本意云爾非僭有所去取也乃若後語諸作所以不類楚聲之義世自有能辨之者茲弗殫述

孔叢子序

孔叢子七卷為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殄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遠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後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嘉祐中宋咸嘗為之注矣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邪按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而

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兗
氏訓孔叢子即漢志所載孔甲盤盂者也吏攷顏師
古注謂甲為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姓名偶同世代
異矣顧可以紨為著盤盂者哉晦庵朱子嘗謂是書
文氣緩弱不類西京　國朝潛溪宋氏亦有辯說疑
即注者宋咸所作要皆有特見者然則刻之柰何曰
七卷之中皆推尊孔氏緒論雅正儒者尚焉固不可
不刻而傳之也

荀悅申鑒序

余嘗過許昌之堰壘訪父老問荀氏故居高陽里所

在許父老弗知也乃出城北之五里則見八龍冢巋
然岡左餘冢數十纍纍然參差環繞之蓋皆荀氏之
族也於是駐馬遲徊欷歔父之弗忍去蓋傷荀氏多
賢而逢時不造云按申鑒作於荀悅氏悅儉之子淑
之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甚貧無貲易牘每借牘
覽視輒一一誦記所負者綽乎足用世矣惜乎生值
靈帝時志在獻替卒弗得行乃退焉託疾著書以自
表見而時人莫之識也所著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
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皆可傳而申鑒久無刻
版余守河陽乃刻之邵齋[illegible]其人之不遇而幸其
言猶存也嗟乎世之賢人志士抱經世之遠略格於
時而弗能用者豈獨一荀仲豫哉然人臧而文彌彰
仲豫亦可以少慰矣

鍾嶸詩品序

鍾嶸詩品品漢魏晉六朝諸家詩也品者何進瑜而
退瑕昭往以標來示弗迷也審其言低昂體裁辨析
情理要皆發所獨得嶸可謂知言者矣甚矣知言之
難也自西京以來沉冥超悟以文學著者如揚子雲
厥儷鮮已嶸有言曰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
堂相如入室矣蓋深相如而淺誼也夫屈宋之後作

者踵起獨誼詞最為近古相如子虛上林諸賦雖極
其贍麗瓌偉之觀較諸惜誓弔湘鵩鳥之作崇下無
俟辨矣善乎朱子曰賈生以命世英傑之才俯就
騷律其文高古非一時諸人所及信確論也嗟乎子
雲乃茲失品濫矣余於是益嘆知言之難也嶸為梁
征遠記室參軍在當時號稱知言觀其立論大既推
曹劉為文章之聖擬陸謝為體貳之才又曰陳思為
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
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又曰孔氏之
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

於廊廡之間矣妙賞精鑒洞淵幽玄若參寥可謂知言者矣余嘗見世人多刻宋人詩話無慮十數家若此書曷可以弗刻也乃刻之沔陽貽我同好意表嶸知言云爾

唐李白詩序

李白者唐開元天寶間詩人之冠也詩至開元天寶間爲最盛若杜工部孟襄陽高渤海岑嘉州王右丞儲御史王江寧李頎常建者皆聲振藝林言中金石彬彬乎一代之英也故稱盛唐十大家云孟高而下諸子白與之同時並稱能言才非白敵罔敢頡頏獨

工部與白齊名世稱李杜自唐宋以來評者無少軒輊　國朝洪武初新寧高棅編次唐詩品彙允有賞鑒乃收白於正宗而標甫獨爲大家微意可槩見矣蓋白詩風之變也甫詩雅之變也白天才縱逸神秀難蹤甫學力閎深準繩具在此李杜之別也故曰白開元天寶間詩人之冠也按唐志白有草堂集二十卷當塗令李陽冰所錄陽冰序中巳謂十逸八九而近代刻本又多附以贋作亂其精實東坡之在當時業巳有是恨矣矧年代彌遠校讎彌踈則夫今所傳者[illegible]敢保其無贋逸邪余刻白詩十二卷於沔陽共詩九百六十四首而賦序書表贊頌雜文不與焉辨贋補逸尚有望於世之博雅君子云

陶淵明集序

嗟乎辭仕而就隱者豈古人之本意哉故商巖及莘伊尹皤然而喜樂正子相魯孟子喜而不寐夫二子者何喜焉道達而志行也古之人有生不逢時進則詘志乃不欲詘志也於是揆時勢酌重輕蹈亂於未形垂高於不朽翩翩乎蟬蛻囂埃之中放浪江海之上鴻飛冥冥絕塵而不及者蓋甚不得已也余嘗愛晉徵士陶淵明棄官從好脩然有採薇蹈海之風每

撫其遺文輙興愴慨若形影贈荅之篇乎死生一禍福盖深會御寇力命之旨三良荊軻之詠銜木塡海之感宛有黍離之遺悲歸田穫稻飲酒閒居之趣雖古之巖棲澤釣結蕭[illegible]灌畦牧豕之徒又何以加焉嗟乎是豈淵明之本意哉載觀感士不遇賦遐望軒唐緬懷虞魏固非無意於當世者千古悲凉之思疇則諒之淵明舊有集八卷共詩一百二十三首文十七首鍾參軍謂其詩篤意高古辭興婉愜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梁昭明序其文曰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由是觀之則淵明此集

匪特爲藝家之宗抑亦約進之良軌也詞翰人間風流未泯余刻而傳之學者仕者諒皆有取於斯焉

白虎通德論序

昔者孔子刪詩序書稽正禮樂賛周易脩春秋而六經作秦燔圖籍以愚黔首而先王經世之大典燼矣漢興懼遺文之散亡乃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閣置寫書之官迨至向歆父子總群書而著七略顧六經之同異莫之議也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緒尤重經術鴻生鉅儒負笈挈帙不遠千里而至者甚夥由是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暨仁壽閣之

所藏者動以萬計而古書稍稍復出矣建初中詔集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不曰六經者樂亡而不可考也維時天子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此白虎通德論之所以作也其後有董卓之變焚蕩殆盡繼又有劉石侯景祿山黄巢之變極而至于五代之季以迄女眞蒙古之變而自漢以來文籍世鮮存者幸而白虎通一書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若有鬼神訶護於其間往歲遼陽傅君鑰守太平時刻眞鄒齋而中土人士未之獲見祥符學諭麻城陳君金適辭書院供貲以壽諸梓與諸生共之嗜可嘉已大氐天下之物山有時而崩川有時而涸石有時而泐獨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日星同耀是書佐佑六經開拓見聞誠非他書可比屢經世變而不隨泯滅謂非鬼神訶護之力可乎陳君篤學好古近刻學則若干條以訓髦士君子謂其得師道云

事類賦序

宋博士渤海吳淑著事類賦百篇奏詔而爲之註蒐羅百家貫穿古今可謂博洽也已余覽是書未嘗不嘉其考覈之精敘述之美而三歎其用心之勞也雖然余竊有論焉載籍日多世罕自得之學以得之之

易也七十子之徒目不見載籍而斐然成章以得之之難也古之人有老而後見完本論語聘上國而始見詩之風雅頌適魯而始見易象春秋其得之之難如此故其潛心覃思强探力索一旦豁然貫通則爲自得之學矣近代雕印寖繁汗牛充棟故學者徹悟寡而剽竊多訓愈明而功愈懈如道德性命之說則有陳北溪字義程若庸字訓而眞西山讀書記爲尤精如車服器用之辨則有朱晦菴儀禮經傳通解楊復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爲尤備如草木鳥獸蟲魚之類則有司馬公名苑陸農師埤雅而羅鄂州爾雅

翼爲尤悉是故古之人有終身不能通者今開卷了
然而可曉抑體驗精察之功其於此心之自得何如
也吳氏此書聚慱爲約最便初學且櫽括成賦諧以
音韻誠類書之優者也展而閱之亦窮理格物之一
助惜乎賦體皆俳匪古之軌蓋遵當時取士之制云
爾開封守南宮白侯刻寘郡齋請余序之余備書所
見於卷端如此甲午冬十一月朔嵩渚李濂書

源流至論序

新喻簡公之巡撫河南也政暇謂開封守南宮白侯
曰源流至論一書舛譌特甚盍校勘刻之侯奉令惟

謹未朞月而告成事或問於嵩渚子曰聞見之知多
知也德性之知眞知也君子之學亦惟致吾德性之
知而已矣乃若源流至論慱聞廣見徒資舉業焉耳
矣奚以刻爲嵩渚子曰嘻夫知者心之靈而性之用
也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一而已矣是故慱聞廣
見雖得之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夫豈有
二乎哉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夫聞見
者所以致吾知也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
外合一之學也不然聖門立教何以一則曰慱文二
則曰慱學而深賢夫以多問於寡者乎苟專務記誦
而無反身實踐之功斯可鄙耳是書門析科列綮如
井如蒐羅事實悉有斷制初學之士讀之亦足以聞
所未聞見所未見于凡經史之綱要百家之異同前
人論說之是非歷代制度之沿革咸得以略識其槩
焉刻之以傳顧不宜哉曰奚以源流名也曰淮南子
不云乎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而禮記亦云三王之祭
川也或源或委夫委者流所聚也是書由古以逹今
如水之自源而徂流浩浩洋洋莫可涯涘蓋有本者
如是爾舊分前後續別四集前後續集爲林德頌氏

所編而別集則編於黃吉父氏德頌名駉吉父名履
翁皆閩人也並有文學顯名於宋之季世故紀載宋
事獨詳云

未第稾序

余孩提時隨先母歸寧外氏至輒啼舅遺果啖之啼
弗止母曰兒在家每啼以書冊示之則止舅從母言
試之果然咸以爲異甫能言先君子授以孝經入耳
輒不忘六齡就塾師日誦千言九齡學作詩句頗出
驚人語閭長老奇之年十四先君子捐賓客資給單
[illegible]歡欲以業里人謂兒曰弟也才科第易耳鞠養無

愠也年十九而喪母煢然一身伶仃困苦無力買書贄師常借書覽誦約友肄習焉正德丁卯元夕偶作理情賦為友人左舜齊持去而空同李子時僑居汴見斯賦於舜齊所乃大驚異稱之曰逸才逸才翌日訪余吹臺讀書處忘年締交多倡和之篇居無何遂庵楊公以都御史督馬政西入關中艤舟河滸李子其門人也往謁焉公首問中土人才李以余對頃之郡守陳侯澍來公曰汴有一士守知之乎陳謝不敏公語以姓名陳歸亟召見郡堂面試譙樓上梁文援筆立就陳大奇之自是知名郡中戊辰鳳山秦公以

督學至試以文甚見稱賞遂延入公署命與子泮同硯席未幾遷去而執齋劉公代至見余所作古文歌詩尤加之待以國士癸酉發解鄉闈明年會試南省登進士第乃以戚里補外低回州郡漂泊湖海間關邊塞者逾十年日惟從事於案牘簿領之間而學殖荒落矣韓愈氏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斯言殆為余發歟未第時稾積有數百篇遊宦以來散佚殆盡邇者謝政里居心閒無事檢尋敝篋杳無一存頗親友之家間有藏之者蒐訪收錄僅得十之二三暇一展玩而丱角之志蚤年之見拂鬱之情舊遊之迹亦略見於是今年垂四十學不加進廢斥如流駸駸鄉暮而氣血漸衰疎懶愈甚尚敢望大有成就邪余讀傳記見古人少而穎異者長必振立於時若祖瑩八歲耽書王勃年十二而序滕王閣胡致堂吮乳夜啼燈晝示之則止後皆有聞焉余幼嗜書冊寔出天性似頗異於群兒乃今落魄無成誠天壤間一棄物耳撫躬惆悵志惡容已於悲咤哉昔宋景文公每見舊作輒憎之甚欲焚棄余意亦然客有勸余勿燬者姑存之以示我後人使知凡爲學者雖有美質尤當努力慎毋優游歲月坐致頹廢如余之無聞

斯爲善學也已爰書簡端用代家訓時嘉靖丙戌冬十一月夷門歸客李濂書於榆枋小隱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七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八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八

大梁李濂川父

序五　十首

汴京遺蹟志序

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至丁未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為汴宋春秋垂完而輟既叨甲科遂服官政固無暇及此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於篋笥中檢尋故稿散逸罔存於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卷冠之序曰粤惟秦漢以來天子建都之地曰關中曰洛陽曰建業曰汴梁曰臨安其間遺蹟往事非藉圖籍以傳則蹟與代湮事隨人滅陵谷變易城闕丘墟雖都人遺老有不能道其舊址之所在者矣然則圖籍之在寰宇亦豈可少哉今關中有三輔黃圖呂汲公長安圖記程文簡公雍録葛稚川關中記洛陽有楊佺期洛城圖韋述西京記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王正倫洛陽類事建業有史正志建康志朱舜庸建康續志陳曾南金陵圖考臨安有武林舊事周淙臨安志李心傳朝野雜記皆行于世學士大夫一展閱間故都遺蹟宛聚目前不必履壤觀風詢宮問沼躡荒臺矚廢殿而感時

懷古之情自不容已于卧遊之頃矣獨吾汴自五代以迄于宋久爲帝都而紀載之書無聞焉著微有孟元老夢華錄一帙撫歲猥瑣無足觀者余少角時聞先生長老咸稱宋敏求東京記王瓘夷門記頗爲明悉而未之見問嘗徧叩城中藏書之家暨海内博雅之士皆亡有也丙午之夏余避暑于南垌别墅幽居寡營神慮澄爽乃稍親筆研創輯汴京遺蹟志成所愧聞見褊陋蒐羅疏略隱括靡周詮次無法詎敢曰與呂汲公程文簡諸君子之編並行于世哉聊亦摭故實備考索舒慨悅資譚噱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

之長日而已乃若區區删訂取舍之意備見凡例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略寓于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

乙巳春遊稾序

余少厭塵囂雅尚丘壑然家本大梁苦無山水間嘗閲嶽圖海經洞函嶠録輙嗒然坐忘意馳神往蚤歲宦游四方每遇佳山水必掉鞅以遊探奇窮幽竟日忘倦乃若京師之西山襄陽之鹿門湖南之大别洞庭京口之金焦吳門之虎丘無錫之惠山杭州之西湖會稽之雲門天姥若耶剡谿四明之天童雪竇阿育王山台溫之赤城雁蕩河東之底柱龍門罔不遂眺覽之願焉嘉靖丙戌歸卧年三十有八杜門掃軌不復遠遊蓋逾二十年于茲矣乙巳暮春暄陽載和覺獵心之復萌適婚嫁之甫畢乃策杖渡河駕首西邁入王屋躡天壇觀濟源泄瀑徊于龍潭盤谷之間弔古懷賢殊有情興還經寧邑過山陽問竹林遺蹤遂入六眞山尋列僊卅窟巡邏至百家巖眺峯頂石門還暫憩共城之百泉書院登陟蘇門山絕頂訪孫登嘯臺邵子安樂窩觴詠于泉上之涌金亭留連數日興盡而返樂哉斯遊良足慰吾平生也已往返

僅二十日得遊記十二首雜文三首五七言雜體詩五十九首詩餘長短句十首合爲一帙寘之几案時一展閲恍若身在巖瀑間雲翻霞蔚猿鳥亂啼清賞既足而吟嘯以歸也昔宗少文好遊名山西走荆巫南登衡岳晚歸江陵歎曰吾老矣諸山恐難徧歷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經履悉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抑余之輯是稾也其諸少文圖山于室之意乎稾凡五卷祕不以示人明年丙午秋巡撫大中丞池陽柯公枉駕敝廬偶見之客堂躍然喜曰廣志抒抱遊之大義疾誦一過心骨灑然

是不可不鋟梓以傳乃屬問封大守桂林白侯刻之郡齋余固辭焉而未能也姑溢為之序以諗諸同好者

湖廣鄉試録序 代作

正德己卯秋天下當大比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毛伯温職當監臨先期詔藩臬諸臣曰賓興重典也其豫聘師儒祗遴諸執事以供若事務期得俊士以佐翼我 國家於是肅度挈綱諭士嚴屬惟公惟慎益殫厥心力焉先是都御史秦金巡撫數年于兹澤深化洽士咸奮勵總督侍郎陳雍賑濟都御史吳廷舉撫治都御史王縝繼至又皆作其氣而新之夏六月鎮守太監李鎮始至暨總兵安遠侯柳文分守太監梁英呂憲司権太監李文僉以文事為重樂觀厥成適郎中王宗伍全員外郎徐咸主事茅責胥以事至而藩司奉臺檄所聘諸師儒亦相繼至戊辰入院御史伯温乃以某暨教諭劉大清為考試官武文周潮張時啓粘燦季鎬訓導胡山楊喬褚嵩為同考試官左布政使周季鳳右參政夏從壽為提調官按察使聶賢僉事顧英為監試官右布政使方璘左參政葉相副使惲巍陳夔黃天爵左右參議黃質顧珀僉事

汪玉田登張萱吳欽都指揮張勳劉淳石璽皆贊襄于外者也綜理既定乃合提學副使張邦奇陶簡士而三試之取士八十有五刻其文之粹者篇二十丙戌於院以榜以宴諸俊士於是乎進矣其不亦濫柄乎文兹與諸俊士始見也其可以無辭乃揖諸俊士而告之曰嗟爾俊士其知君子所以進者乎夫君子之進也行吾道也非為爵禄也科舉者以言進者也爾之言豈端為科舉計邪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責實也嗟爾俊士其知君子所以自立者乎蓋義利之分幾微之間也君子講之熟見之定審其幾而罔惑是故惟義之尚匪義弗為也雖衆人非之毅然而不顧此君子所以自立於一世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言不可不審也嗟爾俊士其知君子所以不朽於後世者乎崇階鴻胸一時之人則知之歷代稍深乃泯没弗能見已君子敝脩於其家懋明厥德靡息靡間故徵於身則面睟背盎推於人則物動民化及其立人之本朝也隨事宣力皇皇焉惟恭食是赧而務樹一代之駿功暇則篤志載籍力誦而靜思以會古聖賢之心或有所得則起而筆之續成一家之言以詔來世蓋言之不容已

者此之謂不朽是故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知所以進則知所以立知所以立則知所以不朽於後世者矣其致力於衛後士者如此爾後士平日自期待者亦有合於是乎抑頗戾於是乎夫見與是合而厭聞焉謂之自盈見與是戾而弗之取謂之自荒自盈則日損荒與損學者之大患也嗟爾後士其敬聽之哉其敬聽之哉

浙江鄉試録後序 代作

嘉靖紀元天下當大比監臨浙江鄉試者御史何鰲也至期則申飭諸司籲天以從事內外百執事罔不

公虔祗慎務期得人焉録成某序諸後曰嗟乎士之舉也猶女子之嫁也禮有之女出于門父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息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愼乃宮事子多士行且仕矣余何言庸助爾乎吾聞君子之事君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義行則志不孤道達則學有用夫士之窮居也志以基之學以殖之弦誦校序脩身俟時基崇而殖厚矣乃薦于鄉以上于 朝聚而試之叙而官之中外靡齊皆行義達道之地也子多士夙昔之志之學何如而可自負也與哉夫古人之心未嘗不欲仕也而亦未嘗不欲推所打以熙

濟也倖致者戾義旁趨者畔道窒政者寡學曠時者畢志君子恥之是故道合言從曰遇澤流于世曰融四海乂康曰從推賢遜德曰吉內省弗怍曰安令聞不泯曰永六者義之樞也道之軌也志之鵠也學之穫也執樞導軌而鵠而穫士之善者也子多士其敬之哉勉之哉會是吾無以語子矣

夏止齋先生政監序 代作

政監三十二卷華亭止齋夏先生所著余覽是編未嘗不悲其才志之大而厭用弗竟云夫才者天所賦也而充之由學志者心所期也而行之由時最聞諸

長老曰先生正統甲子薦于鄉時年二十二請續學不深厚也辭同行會試者不赴戊辰始試舉進士明年授南京吏部主事局務清簡購大學版刻群籍悉誦習之己丑遷江西提學副使讀書白鹿洞中暑寒靡倦觀諸政監所載才猷足徵而金陵白鹿所得弗可誣已故曰才充由學夫以先生之才俾秉鈞衡敷張猷納必大有可觀者而位止山東右布政使齎志以殁君子傷之故曰志行由時抑聞先生自弱冠時業已留心世務聞 國家政令之善書形顏色否則不懌終日平生慕諸葛武侯范文正公文丞相之爲

人嘗覩其像縣書舍中昕夕瞻對肹與浩嘆由是觀之則先生之人品槩可見巳先生名寅字時正一字正夫天順成化間數上封事皆民隱急切政化本原並寢不報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録東遊録史詠讀易記藏于家政監特其一爾乃刻之沔陽

周文端公文集後序 代公之婿陳都御史璘作

君子之功業文章所以垂百世而不朽者必本諸志志也者功業文章之準的也吾志旣立而功業文章卒赴其所期由是銘之鼎鐘勒之琬琰來世傳之後學仰之曷莫而非本諸志哉璘幼聞太保文端周公

教曰志以基美美以昭遠遠以永譽故功業不若韓范文章不若韓歐非吾志也嗣見公送李廷輝文有曰人必有志也而後可以有爲必有爲也而後可以名世夫天下之事在君子所當爲者抑多矣知之而不爲與爲之而不至其極者皆非志士也由是觀之可以覘公之所自立者矣公蚤承厥考莊懿公之訓登天順庚辰進士蘇翰林累官至太子少保大司徒其在禮部也郤夷獅之貢毀妖姑之寺其在吏部也抑高祿之傳陞罷祝庖之投獻其在戶部也減織造之嵯金止靈臺之增役廢分厥畹之田奏省元宵之費凡災異條陳必切時病隨事納忠不可殫述古稱賢相如韓范諸老公何愧焉公爲文不尚險怪艱澁之辭步驟韓歐諸大家而間出巳意義理明白讀者遜服公歿後長子太守某輯其遺文十卷將鋟梓以傳而屬璘序諸末簡璘忝爲公婿誼不可辭敢述疇昔之所聞于公者爲序以見公之功業文章所以垂百世而不朽者本諸志爾璘受公良誨如此奔走中外幾三十年仕蹟竟罔聞于世負公之教多矣援筆而愧慟者久之

永感十慕詩冊序

永感十慕詩冊者沔郡倅張君玹慕其父東山翁作也翁旣沒玹追慕其善行弗能盡書也於是摘其大且要者十事布之於冊曰永感十慕彰其善也冊旣成於是沔之寮友暨鄉大夫里居者咸爲聲詩詠歌之嘉其慕也正德巳卯春玹携冊造余請曰吾父東山翁潛德重于鄉閭玹學而未能也茲擇其十事如左旭夕顧諟惟恐或遺公其爲我叙之言未旣泣數行下復哽咽不能語余戚然展冊睹其所謂十事者曰敬身曰齊家曰孝親曰教子曰愼祀曰親賢曰樂善曰䘏貧曰崇儉曰服勤乃嘆曰賢哉翁之爲行也

悲哉玘之為墓也謟覲翁之行事皆隱居之所有事而動合古訓一一可為鄉人範施于有政蓋無往不宜者翁其古隱君子之流歟傳曰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憶玘未仕時翁髮蒼體健庭訓諄諄在耳也今仕矣而翁弗存則夫皋魚季路之所以為心者玘其能免乎哉此十墓冊之所以作也抑翁之十事皆施于家而未布於國玘推翁之心而達諸政以澤一郡之民天下之孝莫大于是矣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玘其毋徒墓也與哉余重違其請漫書冊首聊以廣玘之墓藉慰翁之心於九京云爾

救荒本草序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本草興焉陶隱居徐之才陳藏器日華子唐愼微之徒代有演述皆為療病也嗣後孟詵有食療本草陳士良有食性本草皆因飲饌以調攝人非為救荒也救荒本草二卷乃永樂間　周藩集錄而刻之者今亡其板瀕家食時訪求善本自汴携來晉臺按察使石岡蔡公見而嘉之以告于巡撫都御史蒙齋畢公公曰是有裨荒政者乃下令刊布屬瀕序之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五曰舍禁夫舍禁者謂舍其虞澤之厲禁縱民采取以濟饑也若沿江瀕湖諸郡邑皆有魚蝦螺蜆菱芡茭藻之饒饑者猶有賴焉齊梁秦晉之墟平原坦野彌望千里一遇大侵而鵠形鳥面之殍枕藉道路吁可悲已後漢永興二年詔令郡國種蕪菁以助食然五方之風氣異宜而物產之形質異狀名彙既繁真贋難別使不圖列而詳說之鮮有不以虺牀當蘼蕪薺苨亂人參者其弊至于殺人此救荒本草之所以作也是書有圖有說圖以肖其形說以著其用首言產生之壤同異之名次

言寒熱之性甘苦之味終言淘浸烹煮蒸曬調和之法草木野菜凡四百一十四種見舊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種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種云或遇荒歲按圖而求之隨地皆有無艱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書也有功於生民大矣昔李文靖為相每奏對常以四方水旱為言范文正為江淮宣撫使見民以野草煑食即奏而獻之畢蔡二公刊布之盛心其類是也夫

陶節菴傷寒六書序

陶華尚文號節菴者正統間餘杭名醫也嘗著傷寒

瑣言及家秘的本殺車槌一提金截江網明理續論爲傷寒六書云治河大中丞松石劉公謂其書闡微鉤玄濟物攸賴守湖州時嘗刻之郡齋今復移撫開封命郡守白侯刊布焉而贊成之者河道憲副鉼山胡君也工既完屬灝序諸首簡灝家世業醫幼聞之先人曰百病之急無踰傷寒是故學醫者當自傷寒始傷寒既明餘病無難理也自漢魏晉唐以來治傷寒者咸祖張長沙仲景之書顧其文辭深奥非洞識經絡者弗能曉且專論外感而遺內傷間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者兼之篇帙殘闕讀者病焉嗣有王叔和朱奉議許叔微龐安時成無已劉守眞滑伯仁諸子衍繹補輯燦然可觀而世之治傷寒者有指南矣節菴之爲是書也精思妙詣獨智自得多發諸子之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長沙者夫何惓惓囑其子秘而藏之勿傳諸人似非仁人君子大公無我之心此松石公之所以一刻再刻而不吝已也灝披玩是書重複繁冗而各編命名亦弗雅竊意節菴慮其子之質鈍惟恐言之弗詳知之弗固而不虞後之刻梓以傳播於世故若是其草率耳安得深於是術兼長於文學者秉筆删削以爲精明簡約之書以淑諸人以傳諸天下後世豈非醫林一快事乎節菴又有傷寒治例直指及標本論點點金段段錦四種統名曰傷寒十書倘松石公見之自當續梓焉以行于世

幼科類萃序

醫之爲科也十有三而最難者莫如小兒蓋小兒筋骨未堅脈息未完神氣未全問之而弗能言診之而未易決是故謂之啞科書曰若保赤子言保之之難也老子曰聖人皆孩之言孩之之不易也黃帝曰吾不能察其幼小者言幼小之難察也概自顱顖經亡而童孺夭折者多矣世之稱小兒醫者曰錢仲陽陳文中李樫董汲栖眞子漢東王氏皆有顯名於一時顧未免囿於準繩尺度之中而乏超然自得之見求其推移變化卒與法合譬如珠之走盤而不出於盤惟錢仲陽一人而已夷考仲陽當宋神宗時爲大醫丞素難奥旨無所不窺乃建立五臟之方各隨所宜用之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眞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抽金匱玉函之秘而得內經之髓者矣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門人閻孝忠之所裒輯者非仲陽本意也幼科類萃一書不著纂者姓名觀其引用

諸家之說蓋近時醫工爲之者治河大中丞松石劉
公謂是書有保嬰活幼之功乃命開封郡守南宮白
侯刊布焉憲副鉼山胡君寔力贊之昔程伯子有言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斯刻也其
諸利民惠物之心而形於疏濬之餘者歟刻既完松
石公以序引見屬余嘉其有益于民生故不辭而書
諸首簡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八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九

序六　九首

目錄畢

李濂　川父

序六　九首

王端毅公文集序

竊聞元宰大臣之文與墨卿藻士之文不同也何爲
其不同也志不同也蓋元宰大臣志在於天下國家
曾弗有意於工文而蘄人之悅且譽也墨卿藻士志
惟在於工文規規然摹擬於古而必蘄人之悅且譽
也夫志既不同故其文自有不可得而同者稽諸隆
古若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說之命周召之誥以至

無逸君奭立政諸篇上毗君德下潤生民渢渢乎皆
天下之至文邈乎不可尚已抑近代鉅公亦有以文
集傳世者若韓魏公之安陽集司馬溫公之傳家集
文潞公富鄭公范文正公諸君子竝有著述皆未嘗
有意於爲文而因事屬辭簡明平實如米粟之可以
療饑木綿之可以禦寒藥石之可以伐病適於用而
靡踈要諸久而弗繆非徒爲無益之空言而期以一
藝自名者也於戲休哉嘉靖乙巳巡撫河南都御史
三原雒公仲俔以其鄉先達王端毅公文稾屬濂銓
擇編次將鋟梓以傳且徵言以爲序濂受而讀之浹

旬輒用己見稍刪其太率易者二十篇餘悉仍其舊
釐爲十卷乃再拜颺言曰天之生是人也其有意弼
成一代昌明之治乎公舉正統戊辰進士敭歷中外
幾五十禩累官　太子太保柱國吏部尚書丕著風
節於　憲宗之朝其碩望偉度足以懾四夷沉畧
遠識足以熙庶績仁心惠政足以福黔黎讜論嘉謨
足以翊　皇度毀譽不動其心進退必以其正海
內之士無不仰其風采其諸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耶　孝宗御極之初首　召公還　朝秉鈞
政府于時泰運方亨君子道長公引拔群賢布列當

路如盧氏耿公好問襄城李公公勉莆田彭公鳳儀
盱江何公廷秀太原周公伯常金陵倪公舜咨華亭
張公時敏皆一時縉紳冠冕同寅協恭共輔太平之
業非公之休休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而無毫髮
媢嫉之意其何以致彙征之效而措天下於至治哉
公去今四十餘禩矣而其高風令聞猶使人嚮慕詠
歌不能自已是以撫其遺文與三歎焉公平生所作
多不刻意雖或出於肆筆爲之而其要歸必本諸仁
義忠孝有補於天下國家夫豈若世之墨卿藻士雕
琢其詞艱澁其句苦心於一字一句之間動以之自

夸詡曰是擬其代也是擬其篇也而竭一生之精力以爲無益之空言者哉公所著有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玩物意見經籍格言漕河通志歷代名臣論諫錄總若干卷不在集中

大學士賈公南塢集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至哉斯言自六經以來莫之有易也其千古命辭之凖乎夫辭文辭也意蘊諸中非辭莫達是故君子之命辭也但取諸達意焉已爾辭苟足以達意豈非辭之善者哉今之所謂詩與文大都皆辭之類雖出於後世之所撰而其原皆本於六

經竊聞序述論說原於易詔命策檄原於書詠歌賦頌原於詩哀誄祭告原於禮書奏箴銘原於春秋代有名家人有名篇而何後世之能達其意者不多見也粤自春秋戰國以來若左丘明荀况莊周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劉向班固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元結宋則歐陽脩曾鞏及蘇氏父子元則虞集姚燧柳貫黃溍　國初則宋濂王禕蘇伯衡方希直以迄於楊士奇諸君子皆所謂辭達者也前倡後承竝稱能言學士大夫咸宗之夫何近代之爲文者弗浚其源而助其瀾弗培其根而飾其葉詩必曰漢魏而華

擬以求似何有於興致之優柔文必曰遷固而艱澁以爲古何有於旨趣之雋永甚至牽綴蹈襲剪截餖飣刻削晦滯辭弗足以達意而詩文之陋至此極矣噫乎文中子曰古之爲文也約以達今之爲文也繁以塞斯弊在隋唐之間已然而今尤甚惟吾鄉文館穎先生南塢賈公則不然公以純明惇確之德端直恪慎之操自翰林編脩以至少傅大學士遭際
明聖入司密勿其養之也充其積之也厚故其發爲詩文平正馴雅辭不繁而意達誠所謂臺閣之文盛世之音也公請老而歸逍遙於穎水之上者垂二十

年今八十有二歲　聖眷優隆　錫恩存問公體康而健製作日昌以富邇以所著南塢集若干卷寄濂命有言以爲序濂資稟闇劣有志弗彊遊心藝苑歷壯而老曾未能闖作者之戶庭茲幸讀公之文竊愛其不假雕飾意盡而言止庶幾弗盭聖師辭達之訓視世之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使人讀之不可以句而本意反爲所蔽者曷足與議於文哉公當朝文章鉅公也固弗俟後學小子之贅贅敢諉述管見於簡端庸識嚮往之私云爾嘉靖乙巳秋九月鄉後學李濂撰（後二年公卒賜謚文靖）

巴陵余氏族譜序

開封別駕巴陵余君叔載手輯其族譜成既鋟梓矣一日奉以相示曰坤先世居豫章之長茅嗣徙巴陵之山口村遂爲巴陵人唐宋以來故有譜勝國時有諱千秋者與吾遠祖千二府君寔爲伯仲千秋爲巨商鬻蠶常駕數艘往來江湖間其艔之占風旗大書千秋二字艘過九江以名諱罹變詳具譜中當是時道路譁曰法將逮其族人於是諸族人咸驚走竄避遂失其譜千秋側室鄧氏有遺腹子然無所歸乃依隣冶馮姓者爲之室甫三月產一丈夫子鄧欲余其

姓以存宗祀馮曰必從吾姓則生否則殺鄧不得已合兩姓均命之曰余洪兒蓋洪即馮之譌而兒云者猶云餞之而不殺也故今其裔有從軍於蜀者猶以洪爲姓寔與余同宗云千二府君之嗣始遷栖巴陵之尹家塘後徙上游村之西冲源　國朝洪武初勑參政張公覈民就屯吾高祖崇六府君暨弟崇七以西冲業產付所親湯甘二氏莬執三遷乃止于月田之上龍陂尋分處剌史洞之官倉堠卒定居于月田之港南岸是爲吾余氏始遷之祖月剌山川形勝物產風俗較諸西冲迥異意者吾祖宗積德致慶而鬼神默相於其間故獲是善壤以永貽我後人休歟是未可知也自萬四府君迄受二凡四世歷山口龍潭尹家塘官橋村黃婆塘上游村之西冲源諸處其生卒年月塋兆山向皆亡考失今弗譜後世何述焉坤茲輯譜將以徧給族人願先生有言也走受而讀之終卷乃仰而歎曰譜史之類也夫史與譜雖小大不同然紀事載德備遺昭戒其義一也大凡近者見聞而可知遠者日湮歲無稽已嗚呼譜可以無作乎哉顧世之爲譜者冐望則附諱微則匿浮實則夸三者皆譜之疵也有其一而人斯疑之矣夫譜所以傳

信也而乃召疑亦何貴於譜邪走觀是譜其文約其事核其立例簡以明衡據所知以爲始祖而族姓辨矣世爲圖系以著承繼而昭穆叙矣人各疏其所出而參介嫡庶明矣君子曰余氏之譜善譜也別駕君之家政可徵已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家政如此而郡政有弗脩舉者乎觀其譜可知其人也因書而歸之

李氏居室記序

堂室有名非古也而有道者所不廢蓋以義起云乃若韓魏公之醉白王晉公之三槐司馬溫公之讀書

堂咸有記以闡名義至于園池齋閣莫不皆然而當世之君子不以爲非焉抑湯武大聖人也盤盂觴豆戶牖牀几悉爲銘以寓規警而堂室顧可闕乎間嘗讀晦菴朱子名堂室記訓述父師學崇敬義前賢高明之志可窺已余自丙戌蒙　恩放歸始經理垣屋以承先志城中敝廬暨郊外別野有堂有塾有樓有亭有閣有精舍有書院漸次苟完足以佚老而自適林居多暇無所用心敢竊附有道各爲之名而又恐子孫罔諳厥繇也乃一一爲之撰記以詔方來因構命辭各有意義所願爲子孫者瞻棟宇而仰思締造

之艱服訓辭而俯期繼述之善毋惰於學以隕家聲毋荒於德以貽鄉誚毋侈於用以隳素業誦柳玭門地之言鑒衛公平泉之戒悚然而懼卓然而自立以求弗辱其先人斯惟李氏之賢子孫哉記凡十有三首意在垂訓弗致工於文辭而室中諸器物箴銘凡五十有九首咸附焉言擬藥石舉非浮浪無益之語合爲一袠統名之曰李氏居室記聊命豚子藏之以翼家乘

朱僊鎭岳廟集序

朱僊鎭在汴城南四十五里有宋岳鄂王班師地也按紹興十年夏金人渝盟南犯朝議洶洶乃加王少保兼河南北路招討使王誓師奮擊捷書日聞郾城之戰金虜敗衂倉皇奔竄而兩河豪傑皆帥衆歸王中原響應王指日渡河收復舊京可期也顧相臣檜沮之欲畫淮以北與虜和王師駐朱僊鎭兀朮復聚兵十萬對壘而陣王遣背嵬五百大破之咸以爲中興之機金亡之日也乃一日奉金字牌趣班師者十有二王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民皆遮馬痛哭王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王既歸虜勢浸橫而恢復之計不可復

議矣嗚呼可勝恨哉朱僊鎭祠廟士人悼王垂成之功不就而立也近歲有司從民之請始訂定饗祀儀如錢唐湯陰故事余汴人也往來祠下必肅謁焉每見經過名卿大夫留題壁間者甚多余自童子時竊有志裒錄以方攻舉子業未暇歲序荏苒倏忽白首比者田居寡營漫爲編輯總十有二卷先之以宋史列傳欲觀者悉王之行履也次之以班師本末斯廟爲班師而立斯集爲班師而纂不可不具其事之終始也又次之以饗祀見士人追思之意有司崇報之禮也又次之以論評列兩說之是非而折衷以義理

之中正也又次之以哀弔見騷人墨客暑暑感慰之心自有不容已焉者也終之以昭雪見忠臣必食其報而天定之有在也附錄王之遺文者誦其言可知其志也嗚呼昊天弗弔豈不欲殄殲醜虜安我中國民而胡爲有此班師之詔邪使無是詔則金人之讎可復靖康之恥可雪二帝可還故壤可得中原不足定也檜之罪於是上通乎天而王之憤至此極矣夫何迂儒曲士猶有援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而訾王班師爲不識權是豈知順逆之道者哉余嘗聞爲人臣者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禮也詔

令南還乃矯制北伐亦何以使偏裨用命而律士卒之不我違乎論鄂王者當設以身處其地而熟思之可也

四明文獻志後序

李濂曰昨者今之鑑也善者我之型也志者專之郛也匪鑑曷觀匪型曷範匪郛曷載擇而載之先達之烈也罔觀罔範後死者之罪也四明負滄海而郡靈鍾秀蟠産材寔繁伊昔宦于是邦者嗣揚休續竝垂無窮之聞是故四方誦文獻之盛者莫甲焉粤若先民鄭氏嘗有述矣曰四明文獻集黄氏繼有述矣曰四明文獻錄猶弗備也少司空董山李公時升乃纂是編曰四明文獻志可以觀可以範可以載而傳矣夫鄭黄宦弗隆也索居窮年晏有集錄公仕績昌明復成玆志傳所謂三不朽者公兼有之矣百歲之後如有續是編者孰會公乎載觀　國朝自洪武迄今百六十年于玆矣登是編者郡大夫纔三人合五邑之産者纔九人嗟哉難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鑑之型之景仰之謂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可不懼哉可不勵哉嘉靖壬午秋九月

尚書義粹序

滹南書義凡六十有二篇襄城王若虛從之所著文辭醇雅析理明晳務舉業者尚之曩在勝國時有刻版題曰經義新式　國朝弘治間南陽王文莊公懋學提學山西再刻於晉陽書院乃易其題曰尚書義粹云余家世業是經憶昔丱角之年誦是編甚習比者歸老東門心閒無事繙理舊業訓課子孫漫一閱之益覺新思疊出發揮明盡而深歎近時經義之弗爾也爰正其譌誤校謄一過冠以金史本傳俾覽者先知其人復附以宋張庭堅程從元二公尚書義三篇刻之家塾而爲之序曰士君子自立於一世者有

三曰氣節曰文章曰政事三者闕其一則亦不足貴也已從之爲金翰林直學士值崔立之變群小獻諂爲崔立樹功德碑乃以尚書省命召從之爲文從之外若遜辭而實欲以死拒之卒不秉筆其氣節屹屹何如也從之雅負經濟才於中外繁劇亡不堪任嘗爲管城門山二縣令咸有惠政及民每秩滿歸老幼號泣攀送至壅遏不得行則其政事宜民有足徵者矣金源氏雖用武立國而能飾以文治開科興賢俊髦奮起一時名士如趙秉文元好問王庭筠党懷英李純甫皆蔚然爲一代宗工從之與之頡頏並稱文

傑余雖未見其全集第觀中州集之所載者暨尚書義諸篇亦可以槩其餘矣夫氣節也文章也政事也三者兼備滹南其全材矣乎抑余聞從之少受學於其舅氏周昂昂有文學重名嘗誨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曰文章以意爲主以辭爲役主彊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命辭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從之所得於鄉前輩者如此則其文之足傳蓋有所受之也讀是編者宜以此求之則思過半矣

北覲稿序

語曰農勞廢洛官勞廢學詎不信然哉正德丙子夏四月余赴官沔陽仲冬循例入覲乃離任繇竟陵經應城申城過大梁故國渡河涉淇出磁州如邯鄲趙涿鹿以朝京師時天氣嚴寒余縮首毳輿中飛雪颯颯入僕隸皆逆風倒踵行及抵京師則日候銓部前各儼盧棚而坐以奉約束日沉鈴響始散歲首事竣即　陛辭出城親友邀餞者咸弗遑赴於是手不操筆篋者累月矣豈復有吟諷時邪既出京復道大梁七日而南轅乃又走尉氏許昌南陽之墟始達襄陽

而沔船業已來迓矣顧余遊襄之興頗劇遂登峴首躡鹿門入隆中謁武侯之祠訪諸葛之廬尋龐公之壠徧遊襄陽諸名寺與客觴詠習家池上留連數日始去嗟乎斯行亦甚樂矣寧意道塗困瘁之餘而乃有是邪入覲往返凡五越月所得詩賦若干篇興致雖存而文思則荒矣緣皆紀行之作弗忍捐棄爰命胥史書之藏諸篋笥庸識旅況云爾時正德丁丑春二月嵩渚子漫書

甲壬集序

甲壬集十四卷寅門李濂輯所自爲詩與文也曰甲

壬者何自甲戌迄壬午歲所得也詩與文咸弗足觀宜棄置勿輯胡爾存是稾也曰儲稾以受刑且考之方來也柳子厚曰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余誦斯言悲之夫時者往而不可復者也學者日新而弗容間者也輟耘弗穫輟步弗至時乎靡留鬒髮變矣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余少而失學長無聞於時今年三十有四矣内省中夜而於道未見湖海驅馳頗有柳州之慼流光逝波夙夜震懼於是自輯其所爲詩與文千餘篇寘諸几端時自吟諷亦弗棄雞觔之意也時嘉靖改元歲在壬午蜡月瀍書于東海上

嵩渚文集卷之五十九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

序七　八首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

大梁李濂川父

序七　八首

海虞徐公巡撫河南奏議序

濂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舊典之可稽今日之指南也昔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便宜章奏以爲古今典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蘇文忠公校進唐陸宣公奏議嘗謂諸已試醫方謂不必皆從已出而趙忠定公編類宋諸臣章疏以資經濟君子以爲識大臣之體今巡撫河南大中丞淺齋魏先生刊刻前

巡撫海虞徐公奏議其意亦猶是乎初徐公巡撫河南在弘治辛亥逾甲寅去汴迄今垂五十年矣其興釐之蹟保障之功憂國愛民之心雖小夫賤隷皆能道之稱頌而不已間罹　宗藩構誣賴　孝廟明聖浮毀不行且調撫湖廣以示弗疑公聞　命即行兩河父老攤道攀送哭聲震原野蓋公忠清直亮至誠懇惻苟利於國與民必行其志自壯至老夷險一節如貞松古栢挺霜雪凌雲霄矯然獨秀而不可摧折如此公蘇人也論蘇之人物者謂　本朝吳文恪棐文莊吳文定暨公四人皆聞范文正之風而興起焉者惜用之弗盡其才爾嘉靖初先生爲御史按部姑蘇公之孫其持其祖奏議數袠投謁行臺先生嘉其適用之文政暇輒一披覽携以自隨者十餘年今撫台襄撫之地而事之難處又有倍蓰於曩者經畫調劑之間勞瘁滋甚而較若畫一之規固在也因檄藩司刻之以存故事備考閱乃屬序於濂仰惟　國家設巡撫重臣開繫封疆生靈者甚大顧近年灾沴頻仍民力彫瘵賴先生拊循煦濡之澤甚深而又不自滿假博采前人之善亟梓其奏議以傳其用心可謂公且勤矣竊憶唐開成間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

貞公笏而當時有甘棠之擬然則海虞斯編謂非中土之甘棠可乎先生撫綏吾省二年于茲爲吾民興利祛害騰諸奏牘者已積數冊比歲醜虜南犯先生經畧調度捍禦措畫之疏凡十數上皆封疆生靈至計尤爲人所傳誦然則先生之奏議當與斯編並行於世無疑矣公自諫垣歷方岳都臺終少司空中外奏議甚多此獨刻其在河南者耳若夫出處言行之詳二泉邵公有傳今併列之卷首以爲觀者先亦誦其言必論其世之道也

郭君尋親歸葬詩序

郭君廷珪滇之蒙化人也正德戊寅父敏授合江簿
挈家之任至安東病卒是時郭君留滇遠在萬里外
實未之聞也乃后聞變沓不知骸骨及眷屬所在嘉
靖壬午郭君領鄉薦北上沿途訪之往返垂二十年
而始得焉蓋嘗三涉洞庭六渡揚子舟號陸涕艱苦
萬狀向非誠孝感格神明默相於其間豈能終獲父
骨而復聚其家眷乎稽之往牒吾於唐得一人焉曰
杜羔於宋得一人焉曰朱壽昌於元得七八人焉曰
羊仁曰黃覺經曰高以達曰章卿曰俞全曰李鵬飛
曰劉琦曰曾德之數子者皆童年嬰難失其父母昆

弟間關二三十年走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欒
聚以孝友終前史美之寔與郭君之事先後一轍吁
可駭已吾少嘗閱東坡集見其爲朱壽昌作梁武懺
贊偈以神其事又作七言古風賀之後因閱李肇國
史補又書杜羔事以遺壽昌蓋不勝驚歎嗟悼之意
夫今日之安東即壽昌之同州杜羔之佛寺羊仁之
潁郡黃覺經之春店李鵬之羅田也嗚呼異哉津渡
迷茫音塵遼絶煢煢然行泣於路疇其知之疇其告
之使非神明默相於其間白首道塗無益也郭君通
判吾郡嘗述其情事以告士大夫士大夫咸哀而賦

之積久成帙將付諸梓以傳而乞序于瀕瀕愧無坡
公之筆以闡揚其事但記古人事蹟之同者列諸卷
端以爲觀者先庸見郭君情事之若有同于古人者
如此遂書之以爲序

嘉貞詩冊序

余觀史傳古之貞烈之婦操從一之節視死如歸而
與其所天偕亡者代有其人若夫出自王室之胄而
能然者由古迄今余得三人焉乃若平原公主之爲
段豐配也豐歿而平原繼絶蘭陵公主之爲柳述配
也述徙而蘭陵憤死眞丘郡主之爲蔡昇妻也昇歿

而眞丘殞命之三人者死於所天雖同而眞丘之節
則尤峻以完何也平原不能死於豐卒之時而死於
改適餘熾之日心事固皦然自也然已身屬熾之閨
矣視眞丘之無所逼而慷慨同歸抑孰爲尤峻乎蘭
陵先適王奉孝奉孝卒而適柳述夫再醮已不得爲
完人矣始弗能不貳於王而終能不貳於柳臨終上
表乃引共姜息嫣以爲儔果若是班乎方眞丘之慟
其夫歿也觸首東壁與之偕亡而子女富貴舉不足
以溷其中義氣衝激日星慘然今四十餘年矣談其
事猶使人歔欷沈瀾而弗能自已貞哉眞丘其在

王室之胄古今僅見者也部使者以聞　詔旌其門
曰旌貞表獨行也貞丘之孫復元起家進士茲爲蘇
州別駕耆續過汲汲之大夫士聞貞丘之節成義而
哀之或爲詩或爲歌或爲賦頌闡揚休烈盛矣備矣
余僭書此于冊端以著貞丘之節非平原蘭陵可及
蓋數百年而一見云

榮哀録後序

爲孝子之事親也孰不欲其親之壽且康而躬侍
祿養致封錫之命於生存之日哉徧閱當世顧多不
能如子之願者蓋莫不有天定焉非人力之所能爲

也曾子曰初吾爲吏祿不及釜欣欣然而喜者非以
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歿而仕有珍饌芻食然猶比
嚮而隕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故曰椎牛而葬
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子路曰昔者由也爲親負米
百里南游於楚貴顯矣而親不逮也雖有甘旨滫瀡
之味將安獻乎故曰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
追者親也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斯人
子終天之至慟也夫二子者古之賢人也其深悲永
慕之辭載諸簡冊令人慘不忍讀則夫同有是恨者
其何以爲心邪浙江右方伯畹溪謝先生尊考栢崖

府君明經飭行領弘治乙卯鄉薦未仕卒于京邸年
纔四十一而母崔氏痛夫蚤逝哀毀成疾亦卒于家
得年三十有九是時先生尚幼未第也正德己卯先
生領鄉薦嘉靖丙戌登進士第己丑拜浙江道監察
御史辛卯秋　皇上郊壇禮成推恩贊轂之臣府
君贈文林郎如子官母贈孺人戊戌春先生以山東
叅議擢陝西按察副使己亥秋　皇上尊崇
二祖覃恩中外府君加贈中憲大夫如子官母加贈
恭人可謂榮矣先生愴祿不逮養言念罔極輒泫然
泣下其心事之苦視孔門二子蓋異世同情也於是

海內能言之士凡與先生友識者咸爲歌詩以寓哀
輓長篇短什雖言人人殊要之皆歆豔先生之立身
揚名兩致　錫命於二親而痛二親之不及見也爰
題其卷端曰榮哀録先生一日授余讀之請曰願惠
一言以昭先德意甚悲恒余慰之曰君親大倫也忠
孝一道也父母存日之於子也蚤夜以課之延師以
教之惓惓期望于厥子者顯榮而已矣苟如其願則
親雖逝矣亦悅於九京雖亡猶不亡也先生壯登甲
科克承先志今以強仕之年而位陟方岳將來功業
愈懋階秩愈隆行致　錫命於二親者愈崇以慶泉

壞有光卿閭仰歎二親爲不沒矣則忠孝之道豈不兼得也與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請以是紓先生之哀而綴諸末簡

賈夫人輓詩序

余聞之莊生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夫所謂紼謳者蓋如世傳薤露蒿里云按薤露者言人生欻忽如薤上之露易晞也蒿里者言人死魂魄歸諸蒿里弗可復覲也崔豹氏乃謂漢高帝時田橫門人爲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而蒿里送士大夫並使挽靈輀者歌之以寄哀音間嘗稽諸往

古粤若左氏命歌虞殯秦人之賦黃鳥皆在漢前崔豹氏之說豈其然乎夫虞殯伐齊示死也黃鳥哀三良也薤露蒿里悼橫之不得成其志也至今讀之使人泣數行下語曰悲歌當哭其斯之謂乎　周藩奉國將軍安其事其先考妣以孝聞乃嘉靖乙未春二月七日妣夫人賈氏卒夫人懿德淑行里閭稱之故其既歿也汴中諸文學士咸爲詩章輓之將軍裒輯成冊徵余言以爲序緬惟晉桓伊善輓歌而庾晞亦喜爲輓歌每自搖大鈴爲倡俾左右齊和袁崧出遊酣醉則慨慷歌輓此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云爾非如近世例以爲悲愴之辭而諷言之也今汴人之輓夫人者寔出於秉彝好德之誠而將軍之裒是冊又非桓伊袁崧之放爲子孫者一覽是冊不待瞻遺像拜新阡履霜露設俎豆而一念孝思之心油然興起謂非是冊之助可乎作輓詩冊序

竹菴壽冊序

天下草木之類抑繁矣古之高人韻士多寓情於竹者豈徒充玩賞而已哉蓋將取之以爲輔德之資云爾今夫竹之爲物也其心虛虛以有容君子觀之以受益其性直直以矯俗君子觀之以立身其節貞貞

以明操君子觀之以堅志是故君子居必於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以是故耳夷考古之人蓋嘗有聞之徑羣乎林醉於溪者矣想其坐挹琅玕臥對篔簹冀鳳鸞其便學顏華焉不忍舍者豈非有取於竹之虛直而貞者哉內江高先生西蜀名士也數試有司不利巳乃棄舉子業不爲而結廬圖山之下種竹數百竿清陰翳翳涼飈蕭瑟望之如淇園渭川先生謝絕人事日讀書鼓琴其中因名其所居曰竹菴遁以其子世彥貴　勅封南京刑部主事時年五十有八今年辛丑夏五月十有八日先生懸弧之辰也其子

適宦游河南僉臬乃繪竹菴圖馳獻稱壽游臬諸
寮友暨汴大夫里居者咸賦詩壽之且盈冊矣僉曰
嵩渚子宜序諸首竊惟竹壽名義諸君子悉言之矣
顧灝學殖荒落夫何增益於其間哉粵稽幽居曷勝
嚮往輒敢述古人有取於竹者如右以彰先生觀物
成德之美要之延年益壽之方亦不外是而鄙意猶
有未盡者乃不揆膚陋撰竹菴壽歌三章授使者以
達於先生先生吟嘯之暇倘命侍者歌以侑觴與風
篁雨條音響迭和未必不爲菴中一勝事云歌曰竹
之色同碧玉兮菴中人矚之媚幽獨兮竹之質耐霜

雪兮菴中人悦之嬌高潔兮竹之聲如笙簧兮菴中
人聆之與世相忘兮

東谷詩叢序

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宋
呂紫微居仁嘗著江西詩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取陳
無巳韓子蒼潘邠老輩二十五人以爲法嗣大意推
尊山谷爲派之祖而諸君揚其波夫無巳彭城人子
蒼陵陽人邠老黃州人非盡皆豫章也而派之云者
無乃謂諸君雖非豫章之産而詩之源流實出豫章
邪自紫微斯圖一出而劉後村楊誠齋並有異議此
余所以謂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
方論也東谷叔先生子發督學中州訪余于梁臺之
下談論竟日偶及詩賦淵乎其旨之遠也確乎其評
之精也亹乎其說之長也余聞而悚然間求其所作
始得斯稾而閲焉披誦之餘乃斂衽嘆曰此名世之
作也此余所謂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者也
使紫微見之騷實品題詎當在山谷之下乎嘉靖壬
辰夏四月嵩渚李濂書于榆枋小隱

戀德之音序

正德巳卯正月既望駕部東濱徐子奉使過洊洊徐

子故治之邦也子治洊有惠政人懷之既去人思之
兹復過洊也寔慰寮友士庶耆父老之思於是寮友
士庶耆父老喜焉乃拔留浹旬而子以使事辭去乃
又相率爲聲詩贈子之行繫思也亦志喜也詩悉登
卷矣請余題而序之余於是題其卷曰戀德之音云
夫德政之本也戀德之致也音戀之宣也德布於人
令人戀之又從而播之音可以觀政矣今天下之政
莫難於刺史也上之人以催科爲賢否則辱下之人
以撫字爲良否則怨公府督逋之檄日沓至於刺史
之庭凛乎其辭也斷乎其期會也皇皇乎其若是急

也疲癃困踣之民扶杖而泣於其前匪以其形之哀乎其訴也懇懇乎其求緩也得乎上則失乎下悅於下則怒於上嗟乎刺史之難爲也徐子爲刺史四年上不稽公府期會之檄而下有以寛吾民宜吾民懋其德而播之音也余繼子治是邦甚慙厥德以立政今遇子於濊水之涯而得考政於子且覩諸聲詩之贈也故述爲刺史之難以見子之賢於人亦寄友士庶耆艾老之意也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一

序八　八首

目録

大梁 李濂 川父

序八 八首

贈大中丞東沙張公撫蜀序

浙古越地也江海毓靈故自昔多材傑我 國家肇
運東南繇洪武以迄于今文章經濟之儒崛起兩浙
者尤盛于往時顧兼之者鮮矣粤若烏程之張羽崇
德之貝瓊山陰之唐肅金華之胡翰蘇伯衡上虞之
劉履胡粹中文學優矣而仕績罔聞錢塘之于肅愍
樂清之章恭毅嘉興之項襄毅勲庸赫矣而摛翰命

詞論者以爲非名家烏虖難哉閒嘗涉覽前輩諸大
老之文而追攷其用世之蹟惟青田之劉浦江之宋
功業見于當時文章傳諸後世它莫得而班焉然人
胥稱劉之功業宋之文章何也蓋劉以功業而掩其
文章宋以文章而掩其功業抑各舉其所尤盛者言
之乎而二公可謂能兼之者矣聿求諸今之世若大
中丞四明東沙張公庶幾紹二公之芳躅而無愧于
其鄉人也已公起家癸未進士筮仕南都禮部局務
清簡得肆力于問學嗣陟江西督學憲副崇雅惇典
士類興起尋轉藩參憲正左右轄徧歷閩滇齊楚大
梁之墟懋政之暇援筆爲文辭直欲追古人而與之
並驅如黄鍾大呂鏘然和鳴于閟宫清廟之中而俗
樂自廢蔚乎茂哉憶昔正德辛巳濂竊祿四明公時
弱冠領鄉薦才名已褎然出流輩今二十餘年矣公
閱世益深積學益邃宣力四方仕績燁燁所謂兼文
章經濟以垂于無窮非公而誰邇蜀者爲晉省左使
南半禁刊定賦役畫一之規官民便之嚴覈吏胥稽
牘之弊凡郡邑以事至者不寄炊而去又出公帑餘
金易民廛若干區恢拓省制俾遠市囂先是 藩國
祿餉給予後時 宗人嗟咨公至以時畀之鈞石公

平 宗人胥悅茲拜大中丞奉 璽書入蜀 宗人
自 諸王而下欲留公而不可得乃徵言于濂以贈
公且曰感公之德無以爲報也濂復之曰田畯擁坼
咸望雲霓四海瘡痍人思良藥君子仁政之所及孰
不樂被其澤哉觀汴人之欲留公而不可得知蜀人
之望公而後其至也今 聖天子方隆堯舜之德
敷求老成端恪之士以資毗輔公撫綏績聞入相有
日矣彼蜀人亦安能久留公邪詩曰四牡騤騤八鸞
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濂不佞敢誦是詩以贈
公之行而 諸宗人惓惓願留之心聞此其少釋矣

乎

贈江西左方伯沅溪何先生序

國家建制外服之官至布政使而極夫謂之使者即
廣廷所謂牧伯而視古相臣左右並置者重之也左
使佩印綰鑰緊然爲藩司之長右使秩雖與均然猶
有所遜者長之也是故使而至於左綱領行省專制
一路學大施諸政道大行于時士起布衣而至此亦
榮矣哉沅溪何先生爲河南右布政使下車甫兩月
而有江西左使之命同官諸君子重先生之行也徵
嵩渚子之言爲先生贈嵩渚子曰天下之大政有六

焉卿倡于內牧承于外卿分而受成牧合而宣力歸
于阜民而已矣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厥
民樸茂文獻之所萃也厥土塗泥財賦之所輸也厥
湖曠邈厥山邃峩寇盜之所出沒也藩祿軍餉民疲
供億逋蕩侵漁未易稽察矧近歲以來誅求日繁財
力日困旱暵爲虐穀價翔踊此皆左使之所深憂而
夙夜靡寧者也憂之如何亦惟修厥五善而已何謂
五善曰通關梁正區畝督農桑申孝弟講求荒政咨
詢民瘼俾四境之內各安其業是之謂惠獎廉能汰
[illegible]倫擬法示[illegible]象莫敢犯是之謂嚴

剔垢蠹燭幽隱清庚藏晰籍冊均平賦役吏莫能爲
奸是之謂明禁淫奢敦儉素罷工作縮浮費導民畜
貯民用不匱是之謂節亟儲峙議防禦慎封守時訓
習飭其險阻以備不虞是之謂武夫五善舉而保境
和民之道得矣古者封疆之大夫得以經紀其統轄
之壞者非謂是邪此皆左使之所當有事者也沅溪
蚤承厥考大司空石湖公之家教歷官三十年以廉
慎稱於郎署以至今官卓然自立無所依援君子韙
其守迺日內陟樞要勳庸與厥考相後先則是還也
亦發軔之地爾斯固海內士民之望沅溪有不得而

辭者矣于時同官諸君子聞嵩渚子之言咸欣欣然
喜曰沅溪仕而練者也茲所謂五善皆其家庭之所
習聞而嘗見之行事者也抑五善豈特盡牧之道邪
繇牧而卿亦率是道焉耳矣

贈河南右參政白溪周君序

吾聞達於禮者足以飭身足以善政是故禮也者飭
身之矩矱善政之軌度也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
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夫宦學事師
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然二
者皆有待於禮者也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所以

飭其身而教其政也河南右參政白溪周君以禮經起家與余同舉甲戌進士筮仕刑曹讞斷惟允未幾出僉泲臬分巡河之南北黜貪墨鋤彊梗而兩河之民至今思之未幾遷副憲督理河道諸所興革咸足以流惠永世吾邦之人惟恐其亟遷他省舍我民而去也乃今復遷是職於是吾邦之人喜其得終惠於吾土也咸歌於道曰君侯僉臬民鮮訟爭何以云然君侯之明載歌曰君侯副臬大河孔理何以云然法禹治水又歌曰君侯三遷皆涖泲土保我平康卹我疾苦於戲君何以得此於民哉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夫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又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不謂之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先生備禮於身設施咸當豈徒今日之爲藩臬而一方之民蒙其休澤已乎他日秉鈞衡預機務四海九州皆將於爾乎是賴茲豈余一人之私言哉君之遷也寮友徵言以贈余不佞敢推原政善之所自以爲說俾天下仰聲光而願見之士咸知邃於禮者其效如此云

贈福建左參政鉼山胡君序

昔劉邵著人物志君子以爲知言[illegible]其體要所在大約謂兼備之材歷試而皆宜偏至之材應變而或屬甚矣人材兼備之難也夫材能既殊任負亦異考之傳記裨諶長於謀矣然謀於野則獲而謀於邑則否必待馮簡子斷之而後行杜如晦長於斷矣貞觀之相業諸凡謀議皆房玄齡主之黃霸長於牧守矣而爲相之功名頗損於治郡時之數子者皆瑰瑋踔絕之士也而其才性之蔽有不能兼通者如此此孔子所以有才難之歎也今夫人之才於政事焉見之而政事之在天下其大者有三曰錢穀曰甲兵曰河渠而已長於會計者而戎旅或未閑長於戎旅者而疏濬或罔習求其三者兼備而所至奏功俾人思之而不能諼者吾於績溪鉼山胡君見之矣君筮仕戶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夙以恪敏稱遇事無難易錐叢沓旁午處之裕如也維時大司徒九峯孫公鳳山秦公咸器重之嘉靖甲申虜寇甘肅大司馬瞿溪金公提師往征獨蹤君董餉事君駐節河西芻糗兩足而西陲以寧丙戌陟四川布政司參議督理邊儲君單騎入蜀滌刷積弊兵食告充蜀人至今稱之則君之才長於錢穀可徵矣未幾移參廣東時劇盜充斥君設奇謀悉俘馘以歸不遺一矢非胸中有數萬甲

任者從之乎通涖吾汲為河道憲副適有空漕之役君□□以竣事為已任晝夜焦勞殆忘寢食三越月而河□底平於是治河大中丞松石劉公巡撫大中丞一溪簡公交章薦君可大受然則君之才豈獨長於河渠已乎茲拜　新命進福建左參政則其所經理者一省之錢穀也駕輕車而就熟路八閩之餉政吾知其必有成也由是知君之材庶幾劉邵所謂九徵皆至變化無方可以經世而理物者豈彼偏至之材長於辦一官而短於為一國者可髣髴其一二哉

君啟行有期其寮友徵予言以贈顧余寡聞夫何助於君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蓋言吉甫有兼備之材也才兼文武而為今日之吉甫不能無望於君君其有以副余言哉

贈山西口北道分守參議蘇君序

比歲醜虜南犯蹂躪全晉上厪　當宁西顧之憂
朝議若曰虜擾晉貫人廢農桑兵災其曷生生允惟得人經理哉茲後藩臬官銓司其慎簡才俊以充務俾內輯邊關外捍胡虜以綏兆民　制曰可今年春山西口北道分守參議闕員天官卿以河南按察僉事潁州蘇君疏名上請　允之朝野翕然以為得人其同官諸君子徵贈言之篇於大梁李濂乃再拜言曰蘇君是行正君子逢時擅蘊之秋盤根別器之日也今塞鄙多事得若人而經理之振媮婧之習以興起事功虜不足憂矣濂竊聞口北分守之在宣府也其體統也尊其管攝也眾其綜理也繁夫宣府在西北稱巨鎮其總帥鎮朔將軍與分守分庭抗禮而萬全閫司官執禮甚恭每入謁撫按臺臣弗敢與分守偕廣平大名真定保定四郡八判悉鞬馬以從聽役使惴惴焉恐後其體統可謂尊矣在鎮三衛六營暨在外五路五十三城堡而居庸迤北隆慶等州皆分

守所隸自守備都指揮而下官凡若干員而熊羆戰守之士凡若干人歲餉皆仰給于分守其管攝不為不眾然有錢穀有獄訟有勘報凡邊籌次第屯種災傷城堡建置之宜分守皆得稽察數閱案牘旁午日昃不暇食其綜理不為不繁夫管攝雖眾綜理雖繁以蘇君之才而為之無往弗濟矧風聲聞望之在天下人皆仰之其於內輯邊關外捍胡虜也何有濂屏伏丘壑未嘗識君面竊聞之於士夫曰蘇君方嚴而有執敭歷刑曹練達法理迺為河南按察僉事兵備潁州政績燁燁茲行也出其緒餘以涖塞鄙行見倉

庾兊尺士飽馬勝坐使疆圉寧謐紓　當宁西顧之憂其必有道矣它日晉陟撫臣秉持節鉞則體統益尊控撫益衆綜理益密屹萬里長城之防銘白世無窮之烈此其階也余山林朽廢之人尚延頸跂足以觀功業之成

贈湖廣參議余君序

浙國宋范景仁有言蜀當西南陬曰坤輿坤爲文爲臣是故多文章功業之士其信然哉稽之於古若司馬相如王褒楊雄陳子昂蘇氏父子虞邵菴其尤著者也抑數子者皆文章士而以功業聞者則有何武任昉張綱虞允文張魏公陳堯叟伯仲入　國朝則有蹇忠定余肅敏其尤著者也於戲岷峨蘊精江漢炳靈蜀之多賢挺生寔坤輿之勝發英降神不可誣已河南按察僉事青神余君故太保兵部尚書肅敏公之孫也屬者分巡河北適隣境有廣患君悉心備禦居民賴以無恐甫八月擢湖省右參議瀕行其寮友徵言以贈濂譾陋何所知蓋嘗聞君家學淵源之懿矣君大父肅敏公有經濟遠猷歷仕景泰天順成化弘治間自民部主事以至大司馬内修外攘政蹟烜赫而創建榆林一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尤爲

我　國家萬世之計石齋少師嘗序其奏議謂公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歸然爲一代名臣人以爲知言君自幼習聞祖訓與兄太史先生聯翩鳳舉甲科相望文章功業期並垂于不朽茲遷方岳將大行其志而奚假於鄙人之言乎矧君曩守鄧州鄧人迄今思之不忘比巡河北而河北之人惜君遷去見諸謳頌君何以得此于民哉亦曰盡心於所事而已肅敏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者亦須爲百年之計君誦斯言久矣佩服而率行之竊知其必善述也昔伊尹之孫陟賈誼之孫嘉狄仁傑之孫兼謨咸有祖風前史美之求如君之兄弟齊名並顯于時則古今僅見耳書曰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濂不佞敢舉是以贈君君其敬慎厥修惠文章功業以有聞于來世則岷峨江漢之靈家學淵源之懿豈不益兩可徵哉請以是質諸太史先生必有以復我也

贈鄧應輝宰臨城序

余丱角時與長葛鄧應輝同肄業大梁里中應輝治毛詩攻苦劬學同舍生咸重之戊子舉于鄉屢會試禮部不第今年春謁選銓曹拜臨城令屬過家省墓

別余十日爲留觴話舊酒數行應輝避席請曰鳳厚
交三十餘年矣茲筮仕小邑寧無言贈我乎曰詩有
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豈弟人也於臨城乎何有
應輝叩之不已余乃言曰吾聞臨城壤狹而近山民
多畜羊於山之下博利以自給厥俗已久昔卜式論
牧羊曰治民亦猶是矣夫羊性善群猶民之性也是
故善牧羊者必先有愛重之心夫有愛重之心斯無
慢易之意矣牧民亦然昔人謂牧羊必須老叟及貧
性仁厚者視羊之饑渴猶已之饑渴視羊之羸瘠猶
已之羸瘠視羊之疾癘猶已之疾癘時起居以適其

性情順凉燠以養其血氣除糞穢以清其牢圈夫然
後毛毳潤澤脂臕肥腯孕育實而蕃息盛矣君以毛
詩舉不聞宣王考牧之詩乎其曰誰謂爾無羊三百
維群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言善牧而羊之夥也其曰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言牧人能順其性而
無所驚畏也其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言
牧之有道羊壯盛而無耗損也其曰麾之以肱畢來
既升言與處日久彼此交孚不假鞭筴而悉從令也
末章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
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夫天人相與

之際其機甚微牧事克盡其道而夢有富庶之祥蓋
理之自然者世之民牧苟有愛重斯民之心則政令
自無不當居者安逃者復戶口日增田野日闢和氣
致豐穰生齒滋版圖尚何疑哉漢武帝奇卜式治民
猶牧羊之言欲試之乃以式爲緱氏令緱氏便之君
往哉愛重斯民順其性而不遏若老叟之牧羊然行
見臨城之民生息長養咸漸富庶誦豈弟之德於無
窮而君之令名亦於是乎有永矣應輝再拜謝曰鳳
聞教矣遂書之以代贈言之義

贈陳遼州序

正德間余在京邸聞同年友彭朝吉魏宗名數稱其
邑人陳君志操峻潔異日可任以事余記其言而未
識其面也嘉靖壬午閱山東試錄始知陳君領鄉薦
丙申拜平陽府督糧通判甫下車遇指揮張世朝之
變時巡撫都御史死洛韓公檄君勦之乃提兵往捕
躬冒矢石追至中條山之五老峯下一鼓擒之疆域
底寧郡父老迄今頌之戊戌擢內黃守制還辛丑免
喪復除開封府之捕盜通判往判多自受詞便已私
君以爲不可故在任二稔惟舉行上司批發獄訟終
不受一詞政令清簡盜賊屛息數承臺檄督徵列邑

逋賦賦輙完於是巡撫都御史淺齋魏公旌薦之今年秋七月擢守遼州郡大夫兗山白侯謂其寮寀曰陳君行有日矣贈言之篇必屬之嵩渚子禮幣及門余辭弗獲乃作而言曰昔人有言居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古之負知人之鑒者識英雋於未遇之時以此而已矧里閈之相隣硯席之爲友朝夕之與游處之也久故知之也深豫斷終身如持左券竟無毫髮爽者蓋有以見其必然矣夫豈幸而中哉憶昔彭魏二子亟口稱陳君之賢且許以異日可任以事方是時陳君猶在黌校也今仕於四方隨其所至而

著績焉士民頌其德使者上其績所謂如持左券竟無毫髮爽者非邪夫陳君曩判平陽職專督糧也而以平寇之功聞今判開封職專捕盜也而以完賦之政顯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陳君之謂乎遼州爲三晉大郡比歲胡騎馳突州人震恐農廢厥業士妨乎學商梗諸塗居民疲於轉輸征調困苦已極茲得君而爲之守撫慰安輯之方保障捍禦之策必有出於尋常蹊逕之外者矣斯行也大慰遼人之望以永垂令聞於無窮則彭魏二子知人之鑒自是益著而西氓來

暮之歌太史循良之傳行當見之君尚毋倦於[illegible]而圖惟厥終哉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一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二

序九　八首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二

大梁李濂川父

序九　八首

贈都御史獅山柯公巡撫陝西序

嘉靖甲辰冬十有二月陝西撫臣闕員銓部議曰陝西天下之巨鎮也虜胡接壤封守是繫故經晝計會徵調轉輸甲兵刑獄賦役禄給咸主于撫臣厥任甚重寔難其人焉今　天子厲精圖治旁軫念西州非得忠貞脩正具文武材者其孰宜僉曰河南左布政使獅山柯公其人也乃疏名上請　制可之

命既下朝野胥慶莫不皆以為得人其寮友石莊金公疊川於公授簡于濂曰贈言之篇子其毋子辭濂再拜颺言曰往余宦游四方夙慕關中百二之勝而未及游也夫未至其地而談政君子以為誕雖然間嘗聞諸關中之士大夫矣　國朝自正統成化以來撫陝最有聲者咸稱鹽山王忠肅公盧氏耿清惠公鈞陽馬端肅公單縣秦襄毅公先後拊循關中蹟業炳著至今三秦之士誦説其善政不衰以今之時較之諸老之時寔尤有難者公之是行也咨詢前政而思其所不合者監酌損益愈周以容其並垂聲光于

無窮乎或曰關中之地周公之所經理也昔者周之有天下也陝以西周公主之而為政于國中陝以東召公主之而宣布于諸侯今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公由河南左轄晉大中丞奉　璽書持使節曾施仁政于三輔之間　廟堂之上蓋以旦奭之烈望公也公其有以副天下仰望之心乎語曰測遠于邇覘來于往夫邇者遠之自也往者來之譣也公嘗令吉水矣令商河矣二邑並號難治也嘗守寧波矣守武昌矣二郡皆不易理也嘗為臬之副與使矣為藩之參與左右轄矣咸有成績播在人口而又嘗給事諫垣數

上封事如臧貢舸禁罰操裁冗官汰冒濫皆關天下大計即平日所已試者而措之三輔于撫綏也何有兹非所謂測遠于邇覘來于往者邪矗我　朝諸老之往蹈騷騷乎媲美旦奭之烈銘之鼎鐘勒諸琰琰巋然稱　國朝名臣則今日撫陝之行固它日入相之地也瀕夷門鄙人未達于政弗敢妄有所陳指惟舉前人已著之迹以告公冀公訪求其故而潤澤以行之必有以慰夫三秦之望而永垂百世之思者矣諸寮友咸再拜曰此盛世大臣太平之駿業也非獅山公其孰能當之請備書于簡以徵諸它日

贈四川憲使貞齋馮公序

瀕聞儒者之品有三曰道德曰文章曰事功道德其體也事功其用也而文章其華也是故文章必本諸道德而事功斯徵夫學術古之聖賢皆然非可以襲取為也間嘗執是說以觀金華諸君子蓋彬彬乎備矣粤自東萊呂成公倡道于婺而何王金許四先生寔繼之皆以道德聞于時乃若宗忠簡滕章敏林正惠陳同父潘子賤王師心伯仲事功炳著前史書之而黃文獻柳文肅吳淵穎入　國朝則有宋潛溪戴九靈王子充胡仲申諸子著述甚富蔚然為文章大

家於戲金華人文之盛一至於此哉吾省左參政貞齋馮公金華人也登壬辰進士筮仕丹徒令值大侵而歲漕十萬石弗可免公請諸監司以倉儲代輸民免追徵無逃徙者論者謂得賑濟之實內召給事諫垣章疏屢上皆關　國體之大者擢河南左參政癸卯冬入覲　闕下部院諸老祇承　聖天子耿命大明黜陟之典咸嘉公政績當右遷甲辰春二月甫還省而有四川憲使之命寮長三峪雒公徵言于瀕以贈公之行瀕寡陋無似夫何所知固辭之弗得則以復曰夫人之居處所貴乎有鄉先生者豈無謂哉

良以流風餘韻陶養見聞有所資益云爾金華自昔稱多賢人以爲小鄒魯所謂道德文章事功三者具有其人見諸史冊郡乘者可考而知風聲之所漸摩志節之所觀感好尚之所薰染典刑猶在也矧公高大父孟英由御史績官至廣東憲使曾大父汝寅爲彭澤令從大父宗魯仕至虞部員外郎而公之父封君翁亦嘗爲來安令淸德令聞後先相望公習聞家庭之訓固宜其卓然樹立如此哉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夫金華固多賢而馮氏一門名德萃聚所謂文章本諸道德而事功徵夫學術公得之父兄師友之助者亦多矣持是以往雖相天下可也而況於蜀臬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公益懋隆德業以追配前人休于無窮則桑梓之地將愈有光耀焉而三峪公惓惓命言之意抑或在茲乎瀕不敏敢以是爲贈

贈山西參政葛公之任序

河南督學憲副德平葛公與立以資望序遷山西省參政其寮友諸大夫謂行者必有言贈乃枉駕敝廬乞言以贈之余固辭以無所知而諸大夫請之益堅乃拱拜颺言曰君子抱有爲之志必得位而後行負

能爲之具必當事而後見方其窮居未試也訥言而正行履繩而蹈矩孱然與衆人同而人亦莫能窺其蘊即使號于衆曰我能治兵我能治賦非惟人弗之信且將笑之以爲狂君子於此惟知汲汲於進脩焉耳矣寔辛人之不我知以自韜晦深養厚積冀夫有所成就以幽樹立於異日夫奚暇於衒乎及仕而有官職隨事而見其才鴻猷石畫裕民定國功烈紀於旂常聲光流於海宇而閭里之人始駭異之以爲不易識鄉非仕而臨事抑何以自見哉今夫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在匣而未割與鉛刀等驊騮駒駼天下之逸足也伏櫪而未馳亦何以自別於駑馬耶是故切玉如泥斷犀革如刈草然後知干將莫邪之爲銛也追風逐電瞬息千里然後知驊騮駒駼之爲良也君子何以異於是葛公少游鄉校以穎敏稱閭長老雖奇之猶未能知其才已擢省元舉進士始仕彰德府推官有聲部使者上其治狀于　朝徵入郎署繇儀制郎中拜吾省督學憲副明足以鑒士品而不遺公足以愜輿情而不矯亟滌前政之濫汰而黜者若干人學校肅清士咸奮勵公莅汴垂三禩乃今陟山西參政夫山西當戎虜蹂躪之餘選任材賢以

經理其地茲固銓衡之所簡拔而　廟堂之所深屬意者也公行矣輶車所至去其貪暴而休養之憫其傷殘而卹撫之招其流徙而安輯之察其荒蕪而勸課之蠲其逋負而蘇息之脩其險阻而防禦之實其倉廩而振貸之作其勇敢而訓練之斯八者皆旬宣之所有事而全晉瘡痍之民夙夜仰望於臺省之上者亦惟此而已雖然一方之善政曷足以盡公之才邪它日宦績丕著躋三事位端揆矢文德于中夏暢威名于四夷覓視傾聽之業繄自今日始公其永有無窮之聞矣乎諸大夫曰請以是為贈言之篇遂書之

贈吳仲敬擢遼東苑馬寺卿序

正德辛巳余竊祿甬郡維時姚江吳君仲敬偕二三子渡江而來相從講學余見仲敬篤實沉靜嗜學如弗及心知其它日必大有立逾四年乙酉余承乏晉陽得浙江試録閱之而仲敬鄉闈中式則甚喜明年丙戌春閱南省試録而仲敬登進士第則又甚喜逾八年癸巳冬仲敬以南京刑部主事入賀　長至今節過汴謁余于夷門草堂則見其貌愈恭學愈進譚論亹亹悉中理道則又甚喜又逾十年癸卯夏仲敬

自承天守擢汴臬治河副使復聚首於夷門余見其德器老成政學兼茂並二巷河防底績則又嘉歎其才猷茂著云今年春二月　聖天子軫念比歲虜患孔棘馬政廢弛　勅銓部愼簡督牧之司以脩明馬政於是擢仲敬為遼東苑馬寺卿其同臺寮友咸謂余與仲敬有一日文字之雅宜有言以贈之竊惟天下之事凡有所興建樹立必敦厚深遠者能之非浮薄淺近者之可辦也嘗觀諸詩乎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駉駉牡馬頌魯僖公也其首章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是故有文公塞實淵深之心乃能致騋牝三千之盛有僖公立心之遠而後思馬斯臧之效可覩也仲敬篤實沉靜所謂心之塞淵思之無疆咸有之行見遼陽馬政振作改觀卓然為一時督牧之冠而　廟堂邊圉之寄其少紓乎抑聞在昔督牧之臣克致馬之蕃盛者稱張萬歲王毛仲二子皆盡心所事不要近功而實錦成群戎事攸賴焉茲非為政在人之明驗邪承天為今上湯沐地仲敬守郡三載禮文工役百事興舉文建議纂修　興都志寔為　昭代不刊之典此其已試之績不獨河流既道而已今日之往也益樹修職

業于不怠思所以追蹤古之名臣而萬感毛仲之業曷足以臧乎余與仲敬相知二十有五年非泛泛交游者故于贈言之篇特致期勉之辭亦道義切劘之意也

贈張元甫擢山西叅議序

正德辛巳夏四月蘭陽張君元甫來僉山西按察司事分巡雲中夫雲中者禦胡之要鎮也羽檄晝馳烽燧宵接故按部者輩得代者慶元甫獨慨然請行時盛暑於是擐甲櫜矢單騎出鴈門關題其壁曰胡雲漠漠莽沙霧兮桑乾濕溪磧鴈度兮四郊多壘小臣恥兮捐軀紫塞報 天子兮揚吾鞭兮躍馬出此關兮既至雲中則彰憲樹令芟稂滌垢獄無冤夫几無停牒乃又飭濠塹嚴斥堠清庾藏正風俗禁戢勢權約縮浮費咸足稱述逾再期始還時則巡撫都御史廣陽楊公遂水張公巡按御史新昌俞君先後上其治狀于 朝乞超擢以勸不報厥後移巡河東冀南二道蹟業如雲中時則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按御史三河張君萊陽王君郯城張君復交薦之俱不報嘉靖乙酉夏五月銓部乃擢元甫爲山西布政司左叅議而衆哲是未慊云客有䀠元甫者蓋德其

愠也諦見元甫朝以聽政夕以鼓琴坐以披牘行以問俗坦如也客怪而問曰曼倩執戟爰作客難子雲不調遂撰解嘲君寧無動于中乎元甫曰噫是非爾所喻也寒暑陰陽天地之方屈伸往來鬼神之良疾徐利鈍聖哲之常吾知其內弗知其外內焉不怍外焉奚較秩弗樂乎崇吾何功遷弗樂乎速吾何穀君子志道小人志祿匊貳有轄如臨淵谷敬事後食聖謨是勗吾安能效曼倩子雲輩而終日慼慼乎客懊然曰卓哉張君其所見者曠矣予聞而書之

贈河南叅議董先生序

灝聞諸耆老曰君子之仕也有三憂焉有二知焉何謂三憂曰惠澤之弗流也猷志之弗行也利病之弗興釐也何謂二知曰知義也知命也是故知義以守正知命以俟時惟君子能之或問君子之仕也亦言命乎曰內也近也逸也順利也超軼也人情孰不欲也而命有所弗逢外也遠也勞也轗軻也淹滯也人情孰不惡也而命有所弗免吾嘗徵諸古矣田千秋一言而致宰輔董賈千萬言卒不免江都長沙之行衛青一戰而綰通侯之印李廣歷七十餘戰而不封是不謂之命邪所貴乎君子者惟安于義命而已內

外遠近勞逸之間非惟不暇計而亦不自知矣陽信董先生以進士起家筮仕爲高平令三年而爲民部主事在民部數年遷陜西按察僉事監甘肅兵屯以執法忤中貴人中貴人誣奏其罪 詔下錦衣獄再朞始釋又數年復爲山西按察僉事分巡雲中河東所謂外也遠也勞也轗軻也淹滯也先生蓋有之而安於義命處之泰如也吾聞先生之治高平也有惠政高平人立生祠以祀其在甘肅也振兵淸屯脩剔廢隱而猷志得以大行其在雲中河東也均徭役去貪殘民利無弗興也民病無弗蠲也君子之所謂三

憂者先生其免乎假使先生翺翔內近之地累陟亟拜夤得志於一時較之高平甘肅雲中河東峻大璝偉之績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智者必知所擇矣先生弘治乙丑登第至今二十有一年始遷河南右參議登之寮友咸惜先生材大而遷之徐且難于別也徵鄙言以爲贈顧瀰寡聞夫何助於先生哉敢述所聞三憂二知之說以貽之

贈四川參政疊川於公序

君子之仕也亹亹焉惟職業之修是懋而遷之徐疾弗遑卹也或其遷疾以數必其受知於君相也不然必有近君相者曰譽而薦之也或其位淹以久必其弗見知於君相也不然必其特然孤立無于於時而又無近君相者曰譽而薦之也噫嘻豈惟今爲然哉古之人材大而淹之久者多託諸文以自鳴若東方朔之客難楊子雲之解嘲班孟堅之賓戲張衡之應閒馮衍之自論不得爲美官千載之下讀其文而悲其志豈其人弗足以受君相之知乎時有所弗利也故曰利鈍者聖哲之常也 知遇者曠代之事也吾省參議疊川於公起官郎署歷雲中守累陟外臺副使兵備霸州易州威稜遐暢聲稱赫然其在易州時扈

從山陵迎送 聖駕同事者俱負譴去而公獨完久之陟山西參政維時三關有虜患公適分守冀南斬獲之功居多虜遁去言官交薦公堪任巡撫者二乃遷湖廣憲使未幾復遷山西右布政使議者謂公爲參政時統轄之地有被虜殘害者乃左遷吾省參議人皆爲公不平公曰吾罪也荷蒙 聖恩弗即誅戮幸也乃怡然之任今年春擢四川參政駸駸柄用矣而士林猶以公爲淹者蓋以公之鴻才碩望久著于時矧自登第以來二十有五年敭歷中外隨地宣力功業烜赫然則以公爲淹者士論之公也孤立而無

所干懋修職業恭然不自知其淹者公之所以爲高也持無干之操以堅有終之節公惟自盡其道而已人之見知與否公何預焉自公之涖吾汴也虜復犯宣府之浮圖峪京師戒嚴而河南其隣境也公董師防禦勞勩寔多由是撫按嘉其識察宲遜其功士民感其澤不可謂不見知于人也夫聲以實彰論以久定公之是行也著成績于三巴播賢聲於千古辭省轄而超遷樞要也可計日待矣客難解嘲諸作何足以辱公之觚翰哉

贈開封顧侯擢河南憲副序

開封郡故宋京都地也域廣而政繁舊號難治守戴星而起秉燭坐堂上諸司之文移徵會積几案者以數尺計吏抱牘而趨押者魚貫以進日昃不能休其劇也如此然能使風行千里之外屬吏畏且服政修事舉而列邑咸安堵焉抑難矣昔在宋盛時守是郡者多大賢君子若薛簡肅奎吳正肅育范忠文鎮吳文肅奎包孝肅拯畢文簡士安則尤著者也今之世求庶幾諸君子而無愧者吾見於南田顧侯見之矣侯東齊名士也舉進士初令浙之山陰山陰之人至今思侯不忘累遷汝寧太守逾朞而政孚撫按臺臣咸謂侯之才可任劇郡乃上其治狀於朝遂調開封再逾朞擢河南憲副兵備信陽瀕行其寮寀告余言以贈余觀侯之克舉於郡知侯之克舉於憲也惟侯之治開封也法令嚴明境內肅然有薛簡肅之以嚴治郡而京師之民相戒不敢犯之風鋤強抑暴弗少假借蓋允合吳正肅之首擊豪猾而曰吾惟去其爲害者而已之意日不遑食靡間寒暑與范忠文之急於民事獄無停囚之勤勵同刑律閑練吏奸莫售與吳文肅之達於政事吏不敢欺之精敏同風度端凝不可干以私與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風裁同居官

十七年而田業不增益尺寸與畢文簡之自奉無異寒素未嘗殖產爲子孫計之操履同侯上兼有宋諸君子之長下垂吾邦千百世之思由是而之焉雖將相可也而況於信陽乎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顧侯之謂也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二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三

序十　九首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三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　九首

送南溪子改湖廣提學序

南溪子之改督學憲副也將入楚過嵩渚子而問曰吾何以督楚學也嵩渚子曰嘻君嘗誦夫易與詩乎觀之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風行地上徧觸萬物有周覽之象焉是故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厥象惟同故先王體之以省方觀民設教如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也曩余

薄遊沔鄂蓋嘗縱觀楚之山川文物歆豔而嘉慕之者久矣乃若大別之渾厖衡山之峭崿漢江之委蛇洞庭之浩蕩變態不可勝窮故士生其間靈鍾秀毓英偉卓詭之才居多焉是故發爲文辭雄俊偲奇坐麗而絕雅瀟灑楚材在近時爲尤盛余竊觀夫遂外而遺內其粹也浮南溪子深涵而邃於伯仲家學直於江左茲來　憲臺以往運鼓舞之機於臬臺之上風聲所至人將翕然向化其於省方觀民之教必有在於文辭之外者矣旱麓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夫學校之設所以作人也然必歸之於豈弟君子

者長養愛育其必有道乎思齊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夫以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而一時人材咸底有造君能愼懋明德以師文王楚之髦士佇見有譽於天下人將稱之曰張督學造士之功如此則君之譽亦將與衡山洞庭同其悠遠矣其尚永念之哉

送都指揮鮑君之留都序

戊子春三月留都神機營坐營闕貟本兵議曰留都重地也京營鉅任也非優於才者曷戡哉乃以河南都指揮信陽鮑君請于　上允之命下戒行諸寮友乞言以贈余賀之曰鮑君行哉茲選也將帥之階也

僉曰子何以贈鮑君曰鮑君之才無弗不宜也余知鮑君久矣往余之剖符入沔也度長臺之關過申伯之城見鮑君練兵於郊央央乎其幟也肅肅乎其伍也赫赫乎其威名也道路譁曰自鮑侯守吾土楚人不敢爲寇境上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嗣余西遊鴈門至于桑乾聞鮑君守禦雲中竟其事而士卒無佚者夫御人與御馬其道同也東野畢魯之善御者也而顏淵知其馬將佚魯君曰何以知之顏淵曰昔舜工於御人造父工於御馬舜不窮其民故無佚民造父不極其馬故無佚馬東野畢不知馬力已殫而策之不已是以知佚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遹余循太行而返田廬也適鮑君視篆汝閻三月而戎政脩甫朞而臺院薦踰年而神人和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善變者無方才大者不匱故鍾完於簴音斯遐焉雲厚於天澤斯渥焉鮑君之才無弗不宜也於將帥乎何有矧坐營哉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言全才也

送焦孚晦之貴州叅政序

嘉靖壬寅秋九月貴州叅政闕員銓部以河南督學憲副雪山焦先生疏名上請　制可[illegible]其同官諸君

子以贈言之篇屬筆於濂濂學殖荒落曷能爲役敢述平日私所論說者以告序曰吏儒一道也政教一源也德言一致也詎可以岐而二之哉昔司馬遷作史記分循吏儒林爲二班固漢書因之而不變其間精吏治者或歉於師教而以師教稱者又不過訓詁義疏記誦焉耳矣乃後爲史者又增以忠義良吏儒學文藝之目餘千百年卒無統會之論此固循襲之見而亦人才難於兼備也夫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爲虛名至哉斯言自荀揚以來皆不能及然歐陽子知政事禮樂不可不出于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于二紫陽朱子嘗著論惜之夫六經皆文也萬事皆道也古之聖賢有是實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光明之從炬是故見諸一身蹉諸庶物發諸辭令施諸政事無往非文亦無往非道也何必筆之簡編託之著述而後謂之文邪自後世以文爲文弗知文與道一故吏儒分政教析德言判外內罔合而道術始裂遂使聖門一貫之旨弗明于世而治道不古若也有由哉雪山侯先生子晦巴蜀儒者也起家進士歷戶部主事緝有文譽曩嘗爲貴州督學僉事不鄙夷其士而以教化行于其邦則今日之往必不鄙夷其民而風行鬼方之域抑有出于錢穀壤賦之外者矣矧先生昔嘗爲雲南參議則旬宣方岳之政又其所素試者所謂吏儒一道政教一原德言一致一以貫之而無外內之間先生蓋嘗從事于斯矣銓部以教化旬宣之責交任先生豈非有以灼知其蘊而然乎瀕辭居林壑雅辱先生知愛故于其行也弗敢效世俗穹階峻秩之祝聊述區區鄙見以質于先生以復諸君子之命亦就正有道之意也

贈都御史淺齋郭公治河序

嘉靖癸未夏四月瀕自越遷晉冊過呂梁洪時淺齋郭公爲冬官主事治洪事而洪上之民有誦於道路者曰吾民自得郭公莅吾洪築長堤以捍巨浸而民始藝立社學暨書院以訓髦士而民始學建義倉以儲秫穀而民始弗厄於歉它若禱雨憂農講武防寇痊淑懲慝興利除弊諸善政皆有裨於吾民吾民惟恐其代而去也語嘖嘖不休瀕聞而異之及會公留酌洪署之觀物軒則見其氣貌古雅緒論悉根理道時進賢舒大史芬同在坐乃相與共歎羨淺齋之賢別去今十七八年矣公位望日隆宦業日炳以著今歲春河南省災甚左轄負闕銓部歷選才望之士謂非公不可乃自山東左布政使移長汴藩居無何簡命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治河防公拜 寵書以行藩臬諸大夫徵余文以華其行瀕惟君子之學修已治人而已矣夫修已治人本無二道要不出乎吾之一心心體苟得其正則施之政事無往不宜是故王道本諸天德安百姓在於修已天地位萬物育而基之中和此體信達順之道也淺齋始舉進士

講明心學於陽明先生之門涵養既深發越自盛是故治洪事而民有頌焉入刑曹而獄無冤焉職方考功並懋嘉績湖閩學政兩地修舉而又不動聲色戡定徑行之變此皆心學之功用也夫發之以誠而何事不立出之以理而何感弗通本之以性而何措匪藏動之以神而何嚮靡化所謂發而皆中節物來而順應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歟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合內外之道者歟夫公之往績既隨試而輒茂則其于治河也何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夫智也者

性也鑿也者私也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導之不以私智奸乎其間卒底地平天成之績公以心性之學往董河政運疏濬之智以成利漕奠壤之功吾知其必優爲之矣將使天下之人稱之曰　國朝治河大臣宋司空陳平江白康敏劉忠宣之後有郭中丞焉顧不偉哉諸大夫曰是可以贈公矣遂書諸簡爲贈行序

贈京兆尹孫公之金陵序

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故步芳躅躡逸軌君子思齊之心固如是爾金陵爲我　國家根本重地憶昔尹於茲者名臣碩輔項背相望其在盛宋時若張忠定公詠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方平包孝肅公拯豐功峻烈炳煥信史金陵父老歲祀之如一日　國朝永樂中大康顧公佐之爲府尹也剛正弗撓吏民畏服而豪宗貴戚斂手避匿威稜赫然宣德中宜章鄺公埜之爲府尹也廉慎在公政事精密吏不敢欺而民濡其澤宿弊爲之一洗天下至今誦二公之業不衰是故稱南府尹者必曰顧鄺云嘉靖丙申夏四月應天府尹闕員銓部議曰金陵根本重地非得老成清正之士不可乃以河南左布政使毅菴

孫公疏名上請　帝曰俞命下屆行其寮友造余之廬丏言以贈余竊識公於四明蓋嘗讀公之瑣闥奏議而知公之爲人矣明足以定天下之是非而不爲苛察才足以濟天下之政務而不遺細小望足以鎮天下之雅俗而不事矜伐是故陟爲藩臬謫爲邑幕而夷險一節由是而尹京府其所樹立必有以震動人者殆見有宋之諸賢　國朝之顧鄺將弗得專美於前矣所謂步芳躅躡逸軌高山而景行者不在於茲行乎自茲以往名位益崇勳業益著垂無窮之思而亦有無窮之聞公之所必爾也余辱公知愛最深

故於公之行輙敢述高山景行之義如此

贈湖廣右方伯陳公序

孔門四科政事列於文學之先而曾穆叔之三不朽立功亦先於立言何也蓋文學蓄諸己也政事推諸人也立功濟乎時也立言不得已也故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昔張芸叟見歐陽公於京師歐陽公劇談吏事芸叟請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教以吏事後學未喻也歐陽公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由

是而觀則古人之所加意者可知已姚江省齋陳公筮仕爲嘉定令有惠政邑事無大小悉有條理及爲御史初按長蘆山東鹺法剔刷宿弊竈戶至今頌之嗣按貴州河南劾黜貪黷者若干人風裁凜然其在貴州疏請分建土官乃引漢賈誼告文帝主父偃告武帝之說乞封土官子弟俾以漸削弱易於制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叛亂可潜消云使當樞能用其言則鬼方兵革之患可息矣其在河南節縮浮費動以萬計舊時文廟丁祀百司齋宿供張皆里甲儧價一宵假貸縣厰費百鍰公乃引杜祁公不燃官燭范

文正公焚羅綺帷幔事下令禁止民甚便之使此令守之而不變十年所省之費可勝計乎公之貳蜀臬也兵備松潘若勦除惡番若防禦達虜若疏通道路皆永遺邊人休通總憲汲臺而洗冤澤物之功尤著茲以資望擢湖廣右方伯　命下届行諸寮友徵言以贈灝與公爲同年知厚詎敢以不文辭竊惟公之政事見諸奏牘者人皆誦之無間於朝野加諸民物者人皆思之無間於夷夏抑何以致然邪蓋本之以誠裕之以學暢之以識達之以才成之以果誠以基學學以滋識識以廣才才以致果果以立政是故無

往弗善也由是入相而樹格天之績出將而屹長城之防亦公之所必至也灝不佞書諸此以俟

贈山東按察使定齋王先生序

嘉靖丁亥冬十月汴臬督學副使定齋王先生擢山東按察使　簡命之也涓吉啓行文旌東指汴之鄉大夫懷其德諸生感其化相率祖于大河之滸酒三行或謂嵩渚子曰督學之於憲正也政理果相通乎嵩渚子曰然夫督學所以立教也憲正所以弼教也二者蓋相爲用以期于無刑云爾昔穆王命呂侯訓刑四方其所謂司政典獄今提刑之任也然訓刑之

辭一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則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禮官也臯陶刑官也先王訓刑含提刑之臯陶而顧乃屢言典禮之伯夷可謂知本矣玆進督學而爲憲正其得先王之遺意乎或曰學憲政理之相通則吾旣得聞命矣然則舉於督學之職者其必優於憲正之職乎嵩渚子曰然夫督學以育才爲職凡儲養於黌校者咸得以黜陟之憲正以察吏爲職凡布列於郡邑者咸得以黜陟之職不同而道同先生之於畿內也河南也歷中外著其職皆督學也德化素行知置訟之自息也是滌蒙明

知獄斷之惟允也學術素正知風紀之丕振也他日嘖嘖有聲於齊魯間稱名按察使者其先生乎其先生乎或曰舉乎教者優於憲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昔督學於吾汴而永遺我後人思者可得聞乎嵩渚子曰是非我所知也昔督學於吾汴者皆吾師也師之則思之矣雖然後死者吾不敢論也逝者論定間嘗聞諸耆老矣乃若天台陳先生之身教姑蘇劉先生之文教廣安吳先生之言教皆垂百世之思者也夫身教行而善俗興文教行而闢辭出言教行而與規明非天台無文姑蘇無言也各舉其成章者言也

是故士誦其功家崇其訓尸祀其像莫之能忘也我定齋先生其三先生之儔乎此所以鄉大夫懷其德諸生感其化戀戀追送而不能自已焉者也或曰先生行矣宜贈言子其圖之嵩渚子獻爵再拜曰鄙人夫何助於先生哉敢備述祖席之語以貽之

贈河南右方伯南川陶公序

濂竊觀宋史未嘗不歆仰唐子方劉器之鄒志完陳瑩中之忠鯁焉夫四子者皆宋之諫官也正色昌言無少畏忌並以直聲動天下遐竄竆謫而氣節屹然弗少挫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吾省右方伯南川陶

公由丙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拜工科給事中其在孝廟時上疏乞進講大學衍義以緝聖學其與志完謂願稽五朝聖政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之意同正德間逆瑾柄政威焰震赫公因六月雷震之變上疏劾瑾等導引逸遊之罪抗論剴切聞者悚懾其與器之舉中 攻惇卞之罪之憤激同既而放歸里居謫戍甘肅削迹朝端投荒萬里之外其與子方英州之遷器之梅州之徙志完新州之行瑩中合浦之竄之艱苦同無何蒙 宥家食嘯咏於翁洲蘭渚之上者十有七年今 上改元大司徒東莞王公御史上

虞曹君文章薦公始起公爲江西按察僉事累陟以至今官其與四子之被命召還躋華陟要而天下之人咸延頸聸望以俟大用者蓋後先一揆矣嗟乎忠鯁者道心之所形而公論之所寓也夫道心之在人無智愚之殊而公論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子方器之諸君子已矣然其危言讜論之載諸簡冊者固未嘗與其人俱往也而況朝評之所伸拔士論之所崇獎國恩之所嘉予銓衡之所録叙者亦曷嘗終負善人哉觀公之屏居林麓若將終身而峻階鉅任卒歸之未艾焉則詘乂而信遏乂而光之理益不我誣已

公之擢右方伯也寮友徵鄙言以贈顧瀌寡聞夫何所知敢述公之風槩同於古人者以復之

贈河南叅政雙巖樊公序

昔畢萬之筮仕晉也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後其蕃昌乎故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蓋謂此爾古之名閥世冑有大勳勞於國四海之賴其安定也久生民之蒙其惠澤也深而其子孫之賢足以振其宗而世其家者若漢之張安世氏鮑宣氏楊震氏唐蘇頲氏李德裕氏崔儼氏宋之呂正獻氏錢文僖氏韓忠獻氏祖孫接武鷹翔而虎變名德相望於後先而海內之士稱述其美者迄今弗休烏虖盛哉河南右叅政雙巖樊公鄆城之望族也曾大父守一翁登洪武辛未進士爲春坊司諫右通政累官行軍司馬　文皇帝眷注甚隆授以節鉞統甲士十萬塡撫濟寧翁于時宣力効勞績用丕著所謂四海之賴其安定生民之蒙其惠澤久且深者翁兼有之雙巖公亦登正德辛未進士爲臨潁令有善政敭歷內外臺才猷綽茂士林重之寔與乃祖後先相望承其休烈而益有光焉非克振其宗而世其家者乎書曰世篤忠貞詩曰繩其祖武其公之謂歟適公

爲汴臬憲副考績瀕行用焦贛易占之遇屯之萃其繇辭曰黃帝所生伏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乃過余而誦之余繹之曰羲陵于陳黃廟于滏公行且遷矣其復來吾省乎兵刃不至可弗俟考而遷也未幾道出齊魯而河南右叅政之命下矣斯占也與畢萬之筮合聯書之以爲贈言之篇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三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四

李　濂

序十一　八首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廵撫宣府序

宣府古朔方之域其地有層山峻壁腴田沃壤可耕可守可伏可戰而飛狐紫荊居庸之險控扼千里所以藩屏　皇畿捍戎狄之背而搤其吭蓋天下之雄鎮云慨自石晉時沒於契丹而嗣淪於金終宋之世不入中國者四百餘年　高皇帝聖武平胡廓清函夏　即位之初謂地瀕沙漠乃盡徙居民於關內洪武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衞築城堡峙芻糗命將屯兵以鎮之　文皇帝定鼎燕京而是鎮遂爲三輔去　輦轂僅三百餘里堠壘亭障益嚴以密宣德庚戌　始立萬全都司統攝十有九衞所五路六營五十三城堡彍弩突騎之士凡十萬有奇隊分部聚呼吸響應故西北要害重地茲鎮爲冠而大同次之永宣以來兵食充牣烽燧不興吏民相安於無事維時廵撫其地者又往往稱得人乃若墾田增戍多所建白則有崑山之葉文莊運籌出奇破敵走虜則有黎陽之王襄敏紀律嚴明虜不敢犯則有單縣

之恭襄毅之三先生者皆所謂內臺之雋英北門之鎖鑰也余曩承乏晉臬巡行關徼每見朔方之故將老卒寒翁野叟猶能道三先生經畧之績甚備歔欷感歎追思不已烏虖何其善於撫馭遺澤深厚而使人誦說弗忘如此邪比歲醜虜縛騷兵食不足較諸三先生所處之時寔大有難者非得閑猷卓識身繫天下之望者以撫之則邊事奚賴焉今年夏五月 皇府巡撫福山郭公晉少司馬總督宣大軍務 朝議僉薦河南按察使麟山李公遂甫克膺厥任乃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往代之六月之吉 璽書

臨汴公杖鉞啓行而藩臬舊僚諸君子屬余贈言余寡聞無知其何以復無已則舉儒生之恒談以告可乎昔者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愚意今日之所患者無踰於此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又曰石城十仞無粟莫守言食最急也今邊庾告匱必請之 內帑 內帑不繼必謀之糴買而糴買之令民困輓輸亦豈策之善者乎竊聞赤城獨石洋河雲川之墟土脉肥壯並可種作清理屯田且耕且守苟穫一鍾可省轉運十鍾之費此非今日之所當講者乎史冊所載趙充國之田金城孔明之田渭濱羊祜

之田襄陽咸用是道也上谷之民古稱鷙悍材武不憚征伐懷以恩信人樂效用誠簡閱什伍汰疲弱而技驍健則行間之呂蒙幕下之武穆何代無之所謂兵不貴多而貴精不但得兵而亦可得將行且見之矣夫恩信既著教化易行人心聿孚士氣自倍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捷執殳荷戈之夫皆具義感德之士也又焉有驕肆不用命者乎繇是知兵食兩足而民信雖聖人一時詔門弟子之言實千萬世行師之要也公沉敏果毅本之以學術嘗分守雲中威惠茂著宣府將士蓋稔聞之茲行也經綸展布盡攄其蘊

負之奇邊陲利病以次興罷行見五路又安六營壘肅隱然爲上谷長城而三先生者不得專美於前矣出車之三章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請歌是詩於祖筵以餞公之別

贈山東按察副使張君兵備曹濮序

嘉靖乙巳秋七月河南省參議張君汝功奉 簡命擢山東按察副使兵備曹濮余曩承乏晉臬與君有文場一日之雅君將去汴之齊過敝廬而問政焉余諗之曰 朝制之設兵憲于曹濮也得非以其地界三省之交寇賊姦宄易于興發而爲之備歟曰然曰

兵憲開府一方柄畀責鉅凡吏治得失民生休戚河
防獄訟蓋無一弗當察而獨曰兵備云者得非以弭
盜爲尤重歟曰然曰古之善治盜者稱龔遂君之所
悉也昔漢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弗能制丞相御
史薦遂才足任帝召見問遂何以治渤海遂對曰將
勝之邪抑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耳當是
時遂弭盜之策已慮之審矣乃單車之任下令曰諸
持鉏鈎田器者悉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於是盜皆
棄其兵弩而持鉏鈎四境靖安不復知有盜至今烈
耀史冊爲漢名臣治盜者舍是無足法矣曰遂之爲

渤海也守也今叙之東也臬也臬之於守政體弗同
也可以守之政而達諸臬歟曰守與臬職雖弗同咸
以爲民也顧守之令施諸郡中而已臬司出尺檄于
行臺之上飆馳雷動倏忽千里譬諸順風而呼乘雨
而播豈不尤易乎曰叙聞遂之治渤海也慰撫牧養
政尚寬簡抑古今異宜古之民也樸今之民也頑寬
簡之政亦可行于今歟曰世有古今民無古今也君
不聞醫之療病乎善醫者先元氣而後攻擊則正氣
勝而邪自祛苟肆攻擊而忽元氣邪未必祛而元氣
索然矣岐黃之術亡是也矧君子之所謂寬非以縱

爲寬也非事苛急而已君子之所謂簡非以畧爲簡
也非爲繁碎而已其或以縱而爲寬則害治孔棘是
芸田者之非鋤稂莠也以畧而爲簡則庶事廢弛是
居貨者之弗戒扃鑰也夫豈政之善邪臯陶贊舜曰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蓋言其簡有要而寬有制也古
帝王治天下之道亦如是焉耳矣汝功登第二十年
歷仕中外皆有聲稱所謂有制之寬有要之簡見諸
從政者稔矣茲往也張弛適宜民懷頌作于豈渙也
何有余最閱汝功試卷已與其有深學今睹其行政
又嘉其有懋績故于其別也特舉古名臣之業以告

之亦知君之才力足以副之也翌日其寮友徵贈言
之篇余構思移日卒無以易前言者爰書以贈之

贈山西按察副使艾公兵備易州序

易州卽古上谷郡今爲畿輔之地倚山爲固屏蔽我
虜蓋重鎮也夫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經
國者因險設關亭堠相望其最稱要害者曰紫荊居
庸倒馬而三關之中紫荊爲尤重蓋居庸險塞易守
倒馬去京師稍遠紫荊視居庸則頗平視倒馬則逼
近京師矣閒嘗稽諸史傳自昔攻取燕者多由紫荊
如李存勗之出飛狐克瓦橋關竟入燕執劉守光父

子以歸元主鐵木眞敗金兵于五回嶺皆由紫荆入
而正統己巳之變虜擁三萬騎入紫荆直薄都城時
則本兵有于肅愍公指授諸將方畧分兵拒守虜失
利逝去而　廷臣南遷之議始沮由是觀之則紫荆
之所繫較諸鴈門井陘豈不為尤重哉比歲北虜犯
順擾我疆圉辛丑趨平定壬寅鈔滹潞癸卯殘浮圖
峪甲辰窺紫荆游騎突至唐完二邑密邇神京震驚
甸服　朝野咸以為憂焉易州去紫荆八十里舊設
兵備憲署以山西按察副使涖之　賜以璽書俾駐
節行事屬者闕員銓部以汴省參議米脂艾公疏名

上請　制曰可　命下屆行左方伯永平李公徵郁
言以贈竊聞中國禦戎守備為上天王有道守在四
夷我　聖祖以神武定天下至論北虜為患亦不
過曰當選將練兵以謹備之耳遡諸前古趙充國告
漢宣帝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卒之屯田
湟中計滅先零論者謂得帝王全師之道而宋眞宗
時契丹南侵寇萊公請命朝士出知諸州戒之曰百
姓皆兵府庫皆財今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堡者
罔攸貸卒能却虜定難以致乂安事茲往蹟寔今日
之所當監者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其斯之謂乎

公之兹行也安輯人民訓練士卒剷削險阻修築墩
堡儲峙芻糧閱實器械皆所謂急先務者萬一有警
則據險守隘虜不得入堅壁清野虜無所掠不感浮
言而修實政不求近功而期遠圖不幸其不來而恃
吾有以待之則虜諜自覘有備而遁關無事矣公起
家乙未進士由南戶曹出僉浙臬有冰蘗聲遷為汴
省參議分守河北減役節用士民頌之當路諸大老
咸知公才畧足任邊事之重乃有今擢行見樹立續
業為時良臣而當路諸大老知人之明益昭著云

贈山東僉憲孫君兵備武定州序

戊申秋九月開封別駕孫君文甫擢山東按察僉事
治兵備於武定州既拜　命奉　璽書以行其屬邑
儀封令翁侯之奇感君知遇之深乃走使夷門徵贈
言之辭余雅聞君之政事在鄭在眞定在河防者頗
悉矧辱道義之好又重以翁侯之託其何以辭聞嘗
閱遷史暨兩漢書及觀古之循吏竊歆仰之以為不
可復見乃今得若人于吾郡豈不良可喜邪昔者子
產相鄭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穆穆乎古之遺愛也君舉戊戌

進士筮仕鄭州守興學造士厚風正俗剪除煩苛悖崇禮讓環溱洧之濱皆弦歌之地也君去郡垂十年鄭人思之不衰至今大河之南稱守令之良者必指屈焉君其聞僑之風而興起者乎龔遂之爲渤海守也適歲歉盜賊蠭起乃移書勑列邑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於是慰養疲瘵勞來阡陌而郡中大治君自鄭移倅真定時鄰境有虜警百姓洶洶弗寧厥居君督修邊墻四百里民咸得安堵樂業農畝不廢故家有餘粟野無饑色視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之政若出一轍恒山滹水之墟雖

謂之渤海可也當建武永平間王景之治河渠也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商度地勢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逾年渠成兖豫之間無復潰逸之患漢史美之君補倅開封職專河事甫下車目擊曹縣塾溺乃先事豫防亟築遙堤數百里三閱月而底績是歲之夏河流暴漲儀封之三家莊幾不免君躬率吏民樹樁下埽晝夜視事不遑宴息而祥符之馬家口蘭陽之銅瓦廂咸保無虞茲役也較諸景修浚儀渠之勩夫豈多讓乎蓋奉職拯患體國之大方興利卹民爲民之恒分即君之三仕著績而今擧

日章測知山東之政必有聳人之聽聞者矣矧按察之任益尊以嚴而風憲之權尤易以振厲展布以大施惠澤于民整飭戎兵保障齊魯以寛　聖天子東顧之憂繫君之所優爲者行見臬政有成台階荐陟上以匹休古大臣之業不特如前所云公孫僑龔少卿王仲通而已君其勉哉宜力弘猷始終一節不以位高而逸不以官成而怠不以時之難處而易其素守公論之在天下萬古如一日也非君之賢余不敢以是言進君其有味於余言哉

贈貴州憲副張君序

當事而奏績者存乎才因時而卷舒者存乎識守度而不可奪者存乎剛成是三者存乎學君子從事於學而有得焉則才益充識益進剛益大矣是故君子惟學之爲貴西蜀張君子英少以文學知名與余同擧甲戌進士主事戸曹監督太倉糧斛時有建陽衞官賂總督中官欲乘臨倉軍糧照出乾没者君不從坐是忤其意維時中官煽讒欲中傷之百方踪跡竟無所得而止君遂謝病歸家食者幾六年績學俟時若將終身焉者　今上嗣統百度聿新君幡然北上復補戸曹監督南石渠等倉糧斛剷洗夙弊積逋

告完甲申改兵曹武選進員外郎丁亥擢河南按察僉事屬歲大饑分巡河之南北平反刑獄晝穀千餘萬斛晝夜焦勞籲爲之白兩河瘠羸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時劇寇充斥淇鄴震恐君明信賞罰擒勦殆盡三年之間政聲籍甚由是觀之則其當事之才因時之識守度之剛何如也今年春貴州按察副使闕員銓部擬君資望當擢 上可之命下届行其寮友徵余言以贈余惟全蜀地靈萃於岷峨而岷峨之英鍾爲賢哲其在 國朝若冢宰蹇忠定公司馬余肅敏公皆君之鄉先達也其勛烈在鼎鐘聲名在夷夏

典刑在縉紳之間夫人皆知之君才識剛果士林推重自此若陜近要而大行其所學繫於二公有光焉將使天下後世咸仰而羨曰蜀之多賢也如此張按察之足以紹其鄉前輩之休光也如此則君之名亦將與岷峨之山同其高且久矣君勉乎哉

贈憲副初君之雲南序

曩余守沔數過潛江之邑故知初君世胄之遠爲甚祥繼而承乏晉臬時君監鹺河東故知君憲度之修爲頗真比退處於汲寓睢陳之郊而君適爲兵備僉事故知君保障之績爲將才附潛父老曰天之報予善人也信哉觀諸吾邑初氏可見矣君曾大父沙縣公以懷材抱德舉於洪武大父清河公以賢良方正舉於宣德父省菴公以鄉試舉於成化慶源深遠乃有初君余聞之於沔者如此舊制河東之鹺專給邊餉而陝右華馬池鹺例不得鬻時總制大臣輒移檄鬻之河東之鹺尼而不行邊儲告匱君抗疏止之而河東之鹺政大舉余聞之於晉者如此睢陳當南北之衝壤連淮魯每值歲侵寇盜孔劇君既拜命稽首矢曰臣持節中土殫心宣力俾睢陳安堵於是修城隍練兵甲安輯小民咸樂生業余聞之於汲

者如此今年春君及考績之期河南撫按臺臣方擬保留而有雲南憲副之命諸寮友乃以贈言之篇屬筆於余且曰知初君者莫若子宜有以贈之也夫古之名閥世胄以家教聞者若韋玄成柳公綽呂正獻韓忠憲其著也嗣是者其潛江初氏乎沙縣公之易直清河公之淵穆省菴公之虔翼風範猶存也是故聞風者興過閭者式君承其家學而訓其子姓若芳暨旦繼登科第他日勛業聲華後先相望則潛江之初天下仰之豈直爲楚之望族而已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推是道也雖天下可也而況雲南乎諸

寮友曰然請書諸簡以贈初君

贈湖廣參政虹川端公序

余聞士君子之仕也通塞利鈍遲速險夷莫不有天定焉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閒嘗攷諸古之人而益信斯言之不誣云粤在宋盛時有若范忠宣公純仁陳忠肅公瓘劉忠定公安世蘇文忠公軾唐質肅公介先後以直諫獲罪宰執擯斥遐域備歷艱苦卒之直道以久而著公論以久而明忌者去而薦者至召還闕庭飛翀要名與位而兩崇此之謂天定信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是故士君子直躬守道安常俟時

惟求盡乎職業之所當爲者而已其于仕途所謂通塞利鈍遲速險夷非惟弗暇卹而亦不必言矣當塗虹川端公爲御史時嘗論劾樞要人背危之無何出知大名府再遷陝西苑馬寺少卿君浩然乞歸去徜徉于龍山牛渚之間者越四五年侍母太恭人庭闈怡愉若將終身焉者嘉靖丁酉南畿巡撫都御史平溪侯公巡按御史同安游君交章薦之銓部乃起公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尋擢汴臬憲副兵備信陽甫下車適歲大歉君賑饑撫窮詰禁姦宄疆域賴以寧靖於是總憲少司徒浙澥王公巡按御史鏡參陶君咸薦之辛丑巡撫都御史淺齋魏公巡按御史西郭陳君會薦公宜典學校爲一方人倫師表不報今年秋九月擢湖廣右參政騤騤昌大柄用有期矣由是觀之天定於君者何如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公行矣臺中諸寮友乞言以贈余素仰公之風節竊高其見卓而守固遡諸既往驗之今日測知天道有在而方來之福履未艾也敢推明天定之說爲贈言序

送吳侯守備安慶序

我 國家設守備都指揮一員於安慶建牙開府

賜以璽書命其統轄九江安慶建陽三衛官軍修濬城池訓練士卒整飭戰艦緝捕寇盜其爲江防計甚周且遠也今年冬十月安慶守備闕員職方氏上議曰安慶在九江之北三楚之南昔人所謂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衝而守備武臣宜愼簡以充茲擬河南宣武衛指揮同知吳子英堪任是職請擢用之俾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則江防幸甚於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古水毛公具奏以聞 制曰可而吳侯適領秋班京操軍寓京師乃拜 命于 朝奉 璽書以行便道過汴而衛之舊寮重侯之別謁嵩渚子之廬請

一言以壯行色嵩渚子曰安慶余嘗游之矣憶昔正德辛巳余有四明之役道經皖城而天水胡子世甫適爲郡守留余歛宴倡和泊城下者數日則見大江滔滔環城之東西南三面而大龍百子諸名山祟崗絶壁脩折雲漢南望金陵北眺中原余慨然思守封疆之臣焉胡子謂余曰今海宇寧謐四方無事子遊覽于此而思守封疆之臣何也余告之曰我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欲振作而興起之非才智勇略之士不可此余所以慨然而思守封疆之臣也余與侯同里閈雅知其才智勇略足以建功立事則于今日之往也寧不爲侯喜侯勉哉夙夜矻矻務竭力於其所當爲者必使江道肅清武備振舉以紓 九重南顧之憂庶無負封疆之寄而余惓惓之所思者始慰矣書曰詰爾戎兵又曰愼固封守侯念之哉翌日視事江上督理既定幕府多暇時或擁騎而出旌旗前導躡皖伯之臺酹忠宣之祠尋李白舊題詩處登峯秀水映帶左右其諸極平生之倦觀乎余衰矣恨未能聯舟南下以再遂勝遊也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五

序十二　九首

目録畢

大梁 李 濂 川父

序十二 九首

贈山西巡撫大中丞畢公歸養序

古有父子爵秩並躋顯赫而勛名輝映先後者盛宋毋得數氏焉韓魏公有子忠彥呂文靖有子正獻范文正有忠宣爲之子韓忠憲有獻肅爲之子天下至今誦之維時位登卿相而母在者惟宋宣獻富文忠二人而已嗚呼難哉巡撫山西大中丞濟南蒙齋畢公先考尚書公敭歷中外幾四十年忠藎在 朝宁

膏澤在黔黎典刑在縉紳之間夫人皆知之中丞公世濟厥美而宦業在河南秦晉三省者尤著母夫人眉壽無疆壘膺 錫命古之所謂難者中丞公其備矣乎嘉靖甲申 今上大禮告成推恩臣工乃贈厥考爲資政大夫封母氏爲太夫人士林榮之明年乙酉太夫人病于齊中丞公聞之驚愕欲上疏乞養乃謀諸巡按是邦張儲二監察曰往予守汝寧時先君謝政家居癸酉冬入覲過家將以覲畢請告而未敢言先君知之面誨曰汝壯年正圖報之時吾筋力尚健蚤歸何爲因廢志就道踰年而先君卒此終天之慟也今母老且病予欲上疏乞養倘荷 皇仁賜歸寧烏烏私願爾言未竟泣數行下張君慰之曰捧檄爲孝叱馭爲忠方今邊事甫寧士民賴公呴濡之澤甚切太夫人天畀遐齡當勿藥有喜公盍爲三關重鎮留乎儲君揖而進曰吾聞搖辟而參歸嚙指而順悟公思侍太夫人而歸志浩然寔人子至情乞養之請惟公其審諸公遂上疏亟陳母病思歸之狀言甚悲怛 上可其奏且嘉公之孝特許侍養亦異數也秋七月之吉公奉 詔東歸二監察咸謂公是行不可無言以贈乃以序屬 濂惟二公挽留之辭

或篤於忠而孝行其間或急諸孝而忠紓於後所以贈公者至矣顧濂懵劣復何言哉比歷公暨二監察會薦于 朝受知最深誼不容默輒敢叙次二君挽留之辭及宋史之所希見者以贈之宅日應 召而起澤被四海太史氏大書特書必將曰濟南畢氏父子勛名之盛世擬諸宋韓范諸臣父子云

再贈畢公歸養序

濂嘗讀晉潘岳閒居賦及年祜與弟琇書未嘗不喟然有感於古人求養親之樂厲勇退之節而並垂聲光於後世云夫樂孰爲大養親爲大節孰爲大勇退

為大是故古之人有致位通顯而親存者借年齒之邁集喜懼之心乃辭廊廟而侍庭闈一日之養三公弗易君子謂之能愛日求若人於今之世吾於大中丞蒙齊畢公見之矣公烈考資政公正色立朝穆然有古大臣之風太夫人相之惟慎惟約家政井井資政公得以盡忠於國而無内顧之慮者太夫人之助也今年春公上疏請歸養　溫旨褒嘉特許之公之斯歸也奉太夫人于鵲山之堂彩冠綵服色養膝下烹鯉摘蔬親調昕夕之膳潘岳所謂御版輿升輕軒常膳載加舊痾有痊稱萬歲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者公實有之非天下之至樂乎初公之來撫全晉也業已懷乞養之志值醜虜薄塞雲中變作公飲志而未遂者逾年矣適者烽燧息雲中寧公仰天歎曰賴朝廷威德全晉舉安歲穀豐稔白雲在念吾其東歸乎味公斯言其與羊祜所謂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者先後一揆耳古今封疆大臣其所見畧同如此然人皆知公遂養親之樂全勇退之節抑豈知公之斯舉有關於世教之重乎昔者夫子之門人閔皋魚之悲而歸養者十三人陽城為國子司業發省親之門而歸養者二十人益相觀興孝云爾今　聖

朝以孝治天下公以身而退以償愛日之願天下之士大夫安知不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若然則公之歸也有關於風化亦大矣是為序

送閔方伯考績序

嘉靖乙酉山西左布政使任丘閔子居省轄者三年矣筮之得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閔子曰吾其北覲乎乃詢諸史史曰于汴于晉膏澤之潤兆民懌康思侯不忘有虞之廷簫韶洋洋洋洋九成鳳凰來翔故曰觀國之光方策載功獻之明堂明堂旭啓葱珩鏘鏘帝曰汝嘉桓桓干城相臣紀績以俟明揚故曰利用賓于王維時日在井月在張星氏中閔子策駟而北諸寮祖之太原之野於是景寧李子歌甘棠閔子再拜謝曰美哉召伯之政也群黎懷德詠而不斁吾弗能之矣開州李子歌羔羊曰美哉憲憲乎委蛇而可象也吾聞周文王之化深矣瀘川王子歌緇衣曰美哉遜乎鄭桓公武公之好士如此今不可見矣南鄭張子歌卷阿曰美哉顒顒乎圭璋之德四方之綱也惟諸君班之故城李子歌蟋蟀曰美哉儉乎猶有堯舜氏之遺風焉良士瞿瞿吾弗能忘矣陽武王子歌狼跋曰大哉周公赤舃几几盛德之

至也吾寤寐若人乎朝邑韓子歌彤弓曰嘉賓哉鐘
鼓既設何以副饗也崇邑許子歌南有嘉魚曰廱廱
哉和也卮有酒能無斁乎蘭陽張子歌崧高曰駿極
哉鍾靈而發祥于蕃于宣邦家之翰也其惟甫申乎
沇淵宋子歌采菽曰其周之盛乎君子殿天子之邦
是宜萬福攸同矣吾何敢當乎子濂氏聞閔子之筵
及諸寮之歌詩也乃揖而進曰六四賓王兆之祥也
風雅賡歌厚之方也行者遜謝讓之光也君子曰謙
以有德德斯崇厚以永好好斯固祥以錫善善不息
請書諸簡以贈閔子

送龍湫子東歸序

龍湫子少耕鮒鯛之野結髮舉于鄉祿食內外者二
十年乃陟行太僕寺卿鴈門是居騋牧是典然非其
志也龍湫子晨興坐廳事覩白雲嫋嫋生嚴谷間爰
擊缶而歌曰白雲連翩如麋鹿兮聚散飄忽媚幽獨
兮吾日慼慼兮盍歸乎來吾與爾相逐兮或間其故
曰吾歸矣吾歸矣晉之諸寮友咸留之嵩渚子曰噫
吾知龍湫子欲歸久矣憶昔正德庚辰予遇龍湫子
于漢上維時秋宇搖落舟夜弗寐龍湫子鼓琴頻聚
之間予倚棹而聽之乃遠遊篇也因語客曰龍湫子
有歸心乎迨三年爲嘉靖癸未予復遇龍湫子于大
梁則見其脩乎若絕塵也沖乎若葆眞也泊乎若逸
民也竊嘆曰龍湫子有歸色乎今年春復遇于鴈門
予與龍湫子游夏屋之山攀明月之岩酬青澗之觴
吟紫芝之曲龍湫子竟日話桑麻雞豚之事予瞿然
駭曰龍湫子有歸言乎夫歸心幾之萌也歸色蘊之
著也歸言事之形也有歸言者必有歸色有歸色者
必有歸心予故曰龍湫子欲歸久矣諸君無苦留也
秋七月龍湫子東書東還迺忻口經太原充充然若
有得也諸寮友遐餞汾水之上酒數行龍湫子叩舷

歌曰汾水泱泱兮何如澶之湯湯兮太行蒼蒼兮望
不見我故鄉兮我有鋤有笠何能辨驪黃兮又歌曰
緪朱瑟兮斟桂漿壽慈母兮萱之堂稱千歲兮樂未
央諸寮友知弗能留也乃賡歌曰鴻鵠舉兮何之窮
方圓兮委蛇有矰繳兮焉施嗟燕雀兮依依安能從
汝兮奮飛歌未竟而龍湫子之舟駛乎不可追矣

贈都指揮徐君致事序

昔者李廣之解將帥也屛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過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乃宿廣亭下余讀遷固

書至此未嘗不三嘆將帥釋權之難云當廣之守上谷鎮鴈門總代郡雲中之旅也擁隼旗剖麟符建牙專閫爲國長城登壇以崇之臨軒以授之出則節鉞入則旅戟行則颷霆坐則罷虎自偏裨而下莫敢仰視其榮重如此而歸也乃不免於醉尉之呵今天下之爲閫帥者能知止勇退未老而乞休其於世情軒輕曾不少介意焉豈非踔絕不群之士哉河南都指揮僉事東溪徐君遼之廣寧人也年甫五十遽乞解閫事臺察者惜其才咸留之東溪子曰吾聞諸郤縠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吾黽勉報國垂三十年願偃息

丘壑以禮樂詩書訓子孫臺察者曰美矣如厥用未究何東溪子復請曰吾聞諸羊祜矣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以終天年吾之心事敢竊比於羊公北臺察者曰潔矣如厥用未究何東溪子復請曰吾聞諸表記矣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終事而退臣之厚也鐘鳴漏盡吾誠不能以夜行臺察者曰完矣從爾之志矣東溪子既辭閫事乃日與諸賓客者讌宴樂遊賞翩翩乎若與世相忘也諸賓客者咸嘉東溪子能不以世情軒輕動其心謁余言以贈之余聞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夫君子之聽音也胡爲乎思之爲國家而思之也東溪子致其事而去固美矣潔矣完矣俯仰無怍遑恤乎醉尉之呵今四郊多壘正武臣宣力之日如東溪子之才顧可使之高臥于碧嵩清洛之間乎廟堂之上拊髀而思頗牧不可謂今無人東溪子勉哉行將有薦子以折衝之寄者矣

送秦長史致事南歸序

錫山鵝塘秦公爲　周藩左長史　王甚敬禮之顧時時思歸爲吳吟歲丁酉秋公倚杖而歌曰秋風起兮驚客心脫吾組兮投吾簪有蓴有鱸兮閶江之滸

歲聿征兮鄉思深願爲黃鵠兮返故林或聞之而告諸　王王曰先生無遐棄予明年戊戌公思歸愈切乃作書貽王其略曰臣荷　王之休眷遇隆渥曳鄒陽之裾飲穆生之醴豈勝銜戢第臣年七十餘矣齒衰而志不副乞南還故鄉以終餘年敢不拜　王之賜　王若曰左長史鎰明德先覺予切倚毗君歸其疇子迪勿歸哉公思歸彌切乃遣家僮走京師上疏於　朝乞骸骨其略曰臣敭歷中外三十餘年遭逢明聖擢臣以董賈之職今年踰七十輔導無狀仰思古人盡忠規諫臣不如吳儀左右獻替臣不如韓維

陳戒投簪臣不如孫華老乞賜臣南歸江鄉以全晚
節俾得優游林壑歌舞太平臣之願也　帝若曰左
長史鎰求歸懇惻其從爾志允厥歸　命既下公喜
劇循堦走大呼曰吾歸矣吾歸矣即日束裝啓行於
是沐之里居諸大夫咸謁嵩渚子徵贈言之篇嵩渚
子曰榮哉左史氏之行乎老子有言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公家世業儒屹然爲南州之望竝仕涿州學
正遊其門者多顯官聞人嗣陟瑞安令有惠政邑民
立生祠祀之陞後判撫州貳保定並垂去思乃以南
京刑部員外郎晉擢長史今勇退而去　王亟留之

不可得非所謂功成名遂身退者邪視鍾鳴漏盡猶
夜行不已者其賢不肖相遠何如也公從弟官保大
司馬鳳山先生瀰師也先乞休去而公又繼去二疏
不專美於前矣公抵家之日兄弟觴詠於湖亭之上
躋慧山之泉弄梁溪之月仰泰伯之流風尋延陵季
子之遺跡白髮猶徉天倫至樂世稱完名全節者必
歸之二老焉詩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又曰樂只君
子遐不眉壽請以是爲二老頌

送金訓導致事還鄉序

曩予下廣陵逾淮陰泝清河矚桃園而泊下邳也訪
甘羅之故城尋圯橋之遺跡艤舟四覽喟焉懷徐仲
車之爲人按仲車淮南之孝子也忠信朴直本諸天
性以徵薦爲楚州教授費舍設考妣几筵昕夕執爨
滌器饋食如生時人稱其純孝余竊意邪閭里聞之
間必有聞風而興起焉者乃後會訓導金君志仁於
吾邑覯其貌則愼而恭叩其學則實而確詢其績則
教成而掇科者若干人問其鄉則下邳人也今爲邑
訓導七年矣每遇寒食時輒南向稽首涕浪浪數行
下門弟子揖而進曰先生何哀之甚邪曰斯時也吾
州之人出郭門拜掃者塡塞途路馬鬣負畦之鬼無

不饗子孫追祀者吾遠違松楸千里外曾不得挈兒
女齎壺漿以灑墓前之土遙望白雲崩裂心腑吾其
南歸乎於是移書諸當路乞解職事去門弟子恐其
行也相率詣諸當路垂泣號曰我有蓍龜無遄其歸
我有楷模無駛其驅君請益堅諸當路者不能留也
甲午之春行李戒發門弟子乃相率抵敝廬曰願丐
子之言以旌其行余曰韙哉金君之歸乎夫人道莫
先乎孝士行莫尚乎節爵秩之卑崇罔攸論也君思
丘壟念昆邁拂衣勇退惴惴焉惟闕祖考之祀是懼
可謂孝矣以禮而進以義而退生徒不能留當路不

能奪所謂節矣夫孝也節也仲車之美謚也君兼而有之亦將有無窮之聞乎抑君爲仲車之鄉後進且職與之同行與之同而官亦與之同前倡後承若合符節非所謂聞風而興起者邪茲歸也過仲車之祠而拜焉可以無怍色已

贈開封太守白侯入覲序

我 國家監虞周之制以定述職之典每三載令天下諸司會朝 京輦銓部考其功能而黜陟之法至善也其有才行超著政績卓異者銓部往往旌擢之以勵天下在弘治中鈞陽馬端肅公爲冢宰嘗旌擢

大名守韓福之風槩宜陽令胡獻之廉平而正德中遂菴楊先生爲冢宰亦嘗旌擢南昌守李承勛之器識揚州守孫祿之苦節 賜宴禮部播告海内未幾皆右遷于時豪傑嚮風翕然鼓動奮揚事功而馬楊二老知人之明自是益著云明年甲辰春正月值朝覲之期今歲冬十有一月吾郡太守臨桂白侯涓日戒行其寮友僉曰述職重事也矧侯之善政咸可稱述不可無言以贈乃相率枉駕敝廬求所以爲贈者濂汴人也寔居郡城内竊聞侯之善政爲詳茲於述職之行敢舉其大者颺言之開封爲中原首郡統隷

州邑凡四十有三域廣而民衆政事繁劇案牘旁午素號難治自侯之下車也庶以守官才以濟務而郡事日以脩舉往時吏胥徒豎承府檄而下屬者常數十百人叫囂乎州邑諸長吏坐是愈困而事愈廢侯至首革之乃與諸長吏約曰凡吾公牘至州邑逾期弗究竟者罪長吏繇是諸長吏咸傾竦勤事日夜馳報罔敢後不數月而郡大治即此一端政可知已往時郡守入 覲其道途旅需暨 京華饋遺方物皆取諸民而從行輿馬諸費亦甚夥侯一切謝絶之雖印緒書篆市易巾帨之類皆弗之辦獨單騎蕭然北

行曾不攜一物人皆爲侯難之或曰此舊規也君胡盡蠲邪侯艴然曰吾弗忍以是擾吾民即入 覲一事觀之而清簡之風方介之操可窺也已於戲侯之善政豈獨在吾郡爲然哉蓋自釋褐爲邑令而永嘉當塗之人頌之無異辭嗣陟别駕貳鹾司而郎陽兩淮之人思之無異心今述職于朝 聖天子方軫念元元思得良守牧以共圖治理而天官卿奉宣德意舉 先朝馬楊二老故事求天下守令之最賢者而旌擢之必以開封爲稱首而豪傑嚮風翕然鼓勵奮揚事功會見之今日於治體大有補焉昔龔遂

爲渤海守治狀升聞上召入将爲公卿而議曹王生告之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如此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如其言上聞而嘉之瀌不佞覩侯之行不能有所助惟述王生告遂之言以告侯聊備　清問下民之對外是愚無以賛侯矣行當隨汴兒竹馬迓侯于大河之滸而區區借寇之心其将有所慰也夫

贈開封太守劉侯入覲序

今之太守古之諸侯也晏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我　朝法古定制每三載令天

下藩臬守令咸集　闕下舉行課功覈實之典察有異政者則　賜宴以榮之超遷以升之所以簡拔俊良風厲有位以圖治安也明年庚戌春正月寔維其期吾郡太守洪洞劉侯将先期戒行諸寮友感侯師資之義謂行者必有言贈乃屬序於瀌而莫之能辭也竊惟君子之爲政於天下有稱能吏者有稱循吏者其施爲措畫雖均足以舉其職而治效之淺深不能無或異者矣何謂能吏飭法明禁燭幽察微遇事風生迎刃而解彊者歛其肆弱者庇其休此之謂能吏何謂循吏體國愛人簡静弗擾政平訟理不怒而威在任民懷之去任民思之此之謂循吏抑能吏或不足於循而循吏未有不兼其能者也甚矣循吏之難其人也開嘗稽諸古之循吏遷史所載者僅五人班史六人范史十有二人皆先教化而後刑罰德洽惠流民戴之如父母三史雖同以爲循而實克兼能吏之事古今賢之開封在宋爲京府維時尹京者多鉅儒大老而包孝肅公爲尤著入　國朝來稱統轄之廣民物之繁政務之劇亦惟推開封爲之最先是守郡者固多知名然廉平長厚獨稱[illegible]衛先生蓋當時行久任法先生知郡者九載惠澤甚深汴父老

至今誦說其遺事不衰瀌曩承乏晉臺嘗爲先生作傳刻石於其故里先生去後迨五十年乃有劉侯善政嘉猷後先相望竝有古循吏風侯寔與[illegible]先生同里閈淵源之所自風聲之所承鄉先生之所倡導者舉不可誣已　今天子寤寐英賢思躋化理諸公卿又皆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公道昭明推轂恐後茲行也必有知侯之賢以薦之於　上者晉陟台階首膺寵接之寵非侯而誰歟昔漢二千石長吏有治行課最者輒以璽書褒奬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若第五倫之在蜀郡鮑昱之在汝南昱子德之在南陽

皆以郡守徵拜三公侍帝左右侯循良之政夫何遜於三子我聖朝旌賢之典寧不以漢廷待三子者而待侯邪侯行矣使軺不可留矣瀌雖文思衰落去思之碑尙當執筆爲侯書之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五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六

序十三　十首

送陳國仁序

送石士元序

贈范汝和序

贈王士竒序

送毛長史序

送張教諭序

贈魏令序

贈何汝璧序

送鮑維傑南歸序

贈義士雙峯方君序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三 十首

送陳國仁序

余少也嬉落魄弗劬學顧好與里中諸豪傑游維時王庸之左舜齊陳國仁鄭叔度蘇乾伯田樹德車吉甫文甫田深甫暨余十人爲文字之友同肄習大梁黌舍中然時尚惟舉業是急而十人者乃不之急也顧好攻古文辭乃相與訂約程書讀五經正文暨遷固莊荀騷選諸籍夕會則各獻所得評隲焉凡里生

所珍秘程試講貫等編皆深惡之絶不寘諸几上暇日則挈酒登古臺歌嘯竟日分韻賦詩爲樂每一燕集輒倡和成卷邑子爭傳誦之或有時聯騎出夷門遊信陵君舊走馬地輒又慨然慕侯生公子無忌之爲人而平生志槩亦往往見諸懷古之篇於是顓治舉業者咸笑以爲迂而里中長老見十人者所爲辭賦暨諸體雜詩輒大賞異稱之曰十才子十才子云于時提學憲臣錫山秦公國聲嵩安劉公咸栗郡太守東橋顧公華玉而北郡李公獻吉亦寓居梁皆當世文章名家莫不折節下十子而奬進之而十子者亦因有所興發益振大雅乃九子者先後取魁元登第矣顧獨遺國仁數舉不第今年春國仁循貢入京師授吳縣學訓導道汳過家余造謁之且賀且慰國仁憮然曰同舍生十人今庸之官祭酒子辭臺憲而歸業十餘年矣諸君亦皆鼓翼天衢獨吾今始領教職竊爲諸君羞余再拜告之曰歲月駛如河濟雖然十友者今五人在耳君不念鄭蘇二車田樹德之夭逝乎夫存亡者命出處者時利鈍者天遲速者數君蚤承厥考都憲公之嚴訓飭躬勵學雅爲吾黨所遜服乃今循貢而教諸吳若詘君巳安知天道乘除之

數不有獨厚於君者乎諺曰園桃灼灼早開先落巖栢凋松凌霜耐冬君行矣勿以是芥蔕於心作送行序

送石士元序

夫汭陽川澤之巨藪也江漢沱潛雲夢滄浪三澨之奇於人鍾焉故多魁壘不羣之士正德丙子余拜汭陽守竊意茲行也必得楚材始至郡乃合郡齋之士而試之得童士疇吳子勤邵才仲石士元數子於儕儕中嘉其文巳又察省其行皆醇愿端飭遠大器也乃大驚喜曰斯固江漢沱潛雲夢滄浪三澨之奇之

所鍾乎是時士元年獨少巳卯士曄子勤舉于鄉辛巳余去邢而士仲亦舉于京闈嗣後每值大比輙求湖省試録閲之求士元名乃士元屢不第輙又浩嘆曰出處信有命邪嘉靖巳亥春三月士元以貢授鹿邑訓導過汴謁余于田廬時余致憲事而歸業十有四年不而吾士元者垂二十年矣相見甚驩於是留士元蕭寺中相與叙故舊話肺肝問近所造詣者數日不忍别瀕行士元再拜曰先生何以教我余握士元手笑曰子非以教人爲職邪夫教人者固將求眞才爲　國家用非欲得浮華文藻之士以竊科第而

巳鹿邑之士必有忠信好學者不必遠求哲人以爲範也若邑之先達不有軒司冦乎司冦歷永樂天順間廉直公正當時稱爲名執法氷蘖之操論者方諸古之李及士元之至鹿邑也幸爲我詢訪司冦公之祠墓而爲之縣令者有能修其俎豆禁其樵采者乎其遺碑舊碣或有仆諸草莽而未之復立者乎其風餘韻迨今未泯者里之諸生有能奮發而興起其子孫有在學肄習者乎亦有志行卓立能紹人之休烈而振其家聲者乎是固余鄉後進者之願聞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是故造育英傑以人報國教人者之功莫大焉士元之别也余喜鹿邑得良師故敢以是言告

贈范汝和序

嗟乎士之卑乎喜通而惡塞樂京職而厭郡邑夫重之者以簡以逸厭之者以劇以勞尚簡喜逸避劇辭勞庸情也君子亦若是乎吾聞君子之仕也有三貴一曰權歸二曰志宣三曰澤流今夫令闔邑之事隷焉丞尉賛畫吏胥奉行拱如神明聽如雷霆非權歸乎諺曰被褐讀書束帶行書旦昔黃今澠不徒讀矣非志宣乎天下之事公卿不能行之于國而令能行之

于邑宵得良籌旦斯發令一節費而民紓財一省繕而民紓力非澤流乎是故君子之仕也貴此三者簡劇逸勞非所計也故職無崇卑圖報是期官無内外行道爲志使人皆乘車誰爲御夫人皆食魚誰理庖廚人皆簡逸誰當勞劇是故君子官不擇其位范君汝和出令貴溪余喜其權歸志宣澤流也往賀之曰簡劇逸勞知君必不計曰雖然子何以贈我曰往見君試政通州儲賽友嘉君果役卒懾君嚴納戶頌君便民以是治邑邑治矣余又何言

贈王士奇序

王士奇尹休寧或曰王子愠矣嵩渚子往見而觧之曰子以休寧遯乎曰非也子薄休寧健訟乎曰非也子懼南北不習風土乎曰非也然則何愠也曰吾方懋力于學求厥靜弗遠厥功今恐尹之弗及學也曰往哉學必進矣休寧古稱佳壤東有松蘿石壁之幽西有稍雲白嶽鹿䦨之勝南有僊遊北有雲郎遊于茲心目豁然學必進矣惟學有師師毋求遠憶昔官于茲者有若伏元曜之惠任昉之簡吕大防之嚴翺嗣後之果唐子華之廉是五賢者皆可師廉以基之惠以先之嚴以維之簡以御之果以栽之是故廉則

令行惠則民懷嚴則吏畏簡則事理果則政成子如是焉生則休寧頌之歿則休寧祠之學之用莫大焉夫何憂乎遯遯何難乎健訟何懼乎南北不習風土王子曰聞昌言矣敢不請事

送毛長史序

夫鐘完而後鳴遠德厚而後物化故我富始可以賙人我正始可以格人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德有所不刑化有所不敷必反求諸己夫撓物者莫如風趨下者莫如水風積不厚弗能噓萬彙水積不深弗能千里駛也故人之蓄德何以異于是長史毛公積學而德厚者也先事　韓王以服歸服闋拜　涇王右長史吾竊見其必能成　王之德也何則察心於言占來於往公教祥符則興士於梁再教鄭城則變齊之俗再教三氏及西安則道行于魯于秦遷爲韓長史也而　王無愆行國無疵政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言有德而人自應之也公自韓遷涇職不改昔移所以事韓者以事涇傳之道蔑加焉矣夫官劇者專力于政官簡者推力于學政以濟時學以傳遠夫濟時者有限之澤也傳遠者不朽之事也董賈之在當時皆爲王傅當時之人皆惜

其左遷也然後世稱經術者曰董仲舒稱達治體者曰賈誼漢室珥貂之公卿莫與也此顧可以内外崇卑論哉公輔　王而事簡好文而老不倦德藴形于著述其傳遠也必矣夫

送張教諭序

仕無崇卑行其志而已矣秩無散要達其道而已矣故乘田委吏孔子弗辭而況學校之官坐黌堂之上朝鼓暮鐘聚俊彦而誨之稱堯舜而述孔孟揖進而請益者彬彬乎其前不可謂不榮也世之人顧辭避而不肯居者豈其憂吾之所以表率乎人者有未能

哉亦厭其卑散云爾甚矣人心之不古也惟自任重
而弗苟者不然昔胡文定之在荆南徐節孝之在楚
州胡安定之在蘇湖陸子壽之在興國咸以教授爲
職者也而其勸翼之方陶鑄之術矩矱之端天下至
今誦之非所謂自任重而弗苟者歟其在　國朝乃
若胡順菴之爲華亭教諭魏文靖之爲松江訓導年
恭定之爲德平教諭黃南山之爲南昌訓導四君子
者身任師道之重成就人才受知　列聖厥後或位
冢宰或領司徒或總成均或督學政而聲光流于天
壤之間者迄今不泯是故稱　國朝名臣者必指屈

焉寬與宋之諸賢後先相望而匹休于無窮矣商求
教諭張君汝厚攻春秋有文學盛名比奉臺檄傳經
于汲省聚七郡之俊彥而從之游余間與之言則見
其禮恭而學博辭倫而氣肅蓋自任重而弗苟者茲
歲晏將歸諸從游之士戀其誨而莫能釋也相率求
余言以贈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厚遠法有宋
之諸賢近追　國朝之四君子則所以善於今而顯
於後者有餘裕矣汝厚勉乎哉

贈魏令序

今之君子綏于責已而苛于責人其從政也弗由乎
理而不得乎民輒咎之曰某郡難治某邑難治嗚呼
人情之好惡天下古今一爾苟撓理而行政宜無有
不得乎民者矣豈誠有難治之郡邑而不可歸治者
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矧吾中國禮樂文明
之域久濡　聖化之民而顧蠻貊之弗若歟予竊
怪世之從政者官箴罔虔而惟已之私是徇故吾民
怨讟隨之甚或訐其私而訟之上乃又不自咎而咎
民曰茲郡茲邑之難治也如此盍亦思吾惟理之由
乎蓋理者人心之所同也惟其政弗撓乎理是故徃

徃蹈害恩有所不懷威有所不懼秪見其難治而不
見其易治有由然矣今有良牧于此寬嚴適中撫御
有道兢兢然惟民事焉盡心則雖素稱難治之民將
愛之戴之歌之頌之及其去任也將思之念之祠之
祝之撫甘棠而謳吟望峴碑而涕泗蓋異世同符也
孰謂古今人情之好惡有弗同哉洧川令魏侯理之
始爲西華簿廉介有守八年如一日嗣判易州清操
靡渝擢知良鄉以憂去服闋補任丘今未幾改洧川
甫朞百廢具舉屬有邊警侯完城郭實倉廩繕甲兵
飭守禦洧人賴以無恐而巡撫都御史淺齋魏公下

檄禮獎以勗其成邑庠士朱尚德王體元王克第輩咸感侯德澤之深乃走沭乞予言以贈昔者尹鐸治晉陽謂繭絲不如保障而陽城之刺道州也撫字先於催科寧以是獲罪而不忍拂民之心卒稱良牧夫西華易州良鄉任丘洧川皆民也皆素稱難治之郡邑也侯治之雖久暫不同而一郡四邑之民皆以侯爲賢父母愛戴歌頌如出一口者何也理之在人心無不同也聿茲洧川之政當時之難爲而能以撫字之勤樹保障之績撫臺禮獎君子曰宜侯尚懋于有終以永遺洧人無窮之思哉尚德諸生它日有官職

當取法侯之據理行政以臨其民予尚未老擬拭目以觀二三子思齊之志

贈何汝璧序

荆州古郢地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潭北控漢沔雄據江之上流爲商旅四集之地舟車日至如雲蓋重鎭也我　國家特設工部官一員駐節平市榷貨詰姦然必遴選在廷廉才之士以任之故常難其人焉何也榷容而　國用饒則旅怨榷疎而旅愉則　國用匱監守之下聲名累焉是非之府謗議生焉非廉而才者欲稱是任難矣正德十年　上軫念東南之民財殫力痛乃　詔工部推才吏往任其事部以主事何君汝璧疏聞　制可之君慨然以建揚樹立爲已任如郢以來嚴以立令恕以權稅精以檢牘敏以剖爭明以燭弊果以集事旅頌而不怨國用給而不匱不逾月而廉才之譽洋溢郢鄂之間嗚呼難矣夫嚴也恕也精也敏也明也果也六者政之美也嚴則不縱不縱則令行恕則不苛不苛則貨聚精則不淆不淆則牘可稽敏則不滯不滯則爭可息明則不眩不眩則弊可祛果則不回不回則法斯行矣夫六美具焉其於政也何有雖然君之具是美也

有由哉嘗考君之家世自高祖而下登甲第者四領鄉薦者九進侍御列部署者各二參省者一守二令二膺封誥者內外十有三待用於太學鄉學者又十有四五夫一門之中禮義薰灼聲華萃聚君之具是美也不亦宜乎矧君少游於厚齋國老之門所以成其嚴恕精敏明果之美者蓋有自矣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之謂也

送鮑維傑南歸序

仕與商不同道至於遠鄉井以之它方老至而倦遊歲久而思歸其情則一也是故莊舃顯楚乃爲越吟

李膺宦齊葺鱸是念古今人情大抵然也夫仕商不同道而同情所謂信美而非吾土豈獨仲宣有是歎哉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夫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然則懷舊山之厳微憶故園之松菊見鴈而盼家書聞鷄而驚鄉夢仕商覊旅之情夫豈有異乎歙鮑維傑氏世擨慈孝里人也商遊于汴四十有餘年正德初西羌弗靖大司馬金城彭公率師徂征虜懼以和請公走檄河南省取絲幣若干以備犒賞諸商憚邊塞險遠咸莫之應維傑奮然曰茲王事也臣子敢避難邪於是抱幣請行人皆壯之乃

冒犯霜露出入烽燧間驅馳數千里抵幕府而事克濟公大書平戎勞役四字以貽之墨卿學士倡爲詩歌以侈其親上之義維傑今年六十有五秋風颯起鄉思轉深乃浩然治裝將返棹江南爲歸老之計而汴之士大夫與之久處者重其人惜其別去咸賦詩以贈之而嵩渚子爲之引

贈義士雙峯方君序

君子之利物也豈必居通顯之位有民庶之責而後得以行其志哉苟以濟人愛物爲念隨其所處之地凡吾力之所能爲者而勉爲之則仁心旁達亦足以及物而奚肅以位言乎竊聞之長者曰周卹鄉隣惠養宗族古今善行美事莫踰於此昔在宋時滄州有李孫者遇歲不登輒施粥以食餓者自春徂秋日以千數老羸扶杖挈金歸之如市如此者三十餘年所活不可勝算使者上其事於朝孝宗嘉悅授之官以示褒異厥後孫寅仲起家進士累官至禮部侍郎數文閣直學士茶陵有陳天福者值大侵發廩平糶貧弗能糴者則饋以米或給飯子錢戚戚然惟恐其餓而死也天福生三子接踵登第爲京朝官而南劍之祝氏龍泉之張氏竝以好施聞皆躋遐齡享全福胤

嗣蕃昌通籍朝署人以爲積善之報云雙峯方君起歙之義士也居城南二十里許之淪潭君德性醇篤富而好禮嘗捐貲修橋梁開道路建雨亭以便行旅是故往來由之者蹶石橋則嘖嘖歎美曰此方君之義蹟也履坦途則嘖嘖歎美曰此方君之義蹟也避雨亭下者則嘖嘖歎美曰此方君之義蹟也比歲自甲辰迄丙午連歉鄉隣之饑者咸賙以稻穀厥施凡幾千斛而族人之貧者病者孤寡無依者咸月給以米而活之又置義田義屋義塾以敦睦九族凡此皆人之所難而君勇爲之非其宅心仁厚秉義貞固視

財利如鴻毛汲汲然惟以濟人愛物爲念者而能若是乎繼時邑宰閩中陳侯鐸郡守三原來公聘撫實以聞於是巡按御史同安劉公存德乃下檄禮獎旦大書其楣曰尚義之門而南畿司諫婺源游公震德率諸婣戚者寳纍觴稱賀其同鄉親友王君鐸員君銳汪君寅豐咸商於汴爰徵言於嵩渚子乃諗之曰方氏其興乎夫好善者天之心也福善者天之道也善積而福來者和氣之感召也是故德孚而亞齒政修而彗滅氣機潛通捷於影響往古昔然何獨於今而疑之抑君不吝於捐貲以利物也故天亦不吝於

錫福以旌善也諦觀君之高義割已之豐急人之困亦惟盡吾心而已矣初無覬報於天之意而神明鑒之福祉隨之天豈有私於君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其斯之謂歟君有四子鐩鏉鎗鈞文采煥發翩翩其羽行見舉成名立爲瑞於　明時鸞翔鳳翥四海聳瞻而宋之李發氏陳天福氏祝氏張氏皆弗得專美於前矣請豫書是於簡以爲天道福善之左券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六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七

序十四　八首

大梁　李濂　川父

序十四　八首

春賀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公八十壽序

昔讀書至君奭之篇有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未嘗不仰嘆天無私壽惟德通乎天者得之故能保乂邦家而流勛澤於無窮也是豈惟殷之阿衡爲然哉若周畢公漢丙丞相唐房太尉其在宋盛時若文潞公富鄭公趙康靖公或壽百餘歲或近百歲皆事三四

朝豐功峻烈炳著典冊而天下後世稱頌之迄今不衰於戲休哉肆求諸今之世若臨潁先生南塢賈公孤卿台輔元德上壽眞可以匹休軰高諸君子於千百載之上而與之相後先也公弱冠舉河南鄉試第一登丙辰進士儲養翰苑讀中秘書自編修中允侍讀學士兩京國子祭酒晉少宗伯洎少冢宰曁掌詹事府被　簡命入　內閣叅預機務進大宗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立朝三十餘年歷　孝宗
武宗曁　今上皇帝其直筆在史局經學在　講幄公明在典試教化在成均建白在部曹經綸猷謨在　廟堂密勿海內之士皆尊仰之如山斗云今年壽躋八十巡撫都御史石疊李公巡按御史蔣塢楊公咸謂公一代元臣清德大耋宜崇褒以風勵天下乃命疏以聞　制若曰少保三朝耆舊碩德茂樹宜崇獎撫按遣臣其造廬存問以昭　本朝優老之典乃仲冬六日公之誕辰也二公祗承　上命將入其邑存問如　制而授簡于走徵言以爲賀走忝爲鄉後進方樂覩　聖朝仁壽之化儒臣遭際之盛欲私爲紀述而未能也茲辱二公之命曷敢以謭陋辭乃斂衽言曰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嘗聞之潁父老曰始公之生也有異兆故幼負異質潁去嵩爲邇公懸弧之鄉固其毓靈之地也謂非嶽之降神可乎公少而登第壯而貴顯老而入秩宥密醇雅恪愼終始一致今八袠矣而耳目聰瞭形神日益健人皆以爲異人焉則夫台院之所褒奏　聖明之所優禮凡以重公之勛德云爾非獨以其壽也不然世固有竊位而榮全軀而壽者矣亦曷足以爲異哉翌日　天恩至門軒蓋萃止公望闕拜首觴爵載舉鄉里後生咸奔走聚觀嘖嘖譁曰此鄉先達之拜寵數如此　聖朝之優禮耆舊如此

臺院之從獎名德昌言于　廷而舉曠世之典如此
莫不踴躍興起益力于學則公之壽不獨匹休擊高
諸君子于千百載之上而一鄉之觀感先焉可以風
厲天下矣其所繫顧不大哉抑聞公厥考樂菴翁壽
九十有五大父文質翁亦壽九十餘由是知世德之
家慶源深遠世享遐筭其諸崧嶽之靈獨鍾于積善
之門乎走學殖荒落愧無以副二公之意敢敬誦崧
高之什以為壽筵獻

奉壽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秦公七十五序

聞嘗讀韓愈氏送鄭校理序未嘗不俯嘆古人遭遇

之奇而不圖不肖偶似之也韓之言曰愈為博士始
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為卹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
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炙之矣
瀕為秀才時適今　宮保大司馬鳳山秦公憲節中
州秉鐸造士乃辱簡拔於稠衆之中延入臬署命與
子泮同硯席而瀕之聞譽由是日起旣而擢本省左
叅政後進瀕館下卒業獲父承聲欬韓愈氏所謂觀
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親薰而炙之者瀕竊幸
有之未幾公擢山東右方伯以去而瀕亦發解北上
矣甲戌春公入覲　闕下瀕會試南宮叨進士第乃
謁公於東御河橋之邸舍復聆教益又未幾公拜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瀕適授沔陽守備員屬
吏迭罹水荒盜賊竊發饑饉師旅並作公左提右挈
扶植而保全之三載考績公薦瀕於　朝曰知州瀕
學行兼優修已之功素容兵荒善處卹民之政居多
乞擢用拳拳汲引導掖之意溢于剌牘韓愈氏所謂
三為屬吏經時五年以自慶其希絶曠世之遇者為
瀕道之庚辰冬公膺　内召晉少司徒尋改少冢宰
瀕亦循例補寧波貳郡遲迹而去湖南據瀕之遭遇

於公以擬韓愈氏之於宰相鄭公餘慶蓋異世同符
云公敭歷内外四十餘年其峥嶸峻大之業固非餘
慶可擬獨念瀕平生遭遇偶同於昌黎第材品庸凡
志氣衰殘不能副公屬望之萬一為可愧耳公今年
七十有五體康而健優游於惠山泉石之間與其配
誥封太夫人眉壽偕老子孫彬彬乎滿前　聖恩
優隆時賜存問天下之全福公寔備之九月某日公
之誕辰也瀕辱門下沐公之德澤最深乃緘書數千
里馳使稱壽先民有言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
非人也矧瀕之於公非世之淺淺號門生者比故於

稱壽之文繆叙平生遭遇之奇以自附於韓愈氏之所云若夫岡陵松喬之祝鍾鼎旂常之頌閶門賀客皆能鋪張而道之灝不敢贅

壽封監察御史盧公序

吾聞杏山之麓紫水之陽有隱君子曰盧公者粹學篤行化行于鄉人八試弗利識者惋惜己卯計偕遊太學若爲之兆矣公浩然嘆曰與其驅馳畏途之塵孰若偃卧故山之廬乎因自號曰山南逸人云公嗣子監察君舉河南丙子鄉試第一登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陟內臺驄豈虎變蔚乎中朝之望適者奉

恩詔封公爲監察御史時年纔五十有七豸冠黑髮徜徉于杏山紫水之間身心俱逸深壽備矣歲甲申監察君出按河東値九月晦公初度日也監察君持節于外弗克觴壽而耄耄之懷不能自釋灝於是爲逸壽之說以貽之曰首福惟壽致壽惟逸公別號曰逸遐壽之道也凡人之生也有血氣斯有無窮之欲有思覬斯有必得之念是故事物之來也靡涯而身心之勞也亦靡涯藝者期售農者期穫利者期饒名者期顯利鈍而寵辱具得喪而欣戚隨逐逐擾擾心無一息之逸血氣日耗而毛髮皜矣善乎先正吳子有言未嘗逸而未嘗不逸不以少壯老而異者上也不能不勞于少壯而能逸于老者次也終身役役以至于疲薾鐘鳴漏盡而行不止者下也斯言也盡逸之說矣公年甫逾艾歸隱巖谷可謂得逸之上者以上逸而致上壽自然之道也抑灝又聞天下之至逸而無爲者莫如德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夫心日休則身日佚矣矧又有監察君爲之子則心日益休身日益健躋松喬之壽以紹盧敖之遊其不在茲乎敢以是爲壽公序

壽晉翁九十二歲序

百里之邑殆數萬家至于民不啻數萬矣求年七十者少八十者則愈少連數邑而爲郡殆數十萬家至于民不啻數十萬矣求年八十者少九十者則愈少連數郡而爲一省殆數百萬家至于民不啻數百萬矣求年九十者少逾九而望百者則愈少合前三者藉令有之或困於貧弗能溫飽也溫飽矣或子孫鮮少也有子孫矣固弗能賢且顯也大氐天下之事凡可以力致者人能爲之乃若壽也富也子孫之賢且顯也皆繫諸天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書稱五福史祝多男豈非天下至難之事哉於惟我朝　列聖以

來歛福錫民仁被四海而眞定畿輔之郡涵濡休養之澤尤深有樸菴賈翁者生於其地翁之孫應春爲吾郡太守政事宜民蓋得之乃祖乃父家庭之訓故所樹立者如此翁忠信儉朴弗事矯飾狷介自持一介不輕取予冬一裘夏一葛見服華靡者輒唾之至姻黨有急則拯卹之惟恐後處鄉和易弗與物競躬耕東莊足跡不入公府居常以力田守畜教其子姓故雖值歲凶不假貸於人焉今年九十有二鬚髮半白黑筋力強健弗衰子四人長太守之父也 誥封刑部郎中孫男十有二人曾孫九人咸劬學植行蘭

森玉立輝映階戺如翁者顧不謂享天下之全福者歟夫唐人稱九十爲人瑞蓋難之也矧九十以上乎宋故事民百歲者男官女封仕而父母年九十者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爲尤可貴也矧有孫而仕乎先是嘉靖癸巳翁年八十餘伏遇 皇子生詔賜冠服邇者 皇上崇薦 祖宗廟號禮成覃恩海宇翁以近百之年 賜粟帛獨腆兩拜天恩五世全具且自幼至老優游于太平全盛之世目不覩戈鋋耳不聞鼙鼓逸居安眠終身温飽子孫碩茂既賢且顯一門孝友薰烝太和天休荐至百齡殆未艾已於戲如翁者求之一省亦難爲儔矣又何一郡一邑之云乎正月二日翁初度辰也別駕臨汾張君郡判莆田黃君咸謂公躋上壽乘今名享全福寔古今所難不可以無賀乃屬平山張路繪圖而馳獻之大梁李濂序之

壽杏垣翁七十序

余聞醫之爲道也蓋與僊通云素問曰恬憺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至哉斯言豈獨爲卻疾已哉夫恬憺虛無者致中體和之道也精神內守者歸根復命之方也是故至人者窮造化之源知升降

之軌收視返聽藏心於淵御呼吸之往來而周流不息則與天道同運而天行之機吾得而執之長生久視之術要不外是間嘗稽古之僊人多以醫術行于時若安期生賣藥於東海崔文子賣藥於都市瑕丘仲賣藥於寧以至壺公董奉任光玄俗之流皆然而華佗孫思邈二子又皆有醫方傳世皆年踰百歲耳目聰明稱地僊焉由是觀之則醫之與僊通也不信然乎杏垣陶翁彭澤名醫也精脉理尤嗜神僊之學凡丹經洞録悉灼玄秘其於所謂恬憺虛無精神內守之旨抱持而服行之者四十年矣翁今年壽七十

以仲子欽蒦貴封監察御史余雖未覿厥面竊聞翁之爲人矣以遨遊嬉視宇宙以繒繳視軒冕以糾纆視禍福蠖處丘樊蟬蛻埃壒之表業乎醫而徹乎僊道是故志樂而神完氣充而體愈健方來無疆之壽必有以徛松喬而友佺鏗者矣始監察君之按吾汲也値歲饑疫拯活者甚衆汲人咸德之諸大夫里居者感其政而修敬於其父乃各賦詩馳壽俾余序其事以致遙祝抑聞子思論事親在于修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悅親之本是故身修而後能事親誠身而後能悅親也監察君正己率屬誠心愛民褒然爲名御

史而致褒封於厥翁拜　錫命之美辭顯親揚名天下之孝莫加焉其伯子欽民鄉進士季子欽中選貢士少子欽阜邑學生咸著文學盛名蘭玉滿前心神閒曠素問所謂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者翁備有之矣非僊而何哉夫翁醫而僊古列僊有同之者而諸子皆賢古列僊未有也何日汗漫南遊訪翁於匡廬之麓快瞻眉宇而一聆其性命之談未知果能終遂焉否也敢先致聲於翁以達夫䍡䍡嚮往之意

壽海月子七十序

嵩渚子卹于大梁之野時有仕於梁者曰藕塘先生諗于嵩渚子曰吾鄉海月華翁與余有姻婭之好翁今年七十矣余羇旅于茲弗獲觴賀請子言以爲壽子無我辭嵩渚子曰嘻翁以海月爲號樂在海與月也夫樂海月者其知達生之道矣乎今夫海沖瀜沆瀁沃天無際噓噏百川迴洑萬里凡巨而鯨鼇小而鱗甲顯而雲霓隱而靈恠不可殫識莫不畢具登島而四顧茫茫然弗知其津涯也惟翁之德量似之今夫月藴金之精涵水之氣澄輝流彩易宵爲晝溢而金波滿而銀鏡鑒乎山川皎乎河漢騎之而莫蔽也

仰之而愈明也惟翁之襟度似之當夫海與月之相映也洪濤不驚纖塵不起上下天光瀲灩一色翁於是時放扁舟挂帆席叩鮫人之室凌素娥之宮友海而賓月蓋不知年數之我增也若夫曰德量曰襟度云者皆它人擬頌之詞耳翁但知引滿獨醉相忘於海月之間而已矣文子曰法海以象其大注下以成其廣夫自小者不可以語大也自狹者不可以語廣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夫升言有隆而無降也恒言有盈而無虧也翁履和致祥福壽兼備幼長嗣雲仍才茂學擢第北畿而翁又拂衣謝仕版優游桑

梓家政井如也則翁光前裕後之休殆有如海之大月之恒者綿綿松喬之壽必屬之翁無疑已敢以是復耦塘之請云

賀徐南澗先生八十二壽序

嵩渚子曰君子之致壽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有子道焉何謂天道曰人稟陰陽同兹橐籥氣分厚薄年異短修是故堅柏長松寧資灌溉元龜玄鶴詎假修為蓋其受諸天者完也何謂地道曰山谷之叟弗睹紛華田野之夫亡它嗜好兼之壤含靈氣水有宜人是故南陽菊潭民多百歲遼陽參澗土有

耄翁蓋其得諸地者淑也何謂人道曰神情抱一遐壽之基起居有常攝生之要故靜躁殊科而齒髮繁之矣今夫寘鑪風隙頃刻而灰蔵火密房久之始燼何者制諸人者異也何謂子道曰敏于農賈父母怡愉矧成令名親心益悦豈惟悦之亦克壽之故子為二程則太中為不死子為元晦則韋齋為永存兹不謂親之壽在于子邪繫是四者有一焉亦足以致壽而兼之者鮮矣吾友南澗徐先生所化人也賦質冲醇生平寡疾年逾八袠貌豐體肥其受諸天者可謂厚矣開化在萬山之中厥俗古朴故生于斯者力穡

務學亦假物晉凡世所尚聲色之娛咸所未見莫之能嬰擾則先生之壽得諸仁里之助者有足徵已抑且德義修躬服食節游燕不喜飲酒興至則三二酌而已紛然六經浮雲萬物心無外慕神自內腴雖不數數於養延齡之術而修諸己者可謂嚴以周矣先生年幾半百主器未立乃正德乙亥之冬生文沔于沔陽學令文沔幼而岐嶷占對捷奇長而劬書文辭典贍甲午舉于鄉丁未登進士第器識凝重蔚有時名振樹顯揚行將壽其親于千百歲矣四者兼備壽擬無疆合而論之子道特重語曰天壽風地壽氣人

壽子則風旋而不息則天常覆大氣舉而無遺則地常載有子繼而有立則親名常存傳之不朽此古今之定理也先生今年八十有二季春穀旦初度聿臨某跧伏夷門弗能走賀聊述蕪撰寄壽于江之南復賦詩四章贅諸簡末倘歌之壽筵用侑觴斝則嵩洛故人恍若周旋于尊俎之側也其詞曰人壽有四曰天地人矧是子道尤切親身回壽無疆參也壽點光于聖門佳名莫掩於惟南澗徐其毓和篤生哲嗣蚤擬甲科大岳之山桃谿之水山高水深令聞無已

壽豫齋先生序

君子之處富貴也有道存焉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豫齋先生貴爲宗室而不驕富有廪祿而弗侈是故宗人嘉其覆子弟式其行士大夫樂與之游今年五十有一矣四月二十二日先生之初度也太學生和君汝南率諸友徵余言爲先生壽余辭之曰先生以豫名齋壽之道在是矣奚假鄙言乎哉汝南曰請繹豫之説以爲壽可乎余曰唯唯夫震上坤下其卦曰豫震動也坤順也動而和順是以豫也夫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惟六二中而得正其爻貞吉蓋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

正自守者也先生其六二之爻乎上交不瀆貞正而吉又何疑焉是故初六鳴豫滿可戒也六三盱豫悔何追也六五貞疾失所乘也上六冥豫渝斯善也六二當豫之時而不溺於豫獨能介于石不終日焉可謂知幾者矣故爻以貞吉歸之夫既壽且康吉何加焉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夫日月不過運有常也四時不忒歲功成也君子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識陰陽之軌度知魂魄之所居四時順宜與氣相得五行守界不妄盈縮奪元命之秘齊松喬之年所謂含精養神通德

三元者皆自豫而得之矣先生其審思乎哉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先生貴而弗驕富而弗侈有謙之道焉法豫之占以順而動有壽之道焉由艾而耆而耄而耋而期頤而無疆皆造化之所弗靳也庸書諸簡以俟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七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八

序十五　七首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八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五　七首

賀封大理評事孟公暨配謝孺人偕壽序

余覽載籍每見古之人兄弟相繼登科竝立華要如燕山之竇儀氏蜀之陳堯叟氏未嘗不掩卷歎曰父毋之於子也方童稚時擇師以教之蚤夜以課之冀立期成如播種于地而望穫也苟伯仲顯名門閥寖大而婣里亦與有光焉父毋其樂矣乎又竊思之曰人寓形宇內大期維百然鮮克臻之者蓋志有所闕而氣弗獲完也有子如禹鈞之五郎省華之三子則親志以適而願無不遂矣夫志適則氣順氣順則永年父毋其壽矣乎抑此猶傳記所載異代事耳非親見者暨余游四明邂逅碧湖陸翁茂軒戴翁諸子接武甲科為美官二翁形神逸豫相羊山水間皆年八九十歲非余所謂樂而壽者邪抑此猶異省非同壤也乃若靈寶許襄毅公南陽王文莊公父子兄弟並躋通顯兩河人士莫不嘖嘖歆豔以為難抑此猶異郡非同邑也吾邑自昔稱多材而兄弟連科者亦弗多見也惟封大理評事孟公者子四咸以文學著

伯子淮起家戊戌進士筮仕廷評晉山東按察僉事次澤次淮先後領鄉薦季子洙尤稱秀穎一門之內何其盛也伯子以考績便道覲省而二老之初度届期擬舉觴上萬壽乃造余請曰家君今六十有三仲冬九日其初度也母孺人少家君一歲初度同是月而後十有六日淮以秩滿過汴幸值壽辰願先生惠之言爲大人祝也余與伯子有年家之誼雅聞公之素履矣公天性仁孝少時母臥病不食公亦不食終夕憂弗寐衣不解帶毋因強食慰之平生不僞色辭以悅人鄉閭服其直教諸子嚴而有法纔六七歲即

令入家塾日授以句讀稍長命習舉子業弗俾暇逸居常語之曰吾願汝等爲君子科第不足道也孺人淑愼儉勤宵弗休績穆然有曾敬姜之風諸子內受警飭外承訓督是故學業皆蚤成而二老方彊健綜家政所謂志適則氣順氣順則永年二老實有之則其樂而壽也寧有已筭哉矧伯子仕優而學益潛心大雅之業造詣日以邃甄陶諸弟咸爲珪璋如古之八龍三鳳聯華籍籍以增重桑梓之國將使天下之人指仰羨吾邑爲高陽里而遡厥慶源之所自上可以壽其高曾遠祖于無窮而二老之壽峻極維嶽矣又何耋老之足云乎伯子躍然喜曰懿哉誨言是固吾二親之所樂聞者也謹書諸文綺率諸弟拜舞獻之爲庭闈壽

賀翟憲副父母雙壽序

君子之壽也有五其致壽也有四何謂五曰受帝之寵綸誥自天再命三命簪紱以永年此之謂榮壽耳聰瞳明修齡而健食居弗藥行弗杖此之謂康壽林壑寡營嘯詠自適俯仰天地何憂何慮此之謂逸壽有子惟賢有孫維繁世享令名以蔭于無疆此之謂樂壽結髮之偶黃髮之儷皇天祐之並躋乎期頤此

之謂偕壽何謂四曰種德冥冥人莫我知食報未艾流慶有餘斯不亦仁而壽乎厥心坦如視進弗躁罹侮弗較斯不亦寬而壽乎守愚含貞靡矜厥能維其靡矜是以昌寧永延乎爾生斯不亦晦而壽乎沖澹以居血氣循軌日月于征而久厥視斯不亦和而壽乎夫四者難于兼得五者難于兼獲是故兼得者德之周也兼獲者福之備也余同年友憲副翟公之父曰翟翁服德行義於東海上東海人咸尊禮之翁廩于鄉校二十有五年七舉不第乃仰天嘆曰與其役役于物孰若倘佯釣海濱以肆吾志乎於是棄其業

而放焉尋以憲副公貴封給事中再封僉事嗣奉
恩詔進金紫母曰王太宜人孝睦慈勤鄉邑丕式所謂仁也寬也晦也和也寔兼履之則夫榮也康也逸也樂也偕也固宜其兼獲哉翁今年八十有二太宜人七十有九沐之士大夫與憲副公交契最深相率繪海屋添籌圖賦詩致祝咸謂余同年也不可以無言余聞東海上多僊非誠有積籌滿屋也蓋受氣之淑有遐壽之道焉而昧者疑之余於翟翁暨太宜人有徵已

壽樊母侯太孺人七十九序

濂聞之君子曰孝也者百行之權輿也夫人之所當自盡也或曰孟之筍也王之鯉也斯謂之孝矣乎曰此以物事其親者也孝矣而非至也或曰萊之綵也潘之輿也斯謂之孝矣乎曰此以形事其親者也孝矣而非至也敢問至孝何如曰以物事親不離鼎俎然則養口與養志者孰賢曰養志哉以形事親不踰溫凊然則回馭與奉檄者孰賢曰奉檄哉曰子知是則至孝之道豈復有餘蘊乎是故君子之事親也不以物不以形悅其心弗違其志而已矣吾省觀察樊公由名御史遷汲臬使道觀省晚請于其母侯太孺人曰兒少也孤賴大人之訓以有今日大人春秋高矣兒願辭新命侍大人膝下終身焉太孺人泫然泣曰汝知汝父蚤歲惓惓之所以望汝者乎夫顯親而揚名子之峻節也急私而緩國士之疵行也汝出而宣力四方吾食於家焉樂也苟釋官守而戀庭闈雖調羨侍膳於旰夕吾弗樂也汝亟行哉汝勿復言矣公拜泣就道既抵汲時馳使候起居太孺人益康以健茲可謂不以物不以形悅親之心而弗違其志者矣豈非孝之至哉今年太孺人七十有九孟秋朔日為始生之辰公將以王事過鄆城届期稱壽臬之寮

友咸為詩為歌贈之屬嵩渚子為序夫子貴則母悅是故氣和而壽愈增母健則子悅是故宦情舒而績業日茂夫績業日茂則位望日崇位望日崇則慈訓益章慈訓益章則孝思益闡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樊觀察之謂也

壽許母七十七序

古之君子卓然有所樹立於天下者固其父師庭訓之功而母教亦不可誣云余覽載籍得五六人焉方其幼也若孟子之母教子以勤學呂滎公之母教子以正身及既仕也若陶侃崔元暐之母教子以廉雋

不疑之母教子以平反寃獄陳堯咨之母教子以忠
孝輔國家之六母者可謂克敦內範者矣求若人於
今之世若吾判府許君之母楊太夫人其庶矣乎吾
聞太夫人天性儉朴相其夫郎中公惟約惟慎姻黨
式之弘治丁巳郎中公卒太夫人夙夜勸判府勵學
懸燈紡績伴誦讀居常語判府曰爾其端飭自持以
光爾父之業無渝無墮惟爾良其與孟母之斷機呂
母之嚴訓若合符節云爾正德丁丑判府今太和乃
迎養太夫人於官邸每進豐饌輒麾之曰爾當以志
養無以食養吾欲爾為廉吏吾豈有意鼎鉶間哉味

斯言也方諸陶母之不受鮒鮓崔母之好消息之
言其識一也判府每退食太夫人必問日所行事曰
獄訟得無有寃抑者乎下情得無有壅閼者乎國事
民事得無有未殫厥心者乎判府具對曰之所為稱
意乃食否則不悅由是觀之昔所傳儁不疑陳堯咨
之母之賢特簡編陳迹耳今吾聞太夫人之行足以
媲美諸賢母於千百載之上矣太夫人今年七十有
七道里云遠迎養弗便判府思之甚圖歸未遂中夜
悲泣十月朔日乃其初度也別駕閻子乞余言以賀
之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若太夫人可謂郎中之

令妻判府之壽母也語曰捧檄為孝叱馭為忠判府
其勿亟于歸懋建勛業以慰太夫人之心則忠孝備
矣盍深思之

壽陸節婦七十序

余讀詩至栢舟之篇未嘗不三歎共姜之節云觀其
一則曰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一則曰寔維我特之
死矢靡慝其辭激以厲其音悽以愴而其志之確以
正從可知已烏虖貞哉余汴人也聞里中有節婦張
氏者兵馬指揮鑑之女也年十九適陸處士濴五年
而濴卒無所育方是時年二十有四耳舅姑閔其少

諷使改適節婦泣不從復屬耆戚委曲為之言節婦
以死自誓曰婦人無再醮之禮無以有死而已吾豈
踐二庭乎舅姑知其志不可奪乃搆邃室以居節婦
垢容卸飾雖至親女婦罕覿其面有娣為　周藩洸
丘王妃病篤思一見數遣女使延請卒不往或曰一
往何害曰王宮非婦人所宜往矧子未亡人敢踰閾
邪及聞訃但哭于其室亦不往弔其守禮堅定如此
余又聞節婦善事舅姑弗憚勞瘁舅姑說其孝諭使
少休曰妾兼子婦以事舅姑庖俎紝浣當先同輩何
敢自逸頃惟舅姑之喪哀毀過禮雖至衰暮遇伏臘

忌辰慟哭終日弟淳喪妻遺子女節婦鞠養之咸底
成立今孀居四十六年矣內外稱之無間言吾不圖
共姜之後而復見若人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今
年春正月郡諸生上其事于巡按御史金谿吳公悌
提學憲副德平葛公守禮覈勘既實乃移檄邑令蒲
州祁君天叙疏　聞于朝　詔樹闕里門復其家如
制　勑旨下臨光生巷陌而節婦之齒適躋七十八
月某日乃其初度也於是鄉之大夫士嘉美節婦志
行之貞登觀　聖朝褒勸之典僉曰是不可不徵文
爲賀乃相率謁余于碧雲精舍再拜請曰節婦之壽

天道昭焉風化關焉願得先生言以闡其事余嘗友
識其從子鄉進士東雅聞節婦之行故樂爲之辭曰
嗟乎以齒壽者弗若以德壽者之爲永也莊周所云
上壽中壽下壽所謂以齒壽者也其壽也有限君子
表樹名節史冊揚其芬百世仰其人所謂以德壽者
也其壽也無窮抑共姜之壽不可攷即使其躋上壽
弗踰百歲已爾而共姜之名千萬年如一日者以其
德之貞也節婦秉義純固凜秋霜而明皎日而其清
風令聞當與嵩山大河同其悠久矣而七十之壽繫
不足以爲賀吾所賀者特以其不出閨閫而化行乎

一鄉姬型媛範於是乎在而吾里之俗自光其益美
矣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四國正是四國胡不萬年
余擬授童子以是詩俾其於衆賓觴壽之日當筵而
歌之

壽劉姑岳恭人七十序

古人[illegible]壽人之母者多繪古女仙爲圖畫如王母麻
姑上元夫人萼綠華謝自然之類相傳皆羽化翀舉
登名仙籙逍遙乎十洲三島崑丘瑤池之上雲軿鶴
駕往來飄忽且云去中國數十萬里弱水繞之鴻毛
不浮人莫能至其說虛詭不經荒唐恠誕益事理之

所無者君子嗤之然則欲壽人之母者盍即彝倫日
用事理之所有者以壽之豈不雅正典實而於世教
有補乎今夫坤德之爲範也有四其在室也有女道
焉其于歸也有妻道焉其事舅姑也有婦道焉其教
子姓也有母道焉苟四者咸盡其道則凝和兆祥閫
門受祉怡愉朗暢坐享遐年所謂形和則氣和氣和
則天地之和應此事理所必有者以此爲壽夫豈不
宜而顧附之以虛詭不經荒唐恠誕之說如世所傳
王母麻姑上元夫人萼綠華謝自然之類即使有之
亦不足爲倫理重何必繪之圖畫以取有識者之譏

詣乎河南之儀封有故左副都御史東阜先生劉公
元配封恭人岳氏宋鄂王武穆之後裔也幼閑禮度
端淑寡言其女道有足稱者年甫笄歸東阜先生克
以孝事其舅姑辛勤具甘旨奉養得其懽心其婦道
有足稱者先生自游邑校登甲科歷官中外三十餘
年家事不少嬰諸懷人以爲必有妻以相之也恭人
蚤夜綜家政内外咸理先生爲御史時嘗以直諫遠
謫恭人曰此臣職也了無愠色其妻道有足稱者恭
人生丈夫子四爻彖象占皆飭行力學弗侈弗肆人
以爲必有母以教之也而恭人訓廸有方恒諭以敦

禮讓崇儉素植立門戸以無忘先都憲之德其母道
有足稱者合是四者而有之此天下之全德宜其享
天下之全福也今恭人行年七十而十一月十二日
寔維初度其姻眷岳生咨翟生昌胤王生在走汴百
里問壽於余余自愧譾陋安能爲恭人揚聲光哉三
生請之不置乃詰之曰汝何以壽恭人曰恭人之德
閭里則之一方化之惟德致福而壽斯隨之敢以是
爲壽曰古哉願聞其再曰恭人之壽戚黨祝之鄉曲
頌之人心攸同而天必從之敢以是爲壽曰情哉願
聞其再曰恭人之子伯仲皆良紹武承芳于先人有

光亦惟慈訓之臧尊榮豫康壽考無疆敢以是爲壽
曰樂哉盡壽之道矣夫其心甚樂則其壽甚永内無
宅慮神情安裕耄耋期頤亦繇玆致乃事理所必有
者而恭人之壽詎可量乎抑四海之遠九州之大界
真有仙人殆無以過之矣而况虚誕不經荒唐恠誕
之說皆事理之所無者乎余嘉三生之言遂援筆序
其事以張恭人之壽

壽儆菴李公八十六序

昔箕子衍皇極之疇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夫人君體天以理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

者福之使其仁壽安富然後可以望其協極否則沮
於顧欲迫於俯仰其何能穀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
而家時人斯其辜者也則夫歛時五福以敷錫庶民
者豈眞有歛散之迹哉蓋有道之君作民父母以爲
天下王其經綸營業自能措一世於雍熙太和之盛
而斯民皆得以飽煖安逸浹訓洽化有壽考而無夭
折是果誰之賜邪揆厥所由謂非人君有以予之不
可也抑所錫之福有五而壽爲之先故箕子衍五福
之疇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今夫壽考康寧考終命謂之曰福宜也獨攸好

德者乃自脩之事何以列諸福嵩渚子曰人之有生也愚闇無知未免妄作以陷於罪戾雖虞嘗詩觸冒禁網者有矣其何以致福乎惟夫氣質清明知德義之貴而樂之則災害自消受天之祐謂非天下之至福不可也是攸好德者又諸福之根柢而上之導下下之承天惟在於是而已善乎許益之曰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顧斯世斯民知德者鮮矣矧曰好乎嘻此所以諸福兼備之難也余聞雙崖李公三晉之善士也樸茂儉直勤力稼穡性弗喜華侈澈衣糲

食怡然自足善飲酒少酣輒散步壠畝躬視家人耘耔且諭之曰蚤完　國賦吾輩食其餘耳然宗族親戚不有貧者乎宜竭困以賙之平生卹窮濟乏之如恐不及有里胥至必勞以飲食雖家有顯官弗變其疇昔鄉曲皆稱其長者云又聞公敦尚行義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弱弟咸有成立訓課子孫耕讀弗俾暇逸凡此皆攸好德之事公服行靡倦誠皇極之俊民保錫之良軌也而壽考康寧之福固宜其滋至哉公有丈夫子五長應奎中正德庚午鄉試今仕爲　晉府右長史次應韶治農別業次應庚中嘉靖乙酉鄉試

今知乾州次應箕中嘉靖甲午鄉試今會試南省次應斗郡學生伯仲齊名綽著文譽孫男十六人念愈同登乙未進士今念守歸德愈守鳳陽金紫交輝竝稱良牧餘皆劬學勵行遠大可期曾孫男十人闔門雍睦人無間言而公以應庚貴　封順天府推官孟子之所謂三達尊洪範之所謂九五福公悉有之求之天下式鮮厥儷豈特三晉之所罕見者哉秋八月二十有八日爲公始生之辰蓋八十六春秋矣商丘尹郭侯忠顯爲歸德屬吏沾被德澤受知爲深乃走使大梁徵言以致賀余以寡陋嘗納交於歸德雅聞

公操履醇篤全福攸萃欲造拜堂下一覿其德容而不可得茲因郭侯之請聊繹箕疇之旨爰推原公之所以獲福者皆　聖天子之所敷錫而攸好德於厥躬乃其致福之本有不可誣者如此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余不佞敢歌是詩以復侯遂爲雙崖公壽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八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九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九

潁川 李濂

奏疏二首

水災請賜賑貸疏 正德丙子守汭陽時上

臣聞古之人臣視民之饑猶已饑之視民之溺猶已溺之蓋以民命為至重也矧為之守牧任父母斯民之責而可坐視其阽于死亡而莫之拯乎 臣待罪汭陽備員守牧竊照汭陽地方最號卑窪東抵九真台湖南接洞庭西連川江北通襄河竝無高山峻嶺長岡大阜實係湖泊處所衆水畢匯之墟也居民以土閘築圩院七十二座防水耕種辦納原額秋糧一萬八千石有奇及各項歲課物料條件寔繁自正德十一年入春以來雨水調勻土脉墳起小民儘力佈種田禾正當暢茂之時不意四月中旬襄水泛溢加以霪雨為虐水勢愈長而所在圩院内盈外積苗稼多被浸爛僅得頗高圩院尚可栽秧又於五月二十等日川水亦漲二水合湊勢涌丈餘遂將各里圩院一槩衝崩坍塌淹沒田禾漂蕩室廬溺死人畜不可勝數當是時也有船者得以挈家救命無船者各用竹木倚樹搭閣棲身間被狂風擺落水中十活一二哭

號之聲達于四野窮民蹙額守餒張口待哺顛連困苦之狀已極況今雷雨大作晝夜不息切慮本年秋糧及各項歲課物料無從出辦若不蚤爲區處議所以賑貸之者誠恐變出不測則地方之憂雖智者莫能料其後矣昔漢文帝以農爲天下之本雖當稔歲猶賜民田租之半一遇水旱疫癘之厄則盡蠲田租仍下令郡國議可以佐百姓者仁聲仁聞光溢史冊天下至今稱之我 皇上好生之德上符堯舜寔非漢文可及聞此重災必壓 聖慮伏乞 勅下所司即與踏勘如果臣言不虛亟賜賑濟以救生靈其

一應額辦田租歲課應蠲免者蠲免如例不可免亦望暫且停止姑俟豐稔之年次第帶徵如此則危困之民庶得以少延殘喘而地方之變亦可消弭而無虞矣爲此具本專差吏李必滔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沔陽連歲大水疏凡三上 詔遣都御史吳廷舉專理賑事共蠲免沔陽州秋糧三萬餘石其京儲祿米例不可免者悉令湖廣布政司處補而沔民賴以甦

乞免併隷漢陽疏 正德己卯守沔陽時上

正德十四年春二月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建議謂漢陽府所屬止有漢陽漢川二縣管轄人民僅二十餘里規模狹小不成府治乞撥沔陽州并所屬景陵縣附益之事下戶部議可 制允之部文旣至士民駭愕咸稱非便於是知州臣濂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經理天下也開疆畫野分列郡邑莫不量其地里之遠近度其道途之險夷相地制宜就民取便非直爲官府威福重輕之計也竊照漢陽府原設在湖廣省城對江所屬漢陽漢川二縣共二十餘里視它府之所管轄誠爲寡少顧 國初創制漢陽府係裁減衙門不設同知止有知府通判推官三員粤自 皇祖肇基一百五六十年官制已定民心久安今天下府治尤有小於漢陽者未聞有所附益

以拓大之也邇者左都御史陳金奏撥沔陽州并所屬景陵縣併隷漢陽府乞 敕吏部添設同知一員協管府事庶規模恢闊方稱府治其爲 國經畫之意非不善也但其間地里民情殊有未便非素嘗經由者弗能周知而不可不之察耳洪惟我 皇祖百戰而有天下肇造區宇酌量品劑至精至密豈不知漢陽府所轄縣少里薄乃以沔陽州直隷布政司而不以附之蓋以沔陽當荊襄之下流爲衆水所歸之壑其去漢陽府五百餘里水行則有野豬刀汊沉下瓜子清水九眞諸湖波濤拍天浩無邊際其餘河

港甚多不可勝數陸行則九真山路崎嶇紆迴經過
津渡不下四十餘處時復水漲則諸湖河港混而爲
一四顧淼茫與海無異雖商船往來行止自由者亦
時有漂溺今以沔景二州縣併隸漢陽則其增添文
移倒換勞擾支費之苦姑未暇論聿當水盛之時小
民驅於役遣迫於限期舟楫安危弗遑自擇去岸逾
里罔測存亡離家經旬莫通消息風雨彌月不及往
還失期誤事之責猶可抑受而隕命浮屍之慘亦何
罪而罹此邪仁人君子聞之痛心矧爲之守牧可坐
視其患而不爲之一言乎再照宅府隸縣多者必其

封壤連絡道塗坦易非有湖山隔越險阻不測之變
者也勢不可隸而必欲隸之是徒知府治之當閑而
弗度道塗之不便其與推而納諸水中者何以異哉
金應城人也自入仕途家居日少盖未嘗經行漢沔
之間而重湖險遠之狀目所未覩故一時建白匪出
於私而不虞其害誤至此極耳 臣 查得弘治十七年
漢陽府知府綦欽要將本州併隸該府呈蒙巡撫都
御史韓重具題有本州父老陳讓等奏行戸部駁謂
非惟文移紊亂抑且有擾於民原係開設成規擅難
更改已經咨行巡撫衙門仍照舊隸往事不遠卷案

見存而可復爲此舉乎況本州自正德十一年以來
連歲水荒流亡載道荷蒙 朝廷軫念重災特遣大
臣持節賑救稍得甦活見今水勢漸增秋成未卜若
復加此紛擾 臣 恐災傷之民愈不堪命矣伏望 聖
明憫百姓之艱正一人之誤乞 勅戸部亟行湖廣
撫臣再爲詳勘如果道里隔遠民不稱便收回成命
統隸如故則沔景之民有更生之慶矣 臣 不勝殞越
待罪之至 疏既上蒙行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勘與漢陽府道里隔遠湖水不便詔寢其事

議一首

屯田議上秦巡撫

謹按兵農既分而屯兵有田其事肪於漢之趙充國
魏之棗祗盖寓兵於農之遺意也 國初令內地及
邊衛開墾閑田以給官軍其牛種器具皆措於官內
設屯田司以領其事外 命憲臣一員以督理之其
良法美意實爲久安長治之慮非如漢魏務邊境而
遺內地應倉卒而忘遠謀者也百六十年以來卑安
其伍民樂其業有由然矣但田不皆良而有磽瘠年
不皆豐而有凶歉人不皆力而有窳惰官不皆才而
有汙墨積弊累歲之下不能如創制立法之初固其
宜也是故夙逋重大則不免告急於司農官庾空虛

則不免仰給於　內帑李左車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時則然矣而漢沔之墟比遭陸沉平疇廣隰沮洳為災嘉穗良苗魚鱉為飼故鴻鴈迷於中澤麋鹿遊於町畽加之征役繁興逃亡相繼豪右專利則占佃冒名婺婦秉鋤則招募無策此軍賦之所以空乏而士氣之所以單弱也去歲　朝廷下蠲租之仁令遣賑饑之大臣恩至渥矣政至善矣顧銀穀雖施僅足以充待哺之口牛種雖給未能以徧久荒之田為政者於此專於為租則困軍而將來之行伍益虛專於為軍則妨租而目前之糧餉告乏當此兩難之時

必為通融之計則折坐之說亦似為公私之便也何者歲租官軍之所當輸也而月糧亦官軍之所當給也我不能輸而折我所當給不亦可乎必須在官舍而有力者仍督其歲租在軍餘而無力者方折其月糧征其登而處其不登據所有而償所未有亦衆所樂從者也雖然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抑完屯租其責固在於管屯之官而恤屯丁其責亦惟在於管屯之官誠使管屯者憫其瘡痍矜其疾苦毋以舍軍為厚薄毋以已私為增損毋以浮言而沮撓毋以小智而變亂毋以水為懼而甘拋荒毋以賑可再而縱

游惰毋以牛犋難處而付之無可柰何毋以荒田難墾而委之無所措手竭盡吾力之所可為以聽天時之不可必務使田無遺利人無遺力如羊祜之屯襄陽逾年而獲十年之積李絳之屯振武而省度支二十萬損益適宜通融無弊庶乎屯丁以恤而屯租可完目前之艱難有濟而將來之儲積可望矣謹條陳屯田十事奉瀆鈞覽伏惟采擇施行則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屯田十事

一闢荒

謹按沔陽州境古雲夢之澤也地勢最為卑窪比歲諸流竝涌兩霪為虐隄防崩塌田地淹沒高者鞠為草莽卑者匯為沮洳若不亟為終妨耕稼宜令所司躬循阡陌遍勘荒地委官脩築隄防堅崇完固省諭各屯旗軍人等及此農隙乘時開墾先期者賞後期者罰則來春播種有地苟非比歲之災諒不至為患矣

二勸耕

謹按　會典屯田種器官為措備況大歉之後民物彫耗尤須區處但中間固多寡弱而殷厚

之家容或有之宜行該衛逐一研審分編戶則除上中戶省令自備牛種器具外其下戶極貧者量爲措給庶貧富均而用力齊矣

三勸力

謹按洪水既消人心洶洶如將復至時值播種大槩畏縮後有興作又已愆期坐失歲時誠可悼惜然天道未常終剝人力不可或廢蠶繭斯民固未知也今宜先行示諭管屯官巡歷阡陌躬自勸督驗其勤惰以爲賞罰使東作不遺而西成可冀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亦在管屯

者加之意而已

四廣募

謹按軍丁輪戍之遠飛輓之勞逃亡者過半矣或婦子伶仃或田廬荒穢冊籍雖存租賦莫辦爲今之計宜先查有力者令其自種其無力逃亡者省令本戶本旗廣爲招募官舍餘丁老商富民人等逐一承佃惟務租完以紓軍國之用雖有官三軍一之例亦不必盡拘也

五禁暴

謹按舊例軍一名田五十畝租六石以名計之數逾千百中間增損不一派潑多端歲有更張人無定業於是官舍則挾貴而憑勢冒名商民則恃富而肆意占佃故彼得其良此得其瘠利入私門害歸軍伍往歲查復舊制亦一便也今宜申明禁約毋令勢豪踰額濫佃其果無力拋荒及逃亡者方許承種如此則貪暴不容而去地均耕耨不遺而租賦完矣

六懲惰

謹按　國家屯田之制蓋使兵農一途法至美矣承平以來軍士偷惰憚於耕稼則任其占種

而不還逼於征輸則付之招募而不顧膏腴是棄甘服役於私門耒耜不知徒優游於市井甚至游心箏阮豈勝胼胝之勞溺志樗蒲詎識耕耘之苦然則欲租完而用足何可得也宜令管屯官以身率物旌別勤惰其有匿名私家蔽身貴族及偷安務閒怠於農作者必罰無宥斯興利革弊之一端也

七時斂

謹按折坐之說本權宜應變之策不可復繼也今宜於禾稼登場之時先行徧查其屯成熟隨

即催徵其屯災傷豫為計處毋恃糧可折而廢徵收毋恃賑可再而冀蠲免則賦不後期而屯無廢政矣

八償逋

謹按民間逋負丁盡則本戶陪償戶絶則里甲陪償今軍衛每百戶一負旗軍十名田各五十畝租各六石共田五百畝租六十石一旗之內大約上等三戶可承一分或二分或五七分中等三戶止能自完餘無力拋荒二戶幷逃亡二戶通行查出計數摘撥先將屯租代為辦納然後官給執照不許告奪如俱不堪承種省令各戶廣為招募如招募不敷或應募無人即將本官本旗俸糧坐折一如民間陪糧之例

九省費

謹按本衛軍士逃亡者多其見存者老弱精壯相半而科差重大供億頻繁公支私使日見扣除幕府轅門時來需索輸戍邊徼則鋒鏑已摧輓漕京師則稱貸多負如之何不軍愈困而租愈欠也請行該衛申明禁約毋因小以科大毋假公以濟私毋營不急之務毋為可已之事如有制用中節不存斯今日卹軍之切要也

十均田

謹按本州田土畢曠接蜀連襄吞江據漢每歲春夏之交陂澤皆滿加以兩年水患異常高者則衝決成壑下者則汙渟為畬況壤有肥瘠而地有厚薄良田入於豪門沮澤歸於疲卒生產不同賦役則一偏重之勢亦當較量為今之計宜選委廉能官員沿坵履畝逐一踏勘其所當抑其所當增照數編撥定為恒產庶田地適均而軍賦易辦也

狀二首

水災戒諭官屬狀

竊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感猶桴鼓之相應比者霪雨無時雷電孔烈川襄二流合漲竝涌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推厥所由寔予小子暨一二官屬奉職無狀不能秉公恪法勤政愛民以致此變夫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政平則境川理脈絡通政僻則境川溢脉絡亂即事據理感召有繇凡百僚省事宜予小子不敢不勉茲諭爾所屬官吏各宜洗心改行

軫卹民隱絶苞苴之私祛侵漁之弊緩催科清逮繫弛逋負停宴會罷神不舉靡愛斯牲朕乎天監警畏而水勢可冀消矣其或有救災備荒之方泄潦護田之策招逋銷盜之術許諸人陳說以俟采擇

求州學諸生直言過失狀

我聞在昔夏禹淵聖再拜昌言季路哲賢聞過則喜故德業譽尊千載仰茲無數予小子謬典州郡夙夜祇懼靡敢自寧尚賴二三子明惠讜言匡予不逮以圖惟厥終予惟初至爾邦亦嘗求爾言爾不棄予無良導掖今弗迷予孜孜懋厥政聿少裨于下民亦惟二三子之德肆今鴻水爲厝禾盡没洪範咎徵師尹惟日厥有感召之機撫躬省愆厥繇何辭敢告二三子無吝誨言厥行政弗中厥馭吏弗嚴厥繫濫厥訟寃厥儉慝弗除粮莠戕諸嘉苗厥耳目罔攸逮左右規利罔聞知有一于茲咸拒天休爾其盡言攻予闕予弗敢怒將采擇見諸事志曰言美者私言惡者師嗚呼其尚胥規戒哉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九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

大梁 李濂 川父

公移十首

重大水災急救生靈事（正德丙子時守沔陽下同）

照得沔陽地方四境皆湖實爲窪下之地頻年水旱相仍盜賊殘害小民顛連困苦之狀已極節蒙 恩詔寛恤稍獲蘇息不意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等日川襄二水合漲並涌將各里圩院田禾渰沒殆盡漂流室廬溺死人畜不可勝數幸有浮圖等一十四院地形頗高未曾渰沒本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初一日

水勢愈長加以大雨傾盆逾旬不止而圩院向未渰者遂盡爲巨壑四顧浩淼茫無畔岸老幼婦女坐困水閣之上炊爨無煙哭聲震野若不亟爲賑救則鳥形鵠面之殍無復孑遺矣竊聞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大要不過賑救而已昔漢汲黯爲謁者持節河内道經河南目擊水旱父子相食即發倉粟以振貧民比歸請伏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宋范純仁知慶州時值大侵餓殍滿路純仁發常平封樁粟賑之州郡皆欲俟請而後發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即死曷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前史美之今沔陽雖此亦大水災小民饑餓之甚查得本州預備倉止有米穀三千餘石除分投委官撥船裝載前赴各院水閣處所驗口逐一給賑外但米穀數少不敷放支伏覩登陽鈞斷急救生靈或借貸官銀或移發倉粟凶歲通融恤患豐年照數還官庶乎將死者可生而欲逃者復聚汲范二子不得專美於前矣緣係重大水災急救生靈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通行呈奪

處置地方以弭盜賊事

嘗聞盜賊起於饑寒饑寒繇於水旱比者川襄水溢災變異常荊襄安沔之墟俱爲淼茫之域而沔陽地

勢尤下受災獨甚是故稼穡廬舍蕩然一空老弱死亡丁壯逃徙況本州倉廩空虛素乏備荒之儲本職又以菲材初任睹患省躬憂惕無地書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則信然矣竊思事豫則立有備無患若不蚤爲弭盜之圖萬一嘯聚流移乘荒肆刧則地方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見今本州城垣被水衝齧坍塌殆盡亟宜脩理工費不貲除會同沔陽衛掌印官估計物料另行申詳外切照本州四十三村與該衛二十三屯軍民雜處又與漢陽監利潛江等縣地界相連訪得先年盜賊恣意馳騁如在民村刧掠或迯

入軍屯而軍則曰我衛屬也與州無干如在軍屯刼掠或追入民村而民則曰我州屬也何煩於衛往往互相推調縱賊滋蔓以致勤調官軍征勦方得寧息傷民費財莫此爲甚爲今之計惟當力破此弊以求地方安靖而已本職業已訓練民壯召募義勇嚴督本州巡捕官及沙鎮等處巡檢司官各率領兵快巡邏道路緝拿姦宄外柰緣村屯相參軍民不一事涉各統窒礙難行伏乞劄仰該衛着落掌印官即於見操軍餘內揀選精銳若干名行委本衛巡捕官務要同心協力耀武揚威振其頹靡之習作其勇敢之氣各於槩管地方盜賊出没之處往來巡視設法擒捕或尽其巢穴或邀其歸路倘民村有警軍衛即行策應軍屯有警有司亦與救援毋得推調觀望玩冦殃民其捕獲盜犯俱送州衛會問明白具招申詳有功之人照例犒賞激勸每月一次各巡捕巡司官具有無獲過盜賊緣由并不致偷安坐視結狀入递繳報以稽勤怠仍乞通行漢陽監利潛江等縣一體遵照施行如此庶事有責成官無曠職盜賊可弭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緣係處置地方以弭盜賊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通行呈奪

改僉民壯以重民兵事

竊惟民壯之設最爲近古盖即成周以來寓兵於農之遺意釋耒耜而從事戈矛無糧餉而編隸行伍無事務農有警調集其創制立法之意本無不善爲政者苟能潤澤而脩舉之豈不有裨於地方哉今照本州民壯四百三十名獨與別州縣事體不同誠爲虛應故事本職履任之初訪知其弊盖緣先年審編之時不於丁力相應戶內選充應役而槩於四十三村每里長戶下僉報一名在官聊以備數而已各門戶丁輪流應當又多半雇人代替操練之日更換不常甲來乙去彼熟此生號令未諳於心武藝未閑於手金鼓未習於耳旗幟未明於目朽盔敝甲何以衛身桺矢桑弓真同兒戲平居無事止可應名一遇警急實難有濟壞舊典設立之規負上司責成之望因循廢墜雖有如無本職詢察下情皆云充當年遠未蒙僉換以致如斯原額雖有四百餘名今實不滿二百之數其間尫羸之老衰已扶笻髫丱之童力難持戟半非精壯之夫全誤緩急之用况本州地方湖泊阻深荻林曠僻刼竊之徒易生難獲誠恐嘯聚水鄉貽患匪細銷亂於未萌圖變於未著誠不可不爲之慮

也本職欲查照近年兵部題准事例擬將本州幷所屬景陵縣民壯重新編審務於各里丁力相應之家從實揀選軀體彊健年齒英銳者各一名俱開注年貌在冊不許私自更換仍給與小木牌一面常川懸帶令其隨軍操練歇操之日聽便生理不許分撥跟官及各項妨占役使仍免本戶二丁供給十年一換如此庶蓄威有素練武有時倘遇警急調用則行伍皆精壯之夫戰陣有必勝之理矣緣係攺僉民壯以重民兵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通行呈奪

裁減均徭以蘇民困事

照得本職承奉巡撫都御史秦　案驗坐委審編本州正德十二年均徭內開如有革弊便民良法聽自斟酌從宜施行或事有干礙及更張太甚者呈來定奪竊思研審戶則以編均徭惟欲差役均平節財恤民而已本州連歲水荒民生彫瘵征科差役殊為浩繁必須酌量裁減以蘇民困所謂寬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是已本職謬膺委命隨調取累年均徭文冊逐一清查所編各項力差雖係從來舊規而中間亦有濫設者如山川社稷郡厲壇馬侯廟旌善亭到河公館門子共十二名顧各壇止是春秋祭祀原無

祠宇馬侯廟止有敝屋三間旌善亭近在州門之外皆不須看守到河公館今已改建馬驛前項門子皆為虛設西門北門南門拖船渡並無官渡原編渡子八名亦為虛設合無自正德十二年為始酌量裁減壇廟亭館就令本處地方總小甲看守晨昏灑掃毋致汙穢其原無官渡去處渡子盡行除革襄河原編渡子五名軍器庫庫子四名二處雖難盡革亦當各減二名其總鋪原編鋪驛司三名鋪兵七名及新興鋪起至下查鋪止一十二鋪每鋪原編鋪司二名鋪兵四名勘得下路連接九真白湖不係衝要官路止是春冬遞送公文夏秋水發公文咸於上路遞送鋪兵似亦多設每鋪相應減去一名再照文廟及山川社稷郡厲壇春秋祭祀幷二次鄉飲銀兩備細查筭俱鐊過多其文廟春秋祭祀原編銀六十七兩今量減二十七兩山川壇二十七兩今量減一十五兩社稷壇一十七兩四錢今量減九兩四錢郡厲壇二十六兩四錢今量減八兩四錢二次鄉飲四十两今量減一十六两通約裁減力差銀差共銀二百八十餘两又照本州原編安陸州知州同知判官吏目負下柴薪皁隸一十二名共銀一百四十四两而本州各

官負下前銀又在安陸州審編竊度立法之意彼此交換絶嫌杜奸非為不善後緣因循過期彼此不解每年就便各支本處均徭銀兩以致缺官柴薪無憑叩除卷案不明實難查考合無彼州各官前銀准令本處審編支給本州各官前銀亦准令本處審編支給如此庶文移不繁各得兩便而缺官柴薪亦不難於稽考矣緣係裁減均徭以蘇民困事理本職未敢擅専擬合通行呈奪

拆毀淫祠以正人心事

竊惟私刱庵院在律法所不容拆毀淫祠於風化非

小補昔狄梁公持節江南毀過淫祠千七百所其所存者夏禹周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前史美之照得本州暨屬縣民俗尚鬼淫祠頗多相應嚴督拆毀以正人心除本州另行外為此牌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内事理即将本境内寺觀庵院查係古刹及有　勅賜牌額者不動外如有出於愚民私刱及僧道募緣建造者量留一二所改作土穀八蜡神祠省令里老耆廉人等春秋祈報以禮致祭其餘盡數拆毀地基變賣銀兩并磚瓦木料俱入官運送該縣如法收貯以後倘有官廨學校倉厫牢獄傾頹損壞就便申請動支修理限一月以裏将拆毀過寺觀庵院坐落四至及磚瓦木料并變賣過地基價銀各數目造冊申報以憑查考俱毋違錯不便

釐正鄉飲酒禮事

竊惟鄉飲酒禮舊典昭明養老尊賢有司首務脩一歲兩舉之儀寓化民成俗之意善乎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照得正德十一年十月朔日寔維其期據本州儒學開送賓僎耆老人等圖式到州看得儀注踵因襲之訛席豆率草畧之甚賓耆具列恐冒濫之或存鐘鼓在縣豈樂章之盡誦古禮既

廢　今典亦違擬合通行釐正以致尊讓絜敬之義為此帖仰本學掌印官速照帖文内事理即便督同知禮生員留心考索窮日講求酌二禮之文遵一王之制務要儀文中節禮度無差仍備查與飲致仕賓耆人等月旦之重輕年華之高下家世門風之清濁節行著述之有無齒德兼茂者不可以請求未至而見遺名實無聞者不可以子孫在學而冒入逐名查訪的確作急申州待報然後先日發書翌日爾賓至日聽候本州發詣本學演習禮儀閱視饌具務盡誠敬以成嘉禮毋得視為虛文苟簡了事及賓不擇

人宴不中度自奉則豊而待賓則薄甚至将素無行
檢遠犯彝憲之人畏勢利有濫痼賓莚及多派物料
出入不明致令買辦人役通同吏典侵漁作弊事發
罪各有歸先将應請應黜賓耆人等備細緣由同不
致扶同濫保結狀繳來

招撫流移窮民事

照得當職本以凡庸之材繆膺民社之寄履任以來
奉職無狀不能感召和氣以致豐稔連罹水荒小民
困苦已極去歲徑奏　闕廷荷蒙　聖恩特遣大臣
一員專理賑事蠲免秋糧停止歲辦而彫瘵之民稍

獲蘇息不料今年又值饑饉餓莩載道弗忍見聞除
将本年夏稅糧米申准官銀代納其各項坐派物料
銀兩及節年逋欠錢糧俱暫停止又經備由具奏及
通申合干上司并将預備倉米穀不待請示先行給
賑外惟恐将來秋糧止免存留其起運之數例不可
免臨時逼徵無從措辦又經申請議處代納及懇乞
賑濟去後續奉巡撫都御史秦　批本州如此重災
百姓救死不暇誰忍追徵錢糧其起運之數即案行
布政司議處代納仰本州掌印官益展才猷以行所
學招徠流移撫恤窮困以追配古之循吏可也仍聽
候處置給賑此繳若不通行曉諭誠恐愚民不知
朝廷子惠之仁撫院優䘏之意懼徵起運相率遠逃
餓死宅鄉深爲可憫爲此刋刻告示前去城市鄉村
人煙輳集之處張掛曉諭縣州人民知悉本州兩年
水災不惟蠲免稅糧又且給銀賑濟恩澤汪濊今古
罕逢仰逃移窮民早還鄉土湖池有魚可以撈摸度
命嗟昔有債已經禁約逼追往年諸色征科今日盡
行停止汝宜速歸故鄉各安生業趂時脩築圩院以
圖後效毋隨盜賊而禍及身家毋習游惰而屍塡溝
壑嗚呼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在物且然而况吾

人有墳墓親戚之念者乎興言及此良可慟悲兹用
丁寧播告四境各宜體心歸來毋貽後時之悔

勸農種以望秋成事

竊惟生民以粒食爲天農種以及時爲務照得沔陽
地方連歲水災氣數之變已極否泰循環自然之理
今年豊熟不卜可知但田畝愚民懼水再虐不肯佈
種或信擲卦抽籤或信俗占野識利害惑於旣往耕
作昧於適從譬諸傷弓之鳥止即驚飛處噎之夫從
而廢食實信無稽之言虛度有收之歲載瞻荒土殊
抱隱憂爲此懇切告諭闔境父老子弟趂此雨水調

句之年又值牛種給散之後亟播種於目前可收穫於秋後況稅糧難望豁免賑濟不可常期其或逸豫自安亦時弗種不惟妻子饑寒無以卒歲而租賦督迫何以完官或監併於深牢或逃亡於外境饑時追悔噬臍無及矣且如上年不肯種麥亦說今春有水見今水勢不生二麥將熟蓋人事既脩天道自順一勤一惰之間而終歲之苦樂繫之矣嗚呼秋成有望在汝心省悟之萌農事無荒寔我輩憂勤之意互相勸勉毋失歲時凡我良民各宜體悉

查理暴露屍棺以回和氣事

竊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有相感之機災沴無虛生之理照得掩胔埋骼先王仁政之一也有其舉之時維正月矧當鴻水瀰漫之後祁寒風雪之時小民困於饑凍不勝摧折或填於溝壑或漂諸湖港或露於原野或横骨城隅烏啄犬銜蟻攢蛄嘬屍骸腐化穢氣薰蒸不無有傷天地之和以致災沴爲此示諭本州并屬縣各地方里甲人等但遇死屍暴露未掩埋者隨即報官給與蘆席四塊麻繩二條火速包裹扛抬近郭者埋於漏澤園在鄉者埋於空閑地毋得坐視恝然致傷和氣如有民間尚義之士捨貲出

力自行掩埋者是能以仁存心可嘉可錄者也仰即指名報官以憑旌賞施行再照暴露弗葬不獨郊外有之如各處庵觀寺院多有受人寄託之棺柩盈室而城市鄉村亦有在家停放之柩待選風水歲月漸久魂魄不安亦能上干天和感召災沴擬合通行查審凡轄屬地方庵觀寺院及寄柩之家仰逐一開報到官有主者定限取回安葬無主者責令受寄之人相兼地方人等暫行擇葬於土其停柩在家年久不葬者嚴限督令選期發引毋泥風水毋作佛事以正人心以厚風俗庶乎災沴可弭和氣可回而豐穰亦可望矣

作養奇童期成大器事 山西提學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本職巡歷代州考定科舉據行太僕寺卿王綖送到童子一名于弘係代州野莊村民人于淮之子年方八歲器質溫醇言動不苟四書集註及詩經集傳皆掩卷背誦頗能通其大義詢其隣里言此兒自五歲讀書不出戶閾不隨群兒嬉戲舉止動靜如老成人蓋信山川之靈　邦家之瑞而世所希見者也且聞其家甚貧無錢買書而所讀之書皆逐本旋借讀畢即還不遺一字本職隨用

廪米易換周易本義尚書蔡傳春秋胡傳禮記集說
并小學近思録各一部付與此兒令其先讀周易次
讀尚書春秋禮記循序成誦又命工繪畫本處先賢
薛文清公小像一幅令伊朝夕仰瞻觀感興起外照
得人才之在天下舉業科目之士隨在頗多而道德
純粹之儒希世僅見今閲此兒器質溫醇言動不苟
而背誦經書乃其餘事雖不敢遽望其異日必爲名
世之彦使若陶鑄有方進修無間似亦可期望於世
俗舉業之外者也除丁寧告戒其父凡時文主意破
題及詩賦詞章一切非聖之書俱不許令兒觀覽止

令熟讀五經四書暨小學近思録以涵養本原俟其
自化外但慮其家貧無食難以度日欲行代州每月
給與粟米五斗以養贍之仍免伊父一丁差役俾得
專力營運以便供給待其弱冠有成果如前之所望
提學道開呈本院具實奏　聞若至十五歲以上止
是長於記誦不過尋常舉業之學而於道未有自得
之妙然後住其月給之米令其入學科目出身亦不
失爲五經佳士矣緣係作養奇童期成大器以圖補
報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通行呈奪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一

題䟦一　十八首

大梁 李濂 川父

題跋一 十八首

讀漢酷吏列傳

秦尚水德以六爲紀故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以合水德之數漢興破觚爲圜斲雕爲朴稍尚寛厚矣景帝時鼂錯始開苛酷之源其後乃有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温舒楊僕減宣杜周深文巧法殄族不瞬目同時之人不幸遘厄也已夫郅都能回天子救姬之舉威震匈奴射偶莫中張

湯廉直死後褁金不過五百皆所得俸賜者後世難其人焉假令數子濟嚴以恕臨獄以平不亦美哉嗚呼秦二世亡錯戮死數子皆鮮克有後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爲今之吏者省哉

書風雅翼後

是編既名曰選詩補注而又名曰風雅翼何居曰自一卷至八卷坦之取梁昭明文選所載之詩精擇而去取之選詩昔有注未盡善乃增補之一一取則于子朱子詩傳及楚辭注復加圈點批截一一精當所謂選詩補注者此八卷也又終子朱子未成之志自唐虞以至魏晉凡古歌辭之散見傳記者彚爲二卷題之曰選詩補遺又選唐宋諸賢之作近古者彚爲四卷題之曰選詩續編以其皆可以羽翼風雅統名之曰風雅翼云子朱子嘗曰吾欲抄經史諸書韻語及文選古辭以附于詩楚辭之後以爲根本準則又欲擇文選以後之近古者以爲羽翼輿衛焉書未及成而逝此坦之所以紹其志而爲是編也坦之生丁元末天下多故乃藏脩詠歌以見志歷洪武中隱居不仕諦觀是編則坦之博學精識可窺矣金華戴公良謂坦之是編當與文公詩傳楚辭注並行于世其知

言哉 坦之姓劉氏名履上虞人

書唐音後

襄陽楊士弘氏編唐音若干卷亦有可觀第恨草率耳夫始音專録四子似矣正音所收李義山許用晦之作頗多恐非音之正也見諸遺響者如王無功沈雲卿劉眘虚章懐太子張巡陶翰諸篇渢渢乎唐之正音何以入于遺響邪蘇平仲嘗病其以盛唐中唐晩唐並謂遺響豈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李長吉温飛卿二子體格非盛唐比乃各收二十餘首又何恕也若歸鴈絶句一見正音則繫于錢仲文之下一見遺

響叫蟀于蟀大抵之下夫一詩而兩見焉題品異而
名氏殊他舛錯者詎止是哉甚矣士弘之草率也

讀余襄公武溪集

余襄公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本名希古未第時以
事更名靖舉天聖二年進士仕盛宋時凡洽六州所
至有惠政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
士公博學彊記其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
浮屠老氏之書靡不研究文名與歐蔡諸公埒為集
賢校理時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宰相諫官緘口避禍
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已三逐言事

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書既上
遂落職監筠州酒稅而尹洙歐陽脩相繼論救又以
書譏諫官咸得罪遠謫當時號為四賢厥後仁宗感
悟復召用范公又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乃除公為
右正言公感激奮厲遇事輙言無所回避是年太白
犯歲星于太微端門之右公上書曰金火罰星皆主
兵喪及饑木為德金為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願陛
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上嘉納之維時官南海者多
黷貨公欲領上置關籍簡官吏行李之往來以辨清
濁諸所建白有補益于時者良多文章特其餘事耳
所著武溪集二十卷曰武溪者韶之水名也余深愛
其海潮圖序契丹官儀辨堯舜之非謚論秦漢之興
亡暨書譚氏東齋諸篇皆發所獨得非蹈襲前人者
可謂善養其氣以昌其言者矣嗚呼嶺南人物唐有
張文獻公九齡宋有余襄公靖並以忠言大節顯于
天下且同生于一邑其諸山精海靈畜之既久而始
鍾于二公邪楊誠齋廷秀謂越產人物不多見見必
奇傑其有見于此哉公又有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
十卷皆可傳世云

讀浮溪文集

浮溪文集六十卷宋顯謨閣學士新安汪藻彥章著
藻自饒州德興徙居陽羨仍以浮溪故居為號又有
文粹十五卷正德初刊之廬州或曰羅鄂州願所選
每體不數篇較諸全集僅十之一爾中有批點亦甚
精當孫鴻慶覿誌藻之墓謂建炎紹興間詔令多出
其手指授諸將感厲將士訓飭有位哀閔元元之意
聞者悽愴海內傳誦時人比之陸宣公云後為權奸
所阨謫斥永州十有二年乃自肆於山水間而文益
奇詩益工與柳儀曹相上下時胡司業伸亦有文名
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或稱其深醇雅健

追配古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或稱其明徹高爽歐蘇之後邈焉寡儔信可謂一時之大手筆矣惜乎心有所蔽而情于決擇如草李綱落職制乃引驩兜少正卯為比與吳知録書則所重在文而排伊川之學誌汪伯彥之墓而許以中興之業謂秦與南渡登不由之可謂大謬也巳豈其素累于詞章之習而不自知其非也邪藻著述甚富有三朝日曆青唐録裔夷謀夏録金人背盟録皆可以補國史之闕又有古今雅俗字若干卷屢經兵燹亡失者多故世鮮傳者余累歲求之而未能全見也

讀水心文集

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宋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著景泰初章貢黎諒爲處州府推官刻之郡齋王文端公直有序暇日披誦一過始知水心志在行道亟欲見之事功不徒為文而巳其論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極稱其文學行誼而直詆侍郎林栗誣劾之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說者謂與汲長孺面詰公孫弘張湯同科信知言哉史稱水心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欲開兵端以水心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水心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庶幾不至失巳第出師之時若能極力諫止可免南北生靈之禍士論以此少之侂胄既伏誅而中丞雷孝友劾水心附韓用兵遂奪職惜哉水心又有外集別集若干卷末卷號後總尊論買田贍兵黃東發深非之說見日抄

讀韋齋集

韋齋朱松喬年宋建炎紹興間詩人也有盛名于時年二十七八始從龜山楊氏門人聞二程子緒論為大學中庸之學久之有得而發於詩文者益精采鬯達卓然名家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重之未及柄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韋齋方且極論和戎之失檜怒出知饒州未赴復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未幾卒其季子晦菴先生熹手輯其詩文十二卷託河陽傅自得序其首簡自得稱其詩高遠而幽潔文溫婉而典裁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非過予也弟槔逢年王瀾集一卷附刻其後而錫山尤袤為之跋其詩什眞韋菴伯仲云

讀渭南文集

正德辛巳余赴官甬東過錢唐入會稽陟龍山探禹穴訪陸放翁之故廬求其遺文而觀之翌日客有以

渭南文集見既者總五十二卷而詩未之備不可曉也舟中閱之累日深歎其氣逸而充才俊而逸辭典而蔚當為江左文字之傑余獨取其居室記暨上執政上虞丞相上辛給事書皆文之佳者而答陸伯政上舍書中謂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不可以言詩誠為確論翁平生仕不甚達終寶謨閣待制致仕宋史稱其才氣超邁尤長於詩但晚年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時議少之朱文公謂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蓋先有以識此矣惜哉

讀梅溪文集

梅溪先生王忠文公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廷試策一卷奏議四卷天順間祥符劉公謙為溫州守刻之郡齋公之學粹然一出于正詩文平澹典則不為浮華靡艶之詞而尤留心吏事故所至有惠政人皆思之紹興二十七年公奉廷對片晷數萬言切中時弊高宗親擢第一欲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郡入為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惜當時用之不盡其才也初公以制策甲天下或議其未必精於政事然自為郡佐以至守牧廉恕公平簡允詳練雖案牘塡委必一二

繙閱審核至當乃已民咸立祠堂以事之朱子序其文集謂其禀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而見于文章事業者一皆如此誠哉是言也朱子又取前輩五君子以儷公曰諸葛忠武侯杜工部顏尚書韓文公范文正公人不以為過蓋五君子皆有文有行所謂純乎陽德剛明之氣如青天白日者公與五君子而為伍可以無怍色已然則士立于一世欲以文自命者苟不植德勵行以為昌其文之地耶嗚呼有本者如是在吾人當自勉爾

讀柳待制文集

元浦江柳先生以雄文為天下宗與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黃公晉卿名相埒海內學者咸師尊之平生所著七稾異名而同工先生年四十北游于燕曰游稾及官國子助教曰西雝稾為太常博士曰容臺稾提舉江西儒學曰鍾陵稾自江西歸田曰靜儉齋稾歸嘗西游吳中曰西游稾游而復歸也居烏蜀山中曰蜀山稾先生既歿其門人宋公景濂戴公叔能乃會稡為一選定尤可傳者為二十卷詩五百六十七首雜文二百九十四首題曰柳待制文集

刻之浦江學宮板燬于兵燹　國朝天順間浙江提學副使崑山張君和重刻之今所傳者是也尚有詩九百七首雜文二百四十八首皆宋戴二公删去者亦釐爲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其子自藏諸家濂惟先生之文秀傑汪洋春容典贍而光采煥發如劒氣玉色自有不可遏者始挾其所業走京師石田馬公伯庸時爲御史一見稱之已而果以文顯蓋其發軔仁山金先生之門授受淵源端有所自故沛放厥辭左右逢原所謂一代之文宗非先生而誰歟抑先生之文濂不敢僭有所評嘗記陳衆仲曰柳公之文所蔚

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宋景濂譬之老將用兵旗幟鮮明戈甲煒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聲二公可謂知言者矣先生名貫字道傳浦江人官至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肅其私謚云

讀石林燕語後

石林燕語十卷宋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著少蘊嘗有學識尤精於吏事晚嘗兩帥金陵當兀朮歸江移三山平寇有功秦檜秉政欲令帥蜀辭不行以是忤檜意尋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少蘊居湖州之卞山石林谷中儲書數萬卷日事纂述故名是書曰石林燕語陳氏乃謂石林山楚詞天問非少蘊意也正德初再刻于河南布政司岐山楊武時爲清戎御史序其書謂少蘊黨蔡京余考宋史本傳殊不然蓋蔡京雖曾薦少蘊而少蘊屢進讜言略無阿附意不知岐山何以有是說也茲一白之無使昔賢蒙此厚誣云爾少蘊又有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

書乙卯避暑錄話後

紹興五年乙卯夏石林葉少蘊避暑于山中每旦起命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清曠松竹幽茂處偃仰終日賓友罕至其門生弟子從遊者日聆緒論輯成是編

中間談論多理到之言誠足以傳世少蘊自云家藏書數萬卷歲出曝之閱兩旬始畢每盛夏避暑時命門生輩讀而聽之不覺至昃嗚呼讀書避暑天地間佳事也顧知是味者鮮矣

書桯史後

桯史十五卷宋亦齋岳珂著中間紀載宋事頗詳皆當時史官不及收者雖間雜諧謔皆有爲而發非徒然也珂相臺人仕至嘉興知府武穆五子雲雷霖震霆珂霖之子也博學能文無愧世胄此書有雲間陳文東批點甚精到始刻之嘉興成化間再刻之廣東

正德間又刻之太平嘉靖初又刻之浙江臬臺而附
以吾鄉先正浙江按察使王公良死節事有西蜀劉
公瑞撰王公祠記而潘石泉且謂檜殺武穆復監國
史是故紀載多失其實珂悲憤籲天因著桯史以見
志觀其贊吳畏齋一咯卓然經世之略可見斯言可
謂知珂者

書愧郯錄後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而魯人問官焉郯子
荅之甚詳仲尼聞之乃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與家語所載並

同愧郯録十五卷總若干則宋岳珂著紀載本朝官
制十之九而雜事僅十之一曰愧郯者珂自道也是
編於宋之朝野故事巨細畢舉誠足以補史氏之未
備且筆力健㓻敘事有法較諸桯史似過之其珂晚
年之筆邪第九卷禮殿坐像一則可袪世俗積習之
惑觀者自知之

書松雪齋文集後

吳興趙孟頫子昂別號松雪齋詩文豐縟清麗如其
字畫當世重之全集凡若干卷剡源戴表元有序正
德間烏程令浮梁方選屬邑博陸公兆選刻子昂詩
文僅上下二卷無物之真者不必多一染指而尚味
可知也元史謂子昂人但知其詩畫而不知其文章
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得非以其小者而掩其大
者乎

讀天地萬物造化論

此論乃金華魯齋王栢所撰而　周藩長史廬陵周
顒為之注成化間刊于汴中蓋魯齋受學于北山何
文定公而文定嘗游勉齋黃先生之門傳授考亭之
學師友淵源信有所自也初學之士得是論而熟讀
焉亦可以為入道之門戶矣

書文山集杜詩後

宋丞相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自序在幽燕獄中
無所為間誦杜詩而有感乃歷述顛沛逋亡之跡及
憤激扼腕志所欲為而力未遂者咸取杜子美五言
集之為詩且云世變人事槩見於此後之良史庶其
有攷焉厥後鄧中齋劉申齋皆為公作傳多摭此叙
述然則公之為是集也亦豈徒然哉

書靜修劉先生叙學後

叙學一篇元儒容城劉靜修先生所著瀕為秀才時
正德壬申澤州張伯純先生為提學僉事乃於先生

集中摘出此篇翻刻之以教中州士今三十四年矣閒中偶一閲之僭加批點藏之家塾並前脩之書嘉言悲憲師之長逝不能不惻然於斯編嘉靖乙巳夏六月立秋日夷門李濂書于樂山亭之避暑處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一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二

題跋二　十七首

目録

大梁李濂川父

題跋二　十七首

讀元遺山集

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姓元氏系出拓跋魏太原之秀容人也（秀容今定襄縣）父德明東嵓先生有文名裕之蚤承家學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子業淹貫經史百家少作箕山琴臺諸詩時禮部閑閑趙秉文方持文柄一見奇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文譽日起人稱爲元才子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

內鄉南陽令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壽六十八詩集二十卷文集四十卷中統壬戌刊版不存弘治戊午沁水李御史瀚巡按河南乃刻其詩集于汝州文集于布政司云遺山詩文典贍雅馴爲金源氏一代文章之宗臣當時皆以爲坡谷復出稱之者無異辭　國朝海陵儲公瓘謂遺山金亡以後文辭悲歌慷慨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其知言哉

讀中州集

中州集自甲至癸凡十卷而樂府附焉遺山先生北渡後留滯聊城杜門簡出日以纂述爲事念金源氏立國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兵燹散亡什不存一先生乃網羅遺逸蒐訪百至卒掇拾于干戈擾攘之餘總萃成書題之曰中州集厥後元人修金史多采用之使無是集不獨金史無所據而修而諸賢之作亦湮滅無傳矣先生嘗自題是集之後五絕句其末曰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稾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嘻可悲已弘治丙辰刻于西安府亦沁水李公瀚意也有郡守華容嚴永濬序

讀王秋澗文集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惲字仲謀號秋澗衛之汲人也蚤歲受學於鹿菴王先生操行醇古長於經濟文辭典贍有法度皆自肺腑中流出不蹈襲前人語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累官翰林一時詔制辭命皆出其手人皆寶藏之平生著述甚富號秋澗大全集總百卷而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皆在其中別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予未之見也

跋東京夢華錄後

幽蘭居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一冊十卷凡宋之京城河渠宮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禮小而口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勤矣元老不知何人觀是録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録擬宋敏求東京記而作東京記上中下三卷上卷爲宫城周五里唐宣武節度治所建隆三年廣城之北隅用洛陽宫殿之制修之中卷爲舊城周二十一里唐汴州城也號闕城亦曰裏城下卷爲新城周四十八里周世宗所築羅城也號國城亦曰外城敏求嘗撰長安河南二志其學精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序自

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入京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南徙蓋寓京師者二十有三年故紀載時事極爲詳備但是時艮嶽已成梁臺上方寺塔俱在而録内無一言及之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抑多矣嗟乎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餘年兵燹之所燔爇黄河之所衝決都城勝蹟湮没殆盡覽是録者能無黍離之悲乎

讀中州名賢文表

中州名賢文表内集三十卷乃天順成化間河南提學副使姑蘇劉昌欽謨選輯中州六君子之文也六君子爲誰曰河内許文正公衡澠縣姚文公燧光州馬文貞公祖常安陽許文忠公有壬汲縣王文定公惲鄭州孛术魯文靖公翀也六君子皆元人並以道德功業文章顯名當世誠所謂有本之學經濟之儒非區區浮藻詞華之士可望其萬一欽謨謂其文之行世如河洛淮濟之行地人固無有禦之不待表之而後傳者蓋確論也然又有外集正集雜集總若干卷粤惟河南之文自河出圖洛出書而伏羲畫之以成卦至于春秋戰國則有卜商端木賜顓孫師漆雕開列禦寇莊周漢則有賈誼鄭興蔡邕張衡荀悦延

篤唐則有張説韓愈元結元稹宋則有二程二宋尹洙謝良佐吕本中代不乏人咸稱能言凡有耳目者皆得聞見之所謂不待表之而自章章于世者顧吾黨之士爲諸先正之鄉後進可不熟讀而取法矣乎欽謨博學洽聞蚤歲即以文雄江左歷官中外四十餘年仕終廣東叅政所至以筆札爲事未嘗一日口輟于吟誦手停于纂述平生所著最富此特其一耳公爲河南提學副使逾九年又有縣笥瑣探岳臺集梓行于世皆其所著云

書三事忠告後

三事忠告濟南張養浩筆也養浩為縣令時著牧民
忠告為御史時著風憲忠告而廟堂忠告則其參議
中書中丞西臺時著也余讀牧民忠告深有取于誠
生愛愛生智之言而又切切以立石頌德建生祠以
圖不朽為戒可謂切要之論風憲忠告中謂薦舉之
體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宜先貴官如誠小人也雖有
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如誠君子
也雖有小過亦不必言何則其平日善者多也誠居
風憲者所當知廟堂忠告謂身為宰相何善不可行
何功不可立顧乃為區區之利蠱惑而妄行切中時

弊可謂有宰相之志者養浩字希孟號雲莊又自號
齊東野人謚文忠文章風節卓冠一時蓋元之名臣
也

書雪齋姚公家譜後

嘉靖乙巳春三月余遊共城之蘇門山尋孫登舒嘯
處訪邵子安樂窩謁姚文獻公祠駐車于百泉書院
有一儒生曰姚舜臣者持一巨冊來見余披覽焉乃
其九世祖雪齋先生所著家譜也雪齋諱樞字公茂
其先營州之柳城人後徙洛陽雪齋愛百泉山川之
勝後徙共城仕至中書左丞謚文獻生一子曰熺字
顯甫別號誠齋仕至內臺中丞謚文忠姪燧字端甫
號牧菴仕至翰林承旨以文章著名于時謚文牧菴
受學于魯齋許先生而許先生之學乃得諸雪齋雪
齋之學乃得諸江漢先生趙復仁甫云初仁甫之欲
投溺也雪齋寔救之曉以徒死無益可保吾而北無
宅也遂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之雪齋踐履發明益
光以大魯齋聞其言悅之盡室來共城相依以居卒
成大儒而北方經學寔自茲始先是牙魯花赤行臺
于燕惟事貨賄雪齋時為郎中必分及之乃一切拒
絕棄官歸共城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

茅為堂置私廟奉祀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像旁列周
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鼓琴其中若將終身焉
者維時草昧用武視民草菅之日雪齋以道學重名
徵聘既至惓惓以止殺為言世祖深嘉納之蓋當元
之初造倡明斯道止殺救民有功于一時大矣嗚呼
道學豈空言已哉茲庶幾所謂於吾身親見之也瀌
為秀才時而萬安劉先生適為河南提學僉事先生
以弘治丙辰進士筮仕共城令故知雪齋行履獨詳
嘗語瀌曰陳治道之條格詳定禮儀不足為公之才
辨王文統之奸料李璮之敗不足為公之智與屯田

爲伯類以取江南不足爲公之功其大者惟在于倡明斯道止殺救民之二事耳觀雪齋之學術器業其諸誠能動物已正而物正者乎余嘗讀元史列傳暨牧菴所撰公神道碑圭塘所撰雪齋書院記而深慕之玆詢諸舜臣咸茫然不知也旅次草草記識弗彊而又無書攷證姑舉其槩書諸譜後以歸之

書宋氏傳芳録後

宋氏傳芳録六卷乃金華宋景濂先生存日命諸門人輯其入 國朝所藏 誥勅賜書 御製詩歌暨一時嬰卿學士贈送之篇而以答禄與權所撰文集

序王子充所撰宋太史傳終焉此皆先生垂老時手自校定授之子孫而期傳久遠者蓋家乘之遺也門人方孝孺有序厥後同邑王汶又增輯先生没後行狀墓志祭文諸作而附以先生之父文昭子璲璲孫慎碑誌爲二卷成化間四川提學潘僉事璋鋟梓以傳嗟乎先生爲 國朝文章家稱首其道德風節固足以師表百世奚恃此而後傳哉顧 聖代彰賢之典名卿尊禮之誠後學景仰之深非此莫稽焉而况先生出處世系遷徙生卒之槩咸可備見惡可以不刻而傳之也閒中偶借陸道函本展閱一過輒識此于後以歸之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嗚呼治亂相尋否泰相禪明良相遇皆天之所爲也故天將開一代之太平必生名世之才以佐輿王之業繇邃古以迄于今莫不皆然皇天既厭元德眷命皇明廓清函夏功德在生民者甚大維時乃有故太師戸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應期而出與蹇忠定諸公左右夾輔以弼成一代文明之治豐功峻烈銘勒鼎彝固弗俟予小子之贅論者稱公之德量如王子明韓稚圭勛業如房太尉魏鄭公寇平仲其所作詩

文平正典實不爲浮華艷靡之辭三原王端毅公以爲有德者之言皆確評也公平生奏疏甚多咸關宗社大計疏既上即焚其草曰不可以是沽名是故嘉謨嘉猷所以開發 宸聰扶植善類潤澤生民銷弭隱禍者外廷咸弗得聞較之近世一有建白即刊書鑱石汲汲然惟恐人之不知者其淺深小大何如也余過姑蘇艤舟公祠下公嘗治水東吳惠利寔溥民至今思之故與周文襄公忱合祀于此余肅謁二公廟貌竊仰其高風大節願爲之執鞭而無從也旅次適有以忠靖公遺事見貺者冊中披閱一過僭附數

語以識區區景行之意時正德辛巳後學李濂泊閣
門書

書東魯許先生文集後

許先生彬永樂中登進士第時年十八改翰林庶吉
士歷官檢討編修修撰遷大理少卿改太常少卿尋
轉太常卿終南京禮部左侍郎正統景泰間 國難
方殷先生嘗一使虜廷開諭天道明示曲直凡三往
返詞愈厲氣愈奮卒馴犬羊而屈服之可謂偉丈夫
矣天順初 召入內閣參預機務乃慨然以天下爲
已任舉賢援滯布列庶位善類寔倚賴之維時岳蒙

泉正嗣入內閣因詆武臣之橫二公同遭貶謫方舟
南下先生途次有詩貽岳曰門燬承天火正紅詞臣
被黜向江東斬蛟徒有旌陽劒報 主空懷武穆忠
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蒼蒼肯爲生民
計終遣端人輔 聖躬岳和之曰散步河濱夕照紅
綠楊低拂岸西東寡妻亦解憂周亂漁父從教笑屈
忠老去丹心能益壯愁來白髮欲成翁休憐謫宦成
蹉跌聞說王臣尚匪躬賡和未終而岳有後命爲逮
者所持甚急先生傾橐賂之以紓鉗錮且加賻贈以
別迨蒙泉 召復禁林先生官陝西參政致事家居
再得復官而已終不一言自白其爲人器度何如也
先生少游于大司成豫章胡公之門涵養深厚稜角
不露優游于玉堂鑾坡之署者三十餘年故其所作
詩文獨多平正典雅海內傳諷焉序其集者有劉文
和公薛文清公劉文安公皆一時大儒非阿其所好
者愚小子何能知先生之文邪先生字道中號養浩
謚襄敏山東寧陽人學者稱爲東魯先生聊述其歷
履之槩以諗觀者

書類博槀後

蒙泉岳季方先生我 朝奇士也平生著述甚富今

傳世者僅有類博槀十卷耳先生文章氣節雄一代
受知 英廟召入內閣與許襄敏公同心輔政天下
方仰望太平功業竟寘嵐遂坎坷以終其身而葉文莊
公爲先生作墓誌銘乃以金緋在躬者終牖下爲先
生幸又以李白擲宗元爲比要未爲深知先生者先
生亡嗣歿後三十餘年其婿西涯李文正公爲作補
傳頗紀其詳且謂其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槩奮發
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于天下而爲權奸所構又
厄于娼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最爲得之而
遂推揚公亦嘗以漢汲黯宋李綱況先生其庶幾乎

閒中偶閱是豪漫識所聞書諸卷末若夫詩文之高簡雅健具目者當自知之弗俟予贅也

書張佛子傳後

嗟乎天人感應之理捷于影響其信然乎哉吾觀宋王拱辰所撰張佛子傳而深有感焉夫佛子不過一獄吏耳非有法理之司平讞之柄持三尺以坐于臬臺之上者也顧其所加意于囚者止於飲食卧具之間灑掃洗沐之細而已而一念好生之仁上達蒼穹神明默祐康彊壽考後嗣顯榮當時相傳以爲盛事信乎善人之食報于天如持左券也佛子子一人曰亨終左藏庫副使孫六人曰洪應辟爲檢討文字官曰鍔曰鑄曰鐸同登元豐五年黄裳榜曰鎬曰鋭並預薦開封洪之子公裕公庠亦同登霍端友榜咸有文學顯名傳曰有陰德者其後必昌豈其然乎夫往迹如此後人宜鑑之何今之典獄者毒刑以快私忿殺人以媚上官作威黷貨視民命如草菅淹禁留獄俾無辜枕藉以死曾不少動其心不知天道之於斯輩亦容有佚罰否邪佛子名慶開封人爲獄吏在大中祥符間享年八十有二無疾而卒以子亨貴贈左司禦率府帥云

書張東海集後

華亭張弼字汝弼號東海登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年已四十餘矣歷官駕部員外郎終南安郡守有惠政及民詩文俱自得成家草書天趣逸發論者推爲一代冠冕非過評也觀其送子弘宜會試詩云直道遜辭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可以見其爲人矣而無錫邵公寶嘗過南安賦詩思之曰張公不作南安守秪說文章止潤身滿道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可以見其居官矣天台謝公鐸誌其墓謂世之所謂文人者類多浮薄東海獨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談論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莆田彭公韶序其手稿極稱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四者之美而世之人但知東海善草書得非以其小者而掩其大者乎昔人稱趙孟頫文章經濟皁出流輩而顧以書畫掩其殆東海之謂歟

跋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後

夫學與政一而已矣是故體之爲學術用之爲政事有如是之學術斯有如是之政事矣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又曰有本者如是岐而二之非也　國朝河津薛文清公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

[illegible]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此學與政一之說也故公爲御史爲憲僉提學爲大理爲內閣輔臣皆卓有聲望稱名臣焉然則今之從政者可不知所嚮往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書熊峯先生集後

國朝大學士熊峯石先生琎集四卷詩僅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而已中間衞閑封英余眞定瓚劉副使俊孫僉事愽李評事芳諸傳古雅可誦葢不特文字簡質而一念好惡之正可槩見已吁嗟熊峯即此亦足以不朽矣然則詩文傳世豈貴於多哉熊峯謚文隱

書常評事集後

評事名倫字明卿樓居子其別號也山西之沁水人有逸才不可覊馬行已夜物多弗近人情爲評事考察落職余承乏晉臬時嘗見評事詩什於鄉亭壁間頗愛其跌爽有奇氣然未之識面也乃乙酉秋八月寮友韓公汝節以書抵余曰評事墜馬池中死矣時年三十四余心竊傷之集中詩凡百餘篇一刻于平陽守王君溱一刻于南康守南君大吉二君皆評事辛未同年同志者頗重其遺文故梓之以傳世傳曰有俊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余閱評事詩匪徒傷之亦惜之也

書陳石亭金陵圖考後

余聞宋乾道中史正志撰建康志而慶元中朱舜庸撰建康續志考據精確余皆未之見嘗以爲憾今觀亡友石亭陳君所著金陵圖考備載古今沿革之迹一展玩間而歷代山川古蹟城闕府寺粲如指掌其用志可謂勤矣君名沂字魯南本鄞人先世以醫徵入太醫院遂爲金陵人君生長其地故知金陵之事獨詳憶昔正德丁丑春正月余以河陽守入覲 闕下君適會試南省始相識于京邸是年君舉進士庚

辰余又以考滿如京君已爲翰林編修時 武皇南狩留滯者數月而台守顧東橋先生亦以述職至吾三人朝夕飲宴倡和情好甚篤嗣後宦跡蓬轉不復會者二十餘年歲時惟書問相及而已君自翰林侍講出爲山東參議官止山西行太僕卿平生著述甚富此特其一耳友人陸道函氏購是編於京師書肆歸求余跋余覽圖懷人輙興於邑嗟嗟石亭仁厚君子也余之所以思石亭而弗忘者豈徒以其敎藻之美而已哉嘉靖乙巳冬十月東門李濂川父跋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二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三

題跋三　二十首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三

大梁李濂川父

題跋三　二十首

書内範集後

余讀傳記竊觀古之賢母若魯敬姜可謂達禮知道者已敬姜因子歜之諷其休績也乃語之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而以土之沃瘠别民之材否且又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朝夕之所有事暨后夫人内子命婦列士之妻賦事獻功之制準義數辭凛乎法戒合符聖謨君子誦

之事當是時去三代未遠而先王之教猶有存者是故齊魯大國名卿世族之家莫不皆有師傅保姆之訓圖史威儀之則其敎之於閨壼者素備故淑媛令姬風動化孚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由是知敬姜之賢全有所自云烏虖叔季敎衰士鮮全德讀書劬學者猶弗能守道貞固矧敢以敬姜之賢而望諸世之爲女婦者乎姚江吴仲敬爲河南憲副一日持其母范太宜人内範集見示再拜請曰願先生之有言也余披閱一過則見太宜人之賢本諸天性成諸豫養而母儀婦道咸可師法不圖敬姜之後而見若人

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夫太宜人之懿行一時宗工鉅儒誌幽有銘述行有誄備遺有傳闡揚休美以詔後之人則有賦有頌有歌有詩諸體畢備矣余何能贅一詞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太宜人有焉然則命是集曰内範其知言哉余不佞謬書是于末簡以後之

書螽斯衍慶卷後

鮑君汝陽年五十餘有六子六子皆秀穎鮑君教子嬰孺稍長者翩翩然文矣諸交游之士喜其多且賢也皆賦詩以贈成卷矣中川左子題其首曰螽斯衍慶鮑君持是卷以請于嵩渚子曰願聞誨言嵩渚子乃作而言曰嗟乎子道之重也緒統以昭遠著代以成終故有子難也矧多乎多難也矧賢乎夫多出於天賢由於父其在隆古時高陽氏高辛氏皆有才子八人通聖明神不可尚已在漢則有石奮氏荀淑氏宋則有竇氏聲名萃于一門亦絕代僅見抑何自邪蓋所以防之者嚴而教之者周也夫防在僻後時而防焉無及已教在正後時而教焉無及已故教者愛之樞也時者教之機也防之於初以閑其習教之於素以漸其性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鮑君其深有省于斯哉吾拭目以觀六子之成立也

跋五老觀太極圖

雙泉子出所藏五老觀太極圖求余題跋或謂五老為五行之精其説不經余不遑辯姑述太極之槩為雙泉子言之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也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其為理也至高而不遺於卑至妙而不離於微至精而不囿於氣至神而不滯於物雖涵陰陽動静於其中而不雜陰陽動静以為言非先生洞悟道體其孰能與於斯哉雖然建圖固難知圖匪易昔者孔子賛易曰易有太極蓋羲文以來所未道者自孟軻氏没聖學失傳斯理不明於天下漢唐諸儒言太極者咸以混沌未分之氣為説是祖老莊遺意其失聖人之旨遠矣先生生於千數百載之下而灼見聖人之心於千數百載之上建圖立説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是圖為首可謂知言者而朱内翰震乃謂是圖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豈知先生者哉嗚呼知言者希不特内翰為然恭節齋為西山冡嗣嘗從游朱子之門

其論太極性往往背其師說故草廬吳氏非之乃若陸象山胡五峯世稱大儒皆不能無議於斯圖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而其然乎雙泉子年少好學其尚潛玩朱子之釋以求先生之圖之意則庶乎得其門而入矣

跋愼言集訓後

嵩渚子曰言之爲口過行之爲身過固均爲自脩之疵也然矯飭之士身過或寡焉而口過能免者鮮矣甚哉愼言之難也或曰聖門垂訓言易而行難吾子之論無乃反其說乎曰聖門之所謂難易謂力行難

而放言易也吾之所謂難易謂強勉其行易而時中其言難也東谷敖子著愼言集訓二卷上卷標疢疾之狀下卷列攻療之方類例炳然深有裨於學者東谷示余此編請有言以益之顧此編之所載者博矣精矣余復何言以自取僭踰之罪乎雖然間嘗讀文中子而得發言之道矣子之言應而不倡倡必有大端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敢述是言以附末簡

跋屠僉憲潤州公餘稾後

大凡文章之造奇必藉佳山水以發其趣司馬子長南浮江淮登會稽探禹穴闚九疑足跡半天下而史記雄筆爲千古良史張燕公謫岳州徘徊洞庭詩愈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夫江山有裨于文章如此夫僉憲屠君爲潤州倅時公餘得近體詩若干首間以示余余撫卷嘆曰此得江山之助也憶昔正德辛巳八月余舟過潤州弭棹江流釃酒金焦之巔夕風層闇山若飛動下瞰洪濤黿鼉出沒信天下奇觀也已酌于甘露寺東望滄海北眺廣陵煙波浩茫無限秋色當時竟無奇句以寫其勝于今有遺恨焉玆覽君公餘之作金焦風景宛聚目前如復遊其地然則江

山之助惟助于君爾余何有哉余何有哉

跋河南辛卯同年錄後

唐貞元間陸宣公主試事維時中式者韓愈李絳歐陽詹崔群王涯輩皆一時瑰瑋踔絕之士時人號其榜曰龍虎盖重之也後數百年至宋太平興國間而張忠定李文靖王文正寇忠愍諸公爲同年鴻勳茂烈載諸琬琰天下後世稱之皆以爲美談而忠定公亦嘗自云吾榜中得人最多天下後世信之不以爲夸辭由是觀之科目重人才乎人才重科目乎余閱河南辛卯同年錄漫書此於末簡寔期諸俊士砥行

榭業以垂令名於無窮終身厚之嗣世講之則斯錄
也將益為人所重而傳之永久矣若夫紫陌青雲之
識威鳳應龍之諷可預知其免矣夫

跋龍山入汴詩紀後

國初詩人稱高楊張徐蓋一代之選也其在湖南者
武昌則有丁鶴年蘄圻則有魏觀沔陽則有歐陽謙
潘子安輩雅辭秀句流播海宇學詩者咸喜誦之吾
友龍山戴君純甫生於九真之湖湄密邇諸君之故
里其聞風而興起者乎夫丁魏歐潘諸君或坎坷終
身或仕不甚顯其肆力於翰墨宜也龍山為御史晉

陟卿寺時方嚮用乃復篤志於是焉其才之優裕可
徵已嘉靖癸巳龍山左遷吾省之右參議僅三閱月
擢浙省之左參議百日之間得詩若干首梓符學諭
麻城陳君全乃併錄京師諸名公贈行詩什及龍山
駐汴遊嵩之作合而刻之以傳總名之曰龍山入汴
詩紀刻既成求余題跋輒以是贅書卷尾

跋趙松雪書李黃二公脫鞾返棹圖

脫鞾返棹圖贊二首宋端明殿學士井研存齋牟公
筆也公事宋穆陵直學士院于時中官董宋臣柄國
虐燄赫如頌榮而議辱公抗疏三論必欲罷去之由
是忤宋臣出守太平州暇遊采石弔李白祭亭江滸
乃畫高力士為白脫鞾像寓奴視宋臣意且曰吾必
以是得罪復畫黃山谷為姑孰太守九日返棹圖以
寄歸與作二贊併刻之石當時海內傳誦宋臣憾益
深竟坐是罷歸景定壬戌復起為禮部尚書兼崇政
殿說書再論宋臣不當以內侍省押班穆陵嘉納之
未幾拜翰林學士不可謂不遇也元初有司移二石
於郡校歲乙酉其孫應復字景陽者會松雪趙承旨
于錢塘時松雪年甚少欲以翰墨自見乃為公重書
二圖代書其贊予閱是圖讀是贊未嘗不涕浪浪垂

也嗟乎嬖倖之于人國豈獨天寶符紹然哉植綱常
作士氣矻然為中流砥柱惟君子乎是賴厥身則殃
厥聞則昌孰短孰長君子宜慎所擇存齋二圖贊觀
者勿徒美松雪之筆之妙也

跋蔡中丞所藏懷素眞蹟

唐僧以書名者甚多若高閑亞栖䛒光貫休齊己湛
然辯才之流咸矯矯然稱名筆焉而獨懷素為之冠
嘗聞懷素與顏尚書同學書於鄔兵曹從鄔彤求張
長史筆法寺壁里垣靡不書之種蕉成林用供揮灑
其致力亦至矣載瞻夏雲冥心超悟評者謂其揮毫

掣電隨手萬變堪與張芝逐鹿非過予也有唐迄今數百年世罕眞蹟今觀大中丞石岡裴先生所藏良慰夙昔先生其寶之

跋陳澹菴草書千文後

右草書千文一卷慈谿陳澹菴先生手筆也先生名敬宗字光世永樂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與脩高廟實録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院侍讀累官南京國子監司業祭酒歷事五朝幾五十年粹學卓履歸然為一代儒宗書翰之工特餘事耳余往游四明嘗謁先生世墓遍覽山川

之勝逶迤磅礴蓄而不洩信鍾靈有自云先生書學晉人此卷盖臨智永千文功力純熟得于心而應之手者舊藏于少司空張養正先生家其子大理永齡知余慕先生之風欣然持贈學者尚當求先生之德之業之盛而師焉苟徒挈挈于筆鋒波磔之間非知先生者也

書夏止齋政監後

往夏公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名言也瀕聞而悲之傳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又曰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故伯魯不說學閔子譏焉魯人以鄉對獻子赧焉故不學則墻面矣面墻不深可惜邪夫時者難留而易邁也齒者旣衰而無復盛也是故大禹競陰閔厥溺也文王勤止和厥民也周公待旦急於行也陶氏運甓厲厥躬也易有之君子終日乾乾夫乾乾則無暇時矣忠義者人之元節也廉潔者士之大閑也夷節踰閑餘美廢焉夫李陵名將也國士也戰衄矢盡弗能决絶乃自附于范蠡曹沫區區不死之義延喘絶域以需後功卒隤其家聲而隴西之士耻居門下傷乎傷乎

夫不學者愚閒過者惰身敗者辱三者天下之大戒也故學必勤勤則無閒日矣勤必立立則無敗行矣是故君子以學為本夏公之學畧見政監公逝矣所不與之俱逝者此爾篤學脩政之士披政監之文誦三惜之戒能無高山景行之思乎

題守愚卷後

守愚者姚江陳君別號也君侍其父尚書公宦遊四方志卓而行潔禮恭而貌朴棲志林壑而雅以吟哦自娛聲華聞達之情泊如也自號曰守愚能言者咸詠歌之業盈卷矣余覽其卷而嘆曰嗟乎愚可守也

夫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崔瑗座右銘曰守愚聖所臧獨不觀諸物乎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爇象以齒羸麝以臍斃鷊鴞以舌而見羈翡翠以毛羽而入虞羅泗石宜磬於是泗水之濵無遺石矣龍門之桐中琴瑟於是龍門之麓無遺木矣即物以推之人無往不然故知君之所守者智也非愚也傳曰大智若愚其君之謂邪

題沔風後

古者列國有風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學官以考其俗之美惡而知其政之得失是故先王之世特以此爲重後世不復講此矣猶幸途歌而巷謡不絶於野夫田婦之口往往有天下之眞詩特在上者弗之采耳曩數會空同子於夷門嘗謂余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文人學子之詩比興寡而直率多文過其情不得謂之詩途巷蠢蠢之人乃其歌也謳也比興兼焉無非其情焉故曰其眞也余爲沔守聞沔人鼓櫂之歌擊柝之吟相杵之謳揷秧之曲辭雖俚而情則深宛有國風之遺音輒嘆曰詩不在兹乎惜不得拉空同子聽之也因命吏輯錄成帙題之曰沔風藏之行笥時取而覽焉沔俗之美惡居然可見而吾行政之得失亦竊因以自考云

書郎鄂觀省詩册後

夫思深而詠形乎夫愛至而勞忘乎夫言倡而和隨乎是故飈詠播音思則宣矣遠遊違愛勞弗知矣人子倡之孝斯徵矣君子和之情相感矣陳子堯章厥父少司空簡翁奉使郎鄂陳子省焉乃辭越過吳浮江入楚所謂思深而愛至者也故讀其詠者憫其思聞其事者憐其勞哦其倡者囍其和郎鄂之人輯其詠若干篇嵩渚子南遊于楚見而問曰輯之何也曰越有孝子沉詠于我邦君子之風也小人之軌也輯而識之俟觀風者采也

題鄞川送別卷後

聖天子御極之明年爲嘉靖壬午秋九月二十八日册立　中宫禮成春官卿奏　詔天下諸司入賀明州判郡王君用明寔承是　命歲癸未仲春既望揚舲啓行祖筵載道余率諸寮友餞于鄞川之滸用明曰其何以贈我余援筆得七言近體一章諸寮友暨諸大夫里居者咸和之觥籌未竟卷帙遂成君携之北上時一展閱以代晤語豈特豁羈旅無聊之况而

已夷門李濂書于四明之望京樓

題李文正公詩賦手稾後

少師李文正公詩賦稾一帙秋齋臺長寶而藏之重公之手澤也余細觀之皆故紙翻書補綴成帙公之儉德亦可見已昔晁無咎謂蘇文忠公所爲文章甫落筆四方傳誦片紙隻字人爭藏之其殆類是乎秋齋間以示余僭書其紙尾如此

題顧東橋先生遊西山卷後

往余客京邸時秋高興發嘗與客遊西山諸寺酌平坡宿香山射獵西湖之上輒越旬忘歸焉今閱東橋先生遊卷前興翺然恨弗得侍杖屨以從也先生且曰有高興幸一一屬和因竊憶鄉遊西山得小詩數十首潦草蕪惡愧無佳句然與先生之遊興大略相同故不敢以避醜辭而錄附卷末雖不和猶和也嘉靖改元壬午春二月既望夷門李濂題

跋空同子觀燈行後

宋都元夕燈火之盛至政和宣和之間極矣是時歲穀屢登四方無事天子方樂于宴安勸于治理不復加意于紀綱法度之間而憸夫小人務悅其君者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逢迎之於是縱意肆欲大起鼇山之戲煙花火樹照耀城闕而生民膏血爲之枯竭今觀東京夢華錄暨宣和遺事所載令人驚怛惻惋不能自已嗚呼不作無益害有益召公明訓也徽宗豈懵于此邪顧乃優游娛嬉以坐致靖康之亂寔人事舛錯爲之惡可獨歸之于天數哉空同李獻吉先生爲余書其所撰觀燈行于卷首自喜其得意之作也竊觀空同此篇寔擬唐李嶠汾陰行而作雄渾古朴雖不逮嶠然其詞采煥發亦一代之傑作也暇日偶展閱一過漫書其後

書譜圖後

濂家世祥符人也自始祖御醫府君以來皆以醫爲田藥物爲稼穡診視攻療爲耕耨相承十餘世饔飧婚娶咸取給于是百餘年來邑中貴者賤富者貧降爲畦隸流爲錢殍竄徙覆絕不知凡更幾變而吾家之寒素澹泊獨綿延至今守其遺業未廢夫惟技罔遷於宅心弗慕乎外故累世皆精其術而醫道盛行於時大河之南稱德門舊族必曰金鐘李氏柰何近世子孫習爲惰逸乃薄醫而不爲所謂遏佚前人光迷厥故業而莫之知復良可慨已濂幼聞先君子曰吾祖宗無厚產遺子孫家藏經史暨醫書三數篋後

人或學醫或習舉子業惟肆力於此足矣斯二者皆以讀書爲本苟能勤苦孰誦融會有得然後醫可精舉業可成良相良醫惟汝擇焉爾苟無懇實功力悠悠歲月徒貽老大之悔爾曹其慎戒之嗚呼遺訓炳如子孫當世守勿失謹録附譜圖之末示我後之人惕然警省無改故業爲儒爲醫必期有光於門祚庶幾爲家之肖子鄉之善士生弗慙於登譜歿弗慙於祔兆矣勗矣來昆毋忘兹訓

書沔陽政畧後

余未第時嘗見前輩作州縣官有書十六字於座右者曰關防奸吏禁治豪民均平徭役整齊風俗又見有書二十字於屛風者曰所求官不縱吏吏不欺官富不吞貧貧不忮富而已嗚呼盡之矣余庸劣無似自筮仕以來服膺是言罔敢怠忽是故守郡六載競業自持僅獲免於罪戾者以是故耳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仰思古之循吏如遷固之所稱者負乎卓哉其逸駕莫可攀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其亦深可愧也夫雨中偶閱是編漫書此于末簡且以自勵云爾嘉靖乙酉人日嵩渚子識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三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四

銘五十五首

室中雜器銘三十六首有序

几銘　牀銘
帳銘　衾銘
枕銘　簟銘
屛銘　椸銘
鏡銘二首　櫛銘
頮盆銘　席銘
篝銘　湯婆銘
巵銘　觴銘
茶壺銘　唾壺銘
簾銘　香爐銘
帚銘　扇銘
響竹銘　奕銘
劒銘　刀銘
藥廚銘　藥臼銘
畫匣銘　杖銘
如意銘　書案銘
壺漏銘　印色函銘二首

硯銘六首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四

李 濂 川

銘五十五首

室中雜器銘三十五首有序

嵩渚子曰古之人動息有養所以防邪僻而導中正者必隨器寓警焉是故聖如湯武盤盂几杖皆有銘賢如衛武公行年耄矣猶作抑詩以自振厲它若宥坐之器金人之背以至戶牖盥尊敦卮匜之屬咸著銘辭凜乎法戒讀之悚果蓋道無往而不在事無微而可忽故雖褻御末器至理存焉是故自脩君子恒持淵冰之戒庶乎邪僻之萌無從而感檢身治心之要豈復有加于此哉余小子居室之中臚列雜器新故靡齊咸切于用吟玩之暇因各為之銘爰命童史諷誦我側以為養德之助深愧辭旨無諷不敢示人聊藏之篋笥以訓子孫云爾嘉靖壬寅日長至戟門李濂志

几銘

直爾躬勿偏倚坐必端斯可矣

牀銘

夜分而寐鷄鳴而起爲舜爲蹠自一念始朂哉小子

帳銘

垂諸夜褰諸晝心苟安寢無咎

衾銘

獨寢不愧衾或喪乃心獸邪禽邪

枕銘

夢可以驗學汝其覺夢可以驗德汝其飭

篋銘

總千貨寶禍之囊積而能散智之藏老子云多藏必

厚亡

屏銘

屏以障風亦以蔽目弗苛于察德乃育

椸銘

我有裳衣或在于椸拭之數之恐或汙之我德我儀胡不思之

鏡銘 二首

嗟乎學不加進而貌日衰矣鑒汝歔欷疇知予悲

二

拭之則鏡塵之則銅人有靈臺惡可容雜穢而溷其中乎

櫛銘

完汝齒髮斯理有一弗完斯木屑耳君子百行胥懋修只一行或虧終身之恥

頮盆銘

諺有之云鶻突面盆旦晝警惕思斯言

席銘

華而皖兮函丈展也不正不坐聖之典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簟銘

時炎燠客新沐涼生於心而何貴乎蘄州之竹

湯婆銘

函彼湯兮藏寢之牀兮君子不遁于色禦寒汝良兮

卮銘

飲汝者狂甘汝者傷嗜汝者亡禹疏儀狄武誥沬鄉小子無荒吁愼勿以嵇阮劉畢輩爲良哉

觴銘

持觴而浮白不若獨醒於朝夕元結以不飲爲惡客吾寧爲惡客乎

茶盂銘

釋煩去膩君之功多歆損氣灾厥躬戒之戒之節乃容我奴輩水城之東安得善烹常伯熊

唾盂銘

咳唾之事則有司存君子擇術身學道尊

簾銘

穿地而垂者簾邪避喧而棨者庵邪飽食而無所用心者慙邪

香爐銘

盥手于朝虔爇我香矣平生寸心達于彼蒼矣裿天之休四體辛康矣

帚銘

我以敬為帚掃心之垢内直奏功尚愼其守

扇銘

九華非貴蒲葵非賤遠之非踈邇之非戀情以景遷物隨時變奏揚仁風君子之扇

響竹銘

何物驅蠅曰響竹動揺有聲蠅乃逐人心之私何以克於惟敬有廓清力掃除邪穢完明德予懷不大聲以色

奕銘

悉乎求勝而苦思悉乎篤嗜而廢畤

劒銘

孕五山之精含六氣之英上干斗牛電光熒熒襲佩汝以遨適北幽冀兮南荆衡嗟靈物之在匣待風雨而上征吾將東游于滄海之上其匆化為龍而飛騰于太清乎

刀銘

昆吾之刀可佩可攜兮堅莫若玉切之如泥兮慈惟鉛刀鈍不可試兮載磨載礪聊以從事兮

藥厨銘

藥品惟千疾未必痊養心惟一醫道可畢故曰能療于方張不若善防于未茁

藥臼銘

吾家石臼腹喙圓手操玉杵敲瓊冊冊成服食能延年輕身不老稱地僊臼乎臼乎同爾堅

畫匣銘

不役耳目志乃寧玩物喪志德胡成愼厥嗜好存其誠

杖銘

卬竹孔直持危是職庶隅不㓹歷千百歲扶老以寧

是依是憑爲君子朋

如意銘

嗚呼天下之事不如意者抑多矣指揮或頗乃干乃戈如後患何

書案銘

拂拭烏皮展閱是宜我書我詩自旭至旰夜以達旦載誦載玩歐陽子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

壺漏銘

晝夜流晷滴水定之天運可測人心難知燕昵與嬉對面九疑吁可畏而

印色函銘二首

坎厥中維朱之宫潤色昜功日文之同隨感而應以施于無窮

二

琢爾石貯爾赤濡厥膏烽哉淳静斯闔動斯闢完以堅徑寸鑒愼厥藏用無斁

硯銘六首

銅雀硯銘

魏武層臺鱗銅雀千秋遺甓黄金博礲而方之無大削即墨郡侯爾封爵

白石硯銘

磨不磷涅不緇觀爾德允我師

孳兒小硯銘

硯形逾寸文光燭天一泓涓滴才思涌泉孳以就試千夫莫我先宣之斗室君子萬年

崞硯銘三首

崞山之麓石佛之谷厥洞窈冥乃生斯璞玉質斑文陰陽化育琢之磨之以佐簡牘維兹良硯匪他山石冊砂之英卿雲之魄君子嘉汝宜毫宜墨綿地經天式匡王國

二

維崞之同川有石之斑然既鑿既鐫爲硯孔堅嗟汝之冊受予之玄有績予簡編

三

厥文郁厥質温文可憲質可珍曰兹硯器之純君子道于此存温而理簡而文

雪巖草堂銘有序

志曰山東出相豈不信然哉間閲載籍若丙魏之在漢吉魯國相濟陰房馬之在唐玄齡臨淄周茌平王文正旦莘縣曾益都蔡文忠齊張忠定濮州詠吳文

肅縣李湖之在宋皆爲魯之産也瀌叨從大夫
後聞長者論　國朝人物其在山東則亟稱
少保邑黄公福少師武城吳公中太子賓
客東阿張公本行軍司馬鄆城樊公敬豐功
峻烈照耀珑琰於戲盛哉河南按察副使雙
巖樊先生嘗述其曾大父司馬府君當
宣廟時填撫濟寧往來故里闢草堂而憩焉偶値
雪霽因以名扁歲久堂圯比即故址而新之
且屬瀌曰昭先德示後是不可以無銘於是
瀌不揣寡陋爲之銘兼致期望之私行見雙

巖之勛業與諸公相後先而並垂聲光于無
窮也銘曰

海岱炳靈篤生儁英邦家之楨簡注　文皇禁闥
春坊納言廟廊出將擁兵填撫濟寧密邇鄆城乃搆
草堂故壠之陽叢桂脩篁維時冬晴雲霽景明駐節
怡情緑野無塵萬戸同春臥雪何人我暇而過載詠
載歌酹舞婆娑昔萬石君下車里門旗旐雲屯裴公
在唐築緑野堂桑梓輝光司馬憩鞍鄉人聚觀故舊
交歡草堂徘徊手植三槐式竢方來曾孫憲臣豸冠
峨峨[illegible]家學範模永韓同符終始靡渝聿新
斯堂貽謀允臧子孫永昌

五美堂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斯言豈我欺哉茶陵龍氏
自先世以來清德著聞鄉之人皆誦其慶源
深遠五美咸具今大中丞雲泉先生之父鑑
齋公割貨石之塘以息族人之訟先生弟私
俸入賙邱宗族而嗣子鉞亦克承先矩讓地
不垣稱世義焉先生登丁丑進士族子誥戊
辰進士從子欽癸未進士甲科接踵稱世科
焉先生仕績宣茂被三世　錫命而從子欽

亦以刑曹沐　褒勅之典稱世恩焉先生之
祖父母父母以及諸兄皆年踰八十矍鑠強
健稱世壽焉祖父諸兄咸以齒德郡大夫敦
請鄉飲大賓深衣博帶觀者動容稱世賓焉
夫世義也世科也世恩也世壽也世賓也皆
天下之所難得者龍氏兼而有之孰謂非世
德之徵哉先生仰念祖父積德之厚而自慶
五美之萃于一室也因扁其所居之堂曰五
美徵銘於大梁李濂竊惟世恩之家鮮或世
壽世壽之門鮮或世科世科之族亦鮮或世

義昔大丘長陳寔四世爲公卿並有重名而
後德以衰時人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誚先生
世濟其美又能發揚而光大之賈素翁謚之
業廬謚振植之宗殆弗能有加也已濂於是
迹其美而叙之而復銘之銘曰
於戲盛哉茶陵華胄厥氏曰龍虞庭納言寔維始宗
奕葉以來世修清德子孫其昌舄甲潭國渠渠新構
五美之堂擬張老頌頌言其詳睦族剖塘敵飛厚利
父倡子述是曰世義賢書屢薦綽楔孔多衣冠不乏
是曰世科 璽書鄭重 紫誥便蕃琅函下賁是曰

世恩父耄子耋兄順弟耆者耆共一家是曰世壽儒宮
鄉飲大老幅巾項背相望是曰世賓餘慶縣延光于
桑梓仁傑有孫蘇瓌有子桓桓中丞爰葺舊廬高其
門閎容駟馬車長沙郡望家聲鏗如袍笏滿牀祭戟
在閭問何以致德爲留畲於戲盛哉

百覺齋銘有序

余僉臬之明年構書室于廳事之西掘地
築基得百覺焉偶思陶侃之事輒以名吾齋
僚友咸賀且曰是不可無銘聊撰鄙辭以自
策厲云爾時嘉靖甲申冬十一月也

我來西州星霜再歷爰葺我齋掘地獲覺厥數維百
觀者動色遂名其齋惰自警飭於惟陶公運甓孔亟
朝勤暮勞弗敢燕息眾人方樗蒲爾獨戮力眾方盃觴
爾獨後食千載我師仰茲休續夙夜懋哉素餐是惕

座左銘

明理可以治懼守義可以破疑知命可以忘憂信道
可以去危善晦可以弭姤寡言可以遠嗤省事可以
養德簡出可以自怡

座右銘

汝勿思思傷汝之脾汝勿怒怒傷汝之肝無益之文

汝勿作非聖之書汝勿觀奉養薄可卻汝之病神慮
澹可延汝之年汝能敬其身是自貽汝之福汝不蹊
乎心是善事汝之天

車左銘

立視五巂坐存一默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溝渠斯步
城市勿速行不廣欬顧不過轂若倚於衡聖謨在目
忠信篤敬欽哉佩服

車右銘

汝出何所之人皆汝窺途有險夷盍愼厥馳駟馬孔
亟不如遲遲審軫嚴駕敢告司綏

井銘

綆短不可以汲深彼以區區世俗之見安能測聖人之心

瓶銘

𢊁水非其時則畜瘦欽哉司瓶

冠銘

子林矜是安冠何必彈其或不正人將望望然去之奚奚取於章甫之冠

帶銘

視不下帶下帶則憂小子何求作德日休有所憂者其德之不修乎

衣銘

尚絅非矯懸鶉非陋衣敝緼袍道腴日茂故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

履銘

東郭先生其履無底五柳先生跣足而已踐義蹈仁何必珠履永懷姬公赤舄几几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五

大梁 李濂 川父

箴十九首

沔陽牧箴 有序

臣聞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蓋即其職事以獻忠云爾楊雄崔瑗劉騊駼輩皆嗣其音湖海小臣竢罪沔陽有懷芹曝竊效虞人之箴時正德庚辰

茫茫雲夢東盡竟陵襟襄帶郢沔陽是城水漾而瀦地窪而下江漢攸歸塗泥耕稼三農憂潦築堤捍波爰有圩院開刓放河春秋戰國曰惟楚域乃封鬬辛于斯建國秦漢以還隸于江夏七澤縈迴三澨包豚黄蓬峻峭作鎭是方百川咸匯浩浩湯湯蒹葭蔽空冦竊淵藪詰戎練兵愼固封守網罟寔繁魚蝦載饒菱芡蓮實翎羽鰾膠貢賦天庭歲有額課惟弗虐以苛民免饑餓政不可不臧德不可不覆視民如傷無怠無荒牧臣司沔敢告執囊

書室諸物箴十二首 有序

嘉靖丁亥李子築室於城南之墟疎牖曲房木榻石几坐臥其中心神甚適城闉既隔親叟罕至耕鉏之暇輒理舊編浩浩乎愽愽乎不知年數之忽焉我增也室中所有諸物皆與文華相周旋因各爲之箴庸自警飭靡渝初志兼以垂範子孫云爾

筆箴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維古聖賢有德有言培厥本以昌厥枝尚愼諸毛頴之顚

墨箴

磨此明道道可由磨此記事事可求外是二者文之蠧其辭艱深其意偷道喪文衰識者憂黄鍾大雅音已收誰其振起韓與歐磨兮磨兮辭汝修汝無愧負松滋侯

硯箴

池弗恒水則涸人弗恒德則泆匪德何以潤身匪水何以濡筆嗚呼知濡筆而不知潤身夫焉免乎疢疾

紙箴

下民有冤天吏克伸惟楮之冤抱恨無垠楮冤伊何世鮮知者粃文痡辭布滿天下積楮如陵暴殄可憎汗之者無罪耗之者勿懲此唐之舒元輿氏所以含悲而弔剡溪之藤

幣箴

風雨之夜與予相親于甓牖之下而戀戀不舍者非子也邪吁可謂久要不忘者已

鎮紙箴

脩[illegible]有則能悟者得不知而自是者謂之蒙知之而不能自信者謂之惑詩以興趣為宗摹竊者匪工文以邑達為體艱澁者寡識貫穿百家游心六藝匯合渾融雲行川逝勿謂已長冥思潛契前有往古後有來世

丹函箴

學識何如觀點書古有斯言良不虛微辭要義感發如或有亥豕及魯魚執筆調丹心勿疎短檠明牖小子廬飽食無事日閒居上自皇墳秦漢餘閑門點勘雙眉舒愽而能約君子歟老之將至惜居諸

書几箴

弗信前哲何以成德專信前哲何以自得君不聞古語乎承言者喪滯句者惑

書燈箴

夜誦有得宜汝燃苟無所得弗如眠君子曰然

書架箴

藏書滿閣古人糟粕積書滿箱今人鼠蠹誦言忘味萬卷奚貴一字有得行之不息小子慎乎盍涵泳體驗以求日進乎

琴箴

寄寥古音寫古人之心黄虞既邈洙泗沾襟吁嗟乎鳴琴

印章箴

有篆其章式寓姓氏嵩渚山人夷門居士噫嘻汝既解綬而歸里夫焉用此哉

林居四箴 有序

客謂李子曰子屛跡林居久矣古所謂清閒無事之人非子也邪李子輾然笑曰予有四事焉安得無事何謂四事曰寢食也問學也遊觀也交際也請言其詳曰予遯人也固與世無求然倦思寢饑思食不能不與人同顧寢食有道耳然寢而覺食而飽夫何為哉亦惟披閱經史從事於問學冀少有所見以求寡過而已問學之暇不能不出而為遊觀之行徜徉天壤之間放浪形骸之外蓋甚樂也夫遊觀無侶誰與晤言里閈過從曷能盡拒

於是有交際焉顧舊友彫謝僻性寡諧詎敢息交而絕游惟欲簡緣省事弗招尤釁足矣矧四事常相因未能解脫子何以謂無事也客曰有是哉於是著寢食問學遊觀交際四箴書之壁壁

寢食箴

眠告汝獨汝無面從精華內腴神觀外充食告汝濟汝聽勿懵胃氣流暢病胡汝攻敬之敬之勿伐汝躬藥豈能汝益禱豈能汝功惟慎茲二者遐壽之翁嗚呼古人以飲食男女為大戒汝敢邇聲色而耽肥醲

乎

問學箴

少而問學舉業章句譬彼筌蹄期得魚兎壯叨薄宦廢學驅馳譬彼荒田無穢不治黒髮歸來端居一室誦詩讀書以消永日冀有所得用之修齊家邦無愆乃見弗迷曷善厥藏以禮自防無得罪於一鄉無貽笑於四方無踰閑以狂無縱慾以亡尚思所以垂範子孫為家道之昌哉

遊觀箴

汝無荒於遊豁暢心目何思何憂汝無淫于覩發舒志意以盤以桓汝家中原無山水之觀搔首仰視白雲青天亦足以爾咏而忘年是故終日讀書而不知遊觀者局也遊觀而無所得者俗也溺於遊觀而不知止者慾也遊觀有得且不溺焉而益充養以學者效也然則汝之遊觀局邪俗邪慾邪效邪

交際箴

日有十謁我咸弗出失或二三厥得也七月有十招我咸弗走失或一二厥得也九時不我以藏焉已矣失已之謂惑隨人之謂靡博交泛合君子所鄙

續硯箴

蕭穎士言硯有三災字札不奇文辭不佳窓几很籍三者可哀嗟乎我有窓几拂拭屢矣災或可免矣乃若字札文辭無穢可嗤中心忸怩而今而後毋易以施小子慎之

瓶齋箴為同舍生作 有序

同舍生某勵志慎言爰取守口如瓶之義以瓶名其齋乃屬余為之箴書諸壁以自警

嗟人處世惟口起羞雕龍者損磨兜者休若知瓶乎細口巨腹不溢不濫乃容乃蓄名稱戴記象著易卜守口誓同請名齋屋無易爾聲含章可貞無開爾口

括囊無咎無放爾言耳屬于垣無贅爾辭駟馬難追
其言也訒若或窒之言必有中時而出之立朝諫爭
死顧何恤窮居躁妄焉能鮮失自今伊始日愼一日
勿羸其瓶乃永終吉

頌九首

至德頌有序

吳有至德廟祀太伯也廟在閶門內東漢永
興二年郡守糜豹鑿建於閶門外後梁乾化
間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宋元祐二年
守臣黃履上其事詔名其廟曰至德春秋祀

之甚盛典也青伙梁公持節江南毀淫祠千
七百所惟留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蓋天
理之在人心公論之在天下萬古如一日也
正德辛巳秋余赴官甬東道姑蘇之墟艤舟
廟側展謁如禮謬撰頌詞書之左壁深愧不
文聊攄仰德之私云爾

於戲太伯至德難名仰測父意爲荊蠻行文身斷髮
含章以貞句吳是國仲雍是承脫屣神器匪我矯情
順命正志可質神明三讓天下無得而稱八百行祚
周基聿成吾儕小子物欲用事遑卹乎它惟利是嗜
筭及錐刀計周鹽豉豈無良知徇私破義朋友毀交
兄弟爭位貪鄙罔羞形骸爲累德之云亡矧敢曰至
緬想高風能不含愧我舟南下道經聖鄉廟貌赫奕
有儼冠裳盥沐肅謁若挹景光牲腯醴清蘋芬藻香
神其歆只稽首悚惶世衰道喪我心盡傷俗趨夷貊
風邈虞唐於戲太伯令名無疆

三高頌有序

三高祠在吳江雪灘之上祀越范蠡晉張翰
唐陸龜蒙也宋慶曆間長橋有古本畫像熙
寧中邑宰林肇重畫於鱸鄉亭號曰三高元

祐中邑宰王辟作亭於底定亭南而石處道
始塑像祀焉石湖范成大曰三君生不並世
而清風峻節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
同高之我舟入越道經祠下停橈作頌繫我
遐思時正德辛巳歲也

越王句踐困于會稽蠡柄國政養晦俟時二十餘年
深謀遠規譬彼鷙鳥匿形伏機一鼓麾戰吳爲沼池
將軍之功何以加諸言念鳥喙處樂則疑禽盡兔死
弓狗棄之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體易變化與時卷舒
乃載輕寶浮海出齊扁舟飄颻煙水可嬉逃名遂害

君子曰知幾名高千古鴟夷子皮
有晉碩士張翰季鷹清才博學三吳儁英文辭典麗
浩次立戍縱任不羈或以爲狂生王室濁亂禍難未
平曾吐衷曲語之顧榮秋風颯起歸心敷萌緬懷鄉
物鱸鱠蓴羹胡不遂夫塵網勿嬰人生貴適志安俟
河清首丘一賦惓惓桑荊生前美酒身後浮名不如
滿酌以陶我情允哉曠達江東步兵
神龍淵蟄逸鵠霄征賢哉魯望契道沉冥磽田十畮
茅屋數楹饘粥靡繼畚鍤是營釣舟自適天隨我名
筆牀茶竈綸竿酒舩雲情霞思鶴侶鷗盟徵辟弗應

論撰書成叢書笠澤倡和松陵文以暢志潔以含貞
廊廟烜赫爾公爾卿江湖幽寂我漁我耕爵不可縻
禄不可榮吁嗟高尚甫里先生

萱花頌有序

正德癸酉河南鄉試侍御吳江陸公寔監臨
之小子瀌謬以時文舉第一壬午正月省晤
于浙東公時爲行省參政公暇出萱花卷示
瀌曰此爲吾母壽也子其詠之瀌感公知己
之遇誼不可辭乃作頌曰
猗猗者萱植于北堂多男是宜煩憂載忘宵瞻婺星
光于吳越徵雁恭人鳳冠鶴髮姜魚入饌潘輿映花
伊誰與儔曰蕚綠華紫微歲芻齊芳競秀晝省稱觴
采英爲壽

鳳儀圖頌奉壽王太君作

翩翩女儀婺星之精雲霞衣帔天風佩璫爰有鳳雛
奮翼丹穴七德九苞鳴舞應節女儀馭之載遊載翔
上天下地歷覽圜方聞韶孔儀吹簫能致栖迹高梧
文明之瑞我頌斯鳥祝壽太君願言千祀再拜紫氛

瑤池頌

瑤池何許玄圃之東帝駁至止天人來同王母授觴

霞衣飄曳蛾眉如霜千八百歲

問安頌

旭鷄載鳴寢門始闢穆穆文王問安無斁再問維午
三問維夕孝道暢敷萬國矩矱

書紳頌

言忠信行篤敬六字符馴入聖之參前輿倚衡蠻
貊皆可行守弗虔踐弗容州與里行斯室欽哉訓書
諸紳時警目日省身遵聖謨達聖軌百世師顯孫子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五

目錄終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贊二十三首

問禮圖贊有序

按周景王二十三年孔子謂南宮适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魯君與之一車兩馬孔子遂與适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見老聃而問禮焉是時孔子年三十餘矣拜瞻遺像乃述贊曰

魯有一儒河目龍顙志在先王禮云遐訪六經垂世
聖無不通大哉斯問胡及此翁柱史伯陽寔生李下
象鞮誕信猶龍變化曰亂之首維禮之文繁儀縟節
匪吾所聞驕氣多欲態色淫志子亟去之大道可至
傾耳肅聽捫根潄源再拜稽首式欽至言以心感心
惟聖契聖絕學何憂守雌何病可圖者貌難圖者心
函關紫氣吾誰與尋

焚香告天圖贊有序

宋清獻趙公閱道衢之西安人也景祐初進
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帥蜀以
一琴一鶴自隨拜參知政事與王荆公不合
出知杭州請老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元豐三
年也公清心學道得諸佛者最深晝所爲者
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也韓魏公
嘗謂人曰趙公眞世人標表其然哉爲之贊
曰
姑蔑之墟太末之壤挺生哲人性天融朗離塵去垢
得佛之深濁世所競舉不我侵明明上天無不覆幬

晝所有爲夜必虔告爐香具列星斗照臨上帝儼若
俯鑒此心外息諸緣秖餘琴鶴舉皆棄之清淨至樂
內省方寸上合天神謂天非我我爲何人紛紛淺夫
詆公佞佛儒釋同原本無一物載瞻遺像風範泠然
小子稽首仰止勉旃

拜石圖贊 有序

宋米公芾詼譎好奇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
奇石曰此足以當吾拜命左右取袍笏拜之
呼以爲兄其襟袍卓犖可想見已余覽是圖
高其趣而贊之

媧皇補天手煉五色胡墮此君有異之國雲封苔駮
神栖鬼藏露皴眼視拔群羽翔夏禹制貢青州恠石
聖心泊然亦弗棄擲有頎頎士逸思翩翩睹是峭崿
再拜孔虔彭澤醉眠平泉醒酒匪曰不嘉非此之偶
零陵飛鶩昆池吼鯨匪曰不異焉如我兄能湜莫射
楚人勿惑耆髓含靈終古不泐嗟予弗類頗嗜瓌奇
緬懷古人高風在茲孰貌此圖平山張子孰發此狂
米元章氏

行軍司馬樊公畫像贊 有序

國朝行軍司馬鄆城樊公今河南按察副使

雙巖先生之曾大父也續業著于
文宣之朝具載信史先生臺暇出其畫像示瀕生
氣凜然瞻拜悚栗爰述贊辭庸繫斗山之思
云爾
維公之對大廷獻 太祖三千之禮樂維公之荷
重任領 文皇數萬之甲兵授鉞餙軒允可託諸
屛翰征旄分閫眞無愧乎干城沛霖雨於眞定擁貔
貅於濟寧故誦其封章咸許爲中流之底柱及覩其
眉宇始識爲上天之列星嗟遺澤其未泯繄後賢之
挺生讀公之遺書紹公之芳聲非公之聞孫踵辛未

之甲科而興者邪（公洪武辛未進士劉君正德辛未進士）

松石圖賛（有序）

南京大司徒麻城劉公養和別號曰松石松取其節石取其堅也南陽貳郡山陽王君聘實公爲御史時監臨陝西鄉試所取士也感公知遇乃屬大梁張路繪松石圖將壽公於金陵求嵩渚子爲之賛云

徂徠之松太湖之石駢秀埒奇捧參朝夕上凌層雲下壓后土勁節貞姿莫與爲伍維公之操如松後彫維公之介如石不揺爲棟爲梁用之明堂作砌作礎在天子所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數仞巖巖仰之巍巍物之傀兮大人似之維其似之是以壽之根爲茯苓服食延壽寘之乎泉踞卧醒酒鬱乎宜哉鏗哉可叩君子萬年與松石友我述賛辭以傳不朽

南陽貳郡王君畫像賛（有序）

吾邑舊令山陽王君聘治繁劇有聲被徵赴部以浮言僅轉衛輝別駕至衛輝又以伉直忤時貴乃調四川之保寧守制還服闋復補南陽問以其公服畫像屬筆於某爰述其行而賛之

學足以奉大對而名扼南宮才足以陟崇階而官淹三郡有攬轡埋輪之志薦之者蓋已得其風聲有清氷苦蘗之操尼之者適以成夫令聞自祥符而赴内召術良荷　當宁之知由衛輝而調保寧直道激烈士之憤政事合乎民心行藏任諸天運故叩其履歷者君子起欽而睹其容儀者懦夫思奮噫斯人也庶幾所謂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者邪

杜主事畫像賛（有序）

戸部主事朴菴杜公紹中州佳士也醇篤坦易鄉閭仰之公位不滿德而以壽考終且子孫克肖天道乘除之數固有在哉再拜而爲之賛曰

其仕也遲伊孰爲之曰吾數之奇其已也早伊孰爲之曰吾命之宜内無疚於心志外弗愧於設施而又有賢子孫以世其業振家聲而不衰古所謂生有聞於時没焉可以祭於社者非先生而誰歟

畫灰圖賛

太華之山石室蕭洒中有一翁麻衣道者誰其爲侶羽客圖南卅經玄訣終日與談有美錢生風骨奇特翁諧爐灰曰做不得弗作僊真必作名臣急流勇退

中朝鳳麟我覽斯圖雲霞動色言念異人神遊八極

閻翁畫像贊

抱冲而復醇褫光而茹眞身縱　六帝之世家近九河之滸考其忠信之誠蓋庶幾行乎蠻貊論其朴直之性允可以質諸鬼神無寵亦無辱有子復有孫此非所謂草萊之老臣鄉飲之大賓昔之古人太平之逸民也邪

自贊二首

早游辭賦之場晩嗜性理之學文雖竊乎時名道未底於先覺懼岐念紛思之爲心害也而凝神以養恬

恥蹈襲鈔録之不足傳也而弗事乎著作欲擬六藝之精華未得古人之糟粕究其志實欲宣力於朝廷考其時甫至中年而黜落農桑漁竿碧蒿清洛無平子之四愁有啓期之三樂秋風舒嘯於古臺暮雪行吟於東郭悠然自適羨濠梁之魚浩乎遠遊薄冊丘之鶴蓋嘗罹市虎之謗頗不理於貉稽顧乃矜井鼃之覿任大笑於海若是故不知者以爲溺於文字之間而徒苦辛知之者以爲逃諸禮法之外而太濶略也

二

禄命迍蹇星者曰厥官匪崇鼻準豐隆相者曰厥心無猜汝何以喜爲文而不能成一家之言汝何以好儲書而不能徧五車之讀葛巾布袍石田茅屋興到則長篇短章客至則山肴野蔌技頗悔乎棘猴夢巳醒諸蕉鹿寡識寡才不諂不瀆仕則無可稱退則無可録其諸所謂不足齒之傖弗可雕之木也邪

夷白李先生畫像贊

嗚呼先生履道含貞南國之英績學淑人發爲詩文諧于韶鈞出宰蘭溪牛刀割雞德洽旄倪乃被内徵晉太僕丞雲錦頌興牧守贛州威宣惠流平盜克猷

吁嗟峻功來忌來攻譎倅雲中惟古英豪亦多弗遭坎壈二毛天道好仁不在其身于其子孫賢嗣西臺豸綉新栽家聲聳哉皖江滮滮橋梓承休先生無憂睟像如存謏贊鄙言詔爾後昆

郲塘楊先生畫像贊有序

夷門生曰余觀郲塘楊先生畫像未嘗不泫然泣下也嗟乎先生學政兼資古人之傳也閩楚河洛諸父老至今談其遺事不休顧位止左布政使壽止五十六而已嗚呼慟哉憶昔癸酉之秋先生提調河南鄉試不肖濫竽場

俎之文謬爲先生所恭賞矣過之感沒齒曷忘辛巳冬瀕移官四明始得謁先生之墓弁贊其畫像云

古行端恭嚴度峻整傳經四方流澤三省任艱如愚睹利斯棄　皇朝名臣先生無愧

黄南崖先生畫像贊

越有崖翁紫髯華髮塡胸古今雅志林樾德尊祿薄業澹身閒杜門纂述克肖南山

秦御史懋功趨朝小像贊

雙闕星稀夾城啓旭御史趨　朝百寮振肅鷄人既鳴鐘鞭有聲御史奏事鵷班悉聳峩峩豸冠明明繡斧在殿之東有華其組逆鱗是批袞職是補矯矯臺臣秦懋功甫

海籌圖贊

逍遙二翁東海之涘似黄石公與赤松子手握靈籌濵渤爲壽餐日月華吸沆瀣氣邁鏗越佺千八百歲

七子贊有序

七子者趙宣子韓獻子程嬰公孫杵臼提彌明鉏麑靈輒也七子皆晉産皆所謂雄豪意氣烈丈夫也嘉靖癸未余過九原始合祀七子于廟摭其事而鐫碑意猶未盡復述贊辭焉

趙宣子

補袞無功批鱗犯難殷廷耆宿邦家楨幹許身靡它爲士弗感亡不越境淵淵宗國

韓獻子

忠貞弗嗣吉人是悖矯擅弗誅凶人是肆片言悟主枯木蕨爇九原遇盾無愧心知

程嬰

屢孤文孫我其彰之眞孤嚴谷我其藏之越十五年趙宗復競慷慨長辭下報宣孟

公孫杵臼

立孤寔難死孤非易志貫金石道兼義智屠岸羣醜闔門受戮千古荒墳夕陽麋鹿

提彌明

靈公仇諫呼獒噬之躇階趨走彌明斃之侍宴執禮歸變進規棄人用犬後世奚師

鉏麑

寢門既闢盛服將朝危坐假寐空庭寂寞賊賢匪忠棄命匪信碎首于槐英標萬仞

靈輒

卿也于吹翳桑之地哀彼厄羸遺之簞食倒戟禦難
問名不對桓桓烈夫像生之配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六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七

目録畢

大梁李濂川父

策問一　十五首

正德己卯科湖廣鄉試策問五首

問自古帝王受天命而有天下其所以肇鴻基而垂大統者必有非常之德不世之功觀諸孔子繫易序書五帝功德固無間然矣五帝之後傳世久遠者三代而已夏禹商湯周武王皆開基之主也其功與德果有異乎一時名世之臣亦能賛襄與否也三代之後享國長久者漢唐宋而已高祖文帝

藝祖皆創業之君也其功與德抑孰優乎當時在廷之臣其為輔佐何如也元以胡夷久竊正統盖天地之大變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腥羶肅清函夏亘古所未有也顧　神功聖德有非後世所能悉者欽載之　聖製傳之父老豈無可窺測而想見者乎于時翊戴文武之臣固亦不可泯也今
皇上嗣大歷服勵精圖治將以衍億萬年無彊之休宜無出於法　祖之外者然則德何為而脩功何為而建諸士子誠欲希名臣碩輔於古昔將何以為獻納乎請敬陳之

問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後之人有論其言為非者有論其言為是者然證以先聖傳心之要則謂之禮義者自有一中之大道而謂之廉恥者特禮義之一節耳管子之言不亦偏矣乎竊嘗疑之道統之傳始於堯其授舜也則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則益之以三言何以不及於禮義也成湯聞知於禹者也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何以不及於精一也文王聞知於成湯武王周公見知於文王者也文王之德詠於詩人者其於湯之禮義亦有所脗合乎武

王受戒於丹書周公繫辭於易文其於文王之禮義亦有所孚契乎孔子繼文武者也其進以禮退以義矣至於教人則曰克己復禮博文約禮言禮而不言義何歟孟子學孔子者也既曰義路也禮門也至論養氣則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言義而不言禮何歟諸士子皆涔習於禮義相先之地者其各述所聞以對

問歷代之文人可攷而知也然有文思之速者或食頃即成或援筆立就或倚馬萬言或擊鉢四韻或當食草奏或七步賦詩或思如涌泉或文如宿構

何其不經意歟又有文思之遲者或構思十年或鍊句一紀或疾感於苦思或氣竭於沉慮或濡筆腐毫或毀翰瞥蠹或閉門覓句或空齋卧思何其太勞心歟謂文能使人窮邪寄身幕府而因詩召見者乃爲丞相之階分教輔郡而因詩入對者遂擢掌符之職樂府被之管弦而翰林增重詩聯書之御屏而侍讀馳名固未見其饑寒流落也謂文能使人達邪隨友直宿而幸見明皇者即放歸於南山隱姓爲僧而獲遇宣宗者卒殞命於司倉種桃一詠而黜刺連州新井一篇而左遷溢浦亦未見其際會風雲也諸士子餘力學文於此必有灼見無諉曰文之遲速窮達非所論也

問士之讀書凡古昔人物臧否皆當究其所歸不徒誦說而已若汲黯蕭瑀趙普果皆爲社稷之臣乎李陵關羽張飛果俱有國士之風乎蘇章張鎭周裴垍同一不私故人也亦有優劣之可言歟馬援王昶柳玭同一戒子有書也亦有得失之可議歟前席而聞覇道與前席而聞鬼神者孰爲宜鄭人之鑄刑書與晉人之鑄刑鼎者孰爲當勸舉進士而不從與勸無舉進士而不從者何進退之不同

毋不顧身以全子與毋不顧子以全身者何慈忍之頓別斷機勉學與斷織勉學者何其同多請田宅與不買田宅者何其異守幷州而恃於長城與在河朔而恃於金城者孰賢相延齡而欲壞白麻與相鄭注而欲壞白麻者孰愈馮驩之焚券與李士謙之焚券其皆輕利者乎孟明之焚舟與杜詩之焚舟其皆敢死者乎不飲盜泉之水與飲貪泉之水者何以同傳不喜詩書而亡與不喜詩書而興者何以異效是皆吾之所深疑而諸士子所嘗用心者也試言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是故王制冢宰之制國用也必於歲杪五穀皆入之後視地之小大年之豐耗以三十年通融爲制而量入以爲出焉故當時倉廩充盈不識匱乏以之建功興事而無有不成蓋無足患者矣今天下諸藩湖湘稱巨我　聖祖均田定制歲收之額不過二百一十萬耳今歲支之數多至三百二十萬焉縱使歲皆豐稔之秋民無升斗之逋猶不贍也夫何頻年以來洪水爲患上厪　南顧之憂至遣　廷臣發內帑羨餘借諸他省納銀開平新

例而僅克有濟竊謂將來可慮者不但餼饈之猝
遇也在平時財賦之最急者有二曰　宗室之日
蕃也軍功之續録也不知歲禄之漸增月俸之荐
加而復遇水旱之災將何籌以處之乎今欲徐致
九年之蓄而永爲萬世之計伋平時而禄俸完遇
災而賑恤備其道安在諸士子其詳著於篇

嘉靖壬午科浙江鄉試策問五首

問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原而御極之初尤不可以不
慎者故烈祖之訓伊尹明言於嗣王告廟之時敬
德之誥召公力陳於成王初服之始古之大臣以
道事君蓋如此夫謹始之道好尚爲先是故好尚
端則志向定志向定則心體明心體明則治功成
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明聖哲神動與天合
好尚固無不端者其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蓋異
世同符適者　聖皇纘緒　宗社奠安而紀元一
詔中外快覩固可以仰窺　聖心好尚之端矣矧
自初服以來　盛德大業日新月盛而又親儒臣
以御　經筵開言路以重臺諫凡涵濡於　聖化
之中者復何所言顧臣子愛君願治之心尤有不
能自已焉者諸士子脩於家者行將獻于　天
子之廷試與　聖祖之所以端好尚者何事今
日之所當謹始者何先將轉而聞之　當宁爲新
政萬一之助

問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各騁其說以亂天下
者多矣晉以老莊梁以佛氏波流風靡莫或正之
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稱其功齊孟子仰之
如泰山北斗愈之後又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天
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歐二
子世異而道同如此攷其所見亦有時而不合者
且荀卿之爲書也駁而不純儒先論之詳矣觀其
所著仲尼王覇諸篇乃能尊王而賤覇述仁義而
黜權謀獨不累於戰國縱横之習韓愈氏表而列
之於孟子之後且謂其旨歸與孔異者鮮而欲削
其不合者以附于聖人之籍迨至宋理學昭明三
尺童子亦知嚮往蘇明允以瑰奇卓犖之才震動
一世顧習爲戰國縱横之學此正與荀異者歐陽
子一見乃驚歎以爲荀子夫荀子明儒術于戰國
縱横之時明允祖縱横於理學復明之日其學不
同也而歐之所稱乃戾於韓如此惡在爲世異而
道同也抑韓之所以與荀者以其文而歐之所以

謂斷者亦以其文之似邪或二子別有所見不在
於區區文藝之末也擇學術辨人材亦儒者事願
聞其説
問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凡堯舜三代之事可爲萬世
法者紀載周備其作春秋也則東遷而後之事可
以垂戒後世者亦約而盡矣夫書與春秋皆史之
宗也太史公放其意而爲史記固不能無失然其
推尊孔子而極老莊流弊俾與申韓同傳亦庶幾
有識者宋之名卿有謂遷之爲人淺近而不學疎
畧而輕信故其紀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
意而自謂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後世乃改爲
古史者夫馬遷不得聖人之意固也而以古史自
負者果能追録聖賢之遺意否乎且自序曰古之
帝王其道以無爲爲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
不可得而知夫既推之以治天下則其運用之迹
必著所謂不可得而知者何居又曰孔子知之至
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
莫能信夫孔孟古之聖賢也其緒論具在既知之
至矣何以不言既傳其道于後世矣何謂但知其
一二間嘗閱其書而竊疑之辨二史之得失以明

孔孟之道是所望於二三子者
問宋儒有言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
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然行之必
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定一言之美惡關
百世之榮辱故古之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爲礪
世之具然其法不見於六經布於載籍者有周公
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
斷嗣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蘇
洵之書皆取古謚法釋以已説而爲之編者中間
得失固難追於博雅之論或有撰謚法三卷者乃
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者然則孟子所謂百
世不能改者非邪又有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
之君子者不知果無戾於先王之法否也我　朝
洪武以來惟武臣有謚耳文臣之謚則自姚胡始
自後縉紳亦多有之然皆出於　宸賜但臣工行
實未易周知而乞請成風有失古意茲欲復先王
公謚之規求周人奉天之道俾是非明於　朝著
之間公論定於蓋棺之後使天下後世聞之眞可
以爲勸懲之助何施而后可
問理財治天下之要務故王制冢宰之制國用必於

歲杪周禮春官天府於民穀之數必歲獻之要皆
重晃焉者夫財之在天下古今不異顧理之之道
何如耳漢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
公府之所入者甚狹然築河和親之費親將出擊
之餉大司農未嘗告乏文帝在位十餘年而減除
之詔史不絕書抑何道以贍之乎　皇祖立國
之初興造建置諸事肇舉凡宮闕城邑藩府官署
壇祠學校悉創爲之矧戈馬甫息列屯坐食之士
炊竈億萬賞賚錫予弗可勝紀而免租之詔無歲
無之見于　御製文集者可考也不知當時司國

計者何術以濟之乎我　皇上嗣大歷服首頒
明詔蠲積歲之逋減今租之半　仁恩汪濊海內
傾心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者不但如山東之民
感戴漢詔而已也夫承重熙累洽之後而又絕無
度外之費財用宜無不足矣今計倉庾之所入不
足以供祿餉之所出究豐縮之原以足經費之度
留心於用世者必有說也盍極言之

嘉靖乙酉科山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自古帝王統御天下莫不有典則以貽子孫三代
之盛不可尚已迨夫後世唐太宗有帝範宋真宗
有承華要略皆傳之後王以弘太平之業今味其
言雖未底于精一執中之蘊要皆箴警規切有裨
化理使能守而行之亦足以爲治已我　文皇
帝仰思　高皇帝肇造之難永念　聖子神孫
嗣大曆服之重乃於　萬幾之暇采古聖賢嘉言
編輯成書名曰聖學心法復　親灑宸翰以爲之
序而詳述其所以著作之意大哉　王言寔與二
典三謨相表裏豈唐之帝範宋之承華要略可彷
彿其萬一哉盍嘗莊誦　宸序有曰使吾子孫先
觀吾言然後觀是編不觀吾言則無以見吾之用

心不知吾之用心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夫
文皇帝之用心與所謂聖賢之閫奧可得窺測而言
之乎又曰吾以是而遺子孫者蓋久安長治之道
方今　聖神御極萬邦咸寧天下可謂安且治矣
披心法之嘉言遵　文祖之聖訓以求所謂久安
長治之道必有本之所在而行之當先者矣其鋪
張揚厲之將轉聞于　當宁

問周禮成周經制之書也劉子駿鄭康成輩皆以爲
周公致太平之迹文中子以爲王道盡在於是考
亭朱子亦歎其規模大精密以爲周家盛時聖人之

制作信斯言也宜盡善而無可議矣間嘗讀之亦有未能無疑於心者貨利非盛世之所尚也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山師川師各使致其珍異之物何汲汲於貨利如是也貨而聽訟濁世汙吏之所爲也司寇於民之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貧者無矢與金何以自達於典獄者之前乎防民以禮猶或犯之而司徒之媒氏中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夫何以正民俗也先王使臣敦厚有禮條狼氏之誓群臣也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

於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周制豈若是暴哉是以後世儒者蘇頴濱胡五峯鄭夾漈諸子皆不能無疑於是書抑劉鄭王通氏之言或未爲定論豈考亭之見亦有所未至歟會衆說而折衷是所望於二三子

問顏曾思孟聖門傳道之四子也顏子聖門高弟未及著書而蚤卒又無門人録其言行今可見者獨問仁爲邦言志之對喟然之嘆數語而已昔者李純仁徐達左李邴蕭皆嘗編顏子書以傳果能得其微妙精實者乎顏氏沒惟曾氏得夫子之傳漢志有曾子十八篇隋唐以來乃逸其八存諸大戴禮者可攷也漢儒謂曾子自著宋儒謂後人僞爲之孰近是歟子思受學於曾子者也中庸之外古有子思子二十三篇今不可見雜見于檀弓孔叢子之所記者其無贋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者也外書四篇皆依倣爲之者晁氏蓋嘗疑之而林愼思乃謂七篇之書弟子所記不能盡軻之意復演其說而著續孟子二卷抑何所見歟夫四子之言見諸後世者雖簡繁不齊然其發揮大道如五緯並明于天而聖人之道賴之以傳者也何世儒

之於孟子乃有刺孟疑孟刪孟翼孟尊孟常語折衷紛紜不一之論乎明辨之而弗感亦聖人之徒也

問上任德則下不忍欺上任察則下不能欺上任刑則下不敢欺吾聞斯語矣稽諸古人宓子賤之爲單父也人不忍欺子產之爲鄭也人不能欺西門豹之爲鄴也人不敢欺載在往牒並稱善治唐呂溫則分爲品第之說乃以不忍欺者爲堯舜之吏不能欺者爲三王之吏不敢欺者爲五霸之吏然歟否歟宋王安石謂德察刑不可獨任而詆呰三子皆未鬪聖人爲政之道然則德察刑果不可獨

任歟爲斯言者果足以知聖人爲政之道歟嘗誦
温之言謂子賤之政至誠潛孚子產之政明智旁
達西門豹之政嚴威允濟蓋皆許之而安石之意
則謂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
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而三者舉不與焉二
說之是非得失可得聞歟子諸士行有治人之責
其於三子者之政當何從盡言之以徵宅日

問備荒之政邦國首務使不預爲之所或遇凶荒水
旱有司不免告諸藩司藩司不免請諸　內帑顧
帑藏之儲蓄有限而天下之郡縣寔繁其何以徧

濟邪齊管仲告其君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
人君散之以重說者謂其通輕重之權魏李悝之
平糴漢耿壽昌之常平其法果出於是歟嘗觀常
平之法弊於東漢廷臣多以爲便而劉般獨議其
非義倉之制昉於隋文胡致堂取其便民而近代
輔臣以爲不便其故何歟宋孝宗時嘗下朱子社
倉法於諸路其法固善然里社不能皆得如朱子
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
助抑可以行之而無弊歟邇者臺臣上言司農覆
奏欲修舉　國初郡縣四倉之制　先朝屯里儲
蓄之典而責成守令量里分以爲積穀之等其於
平糴常平義倉社倉之法亦有異同之可言歟夫
所謂備荒云者先事講求期經久可行耳有志於
用世者必有說焉固主司所願聞也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七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八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八

大梁李濂川父

策問二　三十五首

洒陽季考策問十首

問先聖饗祀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配蓋始於宋咸淳之朝此亦萬世之公論也顧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晳子思之父鯉乃在廊廡從祀之列竊聞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子處父上大倫以隳神靈有知其何以自安邪先儒武夷熊禾氏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而以路晳鯉伋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仁山金履祥氏則謂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饗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於室以路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祔食如昭穆之儀說者又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來

燕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
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專祀三
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侑焉夫諸說未知其孰長
幸相與講明之勿諉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濂溪周子奮起南服超然獨得建圖屬書闡發秘
奧蓋其學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
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
善乃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
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未有臻於斯者
也昔人稱其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而明道伊川二
子寔師尊之晦菴朱子撰大學序推明道統乃曰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何以
遺周子而不之及邪它日賛周子曰道喪千載聖
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又若以周而續孟者
二三子能無說乎予也願聞之矣

問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東
坡以爲行王道之過胡致堂以爲昭王處之未盡
其道夫三子者之論說具在所謂庶幾乎湯武者
不知果有救民水火之心以慰當時雲霓之望否
乎夫王道特患人之不能行耳天下亦有行王道
而不興者乎昭王之處毅也腹心無間至斬讒者
以慰安功臣之心顧乃曰處之未盡其道耶使如
致堂之所云果足以爲善後之圖乎君子於此每
有餘論焉請颺言之以發明英雄之心事

問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有是言也釋之者曰君
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
去之由是知不入不居即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之義也夷考聖人出處之迹則似有不然者
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晉景公君臣父子之
間皆失其道而適齊以楚蠻夷昧禮之國不與中
國之會盟而之楚陳湣公六年吳王夫差伐陳取
三邑而去時兵戈搶攘庶政陵遲而在陳蔡昭侯
二十六年楚昭王伐蔡昭侯懼告急于吳時有寬
徙之行國勢岌岌殆矣而如蔡夫徒能言之而弗
能行在凡民或有之而謂聖人亦若是乎劉當是
時列國之不能用夫子人皆知之而夫子顧依依
栖栖于風塵道路之間不回轅而遽返者豈其智
不足以及此邪吾發此難叩之二三子苟能識聖
人之心則自不難於答矣

問沔水漢江之派也書衍東流詩稱南紀襟雲帶夢信矣名川余少耕大梁之墟未遂觀瀾之願屬領是州始瞻浩渺時秋水未漲恍目暢懷徘徊解珮之臯眺覽沉碑之滸盖嘗叩枻而歌望洋而歎矣夫何比歲以來川襄二水合溢互涌漂靡没稼溺畿竝虐茲固守牧不職之所致也意者亦或有無支祁天吳河伯陽侯馮夷如世之所傳者在其間乎昔李善夷渡漢怒其膠舟之事也乃作責漢水辭而樊鑄於曲江之神亦移檄以責之雖皆以文爲戲然紓憤攄懣亦於時有警焉爾諸士生長于斯屢罹厥患憾蛟蜃之匪仁憫波濤之作厲能無然犀命弩之念乎幸爲我推災異之繇畫輯綏之策責川襄之水洩父老之怨何以致巨浸之消何以弭凶年之變明著于篇以匡守牧之不逮

問學莫先於立志吾志既定如射之有鵠躍然鳴矢以赴之罔不中矣昔者孔子之教人也惓惓以志爲問當夫燕寢閒居群賢侍坐師命載飭各言已志喟哂交興而甄陶繫之矣予忝牧是邦與諸君有一日之雅汝有所志而叩之弗言非所以待郡大夫之道也盍罄乃心各陳所蘊刮目而[illegible]穎而見遂將不在於今日乎愼毋襲曰沂水春風之樂可學也

問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司馬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秋毫之末而不見其睫凡若此者自以爲是而未必是攻人之非而未必非幸極論而折衷焉寔予之所願聞也

問朱子而下接道統之正傳者曰魯齋許氏近時薛文清公極其推尊君子以爲弗過嘗觀鹿庵王磐氏贊魯齋之像有曰尚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彦方元魯山陽道州盖異世而同符矣以魯齋之人品學術尚友千古豈宜無相似者乎而鹿庵獨舉此四子爲同符何也是不可以不辨

問斯道流行於天下固無湮塞之時而天理之在人心亦無滅息之日自晉唐以來世故幾更變矣若司馬孚之於師昭武攸緒之於則天后朱全昱之於朱温皆能脫屣貴富不少累於權門要族之習當是時教化淪亡士風大壞三子獨不爲流俗所染虐焰所怵而卒亦免於禍焉其必操之有本而

處之有道矣顧迹雖相似而心未必同試究言之以觀爾之取舍

問孔子之道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聞而知之者惟子思氏故序中庸者以爲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嘗讀孟子終篇歷叙群聖之統堯舜湯文皆有見知聞知之人至于孔子則見知聞知兩無所屬而隠然若有自任之意豈軻氏偶忘三子邪不然何不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子思則聞而知之微意所在必有能言之者

寧波季考策問二首

問堯舜皆古之聖人也孔子以大哉贊堯君哉贊舜其微意固有在矣余竊有所疑請質之二三子書稱胤子嚚訟弗堪登庸盖言丹朱之不肖也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盖言丹朱之稔惡也及舜樂告成而丹朱感化故夔有言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盖言丹朱一聞舜樂而即和於衷與助祭之諸侯以德而相讓其感化神速如此夫堯之於子終日與居而弗能化舜之於丹朱簫韶甫奏而厎於和是舜之德愈於堯而堯之化弗能行於子矣豈二聖有優劣而孔子之贊亦未爲定論邪抑余又有疑焉當是之時黎民已於變矣四方咸風動矣比屋皆可封矣而内則有丹朱之可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惡在其爲至治之極物無不化也是必有說幸明以告我

問名宦鄉賢有祠雖 國典靡載然肴之則足以樹風聲示監戒變士習成治化誠郡邑所不可闕者故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不以爵位而録不以布衣而遺所以表揚前烈風厲方來甚盛舉也説者謂祀不可濫其選當嚴必如渤海之龔遂潁川之黄覇蜀之文翁閩之常衮始可以當名宦必如孔明之在南陽管寧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始可以當鄉賢夫然則饗之者無怍容拜之者無慽色否則庸品常流猶夫人耳而儼然厠諸俎豆之列同鄉之人固有指而議之者矣甚至或因子孫之顯達而擭倖入或緣有司之因循而未釐革亦曷足以爲榮哉爾諸士皆四明之産也向之仕於斯者莫非仕也孰風猷之可傳向之生於斯者莫非生也孰典刑之尚在未列於祀而血食偶遺者孰當續入已

列於祀而與論弗容者孰當亟黜盍明言之以觀汝好惡之公取舍之正異日有官守言責之寄必不肯苟同於人矣

山西考定科舉策問二十首

問國家成一代文明之化必有眞儒者出以任斯道之責生而表儀朝著没而從祀孔庭稽諸前代咸有其人我朝　列聖繼作敷化甚久而顧無一人從祀何也竊聞河東薛文清公言行篤實出處峻潔教人以復性爲先著述以明理爲務造道有得晚而益深誠爲　聖世之眞儒屢有言官表揚

乞入從祀而或者乃謂薛子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稱爲名臣夫何間然至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若黄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説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烏可以進諸從祀之列乎諸賢生長是邦其於鄉先正之造詣窺測久矣從祀可否必有公論願聞侃侃之評

問宋儒蘇潁濵謂當時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今當天下全盛之時固無所謂三不立者然防微杜漸容或亦有當愼其幾者乎潁濵又謂天下之事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惟不能爲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其言亦可以施之今乎夫人之有痼疾也必有對症之藥二三子學古待用皆有醫國之志者試即先民之所論以談當世之務亦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

問唐之文章首稱韓栁宋之文章首稱歐蘇説者謂韓如海栁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今其文固在也誦

而味之然與否與有謂退之之文奥衍閎深與軻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者有謂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而崔蔡不足多者有謂栁豈韓之徒者有謂封建論亦退之所無者有謂韓優於文栁優於詩者果孰爲確論邪有謂求叔之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者有謂子瞻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曲折變化之妙有不可以名狀者有謂六一之文多自稱予而少謙抑者有謂蘇門文字脱不得縱横氣習者有謂歐氏師韓蘇氏師歐者抑孰爲定

識邪諸生其詳著于篇幸勿曰文非所急也

問君臣天下之大義母子天下之至情二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脫不幸而遇變事之難處或有不能兩全焉者爰稽往牒吾悲三人焉王陵之母被執於項羽趙苞之母見刼於鮮卑徐庶之母為質於曹操其事甚相類也想當是時一於救母則君臣之道虧一於事君則母子之恩絕俛仰躊躇肺肝崩裂是誠人之大不幸而事之至難處者也抑三子者之所處或以忠而廢孝或以孝而廢忠苟律以聖賢中正之道孰為近是乎夫綱常之在

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講二三子其正言之

問孟子譏蚳鼃不諫而蚳鼃卒以諫顯韓退之譏陽城不諫而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不諫而范仲淹卒以諫顯夫三子者之言具在雖繁簡不一要皆有諷切之益焉夫諫官以言為職者也何以必待人言而後諫邪假令諸生有同志之友為諫官乃緘口數月而不言汝豈無所規乎脫有所規其於三子者之言當何取法試一吐其胸中之奇以徵所養

問荀卿譏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夫吐握下士固周公之盛德也如卿之說無乃太勞而力有所不逮乎抑相臣之體宜如是僕僕乎吾聞有周盛時士皆以道自重亦有號稱賢士而趑趄于宰相之門者乎王臨川謂周公之所禮者果賢當薦之天子而與之共天位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如其不賢何為與之為禮也是說也果足以知周公之心乎繼之曰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若然是叔世顛倒豪傑之術也而謂周公為之乎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

正身之士不可驕夫仰祿之士固可鄙也聖如周公亦從而驕之乎昔韓愈氏尊荀卿為大儒而以孟荀並稱其記載之言未可遽以為厚誣聖人也願聞其說

問王荊公以道德經濟為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輔君臣孚契殆管葛無以過而天下後世皆訾其相業焉是豈其志行之弗堅邪問學之弗充邪抑富貴利達之念有以汩其中邪吳草廬一世大儒非阿其所好者其論荊公有曰一時議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求其

論之平而允以定千載是非之眞者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夫四子之言具在不知果足以開荆公之蔽而愜天下後世之公論否也即四子之言而質諸張安道呂獻可蘇明允之論和平峻激得毋不同諸生悉舉其詞而折衷以對

問冉求列政事之科宰我列言語之科皆表其所長也夷考其實一則爲季氏聚斂夫子欲鳴鼓而攻之一則有戰栗之對短喪之問夫子每責其失言長於政事言語者固如是乎若然則聖門之所謂四科者非確評也二三子以爲何如

問文章之盛衰關乎氣運古人有是言也間嘗執是以考論前代之文則亦有未然者竊意爲此說者蓋因歐蘇王曾諸子操觚竝作文辭命世而適當宋運之隆故云爾邪抑宋之上爲唐而貞觀開元之間可謂一代之極治顧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文體弊壞未聞有能振起之者迨大曆貞元以來藩鎭跋扈唐政日衰而韓愈柳宗元皇甫湜李翺之徒出汪洋大肆沛放厥詞刊落陳言卓然復古史臣所謂抵轢晉魏上軋漢周而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非過予也由是觀之則文章之盛衰亦存乎其人耳夫何關於氣運哉諸生陶育黌宫翺翔藝苑有年矣試爲我言文章之盛衰果關於氣運否明著于篇毋勦舊說

問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而申之曰逆家爲其逆德也亂家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爲其棄於天也之四者之不可取無可疑者獨喪父長子而曰爲其無所受命也吾不能無疑焉夫女之喪父而無兄者世多有之玆固女之不幸而亦無害於德操者也惡可

與逆亂刑疾之子並棄於世哉若曰無所受命則朞功之親咸得以主之胡爲令其終不得以適人邪元儒黃楚望氏與其徒趙子常氏研文講授嘗及此章乃曰此蓋如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以其種有不明所出難辨是嫌疑之際君子所當愼焉者也吾反覆思之竊未能犂然於心且人之家世淸修門祚潔白倫理秩然本亡瑕玷而輒以胷臆猜度之私絶人於莫可究詰之地聖人之心恐不若是刻也矧亦有父沒而母賢者則其陶養敎戒之方亦必有道矣而可以槩棄之乎大戴禮

山疑義頗多此特其一耳二三子平居講學於此
必有見試質言之以成相長之益
問夫婦人倫之本而禮有七出之文謂不順父母無
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
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
也竊盜以其反義也有一於此出之固宜若無子
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而去之聖人之制禮豈若
是已甚哉或有欲減七出爲五出而君子以爲野
於禮者抑又何也夫刑于寡妻道行妻子凡爲士
者皆當然而孔氏三世出妻惡在其爲聖賢也是

皆未安於吾心而不得其說子何以釋我疑
問曹參爲相日以飲酒爲樂掾史縱酗置而不問弛
然不復加意於紀綱政令之間天下宜入於亂矣
而當時海內晏然稱治此其故何邪吾嘗怪參起
刀筆吏爲百戰驍將一旦斂勇敢奮揚之氣而成
清凈無爲之治固有所授而然者何其與夙昔之
所爲大不類邪夫西京名相首稱蕭曹之二子者
識量器度誠不能盡同抑使何相於孝惠繼統之
後果肯如參之縱酒歌呼而漫不視事否乎使參
用於干戈甫定之餘亦肯如何之役民動衆而大

治宮室否乎老之二相之世家許百世之公論是必
有可言者矣肯悉心以對
問昔人謂杜少陵不獨長於詩君父大倫固皆篤厚
至于交游寄憶動不忘情救房琯薦岑參惜鄭虔
夢李白忠厚藹然宜若無愧於論交者獨於哥舒
開府有可疑焉觀其推先鋒畧地之勳方魏絳廉
頗之烈何其褒之至也及賦潼關吏詩則又哀百
萬之爲魚蠶防關之勿學何其貶之甚也夫一死
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爲世俗淺丈
夫言也哥舒一人耳而前後之間褒貶異焉豈少

陵之口亦有雌黃而自古詩人盡無特操邪讀杜
而有得必知所以爲對矣
問史稱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朝曰天無烈風淫
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考其時
天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邦人大恐見之於書者
甚著何其與史異也吾將信史邪書何以爲經信
書邪史何以傳信諸賢讀史至此寧無疑於心乎
試言之以觀爾識
問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伺
塗厠伏橋下拳拳不捨卒之請襄子之衣拔劍三

躡而擊之以下報智伯至今凛有生氣司馬公胡致堂皆深予之或謂當智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讓宜陳力就列直諫匡輔使其禮賢愛民練兵儲粟蓄威養銳待時而發則足以保其社稷守其宗祀豈不身名俱榮爲不負國士之遇乎諸生豫氏里中人也設使身處其地將如何以自獻于知己者

問孟子論王霸有曰文王以百里蓋言文王之國百里之小國也他日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對曰於傳有之夫以百里之國而割其十之七以爲囿則是城郭朝社田疇關市官民之所居賦稅之所出悉取足於三十里之中矣僾乎立國而侈於爲囿庸主之所不爲也而謂文王爲之乎善讀孟子者必有所見幸勿以不敏辭

問陽貨弗擾並臣於季氏皆名教之罪人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之於弗擾同惡相濟厥罪惟均若不可以差殊觀也而夫子待之或不見或欲往其不同如此豈無微意存諸其間乎二三子日誦習論於此必嘗究心幸質言之

問諸葛氏兄弟三人仕于三國其才氣雖不相類要之皆人豪也世乃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夫狗弗如虎虎弗如龍固也諸士子請言其爲龍爲虎爲狗之實毋徒曰三國之人物云爾也

問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五音之於樂如五味之於羹五色之於文章必交錯相和而後可成也考之周禮春官大司樂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不用商聲及觀其佩玉也左徵角右宮羽而商聲亦不與焉果何所取義邪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請言其故

問聖人不思而得謂明睿所照萬象森然而無所逃初不待思索而後得也抑周公孔子古之大聖人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見諸論孟者可考也所謂不思而得者何在乎方思之而未得諸生其明辨以對

山西考定武舉策問三首

問武成王有廟祀太公望也唐開元間詔京都及諸州各立太公廟以張良配享復選古名將以備十哲每歲春秋仲月以上戊致祭如釋奠孔子禮其法至今遵行不廢而君子有異議焉或謂文武一

道自古未有不兼文武而稱聖人者豈孔子專文
而太公專武邪抑孔子太公竝祀于天下果事理
之至當邪或又謂太公望起海濱以輔周室丹書
數語合符聖謨故曰若太公望則聞而知之特以
時維鷹揚之一言人遂以武歸之而世所傳太公
六韜蓋後人依託爲之者今岐文武爲二道而以
武首太公廟貌徧海宇可乎不可乎近世輔臣建
議謂宜祀太公望於歷代帝王廟以配享文武自
餘諸將有戰伐之可紀者各祀于桑梓之地及立
功之處可也其說何如諸生肄習戎事駿奔廟庭
悚瞻肅謁之餘尚論千古寧無槩于中乎其述平
日之所聞以對

問周官司馬大田之禮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
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其鼓鐸之節旗物之用車
徒之數誓告之辭可攷而知蓋兵法之祖也昔人
謂兵家之言無出於孫武兵家之典刑莫詳於
穰苴兵家之講明莫過於李衛公不知三子之書
亦本諸大田之禮否也嘗讀孫武詭道一言戾先
王詰戎之訓衛公假成於神之說失古人告廟之
心穰苴謂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周德衰而賞
罰兼之亦不識帝王鼓舞天下之術若然則所謂
立言之精典刑講明之善何在也抑疵繆止此數
語而尚有可稱可用者乎請宣其說以觀爾胷中
之甲兵

問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兵家之經也合而觀之起
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言
約而意盡天下之兵書皆不出其範圍焉夷考起
始用於魯而破齊入魏而制秦入楚而霸楚績業
甚偉非徒能言之者據武之書宜無敵於天下矣
然吳王闔廬之入郢也而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
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武殊無
一策以弭其亂善言兵者固若是疎乎抑著書之
與實用有二道乎昔人有不讀兵書而行師屢勝
者其有鑒於此乎試言之以徵爾藴

家塾私試策問四首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自古建都必擇四塞
之地以據形勝而朝諸侯其爲國久安之慮至深
遠也茲不暇遠引姑以鄉土之近事質之宋都於
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而養兵以爲固夫以藝
祖之智豈不知形勝之所在而卒定鼎於此何歟

宋人有著安都之論者乃謂大梁可都不下於雍
周果何所見歟慶曆初有上疏請脩固京城者大
意謂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
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而當時諫院之
臣乃詆其議以爲嬰城自守之計且曰都畿之下
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其說孰爲是歟靖
康之變斡離不粘没喝懸師深入寔兵家所忌何
以卒得志而無少損歟想當是時國勢岌岌殆矣
有勸幸襄鄧以避敵鋒者有請固守京師以衛社
稷者其說孰爲善歟論者謂方虜騎之未渡河也

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
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
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
之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其
說然歟否歟二三子生長是邦稔聞往事覽艮岳
之遺蹤過青城之荒址寧無黍離之悲乎試爲宋
籌之當何如而後可

問古之名將求其文武忠孝智勇才藝如宋之岳飛
者可謂一代之全材矣今汴城南之朱僊鎮寔其
拜詔班師之地也維時金人渝盟南犯朝議征討
乃加[illegible]保[illegible]河南北路招討使付以閫外之寄
飛亦[illegible]奮擊捷書日聞金虜敗衄銳氣沮喪亟欲
棄其輜重疾驅渡河天時人事若有可乘之勢矣
而和議方興金牌疊至於是引旆而還虜衆遂熾
恢復之計不可復議已夫君命下歸其孰敢違之
而近世儒者乃援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以
爲徇君命之忠孰與報不共戴天之讎之爲忠何
不乘虜敗衄鼓行而前必殄殲羯胡盡復故土然
後上表自劾其矯制進兵之罪而精忠報國之志
可酬也此其說果可行乎抑亦有所難行乎諸賢

往來朱僊之墟肅謁遺祠徘徊故壘雲沙四顧愴
焉興懷其於班師之是非必有定論請著於篇以
紓憫忠弔古之憤

問孔子無常師故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皆嘗有
問焉問之則師之矣乃其語南宮敬叔而獨以禮
樂之原道德之歸屬之聃則聃之所得豈弘襄諸
子可得而班乎夫然則聃之學術固孔子之所取
矣抑原壤學老氏者也何以又深惡之至以杖叩
其脛邪竊嘗攷論二氏之學孔子以太極兩儀四
象八卦見生生之妙聃則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illegible]物而其旨不同孔子謂道不遠人不外
彝倫日用之間聃則欲人求道於天地萬物之始
而其說實異孔子教人執禮曰不學禮無以立聃
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何其言之反邪孔
子嘗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繇是觀之可謂道不同
矣而何以師之是必有說盍言其所以然之故

問昔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值大侵杭民艱食公乃召
諸佛寺首僧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
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廒倉吏舍日役
千夫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
慮數萬說者謂發有餘之財以惠窮民荒政之施
莫此為善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部使者
上其事繇此著令凡遇凶歉許發司農之粟募民
興利用范公之策也竊觀春秋謹時詘舉羸之戒
魯莊當大無麥禾之歲而新延廄城諸及防聖人
惡而書之夫大興土木溥惠困窮魯莊之事夫何
異於范邪聖人乃筆之春秋以垂戒萬世此其故
何也宜明言之以覘爾窮經稽古之功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八

嵩渚文集卷之七十九

鄉賢傳一　四首

謙齋滕先生傳
菊莊劉先生傳
蘇州府知府王公傳
刑部尚書趙公傳

目錄畢

鄉賢傳一 四首

謙齋滕先生傳

嵩渚子曰汴城之東北二十里曰南神岡岡之右蓋有滕學士家云夫滕氏大梁文獻之世家也余少游鄉校時時聞長者談說故學士滕先生之文行心竊嚮往之比歲求其著述不可得適者獲睹其所著謙齋稿春容雅澹有足觀者顧殘闕曼漶存者殆十之二三而其所著春秋要旨竟不可見其平生言行事

實皆亡考間扣其子孫亦罔知焉姑據所聞而爲之傳以詒來者傳曰先生姓滕氏諱克恭字安卿行符之南神岡人初號耕學晚歲更號謙齋曾祖某貴南陽隨州之棗陽縣宋季金人犯汴闔門避祖旺尚童稚獨流移於開封縣東之迷回村依富室高氏留與子共學逮長才力過人代理高氏田業有緒因娶南神岡李氏始終親睦無間言里人呼爲滕高家滕氏之居南神岡自是始父敬甫耕讀教子不求聞達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經歷母沙窩岡李氏贈開封縣君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先生其仲子也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尤精於詩書登至正壬午科進士始仕爲江陵録曹公廨稍東有曲江亭遶亭盡種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先生簿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爲歌詩以寄一時之興而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中原未靖欲歸不可得而先生懷鄉之心時見諸吟咏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還雁遊魂夜到家兩江罹殺掠四

海厭桑麻何日重携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汴曰長淮杳杳暮雲横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荆嘗與諸名勝讌集江閣酒酣先生口占念奴嬌一闋擊節自歌之聲振金石一座盡傾咸舉觥起曰今日勝遊滕先生高倡爲江山增槩願書之閣壁以垂永久先生輾然從之其辭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鄉迷重九過霜董井梧彫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留鴻迹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

煙塵兵戈阻絶難寄西飛翼獨倚夕陽江閣遍哀章
斷雲何極便解征衫掀髯一笑花下重酣適免教人
道西風門掩秋寂　國初天兵定河南先生復歸故
里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重先生名兩
聘入貢院爲考試官壽百餘歲終于家子禮字叔儀
有隱德著宗譜圖說或曰滕先生元儒也子録　國
朝祥符諸賢而首滕先生何也曰君不覩一統志乎
一統志收輯　國朝河南人物固以滕先生爲首爾
矧先生洪武初兩爲河南鄉試考官蓋嘗有掄材之
績而又考終於　本朝余烏得而不首録之君子曰

其人可重弗以官也是故余不著其官而題之曰讌
齋滕先生傳

菊莊劉先生傳

南陽之墟有菊潭焉其水極甘冽潭旁多菊莖短而
花繁色味異於常菊居民飲此水壽多至百餘歲劉
先生自南陽徙汴循以菊莊爲號其靡忘桑梓之思
乎先生名淳一統志作醇字文中高祖眞知南陽府曾祖
武中書右丞謚武襄祖塡同知靖江路父光祖陽翟
令生三子孟深晦德弗仕仲溫樞密副承旨先生其
季子也自幼頴敏不群甫能言聞長老談論能解語

意輕重長嗜學問博物洽聞凡天文地理陰陽醫卜
諸子百家之說無所不窺居家孝友工詩善屬文然
室穰中以文史自娛不求聞達元末兵亂中原鼎沸
先生避地洛陽洛陽士大夫愛其文行多樂與之遊
壺觴詠歌以待天下之清　皇祖開基兆民允殖
先生始出游四方所過郡邑有司交薦辭不就洪武
二十五年壬申以原武令陳義薦爲其邑儒學訓導
時兵燹之餘北方學校久廢士弗知學先生循循啓
迪靡間寒暑自是人文蔚興登科第者數人是時先
生年未艾乃遽曰吾可以巳矣亟謝事去占籍祥符

治田舍爲定居計杜門掃軌專力著述茅屋土垣若
將終身焉者維時　周藩方闢東書堂延訪耆宿爲
世子師會有薦先生學行者乃禮聘就塾先生每進
講必先忠孝禮義俾王遠聲色貨利以無干　訓典
是故世子庶子守先生之誨咸知飭檢無驕縱氣習
云壬午右長史闕　王疏薦于　朝允之先生之爲
右長史也數有論諫如毀塌房酒務罷舍貧私惠減
省朴刑一切越禮度者咸更之持正匡輔不遺餘力
雖游衍燕閒弗忘規諷如中和亭熙春堂蘭雪軒虛
白齋悉爲箴銘欲　王知所警惕永樂甲申有騶虞

產於封内神后山表　獻京師先生作頌以張天休端禮門火路槐盛夏如蓋偶枯數幹先生歷陳咎徵進戒于　王王納其言脩省枯幹復榮　王乃書一牌懸于樹上曰攄忠槐先生自惟久于輔導歎曰昔人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以衰老之年曳裾不已殆非知足知止者歟乃懇乞骸骨歸臥東門之下是時年八十餘矣華髮丹顏耳目聰明猶親翰墨而里中子弟摳衣從游者弗之拒德望風節士林竦慕學者咸稱之曰菊莊先生洪熙元年先生卒壽九十有七所著有菊莊文集白雲小稿脩辭正音四書解疑

小學大學群經要義刋正王叔和脉訣纂述傷寒秘要皆梓行于世　周簡王追思教益繪像于東閣以示弗諼之意後賜歸先生子孫今藏諸家

論曰余聞之梁父老曰菊莊先生元末寓洛陽時山東丁左丞師魯河南寗郎中子玉過訪曰子太平人物也胡不乘時進取而乃清約如是先生正色應曰士窮達有命奚用進取以苟圖貴富爲其操行峻介如此　皇明啓運文士彬彬嚮用而先生初擁原武教事造士寔多如禮科給事中王達太僕寺丞馬顒河東郡守于珞皆先生高第也及謝長史而歸邑子來學者庭舍弗能容如陝西按察副使劉安揚州貳郡孟安江華令韓肅齊東令方昭皆煒有聲譽不愧門墻云詩曰豈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嗚呼先生其流風餘韻衣被我後人多矣今過其故廬誦其遺書寧有不欷歔惻惋而俛仰懷賢者乎

蘇州府知府王公傳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辯長於應對　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問學識見朋儕咸遜服洪武十九年　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爲政

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擿伏民憚之如神明有鵰吏錢英累搆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　朝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賚　勑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遣乃完　朝廷嘉其能榜諭天下以厲怠政者今祠于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接見蘇之一二耆俊知余爲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

以湮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俊又歷道姑蘇賢守王公之前有李亨魏覲後有姚善况鍾皆有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衰並祀學宮百世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邪

刑部尚書趙公傳

趙公羾字雲翰號雲澗梓符雲驥橋人也其父自邢臺遷汴元季兵亂公方在繈褓母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公自幼聰敏嗜學未倦稍長游郡校嘗暑夕寢黌舍中群狐採麻枲作幂

扇平之驢呼曰趙尚書苦熱吾輩敢憚勞邪公聞之寖益勵志讀書中洪武丁卯鄉試入太學被　命公幹山東以才勤受襲衣楮幣之　賜庚午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屯戍貼說以獻　高皇帝嘉其能乙亥擢武庫員外郎愼密小心爲當路所器重戊寅擢浙江右參政時海寇爲患公晝策捕之地方底寧尋罹外艱還汴　文皇帝嗣位以公能專對　命使交趾克宣　國威遠夷讋服歸卻金寶之饋　上聞而嘉之　錫賚優渥甲申擢刑部右侍郎未幾改工部再改禮部被　命往封西寧侯宋晟歸拜禮部尚書　賜宴于　華蓋殿仍徹　御筵膳羞以遺其母士林榮之戊子　仁孝皇后崩　上命公詣北京卜山陵告成有楮幣之　賜壬辰經畧創建隆慶保安永寧諸郡公撫輯調度咸中機宜而新徙之民各安其業罔知勞役焉丁酉改兵部尚書明年母歿守制還起復專理塞外戎政偶疾作　上遣中官偕名醫往視少瘳入謝復令調攝于家既愈復命詣塞北訪牧地遂具順聖川等處以　聞於是出廐馬牧之孳用蕃息壬寅　聖駕北征　命公總督軍餉公措置有方餉不告匱　仁宗嗣位改刑部尚

書在職六年虔恪如一日初公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公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駭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宣德庚戌公年六十七累上疏乞骸骨　上憫其勞特賜致仕既歸汴搆一室於東郭外扁曰石泉茅屋公幅巾藜杖日與親友故舊酌酒賦詩以樂太平正統丙辰卒壽七十三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稟賦完厚識見超卓質直孝友博學工詩文遭際　明時敭歷華要歷事五朝才與位稱出與時合弼諧　廟謨翊贊　皇度

飭業在　朝廷恵澤流海宇而詩文特其餘事耳晩歳納禄里居優游林壑考終于家榮名盛福終始完備謂非一代之偉人歟所著有傖父集傳世長子愚舉賢良方正善吟咏有葵軒集仕終丘縣尹少子魯隱居不仕亦善吟咏有鶴莊集並藏于家或問於余曰趙公以傖父名其集何也曰此公之善謔也按晉陽秋曰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蓋輕侮之辭昔陸機入洛欲撰三都賦聞臨淄人左思作之撫掌大笑乃與其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撰三都賦俟其出當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驚歎以為不能及也遂輟筆云

論曰吾邑趙尚書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請教公不荅頃于出其孫惟問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時史載郭林宗符偉明許子將並有人倫之鑒識深甄藻懸斷終身後無不驗頗類後世卜相之事然實無他術亦惟資稟目力異耳尚書公有三子之精識而又以事功顯遐壽終則尤異矣世謂天地間氣鍾為哲英非斯人也邪

卷之七十九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

鄉賢傳二　四首

目録畢

大梁 李濂 川父

鄉賢傳二 四首

四川都指揮使張公傳

張公信字彥實河南祥符人也自幼穎敏過人垂髫爲邑校生善屬文弱冠舉洪武己卯河南鄉試第一游太學才名茂著永樂辛卯拜禮科給事中尋轉刑科都給事中封駁糾彈無所顧忌人或爲公危之曰爲臣盡忠當如是爾未幾擢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簡命河南等處疏通河道又開濬北京直抵南京一

帶河道咸底績時民間選幼軍隨侍 上欲得才望大臣綜理其事公應 命往選數千人 上親閱之無一不當益嘉其能居亡何罹內艱歸汴服闋還朝浙江奏江塘潮決崩塌工役浩繁 上命公往治之不數月脩築如故水患訖息時 仁廟在春宮雅重公頻加眷顧甲辰即位明年乙巳改元洪熙轉兵部左侍郎 賜賚金綺甚腆太師英國公張輔公從兄也奏公同族親支乞錄功世襲乃轉文爲武調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尋擢昭遠將軍本衛指揮使爪牙近掖 上時賜召見公知無不言多所裨益宣德改元丙午有奏漢藩不軌者 上命公往察之得其狀乃佐 上率師擒之東土底寧都督蔡福叛交趾公受 命往平之事竣還 朝適四川蠻寇倡亂 廷議推諳練戎務威信素著者往鎮撫之咸曰非公不可乃擢公四川都指揮僉事昭勇將軍如故賜璽書往公至蜀恩威並著三巴晏然尋擢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公在蜀十五年廉勤如一日吏畏其明民懷其惠鎮靜一方名重蠻夷蜀人以諸葛武侯再至稱之正統乙丑六月一日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一 上聞訃哀悼遣官諭祭仍命有司護其喪歸塋

汴城東之白塔原祖塋之次公忠孝質直出于天性雖寵遇優渥恒以盈滿爲懼是故文資武階兼陟其崇令名盛福近世罕儷嗟嗟驃騎其有德有才之君子乎

論曰皇天純佑我 國家允惟篤生輔佐之臣武戡禍亂文致太平書旂常而銘鼎鐘者固不乏人何其聚於一門之盛如吾祥符張氏者邪乃若河間忠武王玉定興忠烈王輔寧陽恭靖王懋文安忠僖侯輗裕國勇襄公軏洎驃騎將軍四川都指揮使信文英武儁林立家庭麟服蟬冠輝映邑里謂非夷山汴水

之靈秀所鍾胡有是人物之瓌異哉驃騎舉解元位
司馬以元勛世族改就武蔭今子孫世襲指揮使當
代稱世胄之盛者必歸焉茲雖先世積德慶源深遠
而亦　聖朝報功之典敦篤優厚保全無斁誠有非
前代所及也歟

湖州府知府趙公傳

趙公登字從善祥符人性鯁直言不苟發永樂癸未
鄉舉明年甲申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乙酉以言
事謫四川忠州判官在任十餘年蒞事公廉惠政最
多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丙午超遷浙江
湖州府知府操爲益勵吏民畏服時　宣廟軫念邦
本慮元元或阨于饑　詔天下郡國脩舉　國初義
倉之制以備凶歉公奉揚　德意召區里之長及鄉
之耆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聞公言
莫不感奮願出穀輸之官不浹旬輙得穀數萬石倉
廒弗能容公鳩工庀材增構若干楹乃選公正耆民
洎殷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
飭委曲詳密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於是里社細民
皆懽忻鼓舞仰戴　朝廷生成之恩而永嘉黃文簡
公淮寔記其事安吉有費氏者豪橫武斷奪人子女

田園縣官莫能制公諭被害者訟之乃列其罪狀以
聞竟遷徙其家而人口田產悉還之民郡中由是肅
然姦宄屛迹正統壬戌去任其治湖州十有七年精
白如一日云

論曰嘉靖癸未余自四明移官晉陽舟過吳興夙慕
苕溪霅川道場山之勝弭節游宴者數日聞是郡百
餘年來稱賢守者二皆敝邑人前有趙登後有岳璿
竝以循良稱雖婦人孺子至今猶能道其政事吳興
語曰賢守趙岳句政卓犖蓋當時行久任法趙守郡
十有七年而岳則滿九載始遷去是故各成其名漢
王嘉謂孝文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
石長吏亦各安官修職莫有苟且之意其有治行課
最者輙以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亦不遽遷它任以重
斯民去思之心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
於茲爲盛東都以來數易守宰而朱浮左雄輩屢懇
懇言之可謂達治體者顧此法今亦不行久矣坐是
民愈困瘁而良吏鮮聞於世有由然哉

溫州府知府劉公傳

劉公謙字自牧其先由北平徙居祥符曾祖彥和祖
士弘在勝國時俱隱德不仕父源素稱長厚嘗行道

見一婦捧盥槃覆水于街遺金鐶二弗顧而去源拾
而還之後以公貴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生於
洪武己巳自幼舉止凝重異群兒祖母于甚鍾愛之
疾革命源於榻前指讖語之曰此兒器質不凡它日
必光大吾門汝宜及時擇師教之語畢而瞑是時公
甫十歲父奉遺命惟謹年十七遣補郡學生劬書攻
苦永樂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奉 勑給餉關
陝暨 諭祭 秦邸事竣還 朝適洪熙改元乙巳
復奉 命鳳陽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宣德改元丙
午授陝西醴泉縣知縣以廉惠稱丁未父歿守制還

辛亥服闋被當道者薦擢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兩
以其績考于銓部都臺俱上最時浙東平陽銀冶往
往爲人竊發互相讐殺封域弗靖 朝議推風力御
史按涖之公被薦往至則撫窮民禁奸宄其患遂息
且其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隣居民素被陵轢莫敢
誰何公以法繩之不少貸境內肅然又壤接閩括健
訟成風獄事蝟興公聽斷明允風亦漸革乙卯冬溫
州守何公文淵入爲少司寇適 英廟嗣位改元正
統丙辰春二月 詔若曰朕祗承 祖訓率循舊章
敬天愛民罔敢少怠軫念民艱責在郡守務求得人

期臻至治在京堂上官其各舉所知以 聞於是少
司寇文淵特薦御史謙爲溫州守代己 制曰可是
歲冬公抵溫州廉惠如在醴泉時嘗語人曰守與令
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
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
言丁巳夏旱甚公率僚屬齋沐禱于龍湫免冠跣行
五步一拜暮抵神祠禱畢俄陰雲四興大雨如注歲
大熟一時名勝如大學士黃公淮狀元周公旋輩咸
賦詩頌公有雨向黃堂心上來之句癸亥靈雨壞稼
公祈晴復應有鹽運使王某秩滿而去舟過括灘夜

被盜劫誣逮平民若干人公禱于城隍之神頃之罪
人斯得開釋無辜公治郡善政甚多詳具章恭毅公
綸撰狀其家已亡其稾今不可考矣丙寅滿九載將
考績北上適母王孺人訃聞公守制還哀毀成疾丁
卯閏四月丙子公歿得年五十有九歿後乃有福建
右布政使之 命公孝友寬簡平居寡言笑外無矯
飾性惡侈靡服食尚朴儉持正侃侃人不敢干以私
子鵬成化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主事蚤卒
論曰正德辛巳余竊祿東海上而台溫其隣壤也公
暇嘗爲赤城鴈宕之游一日宿能仁寺偶會永嘉一

耆宿張鎡夜話耆宿爲余言其故太守廣昌何公文淵祥符劉公謐二公政事宜民之實余因細叩之耆宿曰何冢宰之知温州也在宣德五年庚戌定左都御史太康顧公佐剡薦在任僅五年乙卯五月浙江左布政使閩中黄公澤以何治行聞于 朝 宣廟賜璽書襃獎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 命未下而禮部尚書毘陵胡忠安公濙薦何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 英廟嗣位改元正統命何舉賢自代何颺言於朝曰求賢知温州無如御史劉某盍劉嘗監銀治於温之平陽既廉且才何親見其行事故特薦之

朝議僉然稱愜厥後劉知温九年政蹟卓異知人之明何公有焉嵩諸子曰古之人有舉賢自代者如蕭何之於曹參丙吉之於杜延年于定國吕蒙之於陸遜周瑜之於魯肅王旦之於寇準咸樹立勳名不負所舉何冢宰之於劉自牧亦何嘗少忝於代乎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識治體者苟能修明 先朝舉賢自代之制請而行之必將有不忍奇寶積棄道側者矣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傳

韓公忠字景賢別號南齋祥符之大寧坊人也上世居趙州之韓村祖某仕元爲儒學提舉至正兵亂徙河南通許之棘城洪武元年始置祥符公生未滿晬喪父時兄甫六歲門祚幾墜絶賴母姚誓守節不嫁迎外姑黄相依撫育二孤克底成立云公志行峻潔成童時晨興赴學出里門拾金鳳釵一持回白母曰待尋者至與之少頃里人高氏號於路曰新婦歸寧遺失金鳳釵一疇其拾者公應聲還之鄉閭高其行弱冠受尚書於郡博陳彦衡得其要義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明年會試下第卒業成均納交海内名士問學益充甲辰 文皇上賓 仁宗臨御改元洪熙

勑國子祭酒精簡太學諸生學行醇正長於撰述者十人聽用六館會舉七十八人三試彝倫堂公首在首選乃奉 旨同進士劉謙等持節江南諸郡纂脩文廟實録逾年嗣奉 宣廟特旨就便采輯 仁宗昭皇帝實録一併進呈事竣還 朝史館嘉之宣德庚戌會試公名在乙榜授湖廣棗陽縣儒學訓導迎養母姚于宦邸亡何母卒扶柩還服闋改鳳陽府儒學訓導矩範端嚴士習一變久之有退休志乃上疏乞歸得致仕時年五十有五而翰林脩撰吉水劉公儼爲文贈之稱其文章可以範世風節可以表俗君

子以爲無愧云公之歸也行笥蕭然惟圖書筆硯而已故無田有敝廬二間不蔽風雨乃教授於鄉以自給扁其座曰書莊硯田志無宅也河南巡撫都御史慈谿王公來聞公名禮聘爲子師辭不往郡大夫敦請爲郡志總裁儀帑及其門峻卻之其介特如此公博極群籍尤長於詩平生累千百篇皆沖淡典實無雕刻綺靡之習自名知耻齋安貧守道怡然終日年九十神清體健鐙下能作細書而湖南淮西兩地文武士感德慕義問遺不絶忠信之行人皆稱之無間言

論曰余夙聞南齋之高風數訪其子孫求事實久弗得也頗以爲憾比者鄉進士陸生東持烟薰殘帙一東至云得之一坧者問其姓名寔南齋之後裔也展讀之乃韓氏族譜暨松江太守黄平衡夫爲公作畫像記陽武訓導陳頎永之爲公作贊二子皆名士紀載頗得其實因撮其大端而爲之傳嗚呼今公之子孫衰弱悉絶耆猶有一坧者能藏是煙薰殘帙而不至湮没也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一

目録畢

大梁　李濂　川父

鄉賢傳二　四首

山東按察僉事李公傳

李公彬字以中祥符之埽頭人也祖延中積官至廣西右布政使父謙　勑封文林郎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性峭直疾惡甚嚴持論慷慨耻浮沉詭隨永樂癸卯以易領河南鄉薦宣德庚戌登進士甲寅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正統戊午　命按兩淮鹽法陛辭上䟽曰禮鹹鹾寔天人互成或刮于地或風其

水而淮南鹾利寔甲天下其都轉運司正佐官監守財賄責任匪輕宜選廉正之士爲之臣兹行多方詢察有貪黷實跡者必劾罷之乞　勑銓曹此後除補務求佳士往充其員果有清節著聞一體擢用則人不厭此官而鹾政修舉矣　從之由是諸鹾吏自度不爲公所容者咸望風解印綬去壬戌　勑清戎山西公單車入晉移檄軍司曰某嘗究軍旅空乏之由矣寔因本管官尅削影射俾隷行伍者皆寠弱而役私門者皆富健先是止據尺籍勾稽徒勞無益其今惟密訪平素投托都指揮等官門下服役者罪之令代寠弱者行伍其自首者宥隱蔽不悛者罰由是山西軍旅塡實無復敢給役私門者癸亥丁內艱守制還京服闋改浙江道監察御史戊辰擢山東按察司僉事三載當考績適巡按御史闕員　廷議借留代巡按御史決囚景泰辛未入覲　闕下受　勑諭壬申懇乞致仕歸天順甲申　詔致仕五品以上官進階一級授中順大夫成化戊子卒享年七十有三公嘗自言曰吾自筮仕以來皆典憲臬讞以平反寃獄振厲風節爲己任居官二十年未嘗有枉于法者此心敢對越天日云

論曰余聞埽頭李僉事仕宣德正統景泰間歷官內外臺執憲繩違必行其志殆古之所謂剛者歟退休林樾晦迹養高與參議趙公公璧郎中賈公從矩運司同知蘇公士英別駕孟公至善布衣趙公仲晦爲詩社友倡酬歡燕過從里閈菜羹秫酒絶無華靡縱侈之風嗚呼前輩風流今不可復見譔識于兹以示邑子

僉都御史祝公傳

祝公暹字孟昭河南之祥符人曾祖秀元國史編修祖天祥江西路總管父德銘隱居弗仕以公貴累贈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資稟秀異好學弗
倦治尚書爲郡學諸生之冠領永樂癸卯鄉薦宣德
癸丑登進士第正統改元授戶部主事時胡虜犯兒
只伯寇西寧　朝廷遣將擊之　廷臣薦公材畧可
任　特命公督理糧運處置有方餉弗告匱只伯就
擒公之功居多未幾父歿守制還汴既免喪補工部
主事居亡何復調刑部公明刑慎獄罔訖威富聽讞
多所平反聲稱籍甚九載考績擢員外郎　錫之誥
命階奉直大夫封其二親尋擢郎中戊辰閩寇鄧茂
七作亂攻陷城邑勢甚猖獗　上命左都督劉聚

充總兵官往征而右僉都御史張公楷寔監其軍文
之不捷　朝議洶洶　上復命刑部尚書金公濂
參贊軍務率京營精兵暨江西浙江等處大軍刻期
會勦輿論咸推公才望宜用之於軍旅　上命公
綜理軍務隨師以行公料敵制勝多所裨益明年巳
巳斬茂七傳首　闕下論功行賞擢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理院事適北虜也先犯　京師　景皇帝
即位念保定等府爲畿輔要地　勑公往守其城公
晝策防守有障禦之功士民皆按堵如故會虜遁去
上賜綵幣白金以旌嘉之復　予誥命進中順大夫

推贈其親如已官用表忠勤壬申　英廟復辟盎
厲精圖治百度維新乃簡拔才俊布列庶位甚　眷
注於公而公以疾在告　召還京師就醫調攝竟不
起時天順改元八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有八
上聞訃震悼乃遣禮部郎中李和　諭祭于其第復
命工部進士邢表督造塋域於汴城奉聖岡之北原
皆異數也公位不滿德任用不盡其才君子惜之使
天假之年逢時柄用必有大施爲以顯於斯世生民
之大幸也顧仕止僉都御史而歿且絶其嗣冥冥顥
蒼於是乎不可知云

論曰吾邑祝公之歿也殆百年家世衰微其遺事莫
有傳者余雅慕公之爲人欲爲之立傳詢其履歷政
蹟僅見一統志所載大畧而已嘉靖丙戌余免官歸
汴弗揣寡闇惓惓以表章鄉賢爲已任數向其家求
之弗可得壬寅秋七月邂逅鄉進士陸生東屬其訪
之越數日陸生走告曰昨聞祝公塋域中有墓表刻
石竊意必悉其平生亟策驢造其下而刻石爲土所
瘞乃假鍤掘空盡露其刻而剔壞讀之於是祝公之
履歷政蹟槩可考見時秋暑孔熾陸生立日中鈔錄
以歸其好古懷賢之志可謂篤已余拜受披覽如獲

拱璧遂隱括其事而爲之作傳如右

陝西按察副使劉公傳

劉公安字元靜世爲大梁人曾大父貞傅學工文辭元至順辛未以茂才薦授國子監學録大父士謙讀書好客嘗於所居東偏構軒扁曰延賓每客至必設酒留款劇談今古亹亹忘倦父榮公直孚于鄉曲以公貴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太孺人公體貌敦厚少厲志節入開封郡學爲弟子員治周易夜必衣冠危坐誦讀達旦久之大有所得朋輩咸退遜以爲不可及登永樂二十一年癸卯鄉舉宣德庚戌春會試南省中乙榜授山東金鄉縣儒學訓導克勤誨士部使者薦之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公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令劾姦洗冤振揚風紀事有難處者都臺必以屬公無弗竟者嘗奉　命巡按南北京畿風裁峻整公在道九載景泰庚午春以大臣薦擢山東按察司副使用法平恕恒存欽恤之意至遇渠惡巨猾爲民厲者則不少假貸由是吏畏其威民懷其惠聲稱籍甚逾三載丁內艱還汴天順戊寅秋服闋復除陝西按察司副使應　詔陳時務三策一曰從祀謂我　朝開國以來養士百年豈無眞

儒可續道統之傳請　勅禮官推訪著書立言扶翊聖道者列諸從祀以風厲來學二曰軍務謂邊方軍士衝冒風雪不勝寒苦合議罪犯收贖照例米粟韋襖蔬納須給軍士爲禦饑凍之需三曰水利謂濟寧上下凡有泉源去處宜疏通入河以濟舟楫

英廟可其奏次第行之甲申公年踰六十懇乞骸骨歸與汴中二三耆舊詩酒倡酬以樂太平壽九十餘歲配楊氏先逝繼室孔氏　宣聖五十九代孫也俱贈封孺人子一曰珣公天資英邁識見過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荅各中肯綮又能以忠勤自持嘗會計遼東隴西倉庾糧儲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必求至當乃已自校官進御史終外臺憲副歷中外三十六年所涖非一方所職非一事軺車至止輒有聲士大夫聞其風者莫不景慕之

論曰余聞汴故老言憲副公歸田時蕭然無餘貲僦屋一區弗蔽風雨敝衣糲食出不能具驢車於其壽獨高又曰憲副公清修好古晚歲嘗采輯古今詩文之粹者若干篇分爲六卷題之曰資蒙實諸家塾以垂訓子孫今家世衰微而其遺事鄉邦無知之者余蒐訪百至久弗能得茲姑據所聞書之無亦使其湮

威亡傳焉爾
福建左布政使張公傳
張公斌字質中祥符大寧坊人也幼醇篤嗜學宣德
四年己酉鄉舉明年庚戌會試乙榜授陝西鞏昌府
成縣儒學訓導端嚴範士正統己未秋七月九載秩
滿給由銓部選送行在都察院理刑甫半朞考中庚
申冬十一月　欽授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癸亥冬
十月三載滿考甲子春三月母喪守制還汴丙寅夏
六月服闋改除雲南道監察御史己巳春三月六載
秩滿兩考俱稱職是歲冬十一月　勑往密雲協贊

軍務景泰壬申九載秩滿例當代而邊事孔殷時鎮
守密雲古北口迤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張興等奏
稱御史斌乂理關塞備禦有策獄訟公平軍民倚賴
遇警督兵截殺累立戰功乞留御史斌仍在密雲整
理邊事俾醜虜畏憚保障畿輔　制下銓部稽例議
覆部擬陞正六品協贊軍務如故待事寧回京不次
擢用　上允之天順戊寅冬十二月　英廟念
公久勞于外　召還　朝　命都御史鄒來學代尋
擢公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歷俸七載成化丙戌正月
太監崇昇傳奉　聖旨令各省布按二司堂上官

闕員數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
各舉所知一二員明著才行實蹟并堪任正貳以
聞銓部仍會同　內閣從公酌量定以職事自後有
犯貪罣連坐舉主於是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恭
襄公昴等各保舉叅政副使郎中等官王銳等五十
二員各堪任布按二司正貳官銓部會同少保吏部
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李文達公賢等遂擢公本
司右布政使己丑夏六月江西福建二布政司左布
政使闕員先是御史戴用建言公薦舉以求實政奉
聖旨方面官還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銓部行移在京

府部院寺三品以上官俱詣　內府公同保舉與論
僉同乃以江西右布政使林鶚補本司左而福建右
布政使斌亦補本司左云公適在　闕下以右布政
使入賀　萬壽聖節明年庚寅春二月抵任公時
年六十五矣乃鑒止足之義引年乞骸骨歸而巡視
福建都御史滕公固留之公請之彌堅浩然還汴與
里居諸耆俊劉公元靜丘公志高楊公文振賈公惟
恭王公用誠婁公志善鄭公志道呂公伯謙和公振
綱張公文吉爲嘉樂會優游林壑考終于家
論曰吾邑張布政質直君子也余爲諸鄉賢作傳數

向其家求誌狀行實無有也近據其家藏手摺止載
平生升遷履歷仕止大畧而已及今弗錄將來愈湮
𢦤不可考矣姑次第其年月書之俟詢訪有得當續
爲補入以備一邑之文獻云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二

鄉賢傳四　四首

目録畢

大梁李濂川父

鄉賢傳四　四首

大理寺卿王公傳

王公字仲宏别號厚齋祥符西關廂人也自幼穎悟絶人永樂間道士張三丰寓汴之延慶觀募緣里巷見之抱視良久謂里人曰此兒奇特不凡它日必爲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童稚就塾師日誦萬言悉了其大義弱冠受尚書於長史鄭公義入邑學爲弟子貟家貧力學忘寢食正統戊午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會試南省登進士第授南京戸部主事督冶

糧儲羅葦積弊時都御史周公銓總其事器重之九載秩滿用大臣薦拜江西撫州府知府撫地狹民衆號難治公廉明敏斷庶政脩舉郡有處士吳與弼甘貧樂道足跡不至城府公數造其廬談論竟日且薦於　朝曰臣訪得本郡崇仁縣民吳與弼明聖賢之道篤踐履之實隱居教授自守甚堅年逾六十不求聞達其學行無愧古人乞禮聘録用　上嘉納焉吏有挾權要爲奸者盜庫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竟寘之法闔郡畏服郡故有商稅錢歲計累萬前守皆取之謂之堂食錢公悉屬之官郡治旁有塘前守養魚以自給公實之爲倉儲粟以備賑荒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宜黄多山有虎爲患公告諸神而驅之虎遁去金谿民聚衆數千欲爲暴公聞之曰此良民也迫饑餒耳開倉賑之民皆感泣解散時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乃上公治行于　朝　上特賜誥命以示優異天順改元山東荒歉乃擢公山東右布政使奉　勑以往公躬歷郡邑宣布　德意賑餓殍撫流移黜貪殘鋤強暴民賴全活者甚衆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公練士

卒築城堡籌餽餉興屯田邊政改觀而權貴人不悅矣賴　英廟明聖譖毀不行無何大同缺巡撫復屬公兼理之時石亨與其姪彪驟遷崇爵恃寵驕肆而大同乃彪鎮之地索取尤横人不敢言公抗疏劾之以爲大蠹大奸莫甚於此乞正典刑以銷外患未幾亨彪果以奸敗　朝廷嘉公忠直庚辰罹內艱還汴未踰年奪情起復將有南臺之命適大理缺卿　上念大理持天下之平非公不可乃改公大理寺卿公累疏乞終制不許乃拜命公在大理精研獄情多所平反人無敢干以私者癸未卒于官年四十七

上聞訃震悼　賜祭葬公天性剛介慎廉隅重名檢
居家孝友自奉澹泊雖致位九卿服食如寒士視貨
財如汙穢俸入悉以賙宗族卒之日無以爲殮南陽
李文達公時爲首相雅與公相善厚賻之公平生嗜
學問博極群書尤精星曆詩文馴雅有厚齋集傳世
論曰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好惡天下同
情何謂仁者獨能邪蓋仁者心無私累其心公故其
好惡正王大理其仁者歟爲撫州守則薦吳康齋爲
巡撫則劾石氏一則爲　聖朝增徵聘隱逸之美
事一則爲　國家除大奸慝其好惡之正如此至今

海內頌之余爲公鄉後進素慕公之風節頃聞其遺
事於閭父老咸可稱述惜無紀載之者間嘗過其墓
下停車周覽徘徊不忍去蓋傷賢者無後云

僉都御史鄭公傳

鄭公寧字志道別號靜齋世爲開封之祥符人資稟
穎敏少治舉子業雖孜孜勤苦而業加於人正統辛
酉舉于鄉明年壬戌登進士甲子授刑部湖廣司主
事三載考績推封父母如其官已擢本部陝西司
署員外郎未幾改湖廣司景泰改元庚午銓注江西
司員外郎六載考績擢廣東司郎中公之在刑部也

十五六年精于法比諸寮遜服直隸顧山周氏武斷
不法事聞公奉　勑往勘周託一京職懷金夜餽置
牀榻間趨出公追而還之曰勘問自有公道何庸賂
爲其人慚謝公蒞彼竟寘于法壬申閒外艱還汴有
邏卒獲隣人爲盜者贓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
不受曰物有相似毋相誣也甲戌服闋復除刑部山
西司郎中奉　勑清理南畿冤獄讞辨平反曲當情
理用是譽望益著天順改元丁丑　詔選郎署才望
老成者出任方面公被薦超遷四川右布政使
陛辭奉　綸音丁寧至再　命內帑給寶鏹光祿具

酒饌以　賜之公入蜀適劇盜趙鐸嘯聚倡亂公擒
戮之撫臣以聞　上賜綵幣二襲以示嘉奬戊寅
入賀　萬壽聖節事竣還任有唐千戶者妖言惑衆
逃避深山中爲砦自固撫臣徵兵議勦公曰此愚民
無知耳可不煩兵而解乃屏去兵衛單騎入砦諭以
禍福千戶感泣請縛不假兵力而地方以寧公嘗以
公事連坐或啗之公笑曰此公罪也吾輩公罪不可
無私罪不可有耳人以爲名言成化丙戌公同保國
公朱永征勦石和尚等功成受白金綵幣之　賜丁
亥九載考績進階通奉大夫贈大父父皆如其官舉

擢太僕寺卿仍食從二品禄戊子改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時盛暑築城堡工役數千人天久旱
有司祈禱莫應公曰此勞民弗息之徵也乃下令罷
工是夕天大雨穡事有秋邊人胥悅辛卯聞內艱復
歸汴掌 恩遣官諭祭塋厝甫畢 詔奪情起復仍
舊職公固請終制 不允再至鎮軍民咸迎拜喜曰
我公來矣逾期奉 旨移撫大同公在邊鎮數年適
疆埸無事幕府多暇日延見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
次第舉行甲午以末疾乞骸骨不許凡三上疏始得
請其歸也囊無餘貲居閒十四年服食澹泊數至匱

之丁未 詔在京五品以上官以禮致仕廉貧不能
自養者有司歲給食米四石公稽首 皇眷饗之終
其身弘治戊申四月卒公質直謹愿雖貴顯接遇鄉
人殊優厚是故鄉人多稱之

論曰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
者情好甚篤絕無嫉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灑爲童
子時敝廬與鄭公巷正相對稔聞鄭公謝邊事而歸
與同時諸老爲嘉樂會每會則陳醪常果簡儉易辦
文談情話真如兄弟焉當是時宦吾邦者如巡撫江
浦張公瑄布政胥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
君子鄉且垂念貧乏時有餽遺以爲飲讌之需公同
會者十一人曰都御史婁公良左布政使張公斌丘
公陵參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公豫
僉事呂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
劉則九十餘幅巾藜杖禮度雍雍真有古昔敦厖渾
朴之風嗟乎今不可復見矣畀俗日媮疇其與正緬
懷前輩爲之憮然

三河縣知縣甄公傳

甄公鐸字文振祥符西關廂人也性剛方雅尚志操
少游邑校故少保巡撫侍郎于公謙器重之正統丁

卯以業成貢禮部卒業太學景泰丙子授保定府定
興縣知縣定興密邇京輦號難治公下車剪鋤頑兇
撫慰良弱節縮浮費不逾年政令大行無敢梗撓者
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遞馬匹及櫃杠什物堆垛槃
縣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遞運不前公立法編定牌
甲班次分番走遞合用櫃杠弗泛給由是民力寬舒
農種不廢邑中有一二黠豪賕結京要官爲親識素
與邑長抗禮相往來通餽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
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黠豪怒大肆
詆排媢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悅之京奏辯定興民

無男婦長少及繫於京衛者殆千人咸伏　闕聲公
冤乃准行勘使者寄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于
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為之動使者隱几假寐
恍惚見公服幞頭者厲聲曰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
道使者寤大驚乃虗心鞫審事遂白　詔調它邑定
興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釋仍治定興　從之而
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服闋補文安公分
民上中下三等躬親察驗弗憑里胥言賦役均平罔
有怨憾又教民植桑棗差其勤怠行賞罰今文安蠶成
林父老指示幼者曰此甄公桑也此甄公棗也其遺

思在民如此秩滿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
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illegible]至無以代步民
涕泣攀送不可留因相率各出錢[illegible]市一馬擁公騎
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即遣還民或有未信者公
既至汴即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為近代未
有也丁未七月公卒得年七十有八塟于宋故城西
金明池之北原

論曰余嘗入楚聞嘉魚李公承勛云　國家取士以
科貢兩途而往時貢之得人為尤盛何也蓋科專取
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敎本
務實之學而不工於應試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
目所不取也貢則收之故有常貢有特貢常貢以
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
科而輕貢膺貢者窘于遲暮往往以前途短狹自阻
子女家計又從而驅迫之鮮有弗改其素履者乃若
服介践方之死靡變雖摧挫百至而卒不少回如吾
邑甄三河者亦由貢出身也姑迹其逐馬于邑一事
時壽春苗之後僅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屬者令競苞苴竭澤咋枯猶弗飽厭饕部使者不以
為異顧嘉其能而飈薦之此民生所以日益困也皋

陶曰在知人在安民旨哉斯言帝王經世之大法其
在是哉其在是哉

僉都御史岳公傳

岳公璿字文璣河南之祥符人自幼以穎敏稱傳學
善辭令景泰庚午鄉舉明年辛未登進士第選授南
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子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
錫之勅命天順元年丁丑　英廟復辟銳意維新
之化乃妙簡天下賢俊分任百職尤屬意東南諸大
郡而公以才望擢知湖州府下車首詣學宮謁先師
孔子矚廟學並廢弗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茲何

以妥靈學敝如茲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而先捐已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耆民篤實勤敏者命之監督工役焉逾年落成暫時春秋丁祀樂舞久廢公敦延太常嫺于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事觀者爲之改容郡有何山晉何楷讀書處在道場山之西南麓宋安定胡先生寔葬於此公曰斯郡爲安定先生教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鬣荒凉樵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采者弗得入故有表思堂碧瀾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又捐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

大夫皆樂爲之助立神道門開於塞路構堂六楹道蹤表思碧瀾之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有裨風教云郡城之內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霅溪溪之上游有長橋焉名伏龍橋又名東騎駝橋寔往來所必由者故有橋以木爲之屢修屢圮公建議曰木橋非經久計也乃易以純石環以三洞規制宏偉民至于今利之先是湖州屬邑田賦科額不一而加耗無定則吏胥詭弊滋甚公疏其利病于　朝乞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餘瑣瑣困民者悉蠲去　制曰可遂著爲令郡邑稱便公在任九年民懷其惠成化丁亥考績

受　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東左參政未三載聲稱著聞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履任遽卒時辛卯七月也得年五十有二所著有仕優小稿公襟度恢廓不屑屑細故臨民以寛弗事苛刻而事亦無不舉者故所至人思之

論曰余曩會司空歸安蔣公瑤於夷門時公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亟口稱岳湖州政蹟之良以爲今不復可見且曰岳在湖州則爲名宦久已祀之學宮與安定胡先生聯俎豆蓋胡以教岳以政也其在祥符則爲鄉賢宜與韓伯俞聯俎豆蓋韓以孝岳以忠也

余歎賞其言今開封郡學祀岳公於鄉賢祠寔奉蔣公檄云嗟乎岳公歿殆八十年其家衰削無應門之童余爲諸君子作傳數向其家索事實片紙無有也聊據所聞於父老之口及湖州士大夫所稱者書之其爲南臺御史及山東參政時事亡可考姑闕之以竢知者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二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三

鄉賢傳五　四首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三

大梁　李濂　川父

鄉賢傳五　四首

湖廣叅議王公傳

王公豫字用誠世家河南之祥符其先皆飭行不仕父和惇厚好施予贈禮科給事中公生數歲父母相繼亡爲世父所鍾愛稍長嗜學不厭游邑校以才俊稱試當廪食再讓諸同儕之窘匱者監司賢之景泰庚午鄉試中式甲戌登孫賢榜進士乙亥拜禮科給事中立朝蹇諤持大體不爲矯激之行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益開言路公感激論事上章疏最多觀不欲留稿以故世鮮有知者是歲　冊封天下　諸王公詣　楚府爲輔行餽贐一無所受當時贈詩有操守一廉清似水之句人以爲實錄庚辰　殿試充掌卷官辛巳安南國王黎濬請封　廷議推公偕通政司叅議尹公旻往道經廣西聞濬內難乃飛騎上聞取進止　詔令還　朝後國人奉濬弟灝當立復表請　上仍命公偕翰林學士錢公溥持節往封至其境公與錢公議曰蠢茲蠻夷獷悍昧禮弗諭遽入或有忤如辱命何乃移書論辨至五六既格服始

入其國瀕俯伏就位無敢異事竣餽贐甚腆公峻卻
之交人有歌頌詳具使交録中甲申以年勞擢湖廣
布政使司右叅議奉　勑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兼
節制均襄軍民事公操爲益勵威惠並施事神理民
精白無貳成化乙酉丙戌連歲大侵公悉心賑救無
遺策賴公存活者甚衆有劉千斤者嘯聚剽掠荆襄
間　王師征之公被薦督餉時賊勢孔熾道梗塞公
轉輸不乏賊既平受　勑褒獎時有諷公以子寘籍
伍中徼爵賞者公笑曰饕功倖録爲子孫圖非吾志
也已而上言鄖襄通寇淵藪今雖平靖尚慮有後變

制曰右叅議豫其提督所司操守城池防禦奸宄如
有盜賊生發與鎭守總兵等官計議斟酌施行公在
均十年律已愛民如一日前後凡奉　璽書十有三
錐事與中貴偕然心公而直中貴亦知重公無所沮
甲午秩滿軍民保留乞再任　從之　賜食三品禄
尋解印綬去去之日囊橐蕭然歸逾七年卒壽六十
有三子緯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改兵部主
事員外郎郎中終山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卒于官勤
敏雅飭有父風
論曰余弱冠時與山西叅議草窓先生之子洎遊雅
聞其家世頗悉洎嘗爲余言其祖朝請府君居家孝
友平生無私謁無苟取終其身無婢妾之侍其謝事
而歸也琴書之外無長物然雖貧而未嘗干人以私
每出乘巾車與里閈故舊酌酒情話怡怡如也君子
曰王公歷官垂三十年纔兩任其爲人可槩見矣彼
善巧宦者或一歲屢遷不數年坐致卿相之位視公
之紆徐淹滯其有不以爲迂且拙者邪雖然清議固
有攸歸也已（草窓緯別號朝請府君謂公也說見文獻志）

陝西按察僉事呂公傳

呂公益字伯謙別號梅菴世爲祥符人祖仲賢父傑

並以長厚稱公性資闓達正統元年丙辰入邑學擒
藻綴文冠群士十二年丁卯以書經領河南鄉試景
泰五年甲戌登進士明年乙亥授陝西道試監察御
史是歲九月昌平侯楊俊以斁倫事爲家人楊榮所
奏穢跡既著於是刑科都給事中王鎭等浙江道監
察御史曹廣等會劾之　詔下都察院鞫問諸御史
皆難之維時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蕭文昭
公維禎乃以其事屬公竟抵俊于法十月奉　勑印
烙直隸鳳陽等府馬匹時廬州府無爲州等處連歲
旱蝗虧損馬三千九百餘匹小民窮困弗能償公爲

上疏于　朝得蠲免丙子八月實授本道監察御史
天順元年丁丑五月巡按廣東時都察院右都御史
耿清惠公九疇欽天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湯序各
奏稱在外大小問刑衙門見監輕重罪囚或有寃滯
上干天和行移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官逐一審錄有
可矜疑者具奏未藏公星軺遍歷郡邑夙夜清審多
所平反而廉欽化州等處蠻寇猖獗攻刼城邑荼毒
生民公會同鎮守左少監阮能副總兵都督同知翁
信按察使方貞左參議熊錄都指揮僉事孫旺等督
兵進勦身親矢石掃平巢穴己卯三月得代回京十

月　勅往直隸通州直抵山東東昌府緝捕寇盜明
年庚辰二月地方寧謐還　朝三月石亨姪壻大同
都指揮使廖傑不法事聞　朝議行巡撫都御史王
公宇勘問適宇議事回京患背疽未愈公被薦代宇
往問傑伏辜六月　勅在京巡視九門幷提督北城
八月德勝門奏各山軍民不知何故驚疑移居入城
公奉　旨詣西山一帶撫安人民九月終事定還
朝仍巡九門是月　勅封父如其官母妻俱孺人辛
巳十一月提督通州糧儲幷巡視李家莊等處草塲
壬午六月六年考績十月督捕眞保定大名等府寇

盜癸未三月巡按隆慶州幷大同宣府二鎮所至著
風紀之績甲申擢陝西按察司僉事成化丙戌春考
察被廢公解官歸居鄉三十餘年謝絶人事不輕至
公門惟　慶賀　聖節長至元旦暨郡大夫敦請
鄉飲則一出杜門省愆安貧俟命壽八十卒公涖官
十二年任事敢爲不避險艱人多以戇目之竟以戇
獲咎免官

論曰余少游開封郡學充弟子員每春秋丁祀有事
於文廟周覽廟制規橅閎敞心竊仰歎老生謂余曰
汝知廟式之所自乎此吾邑前輩呂先生之所經畫

也曰何以知之曰天順丁丑呂先生巡按廣東而會
城學宮久敝弗稱祀事先生甫下車首謁文廟目擊
廢墜乃下令修建斟酌損益曲盡其制有圖藏于厥
家成化間吾郡守河東張公岫奉檄修學咨訪格式
適先生致政里居出圖以示守持圖白于臺省咸稱
善因如式更新云又曰汴城倉西街先生之舊廬在
焉汴人呼倉西街爲呂御史街云

長蘆鹽運使李公傳

李公璵字廷瑞祥符之馬尾墻保人家于汴城東四
十里曰塌頭曾大父肅恭元樞密都事父節永樂甲

午舉人為州判官操持清苦坐汙蠛免官公刻骨痛傷之益底厲志節景泰庚午以春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　勑權濟寧州課甫期積額外羨銀數萬兩盡輸之官不以一毫私己由是廉聲峻著擢四川司員外郎復奉　命稽察畿內諸郡縣府藏所至先封其倉庫按籍覈之典守者弗得彌縫旋補盡得其侵漁虛耗之狀糾劾罷黜者若干人未幾擢浙江司郎中階奉直大夫受　誥命居無何公墜馬傷足蹣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為少宰與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

家業未立乃以其故言於部冢宰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寔欲其循常例為自腴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既抵任嚴立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恒寄予宗族為婚喪費又賙濟里閭親故之貧乏者及致仕還篋笥無長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幅時人比之李及白集云（宋李及知杭州未嘗市吳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後深以為悔）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弗增益尺寸貧不能餬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士為業宜人王氏晝夜紡績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年貧益甚每出門徒步不能具驢車時有米知縣者知公賢數有餽遺公不卻亦不

致謝藩臬諸公按部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弗能備醪饌款留坐久惟再茗而已子一蘭騃不能任事公不欲蓄財以益其過汴父老嘗曰李運使簡靜朴直甘澹泊恥干謁歲惟春冬鄉飲入城赴宴宴畢即出城返村舍未嘗輕身一見官長然官長顧有轉加敬者亦有惡其太簡伉云

論曰余聞　國朝廉吏出自吾郡者有鹿邑軒公輗太康顧公佐二公之後乃有祥符李公璵云李公歷官三十年皆典財賦其歸也貧窶特甚乃訓蒙村墟以自給其死也弗能具棺殮當時藩臬諸君子合銀

十兩以賻始克襄厝嗚呼清修苦節非人情所甘也李公秉介貞固終始靡變而絕口不自言其廉庶幾清畏人知者哉（胡質）惜乎子孫衰微無業儒者故其事實亡可考近屬門人李生華會訪求之僅得其平生之槩如此噫使及今不為之傳後世豈復知有李運使乎

濟寧州知州傅公傳

傅公皓字孔暘別號暘坡居士祥符人也公天性篤實外和內剛少苦學夜誦徹旦以書經舉景泰丙子河南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成化辛卯

銓授順天府通州同知寬厚平易得吏民心在任八年民惟恐擢去戊戌通州守闕負百姓老穉千餘人叩

闕上章乞擢同知皓爲守會使者交薦銓部稽其勞績又當遷遂擢通州知州通州密邇京師宴水陸輻輳之地勳戚宦寺田莊居太半素號難治公一切裁以法凡驛遞船馬饋遺非度者悉寢不行諸權貴干索弗遂中心甚憾然媒孽之無所得竟亦不能害云鄰郡邑有寃獄弗白者咸赴愬使者願下公聽斷使者如民願屬公輒服公盡心民事嘗上疏論戸口食鹽民鈔歲輸官鹽無給不報公因通融里甲立

取鹽法郡中至今遵行不廢有清軍御史按郡捕得逃伍者親識即繫之獄遣行以代公歎曰無罪而代戍豈制邪緩之令以情奏竟免公爲守十有二年弘治庚戌考績陞朝列大夫俸級改知濟寧州通民泣送數十里戀戀不忍舍去濟寧亦要衝郡政務繁劇公守濟寧三年節財愛民惠政懋著癸丑公年六十三請老歸汴又七年己未公卒享年七十公前後典州郡二十有三年清愼無間終始

論曰麗公有言人皆遺子孫以危我獨遺之以安吾鄉州守傅公其有見於是乎傅公父剖州符淹滯不調平生所積俸金僅三百兩歸置城東田數百畝其子孫至今守其遺業耕讀不廢非所謂遺之以安者邪嗚呼後仕者可以永觀省矣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三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四

鄉賢傳六　四首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四

大梁李濂川父

鄉賢傳六　四首

四川叅政袁公傳

袁公江字自岷祥符之新興村人自幼資性超異讀書過目輙成誦不忘弱冠落筆有警策語年十九領天順壬午鄉薦時東平梁御史覲巡按河南寔監臨鄉試有劉僉事瑄者與梁有隙疑公年甚少而一舉輙第曁同榜祥符人唐昭杜明皆指為梁所私併劾之　英廟覽奏　勑法司提解御史覲僉事瑄舉

人江昭明俱械繫至京　下館閣覆試咸入格得釋乃罪瑄誣奏覲復職江等舉人如故明年癸未春二月公入南省試適文場火　詔改秋八月會試既揭曉河南壬午榜止中公一人厥後唐乙未進士杜戊戌進士而公論益白云乙酉公年二十一始聘致仕左布政使丘公陵之女為配初授戶部主事奉　勑監督徐州倉糧出納嚴慎時有中貴人倚勢乾沒公奏黜之自是後無敢肆者成化辛丑母吳安人歿公守制歸居于汴城東之百餘里新興村舊廬足跡不至城府而提學僉事廣安吳公伯通同年也數命駕

往造翌日始還癸卯冬南畿撫臣劾兩淮鹽運使白行中不職罷之乞擇公廉素著者爲運司之長公服制垂滿銓部扣公闋期擢兩淮鹽運使明年甲辰履任公規畫課程次第徐疾一以至公行之貴戚歛跡商竈咸稱快焉運司有同知王某者出納弗度公移書戒之曰鹺政吾惟總其大綱而已出納多有司存執事虛出實收有盜法守似非明哲保身之道某叨厠寮寀敢布腹心王慚謝自新卒免困躓丙午冬入覲戒行白塌河巡檢某以黃金實酒缻中餽公陽曰此秘方藥酒也可卻病延年公啓而還之巨商劉武

錦衣舍餘也暮夜懷黃金二錠爲賺叩首畢拋金趨出公追還叱卻之弘治改元戊申　廷議各省逋負孔多乞選補督賦之官公被薦擢四川右參政督理糧儲　簡書嚴重公兼程之任便道過示累世家產頗豐裕公悉讓與諸弟若姪而自置宅一區纔直二百緡爾既抵蜀巡行郡邑無少休息滌祛奸弊殫厥心力未歲餘察出隱蔽官賦及夙逋在民者若干萬督屬徵完盡解戶部大司徒題奏旌獎以風勵天下之職餉者公驅馳勞瘁疾作或有勸其自逸者公曰其既受　上知敢復愛其身乎未幾疾大作竟卒

于官得年五十七公坦夷無物平生以清慎自將歷官三十年典司財賄無所點汚顧年僅下壽用不究其才君子悲之

論曰甚矣哉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爲分司者三通泰淮也爲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鹺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濞鬻海致富即此地云是故司鹺之吏往往沉没蓋其通商鬻鹽之壑其來已久歷數運司之長自表公以前多以墨敗而升遷者寔自公始公爲運使六七年力修鹽筴之政廉聲茂騰顯陟

方岳可謂運綱之卓詭者夫鹺司利之府也鹺之歛散紓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矣嗟乎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僨乃績輒怏怏恚曰職守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南京兵部尚書王公傳

王公繼字述之别號樗菴祥符人也祖覺王父瑄俱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公自幼神采聲音與凡兒異甫五六歲即能誦詩讀孝經見片楮必拾取請父紅書模寫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孫公信學縣日端坐不與群兒戲正統戊辰巡按御史豐城涂公

議選入開封郡學充弟子員公初名維涂公謂同學
諸吏今名云公在郡學數年大肆力於二戴禮師友
咸器重之景泰癸酉父歿值歲歉公養母撫弟孝友
兼篤丙子免喪復學巡按御史貴溪高公明試優廩
食益力學靡怠天順己卯鄉試中式卒業太學成化
丙戌舉進士戊子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奉　敕督理
兩淮鹽法酌條夙弊　國課以充辛卯巡按山西監
臨鄉試搜閱汰卷中得陶琰王槐二卷連舉解元衆
服其明　晉藩侵奪居民廬址百餘家民甚苦公擬
奏震讋之乃不敢肆民賴以安　宗室分封忻州者

虐縱特甚公疏其罪狀以　聞　詔遣中貴按治竟
幽其首惡餘黨悉寘以法忻人大悅太原郭外有惡
少守瓜圃見少婦抱孩過欲犯之婦怒罵惡少乃誣
告婦盜大瓜二又以平日所失瓜盡誣之公麾婦出
令取大瓜二償之仍給留孩償平日失者惡少喜亟
取瓜孩不能兼公叱之曰汝爲壯男子且弗能兼抱
瓜孩矧一孱婦孩在抱不可下豈能挈二瓜行邪惡
少慚沮服罪高平富民牛氏子殺人賂其壻代死民
婦某氏後姑誣以不孝二獄俱成公辨其冤壻與民
婦俱得免牛氏子棄市人以爲神癸巳巡撫陜西都

御史馬公文升以邊塞屯政久廢撥儲屢乏疏請才
力過人者往任之擢公陜西按察僉事督理屯田先
是屯丁恃頑弗納租歲以爲常公一切繩之以法自
權貴始不數月逋負告完公乃令造魚鱗冊四至昭
晣易於稽察甲午巡撫榆林都御史余公子俊鏟削
邊山自榆林東抵清水營工役繁浩屬公董之刻期
而完丙申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許公進惡邊民水利
爲勢家奪乃以其狀　聞　上命公兼督其事乃
令造河渠溝塡軍民田畝冊量地多寡以時分溉自
是豪強者不敢專其利西人至今德之戊戌鎮守中

貴劉祥侵占塞下田公上章劾之謫　裕陵司香已
亥擢固原靖虜兵備副使奉　敕撫安高橋等處土
達公繕城堡愼烽燧造兵車鍛火器先聲遐振虜不
敢犯　宗室在平凉者訐搆大獄逮繫千餘人巡撫
都御史程公元撽公按之公任怨推鞫盡得其狀奏
上奪首惡者爵其次減祿示懲辛丑擢山西按察使
父老咸迎拜道左踊躍喜曰廉明御史復來也晉俗
自新正至上元好施獄而　宗室旹載牲饌香錢器
具竟入官府獄中莫之禁公諭示不可風頓息汾州
宗室不法事　聞　上命巡撫都御史何公喬新

按之檄公往勘公執法窮詰無少顧忌疏入
上幽其子而　勅責其父前是有希進用者奏山西
紫碧山有石膽能延年　上遣中貴採求經年不
獲民皆告病公下車令取小石子一升以示中貴中
貴怒曰汝等不肯用心此搪塞耳石膽載諸古書何
以謂無公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矧山
西連歲荒歉民不聊生何為久擾於此乃毅然上疏
寢之人皆稱其有回天之力癸卯丁范太孺人憂歸
屬官有賻諸途者悉峻却之丙午免喪改福建按察
使鎮守中貴受民詞批臬司公罪其告者並以中貴

濫受民詞入公移中報之自是批詞訖息丁未擢山
西右方伯抵任甫三日適福建江廣流賊剽刼三省
靡寧擢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勦之　命初下
屬吏有不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比至選將練兵指
授方畧元兇就縛餘黨悉平弘治庚戌　上以哈
密為甘肅藩籬其城為土魯番所據擄其王印乃
勅公巡撫甘肅公至運籌畫策按兵不動大振　天
威以俟其自屈土魯番果納款請降歸其城印公乃
議取舊王姪陝巴襲忠順王爵兵不血刃而西陲底
寧　上賜綵幣白金以旌嘉之壬子擢南京兵部

右侍郎南都舊無廨中借民舍以居公渡江即指巳
貲買民舍為公廨後至者便焉南都士大夫至今以
為美談丙辰　召入為戶部左侍郎提督京通倉場
糧芻丁巳九載考績進本部尚書仍總舊職公以朴
忠受知　孝廟特賜大紅絲織宮袍以示寵異辛
酉改南京刑部尚書乞便道展墓　賜賚鏹千二百
貫為道里費抵家未逾月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與司留鑰云公老成持重嶷然為黎庶具瞻縉
紳標表凡處京畿大事不動聲色而悉中機宜內外
臣僚罔不帖服癸亥夏四月乃以病乞休　諭留之

命方下而公逝矣壽七十有一訃　聞贈　太子少
保　命官諭祭遣職方郎中姚僖護其喪舟以歸工
部進士吳王榮營葬事公器識宏遠守身廉潔正色
立　朝耻依阿取容剛方嚴毅不畏權勢雖位極人
臣歷官四十年而俸貲無所積財貨不動其心志思
慮不及於子孫怨惡不施諸鄉黨所謂中流砥柱公
實有焉子一鳳儀以恩蔭補上林苑監署丞終南京
戶部照磨
論曰弘治間中貴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
臣競賄結之多驟遷樞要樗菴公獨不與之通或有

諷其臨時者公愕然曰吾三十年孤鐙嫠婦也肯渝
節乎人聞其言咸姍笑以爲迂戊午廣懼罪欲藥死
科道官劾論交通大臣某某　上憫其人衆悉宥
之翌日早　朝空班謝罪惟公與兵書鈞陽馬公弗
預垂紳屹立無怍色焉當時在廷諸臣雖苟　朝廷
優容不之究然亦漸罷去之而鈞陽祥符之名自是
益著嗚呼卓哉二公其斯以爲大臣矣乎

副都御史陳公傳

陳公瑛字大王別號朴庵其先陳州人後徙太康元
季兵亂再徙汴遂爲祥符人大父景文隱德不仕父

敏中永樂丁酉河南鄉試仕山東濱州儒學訓導並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濱州公以漢藩詿
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而奇穎年十二從筆爲
舉子業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領鄉薦成化壬
辰登進士丙申授戶部江西司主事丁濱州公憂免
喪復除本司丁未擢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
東司郎中庚戌實授公在戶部最久以清慎著聞時
廷議鹽法久壞請遴選部屬有才望者清理之部尚
書舉公往治其事公搜剔弊端權貴人侵奪鹺利者
始皆知畏畿內大水敗禾稼公奏　詔賑救饑民獲
免死徙者疏陳言十事其間言權貴人役民之害尤
切時弊由是聲名益著辛亥擢江西左參政在任逾
五載悉心政務適建親藩公規畫適宜省財力鉅萬
丙辰擢湖廣右布政使事有利病當興革者公必與
同官商確次第舉行不肯專主嘗惟文移有亂真者
猝不能辨一日廉得僞印十餘顆皆老軍吏爲之公
擒其人悉寘于法閩城中有渠通潮汐縱橫如井字
形堙塞六十餘年公建議浚之伐石甃堤凡十餘里
舟楫通行物貨易致至今民以爲便丁巳轉江西左
布政使父老遮道迓公喜曰是故陳參政邪公下車

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橫取于民者公爲委曲裁
處上下無怨且謂累歲盜賊不息實因民困於征輸
所致公爲均其賦稅民賴以甦戊午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
例有方面官部運歲或不時至公移文促之俾如期
集自京衛烏龍潭至江北鳳潁諸倉創置歲久　舊
制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葺顧工役苟且隨從
損壞公至親爲料理視如家事又重建若干楹皆堅
固可久實有裨　國計云庚申八月二日卒于金陵
官舍得年五十有九歸窆汴城之郲林原從治命也

初濱州公謫戍甘州時時慨歎汴爲故里有首丘之念公自居官以來常令家人葺治大梁舊廬爲歸老計然竟卒于官其所後奉公之志還瘞柳林冢 恩命有司 諭祭營瘞余童丱時嘗讀書于公塋域中之夾室頗聞其家世履歷之槩如此

論曰天順初 內閣岳季方先生謫戍肅州鎮夷所寓居於甘都憲公嘗執經門下獲指教爲多立身從政之道固有所授衛公生長邊陲習見戎虜其於地方要害險夷將帥貪廉勇怯士馬疲敝彫耗之故無不周知居常自奮曰吾安得爲邊鎮巡撫必盡革夙

弊務期軍威大振誓捐軀以殺賊其素志如此當軸顧用之於南總督糧儲尊榮宴安在它人則甚願不可得而公之心殊不樂也公積書甚富有志歸老夷門擬備講焉竟卒于官而寄邊報 國之心晚年肆學之志俱未之遂可悲也夫

通政杜公傳

杜公明字文昭別號養素祥符人也其先有諱旺與者仕元同中書平章政事父源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通政司右參議公姿貌俊偉司寇金堂杜公銘爲郎中時以公事至汴見而異之試其文優乃進入邑學爲弟子員擇諸生中有文行者俾從之游公時貧甚頗刻志讀書靡間寒暑兩肱當几處木爲之穿由是業益進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戊戌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封駁克愼有聲諫垣維時陝西甘肅洮河岷州等處邊儲積弊滋甚公以才望奉 璽書稽察之乃會同巡按御史徐冊暨陝西藩臬二司自成化十三年以後各倉場糧芻一一盤驗洗姦剔蠹凡采凜然凡黠而罪者若干人句人不以爲刻成化末言事者尚細故多被譴謫公掌科事最久多所建白務持大體善類倚賴之丁未春正月天下諸司例朝京韓公首倡大班舉劾來 朝官手儀音吐動人

憲廟簡注遂擢公通政司右參議弘治辛亥轉左參議壬子擢右通政公感知遇益奮厲不懈出納惟允聲稱籍甚 廷議屢屬公勘處哈密洎巡撫順天山西皆不果行 朝著方留公柄用忽遘疾不起時乙卯三月也得年六十 上聞訃遣官諭祭有曰方當大用胡遽云亡蓋深惜之先是公喪女不出同列奏事 上詢公何在其素荷 眷注如此公重厚端愼能急人之難鄉人凡以事至京者有所控告必盡心爲之所無不感悅而歸初娶劉氏貌甚寢親族

多不堪其配至有勸諭之者公禮之終其身不衰鄉人稱其有陰德繼娶劉並受　錫命贈封宜人云子昌正德戊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按山西能振揚風紀蚤卒士論惜之

論曰銀臺公人咸稱其厚德云余生也晚雖未獲覩德容聆緒論然竊聞其遺事於沐父老又嘗友識其子御史昌通判冏是故知其行履有前輩長者之風今里俗澆靡士類多忌嫉相傾夾而敦篤忠厚之意微矣聞公之風敢謂無惕然知愧而思從先進者邪

尚絅文集卷之八十四

尚絅文集卷之八十五

鄉賢傳七　五首

目録畢

李濂　川父

鄉賢傳七　五首

山東按察僉事楊公傳

楊公璡字用章別號弦齋祥符西關廂人也曾大父
思義大父吞父銘皆晦德弗仕公自幼穎敏過人不
好嬉戲長游邑學以氣節自負博學强記凡經史百
家之言靡不周覽其於　國初典故知之獨詳提學
副使天台陳公選深器重之中成化甲午鄉試明年
乙未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一授丹徒縣知縣公律身

廉潔一毫不取諸民邑中商繻錢前令括為己有公
悉以代民逋租往時春秋釋奠咸於郡學行禮公白
郡守請秋行禮於邑學復廣其地隘弗足展禮獻之
儀乃闢地鳩工更新其制掘得古銅祭器一其識曰
漢荆王劉表造人謂此物埋沒幾千百年公興學始
見殆精意之所致云有中使如浙貪虐特甚所至輒
縛守令置於中載之以去得賂始釋將至丹徒衆皆
為公危之公笑曰此不可以至誠感也乃選善泅水
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
汝敢來謁我邪命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

去公有與徐至給門閒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
聖明之世法度昭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
歷他所亦弗敢縱其禦暴應變之才如此巡撫牟都
御史按部丹徒索饌器窺有他意公市錫十數斤造
器與之牟大怒誣公入覲時輿阜路費擅用官銀坐
贓革職公奏辯得白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
風裁事所當言者不避利害言之南京禮部郎中李
訴以事謫靜寧州知州持其部尚書黎公淳陰事率
家人竊撤公帑物黎不敢詰公并劾罷之科道官言
事忤　旨　上震怒衆懼禍出不測公獨抗章曰

諫官天子耳目若以盡職獲譴則天下事誰復敢言
是　陛下自塞其耳自蔽其目也言甚剴切
上怒解悉宥科道官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公
紘劾安遠侯柳景贓濫酷雷法司勘問得實蒙　旨
景饒死戴平頭巾閒住紘致仕公上疏曰景之罪旣
明正典刑是紘劾不謬且紘忠實有大畧不宜擯棄
里居　上嘉納之復起紘為戶部尚書公為丹徒
令時而宋宗忠簡公墓實在封內公雅慕忠簡公之
大節嚴禁樵牧植其仆碑欲請建祠會徙官去及任
御史乃上疏乞建祠丹徒如岳武穆杭州故事　制

曰可命有司春秋饗祀仍給卒守墓如御史請云其
崇奬忠貞維持風教如此弘治壬子擢山東按察司
僉事便道過家省親感疾卒時年四十九絕嗣公剛
方嚴毅有材畧刻苦讀書素抱經世之志接人無少
長貴賤必以禮居常無懈惰容當時論人才者以公
爲士林第一流人物卒之日貧無以爲斂其配甄孺
人化質簪珥治喪具卜兆鑿地穿穴得一石大書曰宋
刺史楊公用章之墓姓字適與公同吁亦異已所著
有弦齋稿藏于家
論曰楊公登甲第在成化乙未是時吾邑同登第者

四人曰田禋本誠唐昭文煥劉鵬圖南曁公乃四人
者官皆不甚顯田終御史唐終長史劉終考功主事
楊終按察僉事之三子者嘗識材略雖不逮公皆醇
樸敦確之士也亦皆弗究其用而卒豈致位通顯者
固自有定命邪司馬公曰天之所不能爲而人能之
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爲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
豐歉天也予誦斯言不能不重有感於天人之際云

順德府知府康公傳

康公原字本淳祥符世家也大父榮永樂戊子鄉舉
仕止 荊府紀善父信號默菴景泰丙子鄉舉歷典
史凡五除陽城教事世以儒爲業默菴庭訓素嚴公
甫齔即令誦小學習幼儀稍長日課其文字親爲改
竄由是業大進迨弱冠領成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
士第授丹陽尹時父已致仕里居乃迎父就養父日
訓以守官字民之要公服行惟謹在任凡四年以寬
平見旌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九江直
隷鳳陽諸郡縣監督商稅軍儲風裁峻整所至肅然
會蒙 恩受 勑命推封父母弘治戊申父卒守制
還服闋復除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乙卯監應天鄉
試公察知弊端綜覈嚴密而夙弊一清是科得人爲

盛在南臺前後八年著清白之聲丙辰被薦擢知浙
江之溫州府溫僻在海壖軍民雜居號難治公蒞以
清簡郡人安之又更張蠹民者十餘事人皆稱便公
爲政雖尚寬恕及臨利害則毅然不可奪故溫之三
衛二十三所素恃伍籍黠悍皆畏憚斂戢公榜戲綵
堂於官邸迎養母孺人會孺人卒去任百姓遮道留
公號泣續行庚申服闋改除直隷順德府知府時公
父母俱逝乃迎伯兄於官邸祿養鄉人賢之順德故
衝要郡歲比饑民多流徙公極力賑卹存活者甚衆
大理少卿海陽吳公以督理賑事至乃嘆曰賢哉守

手眞無愧古循吏觀風使者畀薦公可大受癸亥奏績銓曹書上考當遷公引疾乞骸骨　不許還郡復上章懇辭　允之正德改元　詔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公應　詔進亞中大夫築晩節亭於後圃栽蓺花竹與里中諸耆舊招邀飲宴以樂太平庚午病卒得年五十有六瘞汴城東之白塔原

論曰漢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郡守之職上與天子分理者也然或不得其人則民生何由而遂天下何由而理邢康太守爲縣尹四年爲御史八年蹟業彰聞已乃始得擢守二大郡是故在郡則民懐之去郡則民思之余自釋褐往來　京師必道經順德而順德之人至今談說其惠政不休嗣余游宦浙東每過温州士大夫又往往稱其守已愛民之實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康太守之謂也

襄強縣學訓導劉公傳

劉公昂字孟頫別號蘭谷曾大父醇　周藩長史大父仲謙處士父偉鄉進士井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史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爲汴人公天性狷介與衆寡諧績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閉門謝事處之恬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餽魚粟遣書爲力行之功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爲名士累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業成貢禮部授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罹內艱還汴服闋改授襄強縣學訓導啓迪勤勵如在內丘時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而事鮮不辦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　京

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於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其人不見嘗脫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穫則往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一赴鄉飲而已所著有四書九稅議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録書香窩稾吟若干卷藏于家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仰之稱蘭谷先生云

論曰濂汴人也與蘭谷劉公同里閈竊憶童丱時間

曾修謁門下見德容侍杖屨忽不知鄙吝之我消也
厥後公不幸捐館每相見輒留飲書舍窩中茗話移晷
且語濊曰吾汴爲中州之郡之首邑在昔人材傑出
以學行名節垂於一時者代不乏人吾老矣君子耻
修名之不立子其勉之嗚呼公今逝矣風俗日衰士
風卑下安得起公於九京以表正之哉

太原府知府張公傳

張公賢字堯臣別號任眞學子梓符人也曾大父子初
大父敬父揮世服賈善厥家母段氏夜夢神人送袍
笏金帶至其舍覺而生公公自幼聰穎過人務學勤苦

每日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
不近鐙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晝嬉游間
輟而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自欺巳吾不爲也治
尚書知名郡中有道士相之曰子甲科中人也必貴
顯年至五十不必仕可惜無子公年二十五領河南
成化丁酉鄉薦戊戌辛丑會試俱不第卒業太學癸
卯冬十月汴藩左布政眉州吳公節張宴餞省城諸
舉子赴南宮試而孫教授錦雅與吳相善亦在坐吳
私謂孫曰諸子明春登第者幾人孫曰以錦度之無
可決者曰何以知之曰諸子役役人事間功跡而

文涵無已其惟張賢乎斯人尚在太學未歸耳明年
甲辰三月春榜報至省城會試者止中公一人由是
吳奇孫爲知人公既登第以戚里弗內補出知山東
之單縣時邑人秦公紘爲戶部尚書厥子恣横里中
強奪人妻女財產前令莫能制公至擒縛之榜笞無
完膚竟正諸法邑內肅然將三載母歿守制還汴服
闋改知海豐僅八月父歿守制還服闋改知山西之
襄陵境內有山泉可灌田久爲臨汾勢家所據襄陵
人不得沾其利公奪還之邑人立生祠祀公弘治丁
巳擢陝西慶陽府同知在任九年興利除害不畏強

禦法所當爲者死生以之人莫敢撓都御史楊公一
清周公季麟咸薦之乙丑擢四川順慶府知府公下
車清理累歲滯囚囹圄空虛事干權勢難結者當道
必屬公公亦不辭避分守張叅議官發贖罪紙下岳
池縣製造川扇民苦於賠償公聞知移書巳之宦怒
中傷公公遂恭其事於巡按胡御史暘暘具奏以
聞時閹瑾用事傳旨兩罷之正德庚午瑾誅而楊
公一清時爲冢宰素重公復起爲山西太原府知府
公之至太原也頗直如在順慶時虜犯太原居民震
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　宗室第公單騎往叩

門呼曰場屋孔棘非燕飲時也例有禁爲法吏覷眯之邪雖是不合於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竟如道士言公愨慎亦容平生以輕熟詖諂爲深恥或有持詩文示公者公指摘瑕疵盡言無所諱人多怨而去嚴正德辛未公在京邸汴舉子會試南省者幾四十人以公爲舉業著蔡咸誦場中作質公公悉不許已而曰士貴實學諸君藝未精何敢與天下多士角後生多罵詈之既揭曉果無一人登第者衆始服公藻鑑云里中語曰言不訣人句張尭臣公卒時年六十二無子所著有二渠巳語名賢珠玉今板刻亡

矣

論曰張太守舊宅在汴城山貨巷中致仕歸始移居大梁驛街密邇敝廬余弱冠時往來過其門公見之必邀余入輒令誦近作誦巳公嘖嘖賞嘆曰佳士佳士癸酉秋八月余謬舉河南鄉試第一翌日公盛服挈酒來賀勉以不朽之業今倏忽三十餘年汨沒無聞負公期望多矣公後事寥落無埋銘隧表載其行履之實余竊悲其久而湮滅里中無知之者姑紀其所聞於鄉大夫之口者以爲之傳世之君子或有取其行而采之者乎

兵部尚書李恭簡公傳

李公鉞字虔甫別號毅齋河南之祥符人氣宇恢廓不凡童稚時與群兒游于市有行路僧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必大貴是歲始從師西社學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閱視社學器之遣補邑學弟子員治毛詩有名中弘治壬子鄉試丙辰舉進士觀政棘寺戊午選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權貴家有奸法者公繩之不少貸受知於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辛酉勅理河東鹺政時鹺池苦潦歲課縮公下令築防延袤數里而　國課用饒安邑有疑獄久不決逮繫者

若干人公廉得其情一言立決人以爲神鎮守官席寵毒民公劾罷之比代去民遮道流涕事載河東去思碑中癸亥考績被　勑命貤封父母甲子出按福建監臨鄉試得人爲多未幾以疾在告正德丙寅病痊改浙江道覈刷京畿文卷時群閹竊柄濁亂　國紀公會疏劾之乞盡除去辭旨伉直尋罹內艱去繼外艱適逆瑾擅權惡公嘗議巳乃誣以他事罰粟五百石輸邊庚午免喪改山東道亡何擢知鞏昌府蒞政寬簡期在不擾而巳辛未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值劇盜方四等嘯聚刼掠全蜀繹騷巡撫都御史林公

後屬公恭勅所向克捷斬首萬餘捷聞 璽書獎勵
賜以金幣仍加俸一級甲戌擢陜西按察使持憲嚴
明獄無停滯未幾超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兼提督鴈門等關公自陜入晉道經河東父老羅
拜馬前曰我公來矣先是守臣侵漁邊儲軍餉告匱
士卒嗟怨公至則釐革夙弊兵食充牣將士樂爲之
用丙子秋虜寇宣府出白羊口南牧公度宣大擁重
兵虜必不利即移怒山西岢嵐五臺諸郡縣宜亟爲
之備虜果犯岢嵐如公算斬首百五十級獲馬千餘
疋我軍全師而還 上嘉其功 賜璽書金幣再

加俸一級時中貴欲攘爲已功改捷大同公不之辯
而給事中潘公埴爲之不平乃昌言于 朝士論益
重公是歲山西有內寇武廷章等荼毒地方公勦之
旬日蕩平 詔加俸如前公疏辭且請老歸里 溫
旨慰留丁丑被 徵佐理院事明年戊寅畿內饑奉
勑賑濟全活者甚衆 召還考績贈父如其官
今上御極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署掌部事奉 詔
裁革武臣抑倖汰冒濫武選肅清嘉靖壬午春虜
犯西陲號數十萬飛檄告急 廷議咸推公素諳虜
情閑於邊務遂以兵侍兼僉都御史行邊 陛辭

賜麒麟服鈔仍發內帑銀四十萬給軍需公馳至
固原虜勢方熾進薄城樓時援兵未集危甚公下令
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虜疑有備不敢逼公間用火
砲擊傷甚衆虜引去 詔復以公總制三邊軍務乃
申明紀律增築墩堡謹烽火嚴斥堠廣儲蓄選壯勇
軍聲大振踰時虜復深入平凉涇州放兵大掠人懷
疑懼公曰此成禽耳乃密命游擊將軍時臣周尚文
等分伏要害斷虜歸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
牛羊萬計諸將入賀公曰汝知賀寧知憂乎虜性狠
鬪既失利必憤憤必復來延綏諸路宜有備虜果寇

延綏伏發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 聞公曰
僥勝耳惡足爲功鎮巡奏捷 璽書嘉之有明于用
人善于料敵之 諭虜敗衂遠遁 詔還 朝是歲
考績贈三代如其官甲申南畿大侵漕運大臣闕員
廷議咸以爲非公不可乃進公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地方公冒暑南下察其利弊而興革之
救荒賑饑不遺餘力未幾 召還掌院事再引疾求
去 上慰留之僅兩月拜兵部尚書侍 經筵兼
提督十二團營公感知遇修明戎政凡邊報警急必
咨度事勢指示方畧期于萬全不求近功不徼小利

尤注意邊將務在得人請謁者無所容時部事叢委文移勞午皆手自裁制坐是過勞疾作乃上疏乞骸骨　上遣中使存問焉　賜羊酒而疾轉劇復上章求去益切　上賜勑褒奬　命馳驛以還仍月給公廩歲撥輿卒皆異數云比行病篤竟不起時丙戌九月也得年六十有二　上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子太保謚恭簡遣官護送喪歸塟子惠丁丑進士官行人　武宗南狩以諫死贈監察御史

論曰正德庚辰余以河陽守考績至京而恭簡公適爲僉都御史佐理院事是時　武宗狩江南外服官有事都下者咸竢　回鑾奏事坐是久寓京邸辱公不棄間歲數枉顧旅舍每至輙講談移晷始去逮癸未承乏晉臬公已晉陟本兵亦時有所寄遺鄉曲里閈之情藹如也丙戌春余以不理於口罷官西歸公亦以是歲之秋捐賓客嗚呼公宦業炳著自有太史氏書之固不竢余之傳然敝邑前輩遭際之盛官階之崇事功之顯自趙馬二尚書後鮮能及之謹私録其政績之大者俾邑里之士得考觀焉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五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六

鄉賢傳八　三首　自梓舒徙家屯方者

四輔官前工部尚書安公傳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恭襄公傳

右都御史張公傳

大梁李濂川父

鄉賢傳八　三首　自祥符徙家它方者

四輔官前工部尚書安公傳

安公然祥符人徙居鳳陽之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將軍下山東公知天命有在乃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改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參政立心平直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明年召還爲工部尚書五年拜河南行省參政時蔡河壅塞自開封抵陳州漕運不通公親督工師疏導之不逾月而功成官民兩便九年改行省爲布政使司擢浙江布政使十二年復　召爲御史臺右大夫明年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鄉土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事　賜坐多所裨益十四年秋八月庚申以病卒年五十有八　上念其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其畧曰爾中土之士當元末從事義旅効力於元及元運既終我師長驅齊魯爾守齊東爾爲中土之士祖宗丘壠在焉是以棄胡歸我其來甚誠朕於術數授重任曾干於法朕特釋之昨爲別郡州所役召爾來所望加誠事朕何期遽然幽往朕思初歸之意以特禮致奠爾其享之子孫無可考

論曰安公繇元歸　明順天休命歸然爲開　國名臣但其籍里未定定遠黃公金所著功臣錄以公爲祥符人徙居潁州必有所據而會稽胡公謐所著河南總志以公爲潁州人徙居祥符一統志及山東通志亦以公爲潁州人歷世久遠子孫無存者茫乎不可究矣竊觀　皇祖御製祭文一則曰爾中土之士二則曰爾爲中土之士則公爲祥符人無疑不然濠潁相去甚邇而定遠之編何以云云乎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恭襄公傳

馬公昂字景高河南之祥符人也後徙家河間之滄州大父才興父欽並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慷慨有志節美容儀聲音如鐘始爲郡學弟子員讀書刻苦永樂癸卯鄉試中式明年赴南省試不第卒業太學宣德丙午選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巳用大臣薦擢監察御史奉　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等關兵備嗣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興利祛害不遺餘力癸亥行在刑部獄禁失嚴囚劫獄以出　上震怒尚書以下咸禁錮捕囚乃擢公

爲刑部右侍郎掌理部事亡何改右副都御史參贊
甘肅軍務時總兵官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公首劾之
謫戍極邊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寇掠邊堡
至切齒總兵官進御駝馬　上命公帥將士討之
悉擒其酋長爲首者某衛自是邊境寧謐己巳北虜寇
甘肅公下令清野居民悉入城堡乃躬擐甲胄率精
騎出城要害者按伏以伺虜聞遁去景泰庚午忽奉
旨令致仕甲戌兩廣夷寇猖獗復起公仍以舊職總
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便宜行事公釋　命兼程之鎮
振揚威武生擒其僞將軍周鐵等械致　闕下又劾
罷將領暨土官厲民者若干人兩廣以寧　上遣
行人勞以綵幣寶鈔擢右都御史丙子征斗峒賊轉
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飛語謗公者　上令致仕
及入見復留　命詣山西三關巡察邊防事竣還朝
命掌院事戊寅改兵部尚書辛巳虜寇陝西
上命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公總督軍務刻日出師
是夕昭武伯曹欽反變起倉卒而左都御史寇深恭
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逯杲咸遇害大學士李文達
公賢亦被刃傷公同鏜督率征西官軍剿欽等于其
宅盡誅之乃進公太子少保仍留掌兵部事　寵眷

益隆賞賚金玉束帶錦繡麒麟袍服銀幣器玩書畫
禽鳥四方貢獻時鮮之物歲無虛日屢　召遊南城
西苑扈從巡幸海子侍　上飲宴家承　天語恩
數踰恭人以爲魚水之遇近代僅見云甲申　憲皇
嗣位信任彌篤因四方水旱　國計告匱調戶部尚
書尋奉　璽書同太監懷恩右都御史林聰
給事中潘禮陳鉞點閘京營官軍選揀精銳分爲十
二營以備調遣題奏條約永爲定規至今遵行不廢
戊子公年七十乃引疾求退疏凡三四上務期得允
乃已　陛辭　賜酒饌寶鈔公歸田八年精力不衰
時跨馬馳村莊課僮僕耕稼丙申五月偶感疾不起
享年七十有八訃聞　上嗟悼贈少保謚恭襄遣
官諭祭營葬事十酉葬滄州城南八里紅孩堤山之
原子二長忠以廕補國子生後鄉試中式次恕錦衣
百戶公嚴重有威敏達果斷長於應變爲戶兵二部
尚書郎吏持案稟白公一覽輒舉筆塗抹殆盡徐用
己意增改數語若弗經思而引經據例事理明暢切
中肯綮繁可行雖積日累月思索商確者不能過
是故朝紳皆悚服之
論曰門第不可以論士資格不可以叙官古有是言

也頃近世用人者多倫資叙等第如昔邑馬恭襄公
亦繇粟入序班出身也遭際 明聖展布才猷數典
兵撥衍驛二事觀其經畧邊陲處置國容外攝強胡
內平叛亂並有古大臣之風焉盖嘗徧考 祖宗
朝故事用人惟其才弗以資格維時奮自鄉科身繫
重望者莫若特馬恭襄公一人而已哉乃若太保黃忠
宣公福少保夏忠靖公原吉司徒年恭定公富南太
宰魏文靖公驥太子賓客胡公儼皆由鄉貢而致通
顯聲望籍然並稱名臣然則拘拘以資格論人而上
下之者其非體國之善謨矣乎

右都御史張公傳

張公名鼐字世亨其先河南尉氏人高大父潛始徙汴
遂爲祥符人世居汴城西關外三官廟之右曾大父
眞大父敬祖父喜鄉稱長厚喜徙家肅寧大父父並
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始公之生也母馬氏夜夢神
人抱一兒與之曰汝家世積陰德茲畀汝貴子其善
撫育之覺而生公公器資英邁自少即留心天下之
務成化丁酉以詩領順天鄉薦明年戊戌登進士第
試政兵曹又明年己亥授山東鄒縣知縣政尚仁恕
六載績聞 召補監察御史適罹內外艱守制還服闋拜
陝西道監察御史初監河東鹽課行勢要挾法爲奸
公上疏劾去之嗣按蘇松常鎮四郡憲度峻整豪強
斂迹時漕堤爲居民蟻聚其上五六百家歲久爲定
業河漸閼塞公廉知其事 奏徙而之宅漕運通利
再巡按山西劾罷貪酷吏若干人軍民咸稱快焉公
在內臺滿九載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整飭
洮岷河州等處兵備踰四年擢本司按察使明年擢
山東右布政使尋轉陝西左布政使老成練達士論
歸之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陝西
之地公宦遊最久熟知利病乃摘軍民困苦者數十

事嚴列條約刊布郡邑關中至今頌之踰年改大理
寺卿時逆瑾用事公以剛直忤瑾免歸亡何瑾誅科
道官交章薦公復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延綏寧夏甘
肅總制闕員 廷議非公不可 上亦知公練習
邊事乃擢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開府固原總制三
邊軍務公感 上知遇拜 命即行至鎮則選易
將官振厲士氣一新攻守之具疏凡百數十上皆見
嘉納奏捷者十有二 璽書褒獎公盡心籌邊寢食
靡寧竟以勞瘁成疾亟上疏乞骸骨 命未下而卒
得年六十有二有司馳訃以聞 上悼公歿于王

事　賜張袞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子炤以功廕錦衣千戶公沉毅有大略生不立崖岸與人交坦直無偽善飲酒多而不亂其為鄒縣令洮岷兵憲二地皆有去思碑今三邊將士猶有能道其經略之蹟者

余同年余趙官四明道經姑蘇其里居卿大夫咸稱故巡按御史張公世亨之才云張公巡按江南在弘治己酉風裁凜然嫉惡特甚按部所至貪黷吏率棄官遁去而除趙訥一事尤為人所傳誦夫趙訥者長洲之巨猾也以捕盜為名實與群盜通群盜咸輸月錢以事訥求庇覆焉官府索之急則執以獻輒牽連無辜人苦之莫敢言公廉得其實縛至庭下杖斃之闔郡讙呼以為神明聊識于玆以俟脩邑志者采焉

弇州續稿卷之八十六

弇州續稿卷之八十七

名醫補傳六首

張仲景補傳

王叔和補傳

啓玄子補傳

葛應雷補傳　子乾孫

王履補傳

戴原禮補傳

大梁李濂川父

名醫補傳六首

張仲景補傳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顒客游洛陽顒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眞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

仲景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日復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邪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維時大疫流行而傷寒死者居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于世蓋推本素問熱論之旨敷演伊尹湯液而爲之探賾鉤玄功侔造化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眞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匱玉函要畧方三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方并療婦人寔爲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于今海內學者家肆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於六經然論者推爲醫中亞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爲仲景立傳是故君子有遺憾焉

嵩渚子曰皇甫士安有言伊尹以元聖之才本神農之經爲湯液論仲景本黃帝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液論爲書十數卷後醫咸遵用之弗敢變宋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偶於蠹簡中得仲景所著金匱要畧三卷乃錄而傳之秘閣校理林億等又校定爲二

十五篇刪去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誠爲百世不刊之書或謂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療此則長沙之所闕者善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余又聞仲景有脉經五藏論評病要方諸編藝文志咸載其目余皆未之見其眞贋不可知云

王叔和補傳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西晉爲太醫令性度沉靖潜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黃帝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化之說撰脉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

候分人迎氣口神門脩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藏六腑三焦四時之痾纖悉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理奥使人占外以知内視死而别生按其法而用之厥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無餘蘊觀其自叙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沈爲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爲遲則危殆立至況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醫藥爲用性命所繫和鵲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

用擢經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學昧於源本互滋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痾成膏肓之變滯固絶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陀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賾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夭横矣夫自王氏脉經出而海内學醫之士咸知所宗論者以爲經絡之龜鏡攻療之梯航廣仁術而利天下厥功甚溥叔和又有脉訣四卷脉賦一卷纂次張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于世云

嵩渚子曰宋熙寧初光禄卿直秘閣林億校諸醫經方書而王氏脉經始鏤板于廣西漕司序之者長樂陳孔碩也元泰定間醫學教授謝縉翁又刊于龍興儒學而東陽柳道傳寔序之其曰脉訣出而脉經隱正如俗儒知誦時文而不知誦經史切中後世徇末忘本之弊然晦菴朱子則謂脉訣辭雖鄙淺而直指高骨爲關之説合于難經本旨蓋亦取之抑脉訣雖非叔和書其亦嘗讀脉經而有得者邪但其自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與脉經所載二十四種之名義弗合是故世之國手遂以爲贋書而輕之恐亦終不可廢也知醫君子其尚審察之哉

啓玄子補傳

王氷砅一作自號啓玄子唐寶應中爲大僕令篤好醫術得黄帝内經素問靈樞暨隋人全元起訓解乃大爲次註且自爲之序曰夫釋縛脱艱全真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黄帝内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而其文簡其

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蒇謀雖屬乎生知標格亦資於詁訓未嘗有行不由徑出不由戶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真要則目牛無全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奇傑時時間出焉則周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葉遞榮聲實相副蓋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

遇真經式為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為一目或問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為欬篇隔虛實而為逆從合經絡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鍼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非逕奚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乃精勤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要詢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冰

釋恐散於末學絕彼師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尋註會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篇首君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厥昭彰

妙旨敷暢玄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瀅鱗介咸分君臣無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屬千載之後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冰年八十餘以壽終

嵩渚子曰啓玄子所撰玄珠世無傳者今有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皆後人依託為之雖非啓玄子真書然於素問闡奥頗有發明其隱旨三卷寔與世所傳天元玉冊相表裏蓋亦不可廢云抑又聞啓玄子註素問二十四卷書成獻之唐令列之醫學遂使上古聖人精微幽眇之書頒付之方技之流於是搢紳

先生感罕言之而是道益衰矣嗚呼惜哉

葛應雷補傳　子乾孫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焫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聞其荅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眞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

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絶人好擊刺戰陳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為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脩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愼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貿藥准病輕重乾孫貯善藥緘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顧為之易佳者以還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捽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病四支痿痹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孫乾孫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版掘土為坎舁女寘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伺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廉訪僉事李仲善請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

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關弓取挽之而殼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子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有劉觀士賓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名而以顱顖著者又有錢瑛良玉云聞唐開元中有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

醫迄今猶族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王履補傳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脩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覆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脅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

風中暑辯議名曰溯洄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群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至正間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妄嗣論四氣所傷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纂有[illegible]始余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讀蘇州志知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嗚呼醫末技耳詩文姑舍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耳

戴原禮補傳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垚從步至烏傷從朱丹溪先生游先生見其穎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之治療諸病輒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廣發紅斑它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术爲劑煮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纊食飲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則嘔它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秪益其病爾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

繍之半後以黃連道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它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瞤動它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illegible]經所謂損者溫之也服人參黃芪而安它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蚤卒原禮盛行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爲御醫積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鉤玄三卷間以已意附著其後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㮣括丹溪之書而爲之　君子以爲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必踈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知醫之爲道也以人命死生爲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爲哉原禮之學得諸朱震亨彥脩而彥脩之學得諸武林羅太無羅太無得諸荊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眞之門人也守眞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江之南又統會[illegible]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illegible]大顯其術于本朝褎然爲名醫稱首余[illegible]其著述鮮少恐無聞于後世輒採摭遺事以爲傳俾方來有攷焉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七

傳六首

目錄

大梁　李濂　川父

傳六首

左舜齋傳

左國璣字舜齋其先江西之永新人也大父輔正統間爲御史以言事謫雲南炎方驛丞擢河南尉氏令父夔麟　周藩鎮平王府儀賓母廣武郡君先是河決大梁　王避水如尉氏因締婚及治第汴城遂爲大梁人舜齋風骨瑩爽長身玉立[illegible]目秀朗讀書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幼師其姊夫李大參夢陽李公奇其才挈之京師俾受毛詩于慈谿姚公鏌舜齋跅弛不羈性嗜酒不汲汲仕進束髮治詩[illegible]古文出語輒驚人顧不甚攻舉子業年幾四十始舉于鄉數試禮部不第嘉靖庚子夏六月飲南郭水亭醉歸而病病數日卒時年六十一舜齋襟度灑落無城府畦畛平生不藏怒蓄怨故人樂與之交與人飲亡所擇必盡驩投壺酣歌旁若無人喜讀史記文選李杜諸家詩其爲文馳騁踔厲落筆滾滾千百言不休如絕群之馬奔逸騰驁於平曠之野武夫悍卒莫得而羈馬之爲七言律詩學杜甫沉着悲壯如邊城鼓角聞者動

色然行長篇又往往學李白沛放厥辭才藻逸發如
漢濱逸女靚粧麗服委鉈容與日暮忘歸顧所作多
不存嘗自言曰詩文乃儒者餘事奚用豪爲字畫
遒勁有古四方之士得其片紙隻削輒藏以爲寶每
會試之都下海内豪雋塡館舒修謁公卿大夫折節造
訪其傾動一時如此平居怡怡終日對賓客劇談古
今口未嘗及家事卒之日人始知其貧嗟嗟才士竟
阨窮不耦終其身君子惜之
嵩者子曰余丱角時與左生友[illegible]又同肄
習白塔塔中蓋知已也左生[illegible]事之竊

常觀古之相知者如韓[illegible]同聲切劘傾
倒心甚樂之余自甲戌叨第與左生别者十餘年丙
戌免歸輒欣欣然喜曰吾平生故人完好者惟左生
茲歸幸得續舊游也乃今已矣嗚呼傷哉左生之亡
也余撰七言近體三章哭之而又爲之傳以報知已
於九京云

衞太守傳

衞太守去吾郡時瀟纔七八歲爾今三十餘年矣吾
郡人思之弗忘也瀟既長時時聞郡父老談其遺事
纚纚焉竟日不倦有歔欷悲咽泣數行下者嘉靖辛

申瀟會雎陽恭公天祐于晉其壽恭公謂瀟曰先大夫
守濟南時衞公爲同知先大夫雅重公丁未入覲先
大夫書公績業循良銓部考爲天下第一是年始陞
公開封太守云吾與子秉憲是邦典司風紀有廉惠
如若人而弗表章之非憲度也子盍傳其行事吾將
下有司而鑱之石俾來者有所考傳曰公諱英字時
獻別號箕峯山西洪洞人大王父肅王父獻世有令
德父政灤州同知灤州公先爲開州判官開州有劉
編修者善尚書公從之游盡得其傳景泰癸酉應試
于山西中式刻其文一篇數試禮部不第成化丙戌

授鳳翔府管糧通判公乃定餉運均輸之法鳳翔人
至今頌之無何以母憂去制終改眞定府通判管馬
眞定富民多匿丁壯而貧者包養馬至寡婦弗免公
至乃籍出富民匿丁而貧寡者皆不養馬郡有白尚
書人爭趨之公獨不趨尚書而尚書反更以此重公
戊戌陞山東濟南府同知職清軍於是濟南之軍政
甚理乃又兼理邊餉積羨餘白金七千兩盡歸之官
有宗室奏奪白雲湖民田千頃屢勘無敢直者後檄
公公斷之民卒不與宗室士論乃愈益重公丁未陞
開封知府公仰儉朴節財用抑豪右審刑獄郡乃大

治公又定徭役便益之法巡撫都御史徐公善之下
其法于列郡列郡咸稱便開封郡故近河河身頗反
高登岡南望郡城猶在釜底公惻然曰柰何以百萬
民命惜費耶乃增築重堤視故堤高厚踰數丈郡至
今賴以無恐弘治乙卯公移書乞歸巡撫都御史韓
公報曰知府英政成循吏行匹古人都御史柰何舍
賢者令遠去不以自輔耶卒不許是時吏部方一薦
公爲副使兩薦公爲參政並寢不報巡撫直隸都御
史張公間公名惜久抑不調乃上疏薦公曰廉如趙
清獻而少琴鶴明如包孝肅而多仁恕宜大用亦不

報丙辰九載滿歸郡父老涕泣追送者萬餘人公歸
四年而爲庚申吏部以公久不調選乃奏進公階亞
中大夫致仕又十六年而卒正德乙亥四月十七日
也距其生宣德辛亥十二月二十三日壽八十有五
公簡靜樸實絶無嗜好與人言和平易直傾倒肺肝
無隱曲舊有田十畝屋一區居官三十餘年未嘗增
益尺寸服饌几榻蕭然一寒士年四十亡其妻終身
不娶室無婢妾至八十餘歲猶能書蠅頭細字云公
之將卒也謂客曰吾數夕無寐神散也其能生乎顧
左右取一囊來曰以此殉是夕無病而卒發囊視之

乃遺髮也公子二尉丞卒淮朝邑縣學訓導孫男五
人曾孫男十人諺曰種樂者康種德者昌職公之政
行如此必昌厥後無疑已嗟乎嗟乎世之仕宦順利
翱翔雲霄之上終其身不識轗軻淹滯者弗少也公
通判九年而爲同知同知九年而爲知府知府九年
而得代家居家居四年而致仕彼巧宦者視公眞若
迂廢不解事者而公之所養蓋有貫金石蹈水火而
弗變者矣抑豈淺中之所能測哉郡父老嘗曰衛太
守有宰相之度而無其位命也嚮使有知公者在衡
軸之地援力推挽柄用於廟廊之上則公峻大之業

無窮之聞所以銘鼎鐘而光琬琰者詎止如是焉而
已惜當時用人好論發迹科目等第竟無破格援進
公者卒使公蹉跎偃蹇皓首州郡犖犖欹岸處箕山
之下而忽焉老矣苟有砥礪慨慷之士過其墓而讀
公之碑寧無停車攬涕徘徊而不能去者乎
贊曰初衛公之除鳳翔判也洛陽人閻禹錫謂公曰
昔者曹參相齊乃師蓋公鳳翔有張傑先生者不可
失也公下車乃訪張傑先生先生曰惟廉足以保身
惟惠足以懷人舍廉而惠傑弗知也公再拜受教蓋
自鳳翔眞定至開封滿歸凡三十餘年守其言弗攺

也至今三郡父老頌公之廉惠如一口語曰求善鐵
渴昌言畢逹信道筮龜嘉名永垂其衛太守之謂邪

吳偉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弗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僊呼之因以爲號平江伯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　憲宗皇帝召至　闕下授錦衣鎭撫待　詔　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　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屛障間左右動色　上嘆曰眞僊人筆也偉出入　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怒數短之居無何　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懽而諸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廟登極復　召見便殿命畫稱　旨授錦衣百戶賜畫狀元印章　寵賚日厚偉思還趁冢　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采石有　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適二年偉稱疾得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

武宗皇帝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死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于金陵

野史氏曰奇哉偉　國朝畫者之冠也往余客武昌詢偉之里居諸父老咸稱偉有異質繪事蓋其生知云乃余登黃鶴樓則見江漢湯湯合流而鳴黃鵠大別諸名山蜿蜒委蛇色蒼蒼抱城郭變態弗可勝窮也靈淑鍾會宜有偉之奇京師語曰千金一圖江夏吳嗟乎偉今亡矣一圖雖千金尠也

潘節婦傳

余聞建平之河東有忠義里先是宋衰時官軍過河里人具牛酒迎犒軍於是督軍者題其坊曰忠義里云忠義里有潘節婦余同年友人潘潤叔母也姓應氏年二十適潘奕三二十一生一女子二十四而奕三卒姑閔其少也命之嫁應氏泣曰再嫁非婦行也吾寧死無爲辱吾儒門潘也姑曰汝無兒焉守曰有兒而守無兒而嫁玆何理邪吾自失矣姑再三曰富而守節易如窶何曰紝紡織纑可以裳衣摘蔬拾徵可以自給吾窶吾甘焉居頃之其母亦諷嫁如姑言應氏仰天拊膺曰天乎天乎天地廣大豈不能容吾身必欲使我不鴈鶩若也母慚悟於是再不復議嫁

事矣應氏事姑孝姑死哭幾死不有故不出閭𨻶里婦人罕識其面者今九十三歲矣雙瞳炯然步履形曳杖天之報于善人如是哉

嵩渚子曰余讀左氏傳見息嬀適楚不言未嘗不卑其忘大矜小也嗟乎嬀息侯之夫人也楚子滅息納嬀生二子猶不言謂恥事二夫也夫不言細節也事二夫爲罪也既事二夫何忌乎不言諺曰焚屋破垣美其留椽眛大小也左氏書之乃不示貶戒何哉應氏執義磐固垂七十年可謂難矣可以風勸矣

鮑節婦傳

節婦姓吳氏歙澄塘吳某女也甫七歲失怙恃及笄歸棠樾里鮑太康氏時舅氏已殁惟姑在節婦事姑恭順兢兢小心恒恐少拂其意每食必手自烹調以進浣濯縫紉蚤夜靡懈年二十五太康病卒兒長恕生纔七月節婦哭擗幾絶已而仰天泣曰姑老吾當侍養子幼吾當撫育家素貧吾當經紀之徒死無益也乃卻脂澤絶慶弔勤紡織躬儉約居常言未嘗出口足未嘗踰閾皎皎貞白四十年如一日上事慈姑下抱弱子而家用卒弗至於墜之者皆節婦勤苦力云節婦今年六十有八精神彊健不少衰而長恕年四十有五商游于汴以謹厚稱有子一女一家道漸裕母心怡悅詩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觀諸鮑節婦既壽且康子孫成立天曷嘗私于善人乎

李先生曰靈雪甘雨國之寶也孝子節婦家之寶也國得其寶則百穀蕃茂家得其寶則胤祚榮昌此理之常通古今一也予聞宋末歙棠樾里人鮑宗岩氏遇盜縛之林木抽刃將殺之厥子壽孫泣拜願以身代盜兩釋之是故里人咸稱之曰棠樾孝子云而勝國時鮑門有節婦江氏入　國朝則又有宋氏丘氏並以貞潔聞宋丘之後乃今又有吳氏清芬芳聞馨香閭里茲固我朝　聖化漸被致然而亦鮑氏詩禮盛族典刑具在慶源深遠世澤未艾不然何其孝子節婦萃于一門若是哉

雲嶠翁傳

雲嶠翁者夷門之逋士也姓鄭氏名鎰字尚宜篤嗜書冊蒐訪購借手自鈔録之雖嚴寒盛暑不少輟盈屋塡庋積至幾千卷翁晚攻醫術而所著方伎之書尤多乃盡讀之鉤玄闡微多所自得以之治療諸病逞逞有奇效姑舉數事而言一宗室年三十三歲偶

患口眼喎斜其人素健啖喜飲且多慾翁診之曰左關脉緩而滑兩尺緩大而虛是得之醉飽乘涼守眞所謂將理失宜者也蓋陽明之脉起鼻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皆胃脉經行之地胃中火盛頰顯繃急則口眼爲之喎斜故丹溪謂之胃風乃先用清胃行氣之劑續用東垣清陽湯數貼而愈又一宗室年三十歲因勞役嗔怒痰嗽出血頃之盈盆脉雙弦而緊左甚于右翁曰經不云乎上者下之乃用補心湯減乾葛人參桔梗加童便香附黃連梔

子黃芩二貼而愈一少年婦人偶大崩須臾升許翁曰經不云乎下者上之乃用凉血地黃湯加荆芥葛根生地黃四貼而愈喬儀賓年三十歲患腹脹陰囊臀雙足俱腫右爲甚脉沉遲它醫莫能療翁用木香白朮散腫脹漸消後二日嗽痰中帶血翁仍用本方減木香官桂加黃芩桑白皮痰少血止腹覺微痛前方內復減滑石脉體漸大翁笑曰瘳矣脉訣所謂腹脹浮大是出厄也果瘳姚學職允夫每大便輒出蟲三四枚如草麻仁狀脉細小而遲目睛藍闇精神困憊翁用平胃散加苦楝根黃連檳榔烏梅令五更初

服之質明下蟲長七八尺許首大如黑豆尾細如綫節節相啣如蛇皮然蓋醫方所未載者蟲出而安它若是者甚多弗能悉述也余與翁交四十年稔知其爲人質直坦易平生無它好而獨好書老而靡倦著書凡數十種悉可傳嘗自言曰某少而孤貧性嗜方技之書苦無力致之每向人屈意求假隨讀隨鈔殆忘寢食故所儲書頗足覽間摘出單本者百種惜古無摹板皆世人所未見者命之曰醫書百朋每一展閲如張樂於洞庭之野洋洋乎美哉弗知衰老之我迫也又嘗曰忽吉甫之金蘭循經滑伯仁之經絡發

揮皆經脉流注孔穴高下外景也華元化內照圖言臟腑形象氣血多寡內景也各得其一而朱奉議二景圖雖兼二家之說又畧而弗詳某以馬宗素通明形氣圖補外景王好古臟腑用藥圖補內景庶爲全書爾於是著內外二景圖補若干卷又嘗曰本草備載藥性修于有宋政和間自隋唐以來明察藥性者東垣一人而已抑能用東垣之氣味而上兼仲景之方法丹溪其庶幾乎然二子元人也皆生于政和修書之後高見絕識本草中寔未之載其備錄二子之言間出已見以補本草之闕於是著本草補遺若干

卷翁因宋人張杲季明博採經書子史中有關于醫
術者千事裒輯成編名之曰醫說顧所載有未盡者
乃用其所立門類亦採傳記中醫論方劑總千餘條
釐爲十卷名之曰續醫說皆季明之所未及者既成
編翁求余序之較諸季明所輯尤爲博洽云翁平生著
述甚富多未脫稾茲弗殫述翁之術盛行于梁宋間
梁宋人稱醫中讀書多燭理明者必曰雲嶠翁雲嶠
翁汴中故多醫翁之前有周溥文淵者亦以善醫鳴
所著有方法攷源藏于家

嵩渚子曰余讀司馬遷史記竊觀其爲太倉公作傳

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
十有三人攻療之驗甚具何其與它傳之體不同也
蓋醫寄死生厥繫至重故變例以紀事慎之也嗣觀
國初諸大老文集如宋潛溪戴九靈朱天台爲丹溪
滄洲抱一攖寧作傳復備列其著述之旨是又一變
例也余爲雲嶠翁作傳兼用二體以成之第愧文思
彫落筆力萎弱弗足以傳遠爾草創既成付其家俾
其子孫寶藏之以詔來裔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八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九

碑七首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八十九

大梁 李濂 川父

碑七首

晉烈士廟碑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鉏麑之死靈輒之亡與夫韓獻子啓景公立孤之言未嘗不掩卷悲怛引袂雪涕而泣下弗已也乃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盖即此地云余駐馬遲徊詢程嬰杵臼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侯山乃嬰之故村韓溝乃獻子宅里逯家莊乃公孫中社原頭左城公孫之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在焉余因命父老導諸之出城南郭門則酹嬰墓反而出城北七里則酹杵臼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酹獻子墓晡而旋宵而求喟緬惟諸烈士年代遼邈塋壟荒蕪非建祠以合祀之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槩在天壤間雲霄星耀震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爲撤淫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則見短碣伏草莽間篆刻莫辨洗剔徐覽始知是廟爲杵臼故祠乃白其事于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君咸是之且謂余曰匪祠何以表烈匪碑何以昭遠盍紀其事而載之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氏之無道極矣嬰朔之友也杵臼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薦士也杵臼死之嬰立之厥贊之卒戚屠而反其田邑可不謂難矣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麑者受命於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車右也靈輒翳桑之餓人也觸槐搏獒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孟之義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貌宣子于中而廞嬰杵臼彌明麑輒咸配食是故合祀之者禮也先宣子者主也次獻子者貴也次嬰杵者功也次彌明麑輒者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者思也廟曰烈士者悼也廟既成余作迎送神樂曲二章教忻之人於春秋饗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并刻之石其辭曰

緪瑤瑟兮拊鼓巫緌節兮應舞神之來兮前纛旗紛王佩兮光陸離風颯颯兮淒其若有亶兮傷悲曰遭時兮靡昌匪諸艮兮噂嘈聯虬駟兮徜徉澹忘歸兮

樂故鄉睨九原兮望驪相顧歔欷兮涕泗浪浪

右迎神

終獻兮徹俎停律兮降羽靈濟濟兮既歆炎去我兮何所太行委蛇兮滹沱東流吁嗟此邦兮神之樂丘春芳菲兮秋黍胡不留兮容與陵谷變兮時代移遠有塚兮近有祠共風萬祀兮在茲悅我氓兮求思

右送神

陽臺宮司馬先生碑

陽臺宮在濟源縣西之王屋里曰陽臺者玄地即古之中巖臺在山之陽也舊名陽臺觀有石碣刻唐睿宗送司馬先生還天台詩李子之遊陽臺宮也讀碣詩觀先生冊龜石牀已酌于白雲道院或問司馬先生居天台山尚矣見諸圖誌徵之石刻炳然可攷乃玆地有先生遺跡何也李子曰先生自天台而徙王屋也請聞其詳曰先生始居天台山武后嘗召見求還山勑麟臺監李嶠餞之洛橋之東睿宗景雲二年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徵之召入宮中問陰陽術數之事先生對曰老子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且心目所知見者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可無為乎對曰國猶身也是故遊心于澹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所為則天下理睿宗嘉嘆曰廣成之言也欲加寵位先生固辭還山賜寶琴霞帔以遣之公卿皆賦詩以送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明年駕還西都先生請還山玄宗賦詩送之十五年又召至京令先生於王屋山自選佳勝為壇以居今陽臺宮是也先生居王屋山上言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悉司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儀悉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之因勑五嶽建眞君祠而冠服制度皆先生所定先生博學能文工篆書更為一體號金剪刀嘗刊定老子章句用三體書之傳世年八十九卒于王屋山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賜號貞一先生云先生名承禎字子微溫人也少為道士師事潘師正師正師王遠知遠知師陶弘景以方外之學相授受玄宗命其居王屋者欲其近闕下便召見也吾恐世人不知先生徙山之繇故著其槩于碑以示諸來遊者

重修玄帝廟碑

汴城南三十八里曰陶村其地蓋有陶令入墓云元至正間名大張村仁壽鄉今名木魚寺緣寺建而號

厥地也寺之後故有玄帝廟土人稱其地曰廟兒岡岡存而廟廢矣正德辛巳六月鄉民張鵬募緣王守定倡率重修之乃築崇基起立神殿三間繚以周垣樹以嘉木左碑右鐘兩亭翼然規制視昔加閎焉逾年告成乃屬瀟紀其事刻之樂石以垂永久夫玄帝者北方之神也傳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是故在天爲虛危之宿在地託龜蛇之靈在五行爲水在五色爲玄而其數則一也神理不言應以象類故見其象類神可徵矣夫神之在天下如風之噓谷所觸皆通如水之行地無往弗達榔梅之蹟五龍之異非其彰

彰顯著者乎瀟汴人也幼聞長老言宋天禧初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因建眞武堂於其地亡何泉涌堂側汲之靡竭負疾疫者斟歆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餘區以祠神茲地茲廟其建於斯時邪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自唐貞觀以來神之禦菑捍患圖冊不可勝紀若渥雨應姚簡之禱雪晴濟戴斐之軍其在　國朝尤著靈響然則廟而祀之者禮也祀之孔虔者誠也禮以達誠誠以歆眞闔境之民將庇神之休雨暘時若百穀歲登永躋仁壽之域則神有功於民而民非諂於神矣乃若出貲修廟者之姓名悉載之碑陰

河南省城重修鼓樓碑

夫樓奚以鼓稱也貯壺漏戒昏晚嚴晷度敬人時王政之所必先者也古之聖人配天作則仰觀七曜俯順五辰乃建日官俾典壺漏籌無停機抱無斋舉晝夜聿分節序靡忒是故堯欽曆象舜在璣衡周專挈壺其道一也曾謂更鼓非王政之先務乎河南省城宋之京都也舊有鼓樓傾圮弗治景泰庚午嘗修之適霪雨而罷天順辛巳再修之適河決而罷人皆曰無葺鼓樓葺必有水患故日就頹廢久無議修之者

嘉靖元年內官監太監陽信呂公憲來鎭是邦瞻樓之敝憮然而嘆曰樓以藏鼓鼓以傳漏凡我出作入息之民咸聽此以從事顧可使傾圮如此哉乃咨於撫按臺臣暨藩臬郡府尹咸是之或有以雨潦河漲沮者公颺言於衆曰霪雨者陰陽之愆也河決者地道之變也夫何預於樓吾苟役民以時動民以道不侈財不妨稼則陰陽和而地道順矣夫何雨河之慮乎於是選吏董工鳩徒獻力程藝稽勞賞勤作怠公日臨臺趾以勸相之是故財無耗竊工無簡畧不踰年而告成亦竟無雨河之患是役也經始於丁亥之

春基築於夏臺成於秋樓完於冬更漏分明四境遐聞形勢宏晃一方壯觀盖百餘年因循未舉者而一旦舉之非公識治體重民時得人心服衆口而能若是乎汴之鄉大夫里居者咸謂公排浮議以修廢墜吾民宜百世思之乃買石樹碑請余文以紀其事余亦嘉厥功之有成也輙敢原王政以爲說如此嗚呼登斯樓者其尚知所自哉

大梁金鐘李氏世系碑

吾李氏家世汴人以小兒醫有聲梁宋間號金鐘李氏六世以上莫詳其名諱始祖諱景樓者醫書滿家

多發奇難隱奧生一子曰鐸克世其業父子並爲御醫鐸生五子曰得禎曰得祥曰得福曰得祐曰得祿而得禎之子榮一傳絶得祐爲太醫院醫士卒于京邸得祿勿而殤並絶得祥精醫術盛行永樂洪熙宣德間生五子曰仁曰義曰信曰温曰倫仁倫咸業醫與義温並絶信吾祖也醫與有奇効弘治改元以齒八十餘應　恩詔冠帶稱壽官壽官府君七子曰敬曰德敏曰政曰敞曰敔曰敭曰孜敬吾父也忠信坦直爲時名醫生三子曰洪曰淳曰濂洪習醫淳服賈濂讀書不類頻祖考庇廕之休少舉進士三爲下大

夫今歸老丘樊課子訓孫幸無大過德敏中成化丁酉河南鄉試筮仕山東樂陵縣儒學教諭左遷直隸常州府儒學訓導擢　榮王府伴讀生四子曰永舒曰永昌曰洛曰湘永昌階朝列大夫爲儀賓與永舒湘俱蚤卒絶洛讀父書中嘉靖甲午河南鄉試今爲山東曹州知州政敞敭孜並絶敔棄家入武當山爲道士不知所終得福生一子曰全業醫亦以年齒拜壽官生四子曰繡曰縉曰紳曰經繡縉紳並絶經三子伯仲俱蚤卒季浚今爲縣學生云嗚呼吾宗以醫傳家凡十餘世自宋元至今日世爲儒醫所活嬰孩

無算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傳曰有陰德者其後必昌憶昔正德丙子春三月濂赴官沔陽諸父伴讀府君率諸族人餞之南董門授觴於濂濂跽而受之伴讀府君颺言曰祖宗積德數百年始發於汝汝其勉之濂頓首對曰不肖濂弗足以當之然不敢不勉以祗奉大人之教今三十餘年矣顧濂偃蹇蹉跎靡自樹立寔負宗族期望之意竊惟我祖宗積德深厚慶澤流衍子孫必有起而當之者矣績學慎行昭令聞以圖不朽之業濂不敢謂宗無人謹書諸石以待後昆之賢者

輝縣令郭侯興復稻田碑

嘉靖乙巳春三月余西遊王屋山浹旬而返旅憇共城於是登孫公嘯臺謁邵子安樂窩徜徉太行之麓聞有歌于其野者曰衛水滔滔奔流如駛下至雲門逾十九里開渠一丈其清泚泚澤我秔稻三農欣喜又歌曰百泉混混共城之下水鳴石間不舍晝夜我侯惠民引流滋稼咸飽而嬉樂兹穲稏復有和之者曰共城之西卓水渾沸鑿渠引之以灌以溉宜我稻田厥利罔既嘉名永垂惠而不費余聞而異之乃停車道左召父老而問曰胡為有是歌也父老曰此邑令郭侯之善政也吾邑西南三里有鄉曰稻田所相傳昔人種稻之處 國朝以前已有之矣自衛源而下猶有分渠遺跡隱隱可見緣山水衝淤埢畛湮沒荒穢沮洳不復可田以兹賦稅莫辦居民死徙輝人甚苦之去歲夏四月我侯以新安令服闋赴部補尹于兹首興地利以蘇困窮乃相度原隰至所謂稻田所奮然曰是非昔人種稻處邪吾引泉以溉之民食可足也亟白其事于諸上官僉以為然侯獨吉興工計畝召夫刻期畢役上自衛源建立閘口下至雲門約十有九里開渠闊丈許深半之川流沛然莫之能

禦而渠之兩旁今民皆種稻幾三百餘頃北南有鄉曰姬家寨又引卓水泉以灌田幾三十餘頃吾民百世之利寧有窮邪此所以歌謳載塗而弗能自已也李子曰嗟乎天地有遺利則生民阻饑矣郡邑得良牧則養民有道矣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聲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哉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余猶以為異世未之覩見也乃今躬覩郭侯之政而民歌之足以與鄴令史起之事並傳于後世無疑已使列邑皆得若人而為之牧則民瘼其有瘳乎西遊歸之明年丙午春三月輝父老某等渡河抵汴叩余門而請曰我侯興復稻田公親歷見之也去秋大熟畝收一鍾計穫稻二萬餘石變汙萊而登膏腴脫枵腹而為飽食逃者歸病者起逋負者完皆侯之賜也侯名譽著聞行且遷去誠使後之為令者踵侯之舊政而修濬之雖數千頃

稱可致也頎公劉文紀其事將刻之堅珉垂示永久則侯雖遷去善政猶存也余諾其請輒采其語而書之侯名淳字子美直隸高邑人壬午貢士先爲新安令有瑞麥之異今令輝善政寔多而興復稻田特其一事云

洧川令衞侯去思碑

衞侯綸字理之山西潞城縣人也嘉靖辛丑四月奉朝命來令洧川三載政績著聞甲辰五月遷陜西布政司理問以去洧邑之民無老稚咸戀戀弗能舍於是致仕官闕詔省祭官王禋里父老周禄等乃撫侯善政之槩以爲狀冒暑走汴爰告于嵩渚子曰侯惠澤在吾民今遷去願得公之文以識去思將鑱之堅石垂永久焉子衰臥林壑懶于爲文久矣顧善善之心君子攸同矧夙聞侯之賢于當路諸大夫故不以不敏辭侯天性闓敏事過目輒不忘下車之初肅謁廟學矚宫墻殿廡堂齋號舍皆朽敝弗支乃毅然以作興爲已任措材鳩工修葺完整又甃泮建橋栽植槐栢規模閎敞視昔有加政暇輒命題試士朔望詣學講書士之貧者則給膏油楮墨婚喪弗能舉者則賙之又立社學延師以訓童蒙其崇重學校有如此者邑之南有河曰雙洎每歲夏秋之際暴雨水漲勢甚洶湧瀰漫民廬淹沒禾稼爲患甚鉅侯至修築隄防乃不爲害河舊有草橋而水木歲取諸民吏緣爲奸侯易以板木爲浮橋以時徹架而行旅利涉民無科擾邑又有楊家等陂十餘處霪雨泛溢敗田千頃累歲告災民生彫瘵侯相度地勢乘農隙之時役民疏濬之今免于患其興起民利有如此者邑城爲霖潦所壞時適有北虜之警侯憂形于色乃築卑爲高增建角樓若干楹雉堞齊密屹然改觀又修演武場操練兵壯居民恃以無恐於是巡撫都御史姚江魏公巡按御史歷城趙公交薦于　朝曰洧川令綸遇事勇爲聞警知懼乞擢用以勸其振飭武備有如此者邑之藩臬分司暨縣治吏廨倉庾巡警鋪歲久浸壞侯視篆以來經營繕葺罔弗完好而民不知擾焉其修舉廢墜有如此者邑有節婦郝氏李氏姑婦孀居三十餘年經數令未有表其事者侯申達當道而旌之民間男女長成過期未婚者侯勸諭嫁娶人無怨曠其敦正風化有如此者洧民素健訟往時赴愬上司者無虛日侯剖決衡平訟牒簡息而無復越愬者隣邑有難決之獄上司必以屬侯經鞫問者輒無

寃如許州民王天祿新鄭縣民蒲華皆罪不當死前
官問擬死刑侯勘莫白侯承委檄往鞫盡得其情竟
白之二人得不死商水縣民婦黃氏寡居其姊夫竇
氏子欲奪其產誘妻母楊氏誣告婦毆姑縣擬大辟
分巡僉事朝城江公屬侯鞫之侯廉得其實事竟白
其開釋無辜有如此者杞與考城兩邑民爭田二百
餘頃溫與汜水兩邑軍民爭黃河退灘地近千頃累
年不決巡撫魏公檄侯勘之侯定界丈量四邑心服
其善折久滯之獄有如此者它若均平徭役而吏胥
莫能爲奸節縮浮費而里甲弗致困累捕蝗而不爲

災治盜而自解散教蠶桑以足民食儲穀粟以備歲
歉崇禁善政弗能殫書賢哉衛侯可以垂令名于百
世矣侯由冑監筮仕西華簿擢判易州再擢良鄉令
丁外艱歸服闋補任丘令未幾調淯川所至咸有惠
政故既去民謳思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以
其好惡與民同耳苟反厥好惡民將疾視之惟恐其
去之不亟也夫何有思之者乎侯行政中理而得民
之心民感德不忘而思侯之深侯非有要于民而民
非有私于侯亦惟天理之在人心者自有不容已焉
爾予從民之請書侯之善政于石俟異日太史氏采

之以爲循吏傳云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

書簡一　九首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

李濂　川父

書簡一　九首

上提學劉公書 正德壬申時在郡庠

濂再拜獻書大宗師門下日者文旌北指按部汝郟之墟河北人士聞風鄉化吾省學政脩明自天台陳先生之後乃今復見於執事斯文幸甚邇聞出巡試目多是長題限以起止命士皆寫訛一字者必朴落一句者必黜罰譴之下間及佳士濂聞之弗信恐涉謗傳竊意君子敷教之方必不若是苛也昨會一外邑生寔因訛三字而黜者始知果有是事濂惟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有過而弗三諫匪忠也父有過而弗幾諫匪孝也禮曰事師無犯無隱蓋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濂請正言而無誅可乎今夫士之讀書以省悟踐蹈爲良而不以記誦無差爲貴且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也觀其所著七篇援引詩書不無舛錯使其生於今之時亦不免見譏於執事之門矣何以見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事也孟子誤記以爲周公之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言也孟子誤記以爲曾子之言周室

班爵祿之制而失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而已忘其三並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載於牧誓者甚明也則以爲虎賁三千人漢水固注之江而汝與泗則入于淮而淮又入于海紀于禹貢者甚詳也則以爲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若是之誤不可勝舉然後世讀其書與六經論語並尊者何也蓋一言一字之偶誤不足以累其七篇仁義之大旨也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書固不可不熟讀若因其小失而遂黜之不幾于蹊田而奪之牛乎若夫塲屋大比命題訛一字者必貼出不容終試爲防奸弊耳事體固與嵗考不同

也執事寔帷巡歷振揚文教運鼓舞作興之機于臬臺之上甄拔異材激勵後學俾一省之士爭相濯磨有所興起不以寸朽而棄合抱之木不以無瑕而取它山之石斯木鐸之善鳴者也濂猥辱國士之遇愧無以副偶有所聞輒敢布露悃愊狂瞽冒陳不知忌諱測度執事好問好察博采芻蕘决不咎逆耳之言而加罪於忠告之士行見日月之食人皆仰之矣濂頓首

荅友人論詩書 正德甲戌時在京師

景氏來京得吾子手札詩什再拜祇領吾子謂僕之詩體裁流麗聲色並存僕豈有是哉乃過與如是又謂僕更加雄渾參差優入古人之域誠告切直無非欲共振大雅此與世俗小兒互相誇好者萬萬不侔有友如是何幸何幸適來旅邸多暇日得從事觚翰鍾嶸有言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羈之餘竊有所見請爲吾子陳之人有恒言詩莫盛于唐僕意唐但盛于歌行近體耳五言古體其衰于唐乎何以知其然也夫有唐好古之士自陳拾遺後莫若李杜李白古風五十九篇首憫大雅不作慨然有復古之志上而擬諸漢魏諸子之作豈其然乎杜甫五

言古詩高者莫若前後出塞潼關新安石壕諸吏新昏垂老無家諸別及自秦州如同谷紀行諸作辭音審調或與古亦有間焉僕不自忖度竊欲五言古詩必則漢魏晉人歌行近體必則李杜而更以初唐盛唐諸公參之自中唐以下無論也雖令茫無所得自信頗固即論初唐富麗有若四傑綺錯有若上官儀俊思有若李嶠氣詞贍茂有若杜必簡有若喬知之有若沈佺期有若宋之問有若劉庭芝盛唐諸公若孟襄陽之清遠王江寧之俊逸高常侍之氣骨儲御史之超灑王右丞之景象岑嘉州之奇峻它若李頎

崔顥賈至常建之徒皆歸然可則專則李杜而盡棄
諸公僕不敢以爲然何以知其然也嘗觀李杜二公
之作未嘗不兼則古人李白酷愛鮑謝諸子杜甫亦
以陰鏗庾信徐陵稱之李白嘗專于一乎杜甫刻意
則古者也若城西陂泛舟之作則之問也和嚴公軍
城早秋則四傑也體無常師餘難殫述是故君子之
爲詩也正軌以愼其途旁求以參其變氣格雄渾爲
之主盟詞彩葱蒨爲之佐輔有氣格之詞彩則疎鹵
難觀有詞彩之氣格則靡纖可厭今有嶧陽之桐材
中琴瑟弗加髹漆則不可以鼓公輸子之爲宮室也

梁棟簷楹榱桷備使無丹青黝堊則不足以壯明堂
清廟之觀閭須白台天下之美婦人也苟奪其襜褕
珈瑱簪珥膏沐之飾則旖旋損矣故曰山無樹林泰
華失勝天無霞靄陰陽不神故氣格宜先而詞彩即
次之矣吾子以聲色並存與僕僕何敢當哉若曰雄
渾參差尚顧肆志畢力請事斯語未知力量何如耳
吾子寄來詩什京之才士傳覽爲宜再遺三遺爲我
鍘鏡人行匆遽走筆不盡欲言惟亟判是非覔便寄
示爲慰荀卿曰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冀吾子捄
瞑眩之藥醫沉痼之病大雅一振麗澤有光僕頗直
頗利者也吾子其繩礪之

謝撫治簡庵陳公旌薦書

竊惟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歐陽公有是論也夫文章
政事在聖門分爲二科雖以游夏求路之賢尚不能
兼之況後世之人乎而況至愚極陋如瀌者乎近觀
邸報執事舉劾撫屬官員乃薦瀌曰有潤身之文學
有及民之惠政瀌一聞斯語內愧於心而外作於色
蓋不勝忸怩惶悚之至矣夫瀌大梁之鄙人也幼習
舉業他無所知惟隨俗記誦章句應試有司以取科
第而已暇則摹倣古體學爲文辭亦不過竊前人之

糟粕以效春蚓秋蛩之一鳴而已何敢與文學之列
乎若論政事尤爲可愧自守沔以來連歲水荒盜賊
竊發饑饉師旅迭興並至夙夜憂勞漫無裨補令雖
漸次平定寔出天幸非守牧之功也瀌居常自念蹇
鈍下材叨典大郡德不足以致豐穰才不足以撫疲
瘵技劾而去分所宜也而乃尸坐黃堂蹉跎苟祿執
事撫治湖襄激揚官吏即賜罷黜亦不爲過顧乃騰
諸薦牘以瀌爲列郡循良之首豈非大誤歟昔郭隗
謂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
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

且買之況生者乎[illegible]期年千里之馬至者
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執事之首薦不肖意或
在於斯乎濂聆不益懋厥學益脩厥政以仰副下執
事過予之盛心決不敢得罪名教甘歸下流為門墻
之玷貽薦剡之羞而累下執事知人之明謹此吐露
衷曲兼申謝臆餘惟若時調攝為吾道增重不宣

謝總憲東湖吳公旌薦書

濂再拜遹得邸報見執事旌薦湖南官屬濫及於濂
署語極其稱予大過情實顧濂庸陋何以得此不虞
之譽乎憶去秋謁公漢口舟中辱賜殊禮款留飲讌

且盛稱宋名臣張忠定呂正獻之為人濂竊思張忠
定之使蜀也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
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呂正獻之為侍從也惓
惓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顏
子敦臨程伯淳顧張天祺戩等皆一時聞人而薦之
靡遺卓哉二公之所為是故峻業著於當時休光流
于後世人到于今稱之濂備員州郡素守恬退之節
於公無一日之雅又無左右為之先容而自擢謝薄
政事疎拙又非孫莘老李公擇之名流公乃效張呂
之忠勝古[illegible]之稟明揚末采宣布　朝堂孟子曰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濂惟益勵初心益慎官守以求無
惡於志仰此所以報知己也謹差吏齎啓上謝幷獻
近所為箴銘賦頌之文二十一首上瀆清覽臥閣之
暇倘令治書蒼頭一吟諷之亦可以當瓦缶之一鳴
觸忤鈞嚴無所逃罪濂恐懼再拜

謝巡撫鳳山秦公旌薦書

濂竊聞語至卞和獻璞之事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
夫弗遇所知雖至寶難售矧非至寶而人之棄之也
固宜伏念濂為秀才時適公執憲中州秉鐸造士乃
辱甄拔優獎待以國士既而筮仕沔陽又遇公拊循

其地三四年間導掖而培植之恩德深厚曷罄名言
今年春乃薦濂於朝曰知州某學行兼優修己之功
素容兵荒善處恤民之政居多此體用之全學士夫
之極譽濂何人斯而敢當此褒嘉之語邪雖然龍媒
紫燕值數樂而價益增鏌鋣干將遇風胡而品始定
執事素持衡鑑之公誕受激揚之寄一經品題便作
佳士獨濂庸劣懼無以仰副盛心耳此所以聞薦驚
惕而寢食靡寧也昔者皇甫規之薦張奐常何之薦
馬周狄梁公之薦敬暉等君子以為不負所舉而三
君子知人之明益彰桓譚鼓琴少失正調宋弘猶面

斥之悔其誤爲往事如此服然可鑒瀌焉敢愉於官
守以傷執事知人之明乎新撰賦三首謹命吏繕寫
隨啓瀆獻倘不賜棄擲下之記室族甚端清暇取而
一閱之擊節稱説惟執事擇焉南望楚雲無任瞻仰
瀌頓首

謝巡按東塘毛公旌薦書

瀌者續北行道經淇水旅食郵舍中得執事薦官邸
報内閣小子瀌器識高明問學該博才能不止於作
郡文行誠可以淑人瀌讀之愧而汗顔感而銘骨竊
思庸庸祇祇周典之常激濁揚清憲臣之紀如瀌陋

劣分宜罷黜乃辱禮遇優殊封章上薦過情之譽其
何以戡昔者謝諫議泌善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
過數人後皆有顯名於天下每發薦牘必先設几案
庭中置牘其上乃焚香望闕再拜曰臣又爲朝廷得
一人其慎重如此執事薦賢爲國之心夫何異於謝
公獨愧瀌非其人耳濫竽竊吹之恥其能免乎雖然
鸞鳳杞梓畢集公門瀌決不敢怠於官成以貽薦剡
之玷郵舍中偶值便使草率具啓聊布區區感愧之
私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伏惟俯賜鑒諒不宣

上秦中丞論沔陽賑荒書

竊見湖瀋惟沔陽地最卑窪軍民築垸衛水號爲垸
院耕種田糧近者川襄二水并洞庭西南山水悉發
匯聚於沔各院隄防盡被風浪衝決軍民逃亡溺死
道殣相望往時各院室廬殷庶雞犬誼集即今一院
或十戸以上或七八戸或四五戸者有之四望瀰漫
流徙殆盡每興春燕無巢之感今蒙撫院加意窮民
懇奏蠲租乃荷　聖恩軫念　特簡大臣齎銀賑救
生者慶再造之命死者還遊蕩之魂沔鄂稱慶凋瘵
可蘇抑救荒之政有無窮之惠有一時之惠無窮之
惠遠而有功一時之惠近而多費夫錢糧取辦於田

畝而田畝藉衛於隄防使今歲之隄防不脩則來歲
之播種無地由是饑饉又有相仍之勢租糧益無可
辦之期蠲免之疏似不可以疊陳賑救之恩亦難望
於累及生民之憂甚有既乎瀌職叨守牧不敢坐視
民瘼而不之救欲先將各院垸長拘集審查見在人
戸并多招佃糧人丁及親臨踏勘週圍丈尺攢造文
冊候大賑至日計垸院丈尺之多寡驗工支給逐一
修築如此則民不招而自復工不勞而易成　聖恩
遍播於今日歲事可望於來年若但憑吏胥簿牒之
數給　朝廷帑藏之財則里書侵漁奸弊影射費且

不貲而民亦觖望矣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又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孟子曰利之而不庸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由聖賢之言以揆給賑築堤之事蓋事理之至當政體之可行民生之有益　國賦之是賴無可疑者管見如此伏惟高明裁納

上吳中丞論湖廣修誌書

伏辱執事公牘命瀕總裁湖誌而又馳吏沔陽采取本郡人材物産之詳竊惟僞漢陳友諒乃本郡黃蓬村人生當腥羶之末少負鴻鵠之志驍健超群威名震懾吞據全楚睥睨中原雖狐魚糾衆罔知順逆然田壟奮臂頗著梟雄今本郡山林高士縉紳名流俱已採摭行蹟收録傳紀欲將友諒事畧並列于後緣負固之初掎角荆南久壓　神算僭升服御僞署名稱屢書　諭降敢肆騷繹既而鄱陽决戰兵敗身殞誠非應天順人度德量力者似無足書即欲刪去名號但友諒滛嘯巖呼名寔甚著其子理去逆効順志亦足嘉　高皇帝深仁汪濊大賚封爵父子兄弟並拜王侯後雖徙置殊方實則肇蹟於沔郡城玄妙觀本諒故居而編氓謝氏又諒遺裔似亦不可不載

也況元史已備紀顛末沔陽舊誌亦附載列傳今欲放班史陳勝項籍之例別為外傳以附本郡人物之末使　聖朝封錫之典不至湮没友諒行蹟之詳又有足徵但事關筆削義愼陽秋必須斟酌論評方可垂示永久今命吏録出謝氏族譜一冊并舊志叙傳一首齎獻麾下伏祈台鑒可否早賜批荅幸甚

答王參政論游覽山水書

瀕頓首道思足下憶昔公參藩于汴政事之暇時辱枉顧敝廬劇談清話教益良多自辛丑春郭園之別歲序荏苒忽復十載仰念高風可勝嚮往今年春三月始得公去冬書札情篤意勤如奉顔色乃謂以鄙人為可與言者而商及游覽之事大意謂古人游跡傳諸後世者多羈旅寄寓之士而仕宦者恒無聞焉惓惓以阮公之蓬池吹臺之杜高李為說吾竊以為不然古人杖屨所臨其跡不泯者亦惟以其人之可重言之可傳云爾而顯晦之與漂泊固在所弗論也昔謝靈運為永嘉太守每遇佳山水輙留詠如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人至今詠之嗣為臨川內史初發石頭城而曰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則入華子岡而曰且申獨往意乘月弄

潺湲遂為古今嘉話謝玄暉為宣城太守出新林浦向版橋而曰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晚登三山還望京縣而有澄江静如練之句迄今膾炙人口夫二子分閫專城佳旗熊軾豈羸[illegible]者而杖屨所臨其跡不泯如此矧尤有不為二子者乎公行誼醇雅詞翰兩絶苟振衣一出海内名流望風迎候治具以從頥侍几席者當隨地有之不知幾何人公顧憂其被侮見譏糧不繼而樹遭伐何過計之甚也吾自丙戌免歸杜門不出者逾二十年乙巳之春游與偶發漫有河北看山之行聿入王屋陟天壇濯纓濟池造

李愿之盤谷還經濟邑過山陽訊竹林遺蹟迤邐至六眞山尋列仙冊竈弭駕共城登蘇門山酌酒嘯臺之巔循嶺而下憩孫登土窟酹邵子安樂窩盤桓旬日興盡而返凡得雜詩暨文若干首吾方自愧荒陋人不足重言不足傳欲毀棄其稿而前巡撫池陽柯公見之乃驚歎以為奇遂鋟梓以傳吾欲掩其醜而不可得矣屬者復擬出游將東登泰山躡日觀坐待鶏鳴眺日出之景下上山坂觀秦松漢柏及古帝王封禪處停驂曲阜謁闕里廟覽夫子手植檜問陋巷舞雩所在西游嵩山踐盧鴻巖遺迹登箕山之陽因弔許由冢云又欲南游武當諸宮觀王芝瑤草行或見之便道趨隆中訪諸葛氏草廬舊址而後歸此區區之夙志也束裝戒發客有沮吾游者曰古之高賢眞逸如陶淵明尚矣然其興之所寄不越乎田園籬落之間松菊桑麻之畔而已曾未聞其離家而遠游子足跡半天下名山秀水探歷已多勝覽奇游篇章已富今以遲暮之年而行役靡息似非逸老攝生之道也吾聞其言異之諦窺其意亦愛我者也乃詰之曰況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非柴桑翁之詩乎其遠游之志已略見於此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非

柴桑翁之辭乎而以遨以游亦翁之所不廢也想其遭時多故日抱隱憂故託諸酒以自晦夫何暇於遠游吾生際　昌朝心無它慮得以肆志游覽焉能匏繫一室以自槁乎吾既以是荅客而併以告公惟或有沮公之游者而以是曉之耳遠游之行公請勿疑門庭一出景星是瞻題詠一留紙價踴貴夫何美於蓬池之阮吹臺之杜高李乎抑聞武夷九曲為天下第六洞天飛泉疊嶂澄徹心骨寔昔賢栖遁之地公家溫陵去此為甚邇安得借公往游其間聯榻紫陽書院[illegible]數日面訂昨所諭閩門狂簡之學不特攬

山水之奇變縱目於風塵埃壒之表而已公寧無意於茲游乎鳥虖人生斯世合志者希講學論文天壤至樂如朱張南嶽之游伯恭寒泉之會較諸蓬池吹臺之跡其遠近大小何如也伏冀術業同心裁度期約則千里奔赴之朋百年麗澤之益不在古人而在吾輩矣豈非逸民之孤蹤斯文之雅集哉飛鴻南來佇聽嗣音

附 王參政書

昔年汴上宦游無宅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晏殷高論揚搉於風騷之場此為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遠無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想彼此不異也居閒或追數舊歷事跡輒有感歎蓬池之上阮公長嘯杜甫與高適李白同登吹臺悲歌酣謔皆傳為後人美談乆而不泯吾雖游汴豈復能使其跡有記於後邪然諸君子之在當時皆羈旅寄寓之士其跡為奇吾方擁旄乘傳從事於文法體勢之間勢固不能為奇如高適持節彭門今人亦不復道說而瀼西樊門獨言杜甫顛融之與漂泊其得失固如此昔今已廢宜可以為奇方圖自計已悔少日所作而仰希聖門狂簡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為奇且將被逐見譏糧不繼而樹遭伐矣以此疑而未決敢私以似公夫往者既失之而今又度未可得幸有以釋其疑而決其計也數年不通書今始通音問又不作寒温語而獨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忘見荅也願言之懷殊不一一游記二篇聊往請教嘉靖戊申冬十一月朔日慎中頓首拜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一

書簡二　二十首

目錄畢

大梁　李濂　川父

書簡二　二十首

與王定齋提學論澠池曹先生書

曩辱枉顧語及西游嵩岳至于澠池惜澠人莫有舉月川曹先生爲執事告者執事獨道藴德好善如饑渴而又以風化爲職者也茍聞先生德業之實即使不過其邑心猶嚮往之矧入其井里適其墓林肯不一駐軺于賢者之祠下哉按先生姓曹氏名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人永樂初鄉舉先生穎慮夙成自幼勵志聖賢之學讀書涵泳體驗多所自得教人以踐履爲主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虛往實歸成就者衆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初爲山西霍州學正講授不倦士心悅服後調蒲學霍士連疏爭之不釋竟卒于霍郡人爲之罷市巷哭遂留葬於霍焉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西銘述解諸書傳于世今板刻亡矣成化間內翰黃卓庵諫過澠池謁先生之祠問其墓曰在霍州卓庵憮然曰狐死猶首丘先生豈然一代儒宗旅魂能不念故鄉乎乃捐貲屬縣令移葬澠池今其祠移而樵采罔禁祠漸廢而且遂莫傳此

僕所以不能不仰告于執事也往見大司馬幸庵彭公貽前巡撫都御史梧山李公書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文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也先生門祚衰薄祠墓荒蕪請下有司脩葺之求訪遺書次第刊布仍乞于先生故廬之左建正學坊以風厲來學斯文之幸也初梧山銳意舉行無何代去事不克終若有所待而然也夫先生德業之實載諸天順日録及一統志者雖不甚詳亦見其槩矣僕比游金晉頗聞其遺事於蒲霍士大夫歷年久遠人思不忘二郡學宮並祀廟貌僕靦縷僭言非敢爲鄉邦私也僕退藏林壑杜門讀書咯然無復外念顧獨惓惓以是爲執事告者盖以正學寖微士盤於道詞章之習日勝而身心之學幾絶鄉先正有如曹月川者流風泯沒後學罔聞使不及今表章以示風勸則俗學狂瀾其何以障之哉伏惟執事察幸庵崇重之心終梧山興起之責表其里居刊其著述此則教化之大者昔晦翁之守南康亟刻周圖潞公之在洛陽碣題程墓先賢後裔其道一也惟高明圖之

與張甬川書

瀰孱國士之遇感激奮發媿無以副病中妻䕃慰問
愈而走謝而後返焉日夲走塵土遂遠素懷竊念瀰
不忖寡陋粗有微志而坎坷州郡乂弗能自振世之
所競我之所無我之所脩世之所棄督訶呼咄之下
誠非志士所能堪我思古人不得伸于時必圖有以
傳于後歲月東流並逝而不返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此烈夫畸士所以覽鏡而悲廢書而嘆歌牀枕而終
夕不能寐也瀰倦且病矣思脫羇馬歸老嵩邙之下
家雖貧猶能授句讀於鄉之童孺妻織僮樵飯牛而
獲免非遇大凶年諒不至於餓而死也況以百年未

盡之身而潛心大雅之業以畢吾志猶有可樂者乎
若復逃遭遲徊忍詬而不以去徒齷齪然窺人眉睫
喜怒以送韶年此天下之至惡也夫蒙天下之至惡
而不知去謂之匪智去矣而不决絶謂之匪勇夫智
勇天下之達德也實弗敢讓于人人瀰獨抱斯情良
亦苦矣而難以語人盖幽禽必擇木而始啼絶琴不
逢人而輒鼓環視前後知已其誰執事天下士也而
謬以國士遇我舍執事而不以告則終身無可告者
矣執事其矜而察之否邪辱手眷索書瀰欲撰一長
詠奉揚德烈困簿書乂弗能就旬日當完上請益兩

後河水驟添可以運艇歸當訪子于甬川之滸壬午
夏日寓台州桑洲驛書

附　張甬川答書

比聞多事兼有天台之行已為執事快悶忽拜讀
手書不覺悒悒興喟嘆人情世事至于今日固已
無可言者然邦奇愚愫猶望執事少寬以需大用
竊見明道先生以縣簿起其遊山有猶勝低眉對
俗人之句易以涉事為交害以不事王侯為高尚
然古聖賢猶必汲汲皇皇不忍一日忘君焉者固
天性之義亦欲推有餘濟不足以副天之生我與

命我者之意也況茲　更化之餘公道漸明令聞
令望如先生者豈乂居人下者哉愚夫俗子騁片
詈勢分恣睢吾前曾何足以發吾一嘯而遽悒悒
邪韓歐氏仕終其身文亦傳世不必屏身林壑然
後可以為不朽圖也先生仕優之際出其緒餘人
自珍襲幸少自寬且預試三斗釅醋於東海之濱
殆亦天意之有在也邦奇不肖辱愛厚慙汗感激
無以為喻使者求去甚疾草草布復不能盡萬一
台遊傑作容嗣領也治生張邦奇頓首書

答劉憲副書　希尹

厚示西原子近錄披閱累日喜而不寐詳玩中間多自得之語精微之論蓋有隱括三氏而一之之意障記誦之頹波掃詞章之陋習西原子近日之造詣如此斯世可少斯人哉濂菲鄙無知不足與議竊謂此特西原入道之初見耳終當歸於中正而後已也昔横渠酷嗜佛老之書及見二程於京師對語數日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遂盡棄其異學淳如也晦庵自見李延平後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佛老之說皆非也古之大賢多如此子思子所謂知者過之其是之類歟嗟乎舉世方汨沒於記誦

詞章之學而西原獨颺是說於白沙陽明之後其功甚鉅濂何人斯而敢輕議邪因返是書輙贅告請教幸高明指示俾弗迷嚮往萬萬

答薛吏部書 君采

濂顓蒙無似中年始覺昨非濔者謝事林居頗有一斑之見第恨索居鮮助無可晤語者耳承寄高作及老子集解披覽浹旬頗有契合處然亦不能無異同也末由面炙思我甚勝南望雲天可勝悵惘瑩心本詩尚未構思徐當寬便寄上近日拙詩數章録呈教正伏惟慨賜成敎爲幸多矣不贅

答衛憲長書 正夫 丙戌五月

僕不自振立屏伏丘壑順命守義夫何怨尤執事篤念故舊之情曲賜矜惜遠書教慰僕撫躬揣分廢棄允宜而執事乃過爲奬借如此愧無以戢之耳來諭勉示著述之說古之友道復見於今日敢不領佩僕自罷歸杜門卻掃靜坐斗室溫繹經書過而後始比來畧有小悟始覺舊學之非今且勉勉循循盈科后進俟有所得厚積而薄發之然後乃敢下筆爲文耳茲方黽勉從事之日未暇及著述也教及輙爾漫告風便幸不吝誨

答顧中丞書 華玉

憾自四明一別今二十餘年矣竊緬顏色可勝懷仰茲令弟英玉在汴梟時曾一奉手書濂隨附謝啓畧陳衷臆是後音塵絕矣茲厚示遊衡岳諸篇披誦累日怳如親侍杖屨叨從於祝融諸峯之下也仰惟惠流全楚楚人懷之行將入相　廟堂以霖雨天下豈特濂一人之私願而已偶值便風敢布遐心不宣

答張學士書 崇象

濂資愚而闇不能善處鄉人又時運乖蹇遭逢觸忤故一時之謗人或信之而終身之冤莫能自白命是

爲之夫何言哉自丙戌歸田巳八年于玆矣閉門省過百念俱灰獨讀書一念時復耿耿第歲序川流聰明日減經營稼圃學殖就荒又且索居寡依無可晤語凡此皆自疚於心者敢爲執事陳之諒執事亦憫之也耕鉏之餘仰念恩德未盡餘生尚思圖報耳河南承差來自荆南辱賜手教益增感激聞文旆北指即欲徑趨榮澤奉迓星軺顧瀕孑然一身二子俱幼徘徊戶庭不能遠出然心旌搖搖已馳於河之于矣謹裁短啓奉候起居外具紗帕一端李詩四部少將瞻戀之私餘情種種臨紙不悉伏冀台慈照原

答童太史書 士畤

昨者邵和甫過汳得手翰始知執事有承重之感緬惟大老儀刑無任悲慟辱示近作二篇體製高古由是而之焉追踪古人無難也更有膚見尚容嗣告耳汚陽郡志聞屬筆大方此僕昔所留心而未遑者伏冀早賜脫稾俾一郡之文獻託子長椎筆以傳不朽邦域之幸也夏中及禫倘念及林壑過汳一會相對如夢寤寐此情當何如也諸葛旻趣伴行急草草不盡覼縷

寄童太史書 士畤

辛卯冬邵和甫過汳曾一奉華札嗣後寥寥矣僕懷思一念未嘗暫忘執事夙辱我者諒同此念也林居寂寞冲澹自守頗無累心事恃素愛故道及之閒宦屢遷忝無任喜慰正欲問訊恨無良便偶舊吏甯兄明來見潦草具書情不能悉近日著作成帙倘辱示及具如見我士畤面也亮之亮之

答林方伯書 以乘

吏來辱惠手翰及高詠披誦累日如奉顏色若萬事看斑鬢十年邈素書岐路長風雨春山有蕨薇遠慚彭澤宰深巷掩荆扉之句良佳且不但詩佳而題目

亦古澹昔人謂試觀題目即可知時代信不我誣也吾兄仕優而學妙悟洞徹而藻思逸發如此深服深服同年故人仕汳者遷代幾盡村居閒寂無可晤語恃愛故瀆及之艾軒慈湖二集再拜祗領如獲拱璧展誦之餘倘有寸見皆吾兄之賜也吏回匆遽勒狀草草伏冀台照不備

寄衛憲長書 正夫

曩者王方伯來自貴州持手翰至隨具謝啓附貴州承差齎上諒下記室久矣第僻伏丘壑碌碌如昨歲月駛如梭將改素夙夜惴惕恐負大君子之所期望

未知終何如耳省齋陳方伯行便浼草修啓不盡欲
言外寄夏止齋政監一部聊表千里懷思之意風便
幸有教也萬萬

寄郭提學書自徵

憶自晉陽東關話別後于今幾經寒暑矣緬惟執事
視學湖省教化修明人文之幸也僕待斃山林無足
道者言念年誼時切瞻企茲省齋陳年兄行便僭附
短書奉訊門下外具夏止齋政監一部引情倘值便
望無吝教音也

甲午立春日召門人柬

十四日遵具一觴奉延諸賢讌集是日也青陽始至
絳帳初開生菜春盤雖不足於兼味衡門夕酌宜共
舒乎好懷預期早臨幸謝他約

與范憲長柬汝和

吾鄉舉人李承恩理學士也忠信孝友孚于鄉閭欽
仰執事德望久矣執事下車時彼適有喪事未遑趨
叅謁今已襄厝晉拜臺下託僕爲之先容幸賜延
見久當知其人也不佞不佞

寄張都憲書廷獻

正月上旬辱華翰佳篇美既拜嘉感著蕪已附上蕪

牌并拙作隨伴上謝諒下記室矣衍士齋寺曾南行
索書謹此肅候起居外近作最高樓二闋詞旨淺拙
不敢希古作者之軌聊以紓索居之懷而已幸教之
餘不盡區區事類賦一部伴緘

寄樊都憲書孝甫

又不奉書坐之便巽耳恭諗道履迪吉功業懋著安
邊徼以盡忠紹先烈以成孝堂堂大節夫何愧於古
人哉偶值冊都司領班之便草草數字奉候起居外
傷寒六書一部聊引下忱風便幸不吝教音則千里
如對面語也萬萬

寄董大史書士[illegible]

歲龍山來曾奉手翰腆惠嗣後又得石黃門令親寄
來書劄感甚感甚王中川書如命寄之儀封矣村居
之便又稽裁謝此心殊不自安茲值張叔與會試之
便秉燭草草奉布謝私北望雲霄無任翹跂之思耕
鉏感華眠食二事而已朽腐之人無足爲知己道者
日下弟洛會試北上當再布區區叔與趣伴行急不
能盡欲言萬一統惟炤諒幸甚

答顧提學書武祥

昨示悼亡之作敦篤故舊之情憫惻孤婺之意藹然

□擬□□不供文辭之工而已也區區秋來拙吟六首錄呈教覽幸賜郢削為愛而中暇坐懷仰彌深途中近稿更祈惠教

與楊巡撫書 廷用

瀰朽儗下材竭力農畝輸賦之外冀充餬口之資今歲霪雨為災田禾渰沒不惟闔門絕食而租稅何以處之仰惟大君子撫綏中土為吾民造福多矣茲具災狀控告臺下伏希批下所司早賜勘豁則朽腐之人得以沾濡惠澤頌禱無窮

答竜司業書 士嶠

今歲三月間伏承香幣之賜禮重意勤拜嘉感悚昨太康王景華持執事書劄至汲内及誣劾事盖名高毀隨古今皆然君子惟慎厥身脩而已禦寒重裘之喻吾人宜自勉耳伏冀益勵茂德以永終譽送柩還鄉之行未審遂否果然當過汲一晤語也餘弗贅及惟照亮之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一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二

書簡三 二十首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二

大梁　李濂　川父

書簡三　二十首

考績北行辭巡撫鳳山公書

不肖濂質陋品卑才詘世務備員屬末倏爾三年中間時歲饑荒盜賊竊發城郭崩壞賦稅逋欠難處之事不可枚舉即令大才幹者居之猶不免有他虞濂數年于茲幸而苟安抑何脩以致此邪實賴吾師左提右挈扶植而保全之拳拳吹噓汲引之意溢於薦疏之表感激之餘圖報無地七月二十八日赴簾外之役入鄂初意必先詣本院敷陳民隱不意察院有禁弗遂下懷既入貢院計日盼出又自謂揭曉伊邇奉謁有期矣不意下執事懸軍蘄陽濂二十四日出場二十五日按給由文二十六日領文仰仗鈞嚴公移莫速焉自來考績者所未有也二十七日開船宿沌口當是時軍門遠駐蘄陽必欲鼓棹詣見拜辭而去不意鎮守中官貪虐太甚諸簾外官畏逼各為自免計濂又恐彼知考滿官尤難解脫只得星夜趨州挈家北去坐是不能詣蘄拜辭知吾師必俯鑒此情也仰念恩德莫可名狀茲瀕行不獲一辭耿耿此心

無任抱歉耳瀛塲中歷紙句月府君塲公知遇甚優
託瀛作前序論表五策問答俱刊刻訖曾出于一時
草率之作殊不愜意河中今歲又大水賊首揚奇後
猖獗瀛赴京考績欲留家眷而去災郡危城之中心
甚不安今亦只得挈去耳獨恨不能親辭門下顒差
吏其詣斷上啓奉候起居以代面別舟夜倉卒肅裁
言弗盡意統乞鈞慈矜宥瀛無任瞻戀感激之至已
卯秋八月二十七日泊沌口書

考績止汴達巡撫鳳山公書

瀛十月二日自沔發舟沿途雨雪阻滯次月十二日

始抵大梁即欲北上聞銓部舊規每遇朝覲之歲十
一月二十五日以後給由官不得投文必候考察畢
日方許竊念事體如此與其在京守候而有桂玉之
艱不若在家過冬而免風寒之苦新正時序稍和徑
趨京師矣此必屢尊慮者敢告左右昨過襄陽見順
天試録乃知思曾中北畿鄉試五十六名瀛喜劇如
狂奚啻不寐而已此我畢牧老先生積德累仁之致
鳳山老先生家學庭訓之功上足以慰高堂屬望之
心下足以見友朋麗澤之益展録觀名詎勝歡抃思
曾作英才尚舉筆沛然宜寘諸魁解之列五十六名

猶不足以稱其才耳雖然此特其小試耳南宮大捷
尚有厚望焉者汴藩蘇承差昨送李方伯家眷到湖
南領回本院發來思曾書筆一封拜嘉撿收書中謂
登第後歸省錫山新正燈節後到京諒得聚首無疑
矣昨見邸報東湖旌薦救荒官屬瀛亦濫竽不虞之
譽如此敢忘所自邪故鄉鎮日俗冗裁啓不備餘惟
調攝道躬為慰不宣已卯十二月十二日寓汴書

考績還河達巡撫鳳山公書

伏辱國士之遇得遂給由又蒙總賑吳公撫治陳公
巡按毛公交章論薦此皆吾師造就之仁吹噓之澤

也瀛於正月十一日起程赴部三月末抵家裝束啓
行間適有生子之事欲留妻子在家緣兩兒俱逝苦
無得力眷屬只得挈來而兒未度晬跋涉頗艱遷延
至今情實有不得已者累蒙鈞翰催取到任知尊指
拳拳軫念災傷地方終始垂愛敢不知感第離任許
久諸事隳廢甫到極力整搠夙夜驚惶益加策勵惟
恐為門墻之玷貽薦剡之羞耳第水災又復如昨無
可奈何亦惟加意撫恤而已京邸會思曾弟霸蹄暫
蹶無損千里之步然人情世態歷練已熟行撿威儀
約飭有道蓋不但文字之進而已此深可賀也稔聞

太夫人汴第俱納福不勝欣慰不知思魯近有書否濂道汴時靜齋陳憲長教愛來時附書一封今并賫獻濂即欲赴省奉候起居聞鎮守雖出而用事者如故坐是未决謹先差吏前赴軍門告投公文并取赴省進止初到冗甚草草裁啓不能達意萬惟鈞照不備濂無任震懼庚辰八月十四日書

復鳳山公論刻政監書

辱命濂繙刻政監一書燈下畧一涉獵誠有用之學切於治理良宜刊布卷帙原已分定尚欠一目録綱領耳擬補爲之以俟裁擇又辱命代作後序或跋濂

意吾師之序當在前展卷即見刻書之意雖夏公序重刊於前不妨跋似不須用也序文俟黽勉作完呈臺乞痛加斤削始可用之此書原本眞正舛訛頗少第行欵布置未爲盡善今欲令善書者寫過板制宜稍歛縮彷彿宋刻爲美寫完先繳原本以還借主但書名監字中間亦有寫作鑑字者考之左傳曰光可以鑑通鑑之鑑是也書曰人無于水監厥監惟不遠即此政監是也詩曰我心匪鑒殷鑒不遠周禮曰鑒取明水申鑒之鑒是也由是觀之則鑑監鑒三字是一意也今欲通寫作監字如何原發鈞翰一紙併用繳還狀欲作序文必須先知夏公履歷始可下筆或素記其世系遺事之詳或別有碑銘神道傳表可參看者或更有平生著述在政監之外者如有之乞示一覽倉卒肅裁不備

復鳳山公再論政監書

昨賫文吏回得手教二紙邸報一摺甚慰鬱鬱之懷政監留刻業已計料有緒矣旬日後扯完當先繳原本耳昨奉書臺下欲求夏公履歷之詳今日尋得備遺録一部乃此公提學江西時稿皆一時應酬之作似不如政監之可傳于遠也近日訪其行實始知此

公年二十二領鄉薦二十六舉正統戊辰進士明年授南京選部主事蓋苦學篤行之士取而刻之不特切於政理亦表章先哲之一端也本院原發下紙劄印刷書籍又已裝完留滯郡齋恐　內召伊邇茲用賫獻李白詩陶淵明集孔叢子申鑒詩品楚辭共六種各二十部伏惟鈞照檢納

復鳳山公書

今日本州陰陽生舒泰自軍門投文回州賫到公文一角內有鈞翰云云謹奉命一一遵行矣本月四日陳巡按同守巡二道歸州蒙巡按禮遇甚優且語濂

曰撫院軫念地方曾有書貽我舉主有司爲湖南循
吏最首沔陽次安陸次景陵謂汝等才力出衆與論
推服吾師扶植汲引之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次
日視學又次日審録又次日閱城着操又次日起馬
回省守巡送至接陽驛俱由水路回州一時船馬並
用雪雨孔熾卒夫凍死者數人瀝心力瘁竭而猶不
能盡獲乎上命也它復何言十一月十八日夜漏下
三鼓書

寄呉都憲書 獻臣

仰惟憲節南巡德威遠播今差吏某齎啓詣院奉候

起居伏念沔陽城成當災盜之歲而軍民得恃以無
恐者皆本院之賜也曾司成碑記刻完謹搨一通
奉獻左右外政監一書乃華亭夏止齋所著前巡撫
秦公命刻于沔兹印裝十部隨啓上獻奉塵台覽後
學瀝無任悚仄待罪之至辛巳四月二十日書

寄魯祭酒書 振之

黄生歸曾附短啓奉布下衷諒下記室矣久疎趨候
鄙心靡寧顒差吏某詣門下奉訊興居外政監一部
乃奉撫院移檄命刻者兹告完亟用馳獻即辰
廷政清明耆舊衆起惟珍調以膺顧問不備辛巳四
月二十日書

乞歸白巡按御史書

聞憲節駐鄂即差吏捧齎圖本并須知文冊赴院告
投仰惟臺院崇嚴稜威遐暢分不敢輒具書啓吏回
乃辱鈞翰下頒情誼敦厚蓋曠代破格之舉莊誦累
日如奉教顏稍有知覺詎忘感激兹有悃曲上瀆台
聽伏乞霽威垂聽焉竊惟知遇者天下之至難識諸
者古人之難免心事弗白烈士所悲歲月靡留志夫
恒嘆伏念瀝備員外補苟延六年自丙子以至庚辰
接歲水災禾稼淹沒舊水未消新水隨至人民餓死

流亡者太半白首父老皆云未見雖蒙撫按衙門題
疏請賑移庫補租而顛連困踣之民至今未甦比來
宿逋併徵盜賊未戢將來地方之變蓋有不可測者
瀝強勉支持力不副志巳往幸保無虞方來何以佊
濟矧遠欲者每鼓浮言而好事者遞相傳和兼之病
軀日侵郡事益難幸頼本院按部一方實難寢痛伏
乞博訪民情拊衷士論俯察鄙心亟賜罷黜萬一不
死猶可飭躬勵行以淑鄉人著述詠歌宣揚　聖化
皆本院之賜也臨啓無任悚栗辛巳三月二十五日
書

與徐漢陽書 一敬

不肖濂叨列鄉後進之末景仰風烈無任傾企去年秋曾遣吏詣漢陽投謁辱賜手教感曷可言比蒙戶部勘合將沔景二州縣併屬臺下此蓋元老大臣為國經畫立一代適中之規治化所關自是美事而濂以譾陋又得備官屬未供使令領教益時趨踏於大君子鄉先生之前何其幸也第州縣士民安於故常驟莫能強昨奉到臺下公文濂即裝束起程率吏趨謁而撫按移文又有姑容照舊之命進退趑趄不克果來固非敢遲遠也懷仰德威下情莫白謹差吏齎

稟奉布衷曲即辰夏序益炎惟保攝道躬以迓 寵眷不宣

寄惲憲副書 功父

秋仲科場之行本期晉謁請教兼達感謝之私不意試事畢而旌節遠矣耿耿此懷江流並劇給由事領文甚速旨臺下扶植之力不昧不昧九日回州趣裝戒行特差吏某持書一通詣衙告別弗值駐節竟抱原書而返悵恨益增匪言可盡九月末發舟北上沿途風雨阻滞昨夕始達襄陽又嘗陸行南陽之墟矣谷人齊鈞翰至乃七月間催兵船事也茲事已完矣幹告北風漸涼惟善加調攝以慰士林之望已卯十月二十日寓襄陽舟中書

荅陳憲長書 文鳴

比辱拔群之顧自揣陋劣何以得此以茲夙夜策勵期寡過尤惟恐有傷執事知人之明而為品藻之玷耳濂八月十三日還沔沿途伏庇鈞撤驅馳不倦而至感激感激价來承賜高什為索鶴而作郡齋舊有二鶴神觀精采蓋馴物也即造大木籠一具竹籠二具以候賢价十八日而价至觀籠驗鶴价謂大木籠總養之恐小舟不能藏載且二鶴並居水食興鬭不

如用竹籠分養之則小舟易以掩覆長途免於鬭爭价之言誠是也謹依分養鶴食路費一一畧備嗟此二鶴乃能博得執事佳詩二章何其幸邪向領寄鳳山撫院書隨命吏齎上矣今差吏某送价到鄂王克忠則由信陽入汴恭附短啓聊申感謝之私外近作一冊求教臨楮無任瞻仰懷戀之至庚辰八月二十三日書

寄瞿僉憲書 廷獻

一向家食備辱教愛而啓行之際車事又荷曲成民兵又勞遠送此望外之賜異常之感也濂挈內同行

發舟之日業已啓附從者寄上矣八月十三日還任風塵交作弗敢告勞環顧左右無可與言者夙志漸遠開卷增歎此言非在吾兄前不必道也外途次俚語數篇奉求覽教初到吏俗交冗裁啓弗悉伏惟高照不備庚辰八月二十三日書

答田憲副書 勤父

昨吏旋辱緘書下問曷任惶悚且聞太夫人壹履嘉泰喜慰不可言瀛迂愚寡練横罹鄉人之謗顧求之此心無愧而已第市虎成于三人毋杼投于三報洗冤澤物之功不能無望于執事者惟高明研加鑒察

果如人言幸早賜擯斥決不敢玷衣冠之列與鄉曲之末而貽任使之羞也恭諗執事持憲璮也 國家重寄矧瀛所涖之郡爰有軍衛中間利弊頗究粗迹盖嘗目擊身歷膺心注思久矣畧申短議伏俟采擇儻不棄芻蕘潤澤而行之匪直一得之愚獲售于上而一省十八郡之澤或究于下也瀛寡昧瑣言不勝殞越待罪之至庚辰閏八月初五日書

寄曾祭酒書 振之

瀛遡於前月内給由回沔即擬遣諸生馳書候問緣諸生有稼事坐遲旬日負罪負罪聞有恭人之喪無任悲悼伏惟恭人生脩 寵誥殁垂令名而二子者又皆已發解無復遺憾矣執事無過悲也乎令昨來祭誥得賢稱為脩城作者再拜捧誦不勝忸怩竊惟高文名筆當與日星並耀傳播無窮顧不肖瀛何敢當此矧中窩褒揚大過情實固踰服衮之榮能忘待凋之愧乎茲遣邵生造拜堂下奉候興居弁申感謝之私瀛不勝悚仄

寄徐黄門書 可大

瀛聞岳峯之德操久矣寤寐溫厲瞻仰末由昨奉教言感悚不知所為伏惟執事謙光逮于卑僚俯就引

乎後學盖前輩長者之風每如此顧不肖其何以戡之瀛奔走風塵坐逾五載政學兩廢過與歲增邇來簿領沉迷無足為道獨幸得與令諸父南澗郡博時復往來足慰披豁耳伏覩大作即擬屬和第俗冗交蔓彌傷艱澁俟勉成當請教也鄙作二章亦近得者録呈左右幸俯賜塗竄不勝感荷外書二部奉塵雅矚臨楮不盡欲言餘惟為吾道重不備

答周方伯書 公儀

瀛恭任京師備辱扶植汲引此曠世知己之遇也夙夜捫衷感悚無已邇聞旌節抵鄂全楚士民歌舞載

近源繫于官守不能離任祭詔瞻仰彌深謬辱高明不棄家閣命源編選汲福井集論觀集中詩什多一時名公鉅儒之作源愧無學上之見未敢去取謹以類編次成集錄呈鈞覽儻欲細將必勞執事躬自刪定發州鋟刻始可傳布耳狂瞽妄言不知忌諱伏惟鈞慈鑒原

再荅周方伯書

汲福井集奉命鋟刻告完謹印裝百部封夾齋獻上瀆鈞覽其板則盛以木匣閉以鎖鑰板片數目具列匣上庋記室之下舉目可見辱命源撰序一通胡敢

稱述自揣謭薄詎堪此役即令勉強餖飣畏威而獻醜在前則中佛頭着糞之譏在後則貽狗尾續貂之誚諂文踧踖不知所裁伏冀鈞慈鑒宥則門墻晚進受惠多矣原發諸縉紳汲福詩劄一百一十六件手卷一件詩稾一件併用繳還惟鈞照檢收後學源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荅孫司徒書 志同

吏回辱手教四紙再拜祇領披誦累日感激不知爲報中間所諭省刑停賦安養疲民數言眞天地造物之仁聖賢愛人之意源寡陋無知何幸聞此願終身誦之此情此德沒齒弗忘也辱來諭備示 朝見事宜最得古大臣之體初未得此喧傳旌節已護 駕去矣源雖至愚亦不之信知高明必有定見頃之得手諭豁釋然矣承命尋鶴鷇訪諸父老皆謂鶴之巢多在海上當鷇之出鷇也則啣其鷇以投于海故人罕得之河中湖陂寬閑鶴性潔故多食宿湖上湖人媒而致之洪湖上未見有鶴巢無巢則無鷇矣儻覓得即馳獻門下弗緩也又承命尋桂林壽字碑刻此刻聞在古田萬山之中猺獞據其險摹搨者不敢入近年所傳者皆木板翻刻頗失其眞今具一幅奉覽

即辰 朝政清明君子道長伏惟珍攝道躬以慰中外之望辛巳四月十三日書

寄孫御史書 從一

不奉頫範于今六年去歲給由寓京適吾子入赴內召謂可邂逅以慰懷私豈意人事乖迕同地千里至今抱恨不已竊念乙亥冬之選同年補外者十餘人不肖源叨預諸公之末仰睇雲霄諸公者袞袞升矣且同年同官湖南者亦十餘人鸞翔豹變諸公亦相繼去矣而源獨偃蹇泥塗日就隳落固知騕褭駑駘步驟自殊而感今懷昔自不能無浩嘆耳吾子亦嘗

俯念及此否乎沔陽啓適嘉鄖眾蒙賚不棄殘患時賜諄誨眞天地父母之心濂夙夜感激圖報無地沔中連年水潦饑饉荐臻顛連困踣之民至今未甦濂雖強勉支持諸事艱處已兩具呈撫按衙門乞休得允交代即浩然北還矣侍愛漫及之辛巳四月十三日書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二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三

目録　冊

大梁李濂川父

行狀三首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南塢賈公行狀

曾祖景山元陝西行省叅政追贈光祿大
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
曾祖妣張氏追贈一品夫人

祖彬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加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
祖妣李氏贈淑人加贈一品夫人
父瑛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贈通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加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
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
妣曹氏封孺人贈淑人加贈一品夫人
本貫河南開封府許州臨潁縣輿文坊
人

公諱詠字鳴和姓賈氏別號南塢其先中山人也相
傳爲漢膠東侯復之後唐宋以來多儒夫聞人譜逸
莫可考始祖拜天祐將軍以官行二世祖漢臣仕元
爲萬戸居趙之栢鄉漢臣生清甫居鄭之郭店清甫
生景山爲陝西行省叅政元季兵亂始徙臨潁之商
城依部將西華楊萬戸奉南者居焉景山生彬通經
史百氏學有隱行邑大夫行飲射禮于學宮則賓之
彬生瑛號樂菴翁是爲公父以公貴上逮曾大父景
山凡三世皆贈如其官自曾祖妣張氏而下皆贈一
品夫人母曹氏感異夢生公手神瑩澈目烱烱射人

自孩提時已穎慧異群兒大父少保公喜曰大吾門
者其此子乎稍長英特秀發舉動有度八歲傷門齒
妨誦讀十二歲始入鄉塾從呂先生韶授句讀歲餘
通小學論語大義成化戊戌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選入邑學爲弟子員而廣安吳公伯通繼至試論孟
箋註題十餘道咸中的又口占對二十餘聯如山城
雞唱水窩龍潛二帝堯咨舜一王武繼文而應如響
吳大奇之又明年餼廩于邑學江浦石公淮繼至試
公居第一丙午許州守無錫邵文莊公寶合試屬邑
士公復居第一石再試論策于大梁書院閲省之士

咸在論諸生勿屬草公援筆立就雲行泉涌石驚歎
曰是可以冠多士矣而廣陽東公衛繼至見公文愈
益奇之每巡歷郡縣輙出公試卷示諸生以為式弘
治己酉當大比巡按御史廣寧文公貴先期糊名會
考拔公為闔省第一是科遂舉解元丙辰登進士第
改庶吉士益肆力于學閣試往往居優等戊午冬十
月授翰林院編修未幾遇 恩詔獲封其父母妻如
制明年己未春二月以詞充會試同考試官辛酉內
書館教書壬戌秋八月給假省親還顛乙丑春二月
再充會試同考試官正德元年丙寅充 經筵講官

有白金寶鏹龍衣之賜明年丁卯夏五月丁母孺人
憂己巳冬十月服闋入京適逆瑾竊政以擴充政務
為名黜翰林十三人為部屬而調公兵部武選司主
事庚午春二月遷禮部祠祭司署員外郎是歲秋八
月瑾伏誅乃復公等官公再入翰林閱歷幾十年間
學益充明年辛未夏五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
院修撰奉 命偕侍郎李公浩都御史王公璟河下
清黃兼脩選冊事竣有羊酒之賜癸酉秋八月充應
天鄉試主考明年甲戌復充武舉主考刋文取士人
兩稱之是歲冬十一月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丙

子冬十月遷南京國子祭酒公申明 祖宗舊規
嚴立章程監事振舉如脩葺廨宇刋補經籍公以撥
歷廉以旌勵凡生徒有疾病者咸給以醫藥恩義兼
施士心悅服又因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不得預
風憲之選雖有志節可取者沉滯下僚莫能自振乃
上疏乞比照北監一體選擢以勵庶官已而潘節授
御史楊林擢主事前是久未有也戊寅秋七月轉北
監祭酒諸生咸涕泣弗忍別相率述公德烈樹碑于
太學門下又有化成餘韻錄以歌詠之公赴 闕便
道過家省其父樂菴翁時年九十有五方擬上疏乞

終養而樂菴翁卒辛巳春正月服闋北上夏五月遷
禮部左侍郎明年嘉靖改元壬午我 皇上恭上
恭穆獻皇帝尊號春三月被 命承天題 主有白
金文綺之賜癸未春二月當會試之期公為知貢舉
官甲申秋八月改吏部左侍郎乙酉夏五月 簡命
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專管
誥勑仍掌詹事府事公疏辭不允會脩 武宗毅
皇帝實錄充史館副總裁秋八月滿三載給三品誥
命上封二代尋奉 手勑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參預機務復疏辭不允實錄成加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有鞍馬金幣寶鏹襲衣之
賜丙戌春二月充會試主考 殿試充讀卷官夏六
月十三日 上御平臺 召對是日大雨中使傳
旨命自東角門歷中左門循廊而入 上親灑宸翰
賜詩褒諭有朕固諒卿哉以夙夜懷忠貞之句秋七月
恭脩 恭穆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學士如故復有鞍馬金幣寶
鏹襲衣之賜嗣脩 御製文集書傳三典成有玉帶
麟袍金幣之賜值 郊祀奉 命分獻北海壇明年
丁亥復奉 命分獻西鎮屢有蟒衣飛魚鸞帶璧入

口之賜 經筵日講有五經四書大全通鑑綱目之
賜 上嘗以 先帝御書進德脩業聖賢至公
大哉先聖允執厥中十六字暨 御書敬一箴四景
迴文詩賜公其在內閣夙夜匪懈與二三元老協心
匡輔太監閻宏欲奪牧馬草場時民佃歲久公與熊
峯石公疏論民佃百年一旦遽奪俾百姓失業恐生
它變 上嘉納止之定國公徐光祚 先朝欽賜
蘄州莊田已易常州田矣復乞 恩奏討公極論之
亦荷 嘉納而止其因事納忠從容啓沃有非外庭
所能盡知者而公之遭際可謂儒者之至榮人臣之

極華矣丁亥秋八月公年六十有四以病乞骸骨蒙
恩賜馳傳歸田里既抵家杜門謝客官長按部入其
邑者亦罕接見暇則與耆舊五六人酌酒賦詩以樂
太平有歸田詩社會焉己亥春三月 聖駕南巡
駐蹕鈞州公奉迎 鑾輿以朝見失儀免散官癸卯
年躋八十河南撫按臺臣會疏以聞蒙 恩遣官及
門存問復其散官且有月廩歲夫羊酒之賜 恩至
渥也公居林下二十年耳目聰明不衰飲啖彊健四
方求詩與文者踵相接于門公應酬不少倦揮毫運
思無異少壯時丁未夏偶感脾胃疾秋八月三十日

考終于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享年
八十有四元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屢入大內朝
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皇后皆有綵幣之賜先
卒其淑德懿行見公所自爲誌繼室趙氏側室崔氏
郝氏樊氏子二長葵聘吳氏次萱聘李氏並以蔭補
太學生皆未娶而殤女五長適都御史曹南王公崇
文之子舉人儞次適南京刑部員外郎同邑梁君錦
之子 周府奉祀汀次適西華李森皆張出次適睢
陽衛指揮使王金縢之子庭崔出次適旌德知縣同
邑谷鍾麟之子袞郝出公無子以仲兄讚之次子芳

承後封中書舍人孫男三長坤早卒次暀以蔭授中
書舍人次暠孫女三長適趙中次適陳二典次未聘
曾孫男一綸坤之子綸同族舍之子萱之義孫也嗚
呼賈氏世為臨潁望族科目之盛甲于一邑正德間
公諸子中暀舉丁卯蔡舉癸酉嘉靖初諸孫中曉舉
戊子淮舉丁酉詩書啓佑之澤實自公始而慶源深
遠蓋二百年于茲矣公天性耿介外若和易而中實
剛直在翰林惟閉戶讀書奕酒宴游咸非所好累典
試事程式文字多出手筆人皆傳誦之而所取士最
稱得人如少師介溪嚴公禮侍後渠崔文敏公其尤

著者也平生著述醇雅巵達不作艱澁險怪之語有
南塢集若干卷傳于世其居鄉也抑畏小心無異立
朝時而真率坦夷不自尊大若未嘗居顯官者保族
宜家戒勿放逸濟人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蚤起入
家廟焚香再拜而後就食時饗忌辰蔬素終日有時
物必薦而後嘗四時拜掃躬造先塋而不使子孫攝
之元旦長至暨　萬壽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即趨
公所隨衆拜舞弗令家僮掖之一念敬　君之誠終
始如一日云乃若厚宗族則為之置義田恤孤嫠無
後者則為之立義塚先人遺產盡讓諸兄自發第後
所得祿俸惟供養父兄不自私其績置田產亦分給
族人以廣恩義歲旱饑則齋沐虔禱以致豐穰憂河
溢為害則建議築堤以免昏墊此其惠庇鄉郡有足
稱者至于忠信謙恭汲引後學揚人之善不啻己出
穆然有德人長者之風是故捐館之日閭邑之人罷
市盡傷無間遠邇斯亦足以觀公之大畧也已嗣子
芳將以明年　月　日葬公于　勑脩董村新阡之
原啓張氏之窆而合焉爰輯公履歷之槩屬瀍撰狀
將持是以請銘于　當代宗工鉅儒顧瀍文思荒落
曷能發公勳德之萬一且自惟馳驅外服偃伏草莽

於公廟堂密勿之業未能周知姑采輯家乘敘次年
月以為狀而又慨前輩典刑之在鄉曲者不可復見
搦管憮然漫述如右以俟芟擷謹狀

明故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滄菴柯
公暨厥配楊太恭人行狀

公諱本郁字本郁姓柯氏別號滄菴池州貴池人也
其先居建德之尭封唐遷今之開元鄉峽川乃世居
焉奕葉蕃茂遂為池陽鉅族曾大父永潼大父玫裕
父燦比晦德弗仕鄉閭稱長者妣姜氏庶妣胡氏閩
闕維懿實生公兄弟公雖居仲而警敏有幹局故厥

考顓任以家事隊弟及竟學公居家勤勵不問有無事恒雞鳴起灑掃焚香次第綜理因循總悉頓自奉甚刻削至于閨門朝夕之供宗祀婣友慶弔往還之需無一不稱情而中度者歳時參諸昆弟供㩁庭下無遺言無忤志中分異田廬公所得較諸昆弟殊弗逮一弗之校嘗私語其内曰此父命也第安之公性亢直好面斥人過有不平求直者據理兩分之咸退服子姓聞公咳唾聲即卻斂改容門庭之内肅如也間遇清暇逸發輒偕長少數人坐泉石最勝處觴詠竟日始歸里有坂田數頃歳苦旱不秋人將棄其田

有少年諷公縮直購之可盡得公怫然曰攘衆有而腴一已吾弗爲也乃晝策取直渠可二里許引堰水灌之田以恒稔里人德之咸指其田而頌曰玆非澹菴公吾曹困于租徭將轉徙它方矣焉能飽食故土如今日邪願祝公之壽及其子孫昌顯也公一日召其子相誨之曰吾家世爲太平逸民終弗仕非所以報國矧吾祖宗積德百餘年蓄之既久必有以發之者今命汝學汝其勗諸相受命惟謹夙夜劬學弗怠蚤有聲場屋正德癸酉秋舉于南畿丁丑春登進士第初授永新令便道觀省稱觴于堂上壽其二親公

舉酒酹地曰此吾祖與吾兩世夙期也吾兒能成之尚愼厥終吾聞永新稱難治安知非吾兒淬礪地邪尚愼厥初抑之任期年謀迎養三請始得命公至永新未十日而江西亂作居三月公嬰夙疾恐驚悸易之及亂平公即欲歸固留之不許遂啓行抵家纔一日而卒人以爲孝感云公先娶馬氏再踰年卒生子一曰桂繼娶楊氏同邑處士以文之女也諱滿孃賦質婉順雅弗尚薰澤見華靡輒謝卻之母病目失明醫療罔功每夜禱星月下詰朝噀水舐其目凡七閱月母目復明如故父母異之矢不輕以適人既歸公

虔事舅姑起居率以雞初鳴爲常退而事中饋必務精潔舅蚤病齒最惡食中隱細白沙石所供食茹顆粒必躬親簡閱再四然後進姑竊視知之以語舅因相與嘆曰楊氏女可謂能敬也已撫前室子桂無異巳出里俗化之家需雖計盈縮以爲豐儉之節然烝嘗禴祀必視諸禮無少闕公每爲感嘆曰此眞吾婦也嘗夜績督諸子環左右讀書有琅琅背誦者輒停績而聽勞以茶果且問所讀何書是何古人嘉言懿行愼諭之曰古今人一也今人豈下於古人哉亦爲之而已矣是故諸子所習書史凡經母課督者皆終

身弗忘其善教有如此者毋平居不為甚怒亦不為甚喜自仲子舉鄉闈第進士官諫垣每聞報惟頷之而已未嘗少矜詡易常度云子三曰相即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御山先生也曰槽曰棣女一曰蘭秀歸青陽劉達孫男九孫女六公生于景泰乙亥九月五日卒于正德己卯十二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五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生于景泰癸酉六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乙酉五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三累贈太恭人合葬湖冲之原歷歲聿久而墓未有表先生奉　命巡撫河南爰述其二親遺行屬瀛

隱括為狀將求樹阡之表于當代立言君子瀛辱先生知愛誼弗可辭輒為之敘次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中川王公行狀

公諱教字庸之初號燚堂晚更號中川其先順天府良鄉縣人元季值兵燹譜亡上世無所考曾大父士賢晦迹弗仕大父斌舉順天府鄉試以掄選授鴻臚寺序班終光祿寺署丞正統己巳避兵南走大梁占籍開封之祥符嗣有親黨在儀封因徙家焉父鶴慷慨好義鄉里服其介直以公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加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妣孟氏贈孺人加贈宜人公自幼穎敏不凡日誦數千言器宇恢廓有鉅人度與伯兄天叙自相師友竝著時名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員專攻毛詩而旁通諸經落筆為文辭滾滾泉涌長老咸異之弘治甲寅郡國舉應尚主之選乘傳上京師道經湯陰謁岳武穆祠作賦弔之書諸祠壁而安陽崔文敏公銑時亦未第見而奇之既至京偶患瘍弗與選識者咸嗟嘆曰偉哉是子天將留之以為它日大用乎丙辰餼廩于邑庠庚申罹外艱公哀毀踰禮既免喪會當臺試時督

學憲臣濟南王公敕見公兄弟應試之文輒大驚喜以中州二鳳稱之正德丙寅罹內艱會伯兄天叙亦歿公涕泣終日杜門不出無復進取之意矣未幾督學憲臣錫山秦公金萬安劉公玉歷城邊公貢相繼至每臺試輒首公遇以國士顧累舉不第丙子始舉河南鄉試第六名刻經義一篇以傳　皇上龍飛二年癸未春二月會試南省翰林編脩石亭陳公沂得其卷嘆曰此經濟才也取寘高等三月廷試

上親定一甲第二名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丙戌春二月充會試同考試官三載滿考陞文林郎

受　勅命冬十一月奉　命冊封　周藩諸郡王充
副使　諸王咸有餽贐公悉峻卻之因便道過家焚
黄明年丁亥春正月還　朝尋奉　旨内書堂教書
充　經筵展書官已丑春二月復同考會試滴重脩
大明會典充纂脩官庚寅秋七月應　詔獻　郊祀
議復條陳十二事皆指切時弊可措之行　上嘉
納之辛卯冬十月九載滿考遷翰林院侍讀而司經
局閼官　命公兼攝之壬辰春二月復同考會試翰
林三爲會試同考者惟公一人而衡鑑精明以得人
稱癸巳春三月充　經筵講官每進講至存養省察

之方君子小人之用舍必敷析明暢曲盡悃誠
上爲注聽其應　制諸作典麗婉雅多爲人所傳誦
如恭和　敬一亭詩恭撰端午節　兩宮皇太后致
語　中宮女訓及雩壇樂章賀瑞雪三賦瑞兎賦瑞
鹿頌靈鵲詩咸足以揚治世之休鳴　昌運之盛云
嘗蒙　恩頒賜　祖德詩　欽天記頌及　無逸
殿左右碑銘各一帙　明倫大典大學衍義各一部
敬一箴　悼思　戚懷王歌各一幅今寶藏於家甲
午春三月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学南京
[illegible]事便道過家省墓秋八月抵金陵丙申以

大慶入賀　命大官賜酒饌内給寶鏹丁酉夏五月
遷國子監祭酒至則董正監事作申明監規事宜又
撰諸箴銘大書于三廳六堂以示生徒俾其知所嚮
方　上辟文清公從祀議戊戌　覃恩進朝議大夫
受　誥命已亥　冊立　皇太子禮成　賜白金文
綺會　慎簡宮寮　命公以國子祭酒兼右春坊右
諭德而祭酒兼春坊寔自公始庚子春三月遷南京
兵部右侍郎過家焚黄秋八月抵金陵時南戸部尚
書闕貟公署其事凡六閱月時南兵部有餘丁辦料
價造運船一事最爲困苦屢奏　旨會同南戸部議

處累年不竟盖事在兩部人多避嫌有難以處分者
公乃會同南司馬北原熊公決議以南戸部鹽引餘
銀買料造船則貧軍得以蘇息漕運因而有濟矣奏
上　允之人至今以爲便辛丑夏五月入賀　萬壽
聖節途次衝冒炎暑感疾既至京竣事　陛辭南還
亟趨儀封就醫竟不起是歲冬十一月五日也距生
成化巳亥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河南守
臣以聞　賜諭祭一壇　勑工部遣中書舍人劉存
恩營兆域癸卯冬十二月三日葬于儀封縣東黄岡
之原元配扈氏初封孺人加封宜人生丈夫子四長

在邑庠廩膳生次任國子生次任登卒次仟女一適
和領孫男三貞明貞觀貞吉貞呂庠生孫女四公博
極群書持論多出人意表嘗曰河圖洛書萬世道學
之源皆出河南境內封人請見孔子及孟子見梁惠
王又皆在茲地不可不表揚之乃寓書前巡撫都御
史永康徐公讃擬改省城之大道宮爲羲禹廟而祀
羲禹於其中繪龍馬神龜畫八卦九疇于左右壁前
建一坊南向扁曰功在萬世左一坊扁曰龍馬負圖
右一坊扁曰神龜啓範俾有司定擬儀注春秋致祭
又考儀封人請見孔子儀即今之祥符古稱浚儀詩

曰在浚之郊孔子去衛適陳道必經由封人請見寔
維此地擬改大梁書院爲見聖書院中祀孔子移十
賢於兩廡增四科以陪祀并祔封人以存本跡可也
大梁書院之左有所謂吹臺者舊祀禹今既祀禹於
大道宮宜改吹臺爲來賢書院中祀孟子書惠王之
問對於壁庶幾明道學之統緒啓後人之景瞻河洛
以發源於先鄒魯以收功於後聖學始終王道大成
盡在於是矣觀風君子誠能請諸　朝而行之斯文
之幸也徐公覽其書韙之即擬　上疏以請會遷去
不果公平生著述多不存藁嘗語人曰通天地人曰

儒性理之學經濟之略吾不可不用精力乃若摛詞
染翰我　明文人才子亦彬彬乎盛矣其於治教何
補哉吾性踈拙詞翰誠非所長然亦弗顧以此得名
於世昔人謂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吾心竊恥之公
殁後諸子蒐輯遺藁僅得三之一耳乃釐爲若干卷
藏於家余自丱角時與公爲友公長余十歲余兄事
之甲戌余舉進士補沔陽守瀕行公作賦贈別惓惓
期望以古循吏之業愧余碌碌莫之能副也是後風
蓬飄轉不相面者二十餘年甲午之春公将如金陵
道汴始獲胥晤叙契闊余同汴中諸耆舊合餞公于

和氏之堂留歇數日始別嗚呼詎意斯會遂成永訣
邪公葬已久而隧道之石尚虛諸子謂余爲父執友
相知頗深乃屬余狀父之行將北上京師徵銘于臺
閣名公余自惟荒陋固辭不獲謹據其世系年譜叙
次爲狀以授諸子追憶夙昔交游之好餡楮於邑不
自知其言之不文也謹狀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三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四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四

大梁李濂川父

墓表四首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公墓表

儀封去吾汴僉百里其邑多脩正醇雅之士若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公其一也濂曩游黌序時業聞公名而未之識正德丁丑春正月濂以沔陽守入覲　闕下公適自謫所量移蒲城令亦以覲至始相識于京邸朝夕盃酒賡倡甚驩也厥後濂自晉臬罷歸居無幾何公亦謝邊事還鄉里徃來書札靡

絕嗣公復起撫蜀念濂篤嗜書冊乃時時以蜀中新刻群籍寄我德誼曷可諼公既没其元子文宰諸弟以墓表見屬濂感公知厚詎敢以不文辭爰摭其平生風槩而著之碑俾方來有所考公諱大謨字遠夫別號東阜世為河南之儀封人高大父文整曾大父海俱晦迹農畝大父澄陜西苑馬寺清平苑圉長父愷山西黎城縣學教諭以公貴封廣東道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扈氏封孺人贈恭人公天性閎達見事明爽而辯束髮為邑學生即底厲志行務學勤苦綴文冠多士時提學副使廣陽車公璽嚚

重之以朱氏詩領弘治戊午鄉薦遊太學盡交海內
名儒聲譽籍甚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初授戶部廣西
司主事部委收受黃花鎮古北口清江浦等處芻糧
時逆瑾擅權朝士凡于役于外者皆謁瑾私宅俯伏
跪拜冀免禍公　陛辭即出國門竟不私謁瑾士論
韙之庚午改廣東道監察御史以風裁著聞辛未上
疏勸學與政壬申巡按遼東陳三事皆關政體之大
者時鎮守太監岑章貪虐特甚公收捕其左右用事
者悉寘以法章惶悚請罪公弗之貸章乃誣織它事
逮繫　詔獄遼士民奔走泣送自遼陽抵山海關足

相躡于道癸酉謫陝西隆德縣典史未幾量移蒲城
縣知縣公治蒲有惠政蒲民感頌語在去思碑中丁
丑晉鳳陽府同知郡值大侵公受檄賑濟全活者甚
衆戊寅晉浙江按察司僉事首革私衙菜戶羨度粟
然分巡金衢聞宸濠之變乃勒兵常山以拒之兩浙
恃以無恐辛巳　今上御極入賀　萬壽聖節
晉陝西按察司副使時總兵官李隆謀殺都御史許
銘獄久不成當路以屬公竟正諸法典癸未晉四川
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川南川東二道番夷作亂公督
師征勦生擒賊首其脅從罔治全蜀底寧功　聞有

銀幣之賜乙酉充四川鄉試提調官丙戌春罹內艱
守制歸戊子免喪赴部將山西大饑公以才望超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
方公　陛辭即上疏乞出內帑銀溥賑　上可之
特遣官賚銀五萬兩入晉陽命公兼理賑事值久旱
田疇龜坼公巡行郡邑問民疾苦所至禱于山川甘
雨隨降適有獻議欲撤三關常備官軍者公抗疏止
之邊關有賴焉時黎城公垂白在堂公上疏乞終養
不報尋以糾劾參議魏綸迕重臣意遂致事歸或勸
公辯雪其事公蹙然笑曰老父家居吾乞養未允今

獲歸養夙願愜矣吾何辯之有乃拂衣而還侍黎城
公怡愉終日遇風日晴朗輒約朋舊三二人登高眺
遠觴詠爲樂若將終身焉者自己丑至己亥屏居十
有一年兩京部院大臣科道官暨在外撫按臺臣交
章論薦凡十有九疏奉　旨起用庚子　璽書至門
命以舊職巡撫四川地方公單車入蜀宣布　朝廷
德意優獎廉平滌刷垢弊凡蜀之賦役屯田水利驛
傳茶鹽戶口邊防祿餉靡不經畫精密期垂永久之
規處瘴臘一隅逼近北虜屯堡曠遠窮荒孤懸雖有
備禦指揮名位頗輕一旦有警捍禦寔難又以施州

等衛地界川湖與土官雜處山林險阻夷寇出沒無常肆行刦掠居民荼毒奏乞曆賑設守備一員施州設条將一員脩武備振舉封疆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疏入　上特賜俞允壬寅春　聖諭條陳五事皆安邊禦虜至計　上嘉納之公在蜀四年澤深化洽銓部屢擬入佐院事暨總督糧儲尸侍宮僚俱不授蓋　廟建以材木爲急而西川乃採辦之地　簡命欲久任公是歲給由父母妻咸荷贈封癸卯　廟材告完大司空奏曰都御史大誤資望獨深勞績爲最宜加顯擢以勸乃晉公左副都御史

仍巡撫四川有銀幣之賜公驅馳蜀道瘴癘遘疾是歲冬十二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八公魁岸脩髯器宇凝重剛方正直百折不少挫善處大事不動聲色從容暇裕而曲中肯綮人皆服其識量致仕家食時以儀封壞地瀕河徭賦繁重乃建議丈地均糧築堤脩堰所司行之邑民稱便乃立石紀德配岳民封孺人再封恭人子四文象邑學生彔占國子生孫五所著有東阜集若干卷藏于家而三蜀兩遊稾先梓行于世云縶公之亡也甚臺臣上其功蒙　恩賜祭葬如制蔭其子彔爲國子生公可謂俯仰無怍生榮

死哀　昭代之名臣中州之碩彥也已[illegible]懷我先烈思垂後範乃泣請表墓刻石隧左用詔觀者係以辭曰

巖巖都臺國之維準左副右僉軌正厥身於惟劉公秉憲明允　朝著表儀秋空鷹隼始蒞金晉民饑而瘠稽首請賑　天子曰俞雨隨禱應旱暵以蘇刻屬獲咎乃還故廬起廢西川政體僉練獎廉黜貪鋤彊植善風行劍南惠流蜀縣三巴永懷文翁再見屢擬內陟時急　廟材廟材奏績二豎爲災以死勤事　朝議孔哀　賜葬蔭子　皇恩渥哉當機者

才燭微者識識有短長才有豐嗇猗公兩優聿本諸德宣力四方寔匡　王國儀封細邑哲賢數篤耆傑出者浚更阜翁二老遠逝文光如虹後千百禩並仰休風

明處士張翁墓表

張翁者大梁人也先世爲北平府宛平縣人大父諱翼洪武初避兵南徙大梁遂爲大梁人翁父諱珍生三子翁其孟也仲曰鴻弘治間徙居陝州季曰鳳正德間卒瀌之母翁之妹也故瀌稱翁爲舅而翁呼瀌爲甥云翁諱鵬字萬里天性醇篤寬裕寡言表[illegible]

岸中無畦畛頗嗜酒逢飲輙醉脫落世故忘懷得失顧獨喜與方士遊講求脩養延年之術年四十不入內室容色光瑩鬚髮如漆人望而知其有養也嘉靖丙戌瀌歸自山西拜翁于偕壽之堂翁欣然笑曰汝壯年解官可以順靜而永齡天其厚汝邪瀌再拜曰攝生之道靜而已乎曰靜也者萬化之所從出也夫人之所恃以有生者精氣神焉耳矣精以靜而完氣以靜而壯神以靜而茂是故耳常靜則腎不走精口常靜則心不失神鼻常靜則肺能安魄眼常靜則肝能育魂意常靜則脾胃生氣黃中通理由是五藏敷

華皮膚潤澤手足暢健耳目聰明故曰靜也者鍊形之權輿贍壽之關鍵也觀於此言可以窺翁之保嗇矣公一子曰榮瀌少所從游師也正德癸酉與瀌同舉於鄉榮蚤遊鄉校翁常誨之曰內無欺乎心外無欺乎人上可以為聖賢中亦不失為君子小子勉之弘治甲寅榮餼廩於庠矣翁行路見一婦人被撻號哭道左問其故曰負租三斗耳翁歸語榮曰適見一婦人負租三斗而窘厄如此汝月食石粟闔門賴以飽他日何以報　國恩乎嘉靖甲申榮為定襄令翁移書曰令之牧民也使民畏之不若使民愛之之為美也使民愛之不若使民思之之為深也若脩之於家而壞之於邑他日何顏面以見我乎故榮治定襄有所樹立者翁之教也娶侯氏少翁一歲翁卒之年八十葬于城南八里屯之原既葬之明年榮欲表翁之墓以詔來裔乃屬瀌撰述其行誼弗可辭輙為之敘次如右於戲樂哉翁也為太平布衣八十年而又有子克肖可以瞑目九京無憾已故著之

雪崖先生墓表

余聞桐丘之東雙洎之濆有隱君子焉曰雪崖先生有道而文心竊嚮往之乃嘉靖丁酉春二月先生之

長子戶部君紹走使謁余曰先君子清德篤行鄉邦咸知之今歿二十餘年矣而墓未有表嗚呼厥父有善晦而弗章為人子者之罪也惟先生圖之余生也晚方欽仰先生之風烈欲覩其容而未能也故不以不文辭先生姓杜氏諱璐字良玉號雪崖邑中學者咸尊仰之稱雪崖先生云其先滑州人高祖元季避亂徙扶溝遂為扶溝人世系載在家乘先生儒貌脩髯襟次坦夷無城府畦畛好讀書弗問寒暑自少至老靡倦年八十猶手不釋卷子戶部君懼其勞也諷勸少休先生笑曰書所以與道也道不可離書不可

廢也汝不聞先民之言乎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敝
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知之所見各
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豈可以輕覽乎善
爲詩不規規於學唐人銜口肆筆超出朋輩鄉里有
嚴憲副者與先生同結社一日問詩於先生先生曰
詩以興趣爲宗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世之鍜
鍊以爲奇摹擬以爲工有意於人之贊毀者皆非詩
也故其所作溫厚爾雅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而識
者自重之所謂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而不可者歟
先生尤邃於六書之學嘗曰書必得法而後工求工

而不以法譬諸爲圓者弗以規爲方者弗以矩未見
其有成也於是徧求晉右軍諸帖臨之筆意逼眞晚
年益造自得之妙乃曰吾學右軍書雖頗得筆意顧
用法太深刻秪若張湯杜周輩爾孰若張釋之徐有
功雍容得法外意有縱有奪而允愜於人心者之爲
愈乎文曰用筆如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而
應之於手始爲佳耳今杜氏家塾有聖教序臨本乃
先生之絶筆也先生讀書之暇鼓琴奕碁愉愉如也
蓋其性天朗豁無塵滓累故其處世日日豫樂而克
享遐齡八十云所著有雪崖吟稾族譜通聞見緒錄

若干卷藏於家戶部君忠信恪恭人稱長者嫡孫孟
乾學行才美不愧世胄傳曰仁者必有後豈其然乎
嵩渚子曰余爲雪崖先生墓表凡誌傳所已列者不
復贅第撮其平生嘉言懿行之章章較著者如此道
路往來乘輶車而過先生之墓者其尚式之哉

時隱先生墓表

予曩待罪沔陽公暇嘗泛舟遊巴陵平日所聞天岳
大雲之雄雲夢洞庭之大因得縱觀焉不覺目眩心
悸意必有偉夫隱君生於其間而未遑訪求今離楚
二十餘年矣猶寤寐不忘諸懷嘉靖甲辰春二月開

封別駕巴陵余君坤持其父時隱先生行狀謁予乞
表其墓予讀竟嘆曰疇昔巴陵之遊縱觀湖山襟帶
之勝意必有偉夫隱君生於其間而未遑訪求今覽
狀斯人殆其儔乎按狀先生諱萬春字廷秀其先世
居江西之長茅嗣徙巴陵之山口村代有聞人後罹
變故而家道中衰三遷乃止于月田爲定居焉曾大
父諱源清大父諱志通父諱華皆抱德弗仕先生幼
負異質識者已覘知不凡比長善居室治生且得其
配李太夫人内助是故家業日盛先生天性慈祥與
物無競有長者風積而能散富而好禮鄉閭宗族莫

不稱其行義無異辭年既艾有末疾惟酒是輔優游
卒歲視聲華富貴澹如也君子曰賢哉余翁其豹隱
之英蠖屈之儔乎兄榮弟福接迹登仕版先生白首
丘樊超然物表因號時隱以見志邑子咸稱之曰時
隱先生云子三長璟蚤卒仲即別駕坤以春秋領湖
廣己卯鄉薦歷仕淳安蕪湖教諭國子監學正江西
道監察御史隨　聖駕謁陵駐蹕沙河行宮因糾
儀左遷保定府儒學教授尋擢懷慶府通判以至今
官季田孫男五大受大有大定大略大梓孫女四曾
孫男三一山一達一飛曾孫女五生天順戊寅正月

二十日卒嘉靖乙酉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
八是歲秋別駕君應聘典廣東試事竣取道歸省
甫逾月而獲與屬纊人以為孝感云明年丙戌十一
月十一日卜塟莿史洞黃婆犬丘西南隅酉山卯向
安厝將二十年而塋未有表別駕君以是為請予讀
其狀而重有感焉古之儒夫隱君操行卓絕而名姓
弗顯於世者多矣如班史稱田叔孟舒等十餘人暨
田橫二客魯兩生孟獻子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
十有七人姓名皆湮沒無傳它如南公董公吳公穆
生韓生董史皆逸其名君子惜之嗚呼行義如余翁
而竟弗行用於時固命也而顧可使之湮沒無傳乎
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則撮其行以表諸
墓在其子固為彰親之孝而為世道計者亦有所不
容已焉爾予學殖荒落撰述潦草聊摭其行履以告
來世

墓碑一首

明奉訓大夫昌平州知州孟公墓碑

孟公諱宗孔字汝學別號澮濱河南之永城人也天
資明達重然諾尚氣節孝友著聞鄉里蚤歲失怙母
望氏撫育訓迪寔兼父師之道幼勗之曰汝孤且貧

欲農則無田欲賈則無貲其惟學乎公奮志苦學以
朱氏易領正德丁卯河南鄉薦戊辰會試不第卒業
南雍擇交海內名士問學益充嘗以旅費金寄友人
任天瑞所亡何天瑞病卒公即以其金為賻弗索償
人稱其長者嘉靖癸未春公治裝北試會山東盜起
途梗塞比至已逾試期公嘆曰吾命無甲科分乎何
機會之乖也弗仕曷待或勸止之曰以子之才甲科
可必得盍歸以圖後舉公不聽曰甲科信榮顧有命
焉爾如弗可得將終身不仕邪夫人幼學壯行年齒
攸邁駸駸焉老矣何官不可以行義而必俟甲科乎

哉遂謁選天曹拜眞定府通判職専督賦先是豐盈倉有巨猾朋奸侵漁公廉得其狀悉寘之法一郡肅然滹沱河舊設抽分木廠歲有定額當事者往往收額外羨餘爲已私公申明職掌請以別官領其事而秋毫無所預於我撫按臺臣嘉其廉交章薦之丁亥秩滿考績書上最序遷昌平州知州昌平土瘠民貧逋亡者半公下車招徠撫字不遺餘力民聞風復業者數千人又以是郡密邇　陵寢歲時饗祀供億疲於奔命公上疏錫寄養之馬减雜征之役而民力稍舒已丑以忤權貴乞致仕歸父老扶杖泣送數十

里戀戀弗忍舍去其德政在人心者如此公歷官兩郡所獲俸賜悉以濟宗族故舊之貧窶者歸來終歲田居不入城市雖邑宰不相面者十餘年清風介節鄉人仰之配張氏子一應昌未娶而殤公立堂孫曰繼祖者爲應昌後君子以爲得禮意云公既卒其孫繼祖持東魯鄉進士呂君懷珍所爲狀來請其墓道之碑狀中載公善行甚悉惓惓以天嗇其後爲公惜余惟唐人孟東野垂老失子昌黎韓子爲詩慰之乃託諸大靈龜騎雲叩天而假天荅辭以諭東野大意謂子之有無其禍福皆未可原有子勿喜無子勿悲而終之以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懽忻黃太史魯直深然其説以爲聘一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余敢舉是説以慰公於九京且以解世人戚戚喪明之惑云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五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五

祥符李濂著

墓誌銘一　四首

明故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王公墓誌銘

嘉靖癸卯冬十二月二十有六日山東右布政使王公以疾卒于家距其生成化乙未五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九濂與公爲同鄉雅慕公名未之識憶昔甲申之歳公時試政户曹奉　命給餉大同事竣還朝濂適承乏晉臬按部代州遇公忻口道中傾蓋相語頗慰夙昔之懷今二十年矣公位陟方岳引年歸老考終于正寢其子慎乃持長史謝君在所爲狀自宛走汴徵銘于濂而河南巡撫大中丞三峪雒公公之同年也又惓惓道公之志行政事甚悉屬濂銘之濂方悲吾鄉哲人之亡愴怳惋惜弗能自已矧復有三峪公之命其曷容辭按狀公諱鴻漸字楙德别號清南世爲南陽人高祖孟良高祖妣周氏曾祖道十曾祖妣屠氏祖覺成父本並以兄文莊公貴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孟氏妣司氏並贈淑人公天性孝友寛厚有容平生耻爲刻薄矯激之行幼承兄文莊公之訓修行學文勉力靡怠弘治丙辰提學僉

事廣陽史公覆試公文嘉之檄有司梓行以式多士
戊午大比末塲偶感疾弗入監臨御史沁水李公瀚
閱公初中二塲卷嘆曰此大手筆也必擬魁解甲子
果發解時以爲知人累試南省不第至嘉靖癸未始
登第時年四十有九初授大理寺評事讞獄平允有
聲棘寺戊子秋八月天下當大比　廷議推　京職
嫺于文學者充各省考試官公與薦典試蜀省稱得
人庚寅夏四月擢寺正辛卯冬十一月擢知廬州府
至則安養疲民節縮浮費每巡行郊野召父老子弟
語以孝弟力田之方暇則詣學訓課諸生俾先務躬

行之實而以文藝華之刊刻崇古文訣頒惠屬邑以
正文體公在廬逾朞有飛蝗過境而不爲害人以爲
異政云癸巳冬十月以才堪劇郡移知蘇州府甫下
車適當述職之期往時州縣饋遺津貼之需悉峻卻
之甲午郡大旱夏五月不雨禾稼槁瘁郡故有白龍
祠自晉以來代著靈異公齋沐以往露禱祠下引咎
自責詞甚懇惻俄頃黑雲興于東方有龍出見大雨
如注四郊霑足父老拜謝庭下公引劉昆語慰遣之
曰偶然耳公治蘇二年政尚簡易不求赫赫名而人
皆賢之乙未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關南道適有

巨盜馬[illegible]竊發居民震恐公選發義勇授以方畧
一鼓擒之地方底寧未幾擢苑馬寺卿甫三月而有
四川按察使之命壬寅擢山東右布政使道經故里
悼親識彫謝慨然有歸休之念諸朋舊咸慰勉就道
至山東一年懇乞骸骨撫按臺臣暨藩臬寮友留之
不可得抵家甫三月而疾作遂不起嗚呼悲哉惟公
之兄文莊公寔受學于故太守金城容思段先生與
公俱以鄉闈第一人登進士學行實相伯仲人以二
難目之公方駸駸大用而爵位勳業固當與兄相後
先炳然爲　中朝之望乃今已矣可勝慨哉公之爲

政也老成持重絶無矯飾而臨民聽獄一以平恕行
之弗事苛細故所至人愛之及其去也人思之傳所
稱循良吏公其庶幾乎所著有濟南集席上腐語藏
于家子一人愼府學生娶甯氏女八人長適吳希[illegible]
次適辛桂次適龔明次適張雲衢次適李濟嚴俱淑
人呂氏出次適呂官次適張守正及子愼俱側室許
氏出次許字蘇孟冬側室洪氏出將以乙巳正月之
十有五日塟于城南四十五里孟家村之原而愼徒
來促銘乃叙次其行履之槩而系以銘銘曰
兖有名德曰文莊公文莊有弟濟南先生接武發解

如雙鳳鳴並跡膴仕難弟難兄文莊之學寔出陟民
俗習澀辭一切棄毀弟私淑之後先崛起仰止容思
以達邪帆務諸政事自廉從蘇吾第君子匪躁匪迂
民有慈母士有楷模兩郡弦誦樂公剖符川陝提刑
齊俞敷德嗟茲老成允裨邦國拂衣歸來山川增色
縣市志節首丘願得進退式度死生聿常功言偕懋
其亡弗亡紫山巔巔滄水泱泱億萬斯載哲人之藏

明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范公墓誌銘

瀕海𨓏四明閒亘南義士范公之風心竊仰止焉東
南古稱多材賢而四明為尤盛若章南范公者乃竟
以布衣終嗚呼惜哉公諱湘字時達別號章南居士
宋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文正公之後也文正公省
弟曰仲齊通判明州遂家于鄞其孫楷續官至大司
空權寶謨閣直學士贈少師五子並顯嗣後衣冠不
乏故鄞人稱范氏為文獻世族云公大王父杰王父
必顯皆隱而耘諸野父鏞以長子潤貴　封南京兵
部主事母朱氏　封安人公孝友儉朴嗜學不倦初
銳志進取居無何以家務輟業力田服賈日漸殷盛
人稱其有陶朱猗頓之才性簡直不易與人交行已
治家教族課子居鄉臨事皆有矩度鄉閭無少長貴

賤咸敬畏之公雖饒于貲自奉甚約獨周人急難歲
義所當予者恒趨之如弗及成化間關中饑公應
詔輸粟　賜七品散官先是祖司空公遺墓田數十
畝于慈谿歲租百石公收租悉以饗先燕族葺治塋
廬有羨餘則分給族人之孤貧者曰祖宗數百年之
澤尚及吾子孫吾既不能廣文正公之義田以贍族
人敢以祖所遺者自私乎嘗商遊姑蘇舟泊于婁塘
聞哭聲甚哀公怪而問焉曰民負富室將鬻妻償之不
忍別也公惻然出金以償富室而夫婦賴以全竟不
告以姓名而去同舍客有奇疾穢甚公與寢處弗避
薰觸躬和藥調治之久無厭色兄主事公歿于金陵
公扶櫬而歸艱苦靡恤撫遺孤無異己子公子四槐
椿栻祿咸美材也公訓課孳孳蚤夜不少勸賓禮德
學之士相與磨礲之嘗曰吾兒尚念吾祖文正公之
遺烈惟廉惟慎無隤家聲斯謂之孝諸子佩服公教
各有成立槐舉弘治乙卯鄉試授山東平度州知州
卒于官椿竣事藩省亦階于仕栻舉弘治辛酉鄉試
祿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歲丁丑七月公以祿考最　勑封承德郎刑
部主事晚年約鄉之耆舊十餘人月以朔望為會酒

脯稱厥家琴詠竟日有過必規有善必錄名其會曰敬義君子謂斯會有關風教云公初娶黃氏生女一而卒女歸櫟陽李巡檢子瑜繼娶王氏贈安人閫儀淑行內黨師之子四皆王氏出也槐娶盧氏繼娶朱氏王氏桻娶趙氏栻娶沃氏繼娶方氏棣娶周氏孫男三秉哲秉鈞秉衡孫女二秉貞歸給事中董鏊子滄秉潔字賜尚書碧川楊公孫某公之疾革也戒諸子曰勿作佛事勿泥風水禮備而行事集斯舉此其尤可為世範者生于正統丁卯三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德庚辰七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有四卒之年十月

一日合葬于清道鄉之原瀟與祿為同年友辱以提學副使余子華所為狀謁志于瀟瀟慕公之風而嚮往焉者也其何敢辭於是志之而復銘之銘曰

維彼河流弗塞弗長維彼火炎弗遏弗揚東南士林誦章南義達不于躬乃昌厥嗣厥嗣振振咸鳳咸麟祇適考訓允光希文甬水之涯白楊蕭蕭過者必式義士之塚

明故昭勇將軍河南都指揮僉事徐君墓誌銘

皇天純祐我　國家肆乃挺生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宣力效忠翊鴻猷而翼駿業時乎用武則東征西伐剪除不庭時乎熙洽之朝卷甲韜戈無所表見而其卓犖不群之才亦自有不可隱者是故論人物者必先諸將余於昭勇將軍徐君之卒也而重有感焉君諱銘字朝信別號東溪其先世遼東廣寧人也高祖貞從　靖難之師大戰于白溝河有奇功渡江先鋒入金川門　文皇帝嘉其功俾世襲平山衛指揮同知貞生茂屢立戰功於宣德正統間擢湖廣都指揮僉事項調河南茂生啓龍襲宣武衛指揮同知以征五岩川功擢河南都指揮僉事啓生慶君之父也以治河督餉功擢河南署都指揮僉事娶夏氏生

子四君為之長頎身穹鼻[illegible]炯炯射人丱角時已露英氣人見之咸驚曰此子異日必亢厥宗弱冠其才果超異愿務敏達不屑屈人下弘治壬戌襲宣武衛指揮同知時境內盜賊竊發撫臣檄君督捕君設法擒賊首數人餘黨皆散去民始安寧甲子濬戎御史楊君武以將材薦于　朝正德丁卯撫按臺臣咸以將材薦之於是擢君為河南署都指揮僉事蓋自曾祖茂至君凡四世皆掌專閫之奇人以為世美之難云戊辰山西回賊犯河北剽掠屠劉城門晝閉巡按御史趙君斌檄君馳禦君冒雨渡河趨賈懷調集

官軍悉俘馘以歸趙疏其功以聞有綺衣四襲之賜
庚午畿甸巨寇趙鐩等嘯聚殆數萬巡撫都御史涿
鹿鄧公提兵討賊委君掌中軍專君贊畫動中機宜
不數月巨寇悉平是年考君佐貳城操兼清戎事癸
酉工部郎中唐君昇以營建宮室來河南君督理陶
冶功閱有綺衣二襲之賜丁丑嵩縣礦賊蠭起而守
備官適闕撫臣檄君往攝其事君兼程以行乃會分
守參議宋君晃分巡副使鄺君約練兵攻勦且曰藩
臬二公文臣也安輯之責在二公予武臣也胡敢愛
死乃率河南弘農二衛官軍夜馳賊巢前後夾擊縛

渠魁田貞邢義等而衆遂潰山礦爲之一清撫臣疏
聞有綵叚銀花之賜嘉靖改元河南都指揮使司掌
印闕員巡撫都御史瀛川何公薦君宜爲閫司之長
大司馬幸庵彭公先爲河南按察使寔知君材畧足
任遂上其議　制曰可君視篆者數年適四境無事
時和歲稔日惟揖遜樽俎之間割鮮醲醇以宴樂賓
寮而已丙戌有以謗中君者尋竟白丁亥君引疾辭
退而余亦解組自晉陽歸矣乃與君爲林麓觴詠之
會每值花辰雪暮輙走簡互招聯車梁苑停驂吹臺
或泛艇南河之派命絲竹戲歌舞歡呼笑語日入而

繼之以燭呵乃今指顧含巳矣可勝慟哉君感時癇
癸丑必縣祖考征戰圖于庭上指示子夢麟曰此吾
高祖杖劍事戎旅克漠州眞定大寧廣昌棗城虆壁
蹟也此吾曾祖征古北口小興州諸處橫槊奪胡馬
生擒胡虜以歸蹟也此吾祖征沙渫溪破麓川寨戮
夷酋以靖南土蹟也此吾父擁貔貅之衆鎭嵩洛山
礦蹟也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又曰纘乃舊服繩
乃祖考吾兒勉乎哉夢麟讀孫吳書兼通儒術材器
綽有父風君娶林氏封淑人二子一女長夢麟娶馬
氏次夢鶴聘田氏女曰淑賢君生於成化戊戌六月

十五日卒於嘉靖乙未三月四日年五十有八將以
六月八日從窆汴城南祖塋之側夢麟號泣稽顙三
叩門而請曰先子生平之行先生知之惟先生銘之
余哀若人之不可作且感念夙昔交游之好而涕泗
弗已銘奚辭銘曰
生際　聖明四朝太平易戈而俎既安且榮孰不曰
爾亨蚤謝閫政泉石爾盟花芬酒清以洽親友情知
幾知止乃漁乃耕終始貞吉莫之與京城南之坪嶙
嶙佳城此碑隧左樵牧勿行過者必式曰此昭勇將
軍東溪徐君之塋

明故處士張公配侯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子正月三日大梁張公卒先葬於汴城南八里屯大阜東祖塋之側矣越六年甲午八月一日配侯氏卒子宿遷令榮將以是年九月七日啓父之竁而納母柩合葬焉乃號泣頓首徵銘於其姑之子李濂曰骨肉莫子若也子其銘吾吳人之墓濂號泣頓首諾曰是誠在我按狀張氏先世北平府宛平縣人也大父諱翼洪武初避兵南徙大梁主劉伯川家因婚劉氏　高皇帝詔戶部咨天下行省撫安流移各給以半印勘合戶帖翼遂籍祥符越數年劉氏卒

適河決大梁翼避水復遷通許繼婚王氏生子四珍貴冠文珍生鵬字萬里即處士公也天性醇篤寬穆于于表亡崖岸中亡畦畛生平亡他嗜好顧獨喜飲酒飲輒盡醉得失弗嬰諸心又樂與方士遊講詢攝養延年之術年四十不入內室既逾耆耋童顏黟鬢人望而知其有養也隣人有閉戶自經者公隔垣闚其喉音乃踰牖入解懸活之子榮爲定襄令公數貽書戒之曰居官須勤慎百姓說好字難得若貪必禍隨異日何顏面見我邪侯氏仁慈好施無間親疎家人有不遂所欲者置毒羹中覺味惡而唾之後察知

其人乃泣下詈責已而引咎自艾恩愛之如平時云初侯之歸於公也公父母雅弗信陰陽合婚之說而秪以年齒相若醮焉甫過門家業寖衰或曰是犯鐵掃箒者亡何族黨有相繼病死者僉懊曰此弗合婚故爾公曰人死生有數婦奚關亡何牛羊有相繼倒死者僉懊曰此弗合婚故爾公曰物存亡有數婦奚關時公貿首帛染緇而鬻之將鬻諸市偶破損弗能售僉懊曰此弗合婚故爾公輾然笑曰物成敗有數婦奚關夫妻相待如賓恭敬靡懈於垂白時偕老眉壽子賢而家日盛亦可謂難也已毋屬纊謂榮曰汝

居官數載雖亡厚蓄亦頗裕於族人族人有貧病老弱者汝量賙給之在笥衣服汝分散諸親戚其毋遺我言榮奉遺命惟謹公生於正統己巳七月九日壽八十毋生於景泰庚午八月二十有五日壽八十有五子三人存者榮也中正德癸酉鄉試始仕定襄令有惠政巡按御史王君獻薦于　朝會奔父喪歸服闋復授宿遷令致仕歸矣女一曰餘祐適里人楊桓榮娶何氏繼娶賈氏皆先卒孫男一曰邦基何氏出也娶鄭氏孫女一曰淑女適士人王崇道嗟嗟盛哉予讀詩至渭陽之篇未嘗不泫然泣下也其詩曰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夫秦康公送其舅重耳而悲毋之不見其思悠悠而不可極予毋亡三十餘年矣慟哭昊天祿弗逮養已矣今尚忍銘我舅氏墓邪嗟嗟盡哉乃投淚爲銘銘曰

出南郭門繄八里屯膴膴平原泉甘草蕃是惟處士張公之墳既奠既安以利其後昆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五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六

墓誌銘二　五首

目録畢

大梁 李濂 川父

墓誌銘二 五首

明故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張君墓誌銘

往余僉晋臬時巡按御史郟城張公景華訂余曰郾過嶧縣有令張其者政事嚴明豪猾斂迹民咸稱頌之非君之鄉人乎余對曰然是吾同舉鄉闈者也其人慎廉隅有志操茲發諸政事者固其素養哉郟城憮然曰陽曲爲晋省鉅邑敝且久矣安得精白如嶧縣者以宰之乎無幾得邸報銓部以嶧縣才力堪治劇邑調陽曲郟城輒又大喜曰張君來矣陽曲其治乎越兩月君至其始下車也即集邑中諸父老于庭面諭之曰里有弗孝于父母弗遜于兄弟弗勤力耕稼者爾其以名聞吾必懲無貸諸父老咸頓首曰諾里有豪奪武斷飲博逋蕩輸納後期戕虐孱弱者爾其以名聞吾必懲無貸諸父老咸頓首曰諾里有欺誕縱肆隳行敗類寇竊于鄉村者爾其以名聞吾必懲無貸諸父老咸頓首曰諾君乃出隻削袖中書邑中最無賴者三人姓名命亟縛以見有頃縛至詰之皆服罪立杖之于庭幾斃悉寘之法繇是威行惠流

四境肅然撫按臺臣聞之咸嘉歎曰卓哉令陽曲曷足以盡其才乎異日徵陟內臺必能正色昌言毅然爲名御史逐會疏薦之丁亥三載考績甫還任 召入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子巡視東城復巡南城皆有聲亡何父歿守制歸辛卯免喪實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奉 命巡按陝西至西安適有虎爲患君下令三日獲之時關中大饑君乃與巡撫都御史麻城劉公天和協心賑濟饑氓賴以生者數萬人有巡撫延綏者涖事乖繆君劾罷之三輔方仰君大有興革而母孺人之訃至矣君即日啓行民無老稚涕泣擁送數百里不忍舍去癸巳冬十一月 上賜紵絲金豸衣一襲蓋賞前賑濟關中功云甲午秋九月免喪改除浙江道冬十一月奉 命巡按浙江浙江爲東南大藩華侈甲它省其地有湖山泉壑琳宫紺宇巖亭池館觸目佳麗居人率喜遊曠廢生理而四方士大夫至者多往遊焉舟航輿從飲宴戲劇歌舞之費耗財特甚君嚴示厲禁其風頓息或有以矯俗誚君者君聞之笑曰不矯則弗能自立不俗則弗能幹事吾豈效潘孟陽輩但飲酒遊山已乎君在浙逾年憲度峻整豪貴有犯者必繩之以法貪吏皆望風解印

嵩渚文集 卷之九十六 二

綏去又崇奬忠節振揚風教如岳武穆蘇文忠林和
靖胡安定方遜志諸祠墓咸下令修葺刻官箴疑獄
録以迪僚吏刻天台陳氏小學解以訓蒙士刻釣臺
集以敦頽俗興復麗澤西賢二書院以祀東萊而下
諸君子軺車所至剗洗建白不遺餘力浙人迄今誦
之君先按陝西深知邊方巡撫責任至重比歲率輕
授之凡累官至左布政者弗問才識輒畀以巡撫故
邊備日弛識者憂之君上疏乞重巡撫之官必愼其
選久其任假其權明其功罪而後可責其成功　朝
議以為確論丙申冬得代還京復掌浙江道閏十二

月　九廟禮成有玄段表裏之賜丁酉春三月從
駕幸天壽山謁　陵適　皇子誕生有白金綵段
之賜夏六月奉　命巡按徽寧池太四府以疾在告
不果行已亥春二月復起仍掌浙江道以資望同給
事中一貟點視十二團營稽察嚴密請託不行庚子
三月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撫民漢中君喟然曰吾以
戇直見忌于時茲幸轉遷可以不復仕矣遂不赴任
倘佯林壑觴詠自娛不以世故介懷辛丑考察果遂
謫落職君聞報笑曰直道難容吾固知有是耳略無
愠色甲辰冬偶感風痺疾醫療罔功竟不起時丙午

九月七日也君生成化乙巳八月十一日享年六十
有二按狀君姓張氏景名光啓其字別號西野其先
大興縣人也高祖仲禮曾祖斌祖書父璽以君貴
勑封文林郎陽曲縣知縣母杜氏封孺人成化中世
父義以中貴隨侍　崇藩官門正因占籍汝陽遂為
汝陽人君童時舉止異常兄義特愛之乃延師令肄
習內署治春秋有名舉正德癸酉河南鄉試經魁嘉
靖癸未登進士第配強氏封孺人子二長孟寅郡學
生次孟容癸卯科舉人並以學行著稱女一適太學
生温潤孫二公著公溥女孫三卜以今年十二月朔

日葬于壺僊觀之原嗚呼有是器業而弗究厥用竟
壹鬱以歿命寔為之謂之何哉曩與君別于汾水之
上君惓惓以鄉同年為念重刻其序齒録以傳且懇
余序其後今其編固在也每一展閱輒為之感愴豈
復有敦篤年誼如君者邪繄君之病革也囑其二子
曰吾友大梁李君嫺古文辭可傳後誌銘必往謁之
君既卒二子奉遺命徒跣走數百里抵汴號泣請銘
余既為位而哭之復慰二子宜節哀保軀以成大孝
遂援筆而銘之銘曰
[illegible]敍于[illegible]者其[illegible]也予狠狠以修職乃[illegible]

而啞也嚋執厥衡枉實以絀也欽而弗施發志永畢
也嗟古有然吾莫之詰也二子皆賢曷庸可必也譬
彼泉源閼之始渫也淮康之原卜兹玄室也我作銘
辭後世有述也

丹陽縣儒學教諭陳君墓誌銘

嘉靖丁未春正月三日余友陳君國仁卒于丹陽官
邸逾月訃至汴余賦五言絶句二章哀之書自丹陽
至孤鴻送訃音白頭凝淚眼哀思爲誰深栁林讀書
處風雨對床眠雖黍交情在思君一泫然再逾月柩
還栁林余絮酒出城走奠柩所哭之失聲其子應璧

泣請曰先人與公交最深埋幽之石其曷辭諸余泣
曰諾君諱宋字國仁一字子木別號栁村祥符人也
君天性穎敏治尚書有聲于時與余同居汴城門相
對朝夕與處情投契合蓋無一日不聚首譚噱云君
家故多儲書不下萬餘卷余自髫歲時時借觀　君
不少惓或有所得則走告君或與君並觀商確古今
評隲人物亹亹窮日夜不休荷君之益寔多同時交
十人余與君暨王庸之左舜齊車吉甫文甫鄭叔度
蘇乾伯田樹德深甫稱大梁十才子云君長余八歲
正德丁卯同讀書吹臺上肄習之暇則飲酒賦詩倡

歎古人風烈慨然興懷相期砥礪志節不徒爲舉業
之士而已庚午下第又同讀書栁林墟中癸酉余領
鄉薦始與君割席北赴南省試嗣後宦遊四方風蓬
飄轉別君十餘年嘉靖丙戌春余謝臬事歸而君猶
在郡學爲諸生雖累舉不第氣弗少衰見余還故里
輒欣然喜曰用舍數也出處天也君歸矣可尋舊盟
爲樂耳奚戚戚爲時十友亡者七人矣每遇雪晨花
晝余二人必聯車出遊觴詠倡和夜以繼日甚驩也
戊戌冬君膺貢入京師明年己亥春三月授吳縣學
訓導道汴話別余有贈言之篇叙平生交誼頗悉甲

辰君以年績遷丹陽縣學教諭二邑之卿大夫里居
者無不敬重公而生徒數百人經陶鑄者多爲名士
卒之日咸易服會哭甚哀此亦足以覘君也已配梁
氏先卒君二子長應期縣學生省父于丹陽卒次應
璧儀賓孫男一學詩孫女二君生于成化辛丑六月
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嗟乎陳君握瑾懷瑜韞而
莫售蹉跎遲暮皓首青氈偃蹇低回弗獲少伸厥志
而歿矣嗚呼傷哉銘曰
猗國仁質和醇壯劬學攷典墳友十子曾以文詡勝
肴君獨迍老學職終弗振竟客死京江濱曰有命[illegible]

哉君我銘墓刻玄珉後千載當有聞

明壽官張公翁墓誌銘

嘉靖乙巳冬十月晦吾里壽官張翁卒距其生成化己丑六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七翁之子鄉進士四維思聞其先人善行乃介其同年友陸君東謁余請銘其墓陸之狀曰張翁諱秀字廷氣浙江衢州府開化縣人也累世科第號四牌坊張家曾大父子通大父文宇父祥母徐氏洪武初文宇與兄文廣以富戶編役大梁驛役滿當歸樂汴之風土遂占籍爲祥符人祥生二子長曰榮次即翁也翁坦直敦樸蚤失怙恃

家道寖衰稍長即能自植厥業居室隣大梁驛而翁能以其治家餘才佐丞治驛事孔理規制既定即絶迹不復往後丞聞其賢要致再四竟懇辭之翁日教其二子曰鑾汝耕毋隳吾業云爾四維汝讀期紹先世之芳云爾居常慟二親蚤逝弗獲躬養歲時祭主於寢涕泣竟日人皆稱其孝文廣之子儉翁從諸父也無子翁事之如父儉有遺産悉以予儉之諸姪翁一無所取人皆稱其義與兄榮同處白首無間言及卒斂葬咸如禮人皆稱其友平生喜賙人之急或有稱貸者父弗能償輙焚其券族子會娣子朱進暨廷妹並少孤翁悉鞠育之比長婚嫁若其時族子和爲人搒殺之事聞諸官翁泣曰兒死不幸忍復屍檢骸之苦乎但俾歛厥手足瘞之足矣天道昭然吾不欲彼抵死也官從其言而其人出獄死里有盜翁田中禾者獲之翁憮然曰彼非貪極寧有是邪縱之不問此數事人皆稱其長者初娶陳留胡氏先翁卒繼娶祥符閻氏生鑾四維女一適馬永貴孫男二曰易曰書孫女三長適王汲次適董理次適侯九齡曾孫男一將以丙午春三月三日葬于汴城西閻家寨祖塋之次惟先生其銘之余閱其狀而有感焉嗚呼世

之生有死行而獲罪于鄉曲雖居高官顯位赫赫然得志于一時曾弗若斯人之醇厚而不爲里人所指議爲可尚也矧余季弟洛亦與四維爲同年則壽官翁固年家之丈人也銘惡乎辭銘曰

是惟壽官張翁之墓林土厚水深災害莫我侵佇見龍誥自天而下以慰孝子之心

李季聘墓誌銘

李觀曾字季聘世爲大梁人父潤以選貢上京師不欲仕授東平州學正致事歸兄華曾善屬文登甲辰進士授海鹽令道汴赴官途聞弟病劇亟馳歸省視

抵家逾旬而弟卒實乙巳冬十一月十二日也伯仲皆嘗從余講學並以茂才稱初季聘之從余游也余集門下士試之偶以信陵君竊符救趙為試目季聘援筆千餘言滚滚瀾翻辨難矯健余喜其有史才居無何巡按御史臺試而以夜氣為試目則又說理明粹且多體驗自得語御史嘉其有心學敏哉季聘汴之佳士使天假以年厥造余莫之究竟也乃今已矣非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邪先是季聘有宿疾少寒輒力學不休讀書田廬既倦飲酒臥風牖下醒覺兩股痛弗可忍久之瘍發下體鍼藥罔功竟不起

兄數夕前夢手指潰裂人遺珠盈掬驚寤泣曰手足兄弟也珠淚也胡有是夢邪乃慟哭失聲已而弟亡屬聞季聘寄所為文于兄兄讀之終卷見其衍繹閎贍慮耗精力乃呑書戒之曰辭以達意奚事侈為也季聘竟以覃思殞其生烏虖傷哉距其生正德丙子四月二十二日得年三十娶張氏生子一曰合狙方四歲女一曰存姐方六歲云將以是年十二月二日葬于埽頭祖塋之側余惜季聘之才未究厥止乃抆淚而為之銘銘曰

嗟嗟季聘孰畀爾賢孰奪爾年悠悠蒼天胡究其然大河之干埽頭之阡岡廻水盤全歸爾安

無盡禪師塔銘

禪師名續燈字無盡河北之香關湖人也俗姓卞氏父名順母張氏自幼削髮投禮汴城祐國寺僧祖溫為師無盡和易坦直學士大夫多樂與之游余汴人也自丙戌春解官家居苦無山水登臨發舒長嘯而城中佳勝處獨祐國寺幽僻清曠巍塔挺立凡十有三層簷鐸風裊有聲可以洗人塵抱余每值花辰雪晝輒挈壺榼拉友朋三五人往游焉至寺必抵無盡方丈觴詠于其中詩成酒酣竟日而後返今無盡已

化去余以衰暮之年端居簡出而遊興亦索然矣可勝慨哉可勝慨哉無盡生於成化庚寅十月十九日示寂於嘉靖癸卯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四歲其徒孫惠清募緣造塔瘞其骨于安遠門外五里之原亦可謂克勤克孝者矣是宜銘之以諗于來世銘曰

猗禪師法慈憫名續燈字無盡師祖溫機鋒敏內照融外緣泯六慾絕未為忍一鉢空未為窘七十春若朝菌生何欣死何愍返諸無堪徵哂㲉如蟬塔如筍茲焉休幻吾蠢惟性靈終不殞何以銘夷則引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六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七

大梁李濂川父

墓誌銘三　五首

明鄉進士河濱李君墓誌銘

吾省古豫州地當天地之中淑氣鍾會哲賢輩出而以道學鳴者寔自洛陽二程先生始維時從之游者同鄉之士則有朱給事公掞劉博士質夫李校書端伯謝學士顯道尹侍講德充若張思叔馮聖先李嘉仲孟敦夫暢潛道皆所謂見而知之者也宋鼎南遷儒紳彫喪迨至勝國時則有魯齋許先生崛起覃懷直紹伊洛之統入　國朝則有澠池曹月川先生寔開　昭代道學之源吾邑河濱李君其聞月川之風而興起者乎君諱承恩字君賜一字伯生世爲祥符之西關厢人曾大父温大父學父椿俱不仕鄉稱善人君父母蚤喪祖父母鞠育之少不爲童戲八歲就塾師端愼如老成人弱冠入邑學爲弟子員嗜學不懈下筆爲舉子業一主于理弗尚浮詞督學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己卯領鄉薦明年試禮部不第君傾嚮理學諸書以歸閉門誦讀研究忘寢食自六經孔孟之書暨濂洛關閩諸儒之言以及陰陽

律曆老佛百家之說罔不孰思潛玩究其旨歸日有新得見之著述辨析精當多儒先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大於經而穿鑿好異者失之著易大義詩大義書拾蔡學庸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宋儒之言莫精於濂溪太極圖說橫渠西銘明道定性書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各爲之解以發其蘊謂理不離陰陽不離陰陽夫不離陰陽謂陰陽之上別有一物者荒矣不雜陰陽謂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道者踈矣于不離中取不雜者以爲體于不雜中取不離者以爲用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至矣哉著陰陽論百五十八條謂動靜者吾心也動靜之間吾心之至妙至妙者也動中有靜者德德者得也恐失之而復得之也靜中有動者幾幾者微也雖至著而實至微也老氏從動上修爲近靜而得玄遂以爲道在是矣佛氏從靜上致力少動而得空遂以爲性在是矣皆非也乃畫心印圖以示學者謂大學格致之旨不明於天下徒使學者馳騖於超然遠覽之餘而不知即身世之近求之是故去道愈遠夫人之有是身也處斯世也或見而爲好惡之意或見而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或見而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身或于家而

憂子貧財或于國而事君事長使衆或于天下而用人理財咸日用由之而不可闕者自我格之自我致之非它人所能預是之謂獨由是而慎之則天德可達王道可行矣著格物致知說謂往來順逆易之大旨原卦畫之初自乾至坤皆逆數也然乾兌離震繼之善也巽坎艮坤成之性也往者已然也數有次第之意第其已往不亦順乎來者將然也知有主宰之意宰其將來不亦逆乎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今夫爲春爲夏數往順也爲秋爲冬知來逆也入少而壯數往順也由壯而老知來逆也下學之功知來逆也上達之妙數往順也數往者順後天而奉天時吉凶在天而不在我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吾所能逆覩也知來者逆先天而天弗違吉凶由我而不在天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然必有知來之逆而後有數往之順故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著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說君平生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河濱劄記河濱存稾總若干卷藏于家君天性孝友事祖父母以色養與弟承光相敬愛里無閒言承光歿君撫其遺孤恩恤周至每念其弟輙潸然泣下家素貧數試禮部

不第郊居空乏客有勸其彼貸金者曰吾聞之曾子受人施者常畏人予人者常驕人縱彼不驕吾能不畏乎有以公事囑君請託者作耕心田歌以拒之其人慚而退訓戒子弟勤力耕讀每語之曰貧賤常也富貴遇也不饑不寒足矣非其義一介不取少有羨餘即惠逮族人弗吝鄉閭咸服其義君終日獨處一室正襟危坐如對神明及與人接溫顏睟容和易可親從遊之士誨之必盡其誠嘗謂習舉業者曰理明而後辭暢汝宜讀書窮理徐俟融會于心而文可為也惜乎天不假年四十九而卒使斯世不被其澤後學

不蒙其誨君子有深悼焉予觀有宋大儒得壽之永者惟伊川晦庵二先生乃若屏山劉先生僅四十有七東萊呂先生僅四十有五南軒張先生僅四十有八而已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矧死生有命又何脩短之足較乎君生於弘治乙卯八月十一日卒於嘉靖癸卯三月二日配盧氏先卒繼和氏子四女二將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汴城外西南隅之新阡其子常持鄉進士陸君東所為狀請銘于予予與君為莫逆友垂三十年矣君每有著述必走价示予訂可否予亦雅重君每謁先壠過其門必停車造訪講

論移晷始去今已矣嗚呼藍哉屬者豐城楊月湖纂輯 國朝理學諸臣自薛文清公而下凡十有五人如吾河濱造詣精純探修嚴密踐履篤實蓋胡敬齋陳布衣之儔也後有續豐城之編者其能舍河濱而不錄哉知言君子諒以予言為然銘曰

伊洛淵源孰闡其傳後賢私淑澠池月川月川逝矣孰躡其軌卓哉河濱奮然興起天祚斯文乃生斯人勇往任道力勝萬鈞詞華文藻舉世瀾倒君獨棄之罔逐時好古道躬行先民是程彼媚而笑我堅而貞命也乖迕屢詘禮部不怨不尤聖有遺矩歸卧夷門

肆力典墳上自六經下迄關閩陰陽律曆老莊佛寂何賾靡窺何隱靡析幽而鬼神明而人倫精思實踐知行兩輪嗟此良友云胡弗壽二豎告凶僅四十九奧惟屏山東萊南軒並嗇其算天乎何言懷寶不仕倡道汴水眞晟居仁近代趾美豈無心知如君者誰今不可見悠悠我思哲人不祿遺蛻空谷不朽者存著述滿匱梁城之西卜兆于玆後有企者考我銘辭

明故承德郎戶部廣東司主事杜公墓誌銘

公諱紹字述之別號朴菴始祖二公居大名之滑縣兄弟九人值元季兵起徙扶溝侯謝里其八人者散

處四方莫可究二公生成應甚寄補堅城衛軍後調瞿
塘衛成生二子義春義從成瞿塘春晦德不仕號藏
春翁生六子行五曰清號蓋軒由太學生官大同府
經歷生三子長璘號雪厓年逾三十無嗣從其父蓋
軒遊雲中禱于大同之雷公山時成化己丑春也是
年冬雪厓還扶溝明年庚寅正月七日生朴菴公一
乳二子云公賦質謹厚孩時不逐群兒戲七歲出就
外傅十四入邑學提學江浦石公淮曰奇童也即補
增廣生家故貧力弗能贄師它舍生授講公隔壁潛
聽父之有得面炙者弗逮也公雖攻舉子業乃獨不

隨俗記誦常反之身心踐行焉爲文理致完密弗事
華藻顧數舉不第從遊者日益衆公端坐終日講論
靡勌弟子有憚於卒業逾垣避去者公曰我幼時隔
壁聽隣師講惟恐失之今乃踰垣避我何哉正德丙
子始舉于鄉丁丑會試下第入太學時少年輕俊多
高談使氣或眇公公恂恂然如無所有會國子司業
景白沙先生堂試見公文驚曰此卷析理明鬯寘之
上列諸少年改容禮之庚辰登進士第其妻馬氏夜
夢絳衣人持竹簡丹書曰我雷公使者也兹來報南
省捷云焉蓋不知其先有雷公之禱也辛巳十月拜

户部陝西司主事明年壬午嘉靖改元二月擢師邊
陲五月　今上上兩宮徽號　詔兩京官未及三
年考者俱給與應得誥敕公授承德郎妻張氏贈安
人繼室馬氏封安人父雪厓翁贈承德郎户部陝西
司主事母劉氏封太安人六月督摧臨清鈔法疎禁
稅料惟取盈額而止先是每鈔百貫公堂紙硃銀若
干解户對銀若干公悉蠲去之商人稱便明年癸未
八月襄事還　朝九月部檄委放龍驤等衛官軍折
銀旬日而畢復委監督收放淂石橋等三倉糧芻與
太監趙墨等二十人同事公不激不隨墨等悅服十

月奉　敕督餉南畿明年甲申正月抵維揚聞內艱
回籍五年丙戌七月服闋赴京師仍除户部廣東司
主事十一月復　敕南直隸監兌糧儲丁亥正月抵
徐州移文各軍衛有司申飭法軌嚴限遣督次常州
會其業師臧秋江先生卒于家乃爲文哭奠之且諷郡
守申君綸助其喪云次姑蘇閶邸報罷官士林咸惜
之公笑曰吾平生不爲欺心事遲暮始獲南宮一第
三爲部使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它尚何
言哉乃浩然北歸杜門謝客日惟講學著述而已丁
亥六月十一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所著有朴

菴初稾中稾後稾使南集杜氏家譜扶溝縣志綜若
干卷張安人先卒於弘治甲寅十一月十九日年才
二十有五葬城西安人沉默寡言以淑行為鄉閭
所稱生子一孟乾女一適丁勁馬安人少公六歲慈
惠郎下善事其姑太安人悦之生女二長適李時習
次適劉綬將以今年辛丑九月十一日遷張安人之
藏與公合葬於東晉岡之南新塋從吉兆也孫男一
漸邑學生孫女二長適羅從政按察副使玹之孫次
適何謳慶陽太守岩之子曾孫男一化中曾孫女一
濂為秀才時嘗邂逅公於汴之臬署前儒貌踈髯動

中矩度心竊仰之及濂致仕歸也汴距扶溝甚邇而
詩筒書札往來不絕是故知公最深公甘貧嗜學本
諸天性雖貴顯服食無異常布時守先人之敝廬無
所增改終其身不畜妾婢不御聲妓簡靜澹泊克稱
朴菴云自公之謝政里居也猶受易於江西羅生受
書於臨汾張生受春秋於麻城周生詩則本經蓋嘗
歷十數師而三禮則自覧究其篤志遺經如此公與
人交久而益敬能急人之難不記小過其待弟子尤
有恩義故始病之日值嚴寒親友走問者足相躡以
至庭院不能容熾薪達旦者凡三夕卒之日弟子數

十人咸痛哭流涕服衰三月嗚呼茲可以聲音笑貌
為哉孟乾賢而有文且練達世故狀公之行而謁銘
於濂濂嘗表雪崖翁之墓夙知其家世為詳銘惡
乎辭銘曰

昔周盛時有唐杜氏成王滅之遷封杜里枝葉散布
篤生敬侯為漢九卿麟閣揚休小冠子夏寔維其子
博洽多聞雲仍嗣起二公避亂卜居扶溝傳至雪崖
文雅好修積德者昌禱生民部發身甲科策名天府
三為部使北餉南漕人皆安佚我獨賢勞吁嗟畏途
嶮巇難處參貴殺人厥毋投杼拂衣而還命也奚咎

几有一琴門垂五柳我農我圃我菑我畬朝吟夕哦
左圖右書有子承家績學勤苦家孫曾孫咸堪步武
化洽閭內三世四節贈軍置田友于胥悦公宦未竟
公道大行是亦為政何必公卿晉岡之南雙洧之北
沙明水迴龜墨是食公得吉壤神明相之億萬斯年
永安葬之

孚菴張先生墓誌銘

濂童稚時嘗從表兄孚菴先生游正德癸酉同舉于
鄉嘉靖癸未甲申乙酉又同宦于晉陽時先生為定
襄令而濂為按察僉事云道義交游四十餘年[illegible]

情好爲最深恩義爲最篤茲乎其亡也銘墓之文惡乎辭誌曰先生姓張氏諱榮字國華後改字仁卿其家世具載厥考處士公墓誌中先生家素貧志操清苦力學靡怠提學副使廣陽車公璽嘗試優之子廩餼年四十始領鄉薦嘉靖癸未銓授定襄令撫良弱鋤鴟頑興舉廢墜不遺餘力自城池廟學壇壝庾藏以至養濟院漏澤園講武教場罔弗修建完整又創置義倉一區貯官園所穫穀粟若干石凡邑中幼而苦學者而茂德力弗能婚塟者量給之戊子歲旱先生徒跣禱于邑之七岩聖母祠雨雪隨應四野霑足

時巡按御史王公猷按部郡邑至定襄見其政績異之表薦于　朝而先生適罹外艱歸辛卯服闋改宿遷令甫半朞以謗免乃築室于汴城南之八里屯躬耕壠畝足跡不入城府值歲大侵鄉隣有闕食者先生輙賙恤之餓殍載道率家僮掩埋弗令暴露里人服其行庚子三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于郊居距其生成化甲午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七歲配何氏先卒繼室賈氏亦先卒並權厝塋域之外至是始與先生合塟祖塋之旁穴禮也子一曰邦基娶鄭氏女一曰淑女適王崇道俱何氏出孫二曰承宗曰繼善

銘曰

有明孝采先生之幽宅封崇四尺以藏息焉永安乎窀穸

楊舜卿墓誌銘

汴城南四十五里曰朱僊鎮鎮有望族楊氏以宅第富家雄于里中故南北往來公卿士夫憇宿咸依楊氏館庖供張罔弗整僮豢而馬芻亦罔弗備是故至者如歸而公卿士夫即未過是鎮者亦聞知是鎮有楊相舜卿云嘉靖丙申九月二十四日舜卿卒距其生成化癸巳十月八日壽六十有四卜以十月二十

一日啓其配安氏之竁而合葬焉蓋安氏先卒十有一年矣其子鎡錫泣跣躡門請曰吾父厚大人先生知鎡等奉治命乞銘余辭弗獲乃按其狀而誌之曰楊氏先世中牟人在宋元時有官方伯參將者塋碑俱存　國朝洪武初始徙是鎮五世而上譜亡不可考高祖諱宏宏生貫貫生全全生遇遇字文際配康氏生三子長即舜卿也遇慷慨剛果有器度輕財好施鄉人服其義遠近有不平之爭者咸來質焉故里人皆尊憚之稱楊大公云大公善治家植產田業日以滋殖仲子楫季子桓力農河畔足跡稀至城府凡

百門搖里役舜卿一身當之無慨吝無惰事如是者四十餘年舜卿蚤承父命爲藩司從事父既歿而年亦垂艾矣乃仰天嘆曰嗟人生百年如隙駒易過也我髮非黔今忽斑矣我顔昨丹今忽槁矣與其奔走于公門孰若徜徉于田園乎遂浩然棄去舜卿之棄從事而返諸農也乃聿新堂序栽花藝術日與田父野叟話桑麻道故舊笑談竟日陶陶如也每夏秋禾熟拾遺穗者挈老幼集于田家人怒叱之舜卿輒戒之曰年穀幸登此天開倉也饑者我就而汝禁之是悖天道也從老幼拾取勿禁里隣有稱貸麥粟者歲

歉不及償或避匿弗敢見舜卿溫慰之曰姑待豐年云爾其寬厚有容類如此子鎰爲　周藩堵陽王女贛縣縣主儀賓安氏出錫郡學生娶葛氏女二長適士人耿烱次許字胡守恩俱韓氏出孫男二應嵩應岳孫女一許字孫學書嗚呼舜卿汝有子貴且賢有孫聰且蕃安居飽食六十四年其瞑目九京無憾矣爲之銘曰

伯賓于王仲士于庠君之二子昌兮築室城中門高閎崇駟車尺以容兮生長太平歿不識兵君其選運亨兮支河之東若堂者封環栢森桐佳哉樹兹惟君之玄宮兮

明故陽邏驛丞劉君墓誌銘

嘉靖戊戌春三月十五日驛丞劉君卒于家秋八月其子太學生東魯衰絰踵門持鄉進士陸東所爲狀介吾弟洛而泣告曰吾父作小官有立居鄉多善行掩幽之石敢乞銘余適營敞廬弗暇再閱月而葬期迫矣東魯復走大梁徵銘乃按其狀而叙述焉君諱紳字邦行別號居可遠祖明遠元季避兵扶溝卜居張塢岡迄今爲扶溝人家族蕃茂稱巨姓明遠生成成生靖靖生貴貴生璋配馬氏生經及君君聰穎過

人少時父教之切韻輒精其業河南按察司僉事陳君按部扶溝值雪暝止其家與君語奇之遂挈入汴臺與厥子同研席後當遷去以君爲承差君敏慎守度按察官長咸重之正德壬申授湖廣興國州富池驛驛丞始仕即能其官時巡撫都御史秦公嘉其才委修興國州治工垂完奔父喪北還適劇賊劉六南擾道塗梗塞過鳳陽而邑人羅君玹爲郡守止君勿行君曰安有父喪於家而避兵於外者竟抵家甲戌服闋復丞黃岡之陽邏驛居無何偶感末疾乃致其驛事歸而疾大瘳矣居鄉二十五年耕田教子行孚

閭里嘗遇歲大侵君代辦邑介民税金四十縣令王
侑償之弗受令將鑒帑貸希禹值以車貸金數十後將
謫去貸卒於官皆弗能償君更厚助之家僅田萬緡
金數十亡去逾年蕩盡無復歸家人欲致之官君力止
之仍留于家恤其困苦君行道見棄兒于衢乃惻然
拾取令鄉人韓剛育之月給以米今成立其厚德類
如此君天性孝友母病背疽危輙籲天乞以身代俄
母愈其事繼母亦如是從弟綸以公家鹽事法當戍
君出金脫之語族人曰金易得兄弟遠戍吾心何安
邪君生於成化癸巳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六配陳

氏生三子長即東魯仲東野季東皐女三一適義官
張江一瞿朗一楊霜孫女一許杜蛟東魯將以是歲
十二月三日葬岡南之新阡遵治命也嗚呼如君之
行亦可銘也已惡在高官大爵流勛烈於海宇然後
乃足紀哉銘曰

官弗必崇惟職之供壽弗必百惟德之獲緊張隖岡
林木蒼蒼君子之鄉新阡向陽龍脉悠長玄宮孔臧
百世其昌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七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八

墓誌銘四　六首

目錄畢

大梁李濂川父

墓誌銘四　六首

明故汝陽王府六奉國將軍配淑人傅氏合葬墓誌銘

國朝大封同姓屏翰四方通都名郡咸列　宗藩粤惟汴之　周藩爲最繁衍　周藩諸王又惟汝陽爲最繁衍　皇澤覃被枝葉蘢茸歲時朝賀冠珮如雲於戲盛哉汝陽宗室有號水心亭者諱安湛大輔國將軍之子四鎮國將軍之孫　恭僖王之曾孫

周定王之玄孫也輔國配李恭人生子三而水心爲之長倜儻善治生十數年積產數千金乃大治宮室臺榭丹青黝堊煥乎可觀復植奇花異卉於其間欄檻整麗見之者罔不羨其才云水心勤勞起家兼善飲奕好賓客故汴中諸豪俊咸樂與之遊平生室無婢妾神采彊壯人皆擬其遐年乃竟止下壽語曰嘗雨溢川禾槁于田其水心之謂乎配傅氏封淑人治家嚴肅百務井井以勤儉相夫子以恪恭事舅姑以慈惠育群下卒之日閭里老稚咸爲之盡哀生子三長西樓配李氏仲恒齋配馬氏季復齋配翟氏女一

適儀賓張琨初淑人之病也西樓禱以身代鄉邦稱其孝云按狀水心生于成化甲辰正月十五日卒于嘉靖乙未六月二十八日壽五十二淑人生于弘治戊申九月八日卒于嘉靖戊戌六月二十九日壽五十一明年己亥十一月九日乃啓水心之窆而合葬焉君子曰攝生家有言過役爾神終戕爾真壽靡爾臻夫水心治外淑人治內經營弗懈家政旁午將無過役其神乎余竊悲其克豐業產而並不躋上壽也乃歔欷而爲之銘銘曰

體厥數豐厥屋裕後賢紹遺躅梁西阡協吉卜泉宮築生氣蓄萬斯年勿樵牧

明誥封沈丘榮戾王夫人宋氏墓誌銘

夫人宋氏者大梁宋祥之女也母劉氏夫人生正統戊辰秋七月二十二日少敏慧寡言容儀端欽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弗輕許人　周藩沈丘王聞其賢乃遣媒妁議婚其父母喜曰吾女生有佳兆必貴宜歸之　王遂許之天順壬午冬十二月十五日入侍王宮夫人時年十有五矣祗事朝夕敬恭靡懈每日雞鳴而起綜理庶務罔敢暇逸歲時烝嘗禴祀賓客飲宴多出夫人經畫靡不中節　王暨妃咸倚重之

正德壬申春正月二十一日　王薨享年六十有一
諡曰榮戾妃王氏無出夫人生子二長安涪正德戊
寅秋七月三日冊封沈丘王王既襲封乃陳情以母
氏請　制若曰朕惟　祖宗之制諸王支子必封
郡王其配皆冊爲妃以主內治妃以下有子者亦各
有封蓋母以子貴之義也爾宋氏柔淑愼恭恪勤婦
道夙侍藩閫績有年歲子已受封宜從其貴今特封
爲沈丘榮戾王夫人爾惟欽哉服玆嘉命時正德己
卯春正月十六日也嘉靖甲申夏五月十日　王薨
享年五十有八諡曰靖和靖和王生五子長睦㮤嘉
靖丁亥秋七月二十六日冊封沈丘王次睦樏睦柞
睦櫡睦檜皆封鎭國將軍其配皆封夫人　王之妃
劉氏生勤熿封沈丘王長子次勤熨勤𤇆皆封鎭國
將軍其配皆封夫人樏子五柞子二皆封輔國將軍
其配皆封夫人次子安汘生子五長睦櫻次睦柄睦
櫊睦櫟睦梴皆封輔國將軍其配皆封夫人柄生子
三皆封奉國將軍其配皆封淑人孫女衆多累世受
封有差皆選儀賓爲配玆弗殫書嘉靖丙申春正月
二十九日夫人卒享年八十有九葬期俟年月之利
業已逾一紀矣堪輿家曰今歲戊申冬十月二日葬

之吉於是舁柩而馳榮陽之墟紼謳載途繐旌前導
闔府老稚咸哭之慟乃祔葬於　榮戾王之塚旁而
蒙　恩賜祭葬如制嗚呼夫人可謂生榮死哀也已
是宜銘銘曰
先王明齋閑有家宮壼內外咸無譁孫子蕃庶天祐
爾小君淑愼宣承祉大周之山榮水陽億千萬年魄
永藏

明誥封崇善恭順王夫人謝氏墓誌銘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九日　崇善恭順王夫人謝氏
卒距其生成化丙申八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其
子鎭國將軍睦㰌號泣請銘狀曰夫人姓謝氏　周
藩典膳所軍餘謝欽女也母蒲氏夫人幼婉瘱莊重
甫及笄　崇善恭順王禮聘入宮小心勤愼夙夜翼
翼　王特重之生子三睦校睦櫂竝蚤卒睦㰌事夫
人克盡孝道念母未被封典寢食靡寧壬寅春二月
乃以情事達之　崇善王王以㰌之情事達之　藩
王王遵制代奏其略曰臣弟崇善王朝墉啟稱叔祖
鎭國將軍睦㰌生母謝氏弘治壬子春正月父崇善
恭順王禮聘入宮服勞有年生子睦㰌及其亡兄睦
校睦櫂俱封鎭國將軍各娶婦俱封夫人女一封夏

縣縣主孫勤熄勤炯勤烸勤熢勤烘勤熸俱封輔國將軍各娶婦亦俱封夫人獨有母謝氏鬢白在堂未被封典每遇歲時令節闔門男婦命服有煒拜舞觴璈侍階卮冠帔佩玉咸彰　天恩而母著常服闇然在座烏鳥私情其何以堪矧母年踰七十西山景迫倘弗獲生霑寵榮人子之心抱慟何極伏奏　皇澤汪濊　賜以名號則　聖朝以孝治天下之化覃敷四海傳之萬世矣　制曰可於是誥封謝氏爲崇善恭順王夫人是歲冬十二月也余按其狀而刪潤其辭以爲志君子曰自內則女誡之書不行于天下而世之女婦率禮由道者鮮矣夫人蚤侍王宮卓有賢行教子育孫咸可爲法雖載之彤史列之女師夫何忝哉夫人之卒也訃聞于　朝　賜葬祭如制已酉夏四月二十二日睦㰀奉母夫人之柩葬于汴城西北金村堤之原從新阡之兆也銘曰

吁嗟夫人內範孔淑侍王有年虔恭祗肅　天恩載加錫之命服生榮死哀九京瞑目金村之原佳城是卜我銘刻珉永藏山麓

芭厓將軍墓誌銘

奉國將軍芭厓者　高皇帝六代孫也系周藩之鄢陵王曾祖諡安僖祖四鎮國將軍父長輔國將軍芭厓美風姿喜節度治生修築宮室堅緻完好輪奐濟飾煥乎可觀汴有左生者善詩一日芭厓留酌軒中酒半酣左生歌斯干之首章且曰宮室之固如此其如竹之苞乎請以是爲子別號故將軍號芭厓云芭厓性至孝念先輔國捐賓客厥恩莫報每四時饗薦牲醴必精潔極其誠敬又善教子嘗語諸子曰汝等荷　祖宗弘澤嗣有天祿各宜慎守　祖訓近者德誦經史庶可以寡過耳閨門嚴肅內外截然雖五尺之童非呼召無敢輒入中庭者平生簡儉縝密練達世務惜乎天不假年一病弗起得壽僅四十有四嗚呼其命也夫銘曰

良木孔材斧斤乃灾高山崔嵬忽崩而穨吁嗟芭厓中道而摧云胡弗哀哲人物故返眞還素新阡肇開白塔是眉禽伏獸蹲生氣攸聚靂震靂驚玄宮高固億萬斯年奚殊旦暮樂哉斯丘芭厓之墓

月窟子墓誌銘

月窟子者　太祖高皇帝之五世孫鄢陵靖簡王之第九子也弱冠封鎭國將軍食祿千石貴富矣顧獨檢飭抑約如寒素士故汴中諸豪俊咸樂與之遊

而月窟子儒雅下士嘗誦康節遺編至月窟天根之
詠而有會於心乃扁其讀書之屋曰月窟因以為號
或叩之曰子奚以月窟號也曰天地之道一陰陽也
陰陽之妙一動靜也然其所以動所以靜一消一長
一盛一衰萬古流行而不息也夫陽為陰父生長女
而為姤故乾遇乎巽而一陰生矣是陽為月之窟也
陰為陽母生長男而為復故地逢乎雷而一陽生矣
是陰為天之根也吾欲探造化之妙而闚往開來於
其間以是為號不亦可乎或又難之曰月窟天根陰
陽之道也舉月窟而遺天根可乎曰然獨陽不成獨

陰不生言月窟而天根該之矣君子曰美哉若人處
貴富之地而獨能研理道以自娛乃嘉靖癸巳夏六
月二十八日母魏卒始魏為靖簡王宮人卒未封也
月窟子乃上疏以請其畧曰臣母魏氏侍臣父靖簡
王多歷年所平生釐瘁之蹟貞白之操繄邦人所共
聞者臣聞母以子貴臣荷天之休受鎮國將軍而臣
母未沐冠帔之榮心實悲怛伏惟　皇上曠蕩之
恩涵濡群動凡文武臣工咸得以子貴榮其親而子
也鎮國母也宮人烏鳥私情其何以安倘賜哀憐感
戴罔極矣　帝允之詔追封鄢陵靖簡王宮人魏
氏為夫人賜祭一壇君子曰孝哉若人生事其母孝
而卒也又遂其榮封月窟子之卒也其子睦樹號泣
再拜丐誌誌曰月窟子諱安漯厥生何弘治丁巳二
月二十六日也厥卒何嘉靖乙未二月五日也厥疾
何瘵痳也厥壽何三十有九也　勑營壙諭祭咸如
制子一即睦樹女二長湖州郡君字魏雄才次未封
余友月窟久頗賢其為人故於其卒也弔之哭之奠
之賻之文以誌之又從而銘之銘曰
貴賤殊倫同一土壙減彩沉芬吁嗟乎將軍彭殤異
骨同一蕪沒歲月飄忽吁嗟乎月窟椰林之原草木

暢蕃汝歸其根吁嗟乎王孫

松崖子墓誌銘

松崖子者鄢陵王府長奉國將軍諱睦㭘者之別號
也性倜儻滑稽好賓客宴遊之樂終日歌舞觴斝二
八冶容環侍榻几箏絲管竹迭奏間作晝歡宵續香
薰氤氳頹然酣醉曾弗知參橫而月沉已嵩渚子與
之識頗訝其嗜欲深而精神苶也乃規之曰夫靡曼
者伐命之斧斤也麯糵者戕生之酖毒也子弗慎于
是二者必災厥身松崖子再拜謝曰謹受教越旬日
則見其猶夫昨也乃復規之曰忠言貴聽聽言貴行

暝而弗行充拒譽也松厓子瘢然笑曰吾雖避之而
實弗有交也嵩渚子曰噫子過矣子過矣且人之身
司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夫二臟者相火之宅
也而其系上屬之心心君火也物感之則易動君火
動則相火亦動相火動則精自逸雖弗交會亦暗流
而疏泄矣故曰火緣心動精逐氣亡又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夫川之媚者珠在淵也山之輝者玉蘊石
也故精液耗竭形斯變矣子弗改步吾立見子形之
變也夫形變欲久生得乎甫逾朞松厓子顏色皯黑
目眊聲啞嵩渚子又力勸其獨宿茹淡以少延歲華

松厓子復瞰然笑曰生者寄也死者歸也是故其生
也浮其死也休朝菌非短大椿非修籛鏗殤子鯤鵬
鷽鳩何夭何壽何樂何憂何大何小何德何仇千秋
旦暮同一土丘是以麗姬悔泣琴張和歌苟適吾意
遑恤其它君無復言矣再逾朞而松厓子卒時嘉靖
庚寅冬十一月七日也越三年甲午夏五月其弟某
某持教授戴禎所爲狀請嵩渚子請曰亡兄辱先生
與游將以是月十有九日葬祭臺之原願先生銘之
按松厓子之先世載在 宗牒茲弗贅云母曰陳夫
人以弘治七年六月十五日生松厓子卒之年僅三
十有七耳訃聞于 朝賜祭及塋配曰張淑人子一
女三未封銘曰
胡昧攝生遽戕爾形竟摧爾齡祭臺荳青玄宮永扃
思爾涕零爲爾作銘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八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九

墓誌銘五　七首

目録畢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九

大梁李濂川父

墓誌銘五　七首

亡妻樂安孫氏墓誌銘

嘉靖乙未三月十五日子家春醪熟是夕也夫人布席張燭命二子莘叟確叟觴子嘗之語笑甚歡也觴已各就寢漏下三鼓子驚聞夫人嘔吐聲亟起視之則昏暈不省乃開門延醫投以牛黄清心圓復以手指掐人中乃稍稍省矣明日灼艾又明日偶脫頦延醫復之朝夕餌藥病漸愈四月七日莘叟冠夫人喜尚未離床榻十五日大愈乃出閨闥禮神祭廟以祈永安距始病之日蓋浹月云自是食健飲甘肌膚瑩澤精神若少不足而綜理家政如故六月八日夫人晨起坐樓下忽復昏暈侍人扶掖入閨闥復投以牛黄清心圓復省乃泣曰適坐樓下見二皂衣人呼我去我弗從云云頃之復昏暈再藥之嘑之灸之咸罔省明日昧爽氣絕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夫人樂安孫氏父諱堂母張氏兄俊傑夫人生十三年而父歿予母張太君往弔其喪見夫人容儀端哲欲求為子婦其母兄未允也正德丁卯四月太君歿明年戊

辰三月予兄嫂徐遣媒議婚行初聘禮終太君之志也巳巳十月娶夫人時予年二十一夫人年十七矣癸酉八月予舉河南鄉試第一十一月赴南省試北行夫人與之偕明年甲戌復中南省試　賜進士出身居京邸者二年乙亥冬十二月予以戚里例授沔陽州知州丙子二月挈夫人抵家四月同夫人奉病姊由襄樊發舟入沔巳卯冬考績過家庚辰四月七日華叟生秋復之沔辛巳七月轉官寧波府同知八月十日自沔發舟遡大江過金陵入京口閘如浙十月二日履任嘉靖壬午二月病姊亡於郡邸夫人哭

之慟癸未三月轉官山西按察司僉事四月七日啓行閏四月二十三日抵汾七月二十四日挈夫人渡河如晉八月十三日履任甲申四月予巡歷澤潞等州及閱視河南獲嘉等縣屯倉便道送夫人歸省五月夫人自汾至復會于獲嘉送之者仲兄傑也予以公事畢還晉夫人復從而西六月抵晉是歲八月二十五日仲子嚴叟生乙酉四月夫人長兄俊來晉省其母妹丙戌正月余罷官西歸迨今十年矣田業粗建家事不累予心者皆夫人相助力云西歸之明年丁亥四月十四日季子磻叟生又明年戊子八月十三日巖叟以滯下疾卒夫人淑婉寡言治家有道相予二十有七年自爲秀才以至居官歸田極其勤瘁其事亡姊也如事母其遇宗族也賙恤之弗留宿憾其御僮僕也嚴而有恩性聰穎予每有懊惱事語之夫人夫人能一言釋之或有隱憂語之夫人夫人能一言解之嗚呼夫人乃今中道棄予長逝矣予今以後有懊惱隱憂將語之誰乎縱後有繼室安能如夫人之聰穎而一言釋之解之乎嗚呼天乎尚忍言乎夫人生弘治癸丑正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三子華叟縣學生娶田氏湖廣按察司副使田公汝耔之

女磻叟未聘是年九月三日擇地於東蘇村之原葬焉嗚呼至哀無淚至慟無文予悼夫人之不可復覯也仰天拊膺五内崩裂夫何意於爲文聊叙次生卒之歲月以爲誌而繫之銘以埋諸幽壙銘曰

汝歸之年歲巳巳汝歿之年歲乙未二十七年一夢裏平生室無妾與婢永期偕老吾與爾天胡奪之竟不起入房啓帷慟心髓蘇村之原堤岗施前有河抱氣聚止玄宮萬年汝安此

女香權厝墓誌銘

正德丙寅夏四月余挈妻子赴官沔陽甫視事九日

入鄂謁上官女香驚癇死郡邸中時余泊鄂宿彭氏
樓早起嬉樹間樓下與隸人嘖嘖細語詰之皆不對
項之樓下復嘖嘖細語復嚴詰之衆始言有人自沔
來傳女暴死余愕然驚號墮樹下地遂奔沔營葬事
比歸已權厝沔城外上關銀杏樹下嗚呼慟哉女生
于正德壬申十二月十四日其母孫氏孕逾十有二
月始生生之日天大雪客有饋虎皮者乃命名雪虎
又因余姊聘閻氏者多兒女乃從汴俗寄保於姊家
謂姊爲乾母姊有長女名大香而名女爲小香云女
平顴豐肌朱頰玉質生三月能言甫十月余挈之如

京師會試時烈寒女疹甫愈乃渡河冒寒行得嘔嗽
疾幾死其母抱岸上求火始蘇二歲在京痘亦幾死
越三月愈神魄日完壯余甚喜既拜沔陽守挈之過
家諸親黨見之咸甚喜乃今五歲夭已嗚呼慟哉泣
而爲之銘銘曰

嗟嗟苦汝生於汴長於燕厝於楚死時見母不見父
嗟嗟苦

楊桓妻張氏墓誌銘

張氏濂表姊也父鵬字萬里於濂母爲同母兄妹兄
榮字仁卿於濂爲表兄張氏少聰慧母侯甚鍾愛之
年十七適朱僊鎮楊桓生女一子一女曰淑貞子四
歲而殤張氏悲思之無晝夜泣忘盥食逾年病弗起
時濂守沔其兄乃走書告濂曰嗟哉悲乎嗟哉悲乎
吾妹今夭亡矣吾白首二老親止有是女吾煢然孤
立止有是妹妹有貞德吾弟所知也皇天既嗇其年
惟得吾弟文以紀其善行吾恨已矣妹端默莊靜竟
日無一言諸女戚者姆往來者多弗得見勤力纂組
刺繡至夜分弗倦女紅式度多出已心思既成明潔
鮮麗若未經手者鄰女咸傳玩以爲範其適楊氏也
克敏克愼閨族無長少咸德之事其夫桓十餘年相

敬如賓無忤色無逆言御婢下有恩病既篤其娌籲
天乞以身代歿之日族人鄰人無不泣下者桓哭之
幾絶嗚呼茲妹之行畧也吾忍狀吾妹邪濂展書驚
泣爲位而哭之累日乃隱括其來狀以爲之誌曰張
氏生弘治戊申五月六日卒正德丁丑九月十二日
得年三十其女淑貞聘里人閻仝濂之姊子也銘曰
女德爾全胡不永年玉碎珠捐璧沉于淵吁嗟乎昊
天

明勑封孺人劉氏墓誌銘

嘉靖已亥秋七月四日　周藩右長史王宗賢母劉

孺人以疾卒于家越旬而訃至宗賢哭之甚哀乃上
長史印綬號泣辭　王曰臣寡德不自殞滅禍延母
氏棄臣長逝今奔喪東還故鄉其　王講學親賢以
永令譽臣謹以長史印綬上　王曰蕭哉疇子毗哉
其命審理副繼祖署若事於是審理副繼祖紀善世
臣奉祠諭典寶正繼先典寶副爵典膳正京典膳副
瑨工正豫典儀伯遜引禮舍人綸尚志典仗繼惻李
隆教授文簡等聯名啓曰右長史良願王奏留員闕
勿補俟服闋仍來供職如故　王曰諸臣之言允契
予衷哉乃遣使詣　闕奏留右長史員闕勿補如諸

臣啓云乃又遣典簿坤馳沂州祭奠孺人几筵潘國
君臣之遇自昔所未有者宗賢晶行乃衰跣扣吾廬
請曰母氏生有善行鄉閭咸聞知將以今年某月某
日葬于城東原先塋之次墓隧之石敢丐先生銘按
狀劉氏世爲沂州望族賢淑天成莊重寡言精於女
紅閑於內則雖至親罕見其面父母甚鍾愛之乃擇
配　勑封南京太僕寺主簿諱士昂者少保大司馬
恭靖公之子右長史之父也隱德弗仕孺人克盡婦
道言不出閫歲時奉祀祠蒸品物必豐潔不尚其致
諸子也恒勉以勵志讀書□□□忝乃祖考云爾其御

諸婦也諄諄誨戒曰各修爾婦職云爾其處娣姒也
怡怡和愉未嘗以疾言厲色加之庭除雍睦始終無
間言下至內外臧獲靡不感恩懷德是故一門之中
諸事條理家業日盛而孺人內贊之功是不可誣云
戊戌十二月右長史奉　王命詣　闕奏事還便道
過沂省其父母且慶孺人七十壽時二老俱康健無
恙送其子大門外抆淚而別豈知此別而母氏竟成
永訣乎孺人生三子長即右長史宗賢娶趙氏次宗
哲授儒官娶尹氏次宗明授散官娶劉氏女一適紀
善張世臣孫子七孫女六宗賢子一女三宗哲子四

女一宗明子女各二孺人生於成化六年正月十有
二日享年七十子孫衆多既賢且顯可謂享天下之
全福者矣瀕歿歲觀政戶曹得贈拜少保大司馬恭
靖公於京邸時公爲左都御史忠清介直士論稱之
固宜其有後如此哉宗賢以恩廕筮仕南京太僕寺
典簿陟尹霍丘再尹沭陽嗣判順天府皆有政令爲
右長史復善其職君子以爲不愧世胄云嗚呼孺人
亦可以瞑目九京矣銘曰
福壽並臻偕老七旬子孫振振孰如孺人東原有墳
生氣氤氳千秋萬春視此銘文

明鄢陵靖簡王夫人魏氏墓誌銘

余少讀列女傳見齊桓公之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楚莊王之樊姬不食禽獸之肉齊孝公之孟姬以禮自防不妄登車未嘗不廢書而嘆曰詩不云乎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之三姬者乃其人邪乃其人邪抑於是見春秋之時去古未遠而先王之教涵濡於吾人者最深曾無間於男女云爾按夫人魏氏者鄢陵靖簡王之宫人也父曰魏德世有善行耕于鄭州之野夫人年十六歸于王愼靜貞順王最愛重之每燕見多所規諫王咸嘉納焉正德乙亥王薨夫人孀居垂

二十年而足跡未嘗及閫外云生一子曰安漂封鎮國將軍雅文樂善邦人賢之夫人旦夕常訓漂曰汝為宗室享　國厚恩宜崇儉守憲以承天休無效末俗奢縱為也漂恪服終身而動不違諸禮者夫人之教也嘉靖癸巳夏六月二十八日夫人卒距其生成化丁亥冬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七卒之日漂列母之懿德匍匐號泣以告于　藩王藩王達之天子乃追封宫人魏氏為夫人且賜祭一壇蓋殊典也夫人生一女封韓城縣主配儀賓潘希龍漂配夫人王氏生子一曰睦㮶女二俱幼未受名封明年甲午夏四月十三日葬于滎陽縣宿水河之原欽築王塋之次余汴人也頗聞夫人之賢故於其請銘也直據其狀而書之不復辭銘曰

傳有三姬稟淑質兮自牖納忠咸可述兮於維夫人其疇匹兮相　王教子志專一兮千秋令名如皎日兮滎陽之原水潏潏兮泉深土堅維爾之玄室兮窈兮沕兮從　王其永畢兮

明誥封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祥符儒家女也祖宇績官至大理寺卿有聲於正統景泰天順間父崇晦德不仕母趙氏夫

人貞靜醇懿父母鍾愛之弘治丁巳春正月選為鎮平王府輔國將軍某夫人庚申夏六月受　誥封云夫人事姑孝凡飲饌裳衣必躬治之弗委諸侍婢輔國喜延賓客鴻儒學士往來無虛日茗酒之具咸出夫人指畫輔國欵留觴詠從容談笑而家事靡少嬰其心悉夫人內助之力也且天性朴儉不喜華飾居常以節縮浮費誨諸子曰吾祖　恭靖王貴而能約宗人式之吾翁鎮國雅尚勤儉汝等所知也其恪守遺訓罔習于奢斯孝也已是故諸子皆檢飭有立文雅好修夫人之教居多焉嘉靖庚子夏六月八日

夫人疾革謂諸子曰善事祖母吾溘先朝露弗能終
厥養汝輩勉承吾志甘旨滫瀡之奉務盡誠敬語畢
而瞑夫人生于成化甲辰秋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五
十七歲訃　聞蒙　恩遣官賜祭如制卜今年癸卯
冬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汴城西金村堤之原祖塋之
側輔國率諸子以墓文見屬乃按其狀而誌之曰夫
人生男五俱封奉國將軍配皆封淑人女四俱封縣
君配皆爲儀賓孫男二十餘俱封鎮國中尉配皆封
恭人孫女十餘俱封鄉君配皆爲儀賓余讀詩至螽
斯之篇未嘗不仰嘆古之賢妃心不妬忌故子孫衆

多振振蟄蟄詩人詠之嗟嗟夫人其無愧於斯乎是
宜銘銘曰
坤德維全女儀罔愆淑行宜傳兮子孫滿前文彩翩
翩游閒所賢兮金村之阡生氣藂焉於千萬年兮

明涉縣縣主墓誌銘

涉縣縣主者　大明宗室周藩汝陽安和王庶次女
亞中大夫儀賓盧公海之配也縣主生而貞順淑茂
寬慈恭和王甚鍾愛之選所宜歸爰適盧公成化乙
未春　誥封爲涉縣縣主已亥婚禮成自縣主之歸
於盧也執婦道以事舅姑無王室驕貴氣習御僮婢
有恩厚之以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佐蒸嘗形怵惕之
色凡家庭酒醴歲時祼獻守介婦之儀而不敢越諸
冢婦表範宗門國人賢之公父蘩母劉氏見縣主小
心敬順治家維則心甚怡悅縣主歲所入禄粟輒盡
以歸諸舅姑曰我不敢私此供闈門之需也踰十年
而舅姑歿縣主悲號毀瘠又三年始受其禄粟里閭
至今傳誦云弘治壬子生子紳事縣主以孝聞嘉靖
丁亥七月縣主病垂絶藥石罔功紳焚香籲天願以
身代乃割股以獻病遂愈明年戊子縣主病復作竟
不起時六月十六日也距其生成化丙戌十二月十

一日得年六十有三紳娶蔡氏女二長適宣武衛前
所千戶張宗儒次適魏國公之族徐鳳紀孫男四長
鶴鳴鸚鳴次鳫鳴鹿鳴鳩鳴已丑月日葬于汴城
東邊村之原銘曰
女道坤順維德之徽矧出王室靡驕益希淑哉縣主
婉婉令儀命服璀璨承祭孔時大梁望族咸推盧氏
縣主于歸內政孔理既善厥家又式厥里文駟華軒
出入榮只壽踰六旬賢垂百祀邊村之原崇岡刻施
鐫石埋幽我銘如是

嵩渚文集卷之九十九

嵩渚文集卷之一百

大梁李濂川父

誄一首

田按察誄

嘉靖十二年三月二日乙巳明故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水南田公卒嗚呼哀哉蟪蛄春秋蜉蝣天地寓人有生奚殊斯類朝聞夕沒生寄死歸身徂名建百代流輝公歷三朝煒有宦績強仕之年辭榮耽寂自古在昔有生必終不朽者三泝與存同有淚沈瀾莫能已之有哀哽咽莫能起之何以宜之託諸誄辭何以書之表諸素旂乃作誄曰

皇穹造物吉人是植云胡弗仁殲此懿德猗歟按察嵩洛之英動惟禮法言必道程二十賓王卒業大學崔呂寇張相觀磨琢三十筮仕行人兩霜誦詩三百專對四方尋登瑣闥匪躬是徵作　帝耳目爲時鳳凰出僉楚臬改涖晉疆範才察吏聲華茂揚荐陟湖南聿修屯政水利並興荆襄胥慶星幰遙臨詢民利病忽憶鄉山歸哉有詠一疏天閶遽乞骸骨曰臣抱痾願棲林樾頁來攜鉏脫簪謝笏漢水歸颿梁園醉月考書苦心一夕而殁嗚呼哀哉郇相棄官郿兵自

兔厚志浙身高蹈獨善淵綍長川振衣絕巘岢獨淵
明佳躅能踐公歸自鄂秀悲同門朝易髮時左琴右
鐏皇極研測律呂討論玩心高明覃思本原人孰無
死物歸其根雅志未竟莫能返魂嗚呼哀哉諸葛薄
田黔婁布被生有餘廡死無遺愧逸翮遐騫孤標迥
異奚酹柩前浪浪涕淚涕淚伊何婚嫁未畢孤兒甫
冠弱息在室西門慟哭牛山藍傷生芻一束人琴俱
亡上為列星下掃秕穅乘彼白雲遊于帝鄉瞻望弗
及泣撰此章嗚呼哀哉

祭告文二十首

祭伏波將軍文 廟在泗陽州

惟神少負儒志壯值亂時遨遊隴蜀韓服蠻夷生期
馬革仰視鳶飛匪矜嬰鑠國難憤悲銅柱紀勛薏苡
興謗東京元功南征名將朱勃上書稍白壯狀東平
觀國帝心則諒於惟泗郡舊祀爾神祠屋頹廢于江
之滸聿來瞻謁我心如焚乃召匠氏撤故興新厥功
告成適春之仲祀事孔嚴鐘鼓歌頌欻其有光旌旂
騎從白馬朱衣若迎若送血食茲土民命攸依雨暘
僭叙稼穡登而嗟予忝牧才薄政陋神其相我福我
黔黎謹告

祭霍上蔡殷節祠文

嗚呼人有是身孰不欲生人有是心孰不好義然二
者有不可得兼之時故孟氏有舍魚取熊掌之譬也
今有受國一命與城偕亡而視死如歸無所係累者
謂非天下之偉丈夫哉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夫君子何取於磬也蓋磬以立辨辨以致死
死生之際亦大矣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弗能
決也是故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豈非取其
克剖乎義利之岐而果斷以成之邪曩劇盜之攻上
蔡也公歃血誓師登陴拒戰力竭城陷夫婦死之不

特完節於一身而刑于寡妻之化卓有徵焉此可見
公平日集義之功而浩然之氣宜其充塞乎宇壤也
公嗣子汝愚職誠是邦瀝辱與遊仰公之烈久矣適
者秋序聿新白露始降汝愚將有事於祠下敢附香
幣庸申虔告尚饗

祭烈士廟文 廟在山西忻州

惟神忠肝貫乎金石義槩耀乎日星然諾重乎山嶽
風聲震乎雷霆固意氣之感召抑山川之精靈茲惟
九原宣孟故墟神兮來歸連駟聯車牲醴在戶鼓鐘
在祠霓旌髣髴瞻望格而尚饗

祭屠襄惠公文

猗與大保士範邦楨挺生南服獻于 帝庭閫臺珥筆百度惟貞湖湘巡察川峽澄清威寧讓賢爲天下薦協于 帝衷命總 國憲安南胡寧惟公之諭須南胡靖惟公之懽 帝曰卿勞徽典臺務峻陟天卿春宮大傅鈞衡孔平銓鏡孔明巨源啓事毛玠風聲公兼有之考課惟精斗台喉舌儒林典刑乃今已矣遊魂泰清嗚呼哀哉粤若丙寅司馬再相旋乾轉坤於公是望孽豎亂綱士氣慘悽公節弗渝砥柱波濤乃下星辰乃還巖嶠澤衍皐蘭朝賡夕倡詎意長辭

卜山而葬嗚呼哀哉濂生也後遊公故里詞公奏編于公之子謀草靡留矜名公恥嘻古有然唐馬周氏韋來謁墓乳泉逶迤奎章府經有嚴其碑松柟蕭蕭北風凄而 新恩屢錫舊德其思哲人不作小子何師駐馬山原噓欷久之嗚呼哀哉

祭楊康簡公文

惟公勳庸紀于旂常縕負形于著述望隆 三朝壽躋八袠是蓋鍾川嶽之英靈而夫人之所難匹也濂未覿德容聞公風烈未聆誨言讀公論說寤寐斗山尊崇軌轍猗公爲一代之師而豈余寡聞之所私竊也公乎已矣天下未忘今者 聖神纘緒百度明章公其有知九原樂康夫既樂康余何慟傷尚饗

祭余翁文太史子華之父

鄞山嶙盤鄞川綿邈鍾爲德人冲夷祥慤泰親純孝教子正學鄉之瞽宗民之先覺五十失配清淨端居視世紛華浮雲卷舒久豐乃蘊弗沛厥施皇天相德宜躋耄期子養甫遂 君恩未涯云胡永訣壽止于斯執紼灑泣我心傷悲尚饗

祭張介庵文

惟公學傳諸人皆爲要臣而公不伸從政齊川風行化宜而公不遷惟遷與伸蒼蒼者存胡究厥因稽公

所有曰子曰壽曰德不朽三者是全諸福萃焉嗟人所難天道乘除栽者培諸伸遷何如聿來甫東聞公考終我悲曷窮曷紓我悲乃奠于祠摛文哭之文以寄哀千秋永懷公其鑒哉尚饗

祭楊柳塘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富而精斗山之望邦國之楨出宰三邑千秋頌聲敭歷三省 天子知名中外倚重 國朝名卿吁嗟文星墜于衛城朝天旂旌悲風震驚父老灑泣七郡同情伊予小子爲公門生維時北鶩獻

策　帝廷聞訃鳴咽吞聲淚雲畢來四明公乎九京稽首基側隕涕沾纓瞻望松楸徘徊故塋才高位崙生順歿寧英靈弗泯鑒予悃誠尚饗

祭鳳山秦公文

維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正月己未朔越十八日丙子大梁門生李濂謹以香幣馳祭于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尊師鳳山先生秦公之靈而言曰正德之初公來汴梟鳴鐸兩河驪黃鑒別濂時弱冠試拔前列延入內署與子磋切朝夕親炙聞公緒說三隅未友兩端必竭開我蒙蔀礪我頑劣濫冠鄉闈懃

汗忝竊啓迪之恩莫罄筆舌甲戌叨第一麾沔陽公爲都憲填撫湖湘時罹水潦兼值兵荒憂心中惕四顧焭焭公曰勿憂夙夜汝奠獨租請賑吾扣　天閽左提右挈寘之安康三載考績剡薦　朝堂扶植之德其何可忘惟公勳庸炳諸信史蹇蹇名臣謙謙君子疇乎擬倫范希文氏惟公文辭江左録梓傳誦士林膾炙曷已疇乎擬倫二泉姚美訃聞汴城慟徹心髓南望几筵我淚瀰瀰哀誄一章瓣香千里公兮有知神其諒只尚饗

祭田勤父文

嗚呼田君生爲善士死爲哲神官胡止於四品壽未滿乎六旬此衆人之所共惜若弗弔於蒼旻嘅天地之索籥鼓萬類於鴻鈞人有生而必死奚彭殤之足論苟無慚於隱顯亦何羨夫簪紳是故君子之樹立而耻乎百世之罔聞嗟今士之爲學恒輟功於既伸惟先生之不然乃仕優而學勤積縹緗以充棟事鉛槧以終身暢玄情於賦詠繹微言於典墳嗟今士之爲官率己私之是徇惟先生之不然乃三仕而食貧謝酌水於父老羞懷金之故人匪廉隅之自飭蓋天性之真純嗟古道之日盩多冒僞而喪真惟先生之

不然寄雅興於酣醺有問奇而載酒每投轄以留賓洗胸中之磊磈掃眼底之塵氛嗟士風之日薄競華靡而糾紛惟先生之不然崇朴素以返淳甘粗糲以卒歲棄軒冕而離群忘機心於抱甕畢遠志於垂綸嗚呼田君騰古靈之薦剡走空谷之玄纁盼九京之莫即哀一士之沉淪闕孤發之號哭增弔客之酸辛動淒風於繐帳咸泣下以沾巾嗚呼田君留遺文以傳世著清節而播芬是固可以不朽於穹壤間矣夫何貲乎壽黃耇而官相臣聊陳詞而絫酒瞻几榻之如存倘英靈其不泯冀昭鑒於斯文尚饗

祭范憲使文 永樂

維嘉靖十三年歲在甲午夏四月丁酉大梁年生李
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嘉議大夫河南按察
使蘇山范公曰登第之年時維甲戌同榜四百策名
委質曲江馬蹄杏園春日連袂聯鑣情投意洽有斐
君子郴江雋英同年親愛如弟如兄出宰名邑弦歌
頌聲嗣登臺察攬轡澄清鳴鐸八閩察諸三楚夙夜
匪躬備嘗險阻遄總汴臬憲度懋舉寮友具瞻士氓
得所天胡不佑奇疾是嬰一卧弗起返真九京環哭
莫應神遊窈冥百年遺澤一代典刑孟夏丙辰旋柩
故里有孤扶櫬縞謳迎遇何以抒哀灑泣沾軌走奠
靈輀神其鑒只尚饗

祭田僉事文 美

嗚呼哉田君汝胡遇此難也憶君之始至晉也則衛孔
堅胡謝然而遽斷也追君之出按郡縣也野鳥綠衣
胡為而入君之幃也緊君之將遇難也印綬纍纍胡
尤然而若徽也當寰中之亂也汝方有事于外而家
屬無恙非政理之洽于人心惡能致叛卒擐甲而衛
節也汝年逾四十而始生此孤天胡遺之兒而不令
貽父之面也季弟千里而來省其兄詎意扶櫬而歸
輓也嗚呼哉田君汝生于濮州而死于瓜圃之畔也天
佑善人乃惟此胡馬之變也由與綬野鳥而占焉固
禍機之豫見也惜壯年而弗究厥施抑命數之莫逭
也嗚呼哉田君齊魯之彥也三易厥官持邦之憲也匪
疾而亡我淚如綫也靈魂髣髴來歆此奠也尚饗

祭倪僉事文 樂

嗟嗟先生瑣闥之英中道鎩翮風塵髯鬢浙西揚頌
錢甸肅歷適遷晉臬閩憲肅清維天祐善維仁永齡
寸乎罔壽視天冥冥其恭恭晨發西歸泰城執紼泣送
有淚沾纓文留海岳績在邊庭是爲不朽嗟嗟先生

祭魯恭人文 文恪公之配

婦之賢徵于厥夫母之賢徵于厥子夫也師表于
朝子也鶚薦于里茲不謂婦之徽模母之良軌邪福
善者天食報宜厚嗟哉恭人胡奪其壽我聞訃悲遣
使往弔郡章攸羈恨弗躬造哀哀賢嫂後事無憂名
榮聞休萬祀千秋陶孟倫儔無較短脩靈其不昧鑒
于其幽尚饗

沔陽州治儀門告成文

出入惟繁郡治之門大夫五祀寔首爾神肩戶久敝
根閾僅存歊將墜庳矮不過軒伊余牧民敢弗愛

災有數存何意峨峭載經載營我心孔勤欣欣斧鉅
怡怡斧斤脩梁茂棟矧日騰騫神之鑒之撤腐而新
人安歲阜百福駢臻謹告

祈晴告神文

邇者秋霖乘成溢水戕之幸有遺穗淫雨傷之萬民
嗟咨何以承之征賦孔亟何以將之惟吏牧民惟神
祐人失牧匪吏克祐則神滂沱止息人曰神仁潺湲
消縮人曰神恩仁敷民悅恩洽吏欣神其格只鑒于
斯文謹告

刱卷告始文

檢覈簿書國之令也臺司綱維　上之命也爰修爰
備郡之政也興事告始吏之敬也於惟爾神祀典正
也啓之翼之乖視聽也眇予忝牧憂心怲也神相無
虞與有慶也報饗以時昭感應也謹告

脩城告神文

惟神佑人惟城域民脩城肇工敢告于神爰卜爰龜
日良今日牲醴載虔仰祈逢吉雲日其晴水雨勿忒
不日成之賴神之力畚鍤既集楨榦孔堅金城鐵壁
億萬斯年謹告

祭江祈晴文

邇者霪雨洊旬江水泛漲壞堤傷苗三農失望其殘
任以來政紀未脩弊蠧未剔冤抑未理瘝痌未恤滋
事未勤決獄未公事上未敬禮下未恭幽而獲罪於
神明而致災於民反躬知愆懲創無地惟神欽恤下
民消縮水勢以救田穀凡百殃咎宜加守臣民之何
辜而災沴是臻伏冀炎曦啓霽霧歛風捲雲神之聽之
錫福于民謹告

族譜成告祠堂文

嘉靖二十二年夏五月日嗣六世孫奉政大夫山西
按察司僉事李濂纂輯族譜四卷成敢以牲醴昭告

于家廟曰吾李氏故無譜自六世以上見聞所不及
者莫可考已濂賴祖宗遺澤以有今日自束髮以來
業有修譜之志既登科第守官外邦夙夜在公未暇
及其私丙戌蒙　恩免歸始獲從事纂輯凡先世嘉
言懿行得諸家庭鄉黨者備錄弗遺其所不可知者
弗敢誣也癸卯之夏始迺勉成編將加之梓以徧給
族人敢先獻于祠堂祖考有知尚鑒諸冥冥之中保
佑勿替以傳之于無窮則先世之潛德不泯矣謹告

嵩渚文集卷之一百　終

崇溎集一百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賢傳已著錄明史文苑傳載濂少年嘗作理情賦其友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洛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又稱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此集詩三十八卷文六十二卷乃濂所自訂皆於七子之外挺然自爲一格大抵筆鋒踔厲泉湧飈馳而裁翦尚疎不免才多之患濂跋石瑄熊峯集謂詩文傳世豈貴於多其說良是而自定已作乃不能盡翦榛楛信乎割愛之難也

觀政集一卷

〔明〕李濂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觀政集一卷》提要

李川甫觀政集目録

五言律詩九十一首

呂刑部擢外便道省親
家兄至見有白髮感作
中秋夜飲家兄
送兄回
壽胡主事父母封誥
雍生南遊還同贈
九月三日夜飲大復宅對菊
題竹齋
九月十日雨不果西湖之約
邛觀燕集別彭子
胡允齡登進士值其父母七十
秋夕邀大復
殘菊二首
深夜喜大復過訪
答大復初雪見遺之作
送余主事奉使西蜀便道省親
觀江夏吳郎學劍
過戴時亮宿醞

送妙田赴汝州北樓之約呈席問訪公
冬夜過戴子同何大復
訪□子家
贈子言
送王蒲州司章
至日
送舍親梁秀才還大梁二首
送張子行南歸便道過德州省其長父
左大理父母封贈
七言律詩三十六首
陳黃門席上聞其弟吹簫有作
贈督餉何燕泉先生回汴
省中見石榴花
讌集待仰之不至
秋晝懷冷郡博尊師
頓曆
劉令回襄陵
鄭氏園賞牡丹

送王汝玉之安慶
同苑鄭二子夜集遜泉
追和君山絶筆韻
贈涇府高舍人
小齋執熱周史部送氷至
送王都諫叅政陝西
謝魚
壽尚書李公
燕泉移居爲隣席上賦此
哭楊德徵
挽儀真周翁
送李成章之萊陽令
功德寺
山中夜宿
香山道中作
送武廣文之内鄉
九日淂健菴先生書
送王明叔之崑山
奠金吾席上别吳中
小山中爲燕泉何公賦
賀衡陽王堂成
寄壽吳翁
送時亮上陵
十二月二日送大呂之餘姚
登慈仁寺閣和大復
送淮府何典儀
晚以道
除夕絣（卿）星京中諸友
五言排律六首
秋夜感懷
京中雨雹十四韻
禁中望南城感述十八韻
大雨
詠鶯鶯
詠風
五言絶句十六首

目録終

賦二首

織女賦

正德十年七夕余在京師有感織女之事爰作斯賦以續神女洛神之音寓言託諷幽誕罔論云

孟秋既朔天地始肅涼飆自西白露在陸届七夕嘉令宵望河漢指斗杓逍遥中庭百憂俱消命僕夫以布几對朣朧之月光響菼鶴于閑壁槊熠燿于陰房坐以久而逾静神以懌而飄揚夜如何其嚴更未央若有一人在河之傍其獨立也娟娟乎芙蓉之飈風其徐步也嫋嫋乎鳳凰之翔雲肩脩峭以削玉腰纖柔而怯裙目烱烱以星比眉宛宛而山分光淼溢髮鮮丹耀唇嫣然一咲瓠犀揚芬透迤閶闔眄睞生春微儀豔態不可殫陳爾其棄蘭澤屏鉛華羞玉女慭素娥丹桂彫葉白榆辭柯豈塵寰之難見寔天上之無過冠文玉之葳蕤兮曳翠璧之明璫挽曲虹以爲帶兮被綵霞以爲裳拸羅襪而進趾兮振環珮之琳琅迴袖紆桂走孛滅彗星月增輝雲霞流媚遠視莫詳若醒若醉織女天孫其子之謂乎於是御倢提枚中流尋靈妃入斗牛驅風伯以揚帆兮白帝導予以遠遊掃翳屏以清天衢兮命陽侯以翼捋豐隆倉皇而鼓柁兮應龍出而衛舟究濁河之九曲兮抵清虛之王府儵瞑目幾萬里兮爰弭櫂于銀河之滸綠烏鵲之飛梁兮覩所懷于下渚欲抒辭以布忱兮微蹇脩其誰許嗟妓人之聰睿兮乃敦禮而静處鳴玉鸞而我聞兮停朝雲以凝佇立躑躅而靡寧兮情淫泆而捐露意冥冥而已傳兮跡踽踽而心附惟精神之潛通兮奚獨事乎言晤遺寶玦以宣志兮靈乃報予以機石悲盛年之不可回兮悵天人之途隔月曖曖其將匿兮何不永乎今夕旖旎忽焉弗覩兮聞涕泗之鳴咽詢霓裳其何之兮猶馨香之可掇吁嗟暫而別長兮知音容之永訣緊仳離之必有兮何同心之互忱魂須臾而九遷兮心展轉以百結俟後會其何時兮徒肝摧而肺裂乃踏流澌挹雲煙失穹窿泛溟滄淒風四興陰霏黯然靈悠悠以遐逝若髣髴而在前對白水而矢心託神明以爲監苟真衷之不渝何

翁遣之是嘆懷攄抒以寄情膽河漢而思岸欲假寐而弗安獨沉吟以達旦

壽舅翁賦并序

舅翁張氏精脩煉之術齒耆貌童七月九日乃其降辰也瀌寓京師弗能觴壽懷感具與遂造斯賦

於舅氏之沉冥兮敦介尚于貧賤耻緣巧以機中兮井抱拙而甕灌旦茹芝于嵩陽兮夕釣鰲于河畔諒通顯之可致兮懼盛滿之多恙鄙勛名之敝蹝兮哂珪組之羈絆何如絶粒以超真兮俾衰老之我逭究黄庭之宗旨兮誦玉鈐之微編訪異人于十洲兮采藥于閬風之巔道何微而靡悟兮法何祕而靡研憒世軌之濁擾兮日酘醞以醉眠登吹臺以長嘯兮瞰洛水而浩歎葛由騎羊而與游兮伯陽駐牛而與言吸日月之華光兮飡沆瀣之芳冽遊壺天之次寥兮控茅龍之飄瞥緊七十之云邁兮尚頳顏而黔髮惟降辰之嘉良兮曰孟秋之上旬玄鶴舞于階閭兮元龜見于汲濱浹霞霧之葱蒨兮集仙馭之嶙峋王喬弄笙孔雀鳴兮蕭史吹簫鳳來庭兮安期獻棗升翁堂兮赤松舉爵風雨清兮江妃解佩鏘有聲兮秉鶵者至乃尸鄉兮歌鐘喧闐慶長生兮耿予小子寓神京兮撫玆令辰心怔營兮南向稽首難爲情兮拨輸申祝成歌章兮歌曰惟我舅兮嶽降神御日月兮騎星辰求壽命兮三千春又歌曰靈椿兮有彫滄溟兮可田惟我舅兮壽綿延方瞳烱烱兮覽魯玄飲壽酒兮樂年年

古樂府五十九首

獨漉篇

獨漉獨漉逐醫延卜其兆則明其病則臧適旁虎卧人不敢過我欲射之虞人罪我千夫曳舟共持一索絶舟没云誰之責昏夜宴歌盜聞則避我歌自娯豈知彼旻娀置入幃諸嬪寵衰不怨爾妬寔逢爾怒春葩葳蕤逾旬而槁君子脩身以垂不朽

白頭吟

蓼蟲偏知辛塞馬偏知寒不爲人所棄那識愁恨端

芊芊澤畔草霜雪交相摧草枯有時綠君心不可回
東隣有桃園西隣有桃園開花兩相同結實異甘苦
戀戀復戀戀新昏轉堪羨舊人未棄時亦似新昏宴
匹鳥何聯翩連枝何糾纏君心如念昔妾死亦何嘆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繫馬復駐車問客何所居言是同里閭
長跪訪舊事客泣忽滿裾曰子宦遊去故鄉良可吁
單丁濤河卒十歲築城夫征賦日以密煙火日以疎
竄者畏吏捕少妻捐路衢田廬漸荒毀野狐晝相呼
昔時張長翁吾村冨誰如翁死業亦零兒孫餓溝渠
泣客勿復言感嘆傾人鬚穿鼠憶故窟晉魚憶故瀦
何時返鄉縣散金日歡娛

勿謂搓鹽行

勿謂搓鹽朝聞夕續紛松栢蒼然經霜顏色存貞堅
苟得虛美何足論君子志遠富貴如浮雲

亟娶曲并序

乙亥春民或訛言咸棄禮亟娶余傷之爲
此曲也

南鄰打鼓北鄰吹笛誰其尒迫旭熈昏適童子未冠
何以奠鴈女兒未笄何以結褵胡不量偶胡不選期
造言者誰迸諸四裔嗟吁嗟吁後宮窈窕豈無嬪妹
有女雖都我皇勿驅哀哉下民尒勿愚嗟吁嗟吁

見薛翁歌并序

薛翁者報兄訃之人也

咨尒翁兄病重邪瞪而思之咍此其夢耶

公無渡河

嗟哉公無渡河渡河將奈何河裏長鯨鋸如牙更有
鱷魚怒噴沙鴻毋巨筏不敢過公乎愚哉家有牛羊
場有黍室中有妻孥有女胡爲棄之自投水嗟哉公
竟渡河渡河尒爲鬼奔流蕩尸在何渚啼殺尒妻幷
尒女

戰城南

戰城南城南白骨高嶙峋胡風四邊來寘寘起黃塵
但聞衆鬼哭不知何方人有母倚閭有妻搗衣逢人
問信不見汝歸年年寒食家家悲啼有夢見汝而無
處尋汝尸戰城南哀復哀烏鵲暮徘徊啄腸向林飛

顱前無人取惟有螞蟻圍嗟哉戍邊人到此莫思廻

苦寒行四首

歲宴多烈風幽燕異常寒仰視日黯澹俯見氷嶮岏
崑崙烈三峯尾閭咽無瀾六鼇縮地底跼蹐不自安
樵者持斧泣漁者捲綸嘆山川尚不保人事安足言
緬懷鄒子律一曲陽春還

二

舊雪積如山新雪來如潮天地一已閉風霾悔終朝
僻巷揚子廬館宇何蕭條頹簷隨凍蝸空院喧饑鴞

日昃突無煙堅氷在竿瓢東隣貴公子高樓宴良宵
鐘鼓夜達曙春陽散蘭膏悲哉草玄叟披閱良爲勞

三

長安列繡衢青樓是倡家重闈隱鴛鴦暖幕霏煙霞
密戢豈能入迴飆無奈何紫貂邯鄲兒登樓泣雙娥
趙舞小垂手吳歈揚秀娥酒酣呼六博梟采明如花
厭厭翡翠帳冉冉春氣和笑問樓上人今年寒𩄍多

四

邊城何所有飛沙浩茫茫青海千尺氷白登萬里霜
乳犢不啼斑虎凍欲僵胡兒夜吹笳雪花紛飛揚
征夫枕戈卧淚下沾衣裳帥尊詎知苦家遠徒自傷
願言繫單于新年歸故鄉

放歌行

僕本白屋人馳步青雲上獻賦動天子投書駭卿相
皆許萬夫雄自負古人行見日入瑣闥迷花出天仗
七貴藉餘輝五侯憚孤亢座側李輕車門侯張博望
歌舞留陽春樓臺徒蕴嶂一朝賦歸來賓客驟彫喪
羅雀悵今情炙火哂曩狀車馬滅喧闐閭館鬱悽愴

省躬咎疇昔避地事高尚巖霏玩開歛川鳥逐閑放
飲牛無俗嫌釣魚有佳況傳語斗筲兒已負莫相謗

雉子班擬謝朓

芳菲三月時名翬展逐朓嫋嫋花氣薰離離日影照
鷦鷯避文彩翡翠妬光耀啄無獨飽意雊有相思調
章動心屢疑媒來毛先翹既興妝犢悲還動如皐笑

有所思同上

月慢風冷冷含悽夕獨寢砧斷更已深薰滅寒復凜
微茫夢所思造次言未審顏猶曩歲玉裾是舊時錦

咲遺渼濆珮蓋薦巫山枕鷄瑄碧窓白黑黠悲仍甚

君子有所思行

崧高削芙蓉秀色連星紀登山瞰洛都氤氲彩雲裏
紫陌羅華屋金珂照珠履纂街乇雉埶花市森瑜珥
春風鬱金香白日歌鍾起城中最貴人金張及許史
飛蓋蹋煙霞高軒過桑梓厩中紫燕肥樓上綠珠美
錢刀不復論珊瑚互相比入朝仕者趨出朝行者止
咳唾走鬼神薰天勢無擬吁嗟時命衰泰極還生否
賓客散朱門荊榛莽荒壘由來競紛華齷齪真堪恥
沉光下坂丸萬事東流水蔡犬恨彌新雍琴淚無已
乃知種瓜人棲志有深理

元夕曲四首

京國上元夕連夕太諠譁火樹諸王館燈山外戚家
共有春風恨紅羅剪杏花
月滿鳳凰城燕姬結隊行春風飄繡帶似識錦閨情
無計留殘影空悲白髮生
燕臺佳麗地塵土綺羅香況復當元夕燈華競月光
願賦昇平曲年年樂未央

長安俠少年走馬若雷電千金買燈毬百金買歌扇
觀燈復聽歌鷄鳴奈樂何

行路難七首擬鮑昭

蘭閨蕙館雕玉牀纖羅繡帳雙鴛鴦夫君遊宦尚書
郎鏡畔金爐空自香殘青燭影秋夜長攬涕無言空
斷腸人生盛年安可常落地桃花難再芳寧為燕侶
常在梁不作鳳雎分異方

二

長安巧工燕趙閨製成金鈿盛虧薰機環旋轉煙不
扶走華沿衾香細分賤妾與君初結昏翠帏孟宿捶
氤氲結髮本期白髮親豈料君心中負恩妾今持此
還贈君靚此令人徒愴神

三

御泥水過燕雙飛鏡臺畔思婦朝畫眉見之淚如綫
良人別時出户遲窓思芳情妾盡知燕來燕去流景
移閤外瓊梅三落枝海信江音雖可期鏡裏鉛華今
為誰青春不得常共席富貴歸來老何益

四

世事不可揄竊鉤者誅竊國侯天道不可信顏淵夭折跖白頭震雷擊桐梓雨露偏滋樗與藟眼前萬事俱可愁按劍高歌雙淚流

五

君不見織機女無衣雪中死君不見倡家女青樓聚錦綺走者逐毛坐者功有功往往居下風李廣老無尺寸封牧豚賣珠登上公烈夫扼腕何為尒世間萬事皆如此

六

誰謂瞿塘峽難過三巴未絕東吳貨誰謂丘踰山不平伏波鑿後車馬行獨有人心險無比好惡不投非議起君不見盤中有鯉復有鯽座有嗜鯉人亦有嗜鯽客焉得百千萬億身人人相合無機責

七

小子歌一詞諸君靜聽之愛憎由來毀譽隨君聞毀譽安得知叔孫大夫非仲尼周公亦有鴟梟詩屈原沉湘上官喜賈生痛哭公卿嗤丈夫立志貴孤迥處世何用浮沈為匣中有劍樽中有酒請君擊劍還飲酒緝緝翩翩果何有盍棺事定名不朽

估客樂

春江放舸花垂柁燕趙豪商萬金貨寶玦珊瑚光射人呼盧六博狂無那岸上青樓幾百家樓前羅袖捲琵琶停撓且聽陽春曲莫待楊花點白沙

春遊曲

春江水碧白日遲江邊垂柳颺柔絲迷花鬪草大堤曲舞裙歌扇高陽池麗人明璫驚芍藥春光多在楸韆索懸車壓城須早歸黃昏野岸風沙惡

苦熱行三首

西山赤雲畫幄褰石磵流泉暍不轉豫章千尺禽鳥飛龍涼雲颱沓日月上我欲從之游閬風

二

日夕鬱蒸翻太深袒裼尋涼無處尋對食衆觴不下咽望兩愁霓徒苦心我聞西山石棲閣檜栢陰陰抱丹壑騎馬欲遊還復休出門實由塵沙惡

三

侯家水亭臨御溝細霧蕭森夾牖浮霜花五月渡水
館羅扇雙娥搖雪摟閑道飛狐夜征將重甲長矛汗
沉穀萬死功成循戍邊可憐不是封侯相

巫山高

巫山若芙蓉神女是遊龍雨暗琵琶峽雲吞十二峯
行宮惟雪樹遺廟自霜鍾婉孌難長守無勞夢裏逢

芳樹

芳樹掃春沙春風催放花碧合渾疑霧紅深可是霞
益思飛燕髻果憶衛生車躑躅叢陰下誰同惜歲華

上之回

單于入北地天子出西秦雲霞閑輦道日月抱鈎陳
咲覽長楊賦酣歌細柳春渭濱還駐驛倘遇釣魚人

隴頭水

隴坂欝崚嶒征人望霸陵哀湍鳴石響陰霧傍潭升
馬飲秦時浪孤聽漢代水若非斑定遠於此決難勝

折楊柳

柳似楚妃腰纖纖三月嬌絮飄長信殿絲裊洛陽橋
映水還同動含煙不共消攀折非寄征人盼渡遼

關山月

明月照高秋關山萬里愁暈從青海斷彩向白登流
繡閣疑飛鏡油幢宛對鈎有人遙嘆影何日大刀頭

紫騮馬

騮馬珊瑚鞭珠勒鳳凰韉蹀躞桃花裏踟躕苜蓿邊
嘶風廻漢塞衔雪渡秦川為報機中婦憐人猶少年

劉生

劉生三輔豪志氣秋雲高報仇不避死從戰豈辭勞
寶刀千鎰價駿馬五花毛咲入燕姬館還留蜀錦袍

王昭君

邊雪損鉛華胡風墮玉珈無金買圖畫有淚濕琵琶
强酌和親酒難忘繫臂紗世途皆用賄錯倚面如花

對鏡曲

遲日上雕梁菱花對影傷鉛華難掩淚憔悴却回郎
吁罷微生霧愁深漸有霜何時雙把照為問舊容光

臨池曲

窈窕誰家女臨池態轉生鏡涵秦弄玉魚避許飛瓊
紅粟傳芳思清漣蕩麗情洛神疑是汝腸斷賦難成

歌女篇

皓齒流清徵瓊筵羡麗娟風廻紈扇底塵動杏梁邊

子夜芳情劇陽関別恨牽曲終音漸杳蛱蝶亂翩翩

舞女篇

垂手楼中見微香掌上分烏驚金鳳釧花妬石榴裙

低送陽臺月輕廻洛水雲纖腰可憐態秖恐楚王聞

望行人二首

妾住淮水邊往來舡如箭為問舡上人見郎在何縣

二

春日上高樓柳條已堪把迢遥玉驄来不是郎君馬

少年行四首

腰裊爛縞雹不如章臺柳色照羅裾舞裙一動千金

擲笑殺虞卿呑著書

二

五陵少年三輔豪金鞭直指秋雲高打毬不下紫騮

馬沽酒時留青錦袍

三

扮揄杜上喚秦娥兩兩琵琶對對歌把酒今宵醉故

支控弦明日渡交河

四

呼鷹走馬羽林郎聞説邉烽意氣揚腰下但存雙白

羽胡中生取左賢王

塞上曲十首

朔雲莽莽白狼山飛將彎弓出漢関軍中臭唱梅花

落不滅天驕未可還

二

紅塩池似絳綃紗桃花馬勝白鼻騧将軍走馬池邊

過映作荒山一片霞

三

燕領虬鬚氣若虹壯年曾破雪山戎歸來引見明光

殿天子臨軒賜玉弓

四

玉門三ㄈ火不滅旌旆如雲劍如雪可嘆交河流水

紅誰言與是胡兒血

五

雪暗旌旗凍不翻黄沙暮起玉関昏嫖姚營中陰山

箭何日生擒吐谷渾

六

貳師遊獵龍山下胡兵突來膽下怕一箭穿雲忽墮鵰萬虜揺鞭盡回馬

七

營中舞劍勸金盃帳下美人歌落梅底事含悲又含咲將軍昨夜潰圍來

八

星營月陣戰金微塞雪邊風摧鐵衣翡翠樓中雖有夢珎瑛馬上莫思歸

九

長驅將軍千石力横戈直過陰山北馬上悲吟君馬黃沙雲黯黯胡天黑

十

元戎受鉞掃妖氛揷羽遥徵龍虎軍腰間弓抱天山月帳下旗翻瀚海雲

羅敷行

羅敷秦氏女生長在邯鄲𢹂麗[真]無比出閒更可覩耶鄲三月楊花起狂風吹入深閨裏羅敷下機驚視蚕採桑曉出平原里雲鬟滿插叢臺花錦裙斜映漳河水漳河流水碧如苔纖手提筐到水限五馬翩翩飛皂蓋旁人盡道使君來生平不識使君面使君呼妾妾羞見結髮元皆白首情持心豈為黃金變芍藥溼詞未可言裝裳怨曲終堪賤菱浦難分比目魚杏梁各有雙飛燕賤妾惟知身似玉使君莫嘆花如霰君乎君乎尔何愚況是羅敷有丈夫風操不適何平叔氣岸還過伍子胥寶絡繡鞍鳴鞭驟裏來衣紫綬掛金魚日邊蚕獻三都賦門下皆乘駟馬車旭入彤闈司獻納夕過戚里戲樗蒲鳳凰樓閣朝朝醉翡翠床帷夜夜娛樓閣床帷春色遍銀燭蘭膏照芳宴揚柳晴蟲刺繡窓桃花暮落歎韆院舉案誰知賤妾心畫眉偏得良人美使君策馬早須歸疎林杳杳下斜暉莫向巫山尋楚夢妾身不作綵雲飛

四言古詩一首

有華別彭令也

有華倚倚人皆衔只出牧于民云何嘆只匪可嘆也

寔可憚也
誰好野寢弗于厥閫誰好郡邑而遠王國君子欽位
外內靡惑
皇皇爾祖政平閑昭乃牧于越乃鎮于遼南人頌祀
東人思以勞
鴻雁南翔送子于梁川途孔鞨子行慎裝換旐央央
西方用兵盍靖我疆別言沾裳
何淵無魚何圳無萑今此下民無地不痗於維浦民
尒蘇尒喜代鼓趯車迓爾侯矣
彼田者兮顚禾之生兮彼魚者兮綠魚之情兮無苛
令以戕無好譽以更揚祖光兮令名無疆兮
有華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十首

夢遊西山作

闌暑欝迤邐計秋猶距旬煩蒸慽靡肬幽曠思可覩
伊闕西山勝而頗絕垢氛俗縈期屢卻情還興難申
遷延結夢想髣髴躋嶙峋捫蘿翠華嶺濯手碧澗津
香山卧河漢平坡抱星辰涼颯度峯雪澄泉瀉松雲
巖行駭崩墜趷轉望苦辛僧徒既欽客鸛鶴亦向人
穿邃日月隱躡崇雪霰分過嶮快平地没深欣躍嶙
豈惟謝炎溽亦且超心神覺來失岩岫明霞染衣巾
恍惚竟難辨奇遊向誰陳

送田子回大梁四首

伊予獻賦來偕子同車駕曙緣河畔雪暝宿淇陽霧
駿裊人寡識駑馬乃先步泥淖無復悲會見孫陽顧

二

孫陽鑒名駒一顧無千金藏珍暫有待戢羽逗故林
豈惟逐萊舞亦且紓越吟鄉閭爾誠樂離思攻我心

三

我心惡拘廹愛子器蕭散醉酒逃禮儀逢時悵婉娩
性不愉琴瑟而頗事箏阮豈棄大雅音隨俗瀉憤懣

四

憤懣㟙可適梁國藹朋舊雲晴太室迥泖靜中川秀
竹林歆昔遊蓮社企遐驟喟予淹綫簪何時展良覯

登西山最高峯

旭辰發秋崖逾午躡冊㟯志曰閒澹寧神以虛無暢

迴泉駛分流環峯屹相向溪蘿露圍垂石鏡曰光盈
仰攀黄道平俛瞩碧雲颺俄駭閶闔通細辨陰陽狀
踏險遜伯昏肐棲景元亮翛然忘故吾杳爾眯真妄
眷念飡霞翁手持九節杖静研黄庭篇笑逐洪厓行
鶴馭誰可逢蓉城邈難量殷勤訪仙蹟想像激清唱
終期授金丹聯翩閬風上

遊呂公洞

窈窕呂公洞透迤玉泉側潤流緬松門石梁亘雲壁
始入日匿影徐轉天漏白靈窟度縈廻細逕緣欹仄
扶邉霏漸分衣上霰微積瓊枝芝遞進芬瑤草弄明
色玄猿倒窺人仙鼠飛避客茗茗薜蘿陰蓊蓊青翠
夕金膏忻可飡石髓恨難識意愜諸妄遣神超萬緣
釋伊予事沉冥夙負山水癖曩聞呂仙名兹覧修真
跡丹爐滅灰燼石床有苔蝕一遊洞庭波千載杳消
息珪組知爾忘烟霞恣所適私哂名利身蹤躋竟何
益

詠銅雀硯

昔聞銅雀臺今覩銅雀硯磨礱一已工款識隱可見
注鉛玉紋緇映冊金光炫藝人颺藻思詞林託幽玩
粹同圭瓚質貴宜廟堂薦龍尾何足珍端溪直可賤
雖杼濡染情還慨世朝變

五平五仄贈薛君采

秋風寒颼颼節候倏爾變孤鴻翔湘雲碧草歇漢甸
人無千年期歲月欻若電歸哉燒金砂勿使俗子見

某氏席上言志得卜字

燕臺藹若荛金光照華轂旅食欻兩霜緇塵眯人目
陰陽互推遷齒毛懼摧禿令名迥難成欲訪君平卜

七言古詩二十一首

憶昔行寄錫山秦一

憶昔讀書梁王臺酒酣長嘯煙雲開嵩嶽蒼茫座上
見河流訇磕天邊迴白面少年何處來青驄轉電破
蒼苔長裾匝地越紵裁下馬登臺何壯哉自稱予是
淮海孫家在鳳凰山下村綵衣趨訓到周洛春日尋
芳入漢園我適静觀列仙傳五請三呼始相見龍蛇
畫壁禹王祠笙鶴回風仙女院縱步遊觀樂未終愁
車忽下西山堰此日逢君到肺肝五年契合同書硯

我今竊吹在金門君猶抱璞羈脊甸桑君桑君早升
鶯鳴呼歲月疾如箭曉日朣朧鳷鵲樓秋風灑酒麒
麟殿君何不來遊帝鄉旅夜相思淚如霞

麻姑酒歌酬汝和見寄

我聞麻姑山在盱江邊千峯萬峯生紫煙山中古洞
暗雷雨山前碧澗流潺湲麻姑仙人昔羽化此澗至
今為酒泉白晝浮金光可摘月宵湧雪色更妍丹砂
入水變神異松花落澗香淪漣白鹿偷飲壽不死黃
鶴一吸今千年自從麻姑去不返劉伶阮籍鈎其玄
桂陽佳人寄此酒呼兒滌盞臨花牖綠蟻繞傾一百
盃新詩欲草三千首安得飛上麻姑山高歌痛飲開
愁顏世間長短休相競醉看雲霞自往還

燕京九日歌

燕京女兒愛重陽早起畫眉臨鏡粧對對金釵疊鳳
皇翩翩繡帶結鴛鴦抓戌寶髻花無色步出蘭房玉
有香三三五五過戚里吳縢畫轎流雲起落日寧廻
行雨車遊塵不上凌波履大堤諸女不獨盛中山孺
子那能擬長安少年邯鄲兒青絲金絡浪追隨瑶琴
未鼓求鳳曲寶玦潛吟白紵詞玉河橋上風煙暮紅
顏秪恐青鸞誤歸去相期楚夢中憑誰為作高唐賦

聖壽篇

天王萬壽節朝賀九閽開牧伯當期至宗藩遣使來
重瞳早起御豐隆先捧霞觴壽　兩宮玉漏未殘一
夜水金門已聚百官騶百官錦繡光搖目環珮鏘鏘
還郁郁嫖姚虎帳翔雲寒御史豸冠霜氣肅琉球日
本遠來朝翡翠珊瑚照碧霄番使盡隨鵷鷺列伶官
齊奏鳳凰簫翩翩伏馬啣珠勒蜿蜿霓旌拂絳綃海
象雙馱丹鳳輦宮娃百隊翠雲翹三千猛士黃金甲
八百勳臣白玉貂玉貂入賀　天顏喜夜明簾動爐
鈎起　聖表氤氳紫霧中飛龍閃爍黃雲裊宣祝鴻
臚遏鳥驚侍駕中官去天咫撞鐘伐鼓震井泉殿上
雲英九奏聯萬口山呼喧霹靂九天霞瑞擁幽燕征
南太保成功後破虜將軍奏凱前至治還期　先帝日
錫氏長樂太平天小臣願上千秋鑑垂拱明堂億萬
年

瀟湘吟寄頑全州

君何為兮往瀟湘閑在五嶺之東百粤之地桂峯巃嵸湘水深鴈書不到空愁思望蒼梧兮雲悠悠猿夜嘯兮鶴唳秋柳山之上幾金刹但見僧徒楳侶往來霞裏逍遥遊石壇瑶草仙香沉浮洞天出沒丹螭翠蚪靈風起兮颯颯積霞下兮瀌瀌山川明麗豈不可以登眺長安不見令人愁愁人兮吁嗟閶闔畫扃兮豺虎如麻兮屈子兮汨羅悲賈生兮長沙去金陵之邃邈阻覆釜之𡾰岈君出游兮五馬騤騤尋幽賞兮江之湄江有廟兮祠二妃鬼縹緲兮淚淋漓帝子兮不返徒斑竹之在斯環珮冷兮深女蘿杜鵑啼兮淒露多春草兮又緑思君兮奈何

趙將軍戰圖歌

君不見趙將軍草昧乘風起杖策軍門見　天子虎頭自信封公侯豹畧還期照青史橋邊老翁夜授書淮上真人朝賜矢十年征甲血模糊南掃齊梁北擊胡大石崖前雲慘慘白溝河畔鬼鳴鳴丹青已上凌煙閣殺氣猶存百戰圖將軍勇烈真堪數復有汝南能繼武只今海内多風塵白日青天縱豺虎并爾三軍哭令公鴈門諸路愁胡虜壯士揮戈不惜生男兒報國寧辭苦嗚呼汝南視汝祖

雙楡行爲江東顧翁作

君不見春來楡葉青秋來楡葉乾葉乾有青日頭白無少年顧翁撫樹悲遲暮江村縱酒日歌呼有兒已作尚書郎無心比獻明光賦石枕藤床送歲華釣竿拄杖隨煙霧甕中有酒且自傾請君但看雙楡樹

寶劍篇

君不見越有純鈎雙寶劍歐冶鑄之驅百神金環死轉明月動霜華照耀芙蓉新一朝淪落豊城獄石匣荒涼苔蘚緑紫氣常衝牛斗間悲鳴空向黄泉曲世間寶劍久已亡風胡薛燭今何卿雌雄雄帶青蛇色精采誰知白雪光嗚呼神物有時出變化須臾心膽慄飛龍一去煙霧冥吐雨萬川滄海溢嗚呼神物有時出

送潘時雨之南京

我登燕王臺遥望鷄鳴山鷄鳴微茫不可見長江如帶愁心顏美人一別隔江水星㨿雲帆動千里北瞻

銀闕五雲深南下金陵萬峯紫明月娟娟上石頭長
安獨倚仲宣樓樓中我賦停雲曲江左誰傳白雪謳
是時寒食一百五洲盍冥冥照華組寮友那能羈百丈
撈人無奈開雙櫓雙櫓翩翩綵鷁輕魚龍駭避使君
旌春沙回首思無限更聽黃鸝岸上聲

清明雨不得花遊歌

清明枕上擬出郭起看霞氣天煜爍呼兒且莫覓林
潭須臾恐有雨來作涼颸淅淅忽迅征西山黑雲爭
覆城飛絲歷歷迴不斷簷溜徐徐漸有聲回日難逢
魯陽手補天空憶媧皇名流鶯何處避沾濕梁燕冤
春出復入城南雖有花萬重雨打誰憐玉環泣蝶去
蜂稀真可傷泥深馬滑遊不得獨坐茅齋喚酒頻吟
邊恐負漢京春一尊蛾綠饒相對萬里花神亡自覩
君不見形交不及神交真

南都行送顧英玉

南都秀擁南斗傍澄江一道流雪光鍾山萬峯蛟蜃
翔雲霞明滅遙相望吳花晉草春自芳古壇遺殿空
荒涼　祖皇伏鉞開昌運馭電騎星來建康萬年日
月照全盛百粵謳歌向此方我欲遊之不可得聞君
南下生悽惻君家舊在江水邊樓外玻璃萬頃懸雨
過沙鷗蒐硯沼月明漁笛到書筵歷陽樹色鏡中見
淮海潮聲天上傳闌喜氣江濤動共道金陵出雙鳳
綵服翩遷湖外春素絲蕭灑周南頌杜甫仍無吏隱
名謝安還為蒼生慟別君無奈繡帆開試問仙舟幾
日廻明年若得過江去與君同上姑蘇臺

題松逸老人圖

四明山中松滿山沈翁構亭松樹間石林晝長雷雨
暗洞天月出蛟龍閒團盍冥冥二千尺棲鶴巢雲幾
今昔拄杖逍遙歲月深坐見松脂成琥珀

嶧山行送甄廣文

嶧山乃在滄海東七十二帝封禪同秦皇刻石李斯
篆斷碑墮地如長虹金書玉檢已不見雲霧蒼茫崖
谷變松樹猶名五大夫山腰新倒三清殿故老相傳
駐驛亭牧兒時到祠官院鐘鼓當年震海門風沙今
日悲齊甸我欲東遊千萬山俗牽名絷限躋攀聞君
秉鐸蘭陵去安得同搓到斗間

壁虱嘆

燕京壁虱嘴偏毒黑夜冥冥集床蓐伏枕搔爬氣煩促起抱小兒猶吽哭茅山道士術有神呪符無騐良可嗔達旦張鐙不得睡皇天生爾嗟何意

金陵歌贈范侍御以載

鍾山紫蓋浮空寘晴峯拱列青玉屏大江縈廻走其下鷩濤日夜流風霆石頭嶢嵓幾千載虎踞依然朝代改吳國衣冠空夕陽晉王歌舞沉光彩玉燭梅梁俱晉不可尋謝安王導今何在烏衣巷前明月石殺秋江東王氣五雲浮自從淮甸升龍馭無復新亭泣楚囚繡衣手攬青絲轡驄馬風聲動天地破柱能令魑魅愁埋輪會見豺狼避眺古先遊白鷺洲題詩常到鷄鳴寺舟下秦淮道路長春江融雪水痕香南都若見梅花發好寄寒枝到洛陽

居巢篇贈何子穀省覲巢縣

居巢城在長江邊舟楫東街歷陽鎮趙賈秦商貨玦輝吳娃越妓香羅潤桃花兩岸酹魚來燈火三春酒肆開水倒樓臺金門爍雲亭簫管鳳徘徊可許淮西開閣苑誰云江北少天台居巢仙令汝水才一門文采疊琪瑰魯在竹林陪宴醉思看小阮放舟廻放舟搖颺秋風裏荷葉芙蓉媚江水沙渚雙鴻拂棹飛雲滿白鴈銜帆起花縣春宵弄綵衣官衙白日靜琴徽浮丘嶺上呼黃鶴亞父祠前對夕暉君不見淮王廟枕八公山鴻寶秘書今不傳塵埃鷄犬昇天去何況庵間變少顏君不見左慈昔住廬江口石室丹經常在手袖湧三江出尺鱸曹門賓客驚仙叟君行覽勝復訪奇江漢風雲入釣絲逢仙倘授長生訣更負嵩山采渠期

醉歌贈衛正夫入武昌

衛郎佐郡年纔二十九南將入楚辭賓友嗟予醉歌擊劍劬爾酒少小專刑官匪輕丈夫立志垂不朽入月放舟秋色深江天風雨聽龍吟丹楓夾岸霜濤落白鴈迎帆海日陰君不見黃鶴樓高漢水濱懸崖赤壁晚嶙峋公餘載酒登遊罷北望長安思故人

西山歸東同遊諸子歌

西山歸來雲滿衣空齋晝卧心多違悄然落筆賦瑶

草髮鬅曳杖閑林霏只今西歸二三日夢魂猶繞蘇
蘿客李白何孤天姥遊向平枉待婚姻畢嗟予欲作
窮遊客東上蓬萊西太白黃鶴仙人未信無石室丹
經武可得諸君果有遺世情長安同買登山屐

聞鴈行送丘君回汴

我來京師逾兩霜秋風蕭蕭思故鄉淹留徒有登樓
賦滭浹寧忘陟岵章夜聞鴈度盧溝水哀音急惆緣
雲起此時此情無限悲更送丘君下桑梓

燕臺篇送張先生回汴

曉提隻玉瓶雪中牧騘馬寒陰送客愁更深停驂把
酒燕臺下燕臺苕蕘十二重雲邊突出金芙蓉瑤宮
貝樹水晶砌倒懸日月蟠蛟龍行人遠望不敢上惟
招賢者遊其中君不見昌國君負擔北來易水濱大
梁豎子不足事袖裏陰符生棄塵昭王得之喜不寐
跪進玉羞親引駟金印遥懸五國師笑下齊城七十
二又不見荊卿豪宕世所知酒酣拔劍舞兩螭爭悔
豈讓魯句踐擘筑惟同高漸離感冊意氣重光薦揮
刀起上秦王殺祖龍環柱呼且走功雖不成亦可哀

吁嗟後代誰愛才古臺慘澹埋蒿萊李生金盡未授
職君亦空囊憔悴回勸君觴挽君轡風塵落魄聊須
醉汪君詞賦誇相如只今誰是楊得意適來妻子解
嘲予歲歲年年苦著書流光已過二十七腰下曾無
三寸魚英雄攀龍為上卿不然騎鶴遊太清我今不
貴又不賤抵恐蹉跎千歲名奇毛紫燕荊山玉沫吐
鹽車光射璞孫陽不遇枉悲號卞氏獻之翻刖足丈
夫懷寶且待價安能宰相門前脚蹜蹜楚王滅醴穆
生徒小兒倨傲陶潛恥為問擢眉金紫旁何如濯髮

滄浪裏人生貴賤自有時無用悲歌遺際遲棘津耆
叟鬢似雪乃是周家天子師布衣歸去君莫惜丹鳥
黃庭送朝夕先斬藤蘿開洞天待予同蕢嵩山石

過何子宅觀銅雀硯歌

君不見銅雀臺魏王築此何為哉翠殿朱甍埋草萊
相傳惟有鴛鴦瓦何君蓄瓦磨為硯草玄日日霏霜
霞王擯紙收錦帕籠深齋什襲無人見我來問奇閑
此物摩挲表裏與三嘆滋潤逆看玉乳流晶熒隱見
玄雲散蟲魚背刻古蘚蝕建安小篆泥沙眩青州諸

石盡下品鳳尾味龍尾何須羨喜君好古揮絲毫長
箋飈香風雷號重宵促膝和高倡却憶當年魏武豪
嗚呼霸業真如夢總帷瑶席成何用漳河猶遶鄴城
流娥眉無復西陵慟平生萬事俱可輕空留遺瓦騷
人重

五言律詩九十一首

聞空同陽羨襄陽之居不來乃回汴都奉寄二首

不見空同久飄零去國賒未成陽羨業復轉漢江槎
少室三花樹青門五色瓜煙霞如得遁萬一寄丹砂

二

舊賦梁園雪今棲汴水春百年為客地萬里獨歸身
白髮寧忘國青山不負人形容休嘆老詞賦已通神

春天過鴈

不卧胡南草還衝塞北雲羽毛春帶暖沙苑晚成羣
隔歲乍相見高樓愁獨聞雩兮停白羽紙恐誤迴文

遊法藏寺同子雲英玉

石徑通蓮宇春流抱竹扉晴天同出郭落日欲忘歸
寺僻藤蘿靜山空鴈鶩稀重遊是何日花鳥莫教飛

三義廟二首

竹林迴古廟石徑接仙城丹竈煙霞色經堂鐘磬聲
蛟龍惜偃蹇巴蜀恨經營落日興亡淚江山空復情

二

肅肅君臣像悠悠歲月深丹青魂髣髴棟宇氣蕭森
帝冑興劉恨英雄滅魏心昏鵶遶祠樹故故有哀音

孫思雍舉人旅死

孫生三十夭遺恨曲江花卧病誰憐客遊魂定到家
驊騮失道路碧草折霜平絮酒重來奠悲風起白沙

傅大理之官南都便道覲省

冠冕歸吳日樓舡過楚時文星隨皁幰霜菊照征旗
夜雨湘妃廟江城賈傅祠知君吊古處憶我共題詩

孤鴈

孤鴈飛何急風霜萬里心塞垣迴隻影湘水度哀吟
羣失儔多懼雲長不可尋空閨有思婦聞汝欲沾襟

聞家兄欲來京乃不果

一月聞兄到冬深未有期愁看鴻鴈過獨詩鶺鴒詩

說夢今虛驗占燈抵自疑駸駸春草緑相見是何時

曉

山寺鐘聲發軒窓曙色分聞鷄抵自愧撫枕竟何云
北虜驕秦郡中原哭漢軍安危屬将帥早勒破胡勲

部中白鶴

白鶴海雲思短翎将奈何揺邊行伴吏花底坐聞珂
明月懐儔侶高秋夢薜蘿何時生羽翼飛向故山阿

冬日晩出左掖即事

日下彤墀晩天寒鳴鴈稀瞑雲催去馬細雪點朝衣
組練明宮掖褰裳過瑣闈匡衡有封事回首願多違

遜卿宅守歳 時家兄初帰

一歳今宵盡臨樽獨愴然鶺鴒分翼後江海夢帰年
臘氣星隨落春光斗共旋盍簪待明發摂和早朝篇

簡伯常給事

朝謁趍陪地清衙羡爾曹竹垣宵待詔青瑣晝揮毫
春色瞻宮殿仙香散錦袍五雲看献納且莫念江皐

春日禁中作寄劉希尹

長卿帰去後忽漫隔年華碧見宮邊草紅思汶上花
臨風遅鴈信對月望星槎近日應無事詩篇尓益嘉

二

晴宮鶯並囀花殿鴈飛遅雲裏聴仙漏天邊憶故知
参軍元好酒公幹最能詩昨夜廣山夢春風奈爾思

深清寺送吳玉

郊别仍嫌遍天香更欲留客花愁對酒並馬不同舟
柳折誰家笛春残古寺樓那堪晴岸上送汝下揚州

春暮

春色冥冥暮貪遊晝出城残花踈苑蝶飛絮戀沉鶯
世故参差態滄洲放浪情所嗟辰序逼吾欲學長生

送田汝力回貴陽

萬里思帰客三湘謝病身楚雲倫傍舸燕月故隨人
琴瑟山齋夜圖書水國春聖明知貫組早晩下絲綸

贈渾州鍾翁

壽後元同德孫蕃更屬賢白頭鳴鐸後緑野著書年
皇澤生鳩杖春風上酒舡列仙非閬苑今在晉山邊

月夕過戴子開琴

月館燕京夕朱絃絶代音乍聞飛雉操憐汝獨眠心

花動春江思鶯催楚客吟戴逵如有酒雪夜亦來尋

過城南寺

紺殿晴低螿香臺晚占沙法雲浮錫杖壇雨濕天花
共惜三生夢誰同八月槎晚來愁思劇那得伴袈裟

二

步入空王地逕開清梵音聽經猿鶴靜護塔薜蘿深
水月生禪思岩泉合道心贊公如愛客百遍過珠林

對月

今宵好明月萬里絕纖氛影向金門落香從桂樹分
露花仍照眼隣笛轉愁聞重有鄉関思寘入綵雲

三忠祠

徑仄廻岡抱橋孤石磴危空山留劍珮直壁見旌旗
異代中原淚千秋烈士悲無情有庭草含雨故離離

送陳邊郎一卿

五月放榴花離羣愴物華雲霄分漢使牛斗下仙槎
山轉龍沙樹風廻鴈塞笳邊籌爲地寀芳役不須嗟

禁中對雨

西掖陰雷動深宮細雨來映階紅藥濕隔水白鷗廻
蕭灑薰風掖清凉避暑臺晚回沙苑馬極目五雲限

過汝和舊館

夕過寺東院蕭然懷故人琴書不可見花竹自傷神
帆轉滕王閣雲停楚澤春江城饒霧暑憐汝病中身

挽顧宜人

月滿瑤池曲宜人去不廻機存當日斷髮截至今衣
總恨餘秋色萱花自夜臺猶聞晉江水鳴咽送潮來

同時亮過大復

水部堂無暑相邀晚過吟翔雲月出没凉吹竹蕭森
江海扁舟思風塵故國心生聞琴調苦深夜各雲襟

張尚德運储兩邊得省覲陽城

轉餉褰帷去還家戲綵頻霍山元帶陝汾水舊通秦
故國淹驄馬秋風憶紫宸歸來應有作光射錦囊新

過子雲飲懷奐玉

騎馬尋君酌開門問玉𦈢微凉下河漢圓月静花庭
江浦雲鴻絶春淮草樹青酒闌思往昔番覺醉如醒

簡侯武選汝立

激烈新封事傳聞爲爾哀誰知漢庭罷元是洛陽才

戎馬驚塵暗雲山託夢廻它年過燕耳擬上釣魚臺

將水曹送俄真酒且言欲換余百篇走筆封

使奉呑

豈是百篇才勞君送酒來色分淮水綠香壓漢京醅
洗杓花侵席開樽月傍臺誰知念歸客鄉思颯然開

過鐵公方丈訪信陽遇太和

珠林懸日月石壁臭芙蓉為訪中城客來聽日暮鐘
天花散五色鉢雨出雙龍憐汝投竿晚相逢恨轉濃

贈崔何二内史

何遜篇章煥崔駰著述雄聯翩鸞閣上待詔翠華東
藻思奎垣落仙才異夢通同時見二子俱勒中興功

題田黃門一竹軒

碧竹寒江上孤生迴絕塵風竿搖白日雪葉弄青春
晴影移碁局香雲上烏巾七賢時過飲為愛主情真

同大復過存上人房

逕入招提晚疎鐘敞翠微竹深涼氣早花靜客來稀
混俗惟須飲逃禪未可非因君指空寂益念北山薇

同何氏叔姪避暑寺中

不到幽深境誰知五月寒雪堂懸幛外霜塔裊雲端
日月雙飛錫行藏一釣竿竹邊伴二阮終日醉長安

過燕泉同大復

曲巷揚雄宅炎天問字來碧憐庭篠合紅羨石榴開
未返山陰棹難孤河朔杯二何揮麗藻俱是水曹才

自嘆

自嘆迂愚客酣歌醉不醒無功虛肉食何德報朝廷
損將黃雲慘（時馬關谷參將陳乾殺）防秋玉帳傳傷心望總制
早晚振王靈

月食

何處麒麟閣風壇鼓角寒素娥仙馭墮銀兔雪毛殘
久食弦微見重圓鏡未安聖君憂避殿端默召臺官

觀兵二首

漢將新分閫懸軍急渡遼鷹揚看尚父燕頷識嫖姚
殺氣天山拆先聲塞木彫受恩俱不淺戮力報王朝

二

不見王師出誰知大將威劍從天上賜鉞自日邊揮
傳羽雷霆過彎弓鳫鷲稀營門霜角夜壯士更思歸

遊天壇二首

白日仙宮靜秋原並騎尋壇花寒不落洞霧曉逾深
黃鶴天邊思金丹物外心洪崖如可得問何惜解朝
簪

二

曉入瑤壇裏閒停白玉珂十洲通紫極三殿鎖春蘿
雲霧霓裳閃笙簫鶴馭過黃庭吾欲寫不為換雙鵝

望湖亭

絕壁千盤上孤亭萬木扶爽起天地外危駭斗牛衢
雲氣低蒼白沙光隱雁汀卜居吾倘遂終日對虛無

善化寺

福地藤蘿抱空山日月昏峯迴九條澗林轉七家村
石塔明霞宿香臺北斗呑萬緣今盡脫信有別乾坤

過駕到口

宛轉山無盡躋攀興未闌衣裳沾霧溼石磴盤雲寒
瑤水周王跡汾陰漢武壇當時急從者詞賦刻嶙屼

出功德寺澤僧官送上山

巖僧戴漁笠送上玉泉峯依晞雲氣夕回首碧千重
我醉臥山月兩晞鳴暮鐘悵然自茲別相憶采芙蓉

昆盧閣

金口昆盧閣登臨日月孤暮鐘清晨霧石鏡迥懸湖
遼海分胡鎮雲霞自上都俯憐雙雁影耐可北書無

過翠華公主塔下

獨塔靜秋暉名存代已非風泉飄玉佩花霧見仙衣
麥斷黃金瓚蒐遊白鷺磯寃王何日到寂寞暮雲晞

平坡寺

蘭若秋煙裏霜林落照中澗迴公主塔山拆帝王宮
（金章宗遊幸地）草樹爭迎幰沙禽不避騶遠公堪話者共醉
白雲東

耶律丞相墓下作

先代中書令墳園尚爾存蝸碑秋臥草石象晚衛村
徒有山陽賦難招塞北魂追思留守碁淚灑玉泉原

過地壇余道士房

秋入洞天深笙簫瑟瑟音偶尋黃石侶忽動赤松心
地僻煙霞異壇高日月陰停珂對瑤草疑在閬風岑

登鏡光閣

珠閣臨丹藥香臺褭碧空雲看西域接水識玉泉通
法雨迴簷外天花落鏡中蕭然諸妄滅轉覺與無窮

寄贈湖南鍾逸士

富水垂綸客衡陽采蕨翁青春辭漢冕白髮對江楓
身世藤蘿外行藏晉迹中風摽何日見悵望楚雲東

呂刑部按外便道省其二親

刑獄秉秋令絲綸出漢關過門今擬入獻壽早須歸
駕至知王母雲晴見少微于公庭户闊駟馬爛生輝

家兄至見有白髮感作

喜接連枝會驚看白髮悲久牽春草夢今慰鶺鴒思
卻老惟丹藥寬愁且玉巵乾坤一傳舍萬事莫凄其

中秋夜餞家兄

秋月圓如此吾兄復念家明隨鴻雁影清傍紫荊花
望斗悲漂泊經霜惜歲華芳尊夜同醉明日各天涯

送兄回

獨馬燕京路高秋易水橋送兄愁聽雁臨渡忘觀潮
骨肉風蓬轉鄉園涕泣送家兄到汎適遂成讖悲哉月辛巳抓言
諸季父白髮条蕭蕭

壽胡主事父母封誥

壽域開南極封章下紫微挑邊方翊笑雲裏婺星輝
瑤草浮仙醴江花落綵衣同榮復同健信是世間稀

雍生南遊還因贈

風塵孤劍客台越獨歸時已見三都賦寧無五岳詩
仙槎犯斗急春笛渡江遲聞尔談山水蕭然婚嫁思

九月三日夜飲大復宅對菊

主勝花逾爛宵歡酒益清乾坤近九日風雨滿寒城
隔幔香猶逸臨鐙色轉明醉來還插鬢同有故園情

題竹齋

竹裏東吳客風流迥不群晴天鳴鳳下秋夕洞簫聞
嫋嫋江村月蕭蕭水檻雲清陰如可許搖艇一尋君

九月十日雨不果西湖之約

細雨淹遊客空庭靜晚花未聞登塔興猶阻泛湖槎
海霧凝窗白霜雲傍檻斜玉泉清絕地西望一長嗟

郊觀讌集別彭子

頓恨重陽過相邀南郭行挑源惟見菊琴館息閒笙
霜雪思鄉日風塵送客情平生喜遊宴今已決沾纓

胡允齡登進士值其父母七十

魏闕陳書日仙闈並壽年春趨曲江宴花送孝廉舡
愛日還承撤膳雲更著㲲宮袍音信好良慰倚門憐

秋夕邀大復

搖落驚秋晚蕭條默索居風窗閒酒帙霜燭靜琴書
竹掃高人榻花迎長者車呼兒檢筆札今日過相如

殘菊六首

花漢經寒老香思隔歲歸雨多黄漸淺霜重碧初稀
別殿鉛華落長門翠黛微衆芳同泛酒君莫忘芳菲

二

為憶爭開日風神方尔誇色明蜂屢攬香遠客停車
不倦連宵飲曾簪滿鬢花于今零落盡誰復問泥沙

三

嗅樹香仍在尋花豔可憐湘妃秋墜佩神女夜遺鈿
倚檻悲搖落停盃惜歲年紅顏誰可駐把玩益淒然

四

風雨寒摧菊蕭條晝掩門飛花隨白雁槁葉自黄昏
無奈歲華晚空餘珠網繁擬裁殘藥賦為尔吊芳魂

五

燕地寒偏早黄花九月彫繁霜欺弱豔暝色滲餘翹
苦別盃還戀多情香未消那堪簾月影隱隱照風標

六

酒盡愁邊暮花翻塞上村客來還共惜蝶去更無諠
月度可憐影詩招將斷魂歲殘難自保寂寞更何言

深夜喜大復過訪

霜宵悄無睡詞客自相求倒屣迎王粲停撾見子猷
醉深花轉勸興盡月仍留明日朝回早還期過我遊

荅大復初雪見遺之作

微霰秉清旭輕陰結歲闌亂分花外濕遥逐雁邊寒
倚寶誰同飲鈎簾只獨看仲言白雪倡深愧和章難

送余主事奉使西蜀使道覲省

内江余仲子風雪下瞿塘棹逐荊門月袍携漢殿香
題橋見司馬廻馭憶王陽綵服升堂罷應知念帝鄉

觀江夏吴郎擊劍

楚客雙龍劍南來膽氣麤雌雄起並舞風雨會相呼
鋒轉芙蓉落環廻夜月孤暫須藏紫氣莫射斗牛衢

過戴時亮嘗醞

愁裏來嘗醞措邉且暫依味停尋戴舫香襲退朝衣
金盡遊心倦鄉逞宦思微醉深三擊缶轉覺爲情遠

送妳回赴汝弼北援之約呈席間諸公

攬涕方回馬含悲且上棧征輪看不見應是過盧溝
向雪衝寒苦河水臨渡愁故人休勸酒鳴咽不能酬

冬夜過戴子同何大役

雪裏來尋戴梅邉喜見何剡溪情不減東閣興還多
旅食悲鳴雁寒山憶碧蘿風塵對二子慷慨一高歌

訪鄒子家

席掩陳平户蓬廻仲蔚居登堂閑雅瑟開篋見奇書
桀桀螢猶在暄暄雪未除喧闐萬車馬誰到草玄廬

贈子言

瀟洒張公子山中度歲華援琴亂白雪握筆散天葩
莫放凌雲翮聊停犯斗槎待子婚嫁畢攜手入煙霞

送王蒲州用章

送汝蒲州去憐予折柳情風流真刺史三十早專城
若見汾川雁能忘漢苑鶯還朝知有日五馬暫飛纓

至日

閏歲陽生早逢暄轉憶家長途夢裏近歸雁望中賒
砌雪微融草簷水半潤花朝朝彈劍鋏只為惜年華

送舍親梁秀才還大梁二首

雪送梁鴻去含悽不忍分綵衣搬挽酒蕭曲鳳樓雲
梁生賓子倣奪錦可無志佩弦當有聞驊騮齒已壯蹀躞會空羣

二

醉別東床彥情親期望存雪明堪誦夜花好覓寬園
錦軸三千卷彤墀十萬言公侯詎有種努力早騰騫

送張子行南歸便道過德州省其叔父

紫燕四蹄風長鳴易水東殘年思故國細雪出新豊
暫戢鵷鷺羽終登日月宮過齊應駐轡爛醉竹林中

左大理父母封贈

霜寺倚〻高鸞書属鳳毛雲瞻涇北樹春靄海東秋
壽酒元仙液班衣即錦袍誰知錫命日悲喜重西曹

七言律詩三十六首

陳黄門席上聞其弟吹簫有作

使君作賦驅曹謝令弟吹簫集鳳皇沙岸鶺鴒元接
翅霜天鴻雁自成行寒雲落木驚秋晚散帙投壺發
興長汴水齊山同逆旅酣歌涕倒見吾狂

贈督餉何燕泉先生回汴

文學風流何水曹送君歸汴嘆賢勞北來郡縣歡聲
重暫赴朝廷奏議高借箸擬須延保障微黄翻恐速
旌旄中原父老思無限日月河邊望去艘

省中見石榴花

竹院深沉一徑斜幾株榴樹細晴霞風高踈掘飄紅
玉雨過廻廊濕絳沙吏散也饒湖海興蜂忙不避相
公家休愁鹽冶開春後秋老寒城菊自花

燕集待仰之不至

炎天詞客琴書會水竹幽居氷雪寒喜有清尊消落
日便裁小簡促歸鞍停雲看盡思仍劇伐木歌殘興
未闌縫綣會須馳駿馬月高風細一團欒

秋盡懷冷郡博齋師

秋館秋深悲遠天孤城寒菊對蕭然校書有閣思劉
向買酒無錢憶鄭虔花近座氊閒玉管風高清廟靜
朱絃東流不送雙魚到腸斷梁園日暮煙

頒曆

冬仲靈臺上曆書早朝頒賜盡方輿安南使者沾春
色椰海諸蠻拜閏餘威鳳翩遷廻雪殿蒼龍宛轉護
雲車仙班早覺梅花暖可是東風到帝居

劉令回襄陵

襄陵西去碧雲深廻合山川清客心石澗細通汾水
曲晴峯遥接華山岑春花滿縣迷驄馬好鳥迎屠聽
素琴仙令早歸民望切已聞來暮動謳吟

鄭氏園賞牡丹

山郭天晴白晝長牡丹仙鹽冠年芳明霞弄色朝停
檻蛺蝶偷春晚過墻節序暗催霜雪鬢行藏欲付水
雲鄉酒闌還傍風塵去寥落殘紅空夕陽

送王汝立之安慶

漢庭仙吏早分符放鶴穿花下太湖海上幾時歸王
舄雲間終夜望雙鳧岸廻百丈琴書濕石轉中流日

月孤閣逼江城多勝事可無佳句寄燕都

同范鄧二子夜集燕泉

水部文章南岳英朝回折簡委相迎燈宵促席愁何在花撥傳盃興轉生縱酒肯容狂阮籍著書今見老虞卿芳篇麗藻千年事旅雁賓鴻萬里情

追和君山絶筆韻

絶代文名死不休白頭詩思滿滄洲夢回南岳人何在賦予長江淚未收萬里圖書隨老去五雲臺閣憶先遊風流儒雅千年事腸断燕城碧草秋

贈涇府高舍人

愛汝青年雅好文淮王臺殿侍清芬朱門鼓瑟身無累雪苑揮毫思不羣盡日圖書隨鶴駕百年出入近宮雲戲謔兼得滄洲趣海岱風流萬古聞

小齋執熱周吏部送冰至

玉井開冰雲氣凉仙曹傳贈濕衣裳忽驚著院生寒色自覺陰堂得夜光豈有蚊蠅侵几杖不須樓閣對瀟湘霜情雪思滑肌骨欲賦班姬團扇章

送王都諫条政陝西

竹垣青瑣切星辰諫獵空悲毛髮新方岳暫勞鳴鳳客江湖莫羨釣魚人雲中太白斜連晉天上黃河曲抱秦朱紱輝光君已貴寒崖悽惻待陽春

鰣魚

東南貢篚過江初黃帕封緘迥不踈昨日春卿親引獻早聞光禄薦鰣魚炎蒸水驛斉星月疾病文園望餕餘聞道中貂新宴客金盤飛鱠味何如

壽尚書李公

秦川老翁眉髮蒼霄漢鳴珂四十霜海內尚懸霖雨望岐陽今築卧龍岡千年玄鶴盤雲表五色蟠桃出洞香未引汧源添壽盞先歌太華祝休祥

燕泉移居為隣席上賦此

水竹幽居傍紫宸名卿卜築喜為隣雲霄鐘鼓趨朝盃月夕冠裳過訪頻乳燕新巢偏擇地官梅東閣入逢春朱絃麗藻風流劇下榻開尊醉幾巡

哭揚德徵

獻賦揚雄萬里餘思歸王粲意何如他鄉風雨愁聞鴈卧病齋壇懶佩魚朱瑟斷殘無大雅茂陵求後有

遺書他時倘過昆明路解劍邨原問爾君

輓儀真周翁

揚子江回荒草亭雲天寂寞少微星江邊鶴鶴今誰
侶亭畔康無空自青舊莅豈無封禪稾閒居寳注太
玄經琴臺釣石風如在獨有漁樵誦典刑

送李成章之萊陽令

李白東遊煙霧深風塵飛舄鳥帳予心秋城坐對蓬
萊觀白日閒鳴子賤琴海上樓臺雲五色天邊蛟兕
晚雙吟匡時須擬麒麟績把釣休思水石陰

功德寺

宣帝行宮象碧羅霓旌幾駐玉泉阿三揚侍從宸思
重十載昇平樂事多勅寺松雲封殿閣釣臺霜水落
黿鼉白頭野老空山夕共說曾看鳳輦過

山中夜宿

落日山空灌木哀醉深雲臥不思迴夢魂終夕隨虛
壁鐘鼓平明落上台月色徑從蘿牖入花香邊轉翠
岩來偶然休沐尋幽勝得與漁樵共石苔

香山道中作

磵道逶迤香歎西捫蘿穿竹盡丹梯千峯迴合澄泉
落壑萬蒼茫白日低陰絕晚思挑竹盡找詩篇秋入
浣花溪同歸無那鷓行繫習靜寧忘鸛鶴栖

送武廣文之內鄉

鄭虔南去鬢毛班獨馬高秋入楚関藻泮春通水簾
洞經樓晝對石堂山名高爭奈青氊冷祿薄何曾酒
債還早晚翠華占出獵磻溪未許釣絲閒

九日得健菴先生書

重陽晨擬出城來細雨秋堂鵲噪迴麗藻遥隨鴻雁
下仙緘喜對菊花開梁園落帽誰同笑燕國登臺我
獨哀昨夜夢君頭漸白傷心佳節貴啣盃

送王明叔之崑山

仙節擊揖下東吳百丈牽霜轉岸捂漢節暫停滄海
曲潘花客映閭閻湖江城寄賦春馮雁書省分曹日
望皂若過楓橋休夜泊寒鐘偏動旅愁孤

奠金吾席上別美中

海客揚舲驅越都綺筵銀燭悵江湖梅花落月燕歌
盡揚柳鶯霜錦琵孤客醉肯辭雙玉盞夜歸何怕執

金吾三秋擬見仙凫到萬里能忘此夕娛

小山巾爲燕泉何公賦

燕泉公製小山巾文采風流稱醉身覽鏡莫悲雙鬢
雪簪花還學少年人晴峯十二雲物斂晩岫參差月
自親未許掛冠先隱去終須漉酒見天真

賀衡陽王堂成

堂外松柟千樹林堂中圖史百花深碧窓晝入煙霞
氣晝棟晴移日月陰賦重相如親授簡詠風宋玉獨
披襟凭闌試看群星動拱極還同萬里心

寄壽景翁

景翁行年七十強碧眼朱顔鬢未霜門前獨種長生
草海上誰傳邵老方把酒花園留故舊濯纓春水對
鴛鴦荷衣竹杖空尋夢宋苑梁臺幾斷腸

送時亮上陵

仙郎走馬出燕臺漢寢迢迤入望來龍虎山從天上
落鳳凰原自日邊迴衣冠劍舃千秋事銀海金凫百
代哀月夜祭回笳鼓動可能無賦獻蓬萊

十二月二日送大呂之餘姚

郎官霄漢早離群雪騎氷尊遠送君句踐湖山先入
賦謝家兄弟總能文花城暫下仙人舃琴閣能忘漢
闕雲驄馬北臺知有待雁書東越好相聞

登慈仁寺閣和大復

雪閣岧嶤雄帝畿登臨番恨賞心遠蓬萊春色浮沙
動滄海潮聲入寺微漢殿班行難厠迹梁園骨肉更
沾衣多情獨頻羊何輩日日招尋醉夕暉

送淮府何典儀

送君淩江江水春岸花洲鴈護相親帆停楚樹思燕
樹搓上南辰望北辰何趣守風颷麗藻梁王璽重
詞臣朱宮碧殿應無事五老匡廬侍宴頻

輓以道

風流詞采漢相如消渴文園嘆索居碁局屢陪春草
宴珮環時過省郎廬真宜箕尾青霄去寂寂泉臺永
夜虚聞笛未成思舊賦捻囊或有茂陵書

除夕解嘲呈京中諸友

今歳今冬爲大夫謾于塵土嘆窮途爐薰遥想朝元
殿斧鉞聊隨判史符春度漢川尋李白醉登峴首望

神都年華又逐風蓬換漂泊能忘故舊娛

五言排律六首

秋夜感懷

蕭瑟秋風起淒涼夜漏長繁星明錦樹絡緯響銀床
對月懷凡姊登樓望故鄉薜蘿頻入夢岐路欲沾裳
牢落千秋鑑蕭條十漸章昨聞清劍閣稍喜定湖襄
北漠軍麾急西涼虜勢張旌旄干太白將帥出明光
曉戰刀迴月宵征戟帶霜三軍歌出塞萬馬飽騰驤
死骨橫沙白愁雲繞陣黃雁門思李牧河朔哭汾陽
奏凱空回首鐫銘可斷腸自慚疎豹略終恐玷鵷行
何日風塵靜令人喜氣揚恐來抽白羽直欲射天狼

京中雨雹十四韻

玄歲純陽月壬朝雨雹來喧豗鵝卵擊颯沓水晶廻
日月昏疑蝕雲雷鬱不開黃沙番助虐白霧卻為媒
容灑張無宅偏依郭隗臺珠圓浮碧潤玉顆占蒼苔
雙闕氷光繞千門氣催風撞寒淰淰增積白皚皚
巢鳥難全趐淵鱗懮暴頽獨驚牛馬死轉眼麥苗摧
天變元垂愛皇仁重閔災諫垣看獻納田父莫悲哀
禹鐸懸求道虞絃奏阜財嗟予無寸補終夕望三台

禁中望南城感述十八韻

北闕崑崙外南城日月邊金鋪靜碧草寶藥瑣秋煙
離苑鉤陳接靈臺紫極連波晴喧水鶴沙晚貼寒蟬
玉殿雲霞迥銀宮雨露偏樓空秖蛛網院僻自苔錢
憶昔英皇入逶迤列漢旋熊羆嚴宿衛圖史暇經筵
高閣悲今雨臨朝憶往年九淵龍暫蟄一夕鳳孤騫
羽翰重開日冊符再握乾衣冠識舊主饗祀答皇天
轍跡周王悔輪臺漢武賢于忠尋見白石悉竟難悛
想像先朝事蒼茫泱泫然衰緣修乃至儉與泰相沿
伊訓千王鏡周官百代編今王欽典則令德合光前

大雨二十六韻

白雨橫江至蒼龍鬪霧行午時猶淅瀝日夕大崢嶸
雷坼崑崙壁雲翻翡翠城閑愁延海氣伏枕聽潮聲
巫峽來神女昆明動石鯨電迴番迅疾風擊轉縱橫
碧沒臨池篠紅殘落地英金莖失突兀玉潤響砯砰
灑𤀹珍珠入垂簷瀑布傾宮林愁暝鵲苑樹泣秋鶯
海溢黿鼉出山高虎豹爭九衢堪扶杖小院欲浮盟

纔有高軒過安能倒屣迎虹霓看不見沮洳若爲情
底事鶺鴒喜空餘燕雀驚燃燈照環堵移石護前楹
悵望遥天色如聞萬馬鳴盃停鄉思切屋漏帳愁幷
螻蟻幾充覺商羊識已萌側思百神意欲洗八方兵
負遣沉征鼓終虞濕漢旌春曹須禱祀京兆重屏營
紀異春秋筆求言聖主明河衙防貢道田潦惜秋成
縲絏憐人哭蕭條甸服耕長安有貧士翹首望開晴

詠鴛鴦菊

異品鴛初見仙根何地移迴飇香不斷停雨豔逾滋
未入陶潛徑先傾習氏池聯翩疑羽翮雙立辨雄雌
對花如求侶臨渠似有思清霜正摇落碧霧轉藏粧
朔雁逃偷眼秋鶯密趁枝却愁群卉妬上客慎扶持

詠風

華月纔舒暈青蘋忽放顛故尋鈴閣下先到羽衣邊
八月潮聲轉三春花信傳過林無穩葉近水有驚漣
忽爲吹清角迴緣唱麗娟雄雌宋玉賦九萬子休篇
旅夕燈頻亂高樓帽欲偏不愁雲蔽日早晚散遙天

五言絶句十六首

笛

華月上高城誰家玉笛清落梅今夜恨折柳故園情

晩出左掖即事五首

海象御花出宮禽帶月迴今朝底事冷霜滿鳳凰臺

二

瞑色低闔闔秋光暗瑣闈花邊詞客過雲裏侍臣歸

三

山日沉金殿香雲散玉爐苑花留晩蝶宮樹宿寒鳥

四

青瑣秋雲合金閨晝漏殘誰家吹玉笛落葉滿長安

五

歸晩旅帷静官閑人事踈寃飛南去雁日斷北來書

朔風

朔風翻地軸河氷漲三尺擁爐猶苦寒悲哉遠行客

春夢

春館春夢長夢寃入渺茫合眼見故友開眼非故鄉

落花曲二首

辭樹渾無主隨風可自由故傍鞦韆阮偏尋歌舞樓

二

江城十里路頗恨百花飛如何到園圃猶未覺紅稀

上巳郊與四首

近山無俗駕到寺即閒身花咲如迎客鶯啼似送春

二

閒登翠微上煙蘿千萬叢誰知騎馬客翻羨釣魚翁

三

在家逢上巳看花不知廻飛觴白雲寺歇馬梁王臺

四

落日黃雲裏春風碧水邊忽聞鳴雁過却擬是秋天

白石港二首

迤迤白石港逸濤碧雲間恐過蛟龍出攀藤急過山

二

石壁倚天孤松風晝夜呼亂藤迷去路植杖問樵夫

七言絶句十五首

禁中即事

蒼龍殿邊春日曛白虎觀前花氤氳廻風急送鈞天曲萬歲君王在五雲

燕泉送淮南子戲贈二絶

西漢文章氣渾淪搏龍攫虎並先秦風庭閒覧暈生月信是淮王術有神

二

燕泉十五賦凌雲三十年來多異聞尊前聊贈淮南子囊裏猶藏遁甲文（燕泉秘遁甲不借故云）

登第後戲寄汴州故人用杜牧體

長安放榜曉雲寒夾道晴花照繡鞍十年螢雪緣何事嬴得燕姬帶笑看

鴈

木落天空霜氣清洞庭一去羽毛輕故鄉幾月無來使好寄平安到汴城

幾箇雲邊入渺茫五更嘹嚦斷人腸無端醒喚陳皇后花落長門淚萬行

西山歸途雜詠八首

盧師山上古龍潭大青小青秋霧含坐駭陰雲生岸口細看微雨過湖南（小青小青二龍名）

二

居庸險坼斗牛間北虜千秋隔漢關聞說二師新報
捷戰雲猶繞萬重山

三

諸皇陵寢碧山園玉殿黃昏烏雀啼極目參園秋草
色淒然雙淚欲沾衣

四

雲陰髣髴黑龍灣瑤草丹崖不可攀越客謾誇天姥
勝漁陽還有大房山

五

錦繡西山日月邊五雲繚繞接出燕花當莫騎嬈娘
力天府還開百萬年

六

燕姬少小愛西湖畫艣如雲出上都寺口醉啼明月上
夕踏歌遙度碧山隅

七

章宗避暑玉泉山宮女停鸞向此間昔日翠華歌舞
地于今猶見五雲還

八

五馬渾河秋日錸萬重石岸斷人家霜高水落魚龍
去但見悲風起白沙

雜著八首

答田山人書

景氏來京得吾子手札并近日著作精首感受剳中
謂僕詩體裁流麗聲色並存僕豈有是哉乃過與如
是又謂僕再加雄渾參差優入古人之域誠告切直
無非欲共振大雅此與世俗小兒互相誇好者萬萬
不侔有友如是何幸何幸僕得剳覽畢已入笥而復
啓者十餘度深服精鑒邇來旅邸多間日得從事觚
翰鍾嶸有言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羈愴
之餘竊有所見敢為君子陳焉人有恒言詩莫盛于
唐僕意唐但盛于歌行近體耳五言古體其衰於唐乎
何以知其然也夫有唐好古之士自陳拾遺後莫若
李杜李白古風五十九篇晳憫大雅不作慨然有復
古之志中間若象星羅秋旻宮柳黃金技賣珠輕薄
兒古遐或不類是杜甫五言古詩高者莫若前後出
塞潼關新安石壕諸吏新婚垂老無家諸別及自秦

州如同谷紀行諸作詳音審調或與古亦有間焉僕不自忖度竊欲五言古詩必則漢魏晋人歌行近體必則李杜而更以初唐盛唐諸公參之自中唐以下無論也雖今茫無所得自信頗固即論初唐富麗有若四傑綺錯有若上官儀俊思有若李嶠氣詞體茂有若杜必簡有若喬知之有若沈佺期有若宋之問有若劉庭芝盛唐諸公若孟襄陽之清遠王江寧之俊逸高常侍之氣骨儲御史之超灑王右丞之景象岑嘉州之奇俊它若李頎崔顥賈至常建之徒皆歸然可則專則李杜而盡棄諸公僕不敢以為然試觀李杜二公之作未嘗不兼則古人李白酷愛鮑謝諸公杜甫亦以陰鏗庾信徐陵稱之李昌嘗專于一乎杜甫刻意則古者也若城西坡泛舟之作則之間也和嚴公軍城早秋則四傑也體無常師餘雜殫述是故君子之為詩也正軌以慎其途旁求以參其變氣格雄渾為之主盟詞彩蔥蒨為之佐輔有氣格乏詞彩則狀固難觀有詞彩乏氣格則靡纖可厭今有嶧陽之桐宜琴宜瑟弗和鬆漆則不可以鼓公愉子之為宮室也梁棟層楹榱桷備具無丹青黝堊則不足壯明堂清廟之觀閭須白台天下之美婦人也使拿其襜褕珈瑱簪珥膏沐之飾則猗旎綽約損故曰山無樹林泰華失勝天無霞霧陰陽不神故氣格宜先而詞彩即次之矣吾子以聲色並存與僕僕何敢當哉若曰雄渾參差尚頗竭智畢力請事斯語又未知力量何如寄來看作律調逼古京之才士傳覽焉幸再遺數篇為我銅鏡人行多遽走筆不盡欲言惟亟判是非尋便寄示為慰荀卿曰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望吾子投苦口之藥療不治之病大雅一振麗澤有光僕願直願利者也吾子其繩礪之正德乙亥年閏四月十五日寓京友人李濂拜

贈王子

紂氏王子尹休寧或曰王子愠矣嵩渚子往見而解之曰子以休寧遊乎曰非也子薄休寧健訟乎曰非也、懼南北不習風土乎曰非也然則何愠也曰吾方懋力于學求厥靜弗遑厥功今恐尹之弗及學也曰往哉學必進矣休寧古稱佳地東有松蘿石壁之

幽西有猗雲白嶽鹿斛之勝南有仙遊北有雲即遊于茲心目豁然學必進矣惟學有師師無求遠憶昔官于茲者有若伏元曜之惠任昉之簡呂大防之嚴鞠詞復之果唐子華之廉是五賢者皆可師廉以基之惠以先之嚴以維之簡以御之果以裁之是故廉則令行惠則民懷嚴則吏畏簡則事理果則政成子如是焉生則休寧頌之沒則休寧祠之學之用莫大焉夫何憂乎遐邇何難乎健訟何懼乎南北不習風土王子曰聞昌言敢矣不請事

讀漢酷吏傳

秦尚水德以六為紀故事皆决于法刻削少恩毋仁恩和義以合水德之數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顧尚寬厚矣景皇帝時晁錯始開嚴酷之源其後乃有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楊僕減宣杜周深文巧法磔族不瞬目同世之人不幸遭厄已夫郅都能回天子救姬之舉威震匈奴射偶莫中張湯廉直死後貲金不過五百皆所得俸賜者後世難其人焉假令數子齊嚴以恕臨獄以情不亦美哉嗚呼秦二世亡錯戮死數子皆鮮克有後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為今之吏者哉

潘節婦傳

余聞建平之河東有忠義里先是宋袁時官軍過河里人具牛酒迎犒軍於是督軍者題其坊曰忠義里云忠義里有潘節婦余同年友人潘潤叔母也姓應氏年二十適潘公奕三二十一生一女子二十四而公卒姑閔其少也命之嫁應氏泣曰再嫁非媛行之吾寧死也無為辱吾儒門潘也姑曰汝無兒焉守曰有兒而守無兒而嫁茲何理耶吾自矢矣姑再三曰富而守節易如窶何曰紝紡織紝可以裳衣摘蔬拾薇可以自給吾窶吾甘焉居頃之其母亦諷嫁如姑言應氏仰天拊膺曰天乎天地廣大豈不能容吾身必欲使我不爲鸞若也毋大慚於是再不復議嫁事矣應氏事姑孝姑死哭幾死不有故不出閭隣里婦人罕識其面者今九十一歲矣雙瞳炯然步履弗曳杖天之報于善人如是哉

嵩渚子曰余讀左氏傳見息嬀適楚不言未嘗不平

其忘大務小也嗟乎嫣息侯之夫人也楚子滅息納嫣生二子猶不言謂恥事二夫也夫不言細節也事二夫鴻罪也既事二夫何忌乎不言諺曰焚屋破垣美其留椽昧大小也左氏書之乃不示貶戒何哉節婦孰義磐固垂七十年可謂難矣可以垂勸矣

桊垢序

桊垢者燕泉先生雜著之一也先生十一二時以奇穎聞十九竟擧子業乃大肆力於諸經史隨厥所得即筆之或指物論變化或引古因革議時宜或破妄以紓疑或羅列以發難或闡幽以揚美或剔諸以伐惡其評品古昔人大要指小取大畧跡探心而言詩言文者雖皆見焉凡八卷合若干條大梁李濂覽而嘆之曰博哉先生之學不可以不傳也剖變析化天道明矣慮時議治政務見矣疑難述而知斯裕矣美惡辨而勸懲昭矣小大心跡分而取舍當矣宜徒傳哉是故不可以不傳也

贈范汝和序

嗟乎士之卑乎喜通而惡塞重京而厭郡邑重之者以簡以逸厭之者以劇以劳尚簡樂逸避劇辭劳慮情也君子亦若是乎吾聞君子之仕也有三責一曰権歸二曰志宣三曰澤流今夫一令閫邑之事隸焉丞尉贊畫吏胥奉行拱如神明聽如雷霆非権歸乎諺曰被褐讀書束帶行書昔蓄今施不徒讀矣非志宣乎天下之事公卿不能行于國而令能行于邑宵得良壽旦斯發令一節費而民紓財一省繕而紓民力非澤流乎君子之仕也責此三者簡劇逸劳非所計也故職無崇卑圖報是期官無内外行道為責使人皆秉車誰為御夫人皆食魚誰理庖厨人皆簡逸誰當劳劇是故君子官不擇其位范君汝和出令貴溪余喜其權歸志宣澤流也往賀之曰簡劇逸劳知君必不計曰雖然子何以贈我曰往見君試政通州儲察友嘉君果役卒慵君嚴納户頌君使民以是治邑邑治矣余又何言

送長史毛公序

夫鍾完而後鳴遠德厚而後化物故我富始可以賙人我正始可以格人是故君子之于天下德有所不

刑化有所不數必反求諸己夫撓物者莫如風趨下
者莫如水風積不厚弗能噓萬彙水積不深弗能馱
千里故人之蓄德何以異于是長史毛公積學而德
厚者也先事韓王以服帰起服拜涇王右長史吾竊
見必能成王之德也何則察心于言占來於往公教
祥符則興士於梁再教鄆城則變濟之俗再教三氏
及西安則揚道于魯于秦通為韓長史也而王無愿
為國無罷政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與爾縻之蓋有德而人自應之也公自韓遷涇職不
改昔移所以事韓者以事涇傳之道殆加焉矣夫宦
劇者專力于政宦簡者推力于學政以濟時學以傳
遠夫濟時者有限之澤也傳遠者不朽之事也董賈
之在當時皆為王傳當時之人皆惜其屈外也然後
世稱經術者曰董仲舒稱達治體者曰賈誼漢室珥
貂之公卿莫與也此顧可以內外崇卑論哉公輔王
而事簡好文而老不倦德蘊形于著述其傳遠必矣
夫

五子冊序

劉子舜卿年三十餘有五子五子皆奇穎劉子教于
嬰孺稍長者翩翩然文矣諸友喜其多且賢也皆賦
詩以贈巴子惟哲屬大梁李濂為叙叙曰甚矣子道
之重也緒祧以昭遠代覩以戒終故有子難也則多
乎多難也則賢乎夫多出于天賢由于父其在隆古
時高陽氏高辛氏皆有才子八人通聖明神不可尚
也在漢有石奮氏荀淑氏宋有竇氏韓氏聲名萃于
一門亦絕代僅見抑何自邪蓋所以防之者嚴而教
之者周也夫防在僻後時而防焉無及已教在正後
時而教焉無及已故教者愛之樞也時者教之機也
防之於初以閑其習教之於素以漸其性故曰蒙以
養正聖功也夫鸚鵡能言鳥也使雛而育之於籠水
食啟閉以時怵之則日久而言逾真夫教不可無而
尤貴于豫如此夫巴子曰美哉言矣劉子識之

觀政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濂撰濂是集乃其正德乙亥在京觀政時所作故以爲名凡賦二篇各體詩二百五十四首襍著八篇考濂爲正德甲戌進士乙亥爲登第之次年猶少作也

人瑞翁詩集五卷

〔明〕林春澤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人瑞翁集一卷》提要

庫別集類存目林春澤字德敷侯官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程番府知府年百有四歲有司爲建人瑞坊於以人瑞翁名其集未見傳本春澤少與鄭善夫游互相切磋故其詩有体裁惟存目作一卷閩抄本有作五卷及十二卷者此係五卷本吾鄉耆舊詩文集近歲零落殆盡則此書殊可寶貴子孫其永守識

人瑞翁詩集卷之一

閩中百四歲翁旂峯林

男　應亮　編

後學王湛陳鳴鶴校

五言古詩

春日出郊

行行東郭門協風盪晴暘流觀騁鶩　靜想悅情愫
窮陰逐夕潛浮陽結朝煦叢條動初芭文禽舒秀翮
玄化果旋移形運　四五往懷此時俱未慮却長
明德慎況論風期夙欽慕抱璞徒　哀操繇莫鍾遇
徘徊聊寫襟陽春藹遲暮

山行

山行遮盤迴崖側阮幽逕日暮春氣柔雲宵谷聲應
叢薄樵探輕烟澄潭㶚光瑩迢迢吳楚墟峰峦互掩映
雖云遠行邁猶足寄清興所嗟形役塲流光不可競
神理信难名貞元根所　欽此聖哲心獨與天壤並

別閩醒老

景物暢和朱繁條擢陽晷念爾方外交鼓枻下修水
修水淼以瀠湯湯注彭蠡憶陟雙鍾崖薄言杀桐子
杭志雲霞端婉孌諧知己夙契良有因遐取嗣延軌
微言滌靈襟寫悰析玄理華池漱瓊漿陽烏升海底
感此塵莽中豁然為予起玄圃蒼崖巔言接廣成子

豫章行

汎舟渡彭蠡遵路洪崖津朱光煦炎暑形役多苦辛
撫心良不愜仰懷古之人梅生就小　邈然雲霞身
翩翩徐孺子高榻不受塵清風激寰宇流灑西江濱
因之增慷慨朱絃鳴欝湮

送張順齋入覲三首

文江發桂棹寒渌飈天風天風清且迅聲入蓬萊宮
渤海無佩犢穎川鳳來雛遙遙叔世下邈然稱文翁
虞廷式敷奏去矣念匪躬

其二

匪躬念勤劬虔吉夙凋瘁寒谷晌春溫三稔勞寤寐
旋倪挽態惰春爾棠陰庇去期不可留歸期那可遲
霄漢揚休光矯首重延跂

其三

延跂如奈何私心戚如搗閱紀數弟兄睽違何草草
日余濟沅逑容光照襟抱伯樂不相遭飛黄辱泥皁
願躡凌風蹤努力馳清道

出永新溪上

吏道坐拘攣暫息覺恬曠出郭臨清渠遵流濟輕舫
懸崖激奔湍漱石促文浪廻巒隨睫移玄穹灑襟蕩
我本麋鹿群性適任疎放矧玆彌堪興色想俱幻妄
何當一振衣千仞崇岡上

龍泉公宇

遠征貴登頓曠懷舒屏營廻谿分楚碧層嶠來粵青
梧槓翳千章葍畜散四桐值玆陽景煦暫緣俗駕停
端居轂溥領庚玩流階庭神理恆心悟寧嗟梗與萍

送蔣菊巖之賓州二首

廻飆動川渚將予城之隅日南渺萬里慽慽晨長徂
玆山無猛虎楚歌懽以歙畐不廣終患賢勞獨馳驅
不見銅柱標穹然照寰區

其二

念我忽不樂感念增樹曆昔聚秋節老今別仍商清
昔聚多懽愛今別思儔侶淒沉竟難述去住重縈情
行哉俟嘉祉延竚來音聲

宿淘金驛望陳子虛不至二首

江亭今夜宿不見郢中吟靡蕪滿江綠秋浦暮雲沉
商絃忽自奏誰搆山水音起坐望牛斗悠然傷我心

其二

零落楚江客夜宿楚江邊所懽遲不至嘆息空凄然
千秋尋大雅至音誰與宣商飆起林末獨誦瑤葉篇

尹任之劉君亮出山相追信宿而別

青陽照晨景黄鳥集南枝蠢玆求友聲宛轉交相怡
伊余寡偶世偃蹇多支離所懽有同調異骸而合脾
感子遵道軌端行良靡夷游神孔曾轍皎皎不可緇
伯牙奏希聲余亦慕子期春山藹邃邃百里行相追
萬壑泯源泚千崖争娟滋陽光溢流盼神理愜心知
空山語信宿繾綣難為辭顧言崇令德行行勿復疑

金溪觀 金馬潭北水源自出羽士居之時暮游吏熵

金馬出溪潭真源隱臺觀百恠集龍宮夜光映霄漢
仙樂從天来鹿車繞山半何妨秉燭游蓬壺結侶伴

詠鶴

容從遠方來遺我一縞鶴置之芳臺前矯矯青田晩
羽毛雖闌珊風格自超逸圓吭仰赤霄清聲邈寥廓
抗翅興微風有淬雲來薄平生萬里心知汝不受縛
無乃蒙譴尤樊籠暫縻絡鷗鵬豈不偉垂天俟羊角
鳳兮德之衰四海亦飄泊為汝養脩翎兔猶翔廣莫

詠琴

昔我涉東華憩息嘉樹林敖逢羽衣叟縞帶琭華簪
云從羨門子求自崑崙陰殷勤相促膝贈我綠綺琴
下盤龜紋縠上結牛毛森揮絃聊以奏颯然太古音
雙清動寥泬行雲停遠岑長揖謝羽叟報以瓊瑤琛
携歸重愛惜清夜霜鍾吟眷我幽鬱懷豁然開素襟

松風圖

吾慕陶弘景守雌山之中遺榮挾宰相抗志游羲農
洞視寰寓曠邈無纏其胸鬱彼撐巖松颯然來天風
天風拂松枝太音下崆峒脩脩鈞天樂冥象不可窮
頹然卧其下枕石據綠桐風聲靜入耳神君與之通
北里雜笙竽五陵喧歌鍾繁聲豈不媚履轍尋追蹤
山中有真樂永言詒無終

養素軒

昔人悲素絲素絲易變移蒼黃幻藻繪綺繡媚華滋
自非抱真朴疇能湼不緇睠彼新安逸邈然山水姿
矯首事園綺抗顏輕鼎彝清泉足自潔白谷良守雌
靜言塵網內輪鞅多陵巇素心顧自脩勿使猿鶴疑

門有車馬客行贈楊邦任

門有車馬客肅衣登秋堂款接承芳訊委蛇動容光
知重如故懽觀迷相忘伊余負夙心歲晚多謬荒
樗材棄郢匠哀鳳誚楚狂遠蒙勤眷念曷以答相望
叔世競浮藻逝時紛濫觴明德未湮沒真源自靈長
靜言名教樂想像游虞唐多竅苦日鑿多岐泣亡羊
顧騁同津軌混沌歸翺翔

歐陽六一

俁俁歐陽子秀出瀧陵區炳文振五季凌厲當前驅
昌黎邈山斗異代名與俱皇皇嘉祐間多士翔天衢
正雅歛華蔚古轍猶蔓蕪典謨千載邈令人長抱吁

胡澹庵

宋轍悲南航北風不可競遺憤靖康年淚下如泉迸
椅杌肆元兇倒持太阿柄壯哉澹庵子辟立過千仞
一疏抗危言白日寒光映遙遙新州行幽馨起我敬

文文山

文山百世豪超駕龍鳳舞大廈已垂傾獨支心逾苦
胡塵昧南天腥膻翊原土崖海不旋鑾燕獄竟囚虜
柴市一從容丹心烜千古正氣凝兩間三光動寰宇

羅一峰

南服有佳士矯矯龍頭驤扶莢揚大庭吐詞動宸光
雅志輕千祿奮身植天綱一鳴遠見斥棄置無諸荒
歸來慕鄒魯藜藿亦翺翔迢迢金牛洞中有荃蕙芳
節彼一峰高秀色凌蒼蒼

百歲全節為曾宗周太毋郭賦

娜娜青蘿絲附生南澗松松枯節不朽蘿蔓榮窮冬
貞婦去所艱百齡亦寡逢百齡保完節鐵石誓初終
悠悠食檗心可以明蒼穹

雲山書屋

楚山欝嵯峨丹崖積飛瀑無乃神物鑄有渰雲來覆
山中考槃人雲構守幽獨一卷庖羲書函之以素櫝
旦暮雲興游端居展書讀神交太古前雲深蓀芳躅

西塘雜詩

碩人事考槃灌園頤素心維有莆裳榮何如蔥蒨深
芳華紬錯畛列樹敷丹林老圃豈寂寞遙遙托遺音
解一 遺音思綿邈陽晷逝載馳追此日末夕西麓含媚
姿委折羊裘逐市塵不可緇款款延三益續歌白雲
詞 解二 白雲飛央央迴影汎波瀾臨淵俯踟躕迴梁展
流觀渠虛停雲游淵洮漱石璨逝者乃如斯川上感
三嘆 解三 三嘆仍徘徊素月出東壁皦皦濯芳池漣漪
晶含碧夜氣洌以清上下寒相射神理誰與言冥心
于玄宅 解四 玄宅良自守美人事潔脩剪彼層臺蕪蒔
此猗蘭幽翠條揚素英清馥隨風流采采自愛惜無
令傷凜狄 解五 凜秋嗟履霜日夕天氣肅焜華凋無餘
森彼瀟湘玉詰朝雲雨深飄灑娑寒綠寄爾歲寒姿
懷妹娟幽獨 解六

吟風弄月臺 程大中為南安司理遣二程從游周濂溪令府台建臺扁云

丙庚有崇臺表荒陬員儀布風月邂躅耿前修

瀍洛冥冥餘　霽咏以游豁然百無心　上以揖尼丘
蹇余風迷落塵滓抱隱憂行邁尉佗壚陟止瞻臺周
睠玆風月夕宸側心悠悠

蒼梧行

我行蒼梧野湘水逝以東湘水東赴海蒼梧宥玄穹
重華去緜邈慨想虞廷風紫鳳協韶舞揖讓忘時雍
南巡曷徂倚四海吾為公蒼梧暮雲薄九疑睇閟宮
猶遺湘竹淚遠意無時終

李東渠中丞一壺亭　東渠請戍南粵構亭郭外曰一壺時游覽焉

出自郭北門修渚翳嘉林白芬夾青篠飄颻文繁陰
中有蚺翁裔潛元寄陸沉良晨展芳訊陽春愜幽尋
盎盎壺中春春余披素襟促膝聽微論撫絃動哀音
伊昔蒞西陲羌戎遁霜鐔白日忽遺照棄置南海潯
棄置勿復道履坦君子心居夷孔靡陋蒙難文所欽
緬惟聖哲軌悠悠無古今

首春登昇真岡

青陽發東軌朱曦爍嘉林出盼西崇岡悠然豁我心
涉江梯崖崿叢篠翳繁陰雲嶂古臺蕪巇吁悵幽尋
茂名遁世叟　迹邈以沉飛昇竟何處石船艤彼潯
而我游玄漢晨景逝駸駸越烏有修翮南枝嗟滯淫

題星巖歸詠卷

南有考槃者少嬰丘壑心朝騫珠海湄夕憩頂湖陰
下盼端水隩懸象昭良岑斗魁錯列峙搖光動巇嶔
中有太古洞窈窕雲霞深舊權靚遐晤爽致愜幽尋
諧茲靜者樂真想初在襟不見五陵豪車裘藏禍淫
伊誰稱八達麴糵哀酣沉顧結風雩者瑤琴嗣希音

送張年浦方伯之滇二首

翩翩鴻與燕翔南無常游物性靡有適時化迭遷流
緬昔奉光儀馳景二十秋垂翎仰騫翮雲泥異沉浮
何意圖南表俯睫藹雝週霽景彼南粵餘波濫明州
婉孌痛乖析日南天阻脩悠悠歲暮心曷以慰我憂

其二

罡水環春波晴暉麗芳芷遠此春華敷采采遺君子
君子何所之昆明在萬里紫微周躔象遐亢徹蒙汜
盛年崇令名台階不踰咫四岳登虞廷黃輿還至理
行矣揚風期永言保嘉祉

贈林覺非
丈人遵海濱頹齡抱區區美芹夙在念餘光藉桑榆
遠征事燕薊謁　帝承明廬昌言一抗疏希聲振天
衢但得裨名教吾何愛髮膚魯連不受賞顧作山澤
歸來從黃綺紫芝歌以娛
游歸宗君
乘雲陟崇嶠戀此巖壑姿丹梯駕懸瀑青林[illegible]雜綵
石門側容武谷氣嘘涼飔岸亭互意態偃仰各效奇
高首龍鳳翔下者犀象馳窮摻綖軒舉高嘯凌嶔巇
玄靈一句滌煩脾乃知塵溷間咄唶良可悲
灵源本無垢至人多形遺吾將會玄漠泰清以為期
茅山棲霞庵
大化噓至清流霞注丹液暘谷媚灵光精華濃欲滴
矧茲神仙窟真氣上相直中有茅君徒潛元寄遐遯
凌晨漱陽津華渚鍊玄汁冥棲茁靈芽從茲可不粒
神仙亦遺形蟬蛻塵寰迹看兩從三茅峰頭生羽翼
陽杔川席上
女蘿有深蔓欝欝含冬滋今晨高堂上春日方載遲

游子意戀戀慈母懷依依矧茲受天春餘景有追期
鸞車麗溫藻燕賀流新詞奉觴昌不樂盤盤娛以嬉
上以報　明主明明萬壽基
贈周受菴
海若蕩四窮凋泓不自溢百川委而東容納淼無迹
云何秋水彌詡詡誇河伯所以君子心虛庭以為宅
大受本中虛戒盈良多益春春廣運中遲貶越纖積
萬有潛希聲心齋澹無射曉言永懷姝德音崇淵莫
西疇贈張大行乃翁
撫
婁川望望禾黍斤翳翳芧茨屯依依榆柳烟
索居避輪鞅畢志在園田墟曲數來往相見道豐年
豈之濟時畧質任良自然高鳥熟樊林游魚趣深淵
委順以乘化日夕高枕眠所願既易足而況阿子賢
青雲有付托儀羽已脩騫悠悠西疇上清風今晏然
壽劉太宜人
協風暘睛昊萬有揚光熙詰旦辰望舒暮春淑景遲
天庭煥綸藻容臺昭羽儀皇覽揆初辰綵帨光陸離
迓跡鸞章賁春雨烏烏私慈顏悅遲暮令昔羅艱危

遺直甘投竄苦心從孤孳倚門懍惄惄熊丸長夜思
今晨被寵擢昌以不樂為晶哉忠與孝永怡黃髮期
贈王錦衣
玄蟬吸露葉螭虎茹月輝鵷鸞亦云鷙腐鼠甘自肥
清濁各有適智愚亦殊歸王叟執金吾朱輪擢錦衣
昔年王水部抗節干 皇威錦衣仗鉞犴猊口脫幾
危忠信我所將千金兩胡為千金抵一芥忠信寧可
虧清風薄寰宇百祀看巍巍
袁拙叟
松 明自勢鳥以慧自籠翅翅聘機若伊時能令終
守雌寶聃訓如愚契聖衷至人豈不神黯然居其蒙
袁叟亦拙者下憫末世風潛身不自衒詎識非其工
吁嗟太樸散吾將誰適從風清天下拙燄首濂溪翁
王司徒夫人何氏挽詞
周南去已遠采蘋風斯遺中幕秀貞淑蘭畹生金芝
司徒昔絶絃鸞膠續水絲朱顏理清曲鼓琴忻唱隨
王事有行役朔南慎驅馳但令裨社稷苦辛焉敢辭
蒸嘗永進慕菽水甘如飴膝前長兒女食指周寒飢
妾自守糟糠顧君為皋夔仙娥本天質塵魄難久縻
顧託素月輝永照君襟期
出守程番别金陵同志
自哂立樊姿忝窃冠裳列疎頑中遘讒遠道鶩楚蹕
嶺海蒙烟塵星霜倏更迭荷 恩賜環來渭騁舊京
轍清都流大觀良朋雅脩潔聊以息煩繁詎忍復乖
别萬里下夷荒一麾慙薄劣豈為擇地謀春此臨岐
切去去任吾生無令中腸熱
貴陽公修來促就道
佟翮趍舊林潛鱗戀故淵駕言還我里爱此敝廬便
聽松據石榻觀稼行山田烏雀喧晨曙雞豚啼夕烟
自春已徂暑混俗俱忘年吏從遠方來長跪階庭前
忽致臺府檄始覺纓組纏微官不速化轗軻仍遠遷
牂牁荒徼外長途道里徧中夜獨嘆息虛薄生憂煎
沙漠不屈武西域亦勞騫伊彼何人斯受命無遘愆
晶哉以礪鈍秉節當自堅
建昌喜雨贈王石梁使君
客行南豐道憂心惄如擣大雲熾炎曦黃埃漫枯草

不雨已三旬旁遑走村老暮抵盱江津倚樓豁懷抱
疾風自東來迅雷動穹旻飛雨如翻河欻然起枯槁
乃知王使君夜懇桑林禱詰旦走相携開尊為傾倒
十載貴勤劬夙心慕蘊藻今晨復遠征相逢恨不蚤
贈子江蘭紉永結以為好

尹少參念祖堂

猗蘭托靈根蟠秀湘川潯靈根渥以培芬華擷清馥
緬昔貽孫謀君子遺有穀眷茲振徽音無忝乃祖服
奠邂荒餘梓耿旁燭引領故山隈青蔥蔭松竹
雲深遺經昔所讀阿翁手澤存苦心良可掬
脊以延幽馨心以長自勗願言垂遠猷斯堂永不辱

觀稼

仲夏日載長時雨亦既足農人藝四郊蒼茫弥泥溽
餉婦息榆陰牧兒戲塍犢沃壤泛膏泉露苗長新綠
我時行其野登高騁遠矚念此故墟荒頗有太古俗
比屋事耰耕茅茨存汾穆翠落千山濃影倒一川綠
寓目適休暇撫景豁心曲緬惟無逸懷願賡育年祝
擊壤不聞謡遺音誰與續

貴陽貢院初夕

金天淨寥廓晴光亘埏垓奎宿麗東辰風聲肅中臺
荒服濡化久詞場肇茲開明霞爛星象皎月流庭階
鴻達丁清秋鵷鷺收羣才天祿臨太乙青藜自天來
今夕展良晤虛堂絕纖埃秉心觀人文雲漢高昭回

野田黃雀行

野田禾黍熟黃雀鳴喁喁農人銍禾黍婦子嘻悠悠
歲時力作苦今晨逢有秋東家聚囷廩西隣驅馬牛
蒼穹仁雨暘無愆尤蒸豚報田祖村醪招我疇
猛虎窟下無毒蛇秋輸租入城府山行何

山行

山行多險巇扺轡慎驅馳七盤駭峻阪九折防崩坻
矧此駑馬安側足望修途局步不可展迍邅復臨危
蚑蟜噴毒霧魍魎潛相窺雖秉忠信心蹇蹇修誰為辭
履險知自戒遭蹶知自持陽烏日已逝末路安可期已
矣勿復道振衣歸武夷

人瑞翁詩集卷之一終

人瑞翁詩集巻之二

七言古詩

軽車行

軽車超軼鼓千里千里應從咫步　但得當途著脚
牢　是康莊平如砥宦業何曽有　大周道從来人
所　抹飛去、騄駬　追蕭曹遠步伊吕富貴
而　矣

客為予言有從事繹寃獄数百作此奇

君不見漢庭陰隲有于公悠悠千載留遺風蒼鷹乳
争擊噬東郭韓盧竟雙斃栢臺從事廉且明稱寃
数百得回生臺傍春風吹柏柏臺上雪霜頓融繹請
君從此大門閭異日堪容駟馬車

贈林司課士達

遨遊南復北居懐磊砢與天白私門碧草春晝
長公帑　閑梁無犬吠喧嘩賈客有船来

絡繹陽城撫詩集　陶侃憂勤分陰惜杦棘何
鷰鳳果康莊會騁驊騮迹

聊城禦寇

百年海内謌太平潢池赤　子弄兵白日豺虎嘯
横敢撑螳臂侵聊城城門晝掩断人行吴航老子官
位軽揚眉殺氣當轟鳴高談直與府君評運籌整旅
宣天聲兇徒宵遁無留營妖氛迅掃天日清西門武
弁談豪英高牙大纛誇身榮一朝聞寇落膽

重九前　日過鄭継之艸堂相携登于山

龍山風流迴千載此日抱病先登臺穿雲步出艸堂
外叠磴旋曲踏蒼苔小亭花砌滴清茗蕭疎拂樹西
風来坐聽少谷語奇怪神氣飛揚歷九荄武夷方巖
直咫尺更渡弱水遊蓬莱羲輪廻馭燕山頂片雲未
散令心哀顧携少谷向陽谷扶桑枝頭掃氛埃明
細把茱萸看健懐已對酒中

旱稲行

南閩六月旱　瀰黄雲霞平陸老農暴暑走腰

鎌灑汗沾　苦矣　日暮妻孥載稻歸官租私債併
催促只今一日無飽餐豈待五月糶新穀高門老吏
橫索錢誰知此翁食不足何當未死見依者擊壤由
由歌鼓腹

春雪

玄陰欝積何大深仲春氣候仍蕭森連朝苦雨凍復
結漫空飛雪寒逾侵豊年之瑞且未見窮簷破屋何
能禁只疑太陰不得令玄冥過爾爲滯淫旅征客子
走萬里欲　未能憂傷心薊門天遠鴻雁沒側身生
望淚沾襟

竹崖

瀟湘春雨龍孫蟄撐秀丹崖森戢皮薄烟噴霧飛翠
濕暈漲空中濃欲泣崖下茅茨隱修真洸灑淋漓可
不拉醉來擊筑歌紫芝萬壑風清天籟集會須長揖
王子喬飄然千仞之間立

雪夜吟

城頭夜柝不停擊窓外寒光搖白日五更童子啟柴
扉階下雪深已三尺客子偃臥眠未安布被多年不
禦寒呼童掃雪烹　茗熱來滿啜洗肺肝肺肝焦枯
愁思遠西望美人去不返美人何爲天之涯關山寂
寞歲將晩

六里屯行

策馬上東門行行六里屯松栢連阡底丘壟幡幢耀
日羅祇園莪碑浪揭生前富華屋宜樓殁後魂問是
誰家蒙塋地當年聲氣揚天闕天闕高聲氣豪古來
惟有一死無人逃　年烜赫今何在野風日夜吹蔾
蒿君不見　虎狼橫四海趙高一豎傾胡亥
白刃入齊宮頃刻肌膚成俎醢君不見東京中人
群起自杷門生戲天子黨獄株連炎大微袁曹一麾
碎腐鼠遁來楊歷東海邊陵谷市朝多變遷力鋼兩
山猶有陛何須石槨爲三年玉魚金盌不終秘可憐
白骨黃沙田郊原寂寞日色曛惟有白楊含暮烟

石川歌

巨靈劈破蒼崖壁萬頃玻璃瀉寒碧澄澄潭影清人
心滿地嵐光濃欲濕新安阮翁事清修漱泉枕石多
春秋翁老乘雲上天去晴川白日尚悠悠石川主人

孺子慕拂石臨川悟真趣只今海内多風塵有君洗
耳供遲暮

逋客歌贈方坦翁封君得測字

姑蔑之墟有逋客貌如姑射毛髮澤朝搴木蘭歌紫
芝夕下蒼厓餐翠栢夜半沆瀣溢淋漓汗漫之中長
栖息棠陵少君文章伯天上恩光下蓬蓽山中逋客
生光顔咲把烏紗岸白幘烏紗亦足榮白幘還自惜
君不見燕山俠與儀又不見眉山轍與軾古來名家
不漸泯少君忠孝聲華奕棠陵山高増色棠陵 日
不測願言逋客長葆真山高水清無終極

竹齋

吳生清標不入俗蚤結茅齋種青竹春深風雨蟄龍
孫滿地蕭森簇寒玉晴窗素月明枎疎凉飈拂拂時
與俱開窓露坐天宇澗灑然身在清水壺黄陵廟前
雲雨黒瀟湘江上波濤白歳暮不覩鳳皇儀岑寂山
齋見物色

題林汝桓胥儲畫障歌

次峯堂上畫屏攡刻曲藤膚光彩動畫師拂素洒丹
青滄海分明來禹貢次峯憂國心忞忞畫師意態良
有神南出江淮北燕趙稲梁轉輸多苦辛千艘萬艘
雲涌集蝱蝱帆檣森列戟潞津洑渚揚飛塵轆轤軋
引來絡繹大車蕭馬鳴小車費人力登之庾廩疲佚
億司農會計垂襟帷漕官倉吏走趨役從來稼穡皆
勤苦太倉一粒民脂膏萬里江山入咫尺披圖覽畢
吾心切只今發食不可去但見鳴鴞黠鼠白日穿梁
廡窮荒下邑多餓死何年一撲鴞鼠空坐令四海回
春風

出城毬花菴亭

蔟蔡古道出平野菩提何代間蘭若早春任郭正汁
融息馬入門潯瀟洒相迎任杖老浮屠自言世家南
山居身是浮雲不住相從來四向心地初香風搖落
庭枝影童子瀹茶吸春井酋浦深坐聽談空頗覺塵
襟發深省我知疎嬾宜山林蹈跡樊籠非素心翠旗
山前海月白霧源洞口烟蘿深君不見香爐舊社白
蓮開未負淵明歸去來

觀射

城南苑中春色綠主人邀客浮酥醾花間錦綉𪾶紫
騮堤上華樑設樓鶡黃金臺下王將軍長身壯胆干
青雲笑談運肘引神膂氣如食牛不可羣潞陽驄馬
白面郎亦能左挽五石強從容控彊兩山立控弦撒
發人堵墻一發俱穿𠂤豹侯再發再中侯之央鼓聲
逢逢振大䕺日色炯爍回精光乃知驄馬文武客當
道豺狼避顏色將軍將子亦能文射策金門曾第一
穿楊之手舊所聞以茲角勝真相敵我生孱弱雖刀
柔桑蓬之志若未酬見爾精神覺飛動恍惚

旻遊援弓挾矢亦躋蹬雖囊經首逞確求中原未得
高枕卧只今邊塵亦多故二人致力終無負吾聞茲
藝德之輔從此來觀矍相圃

檍野篇為祝員外賦

檍野子居峨峨之間峨峨山緒幾千里劒門月映㧜
九門螢叢開國家逢封懷中有沃野雲彌漫遺此靈根
種種之青泥盤遠令蜀土擅此檍木名蒼雲翠幄華
滋蕃但見林霏野色遠意不可極浮嵐濕翠噴薄蒼
旻寒吾聞茲木地所敏三年合抱葱蘢擁小枝足

椎大枝足梁棟梗楠梧梓名爭重檍野子種檍于
今何許衡茅一室誦羲文風月四時作賓主寧荔上
高原擷蘭下芳渚興流滉漾百花潭氣豪高壓三城
成通者移根天帝庭十年已附明堂柱乃知世之傑
人烟霞木石終不可以拘兮淵珠崑璧會當有奇遇
君不聞莘野耕雲一匹夫阿衡翊戴商王謨又不聞
綠野林中一艸堂裴公投老老中唐丈夫出處関天
下古人所就非徒者吁嗟手千秋百祀復何如當聞噴
噴語檍野

正月三日風霾

白晝黃沙飛終霄疾風作沙飛漲大濕如雨風作吁
䨴翻海濁長安十步不見人破屋夜卧欲摧落歲陽
載動春事微何意乃有風霾忍玄冥無亦過其曆積
陰不散東風弱長安客子抱病愁旅魂躑躅若飄泊
君不見周王感悟風雷驚商家桑穀還中興風霾一
掃鄉雲生

哭歌行

下馬披短衣逢君哭絶倒是誰短長云醜好形骸爾

我竟何如人心相忘何不早我生焉知爲我生天地委形非有情放浪形骸天地外泰山鴻毛何重輕布袍春深白日照仰視太虛發長嘯我今忘我亦忘人我亦擬算一大咲

長安甲第行

長安甲第高連雲東第西市爭華紛朝橫牙纛暮歌舞僕斷一旦傾邦君眼前氣燄未十載桑田洶湧成滄海珠貝如山入 帝宮肌膚頃刻爲葅醢樓臺冷落庭院空高門扃閉生悲風生時千乘與萬騎死後不見應門童吁嗟金張勢未已又聞許史縱橫起朝求東市第暮求西市宅一朝第宅更新主春燕飛來依舊喜嗚呼太行之路能摧車後車踵々仍奔趨從古豪華竟爲崇五陵金谷皆丘墟五陵金谷皆丘墟長安甲第不可居

送戴將軍歸鎮東

玉融海東山嵯峨將軍少年學丘軻今時將子能知文武人之中猶足多迺者 龍飛正宸極褐來走馬登 鑾坡殿前指麾親授閫海東坐鎮無揚波居不見邊塵通來未息戈 朝廷側席思廉頗腰間寶劒常淬磨

贈蕭畫師東遊

扇頭金粟影微滅僧繇摩詰皆塵土古來能事馳丹青意匠心神不多数蕭生抱藝江湖間揮灑飛颺力追古往者 先帝宸遊時行宮召見登樓橋承 恩詔賜大官食拂素揮毫雲烏舞通來燕市走紅塵寞心長在水雲澌水雲變態天机存漫說良工心獨苦

居庸歌贈張心齋侍郎

居庸城堞摩青穹關門踦峙扇豹雄千崖蕭蕭響戍柝萬木惨惨回悲風上谷雲中出三輔北門鎖鑰金湯固飛峦峭壁蒼翠寒迅湍驚濤雷霆怒憶余昔度關頭雲邊烽初息無妖氛兒童走卒手加額爲說潞陽張使君往者 先帝事西巡翠華晨渡榆河津六軍腰橫白羽箭八駿身被金龍鱗駕言遥遥向西指使君閉關不肯啓赤心獨把逆鱗批勁節直作神羊觝群小口噤不敢言乃挽六鑾回東轅使君六月霜風冷即今凛凛橫關門居不見朝廷有道單于款

木之監猶未遠穆王馬跡窮崑崙千載祈招徒懇懇
嗚呼張公之力能回天況當攬轡澄九垓吾將望爾
於泰華之山巔

呂梁行為郭淺齋水部賦

玄圭錫帝開神功呂梁懸注河為東淜騰氣怒神鬼
色噴薄力動黿鼉宮乾坤之中此奇壯鯨濤千古相
摩盪徐淮簸蕩咫尺間日月黯黯空濛上通來天地
呈河清水部況有林宗名馮夷受命走擊皷河伯俯
首來吹篷三年不但舟航喜比屋猶知俎豆美數椽
飛構碧山阿六籍雲聚青衿子此鄉曾是一荒墟只今
欻化文儒都道源春含洙泗脉奎光夜照驪龍珠
君不見呂梁之水日夜流呂梁書院留滄洲水部之
名應不休

藕塘行

玉塘滙注天溟水浴水芙蕖淨漣漪芙蕖之根含太
始霜肌冷脆伏泥滓云是泰華峰頭玉井裏奇種移
來歷多紀茁芽乘陽擢修莖卷葉揚暉孳翠蕤奇
葩絢日耀丹榮皎如龍燭騰光起涼飈奐颯凝玄陰便
歛眞元歸根柢葉華榮悴良有時此根自蘊生生
乃知芙蕖之根原是造化樞塘上主人意氣與之俱
年來厭入聲利途堰塘種藕聊自娛豪華波蕩枉馳
驅安身立命還吾初濂溪周夫子愛蓮原不迂溪頭落
日滿庭蕪祇今誰是濂溪徒藕塘為爾重躊躇

東溟歌

扶桑浴日天之東萬流淜湃咸朝宗望洋渺漫不可測但
見喧濤日夜聲琤琮馮夷擊鼓海若出風霆燗爍弁
蛟龍有時風恬波靜日彩晨上下一碧光溶溶
東溟老子氣亦雄玻瓈萬頃羅其胷晦明変幻已飽
歷冷熱無故心何容云將一葦航而東蓬萊方壺或
可逢琳宮貝闕千萬重會當高揖羨門翁浮游元
氣於鴻濛

卧分亭 方榮陵歸春乃為築亭居之

蟠姑茂兮峯嵐孕靈秀兮神手煥彌文兮耿元登秋
臺兮翱翔肅簡命兮行湖湘奮擊鶻兮走豺狼胡倦遊
兮歸故鄉聽吹篪兮築山堂洗耳兮泉琅攬翠兮山蒼
嗟汝欲晦兮聲彌彰恐茲亭不穩藏

渡淮

長河五月南風健挂帆颺出淮陰向暮雲隱隱翠陂陁為指下邳天外見關河枕帶遙相連緬想英雄殊可憐王孫漂母古城下老人孺子圯橋邊胯下之辱何足恥博浪空椎志未已一朝崛起乘風雲蹙項滅秦指麾裏漢家赫赫張韓名功成自古難持盈飄然高揖赤松去悲爾沉寃走狗烹往事浮沉已陳迹悵望千秋三嘆息推蓬起坐月明中萬里波光照顏色

田家行

五月南風大麥黃淮泗諸村生事忙老翁哺孫婦走餉日晡總桔紛登場前年黃河洪水漲室廬渰沒死未葬今歲聊醫眼下瘡月明對客携新釀

送高南波節推廣州寄懷張菊坡

驌驦飛塵走燕市揖來再見南波子霞成一別十五秋憶携菊坡北山裏清商對爾拂朱絃澗濤忽落風松巔襟袖飄飄路溟渤麗藻爛爛飛雲烟只今恍然似一夢再走風塵笑須洞漢署嗟予齒髮衰金閨英爾聲華重爾今仗節五羊城皐謨懶懶哀矜情經萬叅正須用法律三尺候誰平君不聞于公高門容駟馬蒼鷹乳虎何為者踟躕白鴈秋風前感激黃金古臺下相逢豈忍復相違問君赤霄何當歸明光側席待賢俊故人遲爾生光輝人生聚散亦何有胡不停車飲我酒南還若見菊坡翁為問矩節今健不

遠別離

遠別離今晨豫章行長安不可留燕昭古臺久蕪沒春艸萋菲風颸颸黃金不復見駿骨無人收鄒衍撫膺霜蚕隕漸離擊筑天為愁我生不得逢姚姒獨抱將安適狻猊當道以磨牙鳳麟矯首而深逝白日暖暖吾心憂閶闔九重竟深閉惻惻抱關去聊向豫章行匡廬五老攢峰入青漢康郎彭蠡瀾湃狂濤鳴吾欲登高騁遠兮豁心目清泉白石將以滌鬱鬱之餘情偉哉展禽子小官不自卑陶令未歸去折腰且莫辭遠別離何為悲丈夫轗軻須明哲君不見豐城雨龍劒神物復合還有期

汶上晚眺

汶水湯湯下齊魯晚風眺望河之滸中天獨有尼丘

山管晏培塿不堪數家臣何足屈高賢費寧視之
腐鼠只今汶上高風吹吹下層空掃塵土狂夫落魄
泣迷津側足停訶淚如雨蒿荻叢深鉅野湖星河影
動牽牛渚泰山咫尺梁父平更上日觀峰頭望寰宇

別馮東沂太守渡彭蠡湖有作

岩頭扣罷雙石鐘餘音遠振雲開松長揖故人下彭
蠡北風高挂南飛蓬青山陂陁露鼉背白浪噴薄愁
雲容飄然中流縱一葦颯如風雨奔蛟龍長安逐臣
正憔悴興來向此情尤濃楊瀾左蠡相激蕩大孤小
孤當其衝沅湘下注九江水星纏高臨五老峰銀河
瀉下一瀑布香罏紫霧飛蒙茸太空逍遙送遠目入
極滌瀁羅吾胷蜉蝣已在氛埃表江湖豈惜流萍蹤
袖中莫邪忽亂動斗間燗見光芒鋒

贈支醫士

種杏仙家湫何許天上白榆森可數岐黃真意久支
離葛許丹砂亦泥土伊余抱病投荒城秋風搖落旅
魂驚新荷烟火不堪植脫屣鯇桓非無情支生老去
肱三折時後仙方已參徹何當滿酌流霞津漱我迴
腸百憂結

哭妹

去年別汝出門日憐汝多難憂徬徨今年荒城聞汝
訃値我遠謫心悲傷高堂永感同胞盡秋風慟哭摧
肝腸

十月望夜小堂散步

寒空輾月流素光落葉閑門驚早霜南還客子滯一
方步蟾惻惻巡廻廊西風欻作北風涼城上啼烏亦
徬徨青山遶屋非故鄉舊巢長安畫省堂香罏伏枕
遙相望可憐衣冠罹禍殃灑淚扼心內傷十年皮
骨空奈忙時艱性拙悲欲狂仰看星宿多殊光大白
忽在南斗央臨時避地聊徜徉

歲暮行三首

歲云暮兮駒隙馳寥天慘淡兮同雲悲閉幽谷兮棲
畢枝倚抱璞兮莫我知若蘖食兮心煩思嗟我有生
兮胡支離望知音兮子期

其二

歲云暮兮群芳摧空山峭僻兮猿鳥哀叢桂委兮

蓬萊望不見兮黃金臺感良辰兮鶯逝顏嗟我獨處
兮心徘徊顧美人兮終懷

其三

歲云暮兮玄運幽雪霰交墜兮風颼颼感凋敝兮鶺
鴒裛望故鄉兮碧山丘鴻鱗杳兮道阻脩嗟我未歸
兮心懷憂返初服兮何求

黃龍回途宿兜率寺觀壁間禪偈賦此續題

洞賓已去趙患老黃龍野蔦蔓瑤艸閣黎嶺上雲渺
漫何人更識尋真道山家神物不可留深泉豈復藏
吳鈞誰道白牛竟多力乃甬得之經千秋嗟余轗軻欲
何往一粒真丹愧未養昨歸黃龍兜率眠恍忽似覺菩
提長古今賢豪玩世情往往有托逃其名君不見張良
亦從赤松子遠遠公曾結陶淵明

修江秋意送揚州幕

黃龍山盤紫雲裏山下轟泉六百里 潮騰飛雪注江
潭艾子城邊淨漣泚楚之天昨夜生凉飈吹入 江樓暑
氣消庠津渡頭月色淡旌陽峯頂劍光搖扁舟桂帆
下江渚蓮幕飄飄渺何許南游吳句謁司徒北上燕臺覲

明主策蓬逢豈止徇功名民生國計誰為情不見昔人
謌靡鹽鹽騑騑駟牡勞宵征嗟予萍水相逢地舊是
玉皇香案吏抱璞空悽下子悲操絃會見鍾生高爲
京車馬多豪賢鳴珂紫闥簪騈闐君去相逢如問
訊夢魂還繞御爐烟

滕王閣陪羅汝延張濯之二郎伯蔡毅之節推

聚宴漫歌

洪都城頭矗飛閣朱甍鳥革參寥廓上有雲旗日馭
之翩飛下有鼉宮鮫館之憤薄彭蠡波光搖綺疏匡
廬翠霧沾帷幄戎時泛棹洪崖津塵緻未得紓愁襟
只今詞場嚴譚討於携遠騁怡心神張筵彥羅林之英吾
鄉蔡子尤清真與爾十年海內舊兄弟豈是尋常
萍水人嗟余獨轗軻飄轉江湖濱相逢一抵掌意氣
俱崢嶸狂癖禰衡笑如昨知心鮑叔誰相親君不見
詞人骨已朽帝子迹亦陳登高弔古空悲辛惟有庾
公南樓興不淺范老岳陽憂未伸請君對酒聽我詞
一闋清商激烈橫秋旻

螺川逢黃子忠

碧螺山前天色晶江風颯颯江水明兀然依梓發孤
嘯忽雨扣舷聞欸聲十年故人一相見顏色風塵感
時變履席各敘今昔悲落日相看淚如霰昔君風采
動中臺車輪輾向都亭理南默以來豈嶸屼百折之
後還崔嵬通從何歸氣矯矯瘴烟漠漠嶺之表肺肝
元與鐵石盟豺狼尚避風霜曉全亦被斥來江湖航
髒與世捩相迕朋足猶懷楚山辟鼓瑟不羿齊門竽
嗟余與君俱落魄把酒江顚慨今昔直弦曲鉤安可
論雲帆泝沿謾於邑君才豈終淪 父蕭只今白日行
青霄會須鳴劍一抵掌共指扶桑銅柱標

元日陪周善卿夜談小酌醉中走筆作山人勸
酒歌

今晨何晨天氣新東風拂曙流蒼旻廬陵青山繞客
舍相逢却似山中人居居東吳下我屋閩海濱海內十
年舊兄弟邂逅奔走長安塵長安車塵笑倥傯從
來矩步難為困浮沉未足悲離合祇如夢山人送我
酒且酌與君共從此同消萬古愁清風明月到處堪吟
美挂君觴再勸君酒新年今日迎舊年昨夜送與君
對酌豈尋常莫負酕醄春滿甕平生意氣亦飛颺羨
君已是朝陽鳳孤燈照見霜雪顏雙劍忽作雌雄動
吁嗟皐夔能見兮黃綺鴻冥步兵空向窮途慟伊誰
天壤名爭重

悟山行寄陳子虛

悟山子居斌崗之陽珠浦之上青嵐飛翠八百盤夜光
濯影三千丈上原搴荔下采苕獨立飄々不可伉秋
鷹首整凌霄翰神駿挺立當天仗碧山野人負骯
髒玉京謫來混塵鞅去年傾蓋天華山形骸聲欬即
相忘今年鼓枻澄江津意氣留連盃飛客大雅不作
吾將哀淸廟何人繼絶倡青眼高詞泣鬼神青山為我
色惆悵於手眼中之人吾子望

真君山

玉臺積翠神仙苑艮岑蕭颯天風晚高閣飛臨華蓋
寒晴川俯視黃圖遠趨來不見旌陽君小瓶潴水滄
瀛滿鷲濤落澗松風長林端倏忽啼猩飂千石無人
萬壑哀一身飄泊何當返塵緣老眼不須猜仙賞莫
心未應損武陵誰復問漁郎天台那得覓劉阮玄圃

滄洲望渺茫看青白雲歸混沌放逐餘情若未消獨
立層巔懷倨蹇

送張晴川北征

南浦見晴川桃花春水發長風挂席浮千艘餉輓飄
〻出吳越潯陽北望雲瀰漫起看萬里燕臺月燕臺
月照畫省堂我昔曾飄鷄舌香香爐伏枕夢魂杳李
白狂歌遊夜郎因爾壯遊重自感臨岐慷慨贈干將

浣溪行贈范師舜憲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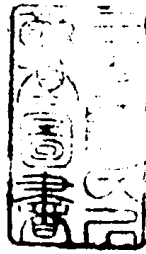
吾聞蠶叢之區岷山屹立嶢峨而蟠紆天標占莫西
南極坤維橫絕金隄壚中有靈源滃滂兮奔為長江
幾萬里東入大海投尾閭岐流西遶錦城陽洄洑瑩澈
涵清虛何　神僊向此浣出百花圖遂今續紛絢彩遺
跡留成都吾聞山澤本通氣光嶽精粹亦相符岷江
源流秀天地浣溪無乃靈之居真文自有會神僧
胡為手浣溪子范大夫溪邊蔣詡逕溪上孔明廬
朝臨激石夕翫游魚翱翔今古天壤與俱意氣瀟
灑出海遠風塵不入聲利途爾來名動承明廬澄清
波蕩流江湖江湖迢迢餘未足有所思兮返初服祗今海
內多焦枯渴者望爾滿其腹嗚呼丈夫出處亦有時
坎止流行毋自踽浣溪清且泚可以洗君耳浣溪泚
以清可以濯君纓洗吾耳兮靜自聽山中露吹鈞天
鳴霸圖王業不足驚濯君纓兮君且行彈冠振衣達
休明廟廷簫韶賡太平要知在山泉亦清出山泉亦
清江流東到海其源長自澄噫吁嚱於泥黃滓容
易侵我欲源頭浣我心浣溪之水流何深真源與爾
遙相尋

北山歌贈龍光

北山之下山遶迤山有木兮木有枝繁陰年來被廣
野衡門可以安棲遲君曾涖邑鳴絃歌河陽春暖落
花多君能出奇破吳楚亞夫幕下籌樽俎霸王之事
何有哉北山移文不須猜淵明且醉東籬杯

清狂歌贈郭詡

我昔　遊娀姚山山中松檜吼風寒言訪陶皮舊石室
萊葹鬅〻摧芝蘭夕陽下山發長嘯山前狂翁向我笑
巾舄飄蕭鬢髮皤古顏不入流俗調狂翁由來清且
狂傲睨一世遊戲貴與酣頓[illegible]失天壤濶意到獨擅

丹青場丹青淋漓走神魅天淑幺麽一棹劈晴窗貌出
山水姿散地欻起烟霞势憶昨西昌出郭門狂翁適
來攀我跳行然邑子走塵市古風汹拶驚猶存我
本 客三載江潭行偏側乃知仙隱自神奇
猶向風塵能物色西風吹我白苑裾欲尋初服還吾
初相看便有蓬壺意狂翁毋乃陶皮之徒歟

人瑞翁詩集卷之二終

人瑞翁詩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九日西峰寺餞胡庸齋之南都視乃子職方用

青山俯平野古松颯天風祇園雲深直簇飛閣登臨
在蒼茫中况值清秋菊花節東籬開遍黃金叢
文雅合賔從長楫山壚屠老翁老翁商顏更瀟灑
高独挂文江蓬文江飛蓬向何处秣陵秀色横烟 伯
子玉堂第一仙南領香風飄廣署兩都已重班生詞千
里長懸仔子慕紫金山氣鬱岧嶢炯炯萊衣迎杖
屨天華迥客嗟滯淹菊花照眼題高三度酌酒動居聽
我歌山風吹散青霄霧吾宗司馬小泉公寄言牢落江
湖暮

慈竹引為呂明府壽母二首

中庭六楹浮初陽香雲濃郁飄北堂北堂一慈竹今

文江之水深莫測中有神龍蟠窟宅江寒、歲晚潛幽姿
漁子鮫人不敢進領珠有時吐夜光雲霞灿爛生顏色尺
不見江潭一日風雷生頭角乃爾欻崢嶸試展此畫還　比
驚心悲變化升天去霹靂天門第一聲

古梅引為罗慇菴太宰賦

吾聞傳岩之野有古樹槎枒糾蹊偃亞而輪囷蟠根下結
坤吴秘虬枝上軋元極神云是傳岩築夫手所植寒、姿歲久
犖蒼旻玄冥雪霰百丹橘香葩孤潔凌霜日晨化工完
其實雨露滋其津傅岩兆奇夢應世真天人來之入調
商王鼎和羹甘澄流無垠　人間始識有此樹萬木
不敢爭先春一從氣化隨箕尾傳岩寂寞生荊杞漢鼎
何人調鹿羹未云旨無雲佳實紛泥滓漫山但植桃與
李吁嗟乎碩果不終食生意夫何如通來三千六百歲矣
羨芸秀西罔湖太罗仙人造化手植根卻傍湖水隅木
偶枝疏綫書屋清芬遠播関瑣琚一枝先吞百花魁
風雲萬里先扶輿黃金臺上三千秀採花高揭承
明庭情昔玉堂盛文藻風期香結蓬萊島遠意情
含太液波飛英浮照明光驂時行梧山款款来追随

青郊之原意不極草茵夢幄宰委蛇披襟对箕踞
豈復知有塵棠麋二儀清濁見太始万象今古比榛
粃霸圖王業存細事真吳一點何須疑君不見川上之嘆
應如斯魯狂鼓瑟鏗浴沂藴門長嘯振林木南陽高
詠梁父同達人放身豈步躡天地委形徒須斯人生轗軻
若不樂何為吾來坐自愁青郊之原青不绝且復與爾
寄江蘺

中元砥柱图歌

張侯鼓舵彭蠡湖示我一幅滾滾圖披圖展玩思　忽
恍惚風雨來須臾良工妙態存神理此亦當湖濤生筆底
非從海上覘蓬壺那識人間此山水崑崙磅礴天之中下
臨萬頃黿鼉居狂濤奔激日夜鳴吼砥柱当之何其雄
作如大君垂衣神武端冕巍巍居九五之居正笏立其前力
挽頹波殿寰宇嗟予對此心茫然昔时飄轉江湖邊
半生有懷嵲屼百折未敢愁迍邅天日临明自有象何
用愁歌苦惆悵張侯北往寻河源道余侯海心猶壯
飄然已在千仞之崖上
畫克

涵汪洋少石一辰擊鏗然鳴鏘〻越人寶之獻天府金闺
次第登琳琅鳳期雲会俱翱翔郁南江湖天一方鴒原
何处遙相望　聖人五載御宸極諸邦述職咸來王甸侯
貢琛款塞至但見金声玉振填篪合奏声洋〻歡合
殊未已感別復徬徨胡為手悲喜之交集無乃經年芳
艸章夢於地壞地壞願毒遲芳艸碩春滋悬愛岂不
冷聚散無常期尺不見古人席珍不自衒　鳴為天下
奇一鳴百獸舞再鳴鳳皇儀三鳴天地鈞調寒暑時天
生奇寶為世用豈為尋常離別兒女悲鳴呼三石元
非　萬安匠眼猶知之

送王汝化北征

祝融峰前江月皎郢中白雪知音少請調高動玉壺春
瑶琴遠度禾川曉與君邂逅天華城夢寐三年遊紫
清清廟朱絃久不作為汝再奏升天衍

青郊燕誌贈吳周晦

廬陵郭南山逶迤青華洞口流華滋華陽春遲山色
迴蘼蕪散綠含葳蕤澄壇紺碧清漣漪塘上主人愛
自奇意氣飄飄豁溟渤心神舞蕩間雲逵凌晨邀我

畢見帝於變陵谷懷昔　高皇定寰宇親王玉牒皆茅土
天潢流派毓灵長麟趾國風播終古適來覆轍何相尋
令人三嘆心悲憮前有猖狂漢庶人後有魍魎寧化豎
癰仙不解貽喜謀遠用孽濠猛於虎王門千乘豈不
崇朝為染指窺金釜鷄豚搜索哭茅茨舳艫叫突走商
賈蛾眉奪入歌舞臺戎旅半集逋逃虜權門結賂擠忠
良軍帳椎牛咽笙鼓自矜叱咤風霆生觸轍使作螳螂
怒豈知　宗社威灵未可移黃图自有金湯固汲黯未
寢淮南謀亞夫一舉收吳楚居不見安慶城中星　飛
狐群神魄浮江歸王家渡口赤幟起吕滄失色沉江底
故宮雪焰漲天紅滿城焦土通飆風洛河一夕蘢移空
祇今西江之上但聞孫許之烈陽明功

三石篇為四明陸少石昆季賦

吾聞四明山乃在東海陽玲瓏虛朗上與日月星辰通
灵光瀛海巨鰲露金背洞天玄竅開玉堂灵根秀
衍香雲島滄洲碧石玉浮高岡孕灵産出三奇石皆是
崑崙硊清廟之琮璜石樓飛攢直並雲起石溪澄辟

芳高枝嘰嘰鳴鳳皇瑶池流觴泛紫霞菜衣小兒躍麟
車斉歌楚舞讙且譁願得壺宮日月遐

其二

河陽桃樹花滿枝春風早發含惠滋麻姑明軽鶴帔垂嬰
星燦燦光蕙帷瑶池流觴泛紫霞菜衣小兒耀麟車
齊歌楚舞讙且譁願得壺宮日月遐

送羅邢懷之京

涉江洲兮春草芳思君子兮手採忘擷杜蘅兮不盈掬
汎蘭槳兮遠予將從大椿兮崑丘上危九土兮含患
光附枝秀兮足梁柱清蔭兮凌穹蒼公子　遊帝鄉
排閶闔兮琳璆鏘鏘江雲兮惆悵杏故園兮遑遑吾將聽
鳳鳴於赤霄玄圃之上奏世音以洋洋

寄庶人故宮

君不見豫章城中闤闠旋甲墟莽然一平陸丹楹剝落
朱門扁可憐舊是黃金屋雕甍翡瓦飛寒灰珍石
奇花轉轉轂移黛消沉野草迷館娃香徑蒼苔没
階長瓦礫雜類垣風雨啾啾鬼夜哭曽聞底末底遊姑

草雨拂鳳臺雲北拄華蓋葆黃鍾淑氣動八埏群芳藉一
回枯槁夫何為手閶闔雲湧知不可以久處兮歛華歸向
湖濱老只今海內滿霖雨側足焦原盡愁苦兩丘曲棘
樗櫟安足数鳴乎傳岩老鯀天地間佳實尚能霜風古
定須再薦鹽梅甘調爕黃金釜

題南極圖壽楊几川乃翁封君

青城山頭騎鶴翁排雲飛下江陽峰鳴皋刷羽六十載倏
然物外生清風岸前東走岷江水学字洄沿苑成几山川融
秀與氣橫橫清標乃有几川子匪　緋衣出神都五馬龍
驤高剖符千里山城無佛　江浦多遺珠今秋述戝
天王府早晩星軺歌麻鹽鶴峰翻入夢中青遊子不遑將
父母白雲渺渺狀公思彩袖遠遠菜子嬉小陽春色生華
渚江光上燭天之涯我本玉皇香案吏謫來几下為兄弟
去年拜翁紫鸞書今年献翁玉朮餌昨夜掀簾觀太
清西方忽見老人星云是南極应世出光芒長照峰頭
青鶴峯遥遥青不了南極庭庭燈光皎君不見今時畫
師稱小仙貌出老人独兮晩我今為君致之䕺叢之
山凛

碧潭行

龍江之潭龍所宅澄泓滙注幾千尺歲深龍眠不肯起江波淨晦靈跡山色蟠紆結翠濃天光滉漾搖清碧潭上舞龍人不識漱泉臥枕潭邊石朝來洗耳夕濯纓一曲滄浪意自適居不見渤澥沸騰尾閭泛溢波濤噴激何時平使人對此凋顏色

梅嶺行

昔我夢南遊俟駕蒼龍虬飛度白雲峽梅花正香幽今晨驅車出南粵大庾山前見突兀陰靈羅裂衣洞響青衣猿夜不聲蘿搖古月盤紆鳥道颼飀聲兩崖嘯風雲出沒山坳古樹曲槎牙南枝向人花正發停車小折香風寒始覺夢中事恍惚猶昔尉佗舊土封今茲海國鳥蛮風山川來時日改觀開元乃有曲江公曲江神力排山壯朔南孔道遙相通入宋以來瘴未歇遷臣遷客何多多英州別駕雷州戶惠潮亦竄韓蘇翁萬里溪山來落莫千年意氣皆豪雄我今復從包孝肅度嶺更向端溪曲嶺頭梅白近含春溪上水清還可掬祗今海外稱勝遊白日遠遊南山谷不須惆悵悲遷逐嗚呼不須惆悵悲遷逐

羚羊峽三首

羚羊山前風色高羚羊峽口江怒濤長年移棹維江皋青山白水亦相遇客心共爾同蕭騷

其二

歲暮我行嶺之表天風吹度峽江縹長歌遏雲聲繚繞桄榔瘴雨含春消遊子何傷心悄悄

其三

此生自信非蠕蜒風雲變態仍向天何用跕跕鳶飛鳶扶桑斷石去不遠銅柱高倚南山邊

梅峰歌

梅園傲吏清都翁千年下嘯梅花峯梅花香引羅浮興揭來南海觀奇蹤黃堂聊寄風塵足別駕亦帶冰霜容老鶴終乘白雲去邑久悅詠羈樊籠峰前桂樹今千尺月華瓊閣香九疇海隅舊堂拜少府雲泥鳴跡鸞重逢八年之間一轉盼夜深鄰笛悲鳴蛩其莫悲于公門閥高以客定國駟馬行如龍

程雪厓陳西郭白沙敘別歌

西風淅々下祥河江頭素舸牽青蘿故人殷勤為惜別
別促席送酒流童歌酒酣緋細暮山紫歌声縹緲行
雲裏白沙津頭白水寒別悲忽逐江波起今晨近別猶
於邑明日遠別當何如近別應知遠別苦結交聚散多
煩紆嗟乎飄零六七載江湖迢々復海嶠不識忘年
畫芝蘭孟公結縞生文采明朝忽報金陵行二子為
我歡悲生當歌対酒豈不楽断腸分手先悲鳴嶠南
下　山越千里青山共明月欣言努力相刮療眼中青萍
動寥々廓

玄山行贈羅宅甫

玄山子居玄山嶢山截乎雲推之畔蟠踞于渤澥之間玄是
玄圃山中舊園嶠巨炅分擘移此青泥盤紫煙凝黛
露孫島素月澄空懸碧環晨昏臨明不改色噴薄
遠意通天闕上與玄天正色正相直下壓后土撤格標
塵寰培塿崇嵩兮岂止萬餘者旁列側視無與班玄
山子結茅山中負磊磈與地升玄三千載河圖珍秘世
庖犧夢寐姫孔逢相待歸藏断簡連山亡子雲曉々就
文采草編之中玄又玄萬古真源更安在嗟我南行尉佗封
千山翳々煙蘿蔚歳寒空谷一相識玄山独入青眼中玄
山草玄今何如山炅護角翔天衢我亦周遊向玄圃上叩玄
關闡鴻圖山中炅吹神與偶

青鳥辞壽陽桃川母

青鳥下兮翩翩朱桃実兮繽紛堂之北兮日未夕飛紫
泥兮揚彩雲歩揺冠兮光皎潔泛流霞兮浮氤氳
榮桂樹之三千尺兮飄馥鬱以上聞

白紵歌

晨曦呆々流虹川青陽脉々桃欲然端弁飄裾肩四
筵錦瑟高張調蜀絃麻姑猟節雲旂翩鳳舞盤旋
繞膝前祥光照耀末日迹歌舞遍堂肴壽年

送史子龍之海豊

東風吹緑江草萋有客東過鳳凰臺燕京迢々致
双札欣然使我心顔開兒曹根達朝天罵尹生出聴韓
春雷昔日諸生幾人在居復鳴騶向海南寒氈豈久
卧吳才青蔡此去煽文彩羅浮咫尺梅花香海上一枝
定先采

金陵元夕

協風嘘太簇江南雪山瘦青天夜捲江頭雲九衢月色光如畫金陵佳節舊神都六代豪華迹未蕪王謝堂前喧鼓吹金張鋪裏什笙竽右軍老子甘寂寞独坐空庭歌綽約素絃一曲月光寒々野鶴高鳴動寥廓

送楊以道歸桃川

桃川子歸桃川朝發鳳凰臺夕指魚尾天蛾眉山月照滄海巫峽溪風吹紫煙錦城西去桃滿川春風爛熳開欲然落花片々隨流水青山悠々不記年桃川主人好歸去何用窘束坐自煎尺不見封侯何人曲如鈎道迹何人直如弦從来矩步难為用自古紅顔多妬妍尺今弃置勿復道且向桃川高枕眠赤霞瀲灧波光泛看尺不異桃源仙

贈殷簡亭太常

蘇臺有美殷簡子小亭草構河之滸千載遥窺太古心茅茨數椽而已矣老松双蘇撐蒼雲修竹一枝蘸寒々水客来对雨摘嘉蔬共到裏裳采芳芷飛騰豈是廟堂姿長猶咲為徽官起太常俾入頗無多僅足恭嘗且甘旨餘々眼底矜繁華浮雲飛度太空裏清尺净歸此亭中莫使增庭汙泥滓

結駟行送周幕司彦最之京

結駟抗行旌悠々賦北征天風送黄鵠晓發鳳皇城秦淮酒炉起烟霧登車意氣傾湖海司空家世銀臺風結交青雲柈符采三載楊声執法庭祇今謁 帝明光廷黄金臺前壯士過錦囊拂拭開青萍知爾承家多節操风毛霄漢想仪刑

沈二槐郎伯南舠城楼宴集

溪風吹颺来劍州故人喜得沈君侯憶昨相違白下秋今宵握手歡重遊張燕開宴城南楼青山落翠清溪頭明月正臨溪中流溪声月色青山君侯起舞風飀々我亦放歌為君酬忽根溪光直斗牛紫氣輝騰爛不収恍惚双龍溪上浮無乃豐城神物不至今光怪生寒湫君侯壯節非凡儔不厭落魄違相求此夜真清萬古愁願共溪山同不休

贈别李遐喬

去年飲馬卧龍津共君踏遍東山春今年對酌春亭

下石畔花枝相枕藉人生浪迹真轉蓬君今西行我欲濯流崆峒揭來三山豁心胸飄飄意氣高冥鳴吳酣繼步
東羅酒相看各惆悵傷春話别何匆匆看君腰间鼓峰頂振衣長嘯入洪濛長鯨噴浪濺空碧枝柔波日
横紫霞十年磨淬清霜鍊山中魑魅久潛蹤天上星蒸霞紅阿翁嗑然一梔拿歇满萬態罗胷中辰不見
文今復見聞說　大廷方策勲醉尉莫慢李将軍蚕谢安双屐庐敖杖逍遥到处神俱融達人神遊自有道
晚燕然高勒石馳声根我滄江濆揮斥八極启無窮

會泉行贈陳以道茂才

飛瀑高挂南山巔䨮馳岩壑侵雲烟漣漪泚泚激寒
玉噴一濤瑟瑟鳴繁絃问渠源頭竟何处山下之嵩天之
注銀河一派從天來飛泉淼淼逍遥相遇由来天一生机
神中流一氣融天津　泉主人本孤潔胃藏千頃無纖
塵海内紛紛今病枯槁側足焦原過行潦看君崛起
寒泉濱玉甑一濯滿穹昊曾聞在山泉水清要知
山泉亦澄真源一掬莫教混清流長遡銀河傾

題唐上倉石鼓观涛卷

越王城東天鼓巉東障巖海摩玄穹峰頭翠霧擁
仙島下臨萬頃黿鼉宫紫陽墨跡亘霄漢海涛千古
飈天風吴岳自兹迥增產大観乃爾独称雄五羊逍遥
舊仙侶鳳臺欲下清都翁逸思崚嶒出泰華清風潇

人瑞翁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春日闕左門即事

太液晴波動東風御柳新忽驚萬里客又度一年春
蒼意慚我孤寒々名後人素餐何所補顧效作良臣

病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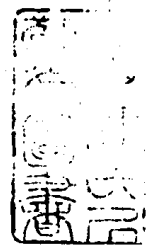
臥病晨初起出行意頗良潮生江上合風動竹邊涼
引水添魚沼傍陰砌石床吏情枯未得獨立望蒼茫

宿安原寺

夜宿招提境山雲留半間窓虛月慘淡溪通水潺湲
況更三秋暮參禪半日閒舊愁渾洗盡野癖為耽山

安原西庵訪友

山僻棲書院禪空隔俗心草香眠處好穩雲疾出泉深
一坐延青白孤燈照古今相逢歌未已千古見遺音

春山同田美英山行二首

出郭逢遲日看山入翠微草香春麝射過石潤曉雲依
食可長世爛柯能息机馬蹄舊塵土莫使負心違

其二

春起多幽思山行興亦長田家烹茗候稚子摘梅嘗
杖屨於人卿林泉似我狂東風不久駐更共上高岡

寄貴溪江生以會二首

京國連床意江湖千里思別來惟涕淚病起強支頤
夜雨燈花落秋空雁字遲王孫何地見芳艸只離々

其二

外窮冬雪天涯日暮雲浮生萍梗跡相失燕鴻群
繼志早通礼知名能綴文長安春色裏為想一逢君

胡于忠明府還自京師二首

雙鳧朝日去單騎自天回我喜識荊舊人歡借寇來荒
年須緩賦劇邑見高才懷抱傷愁盡為居得好開

其二

相違念未久相見獨情真秉燭俱疑夢分金我為貧
西風有遠別故國賴斯文人去住多々意鴻鱗莫厭頻

途中逢驛使

途中逢驛使借問大同関鞏鼓遠塵急压霜天步艱
遐方消息斷何日凱哥還悉々孤臣意愁催鏡裡顏

嵢峡夜雨

窮烟雲氣合入夜雨声號峡急雷霆閩山寒㕑咒嘷
世途堪涕涙客棹趁波涛燈火孤帆影征魂遠夢労

題楊恒叔閩園五首

大師有餘慶元亮此生涯久與園為主年来甚欲華帝
鄉非富貴故園自烟霞美雨歸来早清時日未斜

其二

溪上山長好天涯鳥倦飛百年渾是夢萬事不如歸
慈母昔縫衣 居至今賜緋袍園丘壑裏花艸正生輝

其三

三径菊松在芳壙春水新故園今有主野鶴認来合
涉已成趣行休云是真居看西北路満目起風塵

其四

松菊進々月来榆翳々陰浮塵双睫外生事百年深擢
斉随鱗躍窗開入鳥吟是非今與昨四首更何心

其五

近溪分剩水小嶮積迴堤鴎狎对眠穩馬还安放棲異花
匝芦御雜樹連蔬畦錯訝桃源路遅回望欲迷

浦城西郊次彭美中明府韻

山城遅日净長路客懷開野老燒茶至高僧載酒来龍
風抽宿麦漢雪落残梅邑蓋真民牧陽春遍騎回

西湖次鄭継之韻

湖上尋春事天涯泛棹同角巾山寺晩白馬柳堤風澤
國吏情遠 帝閽愁緒中未能從逋老莫擬哭途窮

石門村

春水平江闊石門細雨斜此鄉似淳朴来柘美生涯殊俗音
狀慰滄洲望不蘇最憐醒客眼青柳間桃々花

桃花

澤国荒々日桃花処々紅可憐深造次不見舊東風生事烛
甦妝危時倫惱公莫須多賤泪愁殺杜陵翁

登㕑丘浮屠

浮屠侵杳靄巾舄得高清澤國山河影呉江島嶼明蔚

花迎無界戎馬繫心情何日風塵淨登臨嘆遠征

惠山絶頂望五湖

一畝清冷味登山望眼青湖光混天色雲氣動山形時事
悲吾出春愁向此醒扁舟攜花蕊芳杜渺烟汀

沙灣夜泛

長沙積春水芳艸漫平沙遠路久為客孤舟翻是家
天遙深遊鳳樹密亂棲鴉明滅金波影飄々泛月華

病中

長安氣候變臥病欝蒸時伏枕有鄉夢探囊無藥貲
朝廷誰斷絢事業每驚髀洪武應臨治蒼生如不知

送盧汝霖再任廣南

朔風動関塞南騎出長安五嶺重過地一琴前度官安
心傷遠別天步正多艱去整繞朝策先彈貢禹冠

送楊德敏之曹州

天地深秋氣風烟惜別時寒江稀遠樹高鳥托卑枝
吾道不終晦　帝鄉還有期曹南望闕里咫尺見宣尼

九月二十四日早朝

走馬出東署承明漏向残月華分曙色霜氣重秋寒
車駕榆林道衣冠玉筍班小臣全鑑録何處達龍顏

小野堂對菊

客次悽踈放寒々庭菊有花西風驚歲月南國負烟霞
三徑秋山暮重陽菊景斜淵明歸未得愁絶向京華

憶鄭繼之

少谷吾憐汝形骸亦已忘飄々四海志懶漫十年郎
玩世惟青眼歸山有草堂且從金馬隱共爾共徜徉

張道宗同宿

歎々南津子論交兄弟行兒童今老大時世可悲傷
松竹平生志椒蘭歲暮香百年如夢寐灯火几連
床

苦寒々

未老先衰颯寒來已不禁北風欺病骨南雁寄歸心
萬事黃塵葬中天白晝陰后夔如可作為倡太和音

送王世澤之韶陽

歲晚憐羈旅時名屈壯圖低枝安健翼老驥取長途
海上風烟路嶺南山水郡時遲合吏隱道在有蓬湖

長至

流光不可挽至日若為情律呂黃鍾動風霜殺氣。
胡雛終不滅漢馬故深征何處觀雲物蜀栖丹鳳城

昌平弔劉蕡祠次鄭継之韻二首

落日悲荒壠陰風颯古祠昔賢生氣在唐室未光時
甘露机何淺黃河恨已遲登科俱朽骨千載史臣詞

其二

志士惜流落放山還有祠名高下第日心苦上書時
一點歸何晚群姦死已遲豈知朝代別揮涕誦居詞

送人之嶺南

春色九門曉行旌五嶺長山雲連島徼海月照桄
榔北鄙今多事南関念預防中丞諸小阮看爾白眉良

次韻答方思道見寄兼懷鄭継之張宗道

遲口思君子相携汗漫遊客既嫌地僻官冷喜春出
青草風烟暝空庭燕雀留何時拉張鄭披豁話林丘

送人歸華亭

華亭鶴已遠松江鱸正肥今朝張翰去冠蓋出彤闈
天府名還重吳門興不違渚蘭汀芷近小艇拾芳菲

伍都憲擬歸田次韻

乾雀傷風後高林不自安周公能赤舄賀老謾黃冠
險路豺狼盛空山松桂寒驅馳存舊馬何得解征鞍

舟中雨晴

返照明川色扁舟屬雨晴白鷗有閒致芳艸未歸情氛
稜入燕薊河流到兖青綠堤垂釣者羨汝不知名

天津贈韓守清兵憲二首

雨漲流津急河聲入海喧黿鼉擎地軸虎豹壯天閽
赤縣方多故蒼生尚未溫重關能保障賴有一韓存

其二

邂逅滄洲許當年幸識韓九皋能相馬貢禹舊彈冠
海上觀風遠軍中頌膽寒莫令襟帶地鞞鼓動秦関

浣俗亭贈鄭士鳳二首

繫舸滄洲許揭來芳草亭地吞瀛海闊天入薊門青
夜雨濕既慢午風涼素屏緇塵飛不到江漢客魂醒

其二

風露嗟行役亭臺欸主人水涼天不暑艸街地長春
未慣習池醉深憐谷口真林泉能引興萍梗負歸身

秋郊晚望二首

斜日江湖冷遠天艸樹迷總戎勞萬乘馳檄過三齊落
木驚秋老歸禽帶月啼西風吹畫角商調益清凄

其二

江城傳鼓角吏士盡戎衣野色向秋薄晚山入望微風
波何日定時事共心違溪上黃花逕憐予奈未歸

秋愁二首

寒氣逼秋旻繁華非久居崑崙迷八駿雷澤有多魚
塞北兵何事淮南國已除誰能解金甲生計復犁鋤

其二

濟北原佳麗秋深歎斷魂漁樵疲萬馬歌舞泣長門
荒日星辰動清都虎豹喧書生空涕淚何力正乾坤

出清源近村

馳逐悲多事倉皇出近村茅茨低野樹雞犬閉柴門
白叟鋤田健黃童戲犢喧風塵却憐汝何處問桃源

扈從夜過阿城

寥落古阿地宵征萬木號霜風殷地泒海月湧天高
邊鼓動林叢屬車遲羽旄艱難思致力飄泊敢辭
勞

除夕用杜工部四十明朝過韻

四十明朝過年華向夕更風塵双眼暝湖海二毛生
北斗初旋柄南都未解兵天涯愁相倚獨酌更含情

首夏聽樊序班彈琴

撥煩逐新年鴻肝抱素絃松風一披拂石澗落潺湲
六氣生幽谷双清激玄子期山水意為汝忽飄然

哭張道宗

廿載猶兄弟白頭與我期焉知寒暑隔乃有死生離
志士輕溝壑危時重涕洟去年一封事尚不愧男兒

董將軍園亭

繁陰連灌木清馥襲江蘅五月渾無暑薰風如有
情帝鄉愁緒遠海國夕陽明昨夜青山夢松間杖屨輕

濯纓閣會李巨川張伯初小酌四首

汩汩出奇郎悠悠下廣川子城叢灌木官閣倚清漣野與
飛鳧外狂歌落日前新亭風景別不用泪潸然

其二

行邁日靡靡瑞來芳艸亭疏簾清水氣高柳亂蟬聲
六月無煩暑孤雲有遠情塵緣祛未得聊此濯冠纓

其三

遶屋千章木臨軒數畝池風生天籟集波緑水禽移
性拙耽疏放時艱苦繫縻故園成獨感惆悵負歸期

其四

行部公程簡東園興緒多亞枝朱果落近市濁醪過
吏阮依城郭人家近薛蘿賞心應未已更聽濯纓歌

鄭成服餞穆家園

萍水天涯香園林雨後凉蟬聲高入調花彩爛成章丘
整吾生病風塵客路長浮雲看未散翹首望朝陽

送林廷光出守高州

千載東曹長一麾南郡行　聖君憐遠地天子比長城
雁落楚天碧風高瘴海清穎川有黃霸逢聽鳳
皇鳴

贈宋充仁尉西安兼懷張佩德

梅仙今作尉姑蔑美山川赤縣黃塵裡丹楓白露邊天
涯悲送客世誼想同年籍甚張明府逢知得汝賢

曲靖源柢京月餘復出分司通州

脊鞣初税駕三輔復移車岐路更堪笑空家那定居

萍流塵歲月携散今江湖城闕西風起憂心苦未舒

通州喜戴師賢至二首

秋色連三輔天涯復对床石渠尊小戴漢署老馮虔
喜極翻疑夢時危特自傷世居論社稷横劒欲飄揚

其二

白露枌榆冷秦雲關塞高故人来信宿旅次有新醪
意氣平河嶽風情到雅騷經書開篋笥無惜教兒曹

病中懷鄭继之二首

抱病秋光老懷人不可攀何時同避地羨汝蚤歸山
遠江湖外名高天地間芳聲吾已卜為掃白雲関

其二

衡川分手去兩上寄書来白雁秋天没黃花遠地開山
翁迎舊侶朝士惜高才安石終当起蒼生重可哀

呈伍中丞二首

北岳崇上中丞節制逢兩年親危從八駿喜歸朝雨
雪逢春近兵戈指日銷瘡痍連郡邑猶望曉風調

其二

薇省枢衣日軍门列仗前風塵懷往事文字忝忘年

補衮曉山甫登樓憶仲宣見曹初學語相見独垂憐

正月二日途中二首

暖氣舒晴昊晨光動早春過橋初解凍出郭已無
塵北極金莖現南枝紫陌新時和豁肺病興遠與
輕身

其二

稍見兵戈息初逢歲月更四郊無野哭百鳥各春聲
浩蕩看山意遲回戀闕情昨聞朝令節已喜
聖躬平

哭大司馬林泉山先生

海上傾天柱人間哭舊臣廟堂三世弼光嶽百年身
漢史榮勳廣周詩詠甫申故山吾欲就空滿薜蘿春

春日王師戎泛舟御河兼試轉運二首

玉漏下河漢春水動樓城柳塢隨舟轉花風拂幔
輕覽時多逸興籌國有深情居是尋源使銀河
到底清

其二

河渚明青草城陰上小船水從天際下槎傍斗邊高

王氣剛衰起軍儲節鉞勞東風散慈恩浮白泛春醪

首夏睡起偶題

朱明啟初夏綠樹結繁陰假寐清塵困清齋見道
心奉變真事業巢許竟山林仰視浮雲外青天
無古今

聖駕至自安陸奉迎于宣武門三首

曆數歸真主小臣居帝鄉蛟龍今得雨葵藿正傾
陽扈蹕千雲驛來朝萬海航夜深看北斗紫氣
辨于將

其二

朝旭初出海根煌不照遙傳賢今舜禹継統漢昭
宣山谷思觀化經綸合用賢人含將香猶不隱自華
列清員人

其三

月明鳩鵲觀雲繞建章門代邸迎文帝朝儀陋叔孫
乾坤南朝正霄漢北辰尊遲莫初蓋日藹萬所采
言

出郭

出郭見青山涼風吹僕閑藍雲連朔漠海岱擁長安
行色縛秋思緇塵非壯顏悠悠天際鳥何處獨飛還

宿榆河驛

息馬驛亭暮塵勞笑未休雁鳴青嶂月水落野田
秋宵柝無邊夢晴山路客遊明朝有行役召作反
閑愁

白洋口

萬壑森青海双峰夾白洋華夷明界限天地一封疆
戍堞無烽燧山禽有稻粱承平思往事未可忽邊防

省署對雪

盡省旋迴近朝四雪未消乾坤渾太白風格亦孤標
走馬迷燕市騎驢想灞橋平生不解事獨怪野情
饒

元日

鳳紀王正月龍飛第一春中興今日事窮祿未歸身
化還三極晴光亘九垠頓言新象氣莫染舊風塵

樂克相侍御招遊觀海音寺四首

遲日乘休假晴光行可憐祇園明錦樹碧海見青蓮
玩世淺違性實心合問禪騰身遠聽馬能覺近三天

其二

玉臺凌曉霧鏡閣照沉冥無盡千燈影真如萬劫醒
春湖浮日動抗磬出雲聽吠吠於深省寥寥天萬古青

其三

太極精波湧春流遶夷城馬蹄芳艸细鳥影暮雲
中肺病經時去塵襟向此清觸未觀化日垂順已無
情

其四

指捏天畔眼望裏路幽尋擾烏煙雲媚銀潢
蓬莽深帝城春自滿旅泊費高吟檮散嗟留滯
東風負賞心

春日署中即事四首

吏散塵囂寂堂空春事幽砌花繁露螙梁燕舊
巢修性拙名應薄年侵志未休自當奔走懶卻笑俠
徒遊

其二

決句淹臥病盡省竭未遲春共心相負人知者有期

暖花有宿艸寒樹又新枝動葉思前輩身名只舊時

其三

癖东風得屋常慢吴多南軒移灌木護金種新荷肺病唯耽燈詩狂尚作魔春来幽意熟盡有六炭阿

其四

踈懶有郎後心遲退食時近看炎漢說不似魏文朝雲氣作春暎花陰向夕移东風遍窠宇未散把人怒

夜雨二首

朱明転炎熾夜雨颯凊虐久爵氣初破新凉天殆舒病多宜睡足才拙愧官居矫首天涯意塵鄉敢著書

其二

𣽍𣽍雨不止閉户野凉侵枕簟報秋早江潮入夢深夜深蕴肺病客久抱鄉心遠想高飛鵠随風到故林

退朝同林貞孚出左掖

曙色明仙仗秋風肅禁垣退朝聯苑馬歸院近雷司白首看同調丹心誓不移此生山水意爱汝是鍾期

舟中對月

流河今夜月爲客渺孤征秋色天涯满金波露下晶水涵霄漢淨携近女牛明長路不愁思塵煩已自清

秋思

後熟秋老處心对夕曛南鄰魚鱉宅西震貔貅群志士長懐璞野空美芹燕山回首近猶帶舊時雲

鉅野湖

魯郊存故澤野水漫平湖遠影孤帆盡高秋落日蕪風聲凄鶴鶴霜信脆菰蒲惆悵獲麟地蕭蕭古渡隅

舟中逢初度日

歲事小春節浮生初度辰百年還几許四十有三春國念消埃重親思涕淚頻舟中忍独酌灑酒對河津

荒村夜泊

宵征市壓遠歲逼風雲陰落月荒村冷閑門黄葉深酒舟響夜柝戍婦調寒砧客子孤燈影蓬牕萬

里心

宿青縣公署

江亭寒色淨夜捐水光連遠意青山外孤心白月前
生涯真泛梗客路又窮年深坐燒官燭聞雞独不眠

答鄭繼之聞薦

聞道采薇去山中避薦書弋人何慕鴈漁父竟登車
驄馬閑賢路客星明太虛長安雪霰霽遲雨到天衢

曉發河西驛

驛路　河滸歸程近　帝鄉野雞寒唱月戍角曉吹霜
霄漢紅雲動関山紫氣長江湖不盡意望闕更彷徨

除夕

勞生机未息今夕歲云徂梅柳故園寂風霜客裏趨
椒花隨俗媚燈火照人孤筋力非年少乾坤闕壯圖

立春日

殊方初改歲旅病又逢春杯暖椒花媚盤輕細
年深更世味性拙任吾真近讀潛夫論清愁見古

出都城途中作

紫陌天涯路燕山昨夜風十年真泛梗萬里又歸

鼓水攏無及江湖憂不窮可憐春色裡半是淚痕中

放船

晴旭臨芳甸清江好放船岸迴沙草色風裊柳絲烟落
景滄洲外輕帆白鳥前客情憐異域春興亘長天

王家渡阻風

飄泊官河渡春深多烈風黃沙迷日月白浪噴魚龍
世事　高枕生涯易轉蓬乾坤自逆旅江漢任萍蹤

候林貞孚不至

春水下天涯美人思不來風波各漂轉心事獨徘徊謝
傳虛棊局陶潛廢酒杯天涯臨河漢落日幾登臺

舟中留許士或次韻

六載樊籠役吾生野鶴心釣舟聊汗漫旅月共招尋
長劍星文動梧桐山水音知己懷壯定許售千金

哭鄭繼之五首

執紼向何处青山古雨邊名高天亦忌人尚重世爭傳
江漢先歸日英雄不盡年極亭有豐碣千古麗雲烟

其二

膝梓春湖蕭蕭青野堂荒田忽以變松菊亦無光未世

風騷逐斯人亡有閔傷平生知己淚哭汝白雲長

其三

少小慕儔侶論交爾獨深百年見女眷四海弟兄心
白日收真氣黄泉樓骸太音江門空老我落葉滿秋林

其四

零落星辰後斯人何日甦病多憂國淚出為薦書行
宇宙浮精爽江湖問姓名彭殤非壽夭不朽是長生

其五

峴水秋仍社椹尋不見之星湖成永訣涕泗倍交頤
命苦賢人短天將吾道衰茅客黄鶴舉去獨向月中悲
少谷鄉問贈有支遊自識茅客早子墳誰當黄鶴賢之句因及之

臥起

幽居成懶癖臥起愛秋清江白海天曙雲深山雨聲
庭花神對整沙鳥眼俱明車馬門閑寂應餘肺氣平

簡侍御凱旋

白簡生風肅青天攬轡來美兵憂瘴海持斧出霜
臺一掃旄頭落長歌驄馬回還傳今按節文武冠
恂才。

寄林貞学

維揚昔把袂故國宵相思兩病加餐後吾憂酒淚時
經年南浦棹長日北庄棊搔首天涯意青山歌紫芝

昷江送李明府入覲

昷水初潮上樓船萬里風諸侯今述職天子正重瞳一
鶴翔雲外双鳧出海東備承前席問回首念民窮

同林貞学北上夜宿

出廊風塵暝相携過孤山松濤清夜榻花雨淨雲關
撫琴元同調連床正解顏去留蕭颯意秉燭話時艱

三月三日登建州善見塔

春深饒客思躡翠上浮屠烟靄青空杪溪山赤縣圖
況逢修禊日緬想舞雩徒嘯詠東風裏冥心入太虛

陪友人遊丹青閣因謁韋齋祠

旅懷喜相見携酒共看山僧出雨花外鳥啼雲樹間
丹青明客眼丘壑洗塵顏千載生賢地蘋花照水灣

宿武夷宮

九曲迴輕棹雲眼寄羽菴溪聲入夜枕山月照空潭
天地奇如許蓬壺夢俗酣幔亭陳迹惆悵發晨驂

靈山臺共方思道聯句

蘭若春方暮芳華晚未推澤棘遠公双榻淨鄭老一樽開 豪

白鶴頒新竹青山对古臺薷歸舟且停棹此地少塵埃 豪

一竹贈劉博士

独挺凌雲勢翛然氣正雄廣文聊寄興君子自清風

淇澳歌初發瀟湘意不窮行看鳳鳥至鳴遍泬寥中

柯山洞

天闕浮人境飛虹跨石梁棊殘化國夢柯爛白雲香

鶴馭何年返蘭級滿地芳神仙不可見海外十洲長

清源感舊

斷水流萍地回思屢歷年江湖双鬢短夢寢寸心懸

故老欣相見人家不似前遅迴移棹去汀渚滿風烟

北河晚眺

森墻下遠渚矯首望 神京河漢夜涼動関山暑氣

清天虛北斗近月迥東華明野老舊芹曝遙〻萬里情

部直二首

畫省奎來地清秋夜直時烏啼千里月風動萬年枝

舊業驚樗散早棲戴羽儀下帷对官燭阮几有遐思

其二

鳳城喧擊柝閣吏報更籌月浸金莖冷參移玉露

秋種桃悲道士紉 慕靈修高枕不成夢含香未

散憂

韓忠定公挽詞

紫衣人世慕夢白壁先生完社稷悲唐介朝廷

孤忠存 日百折不回瀾風節裕青史精光後

送族兄公教浮梁

款〻吾宗彥清聲重廣文歲深燕市雪春入楚江雲

阮吏高鄉相探玄破典墳莫令湖海濶不遣雁聲聞

元旦得家書

旅愁逢正旦遠道得家書妻子荒年病風塵久客心

折腰仍五斗懷璧負千金尚愧龐居士携家息漢陰

夜泊呂梁值雨

忽〻短蓬底山風送雨鳴五更驚客枕六月颯寒聲

行路難如此虛舟意自平淜騰呂梁水已入夢魂清

淮上贈李郡丞

江上蘼蕪綠薄遊言采芳相逢李太白同葺薜蘿裳

鵰鶚盤淮海驊騮出汴梁長沙愁絶處見汝意飄颻

清江驛鶴亭次李郡丞韻

萬竹蒼烟裏〻江亭深处幽鶴歸雲滿地月上海澄秋
旅想　情洽狂歌客衣　華亭風景別湖海合情遊
蕪湖四合秋　風次韻答馮東沂太守二首
百丈牽　遠危　急流風波祇自信舟楫
向楚州江湖結憂思

其二

去國心仍苦迷津淚欲流吊湘來有賦浮　虛謀
汨羅水遥遥謝郡州柿情孟高意何處獨登樓
遠欲來昌寄王茄節明府
白下闕王子為邛有好音山速　熱秀水
秋月望張沛春棠几樹憐南征慰愁寂〻〻故人

人瑞翁詩集卷之四終

人瑞翁詩集卷之五

羅琴山中

連峰十里緑蘿陰見說羅含此數琴答寂高山流水
遠聞珊啼鳥落花深瘴鄉異代悲同調春色遙天惜
心我有枯桐欲携往百年苦结子期音
江城畫角發深宵風動關山遍次寥冷落梅花飛紫
塞蕭疏月色度寒宵春風　擬腸先断客夢翻驚
魂欲銷懷壁晚投戎馬地美芹猶恋聖明朝

登高京北楼次黄竹溪韻

壯貴劍懷人事不如去國未曾收涕淚移官那復兵
車登臨極目天西北萬里憑誰將鯉魚

喜亮兒登第

天門高擁　帝城春萬里風雲動海濱南首濫竽
聞稚子北辰翹首慰孤臣光輝更覺青雲切醉舞
那知白髮新報　主餘情今有托買山初興是吾真

喜雨

六月棲〻憂思深　近來雲漢更關心青天欲洗四郊
塵滄海翻傾三日霖遠喜瘴鄉生紫氣却看赤土散

妖祲漫携如意燈簇舞日暮風生萬壑林

遣愁

孤城留滯又聞秋旅夢塵勞未散愁南國每煩戎馬
計西山猶聚猰貐遊炎氣晝起宵還烈瘴霧昏晨蒸
午不収風土向来神鬼怕野人獨立看滄洲

洗夫人祠

古祠落日聞歸樵馮家老媍名不凋娘子行軍解破
賊蠻夷有人聲動朝錦繖已與蓬蒿沒香魂猶憑巫
覡格千載高涼門遺事白雲故國青山邊

高涼北楼新成

城北頹垣悲往事層楼此日壯孤城地蟠五嶺炎風
遠雲散十崖瘴野清眼底豺狼看掃穴簷間燕雀
賀新成閭門三老逢憐汝他日能無説姓名

高涼南楼新成

南郭楼成俯大荒天風旋旆颯高涼山廻銅柱擎空
翠水落珠崖照夜光漫興庾公元不淺長憂范老
未能忘自今多暇倚惆悵十二欄干南斗傍

陪祝白石大參登南楼

嶺徼玄冬天氣暄熒臨喜近紫薇垣十年湖海鴻泥
跡萬里楼臺燕語溫清渚從光明錦佩丹山流彩耀
朱旛共傳召布来向地薄伐而今至太原

留别高涼父老

曉雲擁騎出高涼始信并州是故鄉心苦一年悲戰
伐路迷何處閭行藏山中已掃豺狼穴海上爭看日
月光忍别閭門三老去喜聽安穩事耕桒

樂安驛見舊題感賦

息馬郵亭感舊題清宵客思轉悲淒兩年来往風
烟别萬里飄飄歲月迷楼外青山曾識面雲邊孤鳥未
安棲干戈甫定瘡痍在惆悵微軀東復西

宿獨鶴驛

獨鶴翩翩向暮林野田寂寂小山陰清聲何處九皐唳
頓足今宵萬里心誤落樊籠悲歲晚終爲仙翮拂
雲深縱山邊海未歸去且欲招渠伴一琴

遊海珠寺何少參璞琴侍御貫携酒至

尉陀海窟伏驪龍領下珠光結蕊宮日月跳丸弱水
外楼臺倒影夜明中紫薇曉躡星辰籍繡斧秋生

天涯風為愛清狂共譚詩坡琳世界是鴻濛

壽黃竹溪

昨宵華渚流虹地竹色溪尤到海清初度西山逢卷甲
小春南極映長庚百年銅柱心逾壯五嶽丹梯眼倍
明卻怪疎狂老方朔食桃曾說是前生

多赴留都參右軍事

六年塵土睛哀顏嶺表今朝喜賜環未向天涯悲
素髮且從白下看青山侯门劍戟風雲裏　聖祖闕
河錦繡間我亦參軍解蠻語無烟帰去復投閑

端州留別鄉先生

隴上梅花送酒杯沙邊繫纜久徘徊一時文雅心相
結千里溪山眼豆開天遠未疎鴻雁字歲深猶上
鳳凰臺黃塵碧水春風淺日暮寒雲首重廻

次韻蒼倫右溪方丹山二首

野老自憐餘病骨瘴江今始泛歸航六年客夢渾
無定一飯　君恩未敢忘廊廟可容樗散吏衣冠猶
識舊仙郎五羊詞藻多增色贖有春花二月香

其二

幽懷曾對西江月浪迹復覊南海航聚散情懷徒自愧
浮沉身世已相忘賈生未報還宣室李白而今出夜郎
聖祖萬年陵寢地孤臣晚拜御爐香

寄程雪崖參戎次前韻

元戎寵餞臨江渚粵酒吳謳上野航湖海清狂吾亦
得風塵高義爾難忘醉鄉何處逃王績洞口他年憶
阮郎虎帳回看雲鳥陣客衣仍帶芰荷香

奉謝王兩洲方伯王南湖憲長出餞海珠寺

龍宮祖席海天澄貝闕珠光照五城雲捧紫薇臨大
岳霜清臺府動高旌三千里外逢賓主二十年來老
弟兄念我飄零不相棄歲寒應見古人情

重經飛來寺值雨

往時獨上飛來寺今歲帰來寒雨多野興卻嫌風
景殺壯心祇恐歲時過青山哭客初緣薄白日驅
人奈爾何見說秣陵山色好雨花臺下細摩娑

芋原陪張犀浦小酌

駱驛城邊春水漲野人宵傍紫薇陰酒杯解逅近三山
雨碁局留連萬里心豈為中郎能倒屣却憐鐘子是

知音日南悵望天西北長劍遙為梁甫吟

張心齋方伯歸山東左轄

憶從淮水識平生湖海迢迢歲暮情緒斧閑閱迴日馭
豺狼避馬重風声廿年父子通家舊百越山川瘴雨清
西北兌門切宵旰未容齊魯駐高旌

黃宸敏公墓祠

金盤洞心紫芝田惆悵司徒送老年一代玉魚崇葬地
百年銅柱上擎天隴頭松柏寒逾古雨後溪山春可憐
小痕生易重回首祇今桑梓愧前賢

遊黃文禮太守山莊

巾車曉赴青崖約五馬山中春正深澗溜香浮芝草長
巢雲暖藹石壇陰松喬真屋非人境嵇阮仙風在竹
林尺五天高共時論他年杖屨更招尋

陪黃文礼遊精嚴寺

平生不識法華路今日聊為因果遊曇雨散花白日
靜蘿烟條翠青山幽野僧出迓逐雲去童子開顏緣
客留何日席溪結三笑松陰石榻好相酬

赴留都答林貞孚次韻

遠從逸少風流後今日飄飄赴右軍山酒未酬盤頂月江
帆又指秣陵雲衰年落魄真堪笑清廟遺音何處聞
頗有弟兄能問訊天涯無復怨離羣

舟發芋原承謝仕潔林貞孚楊德周出餞即席用

答

嶺表生還夢未安秣陵何處路彌漫故人老去真難別
宦子愁來且盡懽遠寄檐帷出城郭放歌舟檥倚江湍
洛中耆舊思公輩便擬東歸築社壇

息焉松嶺承党穎東方伯洪西崇大參枉顧奉

贈

西湖五月萬松陰息馬松風小坐深僻地何由青眼
到光天忽見紫薇臨含香回首十年夢去国寧思千
里音今日故人重邂逅湖山忻寄薜蘿心

登大茆峯

獨嘯三茆第一峯青鸞飛去萬山風丹梯九轉玄霄近
玉檢千年紫氣融謾道谷神能不死向來元化本無終
隱居岑寂華陽洞誰植新荷烟火中

宿茆山上宮

積学青蓮控夕曛洞霄高處謁茆君紫霞飛擁
蓬瀛路華蓋光揺象緯文龍窟水腥千嶂雨鶴巣
夜氣半間雲先天只在心齋裏隱々疏鍾世外聞

金陵途中

紫金山色拂青霄江漢湯々拂海潮千古鍾陵佳麗
地萬年寶鼎 聖朝明良裾暫托黄樞幕攬轡初
經朱雀橋嶺表帰來聊自慶两都浪跡未蕭條

幕府晩眺

索居幕府悦無聞獨鶴棲々悲失群落木高風
寒積雪荒庭衰草瞑愁雲長鋏未赴西山約短劍
遥看北斗文爲問傳莫採藥者何縁随處見 明居

別張夏山參政

銀臺曾憶列鳧俛四首覊孤二十年忽見紫薇花下
月空悲幕府歳寒天蹉跎江漢未帰去惆悵雲泥
相望懸眠底関山春色動苔随界散各風烟

冬日朝天宮礼成遊西山道院

壺宮袍霞大長秋西踏壺山最上頭江々霧満城生紫氣
陽烏出海照神州明天佩待星辰近化國其存残几席
幽仙貴寺常行處有史從何地覓丹丘

鍾山雪望

東風積雪晨来晴鍾山玉屑削何崔嵬瑶島光涵两
儀浄水晶高照千門輝孤懐對汝共芳潔春意衛寒
生翠微天衢躍馬興不浅剡曲何事空舟帰

雪中登憑虚閣

暁約看山結騎来六花飛上白雲堆帝城不覓青春色
官閣何妨濁酒杯天入蕊宮清世界地聯玉樹迥楼臺
人共結冰霜志十二欄杆眠並開

嚴相公第宴集

黄扉深擁帝城春紫府祥雲繞座賓北斗光臨三極
會東風暖煦百花晨狂歌有意親騷雅浪跡何能動
縉紳此日春臺分半席寒庭芳草長精神

春日登雨花臺

城南山色春平麗臺上何年天雨花六代江河流日月三
吳草木老烟霞瞿曇設説維摩詰優鉢空聞貝葉迦
法雨飛花零乱処莫辭尊酒對韶華

清明日游北禅雲敦

青山誰鑿圓明竅萬古雲蹄混沌天曇磴暖消花
雨氣洞門深繞梵香烟載酒恰逢百五日參禪休問六
千年捫蘿采秀銷憂得石上三生意惘然

楸下改秋官郎中

海上歸來鬢欲絲幕賓又上白雲司衣冠頗識仙郎
舊櫪槽猶戀　聖主知鉅劍星文重自拭長途老馬
笑雁遲已叨唐介生還喜敢謂馮郎白首悲

寄題袁史隆慶堂

我昔曾遊吳楚墟蒼梧翠竹見幽居鍾峰高傍春
臺壯秀浦茫歸彭蠡遊太古烟霞傍几杖青霄奎壁照
圖書堂前定有快龍起千載南陽諸葛廬

送王生從盛歸羅田尊公克清吾同年物故十年
矣從盛見吾自下敘舊悵然而吾族子宗桂近令
羅田因附寄之

遠憶嶔岑泪濺多秋空無那別居何重聞渥水生神
駿喜為眉山得鳳書劍風清楊子渡魚龍春起洞庭
波吾宗華父鳴琴地為爾先付麥秀歌

送許世董之南寧

紫山秋色正蕭森百粵風烟別思深異域弟兄悲聚散
幾年湖海共浮沉朱旛遠度三湘水驄馬曾馳八桂林
西望伏波銅柱近許君莫負歲寒心

秋夜部直

城上烏啼夜角悲孤燈深坐白雲司風高楊子烟波迥
露冷鍾陵草木衰讀罷楚騷憐宋玉夢回虞典想
皐夔旅魂秋思增飄泊起步松陰月影遲

暮秋再遊雲巖

北郭寒山晚翠幽山僧作禮話重遊紫雲玄竅今猶
昔細菊繁華春復秋偶爾塵崖驚混沌便聞樵谷發
颼颼散愁更上青峰頂目極長江天際流

送繆惟靜乃弟惟欽進士寧親還滇

漢署兩京逢伯氏秋雲羨爾復高翔瀟湘曉拂金莖
露姜被夢回青鎖塘白雁暫分江上影碧雞遙在日南
陽定看匣裏雙雄劍並向青霄吐夜光

贈高涼王希賢上舍

秣陵漢署相逢日卻憶高涼戎馬年往事已知心獨苦別
來頗與夢相牽諸生誰是赤霄侶之子無忘嘉樹篇為

寄閑門舊三老城南稱碣想依然

贈喬侍御權陝西參伯

使車西出動皇華渭樹江雲天一涯南國已情驄馬雲東
風初放紫薇花夜深朧月臨關戍寒盡羌春入塞笳為
報名公分陝地甘棠又見暮陰斜

喜陳子器至金陵因寄乃弟子虛

金陵忽見樵山子喜慰羈孤特自哀老我風塵猶策
馬憐君劍舄未蓬臺青蘋舊月夢千里白下春山共
一杯江漢風流更何地為尺先弟好懷開

送萧鎮南

昔年鼓枻澄江上為爾狂歌賦嬈春瘴海别來驚歲月
白門相見動心神芳洲暮雨蘼蕪綠遠棹輕風楊柳新綵
筆傳聞多氣象江湖誰是眼青人

題張白川瑞蓉卷

艷陽紅紫鬪紛紛春水寒花迴不群辟晚色自憐呈衆
日丹心獨抱倚禪雲江湖為報秋臺信草木先留漢署
文丘壑孤懷吾亦健歲深相結喜追居

送劉實夫僉憲廣西

西江宿昔俱漂泊白下相逢喜復新舊國青山同吏隱遙
天長劍又風塵漫愁竹灑蒼梧淚想見雲開桂嶺春鄉
里衣冠吾道重憲臺清節動秋旻

自金陵還家復值歲除

三年轉徙無寧居兩度還家值歲除爆竹椒花仍舊俗
衰顏短鬢不如初溪山信宿春相見桑梓年華意未疎
便向籬傍添水檻終焉歸釣峴江魚

山樓新成

懶性衰遲戀故山小樓新築擬投閑歲寒結侶松筠在
日暮招犀鸛鶴還觀化飄々滄海外放歌隱々　雲間
從今滿漱流霞液洗却浮生塵土顏

曉堂對雪

郡齋寒色凍晨梳出户空驚世界殊一夜風雲清曠野
萬山冰雪耀天衢瑤臺玉樹新相見旅泊閑情迴不孤
獨鶴依々如解意灞橋刻曲漫招呼

奉答張犀浦方伯病中乞歸次韻二首

乳燕移巢黄鳥誅東山有疏返初衣共看碧月照滄海
未卜白雲生翠微歲晏可無廟西志天涯悅復兄弟

梯鳳池早晚夔龍集為報蒼生願不違

其二

伏枕休歌去矣行百年孤矢若為情馬卿多病從今起范
老先憂祇自驚久客雲山投榛熟新裝劍爲合經營塞
予淹泊誰相訊聽玩風期天路平

宿李遜齋西堂

虎帽山前太白堂碧窗夏簟送新涼花間水石留烟霧
户外松筠老雪霜但覺仙風清入夢那知星象爛生光
今宵舊季相逢地萬古萍蹤耿未忘

出貴陽北郭范虎山侯子別墅

六郭紛紛馬首塵青郊相見喜如新籬邊秋菊依元亮
谷口春田憶子真便與青山相陪降更闌攜酒在逡巡
予元是烟霞客識汝林泉別有春

登普定城樓

千峰飛翠繞孤城六月層樓暑氣清地勢犬牙連越嶲
天涯鳥道入昆明關山日暮殊方眼戎馬時艱遊旅情回
首長安心獨折愁雲不見雁南征

同潘薛二進士遊龍源洞

五里青山開洞府山中奥秘有真藏歲深龍臥碧潭
穩春去仙遊瑤艸香絕境情歌同李石鈞天絲竹送流觴
酒酣漫步逍遙趣洞口迴看白日光

觀風亭普陽士夫宴集

翠壁高樓祇樹林玉欄梯繞碧雲岑大觀天地虛無境
小隱烟霞晚靄深萬里羽仙同下榻百年瑤瑟有知音夕
陽崖壑清風起滿座蘭茝慰客心

新秋曉望

昨夜西風起庭樹曉來秋色到遊閩溪山上下烟光裏
鵾鵬縱橫碧落間番郎兩年双[illegible][illegible]幔亭
將還
不堪宋玉悲搖落獨坐山堂清旅顏

中秋散步

清宵月色不勝寒萬里清愁獨倚欄滿地金波秋水過
中天玉露桂華漙瓊樓高處誰相約寶劍閑來且自看
欲注吳槎訪牛斗銀河猶恐動波瀾

寓貴院有懷張犀浦方伯兼寄同年高公次范

師舜二首

錦水鱸肥張翰棣高秋聊葺舊荷衣西風昨夜吹還

北斗清光動紫微覲闕已聞明主眷詞壇獨惜故人
稀只今藥餌應須却卧起東山定不遲

其二

星軺憶昨報秋行出餞無端更繫情故國青山居眼
醒珠方白髮我心驚百年已約松筠侶數日何愁晷暮
營为寄錦城高占范通來夢共訪君平

晚窗閲卷

玉繩低掛玉河津曉起眼邊無一塵座擁天香芸　静簾
掀秋色檂闌新古吴舊藁誰能薦太乙青藜　自神
千載弁髦逢啟運帝鳴知不負嘉賓

丁酉諸司入覲余以丞郎獨留未與念遲闕　數
載悵然感賦

郡國諸侯同述職孤臣翹首五雲深鳳烟獨卧方符
地犬馬空懷戀　闕心春殿夢回香袖惹天門想像
日華臨何緣便藉双鳧影萬里飄飄到上林

題四香亭晚李州守

東風飄泊回香亭花雨闌珊香滿庭猿鶴已隨人化去
竹亭長結歲寒青南長放郡多賢遠愛太学諸生舊

典型湖海交游逢伯子白頭猶廣蓼莪經

郡圃何陋亭舊瀕墻隅陰且敞余撤而新之移于
正方落成賦卅二首

自信此邦終不陋新題舊扁新亭青天化日本無外赤
縣華居嘗漸更聊為遠人留小艸已知薄宦是浮萍自
公猶愛吾多暇端坐雲霞滿地生

其二

天畔孤亭閒郡圃邊城春静悞幽棲倚欄西面雲山出
步履離離草樹齊馴鳥等閒窺竹澗野花饒笑雜
蔬畦綠阜更收放園想三逕清社夢不迷

留別香郡吏民

兩載行春春未足吏民相送莫相悲淵明自笑歸來晚
何武焉知去後思在泮誰能歌魯頌有田頗憶託幽詩
新橋綠水長堤路回首東風去馬遲

贈田西皐条戎

燕臺舊識嫖姚騎邊塞忻逢虎豹關劍氣由來冲北
斗陣雲今已净西山相携感慨十年夢自愧飄零萬
里還知有封侯談笑裏何時報我靳樓蘭

渡湘

萬山驅馬黔陽路五月移舟湘水潯漢賦空遺賈生恨楚
騷猶見屈平心風波漠漠鴻冥遠烟雨蕭蕭竹淚深詞客歸
來還自慰渡江高唱水龍吟

春日即事

東風噓暖到山家自笑逢春鬢已華谷口舊巢千歲鶴
岸前新種四時花傾於林壑日相得猶念兒孫天涯懷
抱好開復惆悵楚雲雁影杳長沙

溪源夜宿

溪雲飛盡訪真源溪上仙風淸客魂怪石欹松臨嵲屼哀
泉度擊美潺湲鼓龍洞口如相見虎豹庭前不敢喧高閣
夜深聞磬款青鳥隨月到玄門

暮秋偕林處士遊石松寺

翠祈峰下叢林晚西館相攜眼倍明天迴風高雙鳥遠江空木
落萬山淸秋容已綻烟霞老野色偏饒杖屨狂誰信昨非今
更是我今方得古人情

聞林貞孚起用

千年榕樹繞江曲萬里徵書動海濱江壑澤忘謝太傅衣
冠舊識范純仁平生不忝承家操此日誰扶報主身岑寂茅
山吾已老情懷為爾破愁顰

山行見梅

老卧山窗晝起遲山中香影滿南枝共尋倒匝逐芒屩笑
被迴風倒接籬獨樹我經冬不改寒花新共我相期年來
謝絶雲霄侶春意淒清祇自知

壽黃丕世揚 世揚先為濛京省郎

紫芝谷口香雲落玄圃不知春復秋仙侶已傳餐玉訣
省郎無夢問更籌夜門花草渾如錦虹渚星辰爛不
收老我青山解結社丈人筋力頗相優

族弟桂萱晚得子發仙果逢春卷賀之

玄圃碧桃香霧暖熟了朱實歲三千豈緣春色深如
海自是仙家別有天野老情狂能作客吾宗遲暮始生
賢亭前修竹高千丈看取枝頭紫鳳翩

答僧閑允見贈兼謝惠燕

吾宗卧桐塵不侵明月照見白衣袞洛社風流君最長蘭亭
蹤放我因心識頭杖屨新苗綠江上鳧鷗芳草深惠我同詩
急邀盞意明朝呼酒共招尋

張廷燾大司馬見訪奉贈四首

侵曉攬衣梳白頭陳簾湘簟報新秋偶聞桂桴清風近
自啓茅堂宿霧收入座台躔臨大纛一輪掬月照中流不
嫌衰朽供龐灑滿目青山足散愁

其二

仁門散步望江天雲水庭花懶性便落日漁樵相款〻高
風鵰鶚正翮〻憐公野雪山溪與老我白駒空谷幕花逕
掃除清坐梧竹窗吹起煮茶烟

其三

仙爽臺前桂短節偃蹇屢上有高峰烟霞為壑烟花媚山雨
一点山翠環元老登臨生氣象野人欵接笑從〻容留堂心
日詢耆舊仍謂西江有卧龍

其四

柴門静径對滄浪際戟遙臨舊草堂謝傅情悰〻正棄健
杜陵風雅海天長林霏不礙穿羅逕竹翠何妨倒芰裳
今晚荒村破愁寂百年蓬蓽有輝光

初寒即事

桃林霜葉驟初寒谷口墟邊四壁旁柴三逕菊松延我老
而風月更誰看向來奔走真如夢今日行藏始自寬
鄰叟不須談歲暮花開葉脫總相安

內誕日若陳會趣茂才

拂衣為愛舊青山春曉山風掃石壇花下独懸双髩白
日边猶負寸心丹櫚椋举案惟蔬糯冠蓋当筵有麝蘭
已作衣门長往計百年家室盡餘歡

謝人送武當山柳海杖

玄極神遊何處山柳枝寄在古梅間千年霜幹誰相贈
一朵雲根手可攀便約盧敖尋岳去更從太乙　蔡
遙哀顏藉扇提携力定駐丹丘不老顏

答許竹居見寄

歲晏山中松菊伴相尋無奈故人何過來緑野誰相問老
去丹心独不磨香動南枝迷谷口光垂北斗謝岩阿閑緘
應識許詢意花逕春風待爾過

吳航劉彥璋善古篆隷為書門銘家訓率爾賦
贈

景風吹動紫雲凉為送荷衣度柳塘愧有蟲編存舊
訓敢勞鳥跡借餘光滄州对榻揮毫逸碧海生潮染

蘜香千載何人知史籀素屏古色照山堂

答劉彦璋

綠野江天喜再逢江亭情與未爲窮神交倉頡皇墳上愁
破奕秋仙品中短琹兵渾忘今夕白跣燈不厭夜深紅角巾
霜露誅何速門外蕭々落葉風

答黃丞世揚

卧起寒窗对碧山錦緘逢出白雲間瀛仙恰有笙鏞奏
野老喜無塵土顏千載遺音流谷口一时大雅動江関
青蘿石逕青宵月莫惜高歌共往還

重九前一日黃丞詒蟹栗諸品次韻奉謝

青鳥翻風下草堂恰逢明日是重陽撚炉煨栗看童喜
酌酒烹螯对娟嫦適與好酬佳節醉放歌自笑暮年狂
白衣果解開明意不負東籬菊有香

喜董令尹林郎丞黃文學一時見過

柴门長掩草玄廬今日欣逢長者車十載風塵驚髮友
琹一時丘壑聚琴書山花頻豆登臨興江州郡將懶漫居
溪岸野橋雲樹接吳教中履往來疏

黃明府吳司教以賑貸出過草堂

晴曦朝照碧山顏我有嘉賓喜倚尋邑蓋劍衝日星象
未青氈衣美芰荷香車前坐見疲瘡起谷口行歌愷悌
章洸值花晨挹芳潤勝風吹過水雲鄉

錦溪小築山堂成次韻答林處士三首

野人寄傲丹丘頂小結茅茨四五間陶令新栽彭澤柳龐公
舊隱鹿门山松風澗水聲蕭颯溪友園翁日往還老我
餘生藉踈闊巖扉霄漢坐中看

其二

拂衣久謝紅塵網避世深居翠壁間豈草茂林隨杖
履嵐光野色聚溪山夜深劍氣高千丈歲晏金丹到
九還他日神棲如不泯会人傳作草堂看

其三

別墅初開錦水灣柴门深逸白雲間千年丘壑塞溫地
萬壑烟霞遠近山谷口春声鶯早出天涯日暝鳥知還
竹藏已定吾何事歸去来辭靜自看

訪董令尹山居

萬壑迢々萬木陰居家住近水雲尋柴门竹塢琴書
靜野岸溪橋杖履深列岫昔曾十氣象五湖今已寫

曾襟花前潦倒輸君飲滿座春風醉客心

春遊石松寺

法真松下法華境春半登臨春可憐野翠兼天飛雨外
峰霞接地落花前林丘且畢餘生志杖履隨聊未了緣
護向屏溪結三篆踈來潇灑是安禅

黄丞昆李枉顧贈詩次韻奉答二首

高蓋遥傾野老家秋堂蕭颯轉輝華松岸竹逕猶堪
賞鶴髮綸巾亦足誇江頭独喜鷗為侶籬下旋看菊
有花肯為荒庭慰岑寂山炊聊爾進胡麻

其二

碧山沉沉護吾廬嵐蔦烟蘿慰索居杖履步隨風雅後
墳策声動笑談餘滄江拂石坐垂釣谷口斷岑歸荷鋤
遲暮相逢倍相喜何妨下榻更遲徐

丁未秋得孫兒

野老何能出世塵滿堂賓客賀麒麟喜看門外青山色
翫笑巾中白髮新身後書香應有望眼前酒債未為貧
曾聞仙果生來晚東海蓬壺别有春

壽黄世揚

紫芝香動萬松林又根瀛仙初度臨谷響遠通秋　壯
風声高徹洞雲深千年鶴語松喬約萬里鳴冥　綺心
見說玉缸新露白何時醉卧石床陰

答陳元之茂才

愛爾謝陳庭生玉樹詞場況復識荊州山風偶下山中榻
江月遥臨江上楼曾見龍駒逢伯樂喜從仙馭接浮丘
青霄世業看髦俊好慰(?)浪舊釣舟

陳會極以諸生扰肖椽翁帶茶棣次林本隆韻為

贈

于夜江天望少微江析今日有人歸少年董賈　朝夕
歲晩蕭曹漫是非冠佩好酬高世志溪山莫道賞音稀
白雲老我松丘暖共爾長歌厭不違

黄世揚山亭宴集

山逕松蘿拂紫烟山亭高宴小春天三江雲影鳧鷗外萬
壑松声鸛鶴前白首放歌憐我老青尊滿意遇瀛仙
相携猶覺蓬(?)徒更共洪崖咲拍肩

次黄世揚韻

青蘿杖醉陟層岡愛爾山中日月長鶴侶共邀千載約

鳳毛今向五雲翔中袍幸染烟霞氣几席還依薜荔香欲
問夜白書舊処吾鄉自有衡陽

陳會極先賞牡丹

上林國色動春風吹入江橋繡幕中湛露滋芳當畫
出流霞絢彩映堦紅笑看老眼神猶壯醉領韶華與
不窮向識洛陽姚魏品祗今緑野喜相逢

答劉双池

晴光散雨釀春和詞客開顏同咲歌天外青山江意遠庭
前緑樹鳥声多塵蹤已入白雲社　聖世　滄海波花
本一亭祖星伴清風半榻待君過

至日書懷

谷口風高短景催荻晨又報一陽回身辭朱紱十年夢手植
紅梅几度開混俗未能長閉戶覩雲不厭独登臺山中稍喜
冰霜少得伴松林舞鶴來

首夏滄州錦溪次本隆韻

春盡殘花風雨外小舟今為看山来蒼[illegible]崖壑已朱夏白
首杖藜非壯懷樽酒未虛元亮徑釣竿久傍子陵臺
清署錦水遥相映風雅合〻情美況爾才

哭陳舜禎邑博

旅襯飄〻返舊帷垂楊夜雨結颦眉朱絃祗為鍾期絕
白首空懷宋玉悲文采流傳身後事溪山惆悵眼中私
未忘故園秋江冷還有波光照夕暉

送張廷彝赴南大司徒

赤霄飛下紫泥書萬里風雲動海隅　聖祖舊都元定
鼎司徒今日合登車山河錦繡覩風裡廊廟声光握政
條林下衰翁翹首喜欣聞化理追唐虞

贈陳遂齋明府

列宿中宵近照臨花封飛旆翠棠陰五雲日影隨　寓
萬壑松聲度一琴觀稼恰逢霖雨喜大暘聞歌逢起
武城心翠旆峰下清狂老態雪溪流到海深

壽曾孫生

卧起山窗畫正睡待家又喜有曾孫黃〻鷄白酒難
迹菊翠壁丹崖谷口村八衰三春隨燎倒一門四代笑溫
存詩書世業衣簪冑願祝華封歌　至尊

答王汝存茂才

玉臺宿儀　經年忽讀瑤芳碧澗邊梁木舊開諸

萬頃漢家誼識賞林泉已自用三逕風月何曾
費一錢肯許星文光彩筆青山遙接五雲仙

山樓對月

吳廊積翠擁山樓碧月澄空坐散愁洞底風松巢
野鶴天邊河鼓度牽牛神遊耿耿飛仙境逸氣飄飄
控海舟老我秋懷正孤潔肯酒屈宋賦悲秋

聞平倭捷報

島夷腥穢織南州十載瘡痍血戰愁天上將星今始
出海濱妖魅已全收捷書夜報三山徼奏凱晨馳五
鳳樓野老亦偷怡杖履太平歌舞從塢陬

壽日里中諸君見過

歲湯盛動處王壽聚首原非異姓賓杂棒衣冠真古雅
烟霞杖履各精神百年蘇穚同林酒一代豪華有几人
聞道海濱今已靖喜隨椒頌逐年新

哭陳郎輔之

深秋垂老復深悲若爲陳郎慟哭時地下修文何太早同
東獻賦更誰期寄負回憶西山蕨（郎之作寄負新有晨操西山蕨吳鈞東漢軒之句）
竹壽長留北海辞（輔之集手百年贈知北海郎舊事有東辰之句）

腸斷凄風哀寡女慈帷提抱兩孤兒

喜楚之孫領鄉薦

城頭旌節拂穹蒼梁杖喧填畫省堂爲喜一孫登薦
錄笑看三世襲書香傳家祇有遺經存報國休令舊業
荒老眼摩挲頻北望五雲高處斗牛光

送楚孫春試

翠壁丹楓照水湄征帆遠赴杏園期風烟眼底孤鴻杳
琴劍行邊匹馬遲經世文章誰著賞橋天事業有君
燮金門父祖塵蹤舊聽勝傳步玉墀

喜楚之孫登第

寒江此日淨朝曦款款輕舟相我扉笑爲吾孫將遠報
得傳春榜附餘輝　聖朝甲第四三世青漢風雲動九
闈吾老山中今勝意舉變事業欣無違

答李邑傅

老卧青山嘆至今山中已長萬松林拂衣谷口風塵靜
濯足源頭烟水深鷗鳥有盟長作伴龔龍無意走
爲霖高秋忽振驪駒詠遠寄長沙賈傅心

賻國醫

梓杏花開紅雨深扉貼水繞杏花杯壺中如有鍾離訣
座上曾聞莊舄吟不厭遠山丘壑冷更憐寒谷薜蘿陰
為居掃淨風松榻坐聽瑤琴萬籟心

登九仙觀

九鯉停驂陟上山夾城路遶雨花間落霞零亂朝元閣
古木蕭森幽谷閑杖影飄々龍化去簫聲阮々鳳飛來
遙東樓憶芳琴書靜坐擁天風十二欄

合山橋成二首

錦江江上駕江橋閒道憑虛野興饒日湧彩虹橫碧落
青雲飛蓋動青霄溪山遠近頻相訊桑梓寒溫屢
見招杖履喜看天路永康衢殷效老農謠

其二

一曲清江阮畫橋々成佳致摘增饒龍宮光炯浮銀海
牛渚芒寒下碧霄吾党衣冠欣有慶良宵絃管醉
相招浩歌縱步仙橋上不羨成南尺五謠

首夏山居酬陳會極見貽之作

風松高撼澗濤迴宿霧香浮碣石隈愛此溪山相伴
隱老于杖履漫追隨谷聲上下聞啼鳥天氣陰晴借熟
梅忽聽朱絃徐奏雅仰看雲漢影昭回

歲寒堂酬會極

舊國青塵旅雁歸碧山久葺芰荷衣神霄空發稚能
識洞裏仙葩屢吐奇谷口古松霜後憩庭前老鶴月
中飛柴桑滿意開三逕歲暮何妨醉翠池

初度答董山人

臥擁壺春几度寒那知摽散是何官祗憐地僻無塵
盟為報客來旋正冠菊圃根棋藜杖暖草堂歌酒接
杯寬量公三老懷高義偉倒殘年且盡歡

何應甫刺史鄭世喬別駕枉顧贈詩次韻奉答三
首

野老清江開草堂雙邀鶴駕度江鄉雲深自是仙風
迥山靜由來化日長其共松喬同几榻久荒園綺謝岩
廊咲看寒谷秋光裏滿地濱紛花草香

其二

江上小亭江岸遶青山倒影入山塘潮平款々鷗群狎
風細遲々雁陣翔仙佩遠從霄漢下德星高照水雲
鄉芙蓉酬笑芭蕉舞晚翠流光接混茫

其三

秋高冉冉山中暮上客飄飄物外情雲氣偶從岩石出松風旋作海濤鳴杖藜不厭層巔險尊酒相逢足幽情何聽颼飀動霄漢朱絃僊奏金聲

葉縣尹五十三得子

天闕桂庭光奕葉歲深攢樹挺新枝玉壺寒露清如許玄圃春風較未遲騏足已酬千里步鳳毛定有五雲期恠来野老岩棲久湯餅筵開總不知

病起

病起塵家烏角巾夢回方識抄秋晨可憐伏枕經三月自笑扪髭已九旬度骨總非前日態老懷猶是本来真杖藜倦倒聊乘化莫問松筠更几春

九旬謂翠薇岩老人贈詩次韻奉荅

龍鍾坐擁舊書帷笑看兒孫介壽嬉豈是伏生聞詔日頗懷萊老放歌時草堂未敢疲終宴柏酒何妨酌滿卮況有翠岩黄綺伴緱山笙鶴遠如期

春日江亭即事

老愛春山化日長山中卻笑為春忙柴門小艇臨江

岸荔圃旋培護野堂款客頗能棊対局開尊何厭酒先嘗夜来猶夢南宫試記索中庸第一章

送劉邑傳赴龍陽

偃息松窗不記春暮年傾盖有斯人素襟從勝芝蘭味高值暢懷湖海真鶴馭又翔千里翮鱣堂不染一[illegible]塵洞庭香藹瀟湘綠西望龍湫好問津

酬董山人花朝有作二首

山翁何有罄交歡見説花能且未闌老眼笑看渾似霧小童扶步使於鞍不嫌芳草迷幽徑最愛香風破曉寒日暮未愁遲莫返洞天自覺海天寛

其二

山花明媚為誰歡卧起山窗曉夢闌為喜流鶯歌出谷已將老馬卸征鞍桑榆荏苒日將晏松菊棲遲盟未寒更向花前重問訊春懷幾許老懷寛

壬申歲殷克齋中丞以 恩詔存予于家邑侯周揚州宣来将命賦此奉贈謝

山翁九十又三春寄傲山中笑自休列宿清輝臨大樹叢花封文藻動塞垣每逢 聖主恩光溥自識中丞禮數優

優滿眼兒孫欣舞蹈山翁原倒更何憂

又謝殷堯齋中丞

谷寂空山度歲窮翁延殘喘臥疲癃中丞祇奉龍飛
詔殊錫遥憐鶴髮翁三世登庸徒自愧五朝遺老竟
何功喜看華府雲臺畔高出開山百代勳

病起即事示憲兒起兒併夫馬太二外孫

病軀老延歲深期獨喜春風願不違喬木烟蘿山靜處
小樓燕雀日高時行厨已報晨炊熟臥榻方驚午夢遲
頗有兒孫供筆札碧桃花下寫新詩

陳汝翔茂才枉顧

鳳穴奇毛天際來羽儀先已動神州遠尋丘壑即傾蓋為
愛溪山同倚樓空谷有人談底宋窮荒何地覓封丘飛驅
一瞬輕千里看汝長江萬斛舟

喜暮小庭紅梅偶開一花喜而有作

群芳滿眼盡蕪籬忽見紅梅樹一點紅壯節已消殘臘
雪新粧猶報古春春風老懷豈有韶華意瑞氣偏呈
造化工清醒一觴聊志喜偃醺徐步小庭中

同董山人遊錦溪

錦溪山上翠嶶巔舊院山堂自昔年洞口老松俱偃蹇
庭前翠柏已參天登丘聊踐風雩志掃榻高歌伐木篇
道韶光今欲暮桑榆春暖更堪憐

庭梅秋半再開一花因前韻志喜

谷口秋高氣鬱葱古梅又報綻新紅絳唇独占楓林曉
馥兼楊桂子風標叟行歌志歲暮尋收破格歛神工老予
正值悲秋節一洗塵襟霧眼中

桐若葉生見過詩以送之

臥穩寒窗晝未醒忽聞飛鳥報柴扃往年事歡心相
許歲暮言過眼更青自哂崦嵫非遠照焉知抱朴　真人
殘軀解得延殘喘老秋荒丘肯丹經

江祠華表成

晴巘朝光海門東華表江頭跨彩虹牛渚芒涵河鼓度龍
淵光動水晶宮中宵不夜千山月長夏如秋萬里風黃
髮杖藜閒漫步綠陰聊憩一偃翁

奉謝劉中丞斎侍御百歲坊

翠旂谷口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非意夔危黃閣
上猶憐園倚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月桑榆百

歲紅顏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畬閩清洸明府

荏苒韶華度百年何能振羽挾飛仙祇從心上聊觀化未信人間別有天野衲烟蘿春夢穩海鷗雲水舊盟堅絃歌忽聽流空谷愛爾周行示我傳

董明府以方田過山中有贈

海門日映萬峰巔邑蓋西巡閱甫田卅六芸花封清瘴霧須知𥶡斧動山川馳驅不惜心神費伸縮深惟土俗憐百歲老翁扶杖出絃歌声裡拜青天

己卯歲初度示內外子孫

落莫山中已百年山中又報小春天一杯花飲憂何事萬壑松風意自仙杖履暖回初度日斑斕催奔壽筵前當筵喜為兒孙祝奕世書香世有傳

蔡伯華比部辱序拙詩口占奉謝

貫成星彩巖青霄萬里流青奏鳳韶動化高標夫海郡采詩光重白雲樵百年杖履春無恙三徑松筠老不凋竹葦有詞咏黃耇可能為達聖朝翔

五言絕句

下関

未遂青牛去蕭然獨下関関门無令尹秋色滿空山

興田驛

溪山遶盧舆松栝盤層陰我有武夷尋芳春

廣川載寄陳允陽

翟公門前雀林子阿上舟相聞不相見斜日抱離憂

試劍石

旌陽劍已化剖石留遺蹤猶聞風雨夜潭底泣蛟龍

仙人橋

独立架短壑足蹤尚依然遠想步虛日青雲在半天

畬刘一舒庐義種木十首

其二

嘯嘯江上雨肅肅江上庐倚向山中人種木今何如

霏々江上雨和雨種冬青不見堂皆艸滿洄双交零

其三

霏々江上雨和雨種芙蓉西風不摧折寂寞呈秋容

其四

霏々江上雨植子檜與柏願守歳寒心千年見顏色

其五

霏々江上雨植子桐與梓願聽鳳皇鳴雝々諧律呂

其六

霏々江上雨種松無危絲下有鎮石根上有

其七

霏々江上雨二月陽春時不惜種木苦但惜春暉遅

其八

霏々江上雨種木已成蹊葉々相交結愁聞烏夜啼

其九

霏々江上雨新枝莫輕折夜聽子規啼枝頭涙凝血

其十

霏々江上雨汪々江水深四首放山木伊余涙滿襟

春日山行八首

小車度山曲桃李花參差幽香遠復通滿面和風吹

其二

暁日出杲々春深天氣和山行不知倦汗漫春行歌

其三

下山復上山隴阪費登頓行役未蕭條春色多繾綣

其四

古木自糾結飛蘿揺煙桁山禽出幽谷相對鳴交々

其五

上隴麦苗秀下隴菜花黄々農家事業

其六

田翁睡初起日晏開茅茨竹籬負山坳小塘明花枝

其七

黄犢鳴草坂草青犢正肥野童走看家三五相追随

其八

山渓石齒々水生数尺强夜來一番雨流帶落花香

六言絶句

石船光法寺澗畔

苦海驚濤滿地慈航停棹何年彼岸乘風可到本來

龍析 光法寺石間橫梁兩山蓊鬱近有龍翔其下

岩陰石梁蓊鬱洞龢雪浪漏潺神物年來化去山雲
日暮飛還

七言絶句

杭澤西先生有召阻風不能赴奉謝二首

山雨寒窗日掩柴扉畫堂高榻久相違幾廻倚杖看天
色雲逐溪風木葉飛

其二

江門款放木蘭舟無那江風動客愁
興碧山秋水倍離憂

昌平途中大風三首

燕山三月北風高崖谷悲凄萬木號関塞春光無雨
露江湖心事恐波濤

其二

昨日居庸萬馬回鐵衣猶帶戰塵來潑天黃霧迷
晴晝吹入長安暗未開

其三

宸々春郊艸欲青到風猶作撼天聲非関青帝催
柳却是飛廉氣未平

行宮六首

漢皇車駕似南巡河上行宮處々新楊柳堤邊含雨色
翠眉愁結未舒顰

其二

直北河西楊柳青黄芦白草續新亭蓬萊端拱多蕭
灑日暮鴉聲過掖庭

其三

河上行宮卅々成土階蓬畢待霓旌四海亦知堯禹儉
不施刻桷與丹楹

其四

驛卒征夫且復休鸞輿未必竟南游見說江淮民力困行
宮風雨使人愁

其五

崑崙不見白雲謠何事周王馬跡遙草合離宮行處
有可憐千載誦祈招

其六

丁寧郡國莫誅求玉輦南巡命已收吳楚之亦知親御
不勞細柳拜條侯

天津夜宿五首

海風夕起火雲收萬里同奔入海流仰直天津跨雲漢
即看旌旆出江樓

其二

雨歇西山潦水多風湍澌澌落滹沱晚來潮上月初出
無數舟人子夜歌

其三

南連齊魯杳天長北望燕雲接大荒最是兩河津要地
暮帆烟樹入蒼茫

其四

征衣涼動鬢毵毵夜色蕭疎海氣涵遊子空嗟未莫
北美人留滯在江南

其五

萬方迤邐尚風塵江漢飄零一病身今夜河南望河北
分明北斗挂天津

部署小園蒔蔬四首

省闈西傍開小園種蔬已見蔬葉蘩林立興致亦不遠
便有鳥雀来声喧

其二

翳翳槐陰繞舍西青青蔡莧一時齊塵囂笑汝耤疏鬆
汲取井泉時灌畦

其三

荳苗瓜瓞夾籬傍雨後牽風引蔓長最喜放山護茅
屋薜蘿煙樹鬱蒼蒼

其四

公曾長日苦淹留小圃猶堪散客愁閑裡短畦鋤菜
甲宦情未減野人幽

溪漲三首

九溪春漲湧洪濤白日蛟龍鬬雨歸湖海萍蹤任漂泊
輕舟真是一鴻毛

其二

飛湍瀰瀰下灘鳴坐臥漂搖若不平平地風波更堪慮
丁寧漁父不須驚

其三

建州橋頭浪蹴天建州城邊驚客船出門便有風波惡客子風波咲亦便

適支案

零落黨花石磴前可容適手独安禪虎溪為我同三咲更共棠陵結白蓮

贈方坦翁五首　思齊乃翁

適支年來不受官坦翁攜手樂團欒故人萬里堪來共伴汝春深看藥欄

其二

飛霞沆瀣溢　津姑射仙人一幅巾向來不識桃源路今識山中別有春

其三

虎清谷口山人來山翁為我走排徊悠然真亭下撒漁網查潤橋邊洗酒杯

其四

山翁勸客盡餘杯客醉猶能滿意陪倒着接䍦花下立自誇不作玉山頹

其五

昔年為翁賦適客今日當筵見顏色我共當陵為弟兄願作青蘿附松柏

竟達樓二首

雲壑飛泉翻雪浪天風舞鶴下烟篁小樓爰爾青山好浮世從渠白日忙

其二

青山高閣故人家流水春深泛落花欲問底門何處是白雲相対畫中斜

餞張崑崙筍絲底腊二首

細剪飛霜萬縷絲金鼎鹽梅功未就山人莫恨送天涯　末詩截送序故云

其二

往年海上尋真去玄圃分明指義門乞共丹丘玄底勝好憑青鳥寄崑崙

渡江望金陵九首

高皇事業乾坤上一掃腥膻日月明千載飛龍出淮海萬年寶鼎定金陵

其二

大江西北從天來江上風吹駭浪頹山色遠隨龍虎勢
神都秀出鳳凰臺

其三

長江自古為天塹萬頃龍宮入杳冥梁苑吳宮何處是
六朝花柳盡彫零

其四

六月江風涼似秋青山兩岸夾江流南來山水秀可掇日
暮龍橋繫客舟

其五

上清河頭楊柳陰吳姬歷歷歌吳音金陵子弟繫輕
舸笑擲金錢索酒斟

其六

青龍山後海雲歸白鷺洲前沙鳥飛芳杜木蘭滿江渚
清芬遙上芰荷衣

其七

南下吳都北望燕傷心最是革除年梁苑鄒枚加畫
綵舫經閣上獨堪憐

其八

白屋爭飛王謝燕秦淮猶唱後庭花夜來惟有清霄
月長照青山碧水涯

其九

南征遙客哭南冠芳草王孫恐未闌喜見星河映江水真
從北斗望長安

閣黎嶺

東源廻度閣黎嶺千載純陽未問師欲喚閣黎條直
指着衣亭畔草離了

爭條嶺

瑤州晴烟粲翠嵐路人猶自說爭條呂公惠老今何
處回首黃龍駐客驂

永寧道中五首

南出禾川三十里秋坡前是七溪山鳥道爭看烟霧熏
峰頭只恐是天關

其二

峽逕深蘿蔦昏林端魍魎語聲繁此生牢落不堪
訴相逢惟道形容存

其三

兩山夾水勢紆迴山雨半晴春水來一日度溪二十次溪声
連出白雲限

其四

七溪嶺頭千萬峰東風吹散煙濛濛無處深山春不到
山梅半落山桃紅

其五

上山巉峨下山迴馬蹄盤旋驚欲顛流水又從山口出桃
源別有洞天開

楊几川召飲桂花酒喫鯉魚鱠

歸遂毋顧余永感亦承恩及徒增悲愴而已

且近以乞歸蒙几川謝留輙賦詩附謝

甕頭秋熟桂花香月夜分香到草堂南望白雲空灑
淚接杯聊喚細尺鯖
釣得龍門點額頭霜飛入饌笑顏開而今我良有魚
矣長鋏休歌歸去來

題坡仙話禪圖

刺史當年腸已斷舞衣今日色歸空空空色色歸何
處四面西湖明月中

望韶石山

虞帝南巡已寂寥誰聞嶺外奏簫韶鳴球搏拊荒
山暮猶想遺風動有苗

曲江祠

芙蓉山下曲江頭丞相祠堂草樹秋夷甫從來識石勒漁
陽鼙鼓使人愁

嶺蛮謠六首

嶺徼之西山髻盤桄榔其蒐蔓其籐芊蒼漢家率土
外怪　并山雜蛮

其二

百蛮種落萬山徭藥弩蛇矛太劇驕隔水蛮音時出
沒人烟東岸亦蕭條

其三

銅鐶椎髻出山來洞口魚鹽裹若回郡國年年貴招撫
犬羊鴟突未心灰

其四

瀧溪綠水接羅傍洞■黃烟山幕蒼茫王孫啼上榆柳樹

日暮偏悲依客航
其五
聞道　亭初罷兵高州昨夜更縱横白晝公門行剽掠
可憐膏血灑孤城
其六
欝林諸水下牂牁戍鼓材官晝夜過當宁定綿南顧
廑軍中更有一韓歌
秋宵詞四首
夜庭風動井梧枝又是高秋落葉附看取枯枝待　色
不將落葉寄新詩
其二
沉香亭北夜炉薰自拊琵琶向夜分豈是玉顔偏寂
寞居王元不識昭君
其三
秋水光搖太液池芙蓉花影漾漣漪臨池羞把蛾眉
照為　花開已較遲
其四
昭陽日色照寒鴉肯把紅粧共門誇但願餘光　谷

秋風搖落是繁華
庭前觀柳眼二首
春来消息眼中知煙雨摩挲展翠眉不遂艶陽明
媚態何妨桃李漫相窺
其二
為誰含瞑為誰醒春去春来幾許経但願東君不相
負年々相見眼終青
中秋翫月奉次呂涇先生韻二首
金陂秋色迴光華遍照関山天一厓此夕追趁散　地
何如　采三花
其二
氷輪光展碧空圓今夕何其甚不眠自信孤懐対明
月更從何地覓青天
郡齋九月四首
去年九月雨花臺金陵美酒菊花開今日孤城搖落地
南雲不見雁飛來
其二
西風野雀噪茅堂哀怍空庭日漸　忽見衰　笑

却驚今日是重陽

其三

徼外难尋黄菊逕籬边不見白衣人開口且須拚一笑莫
教窂落倍傷神

其四

殊方佳節誰為侶独有青山对郎樓也是天涯未徧
寂流霞日度萬峯頭

夢郷

家在旗　第一峰山前石屋夾蒼〻松
下深識　与濃

月下艤舟二首

流陵山下暮雲歸野翠霏〻上客　倚樹回看山月上
江頭雲去月流輝

其二

坐憐月下青山影静聽灘頭流水聲箇些扁舟好去便
江山容我一身軽

訪黄明府呉司教于隆安寺山行四首

春山十里樹蒼〻古木垂藤花有香〻

妙

香風軽透薛蘿裳

其二

一番風雨晴郊原暁起晴光紫翠繁見説星軺臨
寺畫中鳥鵲喜聲喧

其三

山花錯落散餘霞山澗潺湲不逕斜明府愛山僧愛
客新泉旋汲瀹新茶

其四

答黄明府省郊

雨足春苗春畫陰頻聞布穀喚雲林青風白畫從天下
無数溪山厚望深

喜玄孫口占

傳家二十有三世老我百年仍四春為報玄孫湯餅會
問其高祖是何人

瑞翁詩集巻之五終

八瑞翁集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春澤撰春澤字德敷侯官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平番府知府年百有四歲有司爲建八瑞坊故以八瑞翁名其集原本十二卷今未見傳本此本其曾孫愼所重編也春澤少與鄭善夫游互相切磋故其詩頗有體裁但乏深思厚力耳

谷平先生文集五卷附一卷

〔明〕李中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吉水葆元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谷平文集五卷》提要

序

谷平先生學以求仁爲本以閑邪爲功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爲實際余幼時聞長老述先生居嘗齋明盛服如對上帝族子及諸門人侍坐至竟日不輕發一語穆如也蓋是時新建學興整菴羅公猶往復辨難先生不復與辨惟明實有諸己文恭羅公云晚循漸次以知及仁

守為難能未常襲世人弊以為高奇此善言先生者也世多疑文恭為先生高足類發禪新建餘旨似與先生學分道而馳不知文恭一步一趨宛然先生家法安在以言尊先生也世皆知先生養邃不知先生丞通徹十年讀易梅亭所得動靜消長之機與造化俱生俱凝未易以語人者境至幽而仁至熟矣余每

讀先生語錄謂為濂洛鐫羊數語先生家子弟曰夫先世有良田在後之人植而芸之先生言吾黨之嘉穀也播而植之是在二三子諸君羅然刻而傳敬拜而引其首以識仰止

萬歷甲寅孟夏同邑後學鄒元標頓首拜書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說益詳
說之詳其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說
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
一求合於異同之間以爲按擬否則人且以杜
撰議之於是自宋以來號爲理學者無慮數十
家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往轇轕於理氣之有
無動靜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複罷蓋
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

斯亦孔氏之一厄也我
朝理學始推薛胡其後乃歸白沙此三家者其
說異矣今其書並傳而不廢豈皆有自得耶谷
平李先生抱渾樸之資負剛正之氣早緣授經
有感師訓卽能獨立於童穉之從絕意於財利
之媒習忘累歲恍若得門其大要以求仁爲的
以閑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
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
分殊爲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大虛爲樂以遯世

無悶不求人知爲至其他一切支離纏繞眩飾
馳騖之說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搖其聽譬不假
朋友之助覺不雜佛老之緒餘眞可謂雄偉不
常者矣已而見世之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
益肫肫於隱修黙省而且以先事講論爲切戒
侍其側者未至齋契匿莫知先[illegible]也先
生平生無習染之聲故其篤靜造於原成無逆
億之懷故其知識至於質[illegible]又益以精思深
詣之勤固能直信乎己而無求於外觀附和他

人口吻依違似是自以爲得者豈直不可同日
語哉議者謂先生倦於誨人緩於從政疑有所
詘此非然也昔橫渠晚歲勇撤臯比延平隤然
有如野老不揣本而齊末誰則無疵必比而同
之是參魯柴愚固有數於速肖而忿綽之短於
滕薛又安所取於成人也豈不悖哉洪先弱冠
執業老益固陋無以光顯舊聞懼就湮沒乃與
先生之子元生庚生手錄遺集次第刪訂將以
傳之嗚呼先生之學固不求知於人矣乃若詳

說而反之約可無求正於先生哉是譜官行附
在亥編蓋誦詩讀書必且尚論其世亦曰患不
知人固孔氏家法也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秋月門人羅洪先謹書

先高祖莊介集凡三刻初刻於邑明府維
公小壽再刻於鄒夫子忠介俱罹於火是
板為先伯考贍玄先生節縮衣食之餘黽
勉從事不足竟鬻田以繼之三年而後成
書崇禎癸未以來兵燹相繼舉家流離此
板幾供爨下鳴以死護之得不燬僅失去
鄒夫子手筆序文一篇及集中詩文五六
篇而已今補刻以成完璧先祖之道德諸
名賢論之詳矣嗣孫小子復何贅一辭但

思先世良田匪惟播殖為艱即守護亦不
易後之君子讀是書與為我祖之苗裔守
是書者當必有感發而興起者乎斯不負
先伯考鬻田刻集之苦心矣故附記簡末
以告後來

玄孫鶴鳴拜手謹識

凡人於祖父所遺薄業微基子孫猶斤斤保貴而不忍失矧先世大儒手澤所留後之人任其澌滅而不傳其咎將誰諉耶天授堂三十一世祖莊介公爲有明一代道學所著谷平集初刻於邑令小灣羅公次刻於忠介鄒公其後公四世孫瞻玄公又從新翻刻竭資不足竟鬻田以成之及崇禎癸未間流離兵燹此板幾供竈下之炊賴公有五世孫鶴鳴公以死護之得不燬是數公者或重爲之刻或力爲之守皆以此爲先輩典型不忍棄也今

流傳日久舊本無多其苗裔旣不能付之剞劂以壽諸世即稍有力者復旁觀袖手以致湮沒而不爲之彰於心忍乎誠不忖冒昧不避怨勞亟出資以屆乎氏檢原集而新之俾公之文章氣節彪炳天壤與日月爭明斯愿遂矣非敢以此自功也不過體鶴鳴公之意以無負前人刻集之苦心云耳用是筆之篇末以告後之覽者

光緒十三年丁亥孟夏月葆元堂三十七世姪孫

存誠拜手謹識

谷平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二十八

卷之四
詩十五首

深夜醉歸用韻
予自大洪山過温泉茅洄坂趙氏兄弟訪
予於明寺邀過其家謙飲凡四日歸途
口占絶句二首録寄代謝
挽荷峯陳應和都憲一首
東平詩有序
郢鄂過呂仙祠
艮鄉懷古
京師旅舘夜坐思故友鄭鹿門伯興

訪淹山掌科聞茗溪吴道長謫判泰州
讀古穰敬軒二集有感
先母生辰用許魯齋先生思親韻二十十二切
贈郡牧矩齋陳子致仕詩有序
子婿楊士養省予官舍數日告別遣一力
隨回以事吾老姊氏口占小絶見意一
力名勣保者吾心也
次韻同年周兩山有懷衡山四絶乙未
鄧一清明府以事過海豐道經五羊予喜

別久一會濱行贈別絶句二首
蒼梧會萬五溪方伯夜話
擬遊三洲巖官舟二更過之未果偶作
遊南華寺五絶
梅關謁曲江張丞相祠丙申
石洞夜坐二首
石洞中秋
靜坐繹師教
山翁語予昔年解學士嘗遊石洞住四十

日而去口占小絶記之
贈周欽之訪石洞二首
夢先師玉齋先生有感
過瑞州仰山廟思荷峯陳都憲
德安縣除夕
紫雲訪異人李大瓢
偶成丁酉
登獨宗山
重遊水南寺

卷之五

文二十八

目錄畢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議二十八

闢異端以正君心疏 正德九年十月

㢤爲闢異端以正　君心事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心正則道明道明則道行而天下之善治以致心之不正異端亂之也未有心不正而道可明者也亦未有心不正道不明而道可行者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矣昔者堯舜在位務精一執中之學以正其心無異

端亂之也湯武在位務懋德敬義之學以正其心無異端亂之也心正則道以明當時致治曰黎民時雍曰四方風動曰兆民允殖曰會極歸極此道之行於天下而唐虞三代之善治所以曠千古而獨盛也周末孔子窮而在下推明堯舜湯武之道以教萬世又慮夫後世恐有異端者出則有以惑人君之心而道之不明不行也故立萬世之防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由春秋至漢明帝時西域之佛以夷狄之教始入中國而孔子之慮始驗明帝以佛氏之異端亂其心而帝王之道不明漢氏之治不古若矣自是以來魏晋之世佛教益熾至於梁武帝信佛益深前後三捨身於佛寺卒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是其心汨没異端而斯道以晦一身尚弗克令終安望其道行而有善治哉此數君者惑於異端而當時之臣未見有一與君力言其非若以爲當然非獨其君之過亦其臣之罪也惟唐憲宗迎佛骨於禁中時則有若刑部侍郎韓愈上

表切諫而憲宗之心已溺於異端此道之不明不行唐之治所以雜於夷也臣嘗竊以爲漢明帝時佛氏初入之時也當時若聞道之臣如韓愈正論一陳是非明白轉移之機向易爲力中國亦不被夷狄之禍柰何漢氏君臣不明帝王之道而使佛氏得入中國爲千萬世信異端者之作俑遂致纏綿固結無可解之期其罪可勝言哉　陛下居堯舜湯武之位有堯舜湯武之資爰因逆瑾竊弄威權勢焰熏灼傾動天下優

柔不斷者視之以爲末如之何也已　陛下於
覺悟之後立奮乾剛誅之無赦是　陛下之聖
武視堯舜湯武眞無愧矣以　陛下之聖武視
天下事無難爲者元惡伏誅萬方鼓舞引領而
望堯舜湯武之治可以復見夫何今日大權未
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
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
政日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巡按湖廣御史王

相奏稱尙書致仕劉大夏歷官忠勤宜優以閑
祿而錄用子孫則一切報罷翰林院修撰何塘
講筵有規諷則調之王思一上諫疏則調之試
御史周廣一上諫疏則調之員外郎宿進黃體
行韓邦靖前後上諫疏則皆罷之臣以爲　陛
下大有爲之君當逆瑾旣誅之後又大有爲之
時而善治亦無可擧者道之不行者道之不明
也道之不明者　陛下之心惑於異端也西華
門內豹房之地建立護國寺延住番僧日與親

處異言日決忠言日遠人欲日熾天理日微此
所以用舍顚倒擧措乖方百爾戲玩惟日不足
且佛氏本夷狄之人番僧習夷狄之教言語不
通衣服異制遊手遊食無父無君使天下盡從
其幻妄之術則人之類滅久矣士庶之家稍知
義理居雜僧寺尙以爲恥況堂堂　天朝爲四
方之極豈可以嚴密之地而置之佛寺乎巍巍
大君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豈可以下親番
僧廢三綱五常之人乎此中國之恥也自孔子

明帝王之道已立異端之防厥後宋儒程顥曰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
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
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
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佛氏去人倫四大
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朱熹曰佛老之說不待深
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事而已是極大罪名
大聖大賢闢異端之嚴簡易易知今乃親番僧
而不知帝王之務是以聖賢爲誣矣夫豈可哉

抑番僧爲佛氏之徒其叛道如此所以易於惑人者不過誑以報應之說謂事佛得福背佛得禍然以梁武帝三捨身於佛寺古今事佛無與倫比而反有臺城之禍眞德秀曰佛而可求則梁武帝得之由是觀之其報應之誣不待明者知之矣又不過誑以輪廻之說謂先世事佛故今世爲天子今世事佛則後世爲天子噫有是理乎朱熹謂人之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

在盆水除卻這盆水這影便無豈是這月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由此推之其輪廻之誣不待攻而自破矣大抵 天王之尊天實篤生以父母斯世以表正萬邦番僧惑世誣民之邪說不可聽也佛氏之誣旣已章章明白其徒衆黠者尤誑曰彼儒者護名教云爾就以彼學佛者言之胡元之世有僧德公學佛百餘年一旦覺悟其誣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願汝輩還俗以壽祖宗之嗣臣嘗以爲千百年學佛者此一迷而復悟者也以其學佛氏之徒自言者以證之則佛氏之誣罔復何所疑哉成化年間憲宗純皇帝推帝王之道以達於治偶遇妖僧繼曉誑惑始一信用隨悟其誣卽斥逐之於野孝宗敬皇帝卽位之初尤追思其誣罔遂加誅戮人心痛快帝王之道大行於天下矣 陛下卽位九年于玆臣等以錄于有

司三月奉大庭之對

聖策特以大學衍義爲問衍義一書明道術爲要其所以辨佛氏之誣者不少假借 陛下以此策臣等是欲明帝王之道悟番僧之誣思有以逐之臣等學問粗疎弗克將順聖意其罪大矣臣待罪刑官以夙朝夕興思及此惶懼靡寧顧未嘗獻納諫諍之任恐犯僭踰不韙之罪欲言而阻者屢矣切思幼學壯行義在以孔子之道事 君故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伏望

陛下遠鑒漢唐中主之失近法我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斥逐誅戮繼曉之迹以聖人之道
爲必當信異端之誣爲必當黜立毀護國佛寺
屏出番僧以謹華夷之大防爲千古一大快精
選道德之儒朝夕勸講務誠意正心之學明二
帝三王之道使人欲退聽天理昭明一心既正
萬事攸理必攬大權以絶天下之奸必建儲位
以立天下之本必革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尙書
致仕劉大夏必優以閑祿錄用子孫以勸天下

之忠鯁收用何塘王思周廣宿進黃體行韓邦
靖以來天下之直言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
君子退小人作士氣開言路慎名器禁賄賂明
禮樂清刑罰足民財脩軍政可以次第舉矣是
君心一正則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
四方以正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帝王之道大行
唐虞三代之善治可以復見實萬世無疆之休
矣斯道幸甚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臣不勝激
切之至爲此具本親賫奏　聞伏候　勅旨

患病乞　恩致仕疏

奏爲患病乞　恩致仕事臣原籍江西吉安府
吉水縣人附籍湖廣德安府隨州正德九年進
士出身任刑部主事十月內爲建言事降調廣
東惠州府龍川縣通衢驛驛丞正德十六年
聖天子登極欽奉　詔書復原職十二月爲提
督事陞奉一級尋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廣西布
政司參議按察司副使浙江布政司參政轉廣
東布政司右布政使以奉職無狀被劾蒙

皇上不加誅戮降除四川布政司參政臣一介
微賤蒙　朝廷作養甄錄之德　陛下即位以
來拔臣於久棄之餘迭擢以藩臬之職
陛下之恩天地之廣大也臣自分委身圖報死
而後已柰何志以命違近年以來得患痰火之
病去秋九月卧病家居聞　命兢惕不遑寧處
遂扶病啟行赴任沿途病發強勉支持以本年
三月十三日抵任供職以來積勞之餘前病日
加每一舉發頭目眩暈若不屬已兩足無力步

履維艱葢年進六十衰病宜然若不吐露血誠
上干　天聽以求休退則身以病困事以病墮
深有負于　朝廷任官之意矣抑豈臣子報稱
之本心哉　皇上仁覆天下凡匹夫匹婦無有
不獲自盡臣之愚誠豈敢有所自隱哉伏望
皇上寛鈇鉞之誅埀日月之光乞　勑吏部罷
臣放歸田里得以從事醫藥苟殘喘少延皆
陛下之所賜也臣不勝悚懼之至謹具本奏聞

謝恩疏

奏爲謝　恩事照得臣先任四川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右叅政續於嘉靖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欽陞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回至原籍吉水
縣候憑到任於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准
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題奉　聖旨李中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寫
勑與他欽此欽遵合咨前去查照施行准此隨
於本月十九日起行二十三日行至江西省城
該錦衣衛舍人王承顏齎捧臣巡撫山東地方
勑諭壹道到臣臣即望闕叩頭謝　恩及於嘉
靖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到山東所屬濟寧
州准前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曹蘭咨送原欽奉嚴處預備倉糧　勑諭并
符驗關防書吏卷簿等項交代與臣臣於三月
初一日前到山東省城接管行事外伏念臣一
介微賤荷蒙　國家作養既孜之恩正德九年
臣以刑部主事降調廣東惠州府龍川縣通衢
馬驛驛丞正德十六年恭遇　皇上登極臣奉

詔復原職起廢棄於八年歷藩臬之七秩涓埃
罔裨　天恩滋至風紀之臣欽奉　簡用巡撫
之命特降綸音臣感　恩愈深圖報愈切敢不
謹遵　聖諭俯竭愚忠忘身徇國仰酬眷知臣
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稱謝謹
具奏聞

陳愚見以裨庶政疏

題爲陳愚見以裨庶政事據山東布政司呈據
經歷司呈操蒙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復初案

驗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前事該本部題內
開照得嘉靖十八年考察京官所據各處
王府文職官員例該考察之期合無本部移咨
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遵照先年節該
題奉　明旨各將合屬地方所有　王府文職
官員除典儀典膳奉祀教授等官照舊不考外
其長史審理紀善務要從公詢訪中間若有撥
置妄為及貪淫不謹不能鈐束府中官屬旗校
人等致其生事害人者開具實跡參奏前來本

部照例　上請黜退另選相應人員以補其缺
等因題奉　聖旨照例通行考察欽此欽遵轉
呈到臣卽行布按貳司掌印并守巡官將
魯府
德府
衡府各文職官員從公詢訪填註實跡開報去
後隨據各開報考語并質以臣巡歷之所見聞
者參互考較除頗修職業無礙行止者不開外
如魯府長史司右長史　力與年衰而廢官不
恍事以病廢而竊祿自屍此則當罷黜者也
衡府長史司左長史　年齡衰邁徒切有為之
心官職尙牽犯不知止之戒此則當致仕者也
審理所審理正　重聽無聞衰年廢事此亦當
罷黜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訪察果如臣
言將罷黜以禮致仕另選行止端愼年力精壯
人員填補其缺庶幾　王府文職得人而輔導
有益矣緣係陳愚見以禆庶政及奉　欽依照
例通行考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考選軍政官員疏
奏為考選軍政官員事嘉靖十九年三月初四
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看得在外各都司衛所
軍政官員五年一次考選係　累朝成憲遵行
已久合候　命下通行各處撫按等衙門將應
該考選官員預先訪察各秉至公嚴加考選畢
日造冊　奏繳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查
得接管卷內嘉靖九年二月二十日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看得在外都司軍政官員合照舊例

考選候　命下通行各處巡撫巡按等官將各都司應該考選官員嚴加訪察會同考選果係公勤幹濟撫恤軍士政務不廢者照舊存留若有職業不修剥削軍士年老無爲相應黜退及有才識操行不同相應調用俱各開刻賢否實跡造冊　奏繳前來以憑本部查訪斟酌上請定奪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除欽遵施行外今准前因除衛所官員另行會考具奏外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復初考選

得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翟欽見任軍政佐貳兼管操都指揮僉事周南見領春班京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王鰲見領秋班京操俱公勤幹濟撫恤軍士相應照舊存留管事及考得見任軍政掌印都指揮僉事　職業不修貪鄙有議相應黜退見任軍政佐貳兼管屯署都指揮僉事陳丹立身頗可不諳戎務相應更調别推相應官二員以補掌印佐貳員缺使之修舉兵政保衛地方如蒙乞　勅該部再行查訪斟酌上　請定奪施行緣係考選軍政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今將造完山東都司官員年甲籍貫到任日期開立前件填註賢否實跡文冊一本理合具本進繳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查舉兵備官員以勵庶官疏

題爲查舉兵備官員以勵庶官事節該欽奉

勅諭内開凡遇盜賊行刼即便調遣官軍民壯分布防禦設法勦捕毋令滋蔓官吏有能奉公

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奬勵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除軍職及五品以上文職有犯具奏區處其餘就便拏送所司究問欽此欽遵臣惟治道莫大乎揚善地方莫大乎禦寇兵備以禦寇爲職也知人雖久而後定旌賞則不可後時功之細大不遺人皆興起此振作人才之機也若旌賞後時功之細大或有遺焉則人皆解體非所以作新士氣也臣切見山東地方今年自春徂夏旱蝗薦作百姓饑窘不可勝言

臣奉　宣德意分委守巡各道開倉放賑並打
蝗給穀及秋災傷民益困窮民竊盜起自古則
然况海右地方素有礦徒鹽徒而臨清一帶又
爲南北衝要之地四方商賈所聚其沂莒曹濮
等州城武鄆城等縣與南直隸徐沛豐碭等州
縣接境彼處流賊潘九成等四散流刼德州武
定等處又與北直隸景州寧津鹽山慶雲一帶
節被劇賊閻繼先趙恩王謙等糾聚人衆在於
南北兩京運衢大路刼掠猖獗往來公使客商

阻遏不通臣待罪地方深憂釀成大患屢行申
明防禦勦捕之法各致責成之重仰仗
天威咫尺　綸音布昭兵備各道巡察海道殫
慮定謀士卒效力賊乃就擒節據臨清兵備副
使王楊陸續呈將問過捉獲强賊李來祥等二
起共一十六名并對陣生擒劇賊陳朋等一十
九名斬獲首級一十七顆燒死五名與有功官
兵臨清衛指揮等官馮時雍并陣亡民快刑鼎
巡察海道副使吳道南陸續呈將問過捉獲强
賊宿景和等一十四起共五十八名與有功官
兵濰縣典史劉永壽等青州兵備僉事沈澧陸
續呈將問過捉獲强賊馮守孝等三起共四十
五名與有功官兵青州府知府紀資同知王鉞
靈莒州同知黃鯨瑞諸城縣知縣張文鄉臨朐
縣知縣張鵬漢等并青州衛指揮劉玄齡高東
及谷部下兵快與被殺鎗手李世虎孫把持武
定兵備僉事饒思聰陸續呈將問過捉獲强賊
楊山等七起共一十九名並陣生擒劇賊閻繼

先及同夥響馬强賊劉道張虎與有功官兵巡
邏冠帶義民王居政等沂州兵備僉事汪東洋
陸續呈將問過捉獲强賊潘九成等六起共一
十八名戳死四十七名與有功官兵嶧縣知縣
龔汝勤費縣知縣倪瑗等各招罪緣由又呈將
山東都司滕縣守禦千戶所巡捕百戶沈經失
事情罪叅呈到臣覆詳明白除行各道將强賊
李來祥等監候會審詳決劇賊閻繼先等批行
按察司等衙門會問斬獲首級紀驗明白於原

行刼地方梟掛示衆有功知府等官紀賫等指
揮千百戶等官馮時雍等并各軍兵快壯欽遵
勅諭從宜分別等第將所獲賊贓并動支在庫
官銀犒賞及將陣亡民快邪鼎李世虎孫把持
亦給官銀優恤失事百戶沈經具本　題叅外
爲照兵備副使王楊吳道南僉事沈灃饒思聰
汪東洋此五臣者秉勤公謹善於用人故成禦
寇之績以消莫大之患此臣所以錄其勞勣而
薦舉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訪梟如臣言將王

暘等五臣次第擢用則庶官用勸他方有賴其
於治道豈小補哉緣係查舉兵備官員以勵庶
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地方事疏

題爲地方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照得各
處巡撫都御史每年在邊者四月腹裏者八月
赴京議事其山東山西遼東陝西各處見今盜
賊生發凡百禦盜安民之事率多責成巡撫官
員難以輕動合無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歳俱
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本等職業若有重
大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
差人齎　奏聽經該衙門會議奏　請定奪瑣
細事情應該自處者不必煩瀆開陳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除將瑣屑常行應該自處者不
敢一一煩瀆　聖聰徑自從宜處置外今將事
干各處地方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不係見行事
例該載者條陳六事乞　勅該衙門會議儻有
可取奏　請施行緣係條陳地方應議事件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壹復專官以禦盜賊照得山東青州府益都
縣顏神鎮地方南通蒙陰新泰西界萊蕪北
連淄川夫壹隅之地四縣交通地僻山險民
頑俗惡居民與四方亡命及礦徒鹽徒商賈
雜處於中東去益都縣二百里雖設有顏神
鎮巡撿司巡撿一員弓兵二十五名官卑力
微難以防禦府縣阻於道里之遥民庶漫無

法令之制以致節年强賊嘯聚貽害地方居民苦於騷擾正德十二等年屢設通判盧秉彝任儀丁憂在彼住劄操演壯快鎗手約束頑梗故數年以來地方頼以寧輯至嘉靖二等年間節該前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劉節巡按御史李獻熊榮兵科給事中劉祺節次建議要於顏神鎮設立縣治俱該兵部等衙門題奉欽依備行山東撫按會勘因有窒礙及地方災傷遂寢其事原設通判員缺迄今

未曾選補均徭編僉本官員下皂隸祗候馬夫柴薪即今名色尚存本鎮被因欽官住劄該府暫委檢校等官前去帶管亦緣官小力微不能鎮壓以致屢有劇賊李琪王堂等輩突出流刼地方拒敵官兵戕害生靈後雖剿戮然餘孽殘虜簡剪隨生終難遏絕況兗青等府所屬沂莒二州嶧費郯城日照諸城沂水蒙陰等縣礦徒鹽徒自古爲患見今不時出沒萬一不逞之徒一旦相聚爲盜釀成大

患貽害地方決非細故爲今之計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爲重乞勅吏部查照先年舊規於青州府添設通判一員塡註捕盜字様任劄顏神地方將蒙陰新泰萊蕪淄川等四縣悉聽其帶管蒙陰新泰萊蕪團操兵快量撥與顏神鎮等社鎗手一同操練使其職專捕盜往來各縣巡邏日夜整齊其人民修明夫法度不得別項濫委如此則無賴之徒潛消默化而地方自爾寧輯矣

壹處守備以安地方據山東布政使司呈照得山東地方武定青州曹濮沂州臨清等處各設有兵備衙門而萊州濱海又設有巡察海道各在彼住劄整飭兵戎團操壯快其各該隣近州縣衛所又多分屬統攝以防禦寇盜保障地方緣有專責且事體歸一故諸務得以振舉而境土賴以輯寧法甚善備惟濟南府所屬德州一處彼因設有守備衙門住劄以此該州與德左貳衛俱不隷兵備道統

攝但德州係要衝之處且兩京通道與直隸
邊界相連一遇賊勢猖獗出沒緝禦甚難雖
有守備官員徒擁虛器且於鄰境有司不相
關涉萬一有警彼此坐視莫能禁治則爲患
將不勝言誠不可不預爲之所切照該州去
武定兵備道路止二百餘里而該道兵強事
簡可以兼管且具係濟南府地方合無將德
州并德左二衛倶 附武定兵備道轄屬操練
兵快防禦地方并一應刑名等項倶聽兼理

再照德左二衛原隸直隸所屬其應行文移
中間干係山東地方事情該道徑呈本省撫
按衙門定奪若事干直隸地方者聽該道便
宜及行兩衛照舊申呈直隸撫按衙門詳奪
等因到臣爲照德州先於嘉靖元年議分兵
備之時因該州設有守備在彼任劄以故不
曾分隸兵備管轄然守備官因見德左二衛
係屬直隸凡遇山東地方有事及盜賊生發
往往自分彼此推托誤事該司所呈誠有深

慮查德本省登萊二府地方既有都指揮一
員在彼備倭又設巡察海道副使一員兼理
切緣德州與登萊二府事體相同所據德州
與德左二衛相應分隸武定兵備道兼理再
照德州正當直隸山東兩界緊要重地而守
備貴在得人今照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指揮使高鴻儒自守備以來一籌莫展百事
倶隳城以外一切不理劇賊逋恩乃德州人
也在於南北兩京大路騎放響馬截叔人財

被本州巡捕同知劉珊捉獲而高鴻儒杜門
坐視若罔聞知况本官貪聲大著近以贓私
顯露見該巡按衙門批行按察司并分巡道
叅問若不早爲查處誠恐愈加誤事臣與有
地方之責豈敢緘默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
地方之重乞 勑該部再行查議將高鴻儒
速賜罷黜另推謀勇都指揮一員前來守備
地方仍將德州并德左二衛分與武定兵備
道兼理如此則內外相維地方防禦益嚴寇

矣
壹申禁例以除打詐近見各處奸猾遊食之徒或豪富惡少之輩不安本等生理或以打詐財物或以報復私讐動輙三五成羣或十數餘衆將在鄉良民妄作盜賊咬攀及買寄賊物便行捉拏非法綑吊拷打百計嚇詐財物到手方纔釋放其間一時無措者則又帶去臨近寺觀或空便處所晝夜經縛不令母妻相見被害之家無可奈何只得變産售業

鬻男賣女以盈其數又有指以起贓爲由公然前去各家沿房搜番拆墻壞物及將所有之物爲彼搶撿奸淫婦女無所不爲彼盜賊暮夜刼人所得尚有多寡分贓或止些微一遇事發必擬處斬今打詐者白晝公行全無畏懼而徒手要索不至大遂所欲則不已其弔打綑縛殘酷刑具雖官府之嚴刻亦不至此告捉到官係在衙門畨子手快手人等尙有積年事例引用充軍其非在官之人不過問擬嚇詐財物并詐稱官司差遣徒罪而已此乃情重律輕無怪乎然也査得問刑條例內開充徒聚衆執持兇器傷人及圍繞房屋搶撿家財棄毀器物奸淫婦女眞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不分首從發邊衞永遠充軍今照各徒平空公然聚衆將人綑打嚇詐財物或搶撿家財棄毀器物奸淫婦女比之充徒尤有可惡於此不爲之防將來流獘愈無紀極如蒙乞　勅法司再加詳議今後但有前

項之徒打詐縱非在官之人亦要比照積年事例充軍若有聚衆指以番贓搶財壞物奸淫婦女者亦照圍繞搶撿奸淫死罪充軍事例一體問擬庶幾法令嚴重而人心有所畏阻地方之害或少袪矣
壹禁誣辯以正法典照得本省所屬問成一應重囚多則十數年少則五六載往往希圖展轉捏詞申辯不免再行隔別衙門如本府或守巡兵備等道及總司勘問中間不能自

抜阨於强力者容或有之然亦百之一二耳
而初獄眞情逐處有擬因情論罪絕無可原
者人人皆是也但其僥倖求生之心一萌而
賄緣買和之釁迭舉輒乃更變原發採捍別
端不論違之有無惟求詞之得准反將平日
讐嫌或經官不與回護之人一槩誣入于遠
之內及至覆問仍又勝虛捏其所由是雖因
人臨期緩死之恆態而山東至京師僅止八
百餘里道路既近則 奏辯易爲雖貧難者

且猶雇覓其人稱貸其費以斡旋之其富足
之營謀易爲從可知矣是以前奏方結而後
奏繼至指東之奸詭既破而架西之誕謾復
逞其勢則然也但今罪囚累年未就典刑而
干連多人屢困奔波有累死於道路者有蕩
費其財產者茹苦含悲不可勝言如蒙乞
勅都察院查議今後凡遇重囚申訴寃枉中
間若有五六年及十餘年曾經本府并守巡
兵備等道及總司各衙門問明除與原發容

詞相同未曾體勘事由方與准行外其餘但
係不照原詞別生枝節妄行纏擾貽害多人
者俱與立案仍行在外衙門將以前奉到未
完勘合一體清查如有前弊亦就不許提人
勞擾有司重困無干仍照原卷操招回銷庶
幾重囚不爲淹久而無干證佐亦免負累矣
壹葦夫役以蘇民困照得先年兖州府所屬
濟寧金鄉魚臺一帶原有運河而曹州曹縣
城武單縣等州縣黃河爲患常將運河淤塞

糧運阻滞貢路不通於是各州縣設有護河
長堤曹州編有裏河淺夫一百二十名又編
看黃河堤夫曹縣四百五十名城武縣三百
三十五名單縣二百二十九名金鄉縣一百
六十八名定陶縣五十名與前曹州裏河淺
夫共一千三百五十二名每名編銀三兩共
銀四千五十六兩至嘉靖十七年間黃河南
徙該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題 准將原設
管河同知一員裁革及將夫役止留三百名

廵守修補堤岸其餘一千五十二名照舊徵銀解府貯庫以備河道支用當年又該嘉祥縣知縣符炳爲因該縣邑小差繁民貧賦重具本　奏行廵撫都御史曹蘭案行布政司議將曹縣原編堤夫四百五十名於內減去六十名代編嘉祥縣原編趙村閘溜夫六十名城武縣原編堤夫三百三十五名於內減去二十名代編嘉祥縣原編魯橋閘溜夫二十名單縣原編堤夫二百二十九名於內減

去十二名代編嘉祥縣原編趙村閘夫八名新店閘溜夫四名金鄉縣原編堤夫一百六十八名於內減去三十一名代編嘉祥縣長溝撈淺夫三十一名備行兖州府轉行各縣查照審編訖爲照黃河既已南徙官又罷設前項夫役所可已者况今地方災傷盜賊生發民窮財盡無逾此時所宜加意寬䘏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小民困苦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廵此徭編之時將前徵銀夫一千五十二名內除改派代編嘉祥縣夫役外剩夫九百二十九名俱照數減免其原留廵守堤岸夫三百名照舊編　看守堤岸樹株如此庶民困少蘇而公私兩益矣

壹改操軍以全衛治照得山東都司任城衛見管官軍原係　魯府兖州護衛之數先於景泰元年舉　勑將該衛官軍調去五百六員名前去東昌府臨清縣守備彼時該縣止有守禦千戶一所後將濟寧左衛伍所調去

改爲臨清衛連前守禦千戶所共爲六所至宏治二年將臨清縣改爲臨清州前項調去兖州護衛官軍因未題奉　欽依迄今尚未掣回除陸續逃亡外見在止存二百六十一員名至嘉靖十七年間　魯王與　館陶王等互相訐奏奉　欽依差三法司議擬將兖州護衛旗軍摘撥一千名專在本府直宿答應俱聽兖州護衛官轄外剩旗軍三百九十九名與運糧軍人及餘丁具本題奉

欽依改設任城衛管理查得該衛運糧軍人六百名陸續逃亡九十八名其餘五百二名與在衛見在旗軍共止九百一名委的數少不成衛所規制今該衛再三申稱軍少差多兇該衛乃　藩王分封重地而臨清已有一衛又有兵備在彼住劄見有團操人馬數多所據原調去官軍應合掣回郊蒙伏望
皇上軫念任城衛創設之始事不歸一乞
勅兵部查議將原調去臨清操軍二百六十

一員名掣回任城衛除撥補運糧外其餘與本衛見在之數俱行山東都司分為春秋兩班京操原有逃亡事故操運旗軍亦聽該衛造冊轉達清理庶衛治以全而營伍克實矣

自陳不職乞　恩罷黜以弭災變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恩罷黜以弭災變事准都察院咨准吏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翌國公郭勛奏為災異陳言久未大舉策免大臣以清
朝政以進群僚以安黎庶事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　來仍着科道官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仰惟
皇上撫世酬物一十九年法　祖敬天兢業不替德隆堯舜而精一之學惟勤法兼成周而神化之用不匱是以政和刑肅禮備樂明率土歸
仁九夷向化是誠有道之令主不世出之
聖神也顧茲災變之來實惟臣下之咎言念臣材非上智學愧通方遭際明時遂叨　簡錄緣

因資序晋位臺端方切負乘之憂罔伸報酬之願嘗聞變不虛生應天以實臣職司紀綱而激揚尤缺專都拊循而孚惠無術以故　聖澤無以下究而天變因以上騰揆厥愆尤莫臣為甚伏乞　皇上仰開洪造俯賜罷黜庶不肖退而賢者進天意回而災變弭矣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添設廩米以便肄業疏

題為添設廩米以便肄業事據山東布政司呈

蒙臣批據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廩膳生員
孔公戭等呈稱本司生員原無廩增附學名色
先於嘉靖九年間蒙廵撫山東劉都御史奏
准將本司生員比照州學事倒考定廩增附各
三十名以為學業之勸然諸生雖係免差中間
貧窶甚多廩膳徒建虛名增附亦無供給緣此
贍養無資肄業等因蒙批仰布政司會同提學
道查議呈奪蒙此行該本司左布政使沈教右
布政使張時徹會同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

使呂高議照事在義制故崇儒重道以義起者
不必有所因禮緣情設故養賢育材以體情者
自當同乎衆及查孔顏孟教授司設於洪武二
年專官訓迪止及三姓後裔蓋三氏之家學也
故科貢之制與諸郡邑不同許就科目則令出
於正統之九年三歲一貢則制始於成化之元
年然廩增諸名亦未有立至嘉靖九年該廵撫
都御史劉節題　准照州學例設廩增各三十
名貢亦如之然名號雖存而廩米膳夫實未請

給蓋其時惟加意於歲貢之增而未慮空名之
不足以育士故孔公戭等復繼而有此乞也切
惟大聖大賢道在萬世歷代以來無不尊隆至
於國朝尤極崇重渥典殊錫覃被後人無非所
以厚崇報之禮今三氏裔苗衍流繁衍凡得占
系一姓者無不均蒙優覆之恩而賴享世延之
澤況諸生抱經誦法冀育紹述之責乃反不如
他郡邑子弟叨沾廩米此其未盡之典誠有待
時而舉也所據前項廩米膳夫正事可義起而

禮順人情相應處給除查膳夫已有舊編四名
不必再處外共廩膳三十名歲該每名廩米十
二石共該米三百六十石有閏月之年該米三
百九十石雖廩米之給若獨歸三氏而糧米之
難專取於曲阜合行兖州府詳議派辦通行
申奪但事非諸郡邑之有舊可仍而例實我
國家之所宜增定似應題請撥給等因到臣議
照孔顏孟三氏子孫乃大聖大賢苗裔故我
國朝累加崇重之典洪武二年特設教授司矣

正統九年又許就科目矣成化元年又增定歲
貢矣嘉靖九年　皇上俞撫臣之議　准照州
學例設廩增各三十名貢亦如之其制漸以備
矣所未備者廩米耳蓋廩米所以養士其他郡
邑生員俱有廩米而三氏子孫既有廩膳之名
尙未有廩米之實豈有所靳於此哉特一時未
之講耳今生員孔公戭等旣呈前來而該司與
提學道會議明白相應議處如蒙乞　勅該部
再加查議上請定奪仍行臣查照欽遵施行緣

係添設廩米以便肄業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重守令以安地方疏

題爲重守令以安地方事臣聞地方之安危係
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自古
聖帝明王知天立君爲民之意莫不以重民爲
先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者
尤重焉守令是已　皇上勅臣巡撫先之以撫
安人民者此也臣受命以來朝夕孳孳訪求人
才郡縣守令賢者固有所聞矣不肖者亦有所
聞矣當考察之年去邪爲急除賢能另行論薦
外其不肖者不敢不疏名以聞重民也臣訪得
登州府知府　　節被糾彈日流汙下另妝額
外之稅多取秤頭之銀肆然受賄於屬官百計
侵漁乎民利貪酷之極民害日深同知　　一
籌不展於公事深計惟充夫私囊所屬州縣科
罰已徧凡此士民疾怨益深濟南府通判
專多跡賕行亦貪汙收香錢而侵匿有關臨兌

運而物議尤著青州府通判　　耳目聾聵手
足痿痺衰老一事不理管糧多索常例登州府
推官　　初政頗可晚節盡失修河肆行科罰
署州益縱誅求平度州同知　　才短而幹理
無方署印而州事多廢索取大戶之金科歛里
甲之財判官　　奸滑避事辯給欺人催糧親
自下鄉佐州惟知營利寧海州判官　　私計
是營公務全廢强賊刼殺良民匿不以報㺯徒
招集亡命怙弗之袪黃縣知縣　　貪贓無厭

北盜賊尤甚奸淫醜穢祇畏歡不如酷暴肆行
民怨入骨莘縣知縣　發身衛學行專權鄙
闘節交通乎門吏科罰濫及於無辜丘縣知縣
耳聾嗜酒政務日隳事欠主裁權因移於胥吏
貪財肆詐波濫及於善良館陶縣知縣　處
公事於後堂百姓稱爲聾瞽吏害人而無忌予
納賄而甚彰魚臺縣知縣　剛愎而毒害自
甦造謗而中傷府官巧取多端蹤跡詭譎以上
各官汙濫奸佞所當亟黜者也寧海州同知

才力難於展布政務日見廢弛文登縣知縣
處刀邑而才弗堪御强民而力難制博平縣知
縣　本以昏病之體難當凋敝之邑長清縣
知縣　知愛民而才力有限欲勤事而幹理不
前禹城縣知縣　才力綿薄雖鞭策而莫前
吏民玩褻至號召而莫聽新城縣知縣
識本昏暗才復儒弱吏卒肆欺邑事盡廢鄒平
縣知縣　一目而事體欠明識才又幹濟未
克金鄉縣知縣　昏庸而無振作之才懶惰

而無幹濟之志奸人用事邑事漸弛鄒縣知縣
才劣性偏年齡向暮衛邑正官終難稱職滋陽
縣知縣　罷輭全無振作之才縣劣難當繁
劇之任寧陽縣知縣　謹厚雖有可取振作
終非所長以上各官才力不及所當酌處者也
其諸縣丞經歷以下之不肖者臣不敢煩瀆
天聽臣與各司府州縣官之賢不肖者俱條開
咨吏部矣如蒙乞　勅吏部將臣所題所開者
再加詳察如臣言不謬將　等速賜罷黜　等

量爲改調則甄別惟明庶　官思奮賢才彙進地
方舉安矣緣係重守令以安地方事理謹題請
旨

問　安疏

奏爲問　安事臣伏聞　聖躬萬福巳收勿藥
之功一德動天感召瑞雪之應凝天和於一身
極敷錫於九有華夏蠻貊莫不欣慶臣巡撫東
藩遥瞻　天表至誠祝禱　萬壽無疆伏望
皇上念　天子天下之主淵然靜頤以承眷命

上以慰宗廟之靈下以慰天下之望祈天永命
以裕後昆臣不勝惓惓懇悃願望之至爲此具
本謹具奏　聞

公薦舉以求將材疏

題爲公薦舉以求將材事准兵部咨該巡撫大
同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史道題爲申明聖諭以廣惜人材事該
本部議擬合候命下咨行總督巡撫等官將各
地方武職指揮以上不拘見任閒任爲事等項

但有堪將帥之選者作急從公詢訪務要詳實
仍分別堪任大將副參遊守邊方腹裏等項疏
名奏薦以備推用等因覆題奉　聖旨准擬行
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隨於撫屬地方從公詢
訪得見任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翟欽膂力
方銳韜畧素諳出身武舉長懷報國之忠備禦
邊關久著干城之績謀勇兼濟矢石備嘗此可
任將領者也登州備倭署都指揮僉事李仁沈
毅有謀持重能斷習兵書而騎射咸精統軍士
而恩威並用守不殊乎寒素志寔在於功名此
可任參遊者也登州衛署指揮使沃田發身武
舉戎務諳練濟南衛指揮使馬濟騎射優長事
體亦習此皆可任偏裨之寄備者也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體察如臣言不謬將翟欽等量才
擢用庶武備有賴而武臣知所奮矣緣係公薦舉
以求將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保留考滿方面官員疏

題爲保留考滿方面官員事據山東按察司呈

爲給由事准本司青州兵備僉事沈澧關照得
本職見年五十六歲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由
進士嘉靖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除授直隸廬州
府合肥縣知縣中途聞母喪回籍守制服滿起
送赴部嘉靖六年二月二十日復除直隸廬州
府六安州霍山縣知縣本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嘉靖七年四月十七日改除江西南昌府南昌
縣知縣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嘉靖九年七
月十七日給由赴部間行取丁父憂守制服滿

起送赴部嘉靖十二年六月初五日陞授南京河南道試監察御史本年八月十五日到任至十二月初六日陞本道實授監察御史到任嘉靖十七年正月內陞授前職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扣至嘉靖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歷任三年例該給由關司轉呈起送等因到臣除復查相同外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允魁議照僉事沈澧存心以正從政惟勤寛仁有以蘇民訓練足以禦侮歷俸三年呈請給由相應行令起送但青州接境沂州費縣寶山并莒州諸城蒙陰沂水臨朐等縣礦徒鹽徒不時生發況海右地方去歲夏災秋澇蝗蝻間作百穀未登人民饑饉即今春初正賴本官撫恤人民振揚威武所據本官似應暫行奏留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議擬合無將僉事沈澧存留在任接俸管事仍將三年任內歷過事蹟行令造册送部查考施行惟復別有定奪緣係保留考滿方面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專委任以督邊餉以安重鎮疏

題為專委任以督邊餉以安重鎮事嘉靖二十年三月初五日准都察院咨　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都給事中郭鍌等題稱宣府大同遼東永平花馬池等鎮原設郎中處所乞要比照總督糧儲官事體請　勅及降給舊鑄關防轉行巡撫衙門於各布政司參政參議慎選一員令其在於各鎮駐劄收支錢糧一節為照前項各鎮密邇邊陲實當虜酋出沒要地軍儲供億浩繁必專官經理方克有濟合無俯從所請將宣府大同遼東永平花馬池等鎮錢糧皆照各省總督糧儲官事體請不坐名　勅一道及鑄給關防仍行各巡撫衙門於各布政司參政參議內慎選年淺才幹者疏名題請令其專一在於各該邊鎮駐劄經理錢粮不復委以他務候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戶部請　勅及咨禮部鑄給關防前去仍咨都察院轉行宣府山西山東

陝西各巡撫都御史將各鎮原設郎中員缺宜
府大同於山西布政司遼東永平於山東布政
司花馬池於陝西布政司叅政或叅議內慎選
廉能一員徑自疏名具　題委用其有素公敢
勞出納明允及因循誤事虧損邊儲者俱聽撫
按官舉劾以憑黜陟以後遇有遷轉本部仍推
選志向端方才能素著者照缺填補其委用叅
政叅議係原額員缺者仍咨本部另行銓補等
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轉行到臣行據

山東布政司呈稱查得遼東永平原共設戶部
郎中一員在彼收放一應錢糧等因前來臣查
得山東布政司額設左叅政二員右參政一員
左叅議一員右叅議一員係註右參政一員除
年深并有公占外慎選得右叅議李允升志向
端方才能幹濟相應委用如蒙乞　勑該部請
勑行令本官齎帶禮部發到關防二顆前去遼
東永平駐劄專一經理錢糧緣係專委任以督
邊餉以安重鎮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奉慰疏

奏為奉慰事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臣巡
歷青萊二府地方得見邸報本年四月初五日
宗廟火災臣北望戰兢罔知攸措恭惟
陛下
聖神大孝
天地大德偶值災變上靈淵衷伏望
陛下念一身為宗廟社稷之主少寬

聖慮保養　天和上以慰
九廟之靈下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不勝恐懼
懇禱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大勢强賊貪夜劫掠拒敵放火殺死人命疏

題為大勢强賊貪夜劫掠拒敵放火殺死人命
事嘉靖二十年四月十七日據山東按察司整
飭沂州兵備僉事汪東洋呈嘉靖二十年四月
初四日辰時據濟寧州中據魯橋巡檢司申據

係長張元卿總甲李魁等連名呈稱本年四月初一日本司巡檢劉錦赴州打卯未回當夜起更時分忽被强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名各執長鎗弓箭等器到於本鎮行刼元卿等聚集地方人衆并巡檢家人劉義等與賊拒敵各賊因不得遂刼財將居民張堯民等大小一十九家房屋燒燬九十七間燒死李魁幼男小橋兒劉表幼男小來才殺死本地人王左并水手段明等因轉呈到臣為照濟寧州魯橋地方當南北通

衢要路今彼處强賊乃至八十餘人執持弓箭器械殺人放火勢甚猖獗除將濟寧州衛掌印巡捕巡司官員各住俸戴罪撲捕及將該州署印判官韓弼巡捕吏目張韶巡檢劉錦該吏錢鴻另行拏問及案行都布按三司轉行各該守巡兵備等道并管操都司各嚴督所屬分布人馬相機擒捕外參照山東都司濟南衛掌印指揮僉事張溥巡捕指揮同知楊提均有地方重寄全無防禦之策未發則消弭無術已發則隱匿不申以致盜賊縱横焚燒肆毒再照整飭沂州兵備僉事汪東洋器小易盈因舉驕恣縱欲偷安操備不事遂使盜寇窺伺地方受害玩寇殃民罪應罷黜所據各官例應參究緣汪東洋係方面文職張溥楊提俱軍職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河道疏

題為河道事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三日准工部咨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

左都御史周金并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鎮遠侯顧寰題稱漕政必資水利洪閘實為咽喉今黄河淤塞水脉微細乞要通行疏濬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持平題稱睢州地方野鷄岡孫繼口等處淤淺水勢日漸消減乞要疏通水歸運道巡按直隷監察御史童漢臣題稱軍儲廪祿悉皆仰給東南迄今黄河淤淺而呂梁百步等洪枯涸異常乞要相度疏濬各等因該本部覆題稱合候　命下本部分

投馬上差人一行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及
巡撫河南山東都御史魏有本李中遵照本部
節次題奉　明旨親詣地方各嚴督管河郎中
副使管泉閘主事等官殫心協力應變達權及
時挑濬以時啓閉勿分彼此勿相觀望期在自
下通濟往來無阻若過四月以後有誤糧運治
河官員無論崇卑俱行叅究若果黄河故道難
開而水難挽回徂徠諸泉雖濬而水亦微細至
秋後不能轉移另行會奏定奪等因奉

聖旨准議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通行布按
二司轉行守巡各道并管河副使及兖州府管
泉同知鄭道各欽遵開濬外本月二十二日又
准工部咨爲專委任嚴　國法以疏河道以濟
急務事該本部題議看得漕河梗澀關係匪輕
本部屢經題覆諸臣整理尚未疏通豈治之未
得其法用之未得其人哉今戶科給事中劉繪
之疏雖兼于治泉而尤以治河爲要工科左給
事中沈良才之疏雖兼于治河而尤以治泉爲
要兵科給事中張鑾之疏兼于治漕而尤以
護陵寢爲要其義互相發明至於責成治水之
官其義則一即古人所謂今日之慮水莫若慮
官之確論也具見各官通達國體憫念時艱至
意但今日之事漕運爲重而運道所資惟漕河
爲重故　國家設官所以疏河流導泉源者皆
爲漕河萬世計也而漕河之中徐呂二洪尤爲
南北咽喉之地運道經行之衝若非開決支河
則下流何以通非疏導諸泉則上源何以濟耶

此二者似皆不可廢也惟濬泉有利無害功或
可以日計開河有利亦有害事亦難以猝成兹
欲得其利又無其害以定經久歸一之策是在
當事諸臣協心計畫非可遥度而東制之者也
相應於各官建議之中叅酌議處合候　命下
本部馬上差人一面通行都御史等官郭持平
魏有本李中及周金等遵本部節題　明旨及
今各官所奏親詣地方嚴督本部管河管泉管
閘郎中等官及司府州縣管河副使等官各任

其責各盡其心應開决者作急開决應疏導者
作急疏導此外但可利于漕河者隨宜設法勿
泥故常務期通利無誤今歲糧運至于鳳陽
陵寢作何隄防可以永保無虞一面移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廵按御史速臨地方會同都御史
等官議處奏　聞仍體勘前項河流有無疏通
泉源有無疏濬工程有無效驗今歲糧運有無
稽誤各官有無勤惰一一奏報中間應叅奏者
指名叅奏應薦揚者指名薦揚以憑黜陟等因

奉　聖旨徐呂二洪阻淺非尋常挑挖所能通
濟依擬便行總督漕運及管河都御史各該山
東河南撫按官親詣地方督同管河管洪等項
官員查照各官建議各盡乃心作急從長議處
疏濬開導務使經久通行無誤今歲糧運鳳陽
陵寢永保無虞一併奏來其餘依擬行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臣因廵歷濟青萊三府地方又經
通行布按二司轉行守廵各道并管河副使僉
清兖州府管泉同知　　　各欽遵疏濬去後臣
隨於本月二十五日自萊州府昌邑縣起行親
詣泰安萊蕪等州縣徂徠諸泉而同知
假託有疾公然不行前來整理臣隨督同濟南
道分守右叅政張臬帶管分廵僉事饒思聰青
州兵備僉事沈灃逐一相勘督令各該州縣掌
印等官着實疏濬外叅照山東布政司兖州府
管泉同知　　濫叨府佐職專管泉當漕河多
事之秋正人臣效力之日所宜盡心竭力用濟
艱事可也豈期本官懷奸避事坐視不理似此

不職僨事亟應罷黜如蒙　勅下該部將本官
速賜罷黜仍將本官行臣提問以爲人臣懷奸
避事不職僨事之戒緣係在外五品文職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保留考滿方面官員疏

題爲保留考滿方面官員事據山東按察司題
准本司僉事朱旒關照得本職見年四十九歲
河南都司信陽衛軍籍貫河南河南府偃師縣
人由嘉靖五年進士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除授戸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五日陞本部四川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本年八月初七日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整飭石隰等處兵備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扣至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該赴部考滿具呈撫按衙門以地方災傷暫留供職會　奏保留間嘉靖十六年正月初十日聞母喪回籍守制至任實歷俸三年四箇月零一十五日嘉靖十八年四月初十日服

闋起復到部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復除前職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一日到任扣至嘉靖二十年五月初二止又經一年二箇月零二日前後通共四年零六箇月一十七日任內並無公私過名亦無黏帶不了事件例應給由等因轉呈到臣已經批仰該司查例呈報去後續據該司呈稱依蒙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丁憂起復更調改除官員前後兩任以十八箇月爲半如前任日少許通理多則再歷三年不得以後任

湊滿其歷過俸月以後考內通理又一欵凡三年六年雖有專責差占必須一次給由還者送問仍照例考察又查得山東布政司嘉靖十六年十二月內承准吏部勘合爲申明官員給由事內開今後各府州縣等官如遇三年六年給由文書到日該管上司查理倉庫錢糧明白不許輒因地方小事尋常差遣及拘前重後輕前輕後重非法事例故爲留難如遇凶荒及地方不時之警卽要預先奏　聞開豁方許署任各

該衙門每年俱以起送存留官員緣由明白開報前來俱許前後歷過月日通理補考等因及查僉事朱旒前後一官已逾八載實在歷俸將及五年任內節奉撫按衙門勘合批詞批詳等項俱已隨到隨完並無帶黏不了事件況例不拘前重後輕應該仍補三年考滿但本官近蒙本院批管分巡東兗道見今地方災傷泉源淺塞本官亦與有賑恤修濬之責正係緊急用人之際難以離任又況本司缺官署管該道事務

乞要轉　奏准留照舊供職等因到臣除覆查
相同外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允魁議
照僉事朱旒質直之資向正之志操守久而不
渝政務勤而日理歷俸三年之上呈請給由今
旣查有前例相應行令起送但東兗地方去歲
災傷民困已極卽今春夏雨澤愆期荒旱尤甚
况今濟寧地方魯橋一帶盜賊竊發及又節奉
欽依明文疏濬泉源正當用人賑恤修濬所據
本官似應暫行奏留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議

擬合無將僉事朱旒存留在任接俸管事仍將
三年任內歷過事蹟行令造冊送部查考施行
其餘歷俸年分於後考內通理惟復別有定奪
緣係保留考　蕭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雨澤疏

題爲雨澤事卷查先該臣見得山東地方自去
歲以及今春冬雪未降春雨全無麥苗枯槁五
穀難播兼以狂風若颶赤地無根鄉市蕭條民

不堪命於是臣於嘉靖二十年三月十八日案
行山東都布按三司轉行所屬府州縣衛所等
衙門各該掌印官督率僚屬官吏師生人等於
城隍廟設壇朝暮行香虔誠祈禱去後續於本
年四等月初三等日節准工部咨俱爲河道等
事備咨到臣臣因巡歷青登萊三府地方隨於
本月二十五日自昌邑縣起行由濰縣昌樂益
都淄川等縣到於泰安萊蕪寧陽等州縣督同
山東按察司管河副使金青并守巡濟南東兗

水利兵備等道嚴督各該州縣掌印管泉官員
督率人夫將徂徠諸泉及時疏濬使歸運道臣
又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到於濟寧州會議河
道事宜見得南來糧運船隻將近而河道淺阻
行令管河副使金清督同兗州知府程尚寧同
知文三畏并各該沿河州縣掌印管河等官預
先親詣各該地方分地委任整點各民人夫拘
集起載剝船一遇糧運至日遇有阻滯應起剝
者卽與起剝應幫拽者卽與幫拽河身閼淺去

處應挑濬者即與挑濬深廣不分晝夜竭力共
濟及行同知文三畏星夜前往濟寧寧陽沙河
一帶督理間本月二十二日據兗州府申稱本
年五月十六日寅時降微雨至卯時入土五分
十七日未時降雨至申時止入土一寸八分汶
上縣申稱本年五月十七日未時正一刻落雨
至本日申時初一刻止入土三寸一分鉅縣申
稱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亥時落雨至二十四日
卯時止入土四寸五分泗水縣申稱本年五月

二十三日夜丑時雨降至二十四日辰時止入
土四寸五分寧陽縣申稱本年五月二十三日
夜亥時落雨至二十四日卯時止入土一寸二
分嘉祥縣申稱本年五月十七日巳時正一刻
降雨至本日申時止入土二寸五分本月二十
三日酉時正二刻降雨至二十四日丑時初三
刻止入土二寸七分魚臺縣申稱本年五月二
十三日亥時降雨至二十四日卯時止入土四
寸二分定陶縣申稱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

四刻降雨至本日夜子時五刻止入土三寸五
分滕縣守禦千戶所并滕縣各申稱本年五月
二十三日亥時三刻降落微雨至本月二十四
日寅時二刻止入土一寸九分曲阜縣申稱本
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丑時霖雨大降至寅時止
入土三寸山東按察司整飭兵備僉事沈澧呈
備益都縣申稱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卯時正一
刻降大雨至本月二十五日辰時初二刻雨止
入土五寸七分濟南府申稱本年五月二十四

日子時正一刻降雨至本日酉時初四刻止入
土四寸五分泰安州申稱本年五月二十四日
子時初初刻降雨至本日未時正三刻止入土
五寸七分滋陽縣申稱本年五月十七日未時
降雨未時止入土二寸本月二十三日酉時降
雨至二十四日寅時止入土四寸東阿縣申稱
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亥正一刻降雨至二十四
日丑正二刻止入土一寸蒙陰縣申稱本年五
月二十四日丑時初初刻降雨至本日午時初

一刻止入土三寸五分沂州兵備僉事汪東洋呈稱依蒙親詣泗水縣督同知縣蔣偉典史李相管泉義官李渠老人劉岩等徧歷各泉看得叅角灣泉蘆城泉璧溝泉三處發源不深泉脉微細雖加挑濬俱已枯竭終無濟事管泉主事舊亦云然又看得西巖石縫泉大小玉溝泉等處流水近被山潦衝決土石淤塞鮑村泉趙家泉東巖石縫泉三處水脉舊衍今因天雨愈加盛大但猛雨浮泥下流壅滯隨卽督令如法疏

濬又看得泉林寺左右珍珠黑虎趵突淘米紅石井露壅珠下莊響水蓮花拾泉俱各泉水湧溢龜陰珍珠泉脉宏大潘波泉黃陰泉黃渠泉吳家泉岳陵泉杜家泉蔣家泉曹家泉合德泉石河泉俱次微細亦令如法疏濬又兼本月二十三日夜雨傾盆至天明二十四日巳時方止雨水相接泉脉潛通滯澀者漸盛舊盛者愈湧俱入泗河接連山水泛漲溢出泗河兩岸直抵金口壩水勢越出兩涯道路成河不惟大水入

濟糧運得達兼且百姓秋田亦種民心少安帶管水利副使談愷呈稱親詣滋陽縣督同該縣署印經歷康時亨管泉義官高嶽前去本縣東北闕黨古渠等處看得泉脉甚微責令老人夫役人等疏濬間至晚天降大雨泉水湧溢兼以山水泛漲將金口土壩衝決查得堰壩之設所以障泗水曲阜等泉西注以達濟寧城東入運河者也壩既衝決則由堰入港里河至魯橋入運河皆於運河有濟仍令委官老人候水勢少

殺閉堰障水使之西注同知文三畏呈稱依蒙備行濟寧陽穀壽張汶上東平東阿魚臺等臨河七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拘集撈淺等夫起載剝船預候糧運挑濬幫拽本職親詣各該地方督催間天降大雨河水通流糧船無滯各等因到臣臣竊惟東土久旱人心皇皇上有以軫宵旰之深憂下有以懸臣民之渴望一旦甘雨沛然四境霑足此非人之所能爲也蓋由我

皇上至誠格天感應神速故時雨大降漕河溝

盈糧運日進焦枯灌溉下民共蘇實宗社無疆之福緣係雨澤事理爲此具本謹具題　知

自陳不職乞　恩賜罷以弭天變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恩賜罷以弭天變事爲照邇者宗廟災變該御史黨承賜等奏爲荅天戒嚴交修以隆聖治事奉　聖旨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欽此欽遵臣仰惟　皇上以大聖之德居大寶之位二十年于茲敬一註箴之聖學粹然集成郊社　宗廟之禮制煥然大備

光于天下通于神明是宜克享天心百祥駢集近者　宗廟之火乃爲非意之災固　天心仁愛之所在實臣下不職之所致臣以匪才誤蒙拔擢委任以巡撫之責臣未能盡撫循之實歷任年餘茫無寸補是臣未能奉宣　德意以召災變之來臣之罪過無所於逃伏望　皇上體天行罰將臣罷歸田里別選賢才巡撫山東地方必能大振紀綱撫綏兵民舉賢退奸輔相皇極如此則人事允修天意可回化災爲祥天眷益隆實萬世無疆之休緣係自陳不職乞恩賜罷以弭天變事理爲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薦舉去任賢能官員以裨治道疏

題爲薦舉去任賢能官員以裨治道事臣聞人君用人每因才而器使人臣任職當隨分而效忠位無常任政貴有恆故立賢無方莫先於歷試諸艱然知人則哲尤在於叅伍諭列固當覼察於蒞政之日尤須考驗於去位之後茍非立

政有恆安能令終永譽臣訪得原任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今丁憂張時徹學識高明才猷練達議論侃侃洞燭事理之幾敷政優優大得旬宣之體康濟有待民日望之原任山東按察司按察使今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章僑風裁夙著於諫垣弘猷懋樹乎憲府閱歷久而才益達應用隨宜資望深而守不渝必期遠到原任山東按察司按察使今陞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底蘊通敏之資勤慎之守總憲節而吏民不

兗陂甸宣而遠近有望原任山東布政司左叅
政今陞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李士文立志端方
守官詳慎翊政而民多徯蘇之望遷官而人與
去後之思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今陞河南布
政司右叅政孫禬法精才練志遠心純守已無
玼遇盤錯而不阿立政有恆當屈抑而自定原
任山東按察司副使今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
馬紀猊若樸而內實昭昭事克勤而行尤亹亹
肅清驛樊平反民冤原任山東按察司僉事今

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崔三畏賦性明敏臨事勇
爲殫心慮恆周民瘼勵廉靜何愧官箴原任萊
州府知府今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柳本明守已
謙冲敷政慈祥甘棠之思已徽於去郡之後忠
信之行當乎於秉憲之秋原任章丘縣知縣今
陞工部主事劉鳳池向上之志明敏之才行善
政而民懷講兵畧而未試以上各官去任雖有
先後而未泯之澤則一陞秩雖有崇卑而廉能
之著則同均當薦揚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
加詢訪如果臣言有據將張時徹扣其除服以
時起用章僑等量其資望以次擢用庶簡拔得
人而庶政益修矣緣係薦舉去任賢能官員以
裨治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奉　慰疏

奏爲奉　慰事嘉靖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臣
伏接昭聖皇太后　遺誥乃知　昭聖皇太后
於嘉靖二十年八月初八日　升遐四海咸動
臣等北望哀號罔知攸措恭惟　陛下　聖衷

哀切尙釐追思伏望　陛下念一身爲　宗廟
社稷之主日理萬幾之繁少寛　聖慮保頤
天和上以承　皇天眷佑之隆下以慰四海臣
民之望臣不勝恐懼懇禱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聞

進繳　勅諭符驗疏

奏爲進繳　勅諭符驗事嘉靖十八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欽奉　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中山東地方各該州縣近年以來多被水旱災

傷兼有盜賊生發人民窮困已極今特命爾在彼巡撫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人民及提督一應稅糧邊糧屯糧并預備倉糧關防安插達子務在宣布德意扶植善良摧抑强暴使軍民依時耕斂各安生業貧窮下民及被災之家盡心設法區畫賑濟應該蠲免停徵錢糧照依該部題奏事理諭令各該軍衛有司官員明白嚴實寬免除豁不許重複科派凡遇盜賊行刼即便調遣官軍民壯分布防禦設法勦捕毋令滋

蔓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勵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除軍職及五品以上文職有犯具奏區處其餘就便拏送所司究問臨清為南北衝要之地四方商賈所聚及東昌至濟寧一帶中間多有亡命之徒在彼結搆為非興滅詞訟等項尤須督令兵備等官往來巡捕用心禁治凡事有便於軍民者聽爾從宜處置應與巡按三司等官會同者須從常計議而行其徐州黃家閘至臨清戴家閘一

帶河道照依該部題奏事理往來總理朝廷以爾素有才力諳練事體故茲簡用爾宜持廉秉公攄忠竭力撫綏軍民以靖地方斯稱委任如或因循怠忽責有所歸爾其愼之故諭欽此欽遵臣於嘉靖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到山東地方准前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曹蘭咨送嚴處預備倉糧 勅諭并達字二百七號 符驗各一道天字二百四十八號關防一顆及書吏卷簿各到臣接管辦事間嘉

靖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具題奉 聖旨李中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照例將地方應行事件照舊舉行守候交代今照新任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銑於本年九月初十日前到山東地方臣將欽奉嚴處預備倉糧 勅諭一道并原掌天字二百四十八號關防一顆及書吏卷簿地方應行事件照例於本日交代本官接

管外所有臣原任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欽奉
勅諭并達字二百七號 符驗各一道理合
奉繳爲此具本進繳謹具奏 聞
計繳
勑諭一道
符驗一道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以資化理疏
題爲薦舉賢能方面官員以資化理事臣聞藩臬準監司之職爲庶官之長宣 上德達下情

關係匪輕振紀綱肅憲度爲任至重然而人才之賢否不同而政治之隆替亦異故安民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莫要於旌善臣自奉命以來加意詢訪不惟考諸政不復欲驗其素履夙夜兢業玆將二載參伍咨諏得之頗眞除左布政使沈教賢能已陞光祿寺卿左布政使侯綸左叅政朱紈右叅議張鵬翰按察使劉璣副使徐守義僉事劉昺俱賢能任淺僉事沈澧朱旒係考滿保留不敢槩舉外訪得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鮨昂督儲有要而會計無遺催科以時而民稱不撓公平之政端確之操者也添註右叅政張臯學足潤身澤已被物年當强仕而見實老成志存堅確而終當遠到右叅政余鋑貌古心夷智圓行方燭事理之幾微心慮周至識政務之體要大受克堪左叅政張九叙謙抑成性愼審有加確守官箴勤恤民隱山東按察司臨清兵備副使王楊一介不取清風已播於民謠百務兼修賢勞屢膺乎薦剡文經武緯吏畏民懷

巡察海道副使吳道南當官清愼勤確乎不拔馭衆仁明勇應時兼施謀慮精詳才猷練達提學副使呂高器度閑雅學識深邃崇尚德之風民俗丕變精鑒別之度士林悅服卓然表率允矣儒臣曹濮兵備副使金清閱歷深而事多練達立政果而志復精明禦戎有方修河殫慮雖未盡究厥施已可占其遠大矣武定兵備僉事饒思聰廉介夙著英毅性成明足以燭奸豪俠屏息謀足以用衆巨寇就擒以上各官賢能懋

著所當薦揚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査訪如果臣言不妄將譙昂等以次拔擢則人心愈奮政治益修矣緣係薦舉賢能方面官員以[illegible]化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舉劾有司官員以昭勸懲疏

題爲舉劾有司官員以昭勸懲事臣伏覩急綱內一欵凡所至之處備采諸司官吏行止[illegible]勤公謹者禮待之薦[illegible]之貪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欽此欽遵蓋風勵之機莫要於勸懲

勸懲之要莫大乎舉劾此作新變化人才之道不可後也臣自奉　命以來仰體　聖諭曲加廉訪月課歲程茲將二載凡在撫屬之有司其貪暴不稱者已嘗条奏處黜其奉職俸淺者又嘗優諭禮待外訪得濟南府知府喬瑞鎮定不擾聽斷若流豈弟孚明允宜父母承藥自守可質鬼神通達之材遠到之器者也兗州府知府程尚寧慈惠溫良何忝斯民父母力行強學堪爲士庶依歸適負多完疲民有賴無施不可奚啻循良青州府知府邊沉才充而施政有序守潔而慎始要終民多歸心士亦仰德萊州府推官郭進蒞政公恕冤民得以伸其情執法嚴明猾吏無以施其僞甚以大受蒞見風裁東昌府推官王德青年懋學而志趣向上潔已平政而輿論攸歸折獄惟良鐸聲盈耳濟南府推官劉肅志行端方才猷敏達詳刑得公平之體剖繁適裁割之宜濮州知州許樾心公政平體溫才贍均賦役而民心允服發奸伏而吏弊克清平

度州知州劉木持身無玷敷政有條賑饑而民沾實惠平政而事多奏功歷城縣知縣朱徵實心愛民篤志向上才優敷政當繁劇而從容有餘介足持身遇盤錯而守正不阿公庭多暇私室謹嚴益都縣知縣胡宗憲年青才練學優政平存撫字於催科百務兼舉寓哀矜於聽斷庶獄無冤澤被逃亡風動鄰邑壽光縣知縣許元祥志行高明操持端謹文足以飾治政足以覆民掖縣知縣徐祚撫字有方律身無玷饑民多

所存活良善尤荷恲懞卽墨縣知縣王本才性敏行純才優識練敷政平易而民咸歸心推獄詳明而吏難作弊任久而守不變獲上而行益謙沂水縣知縣今丁憂歐思賢廉愼之守遁達之才執法嚴而事克濟方去位而民多思平原縣知縣陳震弼平易近民廉靖守已剖兩造於片言之下集多事於指顧之間子惠民懷公明吏畏以上各官皆廉勤公謹所當薦揚者也又訪得青城縣知縣　假勢威惡貪酷無比大戶

需索常例動積百兩斷獄肆行科罰不止千金諸城縣知縣　假公以營已私無所不至流毒以害百姓致有怨詳汙下自居科甲之辱費縣知縣　積廢未見少修荒怠自恣操守近招物議貪利有聞其心暴爽有玷科目原任陽穀縣知縣今陞大僕寺寺丞　稔惡不悛邑民之蠹審戶而物議沸騰肆虐而民訟赴愬僥倖陞遷民怨刻骨以上各官皆汙濫奸佞所當糾劾者也如東昌府知府　自分詭隨全無執法之意惟圖便利未見爲民之心事多因循弊乃日積莒州知州　才劣智昏百事廢弛昌樂縣知縣　志氣昏惰邑政俱荒昌邑縣知縣　才短寡幹瘝曠自甘此皆才力不及所當調簡者也沂州知州　文學可觀政務弗振此當改教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喬瑞等擢用某等罷黜某等酌處改教如此則舉錯得宜曲成有方庶官用勸庶政益修矣緣係舉劾有司官員以昭勸

懲事理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舉教職以興文教疏

題爲舉教職以興文教事臣聞建國君民必先敎學蓋所以儲育人才以需世用者也故庠序學校三代重之師儒之職明王愼焉仰惟國朝於凡郡邑俱設學官布列師儒導之以德行道誼廸之以經義治事於禮義相先之地寓作興鼓舞之機道亦至矣然而夫人之情不激不勸不風不動故欲作興文教當先風動師儒臣自

奉　命以來加意詢訪虛心訓諭凡所屬府州
縣學教職等官其教業踈曠者已嘗薄行戒示
其訓廸稍振者又嘗禮待諭勉所有學政克舉
教蹟卓異者凡有七人謹疏名聞蓋訪得平度
州儒學學正陸果器度端方文詞贍麗寬以敷
教大得多士之心介以持身復超流俗之輩樂
陵縣儒學教諭孟寬力孝不匱閭閻起興行之
風造士有方文宮皆絃誦之彥才通識雅志遠
心醇平原縣儒學教諭莫賁年資英敏才藝疏

通力學精勤器可期於遠到敷教詳慎士已向
於有成充其風裁可堪憲職聊城縣儒學教諭
徐兆學識優長足以模範多士操持清謹可以
表率羣寮行復謙冲才亦練達高苑縣儒學教
諭陳維賢英邁之性上進之才學子傾心已徵
化導之懋著寅寮推讓尤見行誼之無虧定陶
縣儒學教諭侯仁性純質美學勤行方敷教得
多士之心品文恊衆人之望可以待用詎止儒
官金鄉縣儒學教諭諸祖明達之資剛方之質

教鐸振舉大有裨於儒林學業精專當不欺乎
遠大以上各官皆教業修明儒林師表所當薦
揚者也如蒙乞勑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
謬將陸果等以次拔擢隨才器使則人人思奮
士類用勸文教益隆矣緣係舉教職以興文教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舉武職以備任用疏

題為舉武職以備任用事臣聞天道不言而歲
功成陰陽交運而已王道無為而天下服文武

並用而已仰惟　國朝法天出治文以綏來武
以捍衛雖左右之有間實並行而不悖民安物
阜有由然哉頃者　廷臣建議凡諸武臣並行
舉訪蓋欲求之廣而儲之預庶緩急得人而有
備無患也然而將者三軍之司命固貴於勇畧
有謀尤貴於仁慈畜衆蓋得衆而後可以成功
也臣自奉　命以來加意詢訪除怯懦無為貪
酷有聲者已嘗叅　奏處黜戎務修舉如翟欽
李仁馬濟沃田已行薦舉外今訪得山東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賈廣器慶文雅武略惟優署司
方半載動得衆心歷任幾五年肆膺薦剡馭下
克恕守已亦嚴臨清衛指揮使狄允中通達事
體諳練機宜幼讀羲文已通長子之義長習孫
略復窮攻擊之方施政剛詳行已謙慎登州衛
指揮使韓元弼襲前勳自能樹立中武舉入復
推崇才勇兼優謀斷淵潛靖海衛指揮僉事連
璧儒雅之度備禦之才變以恤軍政已孚於上
下廉以律已守無間於始終萊州衛指揮僉事

王道統綺之子頗涉事情武弁之流尤習兵略
營軍感戴縣民悅服寧海衛武舉副千戶黃柱
文武兼優孝廉夙著屢膺委用卓有成功陞被
薦揚尤加修謹以上各官才勇各有不同任職
俱能效忠實武弁中之賢能所當薦揚者也如
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賈
廣等循資擢用庶武士之勸而武備益修矣緣
係舉武職以備任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謹題請　旨

舉地方人才以備任用疏

題為舉地方人才以備任用事臣聞為治莫大
乎得人賢才莫大乎旁招唐虞之治所以極盛
而無以加者以野無遺賢也仰惟我　國家造
士教之以崇正學褆正道濡染薰育于茲百有
七十年餘矣故文教覃敷道化融液肥遯者啟
覲光之念投散者勵清修之節薄海內外喁喁
嚮風剏茲齊魯千里而近顧無特奮之人乎臣
奉　命以來孳孳廣求茲將二載參伍有聞不

敢以蔽除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今養病痊可
王道賢能已為聖明簡知起用不槩舉外訪得
原任大　寺卿今養病李元吉孤子之行用世
之才卻掃杜門心安　安於肥遯反身修德志兀
兀以窮年廣珍已久豈宜終藏原任禮科給事
中後降旌德縣縣丞今閒住葉洪學有淵源才
堪用世風裁久蓄於臺省操守復重乎鄉評懲
創有年壯志無缺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今閒
任劉天民學以明理文足飾治才名久播於輿

論素履屢重乎縉紳磨練日深所宜效用原任
浙江按察司僉事今閑住彭古祺求龔之操久
而愈篤狷介之守雖細不遺當官杵權直聲動
乎寮寀歸田課子懿行被乎鄉閭井渫不食行
惻維𠫭以上四臣賢能各有不同致用俱有可
觀者也夫大上官人細德必錄　皇度無外片
善不遺似玆四臣豈宜終棄伏望　皇上勅下
吏部再加廉訪如果臣言不妄將李元吉早
賜起用葉洪等量才收錄庶幾野無遺賢而政
事修舉緣係舉地方人才以備任用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二

谷平日錄三百九十六條

谷平先生日錄序

予襲叨舉進士居京師聞同年李子于楷
之氣節奇偉爲刑部主事以直諫謫惠州
通衢丞去予時病在告未始識李子而心
竊慕之既又聞李子刻意聖賢之學慕之
尤勤每以無從得接其緒論爲恨歲辛巳
予謫惠州推官以謂玆行必得親吾李子
矣至郡而問則李子已爲王都憲陽明先
生延去爲之悵然予尋以公事往屬邑將
過龍川而聞李子還通衢纔數日乃喜不
自勝亟造之李子易直坦夷樂爲予傾倒
無所不盡予問進修之要李子曰自不怨
天尤人始苟除去此一副當煩擾則日用
間更有何事便一於爲己做下學上達功
夫何等超脫此眞聖學之要矣予聞之胸
中頓覺有灑落寬平意趣而疇昔之蔽豁

然如寐之寤醉之醒乃深歎爲學不可無師友而茲會實平生之幸也至長樂訪李子之所著作於其門人顏氏子因得所謂谷平日錄觀之凡李子爲予言者具在予悅焉錄之以歸未幾適

明天子登極李子奉

詔起將北上留郡城之野吏亭者四十餘日予朝夕過焉李子復爲予究竟其說而其大者亦不出日錄所載乃知是錄蓋李子深造實踐而有得焉者也其發明聖賢之學幾無餘蘊矣予與李子別已久而其格言至論時復玩味不忘者賴有是錄爾顧謭陋無似罔克進於是以重負李子之教則予之所自媿而嗟也肅鋟諸梓以與世之學士君子共庶有因是而興者尚李子立言之意云李子名中子庸其字谷平號也江西水吉人嘉靖元年歲在壬午春正月石湖居士吳稷序

按石湖公所梓日錄乃　先師諭邵書者止六十九條是後視學粵西遭喪故里間有紀述丙戌洪先從學方塘所抄不下二百數十是後敬歷融顯造詣簡質漸近忘言日夕惟周易相對至疾亟猶執卷在手是所得又非筆舌可及矣儀刑日遠謦欬不聞一字之遺猶不忍棄剝格言甚富皆前賢所未發者　於是總前後若干言於石湖公所梓者別識其下以見朋友相下虛心服義之雅後之覽者亦可以自反有省云

門人羅洪先拜題

知易則知權

人要識得心

學者切要之功只是一箇思無邪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

義精仁熟此學者之極功若聖人則與仁義爲一不可言精熟

存天理只是始學者語論其極則心卽理理卽心何以言存天理哉凡言存天理心尙與理爲二

賢者所行有未至于中者正是與理爲二若聖人與理爲一自然周旋中禮

思無邪不遠復此二句最切要

學問之道只求無私而已無私則公天地聖人公而已矣學者至於公學之至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爲心人之心

本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之爲聖人全此心而已

識得此心則眞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

識得此心則聖人視天下眞一家中國眞一人謂之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尙未識心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須默識心通始得呂與叔謂剖破藩籬卽大家可謂識仁矣

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此眞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學爲善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却聖人之學爲仁而已爲仁之外又何爲學爲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眞見

程子謂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此語最是於此有得焉所謂道亦器器亦道可識矣

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得之

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勸齊梁王以天自處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心無內外性無內外

象山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此眞識得心夫子曰君子以人治人又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於此有得可以見道矣

自伊洛之後學者皆言求之於心然未見有眞實識得此心者此學之所以愈失支離學者若眞實識得此心更有何事眞有登太山小天下

之意
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
地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意
思在卽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拔脈刻湖嫗
鈍此娰敞之猶識
與人接不可輕言吾夫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
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此眞萬世接
人之龜鑑今之談經談詩皆是畫上求畫
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

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故費力到視明聽聰手
恭足重卽仁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
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也眞實是見道至如曰然但謂之仁不知
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又差卻不知
向如切嘗變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可
謂見到至一處
人人安命天下平矣

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
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
泥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
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
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
可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
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
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

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
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生長收藏者天地之情
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人之喜怒哀樂卽天地之
生長收藏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所謂權也權
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非知易者孰能識之○
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人心如何晉曰孟子
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

心齊宣王謂吾甚慙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盜牛恐王彥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

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皂隷不可嚇人底錢不可過重打入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

或問爲政曰誨之於始

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曰克己復禮求仁之功夫天下歸仁復仁之本體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人之本體也只一個私間物我有間爽失人之本體矣克己復禮則公公則天地萬物皆吾一體合內外之道也此之謂天下歸仁而籍言仁之體正有見於天下歸仁之旨

理也者禮也理一分殊備於是矣惟時中一言最盡○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理一分殊之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理一分殊之道○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不待安排安排者則非天然自有之中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理一分殊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一部周易只時中二字盡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君子當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權之義可默識矣

忠恕合內外之道

講孟子去齊有不豫之色深嘆曰此所以爲聖賢也今人只認一個私已向慮有萬一如此氣象看來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只是一箇公衆人所以不能爲聖賢只是一箇私因此甚有感發覺平生氣習欲有滌去之勢力爲養心之學又曰孟子去齊有不豫之色眞天地氣象也

春秋齊諸兒陳平國皆被殺身之禍淫溺之報
必至於此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
天下賞罰明則人知爲善矣　朝廷黜陟明則
天下多賢士矣
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習忘可以
養生中遠處嶺海家慮長繞心頭甚不耐煩日
逐排遣不去一日見上蔡習忘之說試一學之
亦覺閑雜思慮十去五六遂書此段於壁若久
習之必得此心潔淨延乎每與朱子書必曰便

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此
言眞足以起後世之痼疾○
聖學之功莫先於閑邪閑邪要在於念慮之間
人若得邪惡之念不入於心多少快活○
世人開口談學問而一箇心尙做主不定是不
曾下工夫○
思慮紛擾是何勞攘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眞樂
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
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具

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尙之近畧見得○
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
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
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
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見
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
人心要作　主定聞邪惡之語了不動念則學
亦日進矣○
以心使心只是持其志之意

羅豫章云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試學
之體認此心存主處不雜之以邪惡之念卽渾
然天理日用間常存此念便是主一之意久久
事此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
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
常存乎正卽是敬以直內工夫○
爲學之功莫要於識心
渾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
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

聖學之要只是一箇閑邪存誠○
人之思慮紛紛擾擾何所受用
人之思慮不寧爲何討這箇勞攘
人心養得淵塞來便是誠自然物不能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什麼樣快活時時照管此心習之之久自到淵塞地○
伊川先生言靜時旣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其見天地之心爲說蓋此爲下聖人一等以下做工夫言有失纔有復元無所失何復之有惟

聖人無復顏子不遠之復便有復也此其所以動時見天地之心於此便加存養使之無間斷此是切要工夫學者要思得之程先生獨以動見天地之心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所謂動上求靜於此見之
思無邪一言明道術正人心闢異端皆在其中矣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佛氏似無邪然其不思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思無邪一言萬古聖學之全功○
克去邪思最難非至健不能也
不知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獵也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
知顏子不遷怒則知聖人無欲矣
道者天下之公理也已何與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人治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明者鏡之體也定者水之體也塵垢者鏡之累濁亂者水之累塵垢去則鏡復其明濁亂澄則

水復其定此其所以照物妍亦妍媸亦媸鏡與水於此無所用其功矣是其功惟在於去塵垢澄濁亂而已治心之學於此可以見矣○
人之有心猶舟之有舵也心一不操則心放舵一不持則舟覆此操心之道所以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思無邪便是爲仁工夫思曰睿睿作聖無邪則正大矣思無邪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聖學之功莫要於思無邪

克己極難非實下工夫者不知也
明道先生十六七時好田獵後自謂今無此好十二年暮歸田野間見田獵者又覺有喜心於此可見克己極難也學者克己須拔去病根方可有志於學者須知進銳退速之戒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非實下工夫不足以語此
陰符經曰機在目此竅見此箇工夫

克己復禮己者人欲也禮者天理也天理者人之所固有也其有所蔽者欲耳己私克去則天理自復克己復禮不是兩箇工夫爲仁之功只在克己
孟子寡欲養心之說爲始學者立個下手工夫聖學極功必至於無欲然後已寡欲則有我無欲則無我矣
配義與道是浩然之氣之本體養氣是要得理與氣合

延平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此是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何作氣象而有得也所以教學者更平實而此此有德之言也○顏子不伐善施勞此時尚有我在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則殆幾無我矣○
二程先生不學邵子之數眞聖賢也要人自理會

明道先生忘其加一倍法幾於無我之地歟
內重外輕得深誘淺非特富貴利達就如馳心雜博之學者皆是內不重得不深也
近見得儒者之學於佛老之學眞是天淵懸隔佛者只是一個私己以吾聖賢無我氣象觀之眞是登泰山而小天下
後之學者利禪家簡便靡然從之而不知吾孔子欲仁則仁至之教至易至簡特俗儒弗悟自流於支離耳○

中庸一書合內外之道也其要只在愼獨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工夫只是一箇思無
邪此是至約處持養之久自見道矣
道無方所孔子與曾點之志與其道也三子皆
志於得國故孔子不與若夫子周流天下時當
然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
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

有我有人之意在卽是私已便與道不相似○
萬古只是一理理者禮也記曰禮者理之不可
易也夫子曰克己復禮顏子曰約我以禮子思
言尊德性道問學而歸宿一言曰崇禮學者於
此深究而自得焉可以見道矣
聖學之功只是一箇存養爲本省察是存養內
一件常將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
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卽與克去此本心依舊
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爲本思無邪者存養

之全功也○
改過遷善此是學者終身事不可甘於自暴自
棄○
天地之間惟收歛身心最樂彼役志於富貴利
達聲色貨財毀譽得失者胸中紛紛不得休息
萬事有命所欲未必得遂徒自勞擾在世聖人
所謂小人長戚戚者誠可憐憫若常存此心不
失自然仰不愧俯不怍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天
下之樂孰大於是○

役志於記誦詞章至老精神逐逐損傷于外勞
苦終身於此心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聖門求仁
之功至易至簡人能從事於此勿忘勿助自有
以識其本心不從外得則仁在是矣求仁之功
思無邪而已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要自理會
聖學以正心爲要自古聖賢只是此箇工夫宋
安民不肯刊元祐碑施全刺秦檜皆無所爲而
然者人之心本天地之心也

知命二字亦可以剗去胸中一副當煩擾學者勿以知命爲易若到不得已處然後言命非知命也○

閑中收斂身心亦易到接物時心無少亂纔可驗其學之進○

此心須從靜中養得淵塞來一切外物皆無所動始可入道徒費議論不濟事○

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速到之心近時此念絕無近時待人覺無作好作惡之私

看來人不能爲聖賢者只是一箇利字纏繞欲除去此副自纏繞莫先於安命○

聖賢與衆人之分義利而已由於義便伸於萬物之上逐於利便屈於萬物之下○

子思孟子之學亦聖矣乎學者理會得子思孟子之學可以見道矣

學者於聖賢之言不可徒解文義當實體諸心自有見處則道自明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道隱然可見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無所爲而爲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故至誠無息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聖人無欲如此學者常存此體段於胸中日改月化此心無所繫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只在謹獨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只是一箇謹獨工夫

不志於道者資質低者流於卑汚苟賤資質高者流於猖狂自恣此心須凈凈潔潔

淫詩之詞雖曰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聖學不明未免導人於淫始學者且先讀二南以養其心然後及于雅頌深究聖人之學此是切日

柏舟綠衣燕燕此詩亦得性情之正

平生最喜詩經塞淵二字無然歆羨一句大抵

此心須要塞淵雖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豈能有諸已哉此心塞淵則無然歆羨渾然大理矣

大雅曰緝熙敬止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商頌曰聖敬日躋三代之學皆用心于內

東山之詩破斧之詩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奄人之禍其來遠矣伊川先生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深知婦寺之有害於君德也與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戒之哉

雝雝在宮雍雍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人之意亦淺而子思引之以言天命之性聖賢讀書超然意會于章句之外子思之學孔子家法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意不甚相遠靜居默識子思之意比之詩人更超脫子思之意王明道也

治天下之道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刑于寡妻爲先堯欲以天下與舜而曰我其試哉三句此詩三百所以首關雎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人心本虛記誦詞章蠹塞之矣君子之學莫大乎去其蔽

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向利如之若由曲

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惑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

聖學之極惟存乎中庸六經之道盡在是矣六經之道包涵在中庸易之隨時變易以從道此中庸也書之允執厥中建中建極此中庸也詩之風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中庸也春秋之褒貶予奪抑揚進退皆得乎時措之宜此中庸也禮之中樂之和此中庸也聖學之極一中

庸也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自古聖人論道皆未有如吾夫子之發明仁字宋儒以誠以敬爲入道之門其近體究覺得日用之間惟體認此仁則心自無所放而道日明所謂誠者敬者皆在其中矣

道一仁也天地之覆載此仁也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撓潤草木之夭喬鳶魚之飛躍得其正者仁也一失其正則非

仁矣仁者人也念慮之萌動耳目之視聽手足之持行得其正則仁矣一不正則非仁矣學者日用惟體認此仁自無己之可克矣

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

過不及者皆有我也惟時中則無我

寡欲如飲食不務甘美而欲菲薄衣服不務華美而欲儉樸此雖是好猶是有我在若無欲者當甘美則甘美當菲薄則菲薄當華美則華美當儉樸則儉樸　見此理不見飲食衣服雖曰飲食衣服而已無與　此之謂無我無我是無欲君子之學必以無欲爲至

旅獒一篇工夫只在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

觀謝方石所編聯句錄諸公詩亦暇鍊終是味短作詩格調造語學詩者可能獨得之妙非至於道者不可能也

方遜志謂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而未至於光輝眞是不知曾子

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崇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却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

內重見外之輕得深見誘之淺人若見道則有登泰山小天下之意文藝之學非所屑也

聖賢之學只是不失其本心

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　憑藉古人
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吾夫子我欲仁斯仁
　格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爲難所以君子之學自彊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
薛文淸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

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
心正而動合外內之道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三句子思造道極致形容親切如此學者未可遽語此然專用心於內日改月化心卽理理卽心自不知其與天地同體矣
寡欲則近道無欲則渾是道矣
見面盎背心可得而識口不可得而言

天地間只是一箇仁字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宇宙間只一道所以行是道者權萬古不可易者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者權也權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非知易者孰能識之
經者理也權也者所以行乎經也經權之義知之者鮮矣經爲體權爲用
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之君子未免執滯而權之用未盡惟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

盡
天地之用一易也自然之權聖人之用一權也當然之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晦翁謂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體認這意思中以爲於此自得便自有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體段故曰好仁者無以尙之

晦翁謂象山常要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中以爲道體本是空蕩蕩底

湯武皆聖人也其放桀伐紂時也無一毫與於已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人行其庭不見其人其斯之謂與羅仲素謂成湯處心過於武王不知湯武也時俗之論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無欲也無欲則淳是道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縞縞乎不可尙

已曾子形容夫子之道極親切

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當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伊川先生乾六爻以舜言是指舜做個模樣可以例天下之事非專王者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

胡傳云大道隱而家天下此言似未見道

坤卦主利必依伊川利萬物則主於坤之說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也耶學者當以道說易可也

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

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乎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變物

言秋本十二公之行事而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可謂真知孔子作春秋之旨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又曰春秋無義戰此二句斷盡一部春秋程子曰經世之大法百世之上聖賢出焉此心同也百世之下聖賢出焉此心同也

曾子聽執燭童子之言而易簀此已到無我之地

蓋告舜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唐虞之學純乎無我此道之所以行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言聖人之無我也孟子所謂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亦此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以至仁殺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眞言非設言也當時商人之悅服武王非有

甲可乙否之異何有商人自相殺之事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旣曰達德則不可言等矣或生而知之一節此言氣質之不同也好學近知三句是學知利行以下者入道之方

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又豈別有所謂易哉

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爲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箇明德而已明德卽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是早年未定之見

胡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可謂識心之本體學者要思得之

中官金英以事過金陵九卿餞于江時薛敬軒

爲大理丞獨不往金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此可謂强於爲善矣金英之所以有聞於天下後世者此一事也人烏可不强於爲善哉

人心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什麽樣做工夫某論其詩曰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只此便是曾點浴沂詠歸的意思如何不樂學者識得此意則胸中一副當閑思量自然氷融凍解矣○

康節先生詩曰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又曰物情悟了都無事未學顏淵已坐忘某以爲宇宙有箇大快活要人會受用○

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

邵子曰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烏足論可謂識心矣

人之有生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氣拘物蔽失其本心者衆矣聖賢之學無他求全其本心而已矣本心存則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今士志於科擧之學漫不知本心爲何物人欲肆天理滅一旦得志上不知忠君下不知愛民甚至作好作惡下民少有觸忤卽誣以重罪以快其忿此眞民之賊也聖賢之學不明而天下受其禍如此噫嘆也極矣○

名爲有氣節之人而學不知道亦忍人之忤已而誣罔以罪學不知道以自負氣節者尙不免於利己害人况衆人乎聖學不明而欲天下平治未之有也

學者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

學者患不用功若果用功自然日改月化而至於道譬之行路只口說而脚不動此身只長在這裏如何到得那裏若脚一動就徐徐不廻日積月累無遠不至矣○

天下之理皆出於心君子之學去其蔽以明其

理一求之於心而已譬之掘井及泉自然源源不竭何待加以外面之水彼安排考索之學譬之苦力擔水亦日勞而日窮此之謂無本之學涸可立待○

此心淨淨潔潔眞是快活

聖人之心如此水此眞見得聖人之心

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明此心也誠意正心所以存此心也語孟中庸六經所以教天下後世以求其心而已

天之生人人之爲人只此一心是心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北海而準考諸千萬世之已往而不謬俟諸千萬世之將來而不惑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人心其神矣乎

萬物皆備於我矣志於道者不可外求

學者操心至心中無事則道體洞然在我矣

中庸一書子思爲明道而作也子思恐人之求諸高遠索之空虛而斯道不明也故作是書而名之曰中庸就見斯道乃日用常行萬古不可易者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正中庸之意也若以爲難非初學者所當理會失中庸之意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此道之所以明所以行也唐虞三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以其得此易簡之道也後世之學流於支離去道遠矣○

范文正公曰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司馬文正公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看來古今豪傑未有無所立而能有成者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此只是一箇無我聖人與道一洞然可見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已而已何處着得絲髮爲人之意哉

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

孔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道也又曰人之生也直人得天地之道以爲道也前乎此千有餘歲之上臯陶曰好生之德後乎此千有餘歲之下明道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伊川曰心生道也學者實有見於此則知仁矣○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學者有志於道

最是要急先務

萬物皆備於我本自完全此心一正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不假外求不從外得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天地間一個感應之道顯然可見者如此知之則於窮通得喪禍福死生了無所動於心通體是道其樂大矣

動心忍性四字最能造就人出來○

救荒之策豫而已矣象山平一糴法與朱公社倉法並行萬古之良法也某平素最愛平糴平糴之法可以行於一鄉至於天下其法雖有救於荒年然亦出於公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底意思

爲政眞實要得人若不得人雖有良法何由行之○

先王之世聖賢蒲朝天下之民有養有教山澤又有虞官以理之而鳥獸魚鼈咸若和氣薰蒸天下太平後世斯道不行民無教養之方有司

以牛羊待民而民鮮得所山林之獵川澤之漁又窮極巧技百計利得而鳥獸魚鼈無以遂生生之願和氣日消乖氣日長何由得時和年豐何由得天下之平某嘗曰生於先王之時非惟人之幸亦物之幸也生於後世非惟人不幸物亦不幸也然則先王之治其可復乎曰可明道先生令晉城蒲去夜有扣門告人命狀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人哉有則必某人也問之果然或問曰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嘗疑此惡少之未

華也一邑之民不知其幾千萬人也而疑未華
者纔一人則一邑之內唐虞三代之和氣也使
其得相天下之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先王之
治庶可復矣○
揚綰清儉簡素人所共知也而未聞興起乎人
及入相制下之日郭子儀始減聲樂黎幹始減
騶從抑可識斯道之行必須乎時勢也○
斯道之明存乎已斯道之行係乎時勢○
嘗見晦翁語錄或問武王誅紂後何如不立微

子為天子晦翁不答人皆以為難於答也某以
為此是以曲謹小廉論聖人而聖人一節至公
不避嫌之心皆不知也聖人無我的知天命人
心之在我則受之而無疑若知天命不在商而
拘拘然欲立微子以避取天下之名亦是私意
蓋古定見惟吾夫子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胡五峯亦見此意故曰
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
呂東萊曰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

不之於善將何之乎此艱難險阻所以為
進德之地也
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體
靜聽雀之喧蛙之鳴皆自然而然非有所為也
天理渾然隨在各足不相假借萬物各得其所
莫非天理自然或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
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
嘗思念至此而感發否程子曰然須是思方有
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

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求道者體程子
之教精思之功無終食之違則道自明矣
萬古之道一也學術所以明道也學術正則道
明而天下後世受其福學術不正則道晦而天
下後世受其禍秦李斯先受學於荀卿卿以性
為惡以禮為偽當時師弟授受之間已背吾孔
孟之正學此焚坑之禍所由起也使天下後世
不得見聖人全經之教荀卿其萬世名教之罪
人哉後之學者講善體吾孔孟之正學慎勿以

私見殺天下後世也歟
致知在格物性無內外可以識矣
夫子答子貢足食足兵一章孟子答桃應竊負而逃一章皆是精義入神處
宇宙只是一理理無內外
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其聲而然也於此最可以觀道體無我無人直與天地相似可見道人所

固有不從外得若常是如此便與聖人何異只是有間斷耳君子之學常存此心而不失則道在我矣○
程門楊中立謝顯道尹彥明三人皆知仁
人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嗟來之食而羞惡於此深究其所以然此格物致知之學
人於民究其所以同胞於物究其所以吾與則知仁矣於此實見得自然着不得一毫有我之私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善者天下之公理也舍已從人此與道爲一若有一毫自用之心去道遠矣君子之學莫要於虛已○
學者對人接談之際便存虛已之心此是切已工夫爲政者無作好作惡之私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真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
稱之星銖兩斤鈞經也稱錘之進退推移稱物

輕重以合乎銖兩斤鈞權也經權之義不待講而明矣經爲體權爲用
天下事只是有一箇當爲一箇不當爲出乎此入乎彼無二說也湯武之征誅道也湯武不與焉孔子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萬古不易之道也程子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可謂知此道矣若以

此論帝王而有所優劣非知道者也爲夷齊易爲武王難

操心是終身工夫

學要日新

生生之謂學

爲學要量大靜中黙觀顏子犯而不校什麼様氣象○

此心一存便是合內外之道

忠恕貫天下之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爲學大要以心爲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則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

詩大雅論文王伐密而先之以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伐崇而先之以予懷明德順帝之則噫伐崇伐密天也文王不與焉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此詩極當理會

凡看經傳皆以明此心爲務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

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

世之治亂國之興廢家之盛衰人之賢不肖不可委之命委之命則周易不作矣○

伊川先生不愛李邦直贐金未免有我在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萬古論學之道此爲全備吾夫子自述如此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學者於此深思而有得焉則日用之間無[illegible][illegible]用力處於斯道自不能已矣○

學者最要去箇怠字

怠字病[illegible][illegible]不可言

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

朱子曰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又來誠哉是言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亦可以黙觀道矣道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文王之與道爲一如此求道者要當自强不息也

學者日用實下工夫則日新矣學貴日新

學者志道貴於知本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明道先生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此已
到無我之地
宇宙只此一心能明得此一心更有何事
忿欲二字爲一身天下之害甚大强制不濟事
能消盡者大賢地位人物矣○
溥傳淵泉學者學到此方可言學
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麽樣快活
自古至今好人天皆有箇玉成之意君子當有
以順天○

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
應事接物時少個省字不得○
賓之初筵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抑詩序說
爲刺周王是矣韓詩序以賓之初筵爲衛武公
飮酒悔過之詩國語以抑詩爲武公作懿戒以
自儆此皆不知詩也周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
及於天下則黍　降爲國風而雅亡以王者之
徵詩尙不得列于雅豈有衛武公之詩而可列
于二雅乎序說斷乎其不可易矣

觀了翁尊堯集其意亦正但辭氣之間本有所
激全欠和平未免有我恐不足以服天下後世
之心君子論人當如鏡之照物姸媸在彼已何
與焉如此則爲無我無我則公是公非而道在
我矣後世之論判必當以程朱之論爲正
或曰萬世之下王臨川作何如評品朱子曰陸
子靜已說之矣何待他人此言幾於無我
朱子終身爲學之要見於感興玄天幽且默一
章末云奇功收一原學者潛玩有得則知仁矣

象山曰六經註我學者知此意則知所以讀書
矣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
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乎實無
有餘說
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
矣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考之歷代史冊斷乎其不可易矣○

歷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擾○

富貴最壞人○

天有一定之命君子順之爲善小人悖之爲惡

爲政最不可聽謗言

眞西山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勃然怒形於色師哂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淸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偶觀此語喜其有合於克已之義故錄之

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

不怨天不尤人此是學者第一關則一於爲已更有何事心無妄念樂莫大焉

志於道者務學以求全乎吾之本心此是自已受用底勾當無一毫與人相干學者驗於念慮以自考之若有一毫爲人之心則非學矣

學者存不足之心彀而後已若有一毫自足之心則違道矣

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

聖人因物有可喜可怒而喜怒之已無與焉學者克已要知此意應事而不累於事接物而不累於物始可言學也已

盡消褊急而入寬宏

聖人之心如止水學者豈易及哉希聖之功惟在明理以克已

漢氏近古諸君子向行實有可觀

能好人能惡人者斯可居宰輔之職

天下事有機乘其機而爲之則以無事處事矣

一日自子至亥此心純乎天理一月自朔至晦

此心純乎天理日月至焉之謂也三月不違仁久之謂也過此已往純亦不已也大而化也聖不可知也若夫日一至焉月一至焉者見孺子入井而有惻隱之心見嘑蹴之食而有羞惡之心衆人皆可能也

唐太宗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太子縱欲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殺之刺客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嗚呼于志寧可謂不欺暗室之君子矣

武則天以女主肆酷虐於上周興來俊臣等以奸臣肆酷虐於下當是時天地生人之道幾熄矣侍御史徐有功獨持寬平甦活當時其瀕死遭黜矣屢矣終始一心守道不回觀其流滯辭官曰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辯冤得罪嘆曰豈我獨死諸臣永不死耶既食掩扉熟寢噫必死是官之言掩扉熟寢之狀獨存本心置生死於度外矣活萬姓喘息之命續天地生生之德徐公眞仁人也

君子任事不可有避怨避謗之心一有是心則必有遷就之意矣

君子不憂不懼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須實下工夫者知之

文王望道如未之見此眞見也

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

辯者進德之機也

酒困最能亂心志吾子宜知所戒

晦翁云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此言深有所省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辯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常存乎疢疾者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其黜嶺表處困六年動心忍性是賴天意玉成眞自信於此言也故謹錄之以自勵

聖脩之極忘私而已吾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亦忘私而已稱回也三月不違仁與兒作時文中引橫渠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講不違仁見之深喜能是亦莫不違仁矣此眞爲仁之功

心要常如大虛

一念正則百善集一念邪則百惡從千古聖人之學只在正心至於正心雖聖人無以加矣

司馬承禎曰違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敢勞心以學術數又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此言亦合道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此善言聖人也

人心少有所繫便與道不相似無爲而治本也從事于言語之間則末矣

勢不可恃德則可久

人心脫然無所繫涵體是道

心乎愛生非道也心乎舍生非道也時當愛生則愛生時當舍生則舍生此道之當然無異於已也

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

人之一心經也六經傳也

愛不足以盡仁惟公可以盡仁惟中可以盡仁

道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謂道爲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者非知道也

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

本心卽是天理

學者於人情世變上磨過來方有進向處

學者於一切世味卻看輕了則渾然天理矣徒事講說不濟事

徇天不徇人

存心不忘隨事觀理

本心卻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卽爲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

私錄師訓二十四條

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

無我二字吾人一生受用不盡能無我則自得師好問不見是而不悶不見知而不悔皆做得若有我便不能也此無我卽是天理天理便未易體認若無我則易體認日用之間何者非是學者到此地位卽是聖人也

爲學還須靜坐先儒謂當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氣象何如雖未必卽知其氣象亦可以靜養

爲學工夫必須先加靜養之功則體貼天理自明白象山曰顏子之已只是一點未釋然處其三月不違只是一點有我之私卽能覺而復也過乎此則純亦不已也程子曰有一毫有爲而爲便非是禮此語極好

天下事只要看得破天理明則人欲自消胡氏曰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貧賤與天地同其否生順死安與天地同其變化夫死生壽夭窮通得喪豈足以介吾意乎昔伊川渡江舟將覆猶正襟危坐至岸岸上有一人問曰達去如是舍去如是達是達理也舍是舍生也看伊川直是達理者方能如此此去處不可不理會理會得則何事不可爲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只是一箇是卽無可無不可也何嘗有必之之心如天道春便春夏便夏何與於天用舍無與於已非道不能也若用不行舍不藏便不是道蓋道無一處滯處滯則不

通矣如必固果皆是滯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已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已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垣墻以防牛羊又時時培土灌水以備大風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墻牛羊風豈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

之久便到淵深寮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
實有諸已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
難若無與於已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
此用力方可閑邪邪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
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
二也

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
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有心猶舟之有柁心一
不存則惡生柁一不持則舟覆學人卽老於行

船者進退推移自然而柁亦未嘗離也學者即
初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着力之功非自然而
然也一生熟之異卽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

心者天之與我此理渾然在中潔潔淨淨只爲
私意蔽　始失本眞譬如鏡此鏡之光元非外
來只爲塵垢所蔽十分磨去則此光自全於照
時縱千萬人來自妍自媸更有何累此知若致
則道之全體在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自能
誠心自能正此便是明則誠矣雖千變萬化此

心都答應去所謂物來順應更有何事更何須
說甚行如今把行路譬知然所欲知者還在那
裏若德性之知元是我只初不假外求所以孔
子說多聞多見爲知之次非離也在心上用功
不是自外討進來以復心之本體耳人只爲這
些子蔽不得去到無事時一念不起反觀此是
何等氣象

右門人王龜年

心之本體原無間內外渾然只是天理原無虧

欠眞是潔潔淨淨所謂至虛而至實者惟人多
此一軀殼故從此念頭一動便未免有私已的
心所以要人自去理會欲理會須是自家反觀
體認出來然又恐無處捉摸所以必須要人理
會指出於乍見孺子怵惕心體認於嘑蹴處體
認於天地生物處體認於博學審問上攷索研
磨於古今人心事物處體認而所謂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所以體認吾心天理又必

存養不使外物得以雜投吾中所以又有戒愼
恐懼愼獨工夫久久天理自然還復自然明淨
何思何慮此則自少至老無一息之可違雖聖
人亦只如此着力人果能如此用力便是格物
物格於外則通融貫徹通融貫徹是知致盡庸
人雖亦有知但拘泥在一處不相維繫學者格
物則因此識彼心之知自廣矣便是盡心心盡
則便知性之在我無間內外知天理之流行無
少壅遏心卽性性卽天未嘗有二物亦未嘗有
二種工夫也存心養性卽求放心工夫未嘗不
流行於內於此處少有間斷則未免又有剝削
遮隔終不能有諸已矣故閑邪存誠與格物致
知相爲終始如是則凡禍福得喪常變出處進
退取與無一足以動中雖殀壽是人之所甚不
欲者亦不貳但修身以俟之而已如此則命由
我立一擧一措莫非天命之所在如堯舜之禪
授亦天命也湯武之征伐亦天命也孔子之從
心所欲不踰矩卽此時也此則何思何慮不見

有我亦不見有人所謂天人同體者也下節莫
非命也安命之說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素位
而行俟命之說也至此而聖功全矣佛氏惟其
不知此道只見得自私的道理不去人情事變
上孜索只要定靜便有光明守這箇則以爲至
極以爲窮神知變不知此理無間內外徒知習
忘而不知有遺忘之病徒知入定而於理之所
在未知有一定之見也吾嘗曰吾儒內外兩忘
佛氏內外兩失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
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
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
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豎說只是此理
濂溪主誠二程主敬考亭先致知誠固誠矣主
於敬則心中不容一毫僞念入去亦誠也誠則
無不明矣致知者求去此心之蔽以復其明則
亦無不誠矣但朱子之致知一向做向外而去
因論伊川不答司馬公給事中之問先生云此

便是界限處混淆不得當時若汎論伊川便當答之只爲欲選一給事中誰可任者如此說却是宰相之權非他人可得與也故孟子處物爲義最盡在物之理理無內外同一理涉在處置上便有許多界限差錯中庸說和本亦盡然必說順理無乖方謂之和若義只是裁制便見省了多少氣力孔子言仁義言忠恕子思言中和皆此道理只此卻說得盡也程子曰中理在事義在心雖是事物自有箇得當處在卻要人去

理會也方始見得所以裁制之把柄卻在我不在外方見義之非外也孔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何教人只言仁蓋仁體也義用也體立而用自著故學者貴於精義也吾道一以貫之亦是此意又曰理理一也義分殊也體用之謂也實則只是一理

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仁人心也義仁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脉其在是乎

孔子解義曰義者宜也又曰義以爲質禮以行遜以出信以成皆此心之妙用道理本是完具人只爲私意所蔽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處物上著力不得惟敬立而外自方君子惟本之務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絜矩亦是此義若此理便罰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

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有方有體

先生與蕭璆子鳴主政議論彼云無事讀書先生答云不必讀書不必不讀書又云神無方而易無體又答云無方卻要有方無體卻要有體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孔子明道處蓋天命天討天敍天勅我何與焉若與以已便是意必固我之爲此非是聖人之心若曰不以位爲樂卽凡寡嗜欲者皆能如子路之類

非禮勿視此四句非禮在心上說只心不染於

非禮不爲遷動便是若朱子所謂不加視聽則
凡有所遇將何如只心不動使在視聽亦不妨
慈湖看得無意句有味故極得力無意便是克
已工夫
伊尹比夷惠二人不同比孔子只多了徹底意
思若去了便是孔子也孟子言夷惠之行有
弊而尹不屢見觀其於湯之聘不輕出出則有
爲雖孔子亦只如此
觀象憂亦變意思可以識道體只是容一毫意

思不得此聖人淳和之氣象誠實之心也舜誠
信而喜只是寂然不動感而通天下之故不逆
詐不億不信亦是誠之地位稍加一毫意思便
與道不相似
交以道接以禮而孔子受之乃不億不信誠以
相與回也不改其樂此樂字分明是天理卻要
人活看方好善人生來卽有此樂盡得此心此
樂便在如當死而死亦是樂故曰用則行舍則
藏惟無我故有此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無我
也稍與以已便非此樂矣能於此處認得爲學
便自有向裏着實處尋樂只是要正心心正自
能知樂處
右門人羅洪先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三十三

復邵司訓直之 乙亥

中啟病中得手書披讀殊慰鄉執事疑中不肯屈之意爲陳之怪而發也夫道外無事事外無道通衢驛東去六十里爲興寧驛西去五十里爲雷鄉驛有上自長樂過龍川通衢驛當迎之送之此道之當然也外此非通衢所得迎之送之此道之當然也陳當時自龍川進和平自和

平還龍川往來道路與通衢無所干涉此雷鄉驛當迎之送之非通衢所得迎之送之不待明者知之而反來怪辭此付之無論可也因執事論及故直言之使無所疑非所欲言也大抵道在天地間至公至平亦不少亦不剩在人心定靜之時自識取又蒙論及觀卦中以爲觀雖爲小人逐君子之象九五以剛陽中正在上小人猶有忌憚也斯時九月正爲剥卦所幸者上九一陽獨存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理雖然陽無可盡之理十月爲坤詩曰歲亦陽止易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純陰之卦而謂之陽月可見陽無可盡之理也雖聖人扶陽抑陰要亦有此理剥盡於上復生於下此雖極無道之世而君子之道未嘗亡也千古之上此理不可易也千古之下此理不可易也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一感一應往來無窮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於斯默識可以見道矣中以狂戇放逐海濱自知

罪大責輕今日所當爲者致命遂志而已他非所敢知也執事知我者漫一道及病困中言不盡意惟亮察

復湛甘泉內翰 丙子

八月間得讀手教剖析的當開示明盡日三復之不忍釋手中以疎淺於古聖賢之學安敢致是於其間第以讀書有疑不敢強焉欲以質於有道也間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

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大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泛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爲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兄弟煥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蔽狹人之念此所以繼

千載之絕學也於箍桶者有一論尙欲表顯之況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箍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子圖書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

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氏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也論太極旣以周子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

也細玩周子之書曰誠原於夫子之誠者天之道曰神曰幾皆自夫子大傳中來是眞祖述乎孔子之正學無可疑者然佛老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孟軻死聖學不傳漢晉以來佛老之說交騖於天下至於達磨脫然不立文字嘿坐便心靜見理此說 熾雖聰明才智都被引誘將去以致人心陷溺斯道不明久矣故明道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云云是皆正路之蓁無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來教所謂

程子之接孟氏以功則排斥二氏誠周子之所未發者此眞發前賢所未發有功於朱子矣感服感服中僻寓山中無所知識嘗以爲道充塞天地浩浩蕩蕩無所入處一日讀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覺自信曰此吾夫子見道之要故特發明仁道以覺天下後世聖門之學求之此心此伏羲以來所未發也象山曰仁自夫子發之誠哉是言也於此可見天地之心仁也人得之以爲仁此性之全

體也孟子曰仁人心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孟氏之傳於孔子也性善可識矣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信智皆仁也又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伊川曰心生也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人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此二程之得於孔孟也朱子曰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而其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脩道以仁與夫仁天之尊爵三處極其精確此朱子之得於二程也良知良能本人固有若能求之日用動靜之間而有以識其全體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具在是矣但覺氣質不美此心清明之時少間斷之時多清明時此理亦似彷彿畧有所見間斷時則又塞矣萬希示教以釋所疑幸甚

復同年高汝白 丁丑

甲戌歲別違未幾中亦黙嶺海地僻無緣奉問

徒切馳戀後得朱守中書知在維楊得行其志憫甚寓山驛數年寡陋日甚嘗竊念唐虞之時文藝未盛當時之人此心浄浄潔潔風醇俗美何其盛也今之以爲一件大事幹當者在古祗以爲常事況頽復之厲猶有未免此所以眞欲寡過而未能何時得遂盍簪之願領麗澤之益沃此傾渴也

奉陽明王先生 庚辰

九月初旬前聞先生遣行中發人納王宜學同

來拜送宜學復書云昨郭守衙過家云先生行期准擬是月十有二日知不可及徒切悵望自後北來消息莫得其的十一月十一日中携子入廣至吉安城下會南安洪太守適其府劉秀才自浙來口傳時事頗信其一二噫世道如此尚忍言哉喜聞先生養病西湖寺中可謂善通其變先儒云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善抱哭底孩兒善之善也偶里媚某來便匆遽中敬附此以申問安之忱惟爲道珍重不宣

奉李梧山先生

不肖中遠竄來日遠我師詢諸過客索諸邸報方知我師巡撫中州尋轉鎮蘇松等處喜慰之極不知所云我師敬事而信措之天下無施不可斯時多事得我師大用弘濟艱難國家之福也中不肖寓嶺海三四年當道相愛者亦多而初時府縣相忤者亦有一二大率天下事是如此常念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覺胸中自然快活丁丑秋廣藩承差賚我師所賜鄉書至戊寅秋劉秀才賚我師所賜書惠至披讀感激嘗有詩云乾坤終愛物桃李最知春近想台履元亨令郎公子日見長進皆所深喜中去冬蒙王中丞先生移文取過贛公務因得假歸省族秋涼復上贛也數年地僻無從寄書寢食弗寧茲便敬此問安惟爲道爲天下保愛不宣

答井太守 辛巳

入新秋想宦履廸吉中此七月聞通衢驛民憔悴日甚俯思常職惕然內媿廼以初十日過驛

適委官被提關送印記遂接受陰雨連月驛廨牆壁傾頹無棲止之處畧與整頓且過長樂驛無錢穀詞訟暫令吏書人等答應庶幾驛民少事撫甸月間又一過驛逮抵客寓忽得手教并會錄感感習忘之說來諭恐其流於禪伯空靜之域有不自覺者至論也中之意則因其習忘而得其所當忘者也所當忘者何也忘私也前書云澄汰久之邪僻之念日見退聽者以此非如佛氏之絕念也又云習忘未是養生工夫若

善用之亦有助於閑邪是正言因其習忘而得其所當忘者其有助莫大焉但詰意未瑩宜執事之慮也既蒙示教敢瀆臆說宇宙一心耳無私者心之本體也心之不一者思慮紛擾之私耳忘私則此心純一不雜也寧息思慮先儒具有定說中皆聞之而自信於此者亦以用力其間粗有效驗故耳要亦先儒之意也學必貫通然後無所窒礙乃自得也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已耳若

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于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中以病體從事習忘養生之功而亦有所悟者蓋有動于中必搖其精此忘情所以養生也有滯于中必害乎道此忘私之所以體道也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形而後有知覺有知覺則有惡慮理與氣未合爲一則思慮有不一矣宋大儒溫公念箇中字而程氏

以爲不如數數珠明道計度林木而自以爲心中不可有一事中嘗驗之惡念易去妄念難去雖無邪心苟非所當思而思焉皆妄也事之未至先事而迎事之既往不與俱化滯滯泥泥聚成一團私意夫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爲甚恁地勞攘此箇私意强制不濟事須是一切忘之使此心凈凈潔潔便與天地相似道之本體可默識矣橫渠先生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又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此之謂忘私作聖之要其在是乎中時感熱臥病偶因徐典史來便力疾書此附呈請教更慮及山瘴諭中下府寓居盛意也以此時理驛事弗得如命惟亮察

答羅達夫 己丑

五月六日見邸報知吾友大魁天下爲世道得人喜差人回得手書承諭順時中立尤難爲功前此亦嘗爲慮及於此可見心之相契不言而

信反覆來書自責甚嚴非切於爲己其能然乎
雖然此學是終身事惟日不足無有已時尙書
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而吾夫子嘗
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觀夫子之自述聖學之功可知已
愚嘗思之吾輩生於學絕道喪之餘幸而本心
尙在端緒可尋今日之學必當以孔子爲師若
夫宋儒固有實得者然亦有以其質之近者爲
學其於經傳不能虛中深究一有不合輒掃古

訓以就臆說曲解聖言以便己見凡聖賢緊要
用功字眼一切斥廢冥冥悠悠已墮於佛氏無
念之窠而不自知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
講道學而行事如此是僞也愚以爲不然平日
講學只成一個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
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此愚近日之所深
察也別久有疑無由相質益切遐思辱示所見
足見好問不已顧愚淺陋何以知之以相知舊

義不容嘿也來書云天下之大辨二心與意而
已心之本體至精至明意之發端有倚有著良
知良能本自眞切言其眞切必見天下之善不
有諸己天下之惡未嘗不同故幾涉疑似必不
容含糊而自能料理意或疵帶必不容回護而
自能斬除如此方無認欲作理之弊愚謂心一
也無方無體無可名矣動則有善有不善善者
本意也此心之端緒也不善者私意也此心之
蔽障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善不善豈有不知

於此致力不亦易乎吾人日用着實工夫只是
閑邪閑邪則本心自存矣何有認欲作理之弊
乎來書云主意既定則形迹少異莫非此理更
不須別求義以方外工夫不然一入商量自尋
方便此乃爲意念粧點愚意聖學只是一箇工
夫閑邪而已閑邪則心存心存則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何容商量何容粧點來書云
極其所止不過爲名節爲見聞爲事功非聖賢
易簡至善之道矣愚謂心無內外道無內外弗

能閑邪則動以人所謂名節非名節見聞非見聞事功非事功誠有如所論者矣閑邪則動以天所謂名節此道見聞此道事功此道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聖賢彰簡至善之道豈有間乎哉

答伯實弟

今年五月間見邸報知釋褐[illegible]宗之慶也承差來得手書甚慰吾弟富年篤學且得達夫同年相處盍簪之地日新罔間來書有云仕途間甚

是崎嶇如不才輩其能卓然自立不為天下萬物之所撓耶愚嘗謂富貴最壞人要在自立而已自立之道莫要於養心孟氏云寡欲周子云無欲寡之以至于無不息也作聖之要其在是矣夫養心則自立自立則役物天下萬物豈能撓已耶

答吳嵩伯僉憲

小兒書來備述厚德厚愛海內斯文骨肉也感刻感刻承差回復辱嘉貺手教其曰存養到義命了然只此一言終身受用不盡者矣感教何如何時盍簪以卒所請是所願也

答羅達夫 庚寅

去歲十一月間得手書披讀之餘足識日得斯文幸甚幸甚詳其間所致疑者疑愚之議慈湖也愚之議慈湖者非是之謂也為道也試畧言之聖學之不明者由世儒之忽聖訓而直任私見也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

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為未離乎意此為無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存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指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為心如何曰在正舍之

則亡則以爲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
是率天下於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木死
灰不已也其爲學術之害可勝言哉此愚之所
以不得已於言也夫道一也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君子所
以貴於學也自夫後儒以反觀内照讀書攷古
岐而二之此所以紛紛不一也道無間二之則
間間則去道遠矣一則無間無間則道在我矣
古之學者一也至吾夫子而大著夫子天也其

授諸子因才而施曲成萬物之心也聖學之全
功惟顔氏得聞之矣顔氏之所聞者何也閑邪
也閑邪何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非禮勿視
聽言動何以謂聖學之全也天之生人一曰貌
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盡之矣視聽言
動卽貌言視聽也勿者思也此其爲力一本乎
自然而已不與也蓋心無外視聽言動無外動
容周旋讀書攷古豈有二哉總提一勿字約也
此視聽言動終始惟一也是閑邪之功簡要而

不空寂周徧而不支離貫通而不窒礙此所以
與於斯道也竊思孔顔授受之旨幸濂洛心傳
但當時未盡發其義也愚意使濂洛盡發其義
鵝湖自無所異同也使鵝湖盡發其義後儒亦
無所紛紛也然人心之覺本亦孔氏之教猶存
定萬世之學是者舍此將安歸賢者洞識何俟
愚言頃承遠問乃復布此惟聰明裁之

答鄒謙之

甲申歲在西粤曾寄書京師侵得族叔仲純書

報未到也今春到浙擾擾未奉候而兩辱誨言
且因事有悟一覺無不覺非有二也中何足以
知之竊意培元氣而消百病立大本而釋舊習
一理也故曰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
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中二十年妄意孔門求
仁之學日往月來何有所得願有以教之

答周欽之

別去一年羈處寡聞世路擾擾無所裨益回思
同志實切傾渴頃得書示及鍼灸是誠用心於

爲已嘗聞學貴識病而已大儒有獵心其鍼灸
者只是體貼天理從事於斯無少間斷至于忘
加一倍法之時則純乎無我矣吾輩之學亦惟
自知自治而已而由人乎哉自知自治亦惟體
貼天理而已所謂體貼天理者非徒閉眉合眼
而得之也亦惟視聽言動之間體貼天理而已
竊見近時之學尙言論而不求事實所以多不
得力卒至結果一箇利欲之心以死者多矣愚
爲此懼得欽之削去言語從事鍼灸之論此正

抑言語而求事實之意斯道之慶何大焉幸相
與勉之

答謝子順

別來逾歲紛擾塵途每憶方塘相聚之樂遂動
遠懷近得書直指心之本體而工夫切要見亦
眞確末又謂積疑者何也夫道一而已矣自其
亭亭當當直上直下言之謂之中自其天道流
行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自其生生不已言之
謂之仁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通天地人物
而爲一矣是道也亦無內甚有亦無因甚無亦
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若以方所求之去道遠
矣子順謂閑邪之功在卬觀俯察遠求近取讀
書考古終始惟一而已此孔氏之學也實從事
於斯則道在我矣夫何疑乎

答羅達夫

差人回得書玩味數四深喜麗澤之益也前論
工夫處有間斷可謂用心之密矣後論聖賢汲
汲未始少休暇以達一體之愛其意廣矣然道

無我也無我有我間不容髮不可不精察之也
大抵此學只是一本無兩段事請終言之靜而
無靜動而無動本心也滯於靜邪也流於動邪
也閑邪所以存心也所謂閑邪者只是自作主
宰未嘗致纖毫之力靜坐閑邪也應接閑邪也
閑邪則動靜兩忘矣前書所謂閑邪則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矣無二說也此豈有
間斷乎周子謂無欲則靜虛動直意正如此此
箇閑邪之功無內外無始終可與之言而不與

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士夫可以
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
言餂之也此皆闚邪之地也舉而推之天下之
能事畢矣所謂朋友論說之間非相信者不敢
輒言此非懸之私見也孔孟之見也非孔孟之
自見也天理之自然也故曰無可無不可否則
不墮於可則墮於不可矣至於不求人知者此
是聖學大根本閑邪之無功也到此地位則內
不見已外不見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感于此

應于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自有潛奪汙俗興
起善心老者以安朋友以信少者以懷非言語
可及也故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答鄒謙之 甲午

屢承手書感教奚勝中居常在病而往來者不
知坐失裁謝媿罪媿罪來教云同志中各述所
聞往往以已見乘之又曰及時一集相與磨偏
去蔽甚矣執事之心一學術也斯文慶幸何如

嘗聞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孔門之學也今日學
術必無以異於此矣學術異同往往皆然往歲
在虔州嘗致辨再三後在南寧陽明翁語石南
仲以此一日南仲兄語及中 謂道一也何有異
同執事得意忘言日新不已其所以覺來學之
任不得辭為近者聞一二後生慢罵宋儒毀斥
古訓似此倜習氣滋蔓為害非細今日變化之
機正在執事與諸君子開以為已之學培成淳
厚之俗世道之元氣也中切有望焉中㮣廢無

聞青原之集正擬會面以承箴規之益柰以痰
火病臥遂阻其行敬遣小兒齋書請教力疾草
草惟終教之幸甚

答王蒼谷方伯 甲午

僕將離浙省已有書奉候茲行富陽道中忽本
司發鋪兵賚手教并嘉貺至遠懷之餘不勝感
作及閱文移自述聞譽尤懇誠是誠是易曰遯
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宇宙到頭受用處中
嘗所自志而未能也願致思焉則灑然無事矣

與毌太守欽采

往歲在廣高都閫使便曾附書計久徹覸近聞林泉無累日理正學伊川先生不肯認做天下閒人之意嘗自得之屢得吳石湖書日進弗已深藏不市友朋中有此人自足多也青原之會中以病阻遣小兒來謹此候問何時合并以究淵懷不盡

答鄒謙之

小兒回奉手教反覆乎一理之歸切指乎用功之要可謂盡矣更何所言特終前說以卒請焉間嘗讀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乃作而歎曰無微顯無內外忠信之道其至矣乎知及之及此者也仁守之守此者也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義洞然明白不煩儒先訓釋曾晳見道已爲吾夫子所與而終流於狂者知及之仁不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此可見孔門之學矣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孔門之學性也一點意氣何所容於其間哉顏子得之而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孟子得之而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聖學之源流也來教謂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智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比諸自投罟擭不得爲智學術至此可謂大同矣惜廣心之察也前書謂慢罵毀斥者正爲不求實是而習爲一副當大拍頭以肆其自私之心者言之耳若夫至于學者必求眞是何古何今何我何人惟其是而已此反求諸己之學也此自得自信之學也何可以此例論哉大學語跋簡易易知所謂伊川易傳亦自成一書也感教之餘亦不敢不盡其愚中嘗見大學古本凡三家尋繹屢年終不能無疑先儒更定固未爲得今日定其爲古本而以爲無一二之錯誤恐未得爲的當也儒先釋經正多坐此病以中之愚謂信其所可信闕其所可疑者耳此天下萬世之公議非一家一時之私議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昔也孟子

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程子曰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觧乎此不得已之論也狂瞽之見未知是否謹附上求益萬惟裁教不備

答李元卿典教

曏過蘄水承眞德實意愛厚如有不能已者别後殊念之恨不得相與周旋得聞起助之益昨二十五日得遞中來書見感惓惓其云忘寢廢食而無頃刻之寧惟日夜勉强進修甚矣吾友

之篤志於道也僕竊有少裨焉嘗聞天地生生之心仁也人得是生生之心以爲心仁也孔門之學求仁而已矣求仁之功主一而已矣葢仁則一不仁則二故曰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書曰協于克一一之道大矣哉主夫一則一靜一動無非天理矣然一之道微矣何自而識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吾本心之所是者天理一也吾本心之所非者人欲二也天理之在我無微顯無內外視聽言動皆天理也一有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念則違天矣主夫一則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念自不作矣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念不作則視乃是聽乃是言乃是動乃是視聽言動皆天理之流行矣主一之功其無間也哉夫視聽言動動以人則二動以天則一動以天者無他惟順動而已主一自順以動矣爲仁之功何有加於此哉願吾友之深思也

答林都憲以乘

承遣使來問并手教多貺拜感拜感公以大才膺保釐之寄設施惟則士夫閭閻多稱便益可謂志大得也而來諭歉然不足下問眞切此可見存心當時惟日不足歛衽敬服中以迂踈何足以知之辱下問之及不敢不盡其愚也嘗聞保釐之道在無我順民之情而已矣讀巡撫事宜救荒條約大要皆順民之情鑿鑿可行而央賢並會俱爲我師之言正無我之心此其本也

程夫子曰天生一世之人自足了一世之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中嘗謂宰相之相天下御史大夫之保釐一方大要皆要當知此道也昔先正周文襄公巡撫南畿先後二十有一年其大要一體視諸府忘勢詢芻蕘其經理之槩亦能合乎人情宜乎土俗而已此所以成一時之功民到于今稱之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以公之學力進進未已殆進於是道與降古之大臣並稱豈

直文襄而已耶中正月服闋四月過隨竊思天地一囊分當屏伏以此地先業久矣乘捐恐管晝衣食反增擾擾浪欲一出不得已也

與柴墟長季常 乙未

中於執事初會于西興再會于京邸三會于嶺南繼此不一會焉見執事之老成練達質直不二僕竊慶得師焉近以督府平賊賀禮也乃以詞見屬愧惕愧惕蓋以壯歲亦嘗事此伎倆十年以來憂病相尋久忘之矣頃過西昌過贛靜齋虞山兩公索文不能應之正以此也執事於中屢見屢愛可謂知已矣而獨此不察知者先正有云人之知已不如已之自知殊可信也況平賊本末中初到不得與知若只草草捕風捉影以了應酬其何以自信而信於人乎豈執事之所以望於中乎但屢辱教命慮有所忤擬議下船勉強圖之到船一宵劈瘡大作日用眠起數四不得少坐既而頭瘡手瘡繼作感冒秋熱觸處成病客懷作惡不能執筆欲候少遲又恐

後時誤事乃伏枕吐衷曲命吏代書以報厚好攻屬從事肯賜體悉則海內之知僕愛僕者莫如執事而僕之感德亦深矣

在廣答文興 丙申

別久馳思昨得書知與兒輩同處南禪友朋麗澤實功也爲之深喜來諭且承見憫兼有憫世之意僕自知學以來立志于正深覺此一出來志日定矣日用殊樂頃聞謗僚友屢聚會問曰安此有道乎僕謂曰知天也既而笑曰拔山蓋

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强得乎間與龔明遠少叅曰此於予無所損益但恐仕者以予爲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古人云男婚女嫁畢恣遊名山僕今其時也時和周典學有懷衡山十絶并徃一覽可以見近況矣

與李子健侍御丁酉

辛卯歲廵兩浙中過辱教愛未幾有遠行金華別去殊切馳思繼傳聞所遭甚駭物聽然君子行止與時消息人何能與中以迂踈待罪入蜀

詢知道履自適殊慰渇懷盎宇宙眞樂廓然無外惟日順動更有何事先此候問俯竢請教不盡

與顧東橋都憲

去春獲讀七記殊沃傾渇頃見邸報知　欽命保釐全楚平生兼善之志亦可以大行矣嘗聞緒論今日責任之重跂望惇太之業此爲世道之慶也中待罪入蜀殊覺纏繞大儒所謂掛鈎魚者不足爲長者道也楚使便謹此寓候惟爲道加愛

與高三峯都憲

往歲執事在西粤在豫章皆承下問且未嘗面領教誨而實受知門下中何以爲報哉惟思不欺暗室終始一心以報知已也何如近待罪西川詢知台況嘉吉實沃渇懷謹候起居惟亮察

答李子健侍御

自浙別後極憶傳大詳密精理大方必有大濟況是歲大比以平日之學術精抜一番人才以

維持世道實切望之是秋入廣一會吳先祥道長備諭執事問答之間相信無間海内知已豈無其人也辱翰教感愧感愧中以迂踈動與時忤去夏自廣回卧病石洞竊揆僻寂可以脫然終身領會天眖幾越月而部檄復至朋友責以大義乃單車就道抵蜀已逾兩月哀病相尋一臺罔禪石洞烟霞屢形夢寐天之生人各有其分不可强也奉若天命嘗惟共時何時敬訪山中沃領誨益

謝兩山方伯

昨偶出承顧誨言眞切且有不能別之意而猶恐遂別也中間感激宋儒所謂友朋相愛之情又一見之但時出匆遽未得盡其愚也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以自小也所謂孔門家法吾心之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一叅以毫髮意氣未勉過高之病亦私也鄙馳疏求歸以舊病時發不得已也竢得旨放回尙當從容話別而行安敢自墮於悻悻

也竊思不見是而無悶學之二十年今日只知常職之修世之知不知元於我了不相關平日相知自守如此非一日之言也夜宿接待院隸回先此申謝尙圖速回省城以憫惓惓不盡

與王道思典學

往歲在東廣得書既備頌教益繼聞典學魯鄒殊憫勤企近時海內學術間有未一觀世道者慮焉執事今柄斯文之任必竟究眞的以覺斯人幸甚伊川先生曰天下治亂責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中則曰人才之與責典學此其本也何者宰相經筵之所自出也其責任之重何如是故君子之志行世之道有慶也

奉宗伯霍渭涯

往歲以迂踈速謗有累執事之明復辱洞察而示以委曲之處蓋執事之裁酌銓政維持國是世道賴之故中不敢爲一已之私謁也惟知已之報恆求諸心耳

奉三峯高侍郎

頃邇近承教殊沃傾渴謹遣人專送出境京師一二鄉舊不敢寓書問者易曰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聖人開示處困之道不敢違也并以請教何如

與李御史石坡 己亥

待罪蜀藩三越歲凡三訪屢承教愛別來殊切傾渴中以閏七月抵京九月出齊從水路擬過浙而家鄉亦在念臨時酌行之不敢必也一往一來不預於人不預於已世路近況亦可知矣

先儒謂人處大運中如大輪一般一任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裡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裡則將那道理處之大哉言乎易道躍如也漫書一笑寓遠意也繼今以往嘉會未諴又何在耶吏承回草草候

謝恭川李方伯

貧陽會有書自是日行値雨陸程艱滯初六日至萬縣乃從水路行次日午至夔州府屢憶教愛誠爲知己所附來絲十件帕百方原封陽春回希查收此不待中言蓋兄此既委吏承領而難於面語無亦知其不可乎只此難於面語便見天理之心此辭受之義躍如也勿疑勿疑

與內翰羅達夫 庚子

三世 誥命并冠服承留意已祗領感刻感刻前後惠書皆到細味之爲政之大體救時之急務皆具可見實學也敬服敬服僕往歲僉憲廣東因見兵弱賊熾深爲之慮以爲別有創議未免擾民雖以韓魏公 柄國議刺義勇司馬公力

沮之者爲民之遠慮也今日不必創議原設民壯正係民兵但官司只求備數以爲各項差遣雖有如無若大振作於其間精兵不待外求矣必雇募驍勇以克其役捕盜官部領在兵備道操練教閱振揚威武一有竊發有備無患當時葛兩溪同道聞謬議甚喜力贊行之而當事者以他件遂不果行尋以陞任過虔與聶鳳山談及渠深然之抵東土輒檄各兵備道施行得來教益自信矣積穀事原領專 勅多方措置預備倉穀又辱遠慮乃檄藩司通將司府州縣庫藏贓物估計變賣候秋成糴穀上倉此時穀價騰貴弗得卽遂恐無以猝應也初到時以安內攘外不可自用遂成心求言往往官司士民開陳利害遂下各司會議必得大同然後可與時興革耳差人去草草奉報金侍御豐村海內知已也會間希以愚意達之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四 己人

詩十一題四

光孝寺靜坐偶成三首用玉巖韻乙亥

淚憑烟水點吾眞活潑龍川一個身隨處梅花
却有月嶺南黃鳥豈無春千秋霜雪擊蛇笏四
海乾坤老兎斋寥落天涯耿耿在無逃天地是
君臣

嶺南小草遠鷄翹小泛虛舟棹沓潮晴日岩花
香細細白雲深院夜寥寥忠貞天下君臣義粉

黛人間兒女嬌東北此天皆此地敢從海上嘆
無聊

分明天下一家親欲向人間一剖鄰淚度歲時
甘我盡忍看煢獨媿吾身且依江海千峯月自
是乾坤一樣人昨日雨餘春色動客窓青草自
家新

先母夫人忌日六月十

十月子在懷邪味母不齒（母一有娠邪 蜎一切不餅）予生（[illegible]）
立言鬻田須教子（予生方乳母卽誓 雖賣田粥教讀書）孝順母天

至母儀一個是（先母事公婆極孝凡飲食衣服 極其誠敬每進食時自謂公婆）
（必愛孫同食必分食但公婆年老食日短孩子 年幼餒日長每引開予女于別室食恐分公婆）
（食或往他房有陪酒食必持以養公婆其孝類 此平生不私蓄自已篋笥悉出以嫁予仲姊時）
（家甚貧母力自支持事予父甚敬父或有怒以 和顏承之凡賓客至不計家之有無卽奉承父）
（出相陪自雖陪客之 具無長幼莫不賢之）胎教端子初言教納子士
大哉身教全教子本儀軌七歲予未成（母謝世 以甲辰）
（予生戊戌 方七歲）天平母不起（甲辰扶一家疾[illegible]母一 人服事湯藥一[illegible]讀安）
（母病不起時年三 十五歲嗚呼痛哉）德豐胡壽年係數不係理歷
艱予年進母教類可紀隨州祖客鄉（贈祖原客 隨州白石）

里游庠究經史（[illegible]）軒乾坤淚科名
泉壤慰先妣拜官忝刑曹肉食三月裏封章報
君恩報母亦在此忠狂觸天威遠竄通衢里忽
遇母忌辰子心悲野水我父感雎鳩一日不甘
旨（[illegible]）父子相吞聲三十年倏
爾（[illegible]）深山坐月沉慈鳥啼不止念世
有六一歐母長不死揣子只踈愚百世知何似
母教體終身大節期終始

謁東坡祠三首

時移法當變荆舒任私智流毒歷幾年涑水蘇
仁義未幾借紹述小人利其利善類因貶遷萬
姓增怨詈乃召夷亂華天視自民視推原亡國
端荆舒不得避君子毋作俑流禍覆天地先朝
王子明慮國極周至劉承珪雖死終斲節度使

又

聖賢貴改過改過復完美推之謀人國何事不
修理哲宗御宸極章惇召復起倡倡了翁言樂
聽斯君子云胡果於惡任意亂綱紀水火坑細

民嵩海竄善士一朝快忿欲千載穢宋史直哉
袁機仲不敢私鄉里
舍已以從人斯成唐虞氏云胡宋代賢宅心猶
自是況當抹偏時罔究協濟理自黨分洛川羣
邪分益起小人復入朝天下事去矣衣冠害未
艾先見程伯子小人予何誅君子豈無㫖請問
孔文仲何爲嘔血死

次韻鄭自修明府二首

青天無滓月華明一榻行窩夜氣清睡美誰呼
蘇學士風流天放邵先生江雲管勾遊人樂水
月形容大道情讀罷詩章增感慨亭前老樹發
秋聲
深山無事睡遲明對吏栖栖夔 玉京江水有
悄超大海浮雲無定笑虛名乾坤飽勘千秋史
卓魯奚爲一世英幾度相思不得客心流向
月波清

寄同年王克清令番禺三首

清泉枕山下野吏 聖恩寬何處敲門急漁樵

問驛官
半夜相思苦海風吹野亭寒燈知獨坐讀律獨
西銘
專對不居美活人自有功乾坤些子意請問富
文公

白石行窩夜酌

清宵剪燭坐行窩今古千年又一過幾句新詩
舒大笑三杯薄酒放微酡對狂不覺乾坤大行
樂應知風月多徐步庭階天一洗悠悠鐵笛起

山阿

喜得家父信豐書

信豐已是江西地數口平安報海涯深夜客心隨月去青天高照逐臣家

寄內翰王宜學

乾坤兩脚任西東小住通衢秪固窮快意山溪流素月[illegible]入庭樹蒼寒風兎盆殘菊扶詩瘦曲徑霜風對酒濃吏隱如今眞是癖却承潮海說中庸

奉懷內江李先生

跬樹月漏明紗窓風來去兩眼望天涯雲飛杳何處滇南一枕邊渴心夢中飫鄰雞苦無情喔喔催天曙

謝陳吏目焞二首

白日青天坐海涯今朝音問出陳家山亭不了相酬意墻角寒梅未放花

萬古乾坤一笑時灞橋驢子寄山君溪風半夜吹長樂送到通衢交際時

次韻同年丘懋之二首

鳥獻清聲花獻嬌嶺南非近亦非遥通衢嘉會聊沽酒順德行看偏賣刀四海弟兄隨遇桀千金光景坐來消深山吏隱今知否風月詩情帶野樵

脚板須登萬仞山相逢不說瘴江難野亭有意延天曙銀燭無情報夜殘溪月也陪千里會山靈應諒寸心丹海天此景堪描畫萬樹寒梅坐兩官

至日得王一卿書

客窓微雨鎖閑吟一紙天涯薄萬金眼界邈誰堪共讀梅花數點獨知心

憶先達袁侍御德純昔年巡按廣東卒于龍川用石翁韻二首

鷓鴣聲斷不能歸花自開兮花自飛疑信當年渾未定翩翩蝴蝶逐人衣

百年遺恨海之濱梅發龍川幾度春祇信東風無厚薄路傍猶問舊時人

愛梅亭

通衢樝萬梅盡出孤山境僻陋數百年未遇林和靖乾坤此一亭春意吾自領坐來不記眠明月印梅影風定樹未休蛩聲夜更靜仰首看青天冷然發深省

梅花四首

千古梅花入品題林家意思邵家知通衢我好無言坐又被東風爲索詩

枝北枝南一樣春千巵閒放賞梅人山亭剩有冲融意不但雞雛可玩仁

江山應接幾多題題出寒梅我不知句在花間花不語倩人語處便成詩

肺腑時收天下春通衢聊作看梅人誰知萬蘤千葩處都是元初一點仁

寄彭仁卿

菊時話樽酒別來梅已花年光隨流水搔首謾咨嗟一拋忘天地八牕鋪雲霞南海夢初覺溪月在山家

夢石翁

一枕通衢卧江門夢與通天風吹海角梅月照詩筒一夢出一卷書與梅亭詩浙水思吾友石齋問士龍夢翁閒倉仙麗士何如人胷騰偏自惜誰撞五更鍾

除夕

吏隱無妨卧海邊梅亭日月又推遷客懷此日幾千里正德明朝十一年有意山花撩酒興無端風景入詩篇世途脚板閑來往勘破行藏總佀天

元旦試筆丙子

丙子新編歲已遷焚香遥拜九重天萬方此日稱元日百事今年勝去年葵藿心傾紅日轉庭闈眼在白雲懸通衢飽領君恩早闕下春風到海邊

和韻答陳吏目焯

卧看明月與無涯四海分明是一家年去年來誰記取山亭詩思又春花

次韻何子勛

閑坐亭前認化工柴門日日引春風多情杯酒鈎詩急月上梅梢興未窮

梅亭小酌贈趙通判用王宜學韻

一笑梅亭祇自妍恍然而遂在當年先憂天下誰男子行樂人間我謫僊欲掃浮雲期若水通判有退休之趣好將周易問伊川幾多客路相逢意又逐東風入酒泉

醉後吟 丁丑

醉前由乎我醉後我無預人間不善醉存醒先乎豫

次韻七公三首 有序

族祖七公寄來南京示子詩讀悅之乃賡三首第一首叙其教子之正次三首自述其野趣之情總錄一笑

筆耒人間祇自耕谷中烟月老儒纓存心曾識今猶古教子還期實勝名建業乾坤歸案牘嶺南山水入琴聲皐陶一脉傳吾郡民命崇公未敢輕

手把中原地自耕頂天端不媿冠纓同人須是眞忘已爲善難教避好名月上海潮應有信春來林鳥豈無聲嶺南未了蒲團債坐對飛花片片輕

不從春雨問深耕浪跡滄溟恁濯纓理會盐梅眞傳野通衢多梅品題風月也無名可人階草侵簾綠洗耳山泉過枕聲擔在兩肩分付定秤來非重亦非輕

次韻僉憲黄小江愛梅亭絶句二首

春風吹到愛梅亭一掃浮雲天自青此道平鋪都了了纔言醒處便非醒

春風流動注梅亭野叟山中記草青年去年來隨處分嗜然無醉亦無醒

離五羊舟中遇雷雨有作

孤舟無擊順潮回隨處通衢自往來笑傲乾坤那管東剩勾風月入敲推行藏未得僧同話飲食還須我自裁極目梅亭天咫尺先憑雲雨洗塵埃

舟中夜坐

扁舟橫野渡羈旅坐壓寒淡月鋪流水片雲鎖碧山江湖聊自得天地有眞閑一笛風外漁燈遠近聞

次韻宜學會三河南安寺一首

笑殺南安寺何如到此來人心原孔孟吾道有陳雷晴雨占行止江山記往回不妨隨處樂遇酒且啣杯吏野無官況漁歌和我謳吟[illegible]風月上催興野雲浮天下須霖雨人間有釣鈎奇功無定在畢竟與時收

愛梅亭四首

天將春景付山家獨坐幽亭浪自誇白石先生清到骨通衢飲水對梅花

闞闞山鳥語新巢淡淡春風駐草茅清夜開窓讀周易一輪明月在梅梢

此日通衢首領春早梅開處恁相親風前花片知人意飛上亭中明道巾

一般淡薄足家風自是梅花臭味同欲識通衢眞愛意好去千載問楊雄

次韻袁掌教見寄

白雲來往伴幽棲幾許丹青繪綵霓萬古中庸尊孔孟四時變化勘夷齊脚頭湖海春長滿靜裏乾坤日未西莫道深山無幹當又從長樂謝新題

贈諶倉官煥二首

通衢冷似氷特過問弦常艮卦平居玩人間無是非程鄭幾日路來看愛梅亭梅未熟何以贈君行

富口別羅大理後有懷

携兒還向嶺南遊雲去雲來秖自由笑我移舟橫野渡有人弄月坐江樓豐年有兆觀甦麥行樂無心數白鷗一種客情傳未得孤飛鴈影過沙頭

舟過陽平懷彭司訓世圭

擬到陽平一問津順風舟過浪馳神千秋虞夏朋當世一枕羲皇屬散人鐵笛吹回南海夢梅花還憶洞庭春月明夜半推篷坐點點漁燈野

水濱

舟中冬至

懶將客思入推敲至日無言望遠郊腳債幾年猶嶺海天心一點在梅梢自知宇宙皆吾道試問江山識故交穩坐孤舟無事處訓兒批點復初交

融融春思滿胸襟笑把一陽何處尋自識江湖行旅意正存天地閉關心千秋應感無殊道一代明良有好音雲物不書天自定呼童沽酒對時斟

野宿時在圓魚良腦 己卯

有村不知名有人不知姓細雨滴山腮一覺希夷靜

村望

客心游野徑風景問樓鴉日日入防盜村村柵是家刀鎗件耒耜弓弩看桑麻安得大平會相忘樂歲華

安遠山中見梅

喜見山梅放幾枝千年天地有相知愛來不忍輕攀折秖對東風籍入詩

迂路

上保清長問客程烏虎鎮頭路須經雲霧四塞天地暗烟火稀疎人少行山翁蹙頞向我語烏虎鎮頭不可去和平之逆出入區先生經由必擇處我聞斯言再問津路上行人言是真路傍男婦無顏色是皆賊手贖回人廻車紆向長塘路登高歷險無重數日斜行李入長塘又聞廣東賊旗樹道路條條是賊途斯民無辜遭毒荼風景凄凄可痛哭是果人也抑天乎通衢野吏今何似展轉只認避寇是天下豈無平路岐來朝小艇浮熱水

再至通衢

重到通衢地蕭然吏隱村舊泥落壁土細草卧頹垣淡月依梅蓝輕風掃竹根客懷良自遣燒燭倒清罇

遷寓長樂學宮

檳榔扶還客幾年卧海瀞險阻備嘗過寒温元
自料逼衢重來景梅花破窮陰聞䲨不終日携
兒度碧岑行止本易簡蕭然抱一琴長樂兩典
教芝蘭舊味深媚學二三子往歳問金針隨遇
聊自得一榻借儒林喜駐聖人地須識聖人心
明月坐清夜光風灑塵襟坐久欲無言悠然聞
天音天音本非遠千古幾能尋

次韻俞沙泉

青天白日此孤亭爛醉乾坤不敢醒會得尼山
鑄顏子世間何用借青萍

答沙泉

嶺南行樂亦天邊自是蒲團有靜緣荷鍾乾坤
猶酒夢陶情水月是詩僊百千萬世無他道三
十六宮只一天活計此兒藏不得無絃琹在壁
間懸

將過逼衢

暖日還過埜吏亭可人光景一時醒鳴春黃鳥
依江樹點水蜻蜓駐野萍

庚辰元旦

焚香遥拜向　楓宸自分飄零是逐臣萬里炎
荒來乙亥一杯春酒又庚辰東風吹破江湖夢
野吏真爲天地賓一點客情全活潑竹間幽鳥
發天眞

次韻張槎谿別駕九日有懷 癸未

天下別離苦人間會合難此情無捉摸鳴鴈在
雲端

釣臺用陽明王子韻 戊子

明月照桐江千秋一釣旅肩輿上石臺凛凛清
風起心游百世前義在四時裡巢由甘山林大
禹勞胼胝版築作商霖鷹揚在渭水時哉復何
思大道無彼此舊德天子師諫議非知已桐江
豈終身終古自無已救世扶沮溺是誚知時矣

別東橋三首 辛卯

東橋時欲行旅懐江湫湫贈處兩忘言上下觀
魚鳥君子志用世變通惟不擾堂堂司馬氏猶
謂規模小丁寧同心人惺惺自了了

官舟將北鬧離思任流動明良會合時高岡鳴
彩鳳經世本用才眞才不自用明道語荊舒如
何稱管仲慇懃約贈言此心本空洞
霜楓畫搖落松柏獨青青畫前元有易大虛註
交情挑燈闡素養不敢欺冥冥麗澤全功在一
言終身行此意何間隔陽復倉庚鳴

紀夢 有序 癸巳

嘉靖丁亥秋予再赴廣西典學奉予父就祿養九月某日過袁州夜宿公所夢一郡守携酒過予家飲覺而日此何祥也次早啟行出二門郭同知教迎候揖予曰已具盃酒于五賢祠奉餞予不知五賢爲誰至其祠乃濂溪明道伊川晦翁南軒五賢也予已夢奇驗甚喜前途告于父父日凡事豈無分付哉問憶于此敬追書之

分付元來眞有定人間領會自無差百年記取
袁州夢天地五賢是我家

先君祔廟志痛二首

行樂無方不受羈海天到處秪熙熙百年風洞
青藜拄千里西湖脚板知 予中父官風廣洞西西浙湖江皆迎嘗養
遊觀 仙嶺蒼松歸老鶴秋堂明月照殘棋棲然獨
立無言處思入滕前侍坐時
往來不計漢東逝江水江雲認去留世路平平
無險窄此心活活有虞周知天頻指鄧家夢淑
壬戌元旦鄧祿夢予出處云皓予父神之嵩教中日出處有命 愛予期符契氏
樓 弘治辛酉中讀書州南葉寮樓上麟翁告父日先是夢神告日葉縣洋懶上有賢人好 予父謂中勉之 最是苦情無處着慈烏啼出故園秋

紀夢 癸巳十二月五更時夢

旦夕無涯夢寐翁覺來猶自記形容分明問答
無非昧直許論仁書一封

次韻內翰鄒東郭集講九峯二首 甲午

二
一視何間隔六合亦微塵林間坐清夜長空飛
片雲一緒維萬古融融孔門春川上發精蘊千
年幾識眞眞心無內外天下求諸身曲成開敃
過後學須自珍
頹俗日靡靡誰識百川障宇宙只生生萬物見
情狀百年從吾好天下莫能尚此境未深請嗽
嗽翻自誑孔教昭日星何用談無相獨坐入無
言魚鳥自下上

夜宿南禪寺

來往無方上石磯禪房一枕𢘐忘機深山螺鈸多年謾太古鸞刀與日輝鐘響白雲僧麥熟月明野水佛燈微雞鳴萬樹風初動隔岸桃花片片飛

西齊晏起

昨雨今晴莫問渠西齊晏起自與與三竿紅日推高枕一點浮雲過太虛老馬長途客思遠寘鴻何處友情疎閉門誰道無蹤應童子時來問洗梳

深夜醉歸一首用韻

相逢好酒一留停何處藜牀坐管寧爾汝不知那問夜藩籬剖破更何扃五湖四海浮杯勺綠樹青山列畫屏笑殺說醒還是醉醉醒忘處本來醒

予自大洪山過溫泉茆泗坂趙氏兄弟訪予乾明寺邀過其家讌飲凡四日歸途口占絕句二首錄寄代謝

溫泉十里過山居瀦水方橋埜興舒一笑醉翁忘夜永主人秉燭思渠渠右與國庸

飛雲片片翼山遊爛醉乾坤竟日留笑殺乖崖平羅語晚風吹上石泉樓右與國完

挽荷峯陳應和都憲二首

平生廉介著無方御史中丞任激揚郤信東橋知底裏立心不肯讓文襄東橋顧玉華嘗與予論荷峯如此云

宦轍當年嶺海逢先賢從信古人風可憐二十年知己杯酒郵亭了始終嘉靖甲午夏四月予過瑞州與荷峯欽洽二三日臨行荷峯又携酒于郵亭痛飲而別至九月予在隨州聞荷峯六月已卸世矣悲哉

東平詩有序

東陽李子資元體仁嘗從予于南都迄于今二十二載矣近予北上經其邑李子候予于路懇懇有頗學之志瀕行求東平詩予諾之至祢州得絕一首直進之於道也書以復之

結屋平原念日新曉暘升處祇寅賓有方欲識無方妙好向乾坤問木神

邯鄲過呂僊祠

一枕黃粱莫問人呂仙祠宇在風塵乾坤許大

誰無變花落花開總是春

艮鄉懷古

善完夫子善完身烏𧙗時來有婦人車過艮鄉

氷雪景江山皎烈見天眞

京邸旅館夜坐思故友鄭鹿門伯興

昔年上　帝里道義有鹿門頗見渾無語金蘭

味自存今宵坐旅館有懷復誦論遥望鹿門月

雲飛宿草墳世路爭喋喋何人識空言只樂奉

承意滔天禍莫論安得同心客相與究朝昏

訪崦山掌科聞苕溪吳道長謫判泰州

何處苕溪數問津崦山相對話移辰知天一笑

全無事肯向人間論屈伸

讀古穰敬軒二集有感

天心的的相斯文橫逆當年祇自焚穹壤憑誰

知臭味南陽交誼在河汾

先母生辰用許魯齋先生思親韻十二月二十七

京邸朔風動遠思先慈誕日久斯時易經世守

懿言旨時生數歲母氏師欲教子易學令孫子皆易學矣胎教猶存紙

豆嬉自念百千萬種恨可憐五十一年離明氏辰歲今五十[illegible]一年矣哉乾坤孝順昭徽應試問門庭看盛

衰

贈郡牧矩齋陳子致仕詩有序

予與矩齋同學先后入仕途嘉靖甲午冬予以覲復擢京未幾陳子入覲明年春陳子致仕人隨予視陳子脫然物外矣餞臺發手不能爲情口占絕句贈行陳子歸黃時命童子歌以侑觴不知天壤間復有何事也

酸鹹世味飽經諳收拾漁竿三里潭野興个拋

金紫外安心何必問瞿曇

予婿楊士養省予官舍數日告別遺一力

隨回以事吾老姊氏口占小絕見意一力

名勷保著吾心也

月夜烏啼風木聲海濱無限故園情淸秋楊子

歸程速勷保將回事女兄

次韻同年周兩山有懷衡山四絕乙未

卜築衡山是勝遊五峯雲際思悠悠扶筇擬遂

會莫向人間浪白頭

岐路羝羊誰解牽草衣木食本因緣會仙臺畔

天　礙點點飛雲繞數椽

卧雲擬上祝融峯清景無言月在松郤笑鄴侯

仙　遁懶殘中夜正相逢

栖栖世路探行藏清夢隨時落楚湘携手餐霞

眞　界却從仙子覔丹方

鄧一清明府以事過海豐道經五羊寻寓

別久一會復行贈別絕句二首

天聖歐公舉漢東䟦瞿隨內州寅鷹鄺名陽禮文郗聰歷年五

百笑萍蹤五羊偶遇鄧明府茶果猶仍白石風

隨州白石里寻先祖舊寓地寻往歲寓州與鄧明府同學偶見驚喜乃延坐道舊也

羡君林下已飄翩世路慙予恁固纏何日白沙

烟艇會浪吹鐵笛問神仙

蒼梧會萬五溪方伯夜語

春入蒼梧壯客程芳林何處聽倉庚六年濶別

忘深夜千里奇逢洗巨觥漁火隅洲時隱見海

舟泊岸問陰晴醉來待旦挑燈坐理學新編勘

姓名時五溪贈理學名臣錄

擬遊三洲岩官舟二更過之未果偶作

聞道三洲欲御風官舟夜坐夢猶從酣眠擬問

白雲老宴坐空懷碧眼翁山鬼年來無伎倆岩

花時到點春工神仙骨相憑誰識笑殺蓬萊有

路通

遊南華寺五絕

肩輿風送到曹谿翠柏紅花自曲蹊物外客懷

無間隔禪房一榻與雲棲

且避塵埃過遠林雲間岑寂有金鉞衆僧傳得

袈裟在試問誰傳六祖心

白雲拄杖管烟霞無外風光處處花笑殺山中

逖不得困眠饑飯在禪家

山中趺坐思冷冷宇宙無分一點靈明月在天

雲在戶有人牕下念惺惺

偶過南華一問衣昔年已逐火煙飛山僧若得

眞空意莫向人前說是非

梅關謁曲江張丞相祠

相業惟前顯高風起後思數來覲嶺海無媿拜

公祠動忍聖修地治平天定時涙知寘會在下

馬薦新詩

石洞夜坐二首

洞中明月掛山松鹿豕能知野興濃檢點江湖成底事百年莫負玉齋翁

艮夜淸風坐翠崖誰憐世路總如俳掃雲獨看武夷月試問當年許魯齋

石洞中秋

中秋不見月對思自淸虛紹予時斟酒鄰翁亦煑魚桂香浮洞府雲影落山扂誰會桃源境前村更覓驢

靜坐繹師教

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此二句先師玉齋楊先生之教玉齋夫子千古定議總角時聞艮心默識長遊四方多識多覩潔潔無欲幾人能至師傳切要開示自治內觀觀人其道一致孔門深戒小人喻利欲爲君子出利入義義利之辨存乎吾智從事主一達于不貳

山翁語予昔年解學士嘗遊石洞住四十日而去口占小絶記之

解老昔年遊洞居四十日霞外問山翁猶藏學士筆

贈周欽之訪石洞二首

直從雲深問神仙燈火連宵話洞天不向鄰家沽美酒嗒然松下酌淸泉

深山明月掛新簑好友還來發浩歌一笑蒼天分付意淸風時掃白雲窩

憂先師玉齋先生有感

總角年來入士林玉齋門下受知深當時直指程家學到底期傳孔氏心幾向千秋明璞玉浪思百煉是精金憂回石洞無言坐感慨洋洋師保臨

過瑞州仰山廟思荷峯陳都憲

昔年陳子會話別仰山臺對醉香醪盡還求村醺來甲午予過瑞州陳都憲餞予仰山廟携酒飮盡復從村落借酒續酌興盡乃別交情今已夾客思向徘徊宿草憑興望羅衣檢舊裁荷峯贈予玉色羅予聞其節世乃裁爲深衣以識其意

德安縣除夕

德安除夕坐爆竹隔墻聲客館馳鄉思家人念遠行寒爐宗族共（貐酬池同張儲）杯酒歲時傾多謝吳明府世途故舊情

紫雲訪異人李大瓢

四十餘年住紫霄了無煙火獨逍遙客途誰會收心法物外奇逢李大瓢（醻問醉靜昡在收此心何）

偶成

說着棲霞亦愧哉人家受用自家裁饑嗔飽喜

未除去何必談玄說玅來

登獨宗山

雲山坐午風人間灑落是仙宮天台道士知何處笑把刀圭問獨宗

重遊永南寺

永南山寺浪重經僧指門前柏樹青莫把安心還問我細觀司馬洗心亭

珠江公署夜坐

州飾珠江上良宵興未涯水光浮淡月烏影抹

丹霞宦轍三巴轉聖途萬里賒院深誰共語嘿坐對葵花（葵時跅行開臺蜀）

富順院中夜酌

滌熱閒軒坐清罇向夜傾迎風觀燭影待月聽金聲對士論心學逢人講義兵廓然無間闊宇宙一家情

廣安道中

一雨一暘笑闖開廣安道上思徘徊 聖朝日月憐臣病石洞烟霞待我回清夢浪從巢父後

先天曾問伏羲來乾坤活活行藏意飲水寒溫祗自裁

金堂訪石坡李侍御

漢州迂路過金堂風動蓮花遠送香海宇當年逢鮑子青山深處問羲皇幽亭對酌何辭醉明月相看笑坐忘贈處慇懃郊外意還將大易印行藏

崇寧朝發

崇寧朝出境春信渡溪橋梅蘂觀先得松花笑

久要江村憐凍餒山徑間漁樵極目天無際悠悠世路遥

思先師李凝道先生

凝道李夫子湖南舊大巡𧻚𨈭激揚眞御史重厚古賢人桃李春風曉芝蘭化雨春百年門下士慙負對洪鈞

歸去來辭贈中丞張西野翁

歸去來兮西蜀民吏誰與歸於昭天命之當畏視人窮而深悲方揣循之旁達胡肥遯之未追合而聽之則聖本公是而公非僉望隆於赤舄晋日補于 袞衣乃浩然而求退盍知彰而知微令旗遠指竹馬猶奔辭榮 金闕夔入衡門世途綽綽成性存存淡雲藜杖白酒山罇放宦情於秋色謫春意於酡顔非求異以自異抑各安其所安釋羈策以自得剖藩籬而無關味黃花之晩節登太行而達觀會大化之無息自一往而一還適物外於未老壯餘力之桓桓歸去來兮惟思日與天游原隱顯無二道一隨遇而自求樂温公之獨樂憂范老之先憂從容泉石之康濟最可覩于惠疇風清西埜月上漁舟歸神仙於平地飽烟霞於 帝丘友千古以忘己與萬物而同流須無欲之見一詔君子之日休洋洋乎四時行兮百物生宇宙何滯復何留從事乎義爻思得之 明良逢嘉會世道有昌期繄時行而時止于心田以日耔畝猶不忘國按七月而陳詩維乾坤有重擔百年負荷在無疑

西川元宵

旅邸元宵天下節去春紫石𧆊州此西川詩情月掛紅梅上酒興風吹翠柏前點出神仙延雅會(同年順齋約齋蒲李五石侍鄉飮于陪之擲觴戲僑酒)高飛烟火映華筵(遼青都司會飮放烟火)往來萬里橋頭路黎庶酣歌大有年

谷高三峯都憲用舊韻

無分坐臥與驅馳一點圓神宰四時混迹塵埃超世界忘情歲月會天怡入間虛室元無物雲

外丹丘邱屬誰大易閉關提要訣銘心喜讀內
江詩聯賦詩之都憲有僩

贈石涯鄧闓赴建昌用燕崖韻

依依楊柳對江天閫外風光問有年行處感
恩歌四牡離亭把酒侑初筵須教旗幟遥驚狄
莫使山禽或在田自是杞人慙肉食臨岐珍重
贈龍泉

廣都三章

贈藩溪范子也范子以蜀藩大㳟入賀贈之詩一章言其地也二章言其時也三章言其入賀之本意也

廣都之堤兮楊柳依依兮與子相離兮
廣都之雨兮大蘇禾黍兮與子餞祖兮
載馳載驅觀國之光拜手稽首肅覲天王載歌
天保　君明臣良君明臣良四海平康

過瞿唐峽

我來川水平捲簾觀灩澦如馬還如象可問不
可御巉巖東洪流正須弘濟具急櫓撥漩洄舟
人亦拮据知險則知易何思復何慮烟外鷄犬
聞結茆見野處客思翔幽棲丹霞入饜飫風浪
寂無驚大觀天攸助頃刻抵巫山水泛何大遽
有客與同憂殷勤問由豫予笑皆天行一來又
一去君子動惟時此之謂不與

過雲門渡

耿耿疎星伴曉行隔江指點合州城雲門渡口
聊觀俗陋卒能知翰苑名雲門渡翰林欽之

夜韻少司徒高三峯見寄絕句三首

澹泊官居味固窮此心無繫自明通年來最喜

伊川學直指仁爲天下公
一闢一闔本無窮千古人間幾變通吾道從來
扶世運經綸事業問周公
畫前易理儘研窮浩浩乾坤一會通時止時行
非我與莫論野老與三公

觀晩菊

秋菊開還謝冬來又晩花素絲元不染白璧自
無瑕先後憑真宰異同勘物華悠然芹曝思安
敢秘蓬麻

錦城留別諸子 己亥

浩歌雲外醉離杯三載西川笑往來平野牛羊憐在望隔川鷗鷺尚相猜誰從官舍驚禪室我憶溪風掃釣臺道遇幽人無一語數聲鐵笛過江隈

西禪寺夜宿

金川下車處隔壁駐西禪行役家鄉近平安故舊傳佛燈孤榻外客思一陽前冬至後五日脚債償何日餐霞卧洞天

謁聖廟

橋上飲洙水人間洗俗腸欽承 皇帝命喜到聖人鄉風送鈞天樂月明詩禮堂幾年瞻望遠今日拜門墻

登泰山一首

大舜東巡狩仲尼登泰山遺跡幾千載此心在兩間峻極於天境努力勤躋攀日觀峯上立浮雲時往還願得長風來白日照人寰

巡撫東土紀行 有序

予以嘉靖己亥冬十月奉命巡撫東土庚子春二月入境二十五日由濟寧州啟行二十六日宿安寧村驛始起闕三月朔開府視事秋九月巡撫東兗至曲阜謁孔廟擬巡泗水偶以事遂過泰安州登泰山回省辛丑夏四月出巡海右至昌邑屢得郡咨爲河道事遂反清州府取道淄川過東兗至泰安州得河道書暫回省五月十三日河道約過徐州會議聞少司馬王石岡來乃由利國監驛過濟寧適曹太常以祀事至予以陪祭東岳順過泰安州屬州牧預備祭品後回省七月十有一日濟寧衛指揮張溥報石岡由汴過寧陽觀泉遂出巡十二日離肥城二十里許忽歷城縣知縣朱徵遣人來報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粮儲午至安寧村官吏郝貢退訢布政使司沈方伯遣照磨黃應龍賫報亦至晚抵寧陽翌日石岡至越二日陪過泰安州遂設酒致餞別回省七月二十八日泰安州報曹太常至遂過東岳廟陪酒回省八月二十一日接勅九月初三日啟行過濟河縣次日抵高唐州聞御史衙丞贈石塘巳至德州初十日屬憲副談體將勅諭關防東卷送至德州交代予遂由茌平東阿東平至安山驛登舟舡行

此心安於正聖學是極摯修巳安百姓體用元不貳聊予撫東藩迂疎殊自媿周旋一年餘出入皆安地七行無一間初臨安寧村驛起闕五迦由穀辞回驛署南行至安山驛發舟乾坤眞奇事一蠹荷 皇天眷數屢昭

示披衣中夜思惟恐負　天意任重而遠道乾乾厲初志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五

文二十八

贈陳廷紀歷蒲歸家序壬申

長沙劉陽陳廷紀先予以正德壬申十二月二十五日來歷事大理每晨入與廷紀諸君聚于庭間予謂諸君曰此大理先正薛敬軒先生所嘗仕之地也吾輩當相與興高山仰止之誠庶幾不媿立此地諸君然之未幾廷紀歷蒲眾爲乞言嗚呼予何言哉試以前言申之昔敬軒先生以一代醇儒官于大理作大理箴自警以直道忤中官王振逮辨民疑獄而當時有阿附振者誣譖先生出入人罪後以家人祈代罪獲免退休于家六年給事中程信薦出爲南京大理寺丞欽恤爲心民得輸情推讞之下多所平反時又有中官金英以公過金陵九卿餞于江上獨先生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予每念至此未嘗不激百年慨慕之心而中官英亦知爲好官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泯

者敬軒先生以聖賢之學推而爲大理之政雖中官英輩亦以爲好官豈有讀聖賢之書歷事大理景仰先喆可不知其所以爲好官而以自期乎紫陽夫子嘗云士居平時處下位視天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廷紀其何以哉

河源縣志序 丁丑

河源惠之屬邑正德甲戌秋莆田鄭君自修來

令是邑越三年政務次第舉行以邑志久無完書力圖修輯公餘自任筆削屬邑庠典教暨邑士大夫校正積以時月成書凡十卷題曰河源縣志乃走書幣徵爲序諸首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自秦罷侯置守令史職攸廢後世郡邑志亦史也修之者多出於賢守令或郡邑賢士夫無定筆也儒者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中日此非至言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觀諸事之失得則道離合可見矣夫豈有二乎哉茲縣志一邑史也曰地理曰食貨曰職官曰文教曰武備曰祀典曰郵政曰選舉曰人物曰恩典曰古蹟曰祥異曰藝文曰外紀此其據事直書也其要有三在養民在衛民在教民其本有一在得人曰地理食貨郵政所以養民也曰武備所以衛民也曰文教所以教民而曰祀典選舉人物恩典由斯而出曰古蹟祥異由斯而辨曰藝文由斯而格曰外紀由斯而外職官得其人則所以行之者以實而道無不合職官不得其人

則所以行之者以名而離道也遠斯志今既爲完書自宋元至于今數百年間其故具在繼于今者必歷稽諸古某時某吏此土所以養民衛民教民者何如近考諸今某時某吏此土所以養民衛民教民者何如師其可者戒其不可者信之弗疑行之以方則有以納斯民於阜成之地斯志之修豈曰小補哉雖然無不同者道也不同者時也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同歸于道者志外意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環溪詩序庚辰

三山多佳山水環溪其一也陳柱史獻可居之因以爲號焉邵堯夫詩有云心靜方能觀白日眼明始會看青天嘗思之曰日青天三尺童子皆知觀看之而以歸於心靜眼明者必有所以然矣予竊謂人之於山水亦然世之汎酬于聲利者日馳逐於紅塵紫陌而投於予奪得喪之私一心之微衆欲之蔽是何與知夫山水無味之味間有放情山水者又玩心於山水之末一

嬉一咏不過與烟雲水月粧點文飾而罔裨于身心雖知好之而不知所以好之其何以超然冥會于山水形迹之上者耶君子之學異於是蓋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溪水一物也行而有常流而不息此可見者也其所以然者非聞見所及也君子體之而爲洗心之學焉推之而爲澤民之治焉故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時可以行則行時可以止則止又何有凝滯不通者歟若此者非心靜眼明者其能然歟柱史矧而學於家壯而達於國其所以常德行所以習教事者殆亦有得於環溪者乎是知所以好之者雖然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予知柱史之心未已也終日乾乾無少間斷幽探夫不息之機深究夫妙用之神優游涵泳而有得焉其於天以生爲道必有以洞見之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曰默觀窮壤間氣者神之宅維水亦顯然流行貫今昔誰識環溪心不徒泥粗迹變動曾何居生生無體易

八桂詩集序辛巳

自唐詩格律興做其體而習之者至於今朝敲夕推月鍛歲鍊苦心終身以爲學之未至妙之不窮也程子曰不欲爲此閑言語夫詩自賡歌至於雅頌其來遠矣吾夫子曰興於詩而程云然者後之詩非古之詩也古詩三百篇夫子之所删定也讀鴟鴞烝民曰其知道乎許商賜之學者可與言詩也已總其一經之要取魯頌一言曰思無邪此詩之道可以默識矣世降至于

唐古詩大變近體盛行其沉溺之弊乃有曰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自是以來以詩名家者皆以是言爲詩學妙訣噫宇宙只一理虛圓不測神妙無方體物而不遺也理外有詩是何詩也此道雖以李杜號稱大家猶未免爲行不著習不察況其他乎程子之言豈不然乎詩道於此昔熄矣道非熄也人自熄耳或曰邵子云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何如予曰畫前有易則易皆詩也易之外豈有詩哉惟畫前有易則刪後有詩此

人心自然之經無古今也刪後無詩特爲後世之詩家者流而言然亦抑絶大過歧而二之耳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人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一而已矣此詩之所由章也天道人心萬古不易則刪後自有詩矣安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乎知此道者則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者孰非二南大雅之洋洋乎哉

竹屋序辛巳

皇封南京刑部主事永新甘翁惠[illegible]太守欽采之家君也讀書尙行性愛竹嘗種竹萬竿構屋其中自號曰竹屋人稱之亦曰竹屋翁也予謂翁之愛竹不滯于竹也天地間萬物皆吾同體故曰君子親親仁民而愛物萬物皆吾所當愛也豈滯于竹哉且心之本體猶大虛然洞然無物隨感而應若一滯于竹則心有所繫便與天地不相似矣不亦爲心之累乎是故有愛蓮者而觀草又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不滯于蓮也有愛草欲見造化生意者而與盆池畜魚又以爲

欲觀萬物自得意不滯於草也是可見何思何慮天下之道得矣彼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癖也不通主人徑造竹所者俗也謂無竹令人瘦俗者陋也三者皆滯也不知所以愛竹也竹屋之意殆不滯於竹也或曰竹屋之號殆無所取義乎曰有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天取其健地取其厚山取其止水取其游君子體之有以盡其性也若夫竹也者亦畫前之易也予爲之辭曰竹虛心勁節君子以靜虛動直翁觀竹之象

玩其辭而有以自得焉則竹屋之號亦作易之
義也

龍飛利見詩序畧 癸未

宇宙一感應而已矣正德年間匪人相繼用事
互爲欺蔽變亂國是至己卯宸濠之變天地一
晦俄而掃除海宇廓清之機也歲辛巳　眞主
起自南服入繼大統以綱維斯道以彌綸天地
以造化民物以開中興太平此天地之感應非
人之所能爲也明詔一　宣四方風動賢良者章

姦回者遠疾病者起欝滯者通呻吟者謳歌强
梗者改慮柔順者龍立譬如雷霆之鼓而無遠
之不震日月之明而無幽之不燭雨露之降而
無物之不滋此天下之感應千載之嘉會也

龔坊書院記 甲戌

弘治甲子同邑龔氏育齋以有宋厥祖義甫創
龔坊書院至元燬于鄉兵廼倡議復之越十年
育齋冢嗣栗夫屬予記之予惟書院之建子孫
攸善先賢方其幼時舍近墓市則嬉戲爲築埋

賈衒之務比遷學旁則嬉戲陳列爼豆揖讓進
退耳目所寄厥心繇適之路也書院之地有聖
賢之書有師友之訓予弟日從事於斯則身於
是心於是又非但學旁之外望而已君子之地
烏有不可馴至也哉然千古以前千古以後與
天地相爲終始惟此一心維昔儒先往往闢書
院以潛心大業多全一心以至一身充一心以
保四海推一心以教萬世書院之關係匪輕矣
後世建書院者亦間有之而其底于成者多媿

於古昔何哉大學之學未成者以小學之學未
有以爲之基也赤子之心古人之心也方其幼
學不有以養其良知良能之天而鑿之聲色臭
味之欲及其長則以先入之言爲主雖從事于
六經亦誦言忘味玩物喪志而已先儒以學校
之教不如胎教與無誑之教眞的見哉就以遷
學旁欲習禮容者亦其幼時之務其長學于道
自爲聖賢之歸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也龔坊之書院子弟者必先專心于朱子之小

學以養其本然之心然後從事大學之道以盡吾全體大用之學窮則善一身善一鄉達則善天下則書院者君子之地也義甫之創育齋之繼殆不爲虛矣反是奚於書院爲哉

逸菴記乙亥

正德壬申予欲游羅浮止于南海主陳親濟武客舍聞求先乃翁別號逸菴記予問曰逸菴何爲曰逸菴不求仕進放跡江湖風月爲侶鷗鷺爲羣或往或來靡牽靡縶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自樂而已矣予曰非也天下理吾人安於太平之治天下亂吾人無苟全之地進一君子萬姓蒙其福用一小人萬姓受其禍使天下亂焉小人用焉雖欲求逸不可得矣理亂黜陟逸菴可不知不聞乎逸民陳希夷魏仲先林和靖也陳希夷喜宋祖之得天下曰從今天下都無事我在山中睡得牢魏仲先知寇萊公之是美之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林和靖知天書之非自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

三子者理亂知之黜陟聞之會以其逸而恝然於天下與逸菴生際聖人御世君子在　朝其放逸江湖優游自得者　聖君賢相之賜也可不知所自也耶君子之或仕或逸時爲而已若夫處江湖而憂其君在家而憂其國者君子未嘗一日忘世之心也逸菴已謝世仕與逸後人所當知也竊聞之逸一也義有三焉逸民之逸以隱言無逸之逸以欲言作德心逸日休之逸以理言君子隨其所居之位以勤勵爲勉以逸

欲爲戒使人心日消道心日著此之謂作德繇是時仕而仕仕亦逸時逸而逸逸亦逸無生而不休焉必如是而後可以語逸而不偏於逸矣客唯唯而退因書以復濟武逸菴名某字德欽

思椿堂記辛巳

父子之道天性也孝子之思父而弗忘焉孝子之本心也天下有達詞稱父曰椿者莊周曰上古有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人子期父之壽也父弗存矣而猶曰思椿者著其本心也

客問曰思椿云何予曰父母俱存人子至願人子欲養而父弗待焉天也非人之所能移也追思弗置形之大息大息弗置形之涕泣思之其能已乎客曰然予曰未也父之不及養所得爲者惟誠於歲時之祀焉禮曰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又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之其能已乎客曰然予曰未也人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父母者吾之父母也乾坤者天下

之大父母也人子之心卽父母之心父母之心卽天下大父母之心也是心也至無而有至虛而實生生其無息浩浩其無窮思之而有以不失其本心焉是爲吾父母之孝子天下大父母之肖子焉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硯記 甲午

此端州硯也其背刻銘云磨而不磷以壽斯文正德甲戌予以刑部主事謫惠州府通衢驛丞和王子宜學以翰林院編修謫潮州府三河驛以此得相往還一日王子饋予此硯其書云銘出鐫工正合愚意故以奉贈詩云期君堅白堪磨涅贈取貞銘勸硯端噫王子不可作矣予出入世途携此硯以相隨故記之以無忘王子之意云

怕人議答 乙亥

或曰怕人議可以入於善乎李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若怕人議然後爲善則不

怕人議將不爲善乎此正後人爲人之學其流之弊必至於鄉原而後已天地之道仁也人得之以爲性此固有之善也君子爲善本乎自慊無所爲而爲也故其進退去就與時消息是動以天也浮議何恤乎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君子之所爲亦有非人所能識者是以晏嬰不知仲尼淳于髡不知孟子蘇軾不知伊川林栗不知晦翁晏嬰輩且然況衆人乎

勉學問答

長樂余貳教仲魯長子棨留心于學客曰彼年稍長恐難底于成予曰學以求仁求不虛此生而已豈可以年稍長而自疑乎朱子曰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三十歲覺悟亦然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劄住硬寨做去昔蘇老泉年二十七始知發憤究心經傳卒成其學彼詞章之學猶未足論也王魯齋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讀書魯

論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孔門持敬之道遂易魯齋乃從事持敬之學以求仁卒聞其道魯齋浙人也鄉黨之間其必有爲魯齋之學者乎棨乎歸而求之必有所

朱學問答 甲午

嘉靖甲午夏五月予卧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毘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末刋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肯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

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

求仁問答

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一日張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惟以仁爲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學之正脉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

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仁之體其洋洋乎優優乎主一則動亦定靜亦定而仁之全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

書邢太守南庄八詠卷丁丑

此太守邢侯南庄八詠詩詩者謂善寫林下閑散之意予謂田野康濟自家身底事便是康濟天下底事昔人喜未老得閑方是閑之句而富文忠公謂程夫子曰先生最天下閑人先生曰我做不得天下閑人何也蓋道無方所在田野

行乎田野在朝廷行乎朝廷則刑侯南庄之詩豈特善寫林下閑散之意而已哉

書陳克菴先生挽册後辛巳

天台陳克菴先生之風真足以廉頑立懦海內諸君子之言亦發乎人心天理之不可已非有所爲而爲也而世之好事者猶或有矯激沽名之譏是不識君子之所爲也天下之道只有一箇當爲而爲者也以克菴之大端言之爲御史凡所論奏皆繫大綱紀爲提學務明古訓端士

習此其所當爲人皆知之及布政東廣因中貴假貢獻大肆靑害於民克菴七疏論其姦卒以此得禍好事者咎克菴之矯激沽名或以此且身爲大方伯受一藩之大寄爲庶民之依托若坐視中貴之肆毒而不敢言之是鄙夫也豈克菴之所謂哉克菴抗疏折姦不少假借是其所當爲而爲非有所加者其得禍者不幸也非克菴有以取之也張騭亦上疏訟克菴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死也好事者觀此亦可以省矣

噫率天下之人而禍於善者必矯激沽名之言夫

跋蒼谷王子錦夫書 壬辰

王子書云綱惟斯道失傳世無師友亦久矣孰事屈陀默契遂出獨見之學綱以聾瞽獲侍左右幸爾與聞蓋嘗於元公過有初平之望也今將違違杖屨如此情何昔人有云不我遐棄是望是祝惟執事全體大用往無不可玆者總憲一方持衡萬里用雖叵盡殆遠人之福吾道之慶耳早晚珍重行見巖廊召還矣此蒼谷王子錦夫書也王子由吏部陞參政十有七年以來或出或處而起浙江右方伯予時以參政總理糧儲王子一見語合遂爲知己每夜必提燈相過其謙虛好問之善眞可師也逮予轉東廣總憲離浙在道王子寓此書壬辰春羅道承冬官道淛歸報其謝世予悲之間檢故篋得其書特錄之而書于后著王子之善云

書解學士歐陽氏族譜後 丙申

予先母大夫人爲迹符歐陽氏西原先生之仲女予不幸七歲失恃少長予父教予謂汝母嘗言文忠公其遠祖也蓋西原先生爲當時醇儒家庭傳授必得其眞予謹識之旣而往求母氏之家見其南廳高懸一幅爲先正解公學士親手筆以贈外曾王父巖泉翁者云歐陽公嘗云吾平生無大過人但平心待物耳其子某某皆知名當時陰德之報也末特書曰縉紳書與延熙延熙巖泉翁字也解公以此爲贈是蓋揭歐

陽家法以爲勸信迹符爲文忠公之後的然無疑必有以也嘉靖丙申予自粤過家卧病一日鄉進士道亨過予道亨名興其祖由迹符徙富田予因問其先世族譜道亨謂舊譜有解公序予爲之喜囑道亨以序來觀未幾道亨錄序寓予輒三復之大要在發之孫紹世宋時還鄉部符解公親見之考究眞的敘次明白此迹符族譜百世之公案也嘗見世之士大夫凡觀江南世家之譜多疑其僞冒夫僞冒者固可疑乃并

於其眞者而槩疑之過矣余讀解公歐陽氏族譜序既喜其信以傳信而解公又自述其師友皆出迹符則迹符歐陽氏之文獻誠足徵矣謹書于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知所勸於繼承而後之君子且有考焉

書宮保遺墨後

宮保大司馬梧山李先生弘治間出刺隨州與郡丞章止菴先生厚善止菴刺眉時梧山過蜀所貽詩二紙詩有云爲民憂國我君先又曰爭道眉州太守賢書有云入境士民之頌如出一口然秋霜之後繼以陽春又與造化合德矣其稱美之實切偲之益非苟言也余出梧山門下深知其愼許可後之欲知止菴者考其言一公案也止菴家嗣祥裝潢成卷余讀而嘉之乃書于后章氏之子孫尚有以寶之哉

祭下符墓文 辛巳

維大明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十二月己卯朔越十九日丁酉孝子崇道謹以羊一豕一祭于

先考才二府君先妣才二孺人之墓嗚呼維我父母偕老相賢天命本有之性不假言說而自全忠信篤敬終身惟虔窮而不厭老而益堅明自手于遐邇幽可質於神天俯仰之間夫何媿而何慾蒞造化有陰陽家運有盛衰往古來今理之自然嗟我父母昔當衰運而我父母爲善益專遂及見夫門戶詩書孫支科第子子孫孫方熾方延固天心之有以勸善而賓人力之可以回天吾祖宗之以忠厚傳家久矣至於我父

毋之善扶已衰之運肇可大之家其成績又有
以啟後而光前八十餘齡疾病弗痊百歲之望
乎孫空懸大德未報痛恨纏綿善終善始全歸
九泉下符之地藏於萬年生平忠厚以承家傳
臨穴一酹血淚如川嗚呼痛哉尚饗

野吏亭告陳文惠公文 癸未

公之素懷見乎野吏江亭之蹟公之相業存乎
朱子名臣之編予友石湖吳舜弼曰野吏二字
眞有與物同春底氣象文惠入相規模卽此具

矣吉哉言乎蓋亦有以得乎公之大全中也乙
亥抵惠拜公之亭大揭野吏見而悅焉七載通
衢亦曰野吏靜而思之不知何以契公於此大
抵曠遠而無私眠實古今人心之同然近寓公
亭客懷日清敬陳薄奠用表乎仰止之誠公靈
不昧尚其鑒歆

祭先考文 癸巳

嗚呼予父庭訓屢謂中曰天順庚辰汝曾祖昭
一府君病於隨州汝祖才二府君扶之還家將
入門予時方八齡奔迎於門外昭一府君見之
摩予頂曰見吾孫足矣蓋以嗣續付託責之也
壬今若干年予幸有吾子汝有子曰元生紹生
寅生庚生元生有子曰曾子子孫孫光大爲期
上天無私惟德是培汝曹勉之他日予見祖考
於地下庶幾無媿矣嗚呼予父以子然不絕如
綫之餘承祖考付託萬鈞之重上奉二親色養
天至時當極貧不以家產爲累而毅然以教子
孫爲已任更涉事變艱苦萬狀卒之五十年餘

見予登第七十年餘見孫登第當是時不以顯
耀爲事而惓惓不負祖考付託之重爲喜此其
志豈世俗所能識哉中任典學迎養於西廣西
廣之人無貴賤咸悅服之繼任叅政迎養於兩
浙兩浙之人無貴賤咸悅服之是豈聲音笑貌
之所能爲哉質任自然人心服也逮中歷廣東
按察使六月便道歸省仍請行焉予父曰試近
天熱汝速行予秋涼至矣乃承命單車就道纔
抵任卽遣僕隸問安日切望雲而訃音來止號

天抑地抑何所及孰知拜辭出門之際已爲永
訣終夫之時矣病不嘗藥殮不臨視不孝之罪
無所逃避天乎痛哉嗚呼予父寛厚性成續祖
考積善之緒平生無怨惡之迹宜享其隆乃不
有於躬而施于我後人天之意豈不有所待耶
起蹇惟時奠于祖道而告以此情幽明一理尙
鑒臨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先師玉齋先生墓文 甲午

維嘉靖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戊戌朔越二十

日丁巳門人通議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谷平李中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
先師玉齋楊先生之墓嗚呼先生之心灑落庖
犧先生之學宗王仲尼經綸時晦教導日施遯
世無悶獨立不疑貧而不厭老而不衰精明弗
息至死弗迷聖代遺逸後學筮龜中在孩提父
哥愛之指言長大舅公是師先姑姊祖姆摳趨
門下總角之時惓惓善誘勤勤遠期或疑過與
先生曰非聖人之學所貴者資後生可畏存乎
有爲識之小子惟日孜孜大哉教育銘于心思
鐵驅弗已二十年奔馳天地一囊身世何裨上
憶師教慚負何辭敬陳薄奠以竭衷私千年知
已死生一 感通無間佑啟悠尸斯文未墜天
覺在茲竊圖晚景以報夙知尙饗

祭先師梧山先生墓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五月戊辰朔越祭日
辛巳門人四川布政司右叅政李中謹以牲醴
庶羞之儀祭告于明故太子少保叅贊機務南

京兵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謚康和先師梧山先
生之墓嗚呼公乎早歲翰苑出刺隨州敬信予
遂善類日來予初見公命題堂試善政善教公
有深意力薦于學誘掖維勤大哉公志以人事
君佩服提撕出入門下未幾遷臬馳郵西華偶
登科第捷報于南公喜不寐郵誨至三再見臨
江情誼潑潑坐侍中宵殊沃傾渴最後有諸聖
學惟欽所謂大人存存此心予竊乎粵公鎮于
汴都府書來敎艮磨練留都叅贊嘗輸予衷緘

啟引易論及明農壽聞 公退寓于楚灃蒼生屬
望澁焉不起皇念舊臣贈謚攸行太子太保康
恤稱情生榮死哀蓋棺已定有子克家遺祉其
盛眇予小子屢蹈嶮巇幸不墮落皆公之遺維
進維退恐負公教知己之報思圖後效行役過
門稽首公墳敬寫誠意洎乎無文尚饗

下符墓記

先公諱烋字爾肅姓李氏江西吉水谷平人高
祖黙誠妣蕭氏曾祖仲鼎妣周氏祖沂泳妣宋

氏考復泰妣龍氏四世皆以忠厚傳家不仕公
生於宣德戊申正月初六日資稟質實動不違
理平生嗜好一於淡然或見諸妓女輩皆必斥
之未嘗一注目焉凡宴飲雖至醉端莊自如終
身未見其少亂事父母以孝謹父昭一府君嘗
買客庄於湖廣隨州白石里間歲一遊其地公
侍焉天順庚辰昭一府君沾病公卽扶之還家
途次備嘗艱苦而孝事曲盡抵家月餘昭一府
君卒公葬之以禮事祖深一府君以敬順待諸
從叔以友愛晩歲家困窮公安處之凡財之入
無所營計亦不苟取子孫侍側凡所教戒必曰
天理雖至密語未有不可對人談者子孫或有
過失公終日正色待之不與之言內處于家庭
外處于宗族鄉黨至於親姻平交確乎皆以忠
信之道自壯至老行之無少渝間有強悍公從
容處之固不與校亦不之畏宗族鄉黨論世之
忠厚者必同歸之於公無間言也至於樵牧兒
童一聞公名皆曰忠厚人也正德辛未冬十月

公得病卧於床得神氣猶清語言無異平時問
疾者無間昕夕是月廿五日夜公疾革目顧其
子者屢手牽其孫男者三以廿六日子時遂起
而端坐終於正寢年八十有四宗族鄉黨弔哭
於門皆曰善人其亡卒之夜有嫗自哭於家曰
好人今其死矣卒之踰年家之小臧獲思慕及
公猶私自垂涕泣公之忠厚宗族鄉黨信之婦
人女子信之樵牧兒童信之者何也蓋公雖不
事乎言語文字之學而其天衷在我不鑿之以

巧僞而得之以忠信自有以感乎人心之同然皆非有所爲而爲孟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驗我公而益信配羅氏同里泉溪處士復眞之女慎儉之性本乎天成事舅姑以孝順公與處相敬如賓自結髮至白首閨門之內雝雝如也家貧處之裕如凡用財一毫不妄費家之巨細事務一以至慎處之平生無一毫輕忽之念處妯娌以和睦或有忿戾絕不與校教子孫以謙和或聞其與人辨論是非必切戒之曰毋生事待

僕婢如見子孫有詈罵之則大不悅曰彼亦人也遠近皆知其賢淑生於宣德丁未二月十七日終於正德己巳十二月十四日年八十有三男崇道女三人皆適名族孫男一中女一適黃橙溪羅氏曾孫男元生紹生寅生庚生女一適滙塘楊氏以正德辛巳冬十二月十九日丁酉合塋于本都下符李一陂巽山乾向嗚呼中七歲不幸喪母上賴我祖父母鞠育教誨及至年弱冠明經予父承公命携中遊隨州舊寓地今

大司空西蜀李公士修時出刺隨州力薦中入州庠以正德丁卯叨中湖廣解先是冬予父卽攜中妻子歸省中春試罷壽亦歸省是時祖父母皆以八十之年康寧無恙予父予私慶百歲之期得及祿養不幸己巳辛未二年祖父母相繼謝世而中甲戌歲登進士我祖父母不及見之嗚呼痛哉中初官刑部以直諫遠竄廣東通衢七年今　新天子御極詔復官得便道過家予父方經理玆塋事及命中記其世系遺德刻

之而藏諸幽且將來請作者表於墓道用垂永久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考李府君墓誌癸巳

先府君諱垣字崇道姓李氏江西吉水人曾祖沂泳妣宋氏祖復泰妣龍氏考爾肅妣羅氏三世皆不仕府君生於景泰癸酉九月十六日大性寬厚平生無怨惡於人事父母孝愛天至教子以正學弘治間携子中遊楚隨州祖父舊寓地時宮保大司馬李公士修出刺隨州薦中入

州庠正德丁卯發解湖廣是冬府君不遑他務
卽携中妻子歸省侍養三四年父母以疾終湯
藥殮塟俱躬從事甲戌中舉進士先是府君遺
之書曰若得前進忠孝二字諒吾兒能自盡不
須我囑也是歲冬中以刑部主事上疏闢佛教
得罪遠竄南海通衢過家府君忻然携中之任
未嘗慍也族祖侍郎舫齋翁謂人曰予庸父子
甚樂蓋謂此也抵通衢尋歸大史王宜學序曰
坦翁先生視世之榮利無一毫與於己而爲善

必果若不可解於其心於乎此非行古之道者
邪坦翁府君別號也嘉靖間中典學廣西叅政
兩浙皆迎養于官舍兩省士夫下至吏胥咸心
服起敬當時諸大夫俱有贈言辛卯中升廣東
按察使六月便道歸省仍請行焉府君以時尤
熱且試期近命中先行竢秋凉就養乃承命單
車就道遠抵任卽遣僕隷問安十月既望訃音
卒至矣嗚呼痛哉蓋僕隷以九月四日抵家是
時府君向康寧無恙得中書甚喜曰詳問囂不

幸以七日得疾至十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
有九遠近士夫聞訃齎咨前後弔祭相繼娶歐
陽氏處士輔政之女先府君四十七年卒繼娶
王氏羅氏俱先卒子男一卽中也女一適黄橙
溪羅氏俱歐陽氏夫人出孫男四人長元生戊
子鄕進士次紹生次寅生次庚生女孫一適泝
塘楊氏曾孫一曾以卒之三年癸巳春正月初
三日丙午塟于本里桐江赤石潭癸山丁向於
惟先君方八齡時曾祖昭一府君病自隨歸見

其奔迎于門外喜曰見吾孫足矣是故君常深
念受祖考嗣續付託之重備嘗辛苦以教子至
於成立亯祿養二十年乃不以顯耀爲事惓惓
以不負祖考付託之重爲念此府君之志世俗
固不識也其爲子孫之所永賴者實在是矣不
孝中號慕痛苦無以自容敢竊記其世系實行
刻而藏諸幽如此若夫表於墓道以傳悠久敬
竢他日請於名筆所謂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痛

哉

故妻張氏夫人墓志銘

漢東白石里予先曾祖祖父舊寓地弘治辛酉予以羈旅遊隨州庠是歲冬議吾妻張氏夫人始聘焉張氏世水田人父有智淳實一鄉善士母胡氏夫人生而端重明淑祖政奇愛之愼爲擇配乃以癸亥春正月歸于予時予極貧夫人安之予父在堂極力善養不以貧薄自委祖父母在原籍寓衣被歸以遠獻爲敬慕念無間予

欲購書輒脫簪珥以供費無恡情也正德丁卯予發解是冬夫人卽挈子女隨予父歸原籍侍養時祖父母年八十餘歲夫人竭力奉養惓惓愛日之誠得其歡心鄉黨宗姻咸稱其孝甲戌予舉進士調官廣東通衢丁丑迎夫人于官舍嘉靖壬午僉憲廣東癸未典學廣西夫人皆從爲予之飲食衣服躬從事淸守官居以順予志所至人皆信之丁亥冬予再典學廣西奉予父就養夫人朝夕敬養無異在家之日戊子春余

廵視兩江五月回司夫人病兩月矣遂集諸名醫調治時減時增至十月廿日後病危神清不亂顧予曰殆不起無以爲報也遂爲治棺廿五六日櫛髮熟視歸歛衣衾分遺首飾衣服教戒諸子時予偶出外病益危廻猶戒家人毋淚報予恐致驚悸也廿七日晚余過勞病咳坐內廳夫人命家人請余入房避風切重疾也余憫之至廿八日卯時卒于正寢距其生成化庚子五月初二日春秋四十有九嗚呼痛哉是年十一

月冢子聞訃奔喪奉柩歸時以未得地殯于方塘之西園今癸巳卜以十一月初六日葬于桐江赤石源癸山丁向穴在余父塋地右按今以左爲尊也子女六人長男元生戊子鄉進士次紹生女一適洮塘庠員楊浩俱夫人出亥寅生庚生女一幼俱副室楊氏出男孫曾夫人天資貞順孝敬本大然凡祭祀事必以身先之待家庭姻戚以禮愛子女以正絕無姑息之念視異出子女無異己出也知忠婢戊妹嘗效勤勞于

祖父母待之加厚服用間務欲酬其舊勞順予不忘規正間見予宴客困酒翼日譖予曰酒困何以示法子女也平生規益類此病卧江西鄉書至見冢子中式喜甚是日病若去體予意其愈於喜而竟不起噫惜哉昔予未議婚時在江西得奇夢隱然張姓爲配及在隨求婚諸名門多欲締親吾卒得吾妻予甚異之相處廿有六年好合如一日而警戒之意常流行乎其間予意天之所以成之者遠也詎知其弗克壽矣夫

然終養吾祖父母生子且蓄代焉由今至于無窮夫人爲不亡矣是大有功於予家夫人之生眞無忝也哉獨念予以中道失此良内助未遂偕老百年之願爲可憾且亦天也予何言哉銘曰千里之緣中道遽折憂樂無端循環不竭神會于終瞑目而訣終養續傳久大光烈尚有以竢天責于碣

義姐袁氏戊妹墓志銘 丙申

義姐姓袁氏字戊妹余家佃人袁慶德之女僮十歲我母歐陽氏大夫人取而養育于家稟性貞醇無二予姊氏及予之幼義姐抱持效勞予弱冠時予父携予出漢東先世舊寓以求祿養余大父母在堂義姐以服事爲己任外供薪水内供炊爨悉心幹理勞苦萬狀時其切遠珍再適他姓頗饒裕欲以義姐室後夫孫義姐毅然不可每具飯進主而自糠粃人皆知之其心淵塞使其生爲男子則爲子必孝爲臣必忠無疑矣正德丁卯余發解是冬余父携余妻子歸事

大父母時義姐已四十餘妻厚遇之欲爲擇配義姐曰一心事主不欲配人也既而予第進士僉憲廣東提學廣西參政浙江義姐皆同行其在家在官凡事終始照管無少懈怠以至于終噫婦人之勤勞或爲夫或爲子孫義姐孑然一身無夫無子孫而勤勞終身如此亦無所爲而爲也人性之善豈不可見哉義姐生於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二日酉時亡於嘉靖丙申十一月初四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一葬彭家山箬箕窩

庚山甲向以壟甚廹硃書于磚以銘銘曰
貞勤吾家　孝順以顯　我銘其墓
以報厥德

谷平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附誥勅于後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書稱邁種德言世徵也古
之君子有積德百年之前而徵報於易世之後
者固其流風遺澤所未泯也爾李焘乃四川布
政司右叅政中之祖父侃毅恍恂孝友慈愛篤
好古道重違于時以禮檢身心以正教子孫鄉
人無賢不肖咸以忠厚歸之用是樹善行於里
閭衍餘慶於聞孫登予方岳揚休政途名因以
顯德由是徵兹特贈爲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
叅政服此特恩光生幽窆
制曰秉德肇基是曰祖功追崇之典伉儷均焉
所以推恩以體孝緣禮以重本也爾羅氏乃四
川布政司右叅政中之祖母生於名族歸於吉
人賦質徽柔持身貞恪節儉儀刑於閨閫工容
垂範于雲仍蓄深流遠積厚發光鍾秀懿孫作
予艮翰綏懷西服爲國倚重其有自哉是用遠
究本始錫以異數兹特贈爲淑人英靈未遠歆

此寵渥
嘉靖十八年九月初四日　勅命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一鄉之善士能積躬以興
賢胤天固中命之國典爲其斷哉爾李坦乃四
川布政司右叅政中之父寬厚性成孝愛天至
不以貧窶嬰心惟知教子是急其和風懿行足
以寬鄙而敦薄是以鄉閭愛重怨惡用希雖潛
德弗耀而慶鍾于後篤生喆嗣爲國忠藎且訓

廉誨忠之諱諳切於筮仕揆爾之休豈可泯哉
是須卹典增賁九原茲特贈爲中夫夫四川布
政司右叅政用昭幽德艮慰孝思
制曰母氏劬勞義兼教育不有錫類之恩奚隆
罔極之報乎爾歐陽氏乃四川布政司右叅政
李之母儒門淑媛隱德好逑貞靜之操得于父
訓柔順之懿本於天成輕財養舅姑之志愼食
循胎教之方愛而知勞遂成令子婦儀用則足
以師世而風俗斯爾之褒恩可後邪茲特贈爲

淑人精爽不昧歆時寵光
嘉靖十八年九月初四日　誥命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稽古設布政司以藩
宣屏翰即古方伯之職民生休戚攸關剏遴爾
藩服外障秦楚西距吐蕃朔廷綏化柔遠必得
剛明豈弟之士庶克保釐爾四川布政司右叅
政李中遜志時敏篤學愼修首薦鄉書發登甲
第筮仕秋曹讞獄明允非倚惜長時謫罔忌用

是左遷驛宰而素履不渝仍晉前官茝著聲績
七遷編藩臬之官四省揚冰蘗之譽董學則士
習丕變督儲則民免侵漁政茂修于敭歷才實
練于通方爾在西蜀乃能恪持清謹矢竭精勤
德澤洋溢于甸宣訏謨允展于餽餉厥勛懋哉
茲以大禮覃恩特進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於
乎舜咨十有二牧首之曰食哉惟民事也爾其
念之克畏民嵓往服朕訓
初任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

二任廣東惠州府龍川縣通衢驛丞九年到任
三任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
四任廣東按察司僉事
五任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
六任廣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七任復除廣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八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
九任廣東按察司按察使
十任廣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十一任今職卽蒞四川布政司右參政

制曰朕崇隊岳牧思與保釐宣化退省及於厥私有召南之風焉必有賢內助者廼克臻此是以寵華之典逮于室家無間幽顯也爾四川布政司右參政中之妻張氏性稟惠柔心安菲淡宗黨稱孝善養姑嫜儆戒相成茂修婦道猶能力儉以佐官廉勵勤以襄家裕是用弼爾夫子若時登庸宣猷展采惟爾之賢槩可想見夫乃中道委謝良可悼惜茲特贈爲淑人雖爾有靈欽承時命

嘉靖十八年九月初四日　誥命之寶

勅

皇帝勅諭廣西按察副使李中　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材爲首務而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係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今特命爾往廣西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夫總理一方之學政是卽一方之表率也然率人以正必先正已爾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勤懲俾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廸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簡任之意如或因循歲月績效未彰朕將爾責焉爾其勗哉所有合行事宜申明條示于後其恪行之無忽故諭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五日　勅命之寶

皇帝勅諭廣西按察司副使李中　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　公兩任廣西提學

嘉靖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勅命之寶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中山東地方各該州縣近年以來多被水旱災傷兼有盜賊生發人民窮苦以極今特命爾在彼巡撫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人民及提督一應稅糧邊糧屯糧并預備倉糧關防安插逹子務在宣布德意扶植善良摧抑強暴使軍民依時耕歛各安生業貧窮下戶及被災之家盡心設法區畫賑濟應該蠲免停徵錢糧照依該各部題奏事

理諭令各該軍衛有司官員明白覈實寬免除豁不許重複科派凡遇盜賊行劫即便調遣官軍民壯分布防禦設法勦捕毋令滋蔓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奬勵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除軍職及五品以上文職有犯具奏區處其餘就便拏送所司究問臨清為南北衝要之地四方商賈所聚及東昌至濟寧一帶中間多有亡命之徒在彼結搆為非興販詞訟等項尤須督令兵備等官往來巡捕用心禁治凡事有便於軍民者聽爾從宜處置應與巡按三司等官會同者須從長計議而行其徐州黃家閘至臨清戴家閘一帶河道照依該部題奏事理往來總理朝廷以爾素有才力諳練事體故茲簡命爾宜持廉秉公悉心竭力撫綏軍民以靖地方斯稱委任如或因循怠忽責有所歸爾其愼之愼之故諭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勅命之寶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中今特命爾

總督南京各倉并象馬各草場收支一應粮草嚴督監督郎中員外主事御史於收放之際務要關防愼密出納分明不許纖毫忽畧疏失違漏作弊如遇倉場墻廒損壞隨即量撥軍夫修理其監管收支官員并倉官人等但有怠慢侵欺作弊刁蹬及巧立名色濫罰米物等項除文職五品以上并軍職具奏拏問其餘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就便拏問如有官豪勢要之人干損攪擾爾即指實奏聞處治仍監督南京各衛屯

田比較子粒其清出撥軍田地若有仍前侵占
及屯軍恃强奪占民田者即與究治剖斷下屯
官軍亦不許別項差占有妨農務爾受茲簡命
宜持廉秉公除奸革弊以副委任毋或偏見乖
方自取過愆爾其勉之愼之故諭
嘉靖二十年八月初五日　勅命之寶

大明嘉靖二十六年賜平翁祭文
維
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十月戊申朔越初十
日丁巳良吉
皇帝遣本布政司左參議張永明　諭祭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李中　曰惟爾穎敏之資醇
實之學甲第蜚英郎曹建議謫居卑職操節
益堅討逆預功奉　詔敘錄再擢憲司督理
學政寬敷爲教淑正士心繼叅大藩歷長藩
臬撫巡東魯德澤旁敷治盜捕蝗民命攸賴
留都督餉夙弊剗除績著　兩朝官途二紀
大施未竟遽爾淪亡訃音來聞良用悼惜特
頒塋祭庸示褒䘏九原有知歆承殊澁

附錄

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

門人羅洪先撰

昔孔子没顔氏又復夭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大抵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不斷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有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

又况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緒之别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亥魚者以道鳴南軒聘爲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泳沂泳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絶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纘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

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修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諶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計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横經授徒未嘗

見戚咨出其門者以觧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友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迻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未有役於財而强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試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

擕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爲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邪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餘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人辭色郎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

少留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

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居中用事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

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

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疏入　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槀坐飽食待罪從容以常道收解得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縉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顧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爲詩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闢愛梅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宮是時新建伯王公守仁鎭贛州檄先生與王君思議軍事己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

論煽搖王公間詐先生豫識必敗引古爲證方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叙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辛巳 今上即位有詔叙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衆多畏之鬪監司受訴求質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鎭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張巡撿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

心斷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眞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 聖書所載廸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潜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

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强入廣不聽訃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聘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斥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

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救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請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因是與戴交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譁抑御史而直

先生為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
能俯仰為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薑霍公渭
先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為慢已竟
謫四川布政司右参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
聞弾章欣然且歸答同官書曰此事於予無損
益但恐仕者以予為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
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耶及是之蜀無悻悻狀丁
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
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

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
流行参以毫髮意氣不免為過高之病皆私也
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己亥
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為方切感恩未
可言私其夏假入 賀歸道歴浙江按察使未
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
歴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
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
廷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 天子敬學庶其

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
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
捕蝗與穀與蝻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
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
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賴其限郡縣募驍
男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
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
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之間數十
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伏禽

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為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
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
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
既為市民所給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
令自水門入庾亥又令監視者無先放衛無使
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
痰疾而是時先生為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
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
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代者未至

猶三日赴堂視事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
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一月一日年
止六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子男四
人女一人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學生女
適縣學生楊浩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學
生出側室楊氏孫男五人長大學生曾次縣學
生春次　孫女三人皆幼嘉
靖癸卯十二月廿三日元生等奉柩塟桐江赤
石潭　山遷張淑人合塟焉先生氣剛而豪貌

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
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
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
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嘿
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
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暖曾不經意
至當大事决大疑關大謗眾人牽係於利害得
失禁而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百折東下
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

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人仕至按察副使十
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變嘗留門人飯貸
米之薪至燬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
見時宰無一帕以為贄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
居室敗壁腐榱雞塒豚苙不蔽風雨然竟不知
文一木覆一瓦為子孫計其興致蕭曠又若處
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亭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
玉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為必可至以學為必
不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嶺於是性

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参雜其中
惟其不知不慍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履蹈必
極其茂實信其可信斷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
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為標準而
未嘗冐古昔之訓以為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
及仁守為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為高奇
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
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
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為主本以閑邪為

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中心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克濯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横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悦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嘿渾淪畧無强睎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即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没不爲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絶於先生哉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

玉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墻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向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玉齋文曰斯文未墜天覺在玆竊圖晚境以報夙知是在先生猶有未已者也況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行得效管窺不愧寘愚輒加詮次先生不尙語言晚年好易諸所論著竟未筆札應酬感述成寓道機手澤所存謹各輯録總爲疏草二十有八目録三百餘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

十有五藏諸其家并示來者

明故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谷平李公墓誌銘　　友人鄒守益撰

嗚呼是爲都御史李公之所藏䰟守益志而銘之者也按狀公姓李氏諱中字子庸世居吉水谷村里爲邑著姓宋有復齋諱次魚者以道學鳴南軒晦翁善之大父爾肅父坦翁崇道以公貴俱贈四川布政司右叅政坦翁以上世敦行誼頓之資斧携以入隨州大夫司馬李公士修異其文羅而置諸增廣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書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授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上疏闢異端以正君心謫丞通衢驛陽明王先生開府于虔檄公與王君思叅錯戎行已卯宸濠變作力贊義師預測其敗論功加俸一級　今上嗣位叙復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癸未叅議廣西晋按察司副使督學政甲申丁繼母憂歸丁亥起復仍前職已丑以叅政督糧于浙辛卯陞廣東按察使十月宅外艱乙未起復以右布政陟廣東因忤御史及梧州閫坐交

誣謫叅政于蜀且疏乞休撫巡沮留弗得遂明年大禮告成以入賀得推　恩三世道陞按察使未上尋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壬寅偶得痰疾以十一月九日卒於官舍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諸孫元生等卜塟桐江赤石潭遷張淑人合壙焉公生有異質穎悟絶倫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會淑人棄遺艱于行修年十四始授尙書治傳士家語丁巳以身贄就學于舅氏楊玉齋珠玉齋固贄好學安貧黙識傳註遡濂洛關閩能躬理道每以營勢射利爲深恥公即感悟慨然有志于聖賢之學司馬奇而拔之復議婚得張淑人年二十有六矣然猶貧不能市書手抄一峯集以爲矩䂓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伊吾不輟得月廩輒以給鄉窶人子忘其身之在餒也生平不假詞色于人郇州尊子弟來學意不合不少留其成進士第冢宰召試臺諫固弗往未幾

竟以直諫謫其疏有大標奏收儲位未建義子
未華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士氣日靡言路日閉
名器日輕賄賂日行民財日殫軍政日蔽小人
進而君子黜禮樂廢而刑罰濫以干天地之變
者　陛下之心豈于異端故也縉紳交詠歌之
及入通衢闘愛梅亭讀易奉坦翁曲盡其權遷
廣東某鄉貴人有奪民田者當事退怯莫與理
公獨按還之視學西廣正身作範不事語言嘗
謂　墨書廸正道崇正學以潛消汙俗興起善

類遴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三日一登堂講說敷
悉士習丕變戴御史按廣東用法苛察欲罷南
海番禺吏六十人驗無實直之戴慙怒弗允公
徑趨出會曹參議沒都御史以婚故檄賻千金
公竟賻以法故事平巨寇備宴享諸司藉以賄
者槩千百金弗止公竟舉宴不以賄兩院交攝
連章捏誣部院疏辭曰李某素著廉節重有才
名第不能俯仰爲衆所嫉慮留用以責後效曲
阜三學舊無廩餼公爲巡撫建議增給歲償蝗
蝻餓殍載道百方措賑全活居多捕蝗給粟蝻
則倍給又慮盜賊將熾具鞭策將領論刺勇快
不少姑息黠盜闗繼先流劫燕趙間自燕入青
設伏禽縛撫臣攘以爲功竟不與辨及總督
南京也運艘泊江而猾悖輸耗折負責莫敢詰
何公啟水門入庾亥槩監視無先放衙臨流亥
兑宿弊剗除至今賴之無何卒矣元配張淑人
先公十五年捐舘側室楊氏煢煢守孤丈夫子
者有阿長元生鄉貢進士拜海州知州調桂陽

州知州次紹生張出次寅生又次庚生楊出俱
縣學生女一適縣學生楊浩孫男五曾大學生
授浙江都司都事春縣學生以例貢次會次皆
又次簡縣學生孫女二公氣剛而豪貌莊而重
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步趨若有循然意態
安舒不假作爲言有可採不鄙樵牧意有所拂
不阿王公自筮仕至憲副俸入不供朝夕居憂
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鬻浴器終其身官且顯
未嘗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王張斯道以

求仁爲主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
無事安排而中心洞然四時畔岸爲賓深門人
羅子洪先周子子恭李子輻王子龜年皆卓然
有聲輯錄手澤總爲疏草二十有八日錄三百
九十六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
梓而傳于世羅子叙公平生無習染之鑿故其
簡靜近于夙成無逆億之懷故其知識全于質
任而益以精思深詣之勤故能直信乎己而無
分于外視附和他人口吻依違似是自以爲得

者豈直不可同日語哉是皆師友切磋藍青漸
染蓋得其確云益也同游叓臺同贊義師同期
闡明斯道以詔來學乃公竟弗起也可勝悲哉
海州守命弟姪介羅子狀徵銘于予予又安能
忍於弗銘也銘曰維質慤維行卓　朝有直臣
兮鄉有先覺需予述兮詳且確黄鍾震兮破群
咻展孝思兮幽隧斲雙璧石潭兮終古有焯

祭文　門人羅洪先

嗚呼天於斯道常默維持旣顯其精必振其衰
苟載籍之徵不傳則生先覺以覺後知江門日
遠俗學浇漓繩趨尺步者多迂濶以相視而分
章析句類習爲進取之規雖以舊學宿儒號爲
通博者猶未得其肯綮孰能不由師授闖千古
而獨馳於惟先生間氣所尸遠識雄志剛腸瓌
姿雖啟源於玉齋之倡率至其一言終身確然
不變而深造直詣必涵泳於道涯者若天縱其

步而神畀以私故不知者以爲僻於泛應樂於
無爲不計情變不虞誑欺其知者亦惟見其壁
立萬仞而千夫莫撼不苟一芥而千駟莫移處
寂寞而不怨在溷濁而不迷無黨與而自植非
世俗之可羈交不阿其所好禮不妄有所施義
之所安犯人言而莫恤情有不屬假一盼而猶
有忸怩望之凝峻端重有如泰山喬嶽就之則
怡然盎晬而鄙吝之化不覺氷釋而雲披故歷
窮遭變處人之所不堪而笑談自若視榮名好

爵其得也若適然之遇而遻無前期固少成而若性雖聞風其可師此其有足述者皆形迹之似也而不知其難及者則立命之基蓋凡世情之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未嘗一入于念而以聖賢爲可必學所謂千萬世之上下此心同此理同者則篤信而不疑慨惟此日談學多岐妙解者每先入于所主而茂脩者矜一節之高奇不然則各持門戶或有待而興起不然則自成論說與來世之有遺求其自幼刻厲絕類等夷

不求成章以表襮自任甚重而不辭則當今之世足與配者其伊誰故有心之所得口莫能盡而意之所指人莫能知然靚人之不知漠然中無所動而古人之語有能達吾意者不復增損矯飾而有事于發揮此非惟二三子承面命而耳提者莫肖其分寸雖家庭內外日與俱者亦或未能深察以爲若斯蓋平生所宗在濂溪無欲以學聖而延平之隤然若田夫野老惟身有之故常口誦而心唯洪先失學罔辨妍媸曩歲丙戌奉先君之嚴命偕我同志覆執業而就鑪錘閑邪求仁惟人秉彝既示蹊徑復指瑕疵始識有生之大萬有不足以易而父母之生我者必如是而後罔虧自是稍有嚮方不敢置身於不義實惟罔極之德雖聚散不一而聞謦欬受餼誨者亦十有七年于茲痛惟始也懷聞見而領畧及其纔也持議論以支離處聽言而未聞道類枵腹而覲粲願遠至近歲始悔莫追方囘首以瞻遡阻山川其遠而間 朝命以待次慶

匪羸猶可醫計歸軺之在邇奉拂拭于皐比當默會于意表庶微隱之可闚懲多言之躁妄去異見之夸毘究時習之所在日俛焉以孜孜隨童冠以風詠樂天性之恬熙悵從遊者咸不及門而塊獨處者幸異聞之我貽夜夢寐而携手朝跂足而望之將謂世無鳳鳥興人貞吉豈意歲非龍蛇而哲人告萎倏然返棹桐水之湄不見緇裳乃見繐帷既失聲以長號復拊心而自悲縱昊天其見奪胡不忍期月之少遲而今而

後有悟將孰與開其扃鑰有惑將孰與正其訾
龜豈天罰吾過而示譴亦天愛吾道而靳與之
貲遺行可憶至言有裨期竭才以追影憤苦難
于後時旣宣情以相控矢斯志之無隳耿明靈
其不昧尙翼行而啟思俾聆末之有成亦輝光
之永垂德何時而可忘徒仰望而涕洟湛空觴
以薦誠聊泄哀于片詞哀哉尙饗

祭文

門人周子恭

嗚呼昔人有臨婚之期而夜逝者詢之則自顧
性命投師學道而去嗚呼彼所謂性命豈吾所
謂性命彼所謂師與道豈吾所謂師所謂道哉
至其决謝世緣善自得師以有所成固一矣子
恭每感激此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慨惟㓜習
務外好高自棄性命幾絕生理丙戌之歲幸從
一二同志禮拜師門先生首發復見天地之旨
次及閑邪存誠之功謂聖人爲必可學謂大道

爲必可聞當此之時傾領至言耳目俱新則如
去蛙鼓之音而驟聞韶濩又如處暗室之中而
忽睹光明自是而後日漸月染旦往夕來或問
答詳於書柬或研究得以親承語下學上達之
功則必自不怨天尤人始究原始反終之說則
必自先天圖書入原孔門師弟之授受則本求
仁爲要訣禮濂溪不二之心印則指無欲爲眞
傳蓋一掃聞見之陋而洞然示我以至正之門
矣若泰山喬嶽之峇堂堂正直之規望之似孟

氏之壁立及就而卽之又見其心平而氣和色霽而言溫荀可以發其談笑鄙庸人俗子可親而不足以領其蘊奧則雖及門弟子猶秘其說而不竟似又有得於程伯子之沉潛頹然若田夫野老似延平之默識至其篤信好古多識前言六經語孟之訓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詳說而講究則又不遺乎聯養之窮研富貴功名之念聲色貨利之欲不留於胸中譬之掃片雲於一塵出大明於中天而世俗委靡之態常情計較

之私殆漠乎若堅與白之不相沿乃其自得之深自信之篤則有孔孟不能囘其毅王公不能易其介譬之祥雲靈鳳獨見於世而古今異同之說依倚遷就之見舉無所投其間雖其所推信者指玉齋爲軌法要其中之所自任則直自濂洛而遡之以上達乎洙泗之源此又得於親炙之久自不容不潛消夫鄙吝之萌者也嗟夫凡民之流待文王而有興中智之士恃模範以有成先生渾淪之體不鑿之眞此殆天授非由

人力竊自反觀恐終身所造或不足以肖其毫分而猶藉以自慰者先生年未期耋而予恭有志卒業自今以往則追隨於谷平之野石洞之原以陶以鎔以泳以游庶幾力久漸復自然而少之少壯者得之末路詎知梁木崩摧哲人遽告萎哉何奪我筮龜而去我典刑何存我形骸而隳我性命何斬斯道之大明而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耶予恭聞訃之日魂飛魄喪不知所云卽思棄官奔趨爲築場之事竟拘以職守

未能自由俯仰無聊猶千里而含哀聊寄情於斯言嗚呼哀哉尙饗

谷平先生文集後序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的而其所爲學則如家常飲食不事標榜至語顏冉諸徒曰克復曰敬恕曰訒言則因人以立教其歸於求仁一而已異同非所論也蓋道無二孔門之傳亦無二是故欲無言不爲隱言終日不爲費此其所以爲萬古聖學正脉也自是而後以理學鳴者惟宋與

我

朝爲盛無不祖述仲尼爲斯道羽翼世教有禆

焉第倡起於聖學蓁蕪之後咸務正言斷辭以啟衆人之聾瞶故其指遂人人殊甚者爭辨求勝往復未決論者至比之對壘則其時實使之然也予師谷平李先生生有異質不墮世緣感悟師訓慨然有志聖人之學其大要一主於求仁而以閑邪爲入手蓋超然獨契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旨而其簡易得於天授溫厚本於性成雖深造遠詣匪夷所思而先生等諸無事未嘗自立門戶以爲高奇視近日之學徒尙語言而不求事實者尤切戒焉晚年惟周易相對馴入忘言孔氏家法將不在茲乎文集凡五卷予同門羅太史念菴氏與先生之子德甫立甫次第輯錄蓋有年矣嘉靖庚申歲予邑令小灣羅君請而梓之以傳太史於先生之學獨得其宗是集所載先生之精蘊具存斯可以傳矣先生往司藩臬更歷兩粵風教之流令所素企今寓宦吾土又得與太史相往來宜其於先生之集梓之恐後也令名黃裳字美至粵東高明人己

未進士政尙忠實不以近名爲先於先生之教有身體焉者是集之梓也而豈徒哉予故併著之以見同志之雅且使閱斯集者知所興起云

嘉靖辛酉歲春月門人謝體升頓首謹書

重修李莊介公愛梅亭記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巡按雲南貴州山西道監察御史賜進士第文林巡按四川奉勅督理鹽法湖廣道監察御史

莊介李公武宗朝由比部以忠諫丞通衢十年始召環至今百餘年而公之正氣正學譚之有生氣先是龍川令孫君雲翼令其地悽然曰名臣履跡在焉仰止謂何遂于公所植梅亭嘗讀易其中者一新焉而專使來屬記予以赴召未遑執筆嘗思先輩有美不彰後來者之責也時怏怏于中今年春忽公家諸子姪官于粵廣州李長春曲江令生文海陽令賓過其處邅廻涕泣不忍去曰先公今雖炳燿青史然當時憔悴百折千生千死于此視湘纍何後先焉諸君子嘗以一丸泥遞修至今而後之人不思為千秋計惡所稱為後人也者

乃各出俸金大加修葺視昔有加焉又走使屬記鄒子於公為里中後進蓋嘗私淑公之餘韻見公羹墻冷冷濯濯居然先輩典刑宜傳至今流風逸韻使人興起不替也歟常思予輿氏云奮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人能興起夫人有興起者非真性不容昧也而所以使之興者則必有莫之為而為之者在予瞻謫黃州宣公謫忠州濬菴謫崖州其風采掩映湖山其人人亦各以其所自持者而人公在通衢蓋蹇蹇匪躬者也世遷客流人多傲然以官為懸贅附麗上之人一切寬假故得以遂其高亢之性公蓋志聖賢之學視萬善皆分內事如田書云善不以一善自多者孳孳汲汲復性為功其托於愛梅蓋以自況也梅當嚴凝之際霜雪所不能侵風雨所不能驚而節可比素味堪調鼎香可醫俗公之意蓋不在梅元公之愛蓮元亮之愛菊豈在蓮與菊哉古之至人超然形氣之外寓意於物

不留意於物大都然矣予因公不能無慨焉
神宗朝末年嶺南遷客數十人而至者寥寥至
而不能朞月者公沉埋十年矣遷客賜環即
登華秩公
賜環而婆娑藩臬十餘年矣近一掛軍功不難
橫貴公與王太史相新建征豪功寂懋而不
賞蓋公直道事人終始如一先朝淳樸之風
亦可想見貞芳之節愈久愈光近
光宗賜易名莊介蓋於世有補天下未有晦而

不著誠而不動久而不昭者公是也公雖未
得大行於世以正學廸文恭羅公爲公高足
火傳無盡今少司馬邦華侍御日宣大行元
鼎司理長春邑令賓生文皆公之支屬以傳
公之學無涯謂莊介之通衢即新建之龍場
可也停軺至止讀予文能無悚心乎

銘曰

莽莽塵途　人誰介立　猗歟先生
清姿勁質　憔悴五羊　寒梅手植
隱几一亭　案頭惟易　晏安樂玩
物象俱融　極深研幾　有感斯通
霜前貞榦　雪裡芳叢　皎皎孤衷
芳潔與同　玉鱗當窗　暗香入席
豈若孤山　長悽岑寂　明月輕風
通衢古驛　何遜揚州　謫居同適
叛宗首亂　草木燔焦　三軍一壁
眾渴旋消　纍纍珠實　羹鼎須調
澤邇諸藩　騰茂先朝　穆穆貞皇

易名顯烈　莊以明德　介斯昭節
陶菊周蓮　伊誰鼎列　翼翼梅亭
光垂奕葉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太子少保正治上卿都察
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吏部左侍郎刑部右
侍郎
詔起大理寺卿兩京吏禮兵刑四部郎中員外
郎主事奉
詔起用特授吏科給事中侍

經筵蒙
恩予告里孀後學鄒元標頓首撰
天啟四年甲子孟秋月吉旦
廣州府推官　　李長春
韶州府曲江縣知縣李生文
潮州府海陽縣知縣李　賓仝脩立石

先中丞一代眞儒委草莽者八十年僅得門人羅文恭公手編數帙照耀人間耳吾師鄒南皐先生常指其文示不肖輩曰此君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此而先生功在千秋原不求知即其集中奏疏序書銘狀等編皆文恭不忍遺手澤意其實非先生意也先生之意乃在日用語錄是其當時一副眞精神自不可磨眞濂洛眞諦而洙泗正脉于是摘其要授不肖輩不肖輩因得拜先生之序而壽之梓也而予不肖更有感焉不求知者古之人為己眞心而必不容不知者先聖後聖其揆則一而何百年陽秋蕩漾未有定也然則人知安足憑也不有先生誰肯搜遺珠于赤水哉不肖侄孫[illegible]道頓首謹跋

谷平文集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中撰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副都御史諡莊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門人羅洪先所編其曰谷平者以其所居之里名之也凡疏二十有八目錄三百九十六書問三十有三詩文一百六十有五大抵講學者爲多